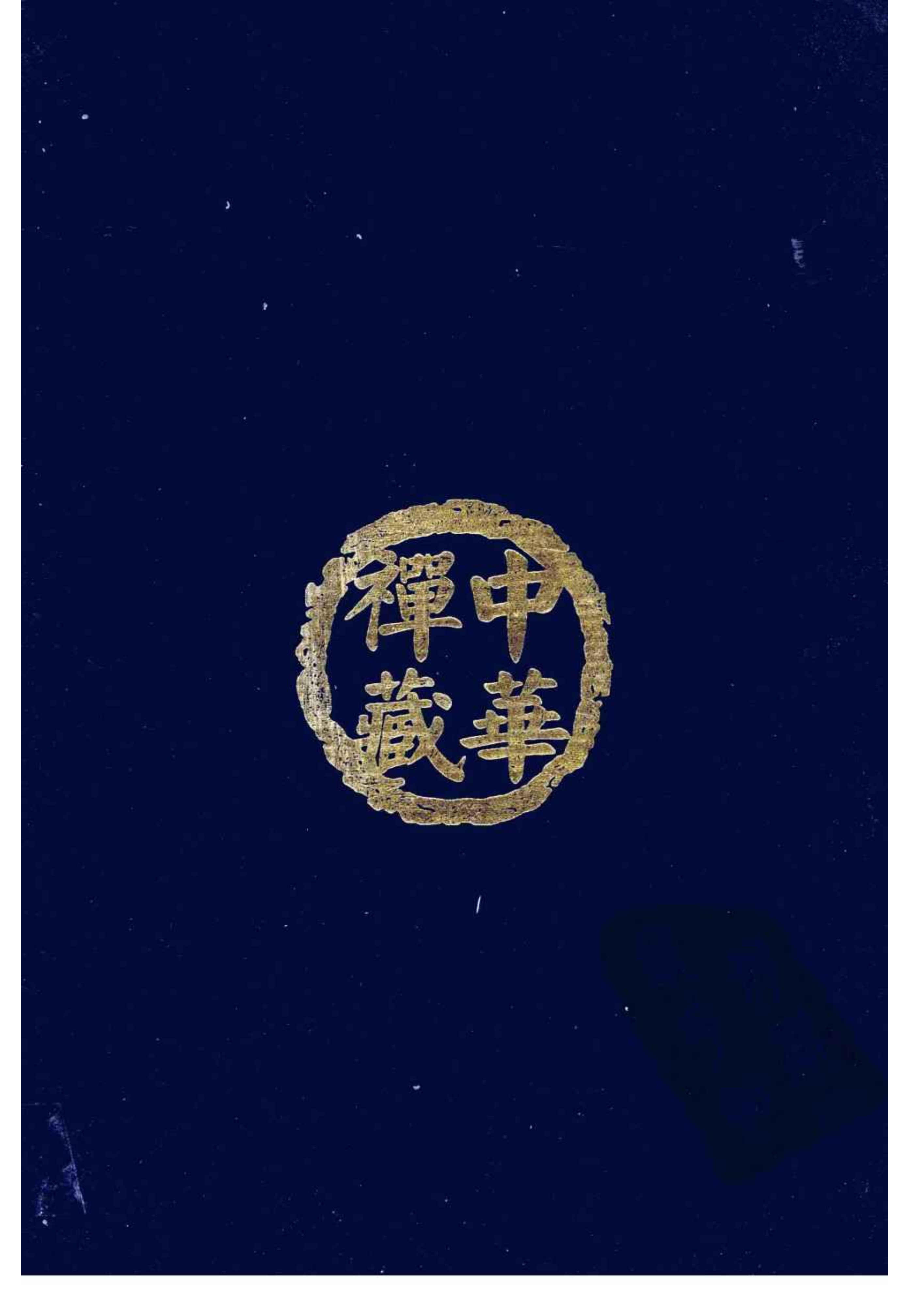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語録部四四

(79)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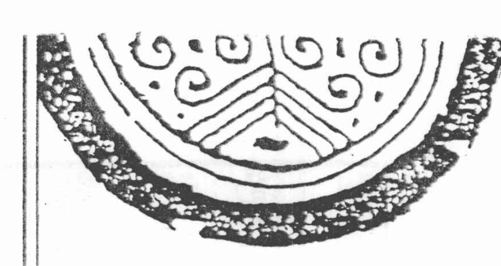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目次



草峯憲禪師語錄

清・草峰憲 撰

智 質 等編



竹峯憲禪師語錄

序

越州五雲山顕聖寺自散木老人開山以来鶩薄海禅衲以趋鑪鞴大匠輩出指不勝屈而匡雪和尚為愚庵老人幼子從輩下受浙東當事及檀護敦請卓錫余年二十餘遵退翁先師諄命解紛嚴綂之役親炙愚庵老人於祁氏之寓山未幾愚翁開法珠明時時侍巾瓶於山湄水涯後以家難漂零嶺嶠跡音問者數年于明聖湖頭再奉麈誨追話舊事留連晨夕而匡和尚則在長安聚首已復送之南行賦詩贈別有町畦以外思先躅談笑中間見古風

一

之句追余請假葬母回渡錢塘至寒溪晤姜定庵先生及汝皐居士於松徑公蘭若時匡和尚初住顕聖汝皐邀余挐舟遙汎剡溪相訪而大雪漫空遂返虛所願入京數月忽聞唱寂之耗不勝悵悼至今年已冬始得見顕聖并資聖西巖兩語寒夜擁毳玉泉山寮篝燈卒讀不覺撫几擊節起而歎曰甚矣說法之難也如良醫已病不拘一方處方不執一意總期活人而後已無奈肩其任者以死方治活人促病者天年可坐以待藥師經有九橫而悞服藥殞軀者為第一豈不哀哉盡大地含靈患

二

身心二病軒岐秦越人陶隱居等集成本草湛堂準和尚著炮炙論皆起死回生之妙劑而世間擴曲录之庸醫食古不化執方治病不知變通最上醍醐翻成毒藥比〻而是匡和尚能吐棄糟粕全提向上不肯于第二頭接人其出詞鍊句掃盪氄爛套語壁立懸崖峩〻千仞羊腸鳥道妙叶正偏金針度而薦纖絶砥柱矗而正食充洋〻乎誠深錙愚翁紫帖之瑠珠宛闕之錦縫吐使抱沉疴而命呼吸者一刀圭而霍然病起夫豈采聲穀爲服餌以悞人性命犯盧山之藥忌者哉惜乎繼席無多歲月

旋謝間名結集遺録輝〻數卷余追溯世交摘管而弁其端盖不能不致慨於吉光片羽耳

康熙四十年辛巳冬杪翠峰揆槃譚謹書

屾峰憲禪師語錄卷一

門人 智質 智原 同編

住檇李古資聖寺語錄

康熙壬子歲八月望日入院

山門開樓閣門門涉入踏向上路路通霄秪如
不恁麼來時如何卓拄杖云丹霄騰彩鳳鋏鋸舞三
臺
佛殿你道我背毛沒八字我道你鼻孔失半邊今朝
覿面相呈畢竟如何回互良久云刀斧斫不開
伽藍英雄佛子不二丈夫赤心片片亘今亘古雨過
苔堦日卓午
祖師冷坐堆堆崗庭雪赤抑逼將來道箇不識固聽
爾言焉到今日背手彎弓當面著賊咄
先老和尚像前拈香云從上一隊老古錐人人以
此為驗却又爭得今日不肖兒孫亦以此為驗獨較
些子遂燒云須知遠烟浪別有好商量
據室獅子窟原無異獸旃檀林不生雜木從來此處
迥絕攀躋摩希首羅豎亞一目好大哥知時節與麼
來驢腰折且道新長老據何宗旨泥牛海底趁紅塵
紙鷂爐中嘶生鐵

上堂拈護法疏云楮墨未形已前金剛眼睛却被者
箇點出了也且道是何章句若未委悉更煩剖露看
檀越疏晦堂木樨南泉牡丹相逢格外我豈再三
同門疏千里同風更須覿面父父兄兄金針玉線
本山疏離四句絕百非秪者是上上機鸚鵡洲一腳
踢翻黃鶴樓眾手扶起
師到法座手指云喚作曲彔木牀一任諸人瞻覩喚
作須彌燈王誰敢正眼覷著到山僧分上又作麼生
踏著故鄉田地步步不在別處便陞拈香云此一瓣
香尊貴全超空劫奇特極盡今時爇向爐中端為祝
延
今上皇帝聖壽萬年恭願一人有慶佛日無疆萬國
攸寧祖風遠振此一瓣香論君臣則黃閣簾垂言父
子則紫羅帳合普同供養散木師翁以上諸佛諸祖
大和尚伏願在筵弘護闔郡名賢受佛祖以印心現
宰官而說法此一瓣香清凉池裏澤成大火聚中迸
出將謂蓋天蓋地徹古徹今末後西子湖頭却被箇
沒人情老漢掀翻一笑只得冤解冰消和身靠倒至
今不知是冤是恩人天眾前拈出供養卽此堂上開
山第一代傳曹洞正宗二十八世愚菴先老和尚用

酬法乳之恩天華和尚白椎竟師云鉤章棘句別日
商量䟦勝鷔羣便請相見僧問向上宗乘未敢特地
商量斬新條令一衆願觀施設師云親切莫過此問
進云三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時如何師云
多處添些子進云興化道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時
如何師云少處減些子進云今日和尚開堂又作麼
生師云上座試卜度看僧擬議師便喝問鳴鐘伐鼓
咸知祝聖開堂竪拂拈椎畢竟明什麼邊事師云落
七落八進云恁麼則一句逈超諸佛祖吹毛密展露
全機師云却被闍梨鈍置過云丹桂飄香築破崖巘
鼻孔秋蟾吐耀打翻達磨眼睛擴簸蛇魔外潜蹤懸
寶鏡森羅遁質到者裏任是棒如雨點底德山喝是
雷奔底臨濟秖可傍觀不敢正視須知我太陽門下
不立主賓別通箇貴轉身就父因明兼到同時退位
朝君權借正偏回互起木人妙舞聽石女高歌頭頭
不露眞機法法全彰大用此猶是我新豐門下舊時
茶飯今日新資聖更要扳轉關頭撤翻陳案卓拄杖
一下云搜新羅國與占波國鬪額復卓一下云移南
岳山入天台山肚裏燈籠露柱拊掌呵呵大笑正當
恁麼時不居尊貴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渠不可作

太陽脚下兒孫不得天華和尚結椎下座謝詞不錄

中秋小叅曹谿指月旋頭力氣用盡靈山話月口邊
白醭轉多帶累西天東土人人醉後添杯西子湖清
歌妙舞閻閭塚品竹彈絲只有南湖風景從來面目
天然任伊淡抹濃粧不竹隨人脚轉資聖恁麼道衆
中當佛法商量難免墮落作世諦流布平地喫交而
今更要一手擡一手搦去也以拂子打圓相云夜明
簾外許汝轉身資聖堂前不容立地何故恐汝諸人
他後道向者裏見來擲下拂子下座

小叅僧問衆香國裏藏身資聖堂前露布未審君臣
道合一句作麼生道師云萬年松蓋祝融峯進云問
答不無資主句請師格外顯全提師竪拂子云此猶
是半提進云淺領一問師云蒼天蒼天進云西風一
夜逼人寒赤骨條條秖恁般聖不收凡不管打鼓普
請大家看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拈椎竪拂屈爲今時向上宗乘請師直示
師云闍黎置問不易進云洞山五位不敢重論浮山
九帶更煩垂答師云兔子有角水牯無角進云如何
是正法眼藏帶師云露天石臼子如何是佛法藏帶
師云黃河水自出崑崙如何是理貫帶師云開口見

膽如何是事貫帶師云南山雲北山雨如何是理事
縱橫帶師云十字街頭憨布袋如何是屈曲垂帶師
云嫡血驗親如何是妙叶兼帶師云倒卓吹毛不露
鋒如何是金針雙鎖帶師云錦上鴛鴦繡不成如何
是平懷常實帶師便打進云九帶已蒙師指示當陽
一句少知音師云親口出親言舉湛祖問衆曰還有
問話者麼若有出來秖要打草驚蛇一僧纔出祖云
眞是一塲業地卓拄杖下座愚菴先師云者老漢圖
得一時俊快不顧後日風波者片地從古至今何曾
清淨得來偶然一時打草却被者僧靠倒師云看者

兩箇老漢如龍得水難爲把住似虎靠山未解放行
今日不肖兒孫要圓者箇公案還有問話者麼不圖
打草驚蛇直要拋磚引玉一僧纔出師打云要你出
來成得甚麼事便下座

晚叅舉南泉斬猫話畢師云馬頭澆水則易馬尾接
水則難趙州可謂克家之子其如檢點將來終非善
法山僧也畜得一箇猫兒拈向諸人如何下手驀顧
左右喝一喝便下座

開爐上堂僧問資聖堂中撾鼕鼓爽籟林下竪獅幢
且道新豐一曲如何舉唱師云大衆側耳進云如何

是君師云煒煒煌煌如何是臣師云雍雍肅肅如何
是君視臣師云屈屈垂垂如何是臣向君師云綿綿
密密如何是君臣道合師云合時無道僧禮拜師噓
噓問放行則天回地轉把住則海晏河清卽今把住
是放行是師云是什麼進云三聖道逢人則不出出
則便爲人時如何師云問取三聖進云興化道逢人
則出出則不爲人又作麼生師云問取興化進云和
尚卽今是爲人耶不爲人耶師打云你道是爲人耶
不爲人耶進云拈起一枝無孔笛臨風顚倒兩頭吹
師云不奈船何打破犀斗趙湛遇居士問十五日已

前事作麼生師云何不早恁麼問進云十五日已後
事又作麼生師云臨崖看滸眼進云卽今事又作麼
生師云不妨疑著進云金風體露殿角生凉師云冬
行春令師卓拄杖云卽今薦得是第二句第三句諸
人自領出去要知第一句麼山僧未開口前却被露
柱勘破了也還有人勘破露柱麼喝一喝云畫蛇添
足雖然如是盡法無民拈却炙脂帽脫去鶻臭布衫
有甚麼過山僧恁麼道落在半途未是到家極則事
要知極則事麼問取堂中第一座舉湛祖上堂云以
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旣平等已直

以十方微塵刹土總是一箇道場過去無量劫不曾結未來無量劫不曾解生死也在裏許涅槃也在裏許乃至是非得失邪正聖凡解脫不解脫輪廻不輪廻總在裏許於中還有你用心處有你計校處師云者老漢辭騰游方慣弄人天伎倆秪得如是帶累兒孫不成計校汝等諸人還計校得麼更為頌出老漢頂門不踏殺解哭如何不解笑解哭不解笑寨却雙耳聾裏叫

早參今朝十月朔佛法開口錯只擔七事變還慮三發薄水旱既頻仍飛蝗復虐自斷一力無不吐元

字御法堂任草深佛祖與淸窣停搥法鼓且用淸平杓千七百葛藤言言盡糟魄有甚向上機人天眼開鑿生死到頭來靈絕生脫殼資聖少叢林慣觸忤先學一任舉諸方任諸方卜度驀豎拂子云秖有者些子天地同寥廓便下座

晉請擇菜小參拈起拂子云秖者一莖不是後園驢吃莧從谿澗流來未肯親自栽培到底鮮能知味拈起也根林不斷信手斬除放下也枝葉廉纖和身抖擻半青半黃揚下搕𢶍堆那怕爛却不濕不乾打疊罋甕裏正好淹殺不到乾爆爆地未許水漉漉地果

能食時不嚙一莖方可歲月消磨百甕資聖恁麼與他古人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畢竟如何折合良久云喚出祖師來也少他一莖不得擲拂子下座

除夕晚參拈拄杖云天下叢林逗到今夜謂之臘月三十不管迷悟聖凡是非善惡主賓內外總教一齊放參有箇不解放參底猛地出來道和尚欺人太煞某甲從無量劫來不解放倒用參作麼山僧便問是阿那箇有甚伎倆試吐露看便拗聲曰拄地撐天秪者頭打開活路儘風流條條亦體無回互倒卓毘盧頂上遊山僧撥眼一看原來不是別箇木上座卓一

下云善哉木上座巧能得佛智珍重見聞者分明秖者是卓一卓下座

元旦上堂僧問第一義諦某甲不敢造次新年頭佛法還許商量也無師云山僧刮目相待進云昨夜燈籠與露柱交參屬第幾機師打云莫嫌造次進云且喜今朝是元日師云何勞注脚問凡聖性無別君臣體是殊如何是君師云無人得親近如何是臣師云奉重在今時如何是君視臣師云萬方忘化德一體感犂功如何是臣向君師云不辯雍熙氣安知造化心如何是君臣道合師良久進云恁麼則天下太平

萬物蒙恩去也師亦良久乃云也大奇也大奇新年
佛法不思議人云只有天在上我道更無山與齊無
山可齊卽且從敢問大衆還識得天麼不是浩浩其
天亦非鳶飛戾天驀起身云仰今
皇帝德處處樂堯年喝一喝下座
小叅今朝二月一日雨洗石頭骨出落梅片片沾泥
撥柳絲絲吐碧光陰暗地催人脈脈齒疎頭白自肯
撒手懸崖放下腰包雨笠露柱夜半懷胎燈籠日出
上壁新羅驀地翻身拽取占波鬪額若作奇特商量
地獄如射箭入喝一喝下座

誕日上堂僧問人人有箇生緣且道不涉生緣底來
如何相接師云從來疑者漢僧便禮拜師云尾解氷
消問和尚春秋一衆咸知堂中聖僧知年多少師豎
拂子云與者箇不別進云虛空年多少師云兩箇進
云恁麼則和尚壽量不異虛空師云依樣胡蘆壽不
成進云只得瞻禮去也師云大隨道的邇云父母非
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故道者那吒析
骨拆肉不借他力達磨分髓分皮落在汝邊未生面
目描畫難成纔落今時見聞莫及得之於心伊蘭作
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但領目前莫

求心外聖情不立凡見全消不見永嘉道不離當處
常湛然覔卽知君不可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
秪麼得且道不可得中如何是得底道理卓拄杖云
釋尊得之四月八日稱尊三界普尊得之二月十九
克證圓通慈氏得之補處當來鶖子得之速超餘漏
人天得之增長十善三途得之永斷輪迴盡大地情
無情得之齊發佛性同住眞常現前諸人得之各各
自知心徧十方量周法界主微塵裏轉大法輪於一
毛端現寶王刹且道山僧今日又作麼生卓一下云
五月五日年年度者回懶著娘生袴虛空背上架鞦

転烈筷堆中看競渡復卓一卓下座
說戒上堂僧問拈出火裏星毛未敢輕問和尚今日
說戒請問如何是戒師云搭衣持鉢進云如何是定
師云鬼窟裏作活計進云如何是慧師云山僧從來
情菫進云戒定慧與火裏星毛相去多少師云上座
拈得出麼進云四衆瞻仰有分師云護山僧卽得進
云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師云向誰分
上事僧一喝師便打問千聖不傳之的旨請師傍通
一線師云我若向汝道則辜負千聖進云恁麼則客
不通風去也師云早成露布僧禮拜師乃喝一喝云

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
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於斯會得水流花開著著
顯當人受用雲興雨霽頭頭露本地風光撮莖草現
丈六金身拈粒米藏大千世界直須橫該竪抹那容
播兩掂觔因齋慶讚偶爾成文竿頭隨身逢塲作戲
諸人還委悉麼其或不然今日諸沙彌求進具戒巨
上座請山僧陞座少間登壇說戒之後各各須要持
鉢過堂喝一喝下座
小參僧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如何是轉底道理師
拈拄杖云不可喚作拄杖進云秖如世尊覩明星悟

道還轉也無師云不可不喚作拄杖進云恁麼則隨
和尚轉耶師云瞎却天下人眼僧一喝師便打舉殃
崛尊者產難因緣畢師云長者家產難卒得殃崛傳
言一時分娩昨夜露柱懷胎產下箇南山鼈鼻畢竟
承誰恩力有人道得得力句許汝灑灑地作箇了事
衲僧其或不然飢時遇饍渴時遇漿不妨處處疑著
寒食小參此事不是說不得底說不得是無句不是
說得底說得是有句不落有無現前諸人試道看良
久云有無總道不得却被有無礙是死句有無總道
得不被有無礙落在半途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
之時萬法齊彰不落有無情解俱遣纔是活句且道
作麼生是透活句拂一拂云東風匝地逢寒食雨洗
桃花萬戶春
五月分衛小參來朝五月五家家門前懸艾虎茅山
道士賣靈符打破葫蘆叫冤苦張眞人與王元帥特
地商量道近日諸方乞食塞巷塡街秖是覷不見箇
聖長老大衆你道他兩箇俗漢不顧自家活計便恁
麼問意在於何會得底依例出隊不會底只消覓得
猢猻亦不須更覓赤鬚鬍撾拂子下座
晚參拈竹篦子畫一畫云江西來也在者裏河南來

也在者裏四川八閩來也在者裏山東山西來也在
者裏秖如有一人總不恁麼來且道安放何處放下
竹篦云烟霞生背面星月繞檐楹
結夏小參舉洞山老祖示衆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
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秖如萬里
無寸草處作麼生去有僧舉似石霜霜云何不道出
門便是草師云諸兄弟如今脚跟下徧地荆棘擬向
萬里無寸草處去大難大難縱使踏破幾緉草鞋究
竟不離者裏不如本分好諸兄弟要識洞山麼拍禪
林左邊一下要識石霜麼拍禪林右邊一下秖如更

有箇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又作麼生會若向者裏透得許汝開粥鍋度夏其或不然根塵流注髑髏穿晝夜惺惺要防賊喝一喝下座

示衆舉法昌示衆云夜半烏雞誰捉去石女無端遭指註空王令下急搜求惟心便作軍中主雲門長驅潙山隊伍列五位槍旂布三玄戈弩藥山持刀青原荷斧石鞏彎弓禾山打鼓陣排雪嶺長蛇丘屯黃蘗飛虎木馬帶毛烹泥牛和角煮賞三軍犒師旅打葛藤分露布截海揚塵橫山黻土擊玄關除撥路多少平人受辛苦無邊刹海競紛紛三界聖凡無覓處無覓處還知否昨夜雲收天宇寬依然帶月啼高樹師云者箇烏雞原是家中故物任渠霜天月夜高唱低鳴無端被法昌老子一趯直得羅籠不住呼喚不回帶累一隊老古錐擾動乾坤尋覓不得驀豎拂子云原來却在者裏遂擲下云月高不肯啼深樹霄漢會經抱卵歸

除夕晚叅年窮歲盡更無奇特事與諸人商量拄杖子應聲近前曰有奇特事啓和尚昨見陳年壁上桃符扭痛觧神鼻孔觧神奮力跳上石敢當頂門大叫苦屈桃符曰甚麼時節許你攙行奪市觧神大笑道

一向受你謾昧臘月三十日到來也須讓我一籌桃符秪得唯唯而退仍舊聳身上壁拄杖子依然立地諸兄弟都是叅玄人到此莫鹵莽逗到大晝夜看看無處祭卓拄杖下座

元日上堂今朝丙辰元旦日此事從來無固必牀頭夜半日輪紅天曉原來地下溼叢林闔衆盡知時伐鼓鳴鐘頌北極黃金瓦礫盡增輝敢保頭頭諸事吉兩廊厨庫謁僧堂佛殿山門相對揖重教日用任騰騰摩訶般若波羅密倘衆中有箇出來道堂中聖僧爲甚麼不在裏許山僧便向他道來日更須下一光供養下座

上堂諸禪德識得一道平當便是無限奇特穿衣喫飯騰燿古今放尿屙矢多少諦當所謂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山僧恁麼道已爲諸人入泥入水珍重諸禪本自無文愼勿雕鐫刓劂喝一喝便下座

晩叅拈拄杖云諸兄弟甚時節直須撒盯去哇何用循途守轍肚皮寬如布袋佛祖難容脚板濶似金剛虛空難礙器度如是纔知千七百則原來跟跳不出斗三十三人何曾蹉裏丟失籠你更如何若何眼裏

重新著眉卓拄杖一下云背手彎弓當面著賊
冬至上堂僧問一陽幾動大地春生請問和尚如何是陽春一曲師云耀古騰今進云僧問古德日長多少云長一線一線且置敢問今日佛法長多少師云誰敢論量進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云杓卜聽虛聲乃云葭管飛灰一氣新山河豈是眼中塵衲僧鼻孔重添楔漏洩東君一段春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今年冬至喜得不在月頭不在月尾更不在月中說甚牛被賣與不賣衲僧家既不受囊藏阿誰蓋覆得你不犯苗稼阿誰拘管得你到諸方則得若到資聖門下更須一一按過始得卓拄杖云自從得合桑林舞游刃恢恢恁地閒
上堂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以拂子指前曰此是亮高指後曰此是屏風左右指云此是露柱耍要說甚麼法便下座
解制周戒剃度上堂僧問昔日世尊覩明星悟道卽今和尚見箇甚麼師云說似諸人卽不中進云世尊以此爲驗和尚以何爲驗師云驗你祖先進云畢竟還有優劣也無師云一任闍黎顛倒進云和尚得恁麼贊地師云莫謗他好乃云資聖結則大千世界同時結資聖解則大千世界同時解須知時節在山僧手裏拈拄杖云三乘四果脫三界證寂滅在者箇時節四生六趣越生死出輪廻在者箇時節行童沙彌剃度入大僧在者箇時節釋迦老子覩明星悟道在者箇時節乃至三世諸佛歷代祖師降生入滅證道轉法輪都在者箇時節識得者箇時節便識得三世諸佛歷代祖師降生入滅證道轉法輪底時節諸人還識得者箇時節麼卓拄杖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下座
晚參舉雲菴和尚示衆云洞山門下八凹九凸交交加加屈屈曲曲崎崎嶇嶇嶼嶼屼屼水雲掩映烱嵐重疊觀者遊者十人九人舉步便迷却路頭也其中莫有不迷者麼乃喝云且道洞山路頭在甚麼處師云從來驀直丞大路無人能到何況如是凹凸屈曲崎嶇嶼屼要人不迷却路頭洞山可謂南行北轍大似鬼門上貼卦末後又道洞山路頭在什麼處早是自家迷却了也若較資聖太遠在者裏山門八字打開南通杭紹北通蘇西接吳興一帶大路不管舩來陸來跨入山門便好開單展鉢但只要問你路頭從

上堂卓拄杖云不謾諸上座良久云都是自謾諸上座此話有兩種負墮負墮處麤二乘見之如隔羅縠負墮處細佛祖猶隔一關在諸人檢別得出山僧在你脚跟下檢別不出莫怪山僧麤糙以拄杖卓兩卓下座

開爐上堂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山門佛殿廚庫僧堂暮鼓晨鐘粥榔飯板已為諸人徹困更要山僧奴肉剜瘡作麼雖然不隨漁父引爭得見波濤卓拄杖一下云總在裏許若更如何若何緊峭草鞋重起

上堂教中道諸佛之所護念且道護念箇什麼祖視云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便下座

臘八日上堂僧問雪覆萬年松徑雲遮一帶峰巒為復是人耶境耶師云青天影倒卓進云恁麼則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師云白日乏黃河進云拈出一枝無孔笛等閒吹出萬年聲師云是何音律僧擬議師打云不是知音問今朝臘月初八箇箇暗中摸索正覺山前親切句未曾拈出請師宣師云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進云某甲話在師云幽州猶是可最苦是新羅進云即得禮拜了退師云山僧今日失利乃云明星當午現夜半正鬧訛笑破瞿曇面無風匝何處來未跨船舷脚跟下好與三十棒何故我曾向人家屋檐下過不敢輕汝方來大衆久立珍重

小叅拈拄杖云若據一大藏教是箇轉句若據祖師門下是箇險句須知轉路中有險路險路中有轉路僧出問如何是險路中轉路師橫按拄杖進云如何是轉路中險路師豎起拄杖僧擬議師便打退歸方丈

小叅倒一說着毛不用重撕結對一說鼻孔依然失一橛無言童子唱哩囉始終不落非關舌無頭無尾非心非佛一等指鹿為馬三人證龜成鼈杜宇無勞漫啼血

早叅師彈指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是能有幾人知要問諸人如何是此心僧出禮拜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師云何得把髻投衙僧云謾某甲不得師彈指云相去多少僧舉坐具云不離者箇師云慚惶不少乃云達磨不解安二祖不解覓煑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笑殺當年馬皷箕說非不了又說即累人千古不甘休胡餅重重要討汁住住且道顏淵閔子騫子貢子游子夏者一隊不農不圃漢終日浩浩地商量箇甚麼擿拂子云鉀鉻

地泛拈起拄杖云[illegible]

更不可失上加尖卓一下云只得誰惑大衆一上不見道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情與無情同體世出世間平等靈山會上不異今朝香積國中還齊爸日世尊面目去今壬子二千六百餘年證道轉輪降生入滅覓一絲毫頭許起處住相了不可得那容西乾四七東震二三天下老和尚鼓弄舌頭拙捏鼻孔以至末學後昆打丕鑽龜說青道白雖然事無一向資聖今日撥開大路脚下無私與現前大衆同登解脫覺場去也且道無私一句端的如何卓拄杖云天高羣象肅海潤百川朝下座

除夕小參歲窮年盡一片祖翁田地洎合荒却半邊欲得犁鋤連夜出不免諸人怪笑資聖冬行春令秖得放罷一邊且說家常澹話山僧自入院已來頻仍潦早帶累一院淡薄自慙薄福何暇東語西語逗到大盡夜且喜無事舉則舊葛藤權了歲除人事昝日香嚴道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連錐也無香嚴老子恁麼道只見錐頭利不見鏨頭方資聖當時若見更要問他覓錐頭利不見鏨頭方資聖座下有者衲子山僧今夜不惙退果桌如無惙退果桌去也掀翻法座歸方丈

元日上堂僧問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且如新年頭有何祥瑞師云玉曆悠長進云十世古今不離當念爲什麼更有新舊師云善知時節乎不再三進云忽遇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底又作麼生相接師云無黨無偏進云恁麼則拋却陳年間骨董一回舉起一回新師云審如是敢保頭頭活潑問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云山河日月呈瑞呈祥進云恁麼則紅日迸虛空青山常獨露師云未是衲僧巴鼻進云自是曹溪分一滴至今流出爽溪長師云須知新豐一路是別進云禮拜去也師云不更商量乃云今朝癸丑正月新豐一路是別那管雞舌牛頭信手拈來便蘸垂裳玉曆悠長翊衛金甌無鈌衲僧巴鼻日新光燦雲門一橛風前柳眼迸開雪後寒梅漏泄象王鼻孔威嚴獅子爪牙猛烈山河日月呈祥萬象森羅欣悅但能轉物無私敢保頭頭活潑胸次無黨無偏口裏橫說豎說佛法不更商量箇箇善知時節卓拄杖云乎今不再三下座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上堂教中道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爲永失好笑黃面老子話作兩橛賫聖要問你有智若聞作麼生信解無智疑悔作麼生永失諸人會麼一條拄杖兩人舁

六贊化士丐武塘歸領衆請上堂僧問掬沙獻佛果感輪王施米供僧得何利益師云今日且要拔本便打進云果然功不浪施師云且道得何利益進云施者受者還得受用也無師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進云野老謳歌忘帝力相逢同樂太平年師云再三撈摝始應知問當陽一句作者難識覿面相呈請師一接師云大座當軒孰敢窺進云若有一法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如何得行解相應去師云話頭何在進云二俱坐斷和尚如何舉揚師云打點不是好手進云吸乾鴛渚水獨坐驗龍蛇師云作家作家僧便喝師便打進云只得禮拜了退師打云不妨疑著乃云動靜一原往復無際彈指功圓不離當處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行取說不得說取行不得此行解相應也秪貴眼正不問行履解攝行也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行該解也果能如是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驅耕之牛奪飢之食不爲分外若只解叅無事禪向寒灰冷燄裏蹲坐則寸絲滴水消受良難今日武塘諸檀送贊禪還山贊禪發如是心行如是行諸檀渊如是願獲如是益施者受者果因不味功詎浪施山僧直下無開口處秖可舉段葛藤權爲彰草昔日五祖演和尚云四五百石麥二三千石稻好箇休粮方者婆不得妙千巖長和尚云米不蓄一粒菜不栽一莖任渠往來者吃得飽膨脝看他兩尊宿一人從天降下不道貧窮一人從地涌出不居富貴檢點將來不無事理偏枯資聖則不然困來便打眠飢來有飯吃地厚天覔總不知摩訶般若波羅密下座

弁山且拙和尚訃聞至上堂赤日忽翻雷雨陣江南持到弁山信石頭斧子話空圓顛倒人天齊失令舉起拂子云諸人還見麼此是我弁山堂頭且拙法兄大和尚爲禪關鈴鍵作法海梯航之標榜今則失半面而恨轉九迴示全身而道同千古逆流西注砥百丈之狂瀾散木南支陰兩山之蒼翠向閻國裏再見良難善法堂中更聞不易且道即今覿面一句畢竟如何六月寒氷生烈燄白描彩鳳入丹霄擲拂子下座

退院上堂拈拄杖云祖風衰晚法運凌夷肩荷宗乘絲懸九鼎山僧旣忝爲洞山脚下兒孫理應力挽頹綱振興祖席叵耐德凉力薄用寡知稀慧命不敢自輕世道忍看交喪秖堪被忍辱鎧坐法空座說沒意語展無作用已經四載矣諸人還知麼隨身竿木作戲逢場吹毛不挂於眉間要津把斷凡聖不通靈符獨懸於肘後白雲覆靑山主賓不用安排淸風拂白月君臣隨處建立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卓拄杖云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今日總不恁麼且道退辭祖席直入千峰一句作麼生道三汲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下座拽杖便行

岫峰憲禪師語錄卷一

岫峰憲禪師語錄卷二

門人　智質　智原　同編

住前溪古齊昌寺語錄

康熙丙辰歲臘月八日入院

山門不從人天來却向者裏入直踏毘盧頂𩕳堪與佛祖爲師驀卓杖云密移一步看飛龍便入

佛殿古鏡未磨時與汝相見了也即今禮即是不禮即是遂展大具云三十年後敢保有人道箇不必

伽藍汝坐我立不爲汝說法秖要鍋裏不少米竈裏不少柴昔日靈山親付囑今朝何必更安排

祖師揑不成塑不就東土與西天面南看北斗斷諸訛絕滲漏三十三人眼皷瞎不值寒山破苕箒㖂

據室正不居正偏不坐偏要展向上機宜單提正令直饒臨濟德山到來猶是困魚止濼鈍鳥棲蘆驀顧左右云有麼有麼良久卓拄杖一下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護法疏未形文彩金剛眼睛在山僧脚下纔落言詮山僧鼻孔在諸公手裏還會麼會則鋪華錦上不會則矢上加尖

本山疏歷歷無回互明明絕覆藏春回大地暖佛日

鎮齊昌

法座未有善法堂先有此須彌燈王寶座用借山僧四大作麼喝一喝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便陞

祝聖畢此一瓣香從前未曾暴露者回不敢葢藏供養匡廬開先堂上山鳴老和尚用報鉗鎚陶鑄之恩此一瓣香若耶溪上傳來西子湖頭收得在鴛湖冷暖自知到前溪貴賤無價供養曹洞正宗二十八世秖受堂上愚菴先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白椎畢問路入千峰最上層橫拈柳栗驗來資掀翻湖岳求知

己撥動乾坤見太平乾坤撥動即不問如何是新入門一句師云大地春回無硬土進云蕭梁古刹門徑荒蕪三世諸佛手足無措十八羅漢和身棄倒和尚到來作麼生施設師云破砂盆要大家扶進云恁麼則山靈勸助瓦礫增輝去也師云且容贊歎問吸盡鴛湖波萬頃踏翻雙徑幾層雲承師證道眞消息拈出當陽好示人證即不問如何是道師云莫向枯樁舊處尋進云秖如無修無證道從何立師云闍黎却會得進云明日世尊今朝和尚還有同別也無師云却較山僧一日長進云坐斷溪山罷問津寒巖花發

刼初春繁典大用原無事不動那伽定裏身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淨躶躶赤灑灑仰攀絕路趨向無門理絕玄微事無背向到者裏三玄戈甲不用全施五位旗槍無勞更列秪可坐法空爲座著弊垢爲衣知尊貴而不居明功勳而不宰直下和泥合水不斷聲色去始有相應分現前緇素還委悉麼其或不然向下分明薦取以拂子畫○相云此是齊梁古刹唐宋名藍爲茲也祝釐萬壽道場是一境保綏千秋勝地既隆替不盡乎兩朝其休徵有關乎百代所以有時散歌舞於溪頭鳥啼花笑有時淪風幡於廡下水

秀山明有時埋銅駝於茂草寒烟有時翻瓦礫爲瓊樓玉殿山僧今日仰承衆力陞此法座且道畢竟舉揚箇甚麼事吹法螺擊法鼓作大佛事拈莖草作丈六金身撮毛端現三千樓閣人籟天籟齊鳴佛法世法並唱直得三世諸佛動地放光十八高人手舞足蹈齊聲贊善希有希有秖有南山石幢子與莫干峰橫豎點頭未全首諾山僧只得呵呵大笑大衆正恁麼時且道斬新條令一句作麼生道幾曲溪廻歌舞地萬重山繞法王家結椎下座

當晚小叅問梅吐白柳含青前溪水後山雲歷歷明

明事現成因甚某甲到者裏不會師云打破鏡來與汝相見進云千年故物依然在師云何不別通一路進云虛空背上打鍬韆師云針鋒眼裏卓須彌進云某甲只得禮拜了退師不顧乃云我本秀州人不住秀州地覓得溪山深處寺入門先我囊如洗杖鉢蕭條値歲寒村村木落秋風裏山中佛法況無多石頭大小誰相委與街寒巷盡時流逢人那有頻頻舉禪床嬾下氣力無答來相對渾無語帶累諸禪苦不休箇箇和泥而合水開門七事件件無家私拈起無些子孝得隨身折脚鐺碗了無心籃沒底粗茶淡飯僅充腸土木縱與乏柴米甕牖繩樞帶雪霜頹垣敗壁兼風雨乍住楊岐屋壁疎滿床風雪寒如許翻憶古人樹下居我較楊岐幾倍耳珍重同流共此心古人爲道恆如此箇事人人非等閑破砂盆要重扶起大衆扶起固妙那解放下更穩忽然有箇伶俐漢出來道長老慣用一手擡一手搦山僧便向他道你作佛法會又爭得擊拂子下座

晚叅者邊那邊全放全收事無一向葉落知秋從上佛祖千七百則陳爛葛藤都道是相樓打樓實是好笑答曰山僧問箇師僧德山托鉢意旨如何僧云相樓打樓問南泉斬猫公案云相樓打樓山僧乃呵呵大笑其僧不肯山僧便問即今問你是相樓打樓麼云不是不是山僧又呵呵大笑其僧又不肯要問大衆還有麼衆無對擲拂子云明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早叅山僧昨夜夜夢不祥打箇噴嚏一時內過擬往東司書破不利便驟步投入噁原來架上有人在便下座

除夕小叅舉北禪歲夜晚叅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煑野菜羹

燒榾柮火大家吃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郞師云山僧今夜不敢效顰古人縱使畜得一頭秪好東觸西觸隨緣順運巨耐年來水草不足骨露皮穿假饒烹向大衆討甚滋味不如依舊放出溪山足見大衆恩力良久顧視云今夜縱不捩轉鼻孔也不得犯人苗稼便下座

元旦上堂去年有元日今年有元日扶起古雲門日日是好日既是日日是好日何用扶起不見道破砂盆要扶起雪獅子要扶起拄杖子要扶起若是破砂盆有天童在雪獅子有雪竇在拄杖子還要山僧扶

起始得遂卓一下云善哉拄杖子平生得渠力他日倚南山今朝頌北極便下座

早叅凉雨打更頭風鳴殿角秋枯蟬嘶岸樹新漲激灘舟此四句也無敲唱也無主賓也無照用也無偏正且道與古人立敲唱主賓照用偏正是同是別要透有敲唱主賓照用偏正則易要透無敲唱主賓照用偏正則難何故雪裏撒鹽還易辨煤中著墨卒難分

因雪上堂擊如意云看看大雪飄飄朔風如吼冱欄不辨梅和柳形雲片片遮斗三九過了又五九數更籌坐到雞鳴丑楄湯一盞無中有最堪嗟荒臺古佛揚家醜好禪流休亂忝從今莫向寒巖守烏盆化白盆黑狗變白狗拋出雪峰爛木毬捉得寒山破苕箒祖師來休開口通身是舌難分剖懶吃趙州茶漫飲曹山酒分付小兒童看明朝人來否擊如意下座

岫峰憲禪師語錄卷二

岫峰憲禪師語錄三

嗣法門人　智質　智原　同編

康熙辛酉正月十七日衆護法公請住東山妙覺院

山門甚深法門具無量義戸牖洞開風恬日霽東山頂上逆流長湧起扶桑照天地卓拄杖便入

伽藍佛法賴汝屏翰荐實覓甜祖意叩我端的胡餅討汁因甚如此活計不同

祖師我怪你眼突你笑我齒疎雖然鼻孔略相似端的誵訛如何得不誵訛去遂燒香云明破不堪

佛殿佛眞法身猶若虛空彈指云敲空有響擊木無聲秪好聽取一半展大具云全放全收

先愚菴老和尚像前拈香秪者是峭巍巍記得昝年西子湖頭白雲堆裏高峰墖出沒虛空只是終年不露頂卽今東山妙覺堂上拈香撣火咳唾掉臂要與者老漢不隔畢竟住何三昧以坐具打圓相云紅燈毬打白燈毬

據室山中佛法石頭大小奪得鄭州梨放手却是青州棗臘月鬪龍舟元宵夜乞巧不是冬行春令秪要拈弄却好卓拄杖云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混沌無七竅而儵忽試鑿之日鑿

一竅七日而混沌死山僧今日倒握無孔鐵錘呼却盡大地人咽喉要使箇箇混沌復初頂門眼活爾等諸人還甘麼良久復卓杖云雪消泉湧穴雷動蟄龍驚

上堂横肩榔標萬壑千峰飛騰隱現霧起雲從卓拄杖云向者裏信脚踏入一片穩密田地原是諸人本有清淨覺場祖翁親授手兒孫合同條符卷自由古今一致可謂鷲嶺風規舊觀稍復矣雖然中心樹子早屬山僧掌握了也松風竹韻幾度飛來山色溪聲和身靠倒好笑東坡箇俗漢無端道箇廣長舌淸淨身檢點將來猶在半塗山僧到者裏不管地久天長日上月下秖願一人有慶千聖同風箇箇飽齁齁地齊唱沒字哩囉敢保機關別露生面重開復卓杖云佛陁達麼元和西乾東震同塗驪龍頷下何物趙州東壁葫蘆擿拄杖云當陽辨取復舉昔日陳操尚書問洞山老祖五十二位菩薩爲甚麼不見妙覺祖曰尚書親見妙覺師云洞山老祖與麼答話幸是尚書任他風浪穩坐釣船不然洎合打破蔡州若是山僧不然今日倘有人問五十二位菩薩爲甚麼不見妙覺只向他道在諸人脚跟下秖是不得動著何故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便下座 拈香謝辭不錄

本山三立和尚塔前拈香同生七子各自謀生道吾舞笏普化搖鈴兒自藏身北斗我偏劍刃橫行遂拈香云雨餘春草碧風落晚花香

當晚小叅波吒自笑浙西人業風吹入江南地雖無道法播諸方雙眼何曾留出氣諸禪鼻孔漫撩天脚跟須認閑田地到來鄉語旣殊塗喚鐘作甕要仔細假饒塗中薦地有人喚你作麼生荅切忌回頭轉腦好此猶是諸人日用邊事爲甚麼尋常問著麻三斤乾矢橛東山水上行我在靑州作領布衫重七觔秖是鼻直口呆去不得良久云今晚不合與麼問直饒與麼去認著依然還不是便歸方丈

本州檀護請陞座僧問雲山迤邐溪水悠長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師云東山路滑子從何入進云擂鼓陞堂共聞法要忽遇伶俐衲僧到來和尚如何接待師便打進云任從曲徑松風冷不間溪流梅雨香師云休念言句問春風滿座霽日當軒諸檀設供則不問如何是東山境師云萬仞峰前獨木橋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千株松下一條筇進云石傘撐空普蔭大地師云大家有分進云四山空翠布花雨萬綠千

紅相共衆碓嘴花開映日鮮黃鸝飛上樹頭語擊拂子云急薦取汝等大衆眼目定動莫言不道今辰仰承本州諸檀護請山僧陞座舉揚先法兄三立和尚未了公案然此妙覺一席地風規尚在模範猶存善自知時我豈再三若論未了公案溯流從上自洞山老祖及我散木師翁愚菴先師遞相鈍置一椿陳爛葛藤亟欲舉似大衆叵奈水陸兼程頓生勞倦一時忘却了也若向空劫前起模畫樣埋沒先宗落在今時賺悞後學只得向無縫罅處補綴一上以拂子擊右案云此是正位擊左案云此是偏位正不坐正泥牛水面吼偏不居偏木馬飲中嘶方名尊貴一路是別顧左右云會麼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便下座

小叅雨打桃花春欲去抛梭石女留春住去住本無情花開花落木人驚南山石虎驀地跳入蟭螟眼裏打箇噴嚏驚起四大天王統領八萬四千部落將南閻浮提移過北鬱單越東弗于逮運過西瞿耶尼縱橫互換不住本位適至倒置三際互轉十虛一處打鼓多處普請多處撞鐘一處過堂更餘神力將萬象森羅有情無情涅槃生死煩惱菩提一串穿却撮向山僧拄杖頭上揚聲大叫求去住相本無所有何況爾等茄子瓠子討甚巴鼻良久云切忌向虛空裏釘橛卓拄杖下座

早叅一樣居山見不同僧繇神筆畫難工奇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若要風雲際合直須山僧點眼始得卓拄杖云到點臨時非好手從教佛祖喪全機喝一喝下座

上堂妙覺門下毫不假借種田博飯經冬度夏地厚天高日遷月謝禁徑花飛層巖瀑瀉水漲船高泥多佛大日用圓明光吞晝夜呵呵大唐天子幞頭傍覰爭敢酬價喝一喝下座

普請小叅者箇大義千古難圓臨危不變悄然悄然腰下茅鎌鳴剎剎祖師翻出钁頭邊古人钁田時钁出祖師來刈茅時刈出祖師來及隨衆作務築著磕著無非顯露自家本地風光何故爾等諸人秪是不會莫是钁田時被田礙却麼刈茅時被茅謾却麼隨衆作務時難道一一被他謾礙却麼直教放到冷湫湫地一總沒交涉山僧忍俊不禁秪得爲諸人拈却炙脂鵲臭莫言不道擊拂子云東山有箇妙訣灼要無舌人說裂破山河大地不如放倒一橛擲拂子下座

上堂長松夜吼月當前野燒連山徹亘天驚起湲林瞌睡虎喝一喝翻身踏斷祖師關

上山採茶小參趙州秖解吃溈山秖解摘好笑兩箇老古錐吃了吐不下摘了拈不出都是不唧嚁漢若到東山門下正好隨羣逐隊一齊趂上山去摘到驢年未肯放你在何故不見道河裏失錢河裏摝諸上座古人分上如是汝等分上又作麼生二僧出云直捷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師喚侍者點醱茶與者僧吃一僧云皮膚脫落盡唯有諸貞實師云作座主奴未許你在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今不下

手更待何時便掌戴笠就行

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驀竪拂子云者箇喚作境得麼擊禪牀云者箇喚作法得麼放下拂子云顢頇則一任顢頇擬議則千里萬里得與麼山僧即是諸人諸人不是山僧不與麼諸人即是山僧山僧不是諸人良久云歸堂吃茶去便下座

上堂行脚衲僧不是無箇住處直是歇脚不得當下歇得脚來妙覺有箇住處與他衆中倘有箇伶俐衲僧出來道別處怎容和尚得山僧秖好呵呵大笑便下座

上堂百千妙義觸處周圓晴天斫麥雨後栽田白豆早種黃瓜宜壅佛法大有秖是牙痛

上堂拈拄杖云諸佛秘藏列祖命門體之則迥絕離微用之則不存規則漚和並唱首尾截流之機兼帶齊通轉挾宗塗之妙衲僧分上得箇甚麼邊事即得君臣邊事耶賓主邊事耶一色邊事耶法身邊事耶到者裏須知君臣不能明其尊貴賓主未得別其親疎一色未是全消法身更有事在驀顧左右云且道是甚麼事擲拄杖云後園驢吃草

小參舉鎮府大王問趙州和尚年尊有幾箇牙齒在

州曰只有一箇王曰爭得吃物州曰雖然一箇下下咬著妙喜曰少賣弄師云大王雖則無事生事不妨搔著趙州癢處趙州年老心孤到處不忘情大王面前猶欠回互在妙覺當時若見下箇毒手只者一箇不許留著看他咬著什麼妙喜道少賣弄矢上加尖山僧牙齒不會欠少一箇秖是疼痛試問諸人咬即是不咬即是咬則寒毛卓竪不咬教者兩片皮如何合煞良久扣齒三下便下座

蒲節小參今朝又是五月五盆傾大雨無攔阻山中節序更新鮮角黍原來糯米 殺水巖蒲匆不須栽牆

角櫺花紅似火八卦無勞帖鬼門百怪千妖沒處躲笑殺家家懸艾人放出南山白額虎喝一喝下座

除夕小叅今朝臘月二十九家風拈起般般有寒山叉手笑呵呵齊顛鬧處翻觔斗舜若多神暗點頭摩希首羅大開口嘉州石象鼻撩天陝府鐵牛身倒走有中無無中有閻羅老子不容情飯錢打算拗家醜銜鐵負鞍異類行須信東山是好手寒臼掀翻老凍儂石頭變作金毛吼起身竪拂云時維康熙辛酉年臘月二十九日諸佛列祖同時證明東山妙覺院某山僧所供並皆詣實

八

元日上堂㵎跡袈裟又一年臥雲深處不朝天爰知至化難逃匿沉水先燒玉漏前有鼻孔底不妨透頂透腦慶快平生應時納佑事無不宜又何必打禾山鼓拍雲門版唱新豐曲喝一喝云且道者一喝還有新故也無良久云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春水寒擲拂子下座

岫峰悳禪師北遊語錄四

嗣法門人 智質 智原 同編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山主高護法暨衆紳衿護法請住觀音院上堂拈香祝

畢栢林悅菴和尚白椎師斂衣就座遂云垂老年華入　帝京閑雲出岫本無心隨身竿木逢場戲師子遊行不問程竪拂子云看看此是觀音入理之門補陁來從者裏住臺山來從者裏住三竺來從者裏住趙州來也從者裏住雲門老漢道見色明心聞聲悟道觀世音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來却是個饅頭雖是老婆心切未免傍觀者哂衲僧把鼻迥絕蓋藏遏絲郎宗隨流得妙所謂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具此格外風規始可入鄽垂手我為法王於法自在雖然有時恁麼孤峰絕頂呵佛罵祖有時不恁麼鬧市叢中隨聲逐色有時不恁麼却又恁麼鬧市叢中不異孤峰絕頂有時恁麼却不恁麼孤峰絕頂不異鬧市叢中且道恁麼不恁麼總不恁麼時如何寒山忘却來時路拍手呵呵道亦忘是事且置卽今祝

聖座一句作麼生道蕩蕩堯天致大化山河一統頌無疆結椎下座

一

四月二十四日藥師藏經圓滿耿旃林護法請陞座
花雨簾鈎遠近烏銜飛處處爐噴寶篆洹和梵唄轉
重重如來全藏盡出廣長善薩威神一光徧照以須
彌爲筆虛空爲紙四大海水爲墨盡其神力書箇願
字卓拄杖一下云東方藥師如來十二大願在裏許
西方無量壽佛四十八願在裏許釋迦世尊四弘誓
願在裏許十方薄伽梵各各具有無盡大願總在裏
許乃至三界二十五有四聖六凡具覺知聞見者無
不乘此願力而來成就世出世間一切勝善事業要
知此願力麼即菩提心即三摩地是無上大道名正

法寶藏統爲一字法門古德道千頭萬頭不如識取
一頭識得一萬事畢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君王
得一以天下平今日耿旃林護法親證一字法門發
此大心轉此大藏樹此大福獲此大壽滿此大願正
是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旣然如此爲甚麼又道
海墨難書不見道虛空有盡我願無窮山僧恁麼擧
揚慶喜尊者不覺從定而起徐徐問曰句逗邊親見
曼殊室利魚椎下盧著瑛摩法王且置一邊秖如昔
日靈山會上說四十九年法不曾說著一字即今白
拳堂中轉五千餘卷經不曾欠少一字還有同別也

無岫峰拄杖隨聲答曰不須動煩長老木上座可釋
尊者所疑不曾欠少一字富嫌千口少不曾說著一
字貧恨一身多尊者贊曰上座善得佛智尊者依然
在定且道者段節文畢竟收歸何處卓拄杖一下云心
同願海無窮盡拄地撑天秖在君復卓一下便下座
金像釋迦佛開光耿旃林護法請陞座不從人天來
但云秖者是佛贊瑠璃光光護佛身住金相巍巍奇
特尊宿有因緣時節至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水月主
人自來崇信三寶不假奬勸不局思議一遇見聞便
發無上菩提心莊嚴一切殊勝功德事者尊古佛向

著弊垢衣住塵劫中不見今日妙相纔披珍御服坐
旃檀林不見從前古貌畢竟是一是二若道是一今
日妙相與前古貌不同若道是二秖有一軀法身向
者裏具隻頂門眼豈特輝天鑒地便知十世古今始
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其或不
然山僧不妨下箇注脚世尊降王宮出母胎指天指
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此是著弊垢衣臘月八夜
覩明星悟道靈山會上五會說教雙林樹下入般涅
槃此是著弊垢衣所以道著弊垢衣云是佛纔披珍
御復名誰試聽一頌見覺無私處處眞花明柳暗正

三春門門萬戶長安道覿面相逢非別人（藥師長期中佛事）耿四府護法設齋請上堂今朝六月十六八字打開門戶傾出無價家珍都道陳年滯貨不如了境忘緣莫笑岫峰話豎拂子云看看日烈風清樹色參差橫古壁雲開天朗浮幢掩映插青林作境會鈍置夾山別商量掀翻船子頭頭不露那箇是渠法法全該阿誰非佛趙州共沙㵎鬪劣老大欺謾雲門與瞿曇一棒慣自弄險有時寒時寒殺不妨古井寒泉有時熱時熱殺那怕紅爐烈燄雖能殺活同時未是正偏兼到我太陽門下回互不同洞上家風尊貴是則今日仰承耿大護法特請山僧陞座須知尊貴人知有尊貴事要明尊貴事須識尊貴人果能如此可謂佛法與世法並唱天籟合人籟齊鳴因齋慶讚不必重拈用不換機如何卽是但願好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下座

四

十月十五日啓建千佛懺百日禪期道場耿大護法領衆設齋請上堂南閻浮提陞座北鬱單越過鼓東弗于逮十八高人圍爐聽法西瞿耶尼百千妙義當揚露布三關放過禪流一棒敲磕佛祖任伊鑽額[illegible]頭趨避無門休躲爲甚禪流放過三關佛祖是甚生究家要一棒敲磕伊頂額嫌他有佛祖之名且道除却佛祖之名畢竟喚作甚麼雲門喚作乾矢橛洞山喚作麻三斤趙州喚作栢樹子臨濟喚作無位眞人搖拂子云一總不得秪有趙州殿裏的却較些子讚歎也得毀謗也得供養也得罵詈也得何故不見道渠無國土何處逢渠舉長沙岑和尚因秀才看千佛名經問云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能化物也無岑云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秀云未曾岑云未會也須題取一篇好師云秀才恁麼問話頭猶在後來恁麼答大似未會看過千佛名經被長沙推出一座黃鶴樓塞住面前鐵圍山相似話頭一總忘却瓦解氷消擬望放下屠刀漢便云我是千佛中一數太遠在長沙被秀才一問將千年官物一時推出作自己用幸是秀才答箇未曾不然何處見有長沙今日觀音院裏啓千佛百日禪期要使三千諸佛箇箇剳毛斷結從頭一一撥過現前緇素親自題名千佛中少他一箇不得頓令選佛場金碧輝煌騰耀古今雖然如是山僧要問長沙黃鶴樓崔顥未題已前曾有阿誰題破也未擧拂子空中作畫勢云一拳椎碎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

五

道不得崔顥何曾題上頭喝一喝下座
耿府護法請爲觀音大士安座法語菩提爲座法爲
身慈視羣生徧刹塵收攝一毫頭上現圓明五眼示
天眞毘盧頂額放大百寶光明光中化現無量無數
微塵佛刹一一佛刹現諸莊嚴相好主伴交光如寶
絲羅網重重交互映徹無礙旋繞觀音大士法身陞
此寶座山僧拂子一時忍俊不禁歡喜踴躍向菩薩
前焚香透蜜玉摻瓊葩拜讃迎風花鋪錦繡所冀恩
榮綿遠與天地同根世德永昌合山河並固平分半
座佛號釋迦地湧七層塔稱多寶光風霽日均調樂
善之門鳳舞麟翔毋兆吉祥之地翠色聳南山佳氣
流霞泛東海晴瀾壽衍千齡福臻萬派雖則隨宜說
法不離入理深談且道者箇消息畢竟菩薩攝授之
功當人敬信之力眞是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大士陞
座一句如何委悉大地陽回羣物暢寶華端坐萬斯
春
紹興雲門顯聖寺請書至上堂一瓣爐中酬法乳三
千里外報家音莫道全爲不顧從來斧斫不開拈起
書云看看此是我雲門湛祖親傳洞上眞燈聯輝續
燄底一道公驗今日仰承越中諸大護法點出金剛

眼睛一時委託不肖兒孫了此不了公案良久云然
此不了公案阿誰了得未有古今世界先有此不了
公案直得坐斷古今世界銷殞此不了公案更無了
期山僧只得向四大部洲打箇之繞總知柄覇不在
別人手裏把住則若耶溪平波息浪放行則石傘峯
蓋地遮天一任洞水逆流不通涓滴曹山頓煩任意
縱橫踏著祖翁田地掀翻佛祖家風佛法旣付上臣
祖道全憑作者且道辭離上國旋歸祖席一句如何
卽是花雨南天無限意橫肩柳標五雲深

岣峰憲禪師語錄卷五

門人 智質 智原 仝糸

住雲門顯聖寺語錄

山門門庭濶大直透長安八字打開不勞彈指曳拄
杖便入

韋馱童眞七世權衡兩土大哉韋天宜善保護從今
北鬱單越也要寬腸大肚

佛殿答曰相逢你坐我立今朝相見我立你坐彼此
不必論量要且不會放過接離倒㦸轉風流背面雲
遮不全露顱左右是甚麽展大具云蓋覆却

伽藍肱股法窟城塹禪林雲臻萬指只在同心爐峰
氣轉百花春

祖師者一隊漢打破竺乾震旦屈指三十三人聞名
不如見面且道作麼生見面拈香云遇赦咸放

丈室天台來從者裏按過南岳來從者裏按過河南
山西四川八閩來俱從者裏按過天來龍來佛來魔
來一一多從者裏按過有箇出來道此是祖翁現成
家風新長老何須特地卓拄杖云奔雷拔劍攪龍門
那比尋常探虎穴喝一喝

護法疏金剛眼睛當場點出到底不須回互果然曲
不藏直

檀越疏千里傳來一時拈出至理無言傍通消息

前住堂頭疏函蓋乾坤隨波逐浪挨轉關頭一提兩
當

耆舊疏叢林標榜古今一轍因那打正應箇時節

指法座云祇者箇不落階級豈屬高卑峭巍巍壁立
千仞道箇百尺竿頭進步探頭太過新長老只得平
展去也顧視云不用傍觀重捲席拍手穿靴水上立
遂陞座此一瓣香結乾坤秀氣透日月輝光端爲祝延
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恭願垂拱萬方嚮聖化照
臨八極須無私此一瓣香奉爲郡侯　李大護法及
各廳尊官邑侯王大護法及各衙尊官伏願爵同壽
以尊崇民與物而安阜此一瓣香奉爲本山諸大護
法檀越伏願印心佛祖爲屏翰現身宰輔作金湯此
一瓣香供養本寺開山湛祖師翁老和尚伏願傳佛
心印蓋載無私振與祖道根源有自此一瓣香明聖
湖頭起浪鴛鴦湖畔踏翻入桐涢隨例攀條到那谿
歸源遡本第五回拈出供養本山傳曹洞正宗第二
十八世先愚菴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爾卓和尚白
椎竟師云搜奇摘句且過一邊手快眼親出衆相見

僧問三聖道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和尚據祖室行祖令還有爲人處也無師云水漲船高進云與化道逢人卽不出出則便爲人還是各顯己長爲復共扮勝化師云泥多佛大進云與麽則萬方歸至化佛日並增輝師云瞻之仰之問拈花授受家聲遠續談聯輝亘古今如何是斬新條令一句師云雪消泉眼活進云衣錦還鄕是兒孫邊事從不出門是祖父邊事去此二途明甚麽邊事師云道卽不難只恐太尊貴生進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秪如今朝高居祖席未審如何施設師便喝僧亦喝師云再喝一喝看僧擬議師便打進云與麽則石傘嵯峩撐宇宙爐峰縹緲遶乾坤師云不必重說偈言乃云橫身敲唱大地揚輝獨坐當軒要津把住棒頭迸雷電之機好看泥牛鬪海言外絶衆生之路頓教石女騰空靈符在肘魔佛齊歸寶鏡臨臺正邪悉照直下千差坐斷實無一法與人君臣妙叶以和先體用縱橫而合道秖願堯風坦蕩同佛日以無疆祖道昌隆物　皇圖之一統豎拂子云看看今朝衆猫頭舊舖新開則是貴賤沒價破砂盆推倒扶起從來佛法無多有時賞罰分明不存規則有時殺活同用不防正偏尊貴本是天然

受用何妨奇特祖翁田地入室眞子得親承楚國貂山門外遊人任瞻仰雖然如是且道整舊家風斬新條令一句作麽生道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結椎下座 謝詞不錄

埽慈舟老和尚墖雲盡千山孤峰不露無縫圖圖更須問互千巖坐斷是何年玄鶴翻身當夜半尋覓無蹤去來無伴資案一爐清茶三奠一任石筍抽條那管苔生玉殿顧視云高著眼急須薦脚下兒孫通一線且道者一線作麽生通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香又無

埽湛祖墖家山松竹清風起盡是祖翁親手栽奉重時時推向裏兒孫的的話歸來祖翁有靈願不肖兒孫到此作驢作馬爲甚麽又有不願不肖兒孫到此作驢作馬雖則撐搦不同要且杓柄不在別人手裏今日爇此瓣香可謂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大衆畢竟如何卽是長久云脣不向外曲

埽東山爾密法伯和尚墖共本同條一氣通撐開石傘展家風比兒猶子親承事水上東山覿面逢拈香云分明驗取

埽具足和尚墖指墖云此是我法伯具足和尚藏眞

處也今日不肖姪到此不敢隨例拳條特將五分法
身供養析牛頭栴檀當矢撫燒有鼻孔的不妨觸著
繼起吾宗古德道因我得禮你似井覷驢因你得禮
我如驢覷井竭力相為猶隔羅縠在卽今茗椀爐香
少盡猶子寸心且道和尚作麼生來享良久云誠之
不可揜如此夫
埽諸山知識墖先後同途箇裏藏當揚扶起露堂堂
諸方龍象向條貫到此方知大欲塲無偏頗絕蓋藏
一一為君盡舉揚大衆且道作麼生舉揚座中盡是
江南客莫向尊前唱鷓鴣

埽先愚菴老和尚墖二十年前親見親聞二十年後
不覩不聞親見親聞塞斷咽喉不覩不聞穿過髑髏
今日不肖子得到先師和尚墖頭瞻禮不知費盡腕
頭多少力氣要我返擲我偏踞地要我哮吼我偏不
露爪牙且道老漢還肯諾也無看看空堵波撐天拄
地一任諸人上覷下覷率衆旋繞三匝乾達婆王奏
樂迦葉起舞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一時震動佉佉茶
未會點饆饠餓子未會下何得啓告開文躬身云已
上所供並是詣實
當晚小叅夜月如鉤掛雪灘玉筍高峙逼人寒橫拈

白棒開玄路却直山僧來放叅果是知時節我今不
再三古人云此是選佛塲湛祖道此是一塲業地且
道是同是別若道是同落在見滲漏若道是別落在
識滲漏一總不開門落在語滲漏有人透得三種滲
漏舉他為第一座若無山僧靠木上座去也倚拄杖
下座
為寓山法兄盟和尚上供二十年來迴隔風塵三千
里外還同雲月規模卓立從前面目依然不別吾盟
兄和尚殺活臨機妙唱吾宗的旨縱橫無礙掀翻佛
祖家風吹毛曾展花劈虛空寶鏡試藏潛蹤胡漢縱

密處直是千聖不攜尊貴邊何妨一路是別脚下既
有眞子從上振起祖風卽今椀茗爐香聊展法弟寸
誠畢竟如何通箇消息良久云六耳不同謀
小叅今是臘月十四夜此事從來不借借冒雨披簑
是甚人釣船三郎原姓謝顯聖懶說老婆禪轉眼將
來大盡邊叅禪不把偸心死只恐閻羅索飯錢飯錢
暫且置卽今有一事要與諸兄弟商量古德云與道
伴交肩過一生叅學事畢若不得交肩過一生行脚
草鞋錢阿誰替你還山僧與諸人檢點不如赤脚好
不特不被他絆住脚跟亦且使脚跟四稜著地既然

如是爲甚麽達磨手裏又剩下一隻下一轉語看良久云若無山僧自代去也搕𢶍堆頭著他不得擿拂子下座

立春日上堂春回臘去萬物生輝拈頭作尾互換瞳機春打六九頭九盡是上流數到人日後又是正月半百年三萬六千場反覆原來是者漢趙州道你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是何言歟被十二時使在裏許老僧使得十二時亦在裏許一總出他圈繢不得卓拄杖云旋嵐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向者裏會

七

得則如來按指海印發光不會則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呵呵會不會顯聖拄杖一串穿却擲向面前漆桶不快雖然如是畢竟如何通箇消息復卓杖云自從換轉山河眼撥草瞻風總在渠靠拄杖下座

除夕小參鼓笛無腔調不同知音那在話家風歲除拈起無他物放出當門黑大蟲北禪分歲用露地白牛或者易烹顯聖分歲放出黑面大蟲諸人如何捉倒籌常咬豬狗手脚一時奈何他不得有箇出來道長老曹洞家風莫是借黑權正假白示偏麽恁麽錯會白雲萬里若向山僧討箇分曉只恐語驚時聽今是大盡夜有人道得得力句不特捉倒黑面大蟲山僧弄箇西河獅子與你諸人看良久云歸堂喫茶去

元旦上堂此一瓣香端爲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萬歲伏願金輪永御瞻雙闕玉曆鈞調統百蠻叅頭問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此是古人現成句子如何是和尚新年頭佛法師云爐峰有路通霄漢耶水無痕逼太虛進云舊歲已去今歲到來未審何去何來師云一條榔栗橫拈手打兩鼓風鎮日閑僧禮拜云恁麽則天高羣象正海濶百川潮師云却被你道著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是從新句如何是不落新舊一

八

句師云不妨疑著進云昨日寒梅辭舊臘今朝幽鳥弄新聲且道是何意旨師云就是者箇意旨進云某甲即不然師云你試道看進云從來無曆日一任暑遷移師云我不如汝僧禮拜退云今朝春正元日佛法唯嫌揀擇倒騎佛殿山門高揖釋迦彌勒祝延聖壽萬春普天順帝之則恩有酬答四三已躬唯此事實首領序次賀年大衆交叅禮畢人人履地戴天箇箇承斯恩力恁事知得便休有口只堪掛壁口掛壁上不是新年頭事禾山打鼓普化搖鈴道吾舞笏雪峰輥毬者隊老古錐慣弄閒家具一家有事百家忙

甚是好笑放過則不可明明日午打三更佛法無靈驗拂一拂云和風埽蕩邪氛湧出一輪紅日以拂子打〇相下座 是日日蝕

二月朔日小叅桃花鮮柳條碧一段春光明歷歷風風雨雨半陰晴鼻孔依稀都打失舌頭坐斷截流機明眼衲僧渾不識一衆呆呆盡看天晒眼須還日頭出且道寸絲不挂的人晒眼箇甚麼此去錢塘百廿里

二月望日早叅千巖競秀不立一塵坐斷清淨法身萬壑爭流不通涓滴截斷廣長舌相且道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見僧是僧見俗是俗底是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見僧不是僧見俗不是俗底是還是依舊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見僧是僧見俗是俗底是向者裏具得隻眼一人放叅一人吽屈其或不然一齊吽屈去也

小叅舉洞山价祖過水覩影徹悟前言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云云僧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大衆一箇道處處得逢渠一箇道渠無國土何處逢渠畢竟是同是別會則直下會取不會更聽一頌同則總同別則總別切忌畵蛇添足那許證龜成鼈撾拂子云切便下座

清明日掃普同墖兼入衆靈骨年年有此日此日自年年但能放下頭頭是賓主何須問後先既無後先便無主賓既無主賓則十方聚會一氣同條筯蔬共餐陌紙均利五處雜居普同與萬年常住相終始祠后山神叅地笑曰長老何不應時及節說些佛法作世諦語言山僧便向他道理同一致事無兩般生也如是死也如是僧也如是俗也如是男也如是女也如是老也如是少也如是若不如是焉能如是如是

如是不見道如是之法我從佛聞復喝一喝

啓逕信女王淨泰修建預修懺法設齋請上堂僧問默居陰界恐墮深坑請和尚別通消息師云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進云一句了然明的旨君臣五位請師宣如何是君誰敢正眼覷著進云如何是臣分明只在目前進云如何是臣奉君星辰俱拱北進云如何是君視臣雨露自天垂進云如何是君臣道合海晏河清進云洞上君臣蒙指示末後一句是如何師云今日晴如昨日進云恁麼則一句逈超千聖外交叅龍象振家風師云也少者一句不得

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今日陞座說法所因何事師
云趙岐註孟子進云道不虛行遇緣即宗如何是宗
乘極則師云宗乘極則即且置向脚跟下道一句看
進云禮拜和尚去也師云淹解氷消問槌鐘擊鼓大
衆雲臻和尚陞座作何佛事師云你道作何佛事進
云昔日楊岐今朝見家聲從此佈諸方師云也不消
得進云彈指之頃一度春桃花流水自通津有草頭
邊無剩句鐵牛哮吼汗通身鐵牛通身汗出不可得
中恁得衲僧慶讚因齋却值普門誕日大千徧聚門
開恩有一時報畢今日參巡王太占入山飯僧修建

酬願懺法預佈津梁特請山僧陞座全提向上一著
若論向上一著已遲八刻大事因緣諸仁各自具足
開示悟入亦落在第二門又不可舌拄上齶口挂壁
上秖得借路經過去也莫言不道吽吽舉龍門佛眼
和尚因施主還佛頂心經願上堂山僧適看經得七
字陀羅尼呪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遂默然屈七指曰
大衆聞麼唯佛與佛乃能知之自餘羣生悉皆罔措
有方便門重說偈言七字呪曰佛頂心經齋願了要
知落處麼若論佛秖是當人更無物若論頂晝夜舒
光照前境若論心看時無相用時演若論經解語能

言不是聲若論齋所為所作盡和諸若論願猶如身
在龍門院若論了無慮無疑心皎皎此道眞言能出
萬宗名三昧王微妙章句亦名秘密大總持至心受
持大有應驗復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諷誦受持
皆秘密猶如親入寶山中一切珍奇從此出山僧不
然依文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梁皇見
達磨秖道箇不識誌公面門剖出十二面觀音僧繇
神筆描畫難成直是開見不到山僧勿得妄通一字
畢竟如何擿拂子云下文還長赴在來日便下座
徇仲章檀越設齋請上堂僧問春光溢目萬卉齊彰

如何是革故鼎新句師云澤廣藏山理能服豹進云
檀越飯僧植福和尚說法利生秖如木牯牛還有水
足草足者麼師云阿誰欠少進云向紫羅帳裏撒珍
珠未審是甚麼人師云高著眼進云與麼則木向石
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師云令我憶南泉問識
得一萬事畢何故臨濟有三句師云汝還識得一麼
進云且道三句合談何事師云速退速退進云如何
是超佛祖句師云又是從頭起僧禮拜師云一撥便
了問向上宗乘即不向高峰四句請師宣如何是海
底泥牛銜月走師云再三撈摝始應知如何是巖前

石虎抱兒眠師云此是高峰底如何是上座底進云
今日檀越設齋便禮拜問答日龍女獻珠成佛直往
南方無垢世界今日檀越設齋供衆畢竟功歸何地
師云讚歎有分進云正是石傘撐開天地動無邊刹
海起紅塵師云雷聲甚大雨點全無僧一喝師云再
喝一喝看進云再喝則不堪師云鹵莽禪和如麻似
粟廼云從上來事實無一法與人直下一肩擔荷得
去便能開人天眼目作佛祖標榜千聖不傳之的旨
横拈倒用舉一明三目機銖兩欸吐掉臂龍吟霧起
虎嘯風生纔許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朝去西天

暮歸東土有甚麼難然此猶是建化門頭日用施設
邊事秖如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塞斷臨濟
喝拘折德山棒吾宗尊貴一路不許傍通消息全提
半提一齊坐斷山僧若不休去便乃旋風打散卽得
言雖如是事無一向今日遠承本山檀越陶仲章居
士幸合門眷眷入山供聖飯僧植人天第一福田種
子大衆拈匙展鉢要知來歷分明便能消受不見道
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大衆端坐受供養山僧且
放過一著且道常安樂的如何卽是卓拄杖云我愛
瞿曇多善巧橫開方便門多少滄溟浩大福綿綿壽

量還同天地老復卓杖下座
三月朔日早參山雨濛濛谿雲漠漠烟嵐鎖幾處樓
臺石橋送一灣流水五更鐘曉杜鵑啼斷聲聲停午
風搖巖花吹落片片擊拂子聞不聞豎拂子見不見
轉處徹底諦詋無思當下成現秖者擬相親未是娘
生面傅大士曰懷州牛吃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
人灸猪左膊上尚且不在別處爲甚麼適纔道箇未
是良久云剖悉與君知今朝不著便擲拂子下座
四月廿五日早參拈起拄杖云顯聖門下道出尋常
種田博飯適絕商量青秧插罷菜麥登場日日普請

夜夜茶湯欄中水牯著甚閑忙犁耙將罷體露堂堂
凡情淨盡聖解都忘縱橫十字徧界難藏泥猪癩狗
動地放光良久云逢人不得錯舉卓拄杖下座
天中節上堂將謂墮地初生前不搆村若道普天至
節後不迭店前不搆村直向父母未生已前也無錐
來錐你後不迭店更待三生六十劫後也無鉤來鉤
你不是老僧鉤錐不利亦非得饒人處饒人秖要諸
人自肯拈拄杖云我肯你不肯老僧在諸人脚跟下
你肯我不肯諸人在老僧拄杖頭上且作麽生理會
卓杖一下云且看葛藤今日五月五日午時盡世間

百怪千妖諸蟲雜毒乃至蝦蟇蚯蚓蟻竄無地一時鑽入洞賓藥葫蘆內鼓發狂鬧不料洞賓醉倒長安市上昏迷不醒老僧拈拄杖輕輕撥著葫蘆驀卓一下云百雜碎且道南山鼈鼻還得轉身吐氣麼消合有人喪身失命幸是諸人福力深厚太平無事良久云莫道老僧不是好心便下座（前一日師誕辰後一日夏至節）

問如何是正中偏夜半烏雞抱卵眠如何是偏中正三面鸞奴背古鏡如何是正中來空中石象舞三台如何是兼中至丞馬氷稜識梵字如何是兼中到體用縱橫絶朕兆

十五

小參拈起拄杖云從上祖翁田地遺下後代兒孫契劵界限一一分明將謂無窮受用爭奈科稅完其大半日夜不停煎逼正是甚到潑山更潑處也應無計避王徭催科甚嚴漸漸逼入牛角尖裏山僧直是無轉身吐氣處對他說第一義諦也不要對他說向上全提也不要對他說涅槃妙心也不要暗地一同打算有箇計較寂寂近前把他衣袖一扯把眼一覰他便道箇知得抽身便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奔諸昆仲他不會佛法爲甚麼得恁般伶俐不見道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復卓拄杖下座

東蒲茹子禎居士裴塑韋李二尊天開光拈起筆云秖者點洞明今古映徹大千托增護恆沙諸佛有意氣時添意氣挐山翊麀刹覺場得風流處且風流試看足躡祥雲感三洲而威神赫奕頂開活眼冠諸天而功德妙嚴不須頰上添毛只在眉間著點遂點云看看輝天鑒地去也更聽一頌慈威並攝應無方鎧甲瓌瓏放寶光擁護尚能開正眼主人應是不尋常

東塢蕪菴和尚訃聞至上堂僧問利生吳越已多年擲却塵緣話始圓昨夜床頭一葉落今朝大地盡秋天大地秋天即不問落葉歸根一句請師指示師云

十六

昔年東塢和尚住持此山汝還親近麼進云某甲雖不親近豈敢相違師云更須努力始得進云從來無背向徧界不曾藏師云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一僧出展坐具師云不用不用僧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師云問話也須禮拜僧擬拜師云怛作甚麼僧便歸衆乃云匝地凉飈霎至法幢摧殞堪嗟鴻鴈無心來去凄凄目斷天涯別調吹翻鐵笛清秋月落誰家拋下青原鈯斧飛來白紙玄沙要識吾宗旨語默不相關當堂却正坐渾不露慈顔旣當堂正坐爲甚麼不露慈顔拈起訃聞云看看此是吾

東墖蕉菴老法兄和尚遺下末後句子諸人向者裏見得不惟親見東墖和尚一生出世親切爲人處抑且更見末後一段光明照天照地作千古徽猷開人天正眼直向威音王已前生實不曾生向樓至佛已後滅實不曾滅旣和尚七十餘年不見有生滅去來說法度生事顯聖那敢將一杓惡水澆東墖頭上便恁麼去只得與同條生不得與同條死諸人還委悉麼其或不然豈不見法乖秋晩運值下衰九鼎絲懸慧命一息後續眞燈擔荷大法者有不悚惕戰慄惶懼者哉大衆從來孤掌不浪鳴兩掌鳴㘞㘞今旣秪留一掌且作麼生好拍膝一下云記得別時親切句再圖相見實還難以袖揮淚下座

爲東墖蕉菴和尚掩龕不動本無來去應緣豈墮正偏迅速逆流倒峽鐵船夜送歸帆尊貴路別不居空劫巍巍獨峙坐斷千巖恭惟東墖堂上蕉菴老法兄和尚德欽湖海道播寰區汪洋若千頃波瀾淸不在渟而渟之不淸濁不在揚而揚之不濁高朗如秋空浩魄潔不在比而比之愈潔冷不在親而親之愈冷是以四十年四坐道場物以澹存名惟宿著有時關罕頭玄路而觸踏象龍到則不點有時窒末後牢關

十七

而不通凡聖點則不到言乖後學都謂名教重來道振吾宗可信同安再世今日津梁頓歇便不妨裂斷萬緣功位俱轉爲甚麼不通一線致令天華不退散彩慧從條爾韜輝魔外出潛人天失怙憲上座旣孤石傘脚下兒孫爲福城最小之弟得得冒暑渡江而來且相爲一句畢竟如何委悉遂封云天高鶴翥銀籠靜霧起龍吟枯木花

屾峰憲禪師語錄卷五

十八

艸峯憲禪師語錄卷六

嗣法門人自馥 智原同編

拈古

世尊初生

拈云特地一場愁

雲門一棒

拈云不順非孝不奉非輔始見雲門

女子出定

拈云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有國者可不愼歟

倒却門前刹竿著

拈云兄呼弟應正恁麼時且道門前刹竿會倒也未諸人於此薦得不惟見過阿難亦且勘破迦葉如或不然箇箇門前壁立千仞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後悔

拈云黃面老子末後播弄一上幸是無人證據一場懡㦬當時資聖若在蓺面便唾管取金棺裏更不伸脚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云云至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法眼益因僧請益云外道問世尊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聲未絕眼遽約住云住住你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僧從此悟入

拈云且道者僧悟去在世尊良久處不在世尊良久處若在良久處則依舊落他陷穽若不在良久處且道在甚麼處向者裏著得一隻眼不惟勘破者僧許伊氣吞佛祖眼蓋乾坤如若不然作他外道奴有分

世尊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

拈云世尊虎頭蛇尾致令文殊停囚長智資聖當時若見待文殊道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便攔胸把住道不見一法底是箇甚麼管取至今進退不得

咉崛產難因緣

拈云尊者持佛語往告而產婦當時分娩雖千佛競出異口同宣莫測其涯量固非神通妙用豈同法爾如然而不知者謂尊者如蟲禦木世尊偶爾成文又何異盲者與以文章之觀聾者與以鐘鼓之聲資聖判斷如此久參上士暗裏驚疑淺學初機明知怪笑

世尊坐次見二人舁猪過乃問者箇是什麼二人曰
佛具一切智猪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
拈云瞿曇大似夫子入太廟殊不知未問前名目
已彰但是有口開不得
僧問趙州洗鉢盂話云　云雲門曰且道趙州有指示
無指示若道有且道趙州向伊說甚麼若道無此僧
爲甚麼悟去雲峰悅云雲門不識好惡大似爲蛇添
足雲峰則不然此僧恁麼悟去入地獄如箭射
拈云看者一對老古錐費盡氣力只解烏䴉補鼻
何能起死回生要知者僧悟去趙州也須喫三十

年始得
僧叅法眼文益禪師立次師指簾時有僧同去捲師
云一得一失
拈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要知二僧自兆法眼旣
是一家宗匠不合悞賺於人若是資聖不然見其
同時捲起只消重敎放下
無著和尚往臺山與文殊喫茶次殊拈起玻璨盞問
南方還有者箇麼師云無殊云尋常將甚麼喫茶師
無對洞山代展手叉云有無且置借取者箇看得麼
拈云洞山老祖大似按圖索馬若是資聖接得便

乃摑破不特顯我南方受用不同抑使文殊有口
只堪掛壁
誌公問一梵僧曰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
生否曰見誌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見若有
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見是
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僧曰你有此等見耶
拈云多虛不如少實則不無梵僧要且無佛法道
理
誌公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塲玄沙別曰終
日拈香擇火不知眞箇道塲昭覺云終日拈香擇火

不知拈香擇火
拈云三箇老漢秖是貪程不顧脚跟泥水資聖下
箇注脚諸人切莫錯會不知身是道塲貧兒思舊
債不知眞箇道塲抱贓叫屈不知拈香擇火蝦跳
不出斗秖如山僧又作麼生遂拈香云戒香定香
解脫香時者云火聻便掌云戊子己丑霹靂火
南陽忠國師三喚侍者
拈云大小國師向侍者邊討甚消息幸是侍者全
無滲漏我負你你負我有屈難伸
丹霞見忠國師纔展坐具忠云不用不用霞退後三

步忠云如是如是霞進前三步忠云不是不是霞一
匝而出
拈云恁麼相見還當得麼
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曰西來無意鹽官
聞乃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
拈云西來無意千七百則公案俱成戲論若言有
意莫謗祖師好者裏著得隻眼鹽官一語瓦解氷
消
陸亘大夫問南泉石上鐫佛字因緣
拈云將謂是箇俗漢善識機宜若不是王老師幾

乎錯下雕鐫雖然諸人要識者片石麼切忌鎖龜
打瓦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山云猿抱子歸青嶂裏
鳥銜花落碧崖前法眼曰我二十年只作境會
拈云法眼恁麼道奇特不妨奇特只是失却一隻
眼且道作境會失却不作境會失却檢點得出許
伊勘破夾山
徑山竹篦子話
拈云徑山竹篦大似一段鑌梃冷地變作钁頭鍬
了霜刃禾鐵汝諸人作麼生理會咄癡人但用便

休理會作麼
臨濟同普化齋次二度趯倒飯牀因緣
拈云虎驟龍驤軍中之事何得彼此大驚小怪當
時若遇霸將軍一時退身有分
僧問寶應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應云風送泉聲
來枕畔月移花影到窗前
拈云風泉花月枕畔窗前明取西來的的意且許
一半忽然泉枯風息月落花殘看寶應何處出頭
雪軒成上堂云白雲萬里卷斂劫外真機紅葉千峰
燦爛箇中妙旨入滅舍利無算

拈云白雲紅樹特地叫屈何故不見道舌不親他
玄旨
朱晦菴問天童滅如何是毋不敬滅叉手示之
拈云且道未叉手已前毋不敬更在何處
萬松示衆云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
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
拈云老漢脚跟點地也未
萬松問僧洞山道龍吟枯木異響難聞如何是異響
僧云不會松云善解龍吟
拈云赤脚人趕兎穿靴人喫肉

林泉承旨燒道藏僞經以火炬打圓相云只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麼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枉教人口不安寧其或未然灰飛烟滅後任教到處覓天尊急著眼看

拈云山道後來大明天子獨保底是箇甚麼

松庭嚴於寶鏡三昧契入嘗作力田偈曰晝拈塊石驅山烏曉坐東菴逐野豚腸斷秋風頻擊柝月窺夜月更消魂

拈云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少室晚臨沒偈曰吾年八十七出夕復入夕遂坐脫

拈云前少室秪解恁麼來後少室秪解恁麼去查聖將來一串穿却擲向諸人面前如何辨取

僧問嵩山斌如何是空劫已前事斌云烏龜向火

拈云烏龜向火會到空劫已前事正好五火抄逼殺且道嵩山答處意在於何良久曰參

嵩山載示衆云西來直指九鼎單絲汝等諸人打辦箇事直須努力

拈云若是箇事作麼生努力如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解語得麼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七

青州辨云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且道甚處相見得箇端的

拈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

又云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爲甚擬心卽錯動念卽乖

拈云擬心動念達者易知秪如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還乖錯也無具眼者試辨看

宗鏡書臨沒偈曰宗鏡宗鏡破宗正擲筆坐化

拈云要知一向秪居偏位

少室潤參宗鏡鏡舉洞山渠我話詰之潤悟以偈答曰若要見此人有箇眞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蹤跡鏡曰子毋勦說須入悟門潤曰尚不借緣從何門入鏡曰不借一句於意云何潤曰彩鳳翻飛身自在鐵牛奔吼意常閑

拈云吾宗得潤祖海潤天高然不肖遠孫檢點將來猶欠當頭一棒若不點出將謂洞上家風別有奇特

大覺念遊初祖面壁處忽然悟入乃云五乳峰前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

拈云念祖石頭與生公石頭有同別否良久云要

八

見生公石頭易要見念祖石頭難
中峰禪師觀流水有省卽詣高峰求證高峰打趕出旣而民間謠傳選童男女師因問曰忽有人來與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高峰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於言下大悟
拈云竹篦子被高峰一趕直得上窮有頂下透黃泉無立地處驀然撞著露柱燈籠從頭卜筭始知阨陽奇數磨蝎臨宮白虎喪門一時弔照幸是無位眞人出在面門始終無事中峰悟底放待冷來再看

雲門澄詣雲棲棲舉高峰海底泥牛話詰之門推出傍僧云大衆證明棲休去
拈云老漢秖有者般伎倆何得聲騰宇宙價重人天
雲門澄與黃蘗囦學士向火次囦謂門曰黃蘗師在阿師得力句乞爲舉似門云向火背猶寒
拈云此是回互語不回互語切忌在向背裏著倒
雲門澄因雙髻問如何是殺人刀門云布鼓當軒誰敢擊如何是活人劒門云雖然後學也堪爲
拈云吾宗語句逈異尋常何必別明尊貴

雲門澄陞座纔立次有老宿出云和尚莫要班門弄斧門與一掌云速道速道宿無對門云死漢
拈云將謂千鈞之弩秖是不欺之力
僧問愚菴洞山云吾嘗於此切意肯如何菴云老僧二十年亦曾疑著今日被你一問直得口啞
拈云老漢雖則用處甚密倘若再被一撥看伊何處躱身
居士問愚菴青州布衫菴翹一足
拈云翹足伸足客聽主裁要答青州布衫話猶隔趙州關在

愚菴到天華請上堂西堂出衆菴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堂云怎作甚麼菴云話頭安在堂便喝菴云怎作甚麼
拈云將謂主賓互換直是頭尾據收若事到劒刃上老漢也須打退鼓始得
昔有施主入院行衆僧隨年錢知事僧云聖僧前著一分主云聖僧年多少僧無對
代云借施主錢看
昔有僧到長者家乞食偶爲犬傷長者因問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爲甚却被狗咬

代云不借他力

一喝分賓主

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和聲便喝

頌照用無前後主賓應歷然山河及大地覿面被
相謾

渠無我卽死我無渠卽餘

寰中天子塞外將軍

頌不同條寧兩賽天安覆地何載將來秖可十坑
埋不管諸人會不會

入水見長人

無人處斫額望汝

頌萬象之中何須獨露正眼觀來是甚骨剉

世尊覩明星

頌

潦倒瞿曇客半塗擡眸驀見入誵譌花生捏目重輪
現試問今朝悟也無

又

憂裏惺惺絶未甦潑杯醉後倩人扶承虛脚下遭無
限若箇男兒不丈夫

又

六載吞聲苦抱贓寒星觸眼雪加霜千年滯貨高擡
價賣賣波斯泣夜光

鐵牛頌

觸翻爐鞲固雄哉豈墮溈山隊裏來不怕金毛牙爪
利天生頭角勢崔嵬

日用頌

習氣消磨歲月長六窗虛靜露堂堂心心無住方超
學錯節盤根大歇場

之二

性自無生體本眞達空迷悟了無因尋常撥轉山河

眼水綠山靑是舊人

遊方頌

卓錐無地進竿頭逆上須彌跨鐵牛撲破鏡臺俱不
立斷頭船子下揚州

之二

一劍磨來巳十年不存魔佛貴天然癡人猶望豐城
氣貶眼看間血濺天

古德吃油糍

老婆傳粉足堪誇愛插花枝雲鬢斜惹得遊蜂來滿
面徒貪香汗失歸家

無夢無想主人公
百戰忘軀建巨功興亡帝業付冥鴻從今名姓埋天
下不獨嚴光拜下風
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譚門云胡餅
洞庭波上釣魚舟兩兩風風又幾秋衝浪錦鱗曾點
額莫貪香餌上鈎頭
本來面目
本來面目未生前夾岸桃花紅欲然自是漁郎無路
入却疑不是舊山川
又

奇哉罔奇廓然虛廓一點不來兩下俱錯
臘八
指點晨星又一年無端鼻孔被人牽今朝更入泥犂
去大地何人救得全
又
冷風撲面蹙雙眉夜半無人暗證龜鼈殺男兒多意
氣一孤疑了一孤疑
趙州栢樹子話
拈趙州被者僧一問不向栢樹子裏躲身幾被者
僧勘破檢點將來不免依草附木今日若有人問

只對他道吹滅紙燈則夜半大家齊向暗中行
頌好峰何事絕人遊綠滿林皐紅滿洲開到牡丹
容似雪洞賓嘗醉岳陽樓
洞山麻三斤話
拈洞山平地上慣撒鐵蒺藜陷殘兵敗馬自稱好
手不消岫峰一撥看伊瓦解氷消雖然心不負人
面無慚色
石梯問侍者上堂齋去話
拈石梯撥草尋蛇侍者臨危不變不謬為吾侍者
憐兒不覺醜到底不免諵諵且道上堂齋去畢竟

當得本分事麼具眼者試甄別看
麻谷到章敬繞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
是是雪竇云錯麻谷又到南泉亦如是泉云不是不
是雪竇云錯麻谷當時云章敬道是為甚麼和尚道
不是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
敗壞
拈云麻谷到處擔枷過狀不顧危亡二老漢雖則
坐觀成敗要且攙搦不同諸人還會雪竇兩錯麼
且道是雙放雙收耶自倒自起耶妙覺今日也下
箇錯字要與麻谷出氣良久云點石化為金玉易

勸人除却是非難

屾峰慧禪師語錄卷七

嗣法門人 智質 智原 同編

佛事

江日禾爲母潘孺人請對靈小叅舉起拂子云看看此是諸佛列祖指迷見性乘願度生祕密不傳底的旨卽今要潘孺人親面承當全身擔荷會麼會則頭頭迸露物物該彰生前六十八年躬操井臼卓立門閭守身奉佛晩年節愈氷霜教女課孫早歲志堅荼蘗所謂現婦女身而爲日用說具足法不見法華云一切治生產業與實相不相違背今則一念回光全身放下直教龍潭路口杯渡谿邊埋沒他不得何用山僧叨咀大衆哆和卽孝子江日禾秪可投誠戀慕無勞毀志遺形擊拂子云孺人還委悉麼其或不然更有三時佛事有煩大衆重爲一一指陳擲拂子下座

爲爾新沈君對靈小叅春雨春風吹斷腸一腔孤調絕商量落梅飛作桃花片杜宇催人離恨長爾新沈君其生也守成以理外克有方定業攸關內省無咎所憾丁末運之艱虞失太古之淳素生事未報親恩畏塗忽增已累致使鴈行失次令子遺孤雖然世諦

觀來不無此感佛法拯濟詎有是言山僧既作不請
友更須爲君別資一路始得擊拂子云涅槃生死一
串穿却擲向面前不容擬議何故澤廣藏山理能伏
豹擲拂子下座
爲孺蜚沈居士對靈小叅森羅萬法不立一塵絕體
無依超然物表是過量人始全竹諾恭惟孺蜚沈公
磊光不息言行斯存德峻耆年慷慨胸無渣滓志安
覺世尊常理慨中和不佞佛而佛不願蓮不悖道○
而道不可得山僧雖失叔夜之交已獲隱侯之誼故
知沈公啓手足時惟正念現前不被生死之所流轉

是平生齊家治身接物修己之效驗也茲當五七忌
辰孝子沈裳特請山僧作對靈佛事用資冥福到者
裏事不獲已向石火電光中旁通一線擊拂子云秖
得道箇日擊道存真常體露迥脫根塵如如佛現雖
則公案現成却要承當不謬沈公還委悉麼還聞見
麼聞則聽不出聲見則覩不超色猶隔程途萬里言
箇色前不物聲體本空猶涉半塗在且道歸家受用
一句作麼生道坐斷毘耶門不二一灣流水儘雲橫
更聽一偈竺土騰輝箇裏通非心非佛體誰同鷲嶺
立雪休尋跡水木裏淸十字中

爲幻居了蘊耆宿掩龕坐斷今時八十秋不居凡聖
迥常流橫身妙唱無私句體露金風徧界周恭惟幻
居堂上了蘊尊宿運廣大心展平等智世出世間兼
利慈風普扇於一方法與非法等觀悲化均施於四
衆樂貧生不恪髓腦行羼提豈礙見聞淨尸羅身心
交徹住禪那定慧雙融於般剌若隨緣觀照於毘棃
耶不憚辛勤洞華嚴儼然再世念法華有願重來此
我蘊老宿尋常行履一生實錄也今既渡於津梁捨
茲渡筏登聖只得向蘆花叢裏撥轉風規枯木崖前
別通消息且道轉功就位一句畢竟如何遂掩云月

沉萬象無纖影雲鎖秋苔古殿深
爲慈舟禪宿入社墖劫前從地湧盤結出層林自得
南陽旨流傳直至今者箇無縫幢子如優曇鉢花未
遇其人時不易現今日不勞彈指墖戶洞開慈舟老
宿先世旌幢今時模範雖入滅有年信曉光如在拈
起也主賓互換放下也功位齊彰尊貴自是天然始
終不落階級到者裏秖要後代兒孫識取原委便是
祖翁田地禪宿既生前未後得如是受用山僧秖可
據欵結案放骨覩云不搖是定非定直是放下便穩
爲藍徹耆宿起龕卓立孤峯千仞迥超今古行藏褐

起夜明簾看腦後放出神光且道臨行一句還假安排也無踏著故鄉田地穩密移一步轉風流以杖擊龕云起

火空劫迢迢體本眞千差坐斷不通津歸塗木馬嘶風妙談發氷壺大地春靈徹老禪宿德以性成道由事著與世不假浮名克己唯勤實行三興廢刹不憚艱辛孤守寒巖了達進退要看歸家受用須知本地風光所以若子若孫而纘緒乃細乃素以瞻風山僧末後相逢遂成知契諄諄遺語得得而來到者裏直下千聖不傳一言難搆秖可爲君別資一路始得卓拄杖云擊石火閃電光驀過二萬八千六百晝夜逗到臘月大盡日撒手便行且道者老師向在面門放光動地無位眞人卽今畢竟如何轉身吐氣喝一喝云生不道死不道放出摩希首羅頂門一竅擲火苣云珍重我師伏惟鑒照

爲智日徐孺人封龕彈指頭頭徧刹塵心心無住本來眞虛空撲落原非物坐斷門門自在身茲惟徐母智日孺人德嶽宿著懿範維新稟仁慈藹同春煦持素操肅若秋霜出名族而不矜進耆年而邁化古稀剛度正睦州之奉養彌深新穀不登何樂土之音書遽至嗚呼今則雲龕既入玉戶將扃山僧謹承孝子滿堂頭之請爲孺人通箇末後消息拈起封云看看夜明簾外密運潛移古鏡臺前轉功就位不萌枝上棲丹葩無影樹頭停彩鳳既然不借他力總知去住自由遂封云重門深掩湖山古密室春寒日月長

起龕密移一步貼地蓮生箇裏轉身隨流得妙

火此是諸佛祕密妙門觸之不得背之不得善能入者如淸凉池今日要見智日孺人聲和響順草偃風行阿芻瑟摩秖可退身火首金剛不敢正視且道者箇時節畢竟承誰恩力以火苣打圓相云蓮花吐出十丈鬚大地山河巍然說巍然說珊瑚海底撈著月

爲鑑徹者舊入社壇春風欲斷不斷吹起一灣碧浪桃花乍落乍開洒盡萬枝紅雨以拂子指墖戶云看看此是涅槃門彈指超餘劫不從人天來放下是何物鑑徹禪宿德休行美智廣願弘現居士身打疊團圞頭話作比丘相掀翻綿密家風自三十年念息塵勞彷彿紙衣道者或二六時情忘滲漏依稀金色頭陁最初句末後句無縫墖前重指出開門人閉門人栴檀林裏許瞻依全身撥入要是其人覿面提撕須憑作者且道今日歸根得旨一句畢竟如何委悉放

下骨襯云回頭忘却寒山路折角泥牛顚倒騎
爲天鑑禪師火塗中受用就路還家不用安排和身
棄倒鑑公知麽來時固非汝去亦不是你一併齊歸
烈焰中直下烈焰中薦取喝一喝
爲體安禪人封龕朔風吹徹五更寒月皎蘆花不露
天五蘊山頭消息斷鐵牛午夜月生三體禪體禪一
片祖翁田地直到者回一併交割始知四十六年不
離者裏今朝更與汝箇護身符子別犮轉身一路隨
流得妙安隱自在遂封云暑寒不到藏蹤處一點全
收古鏡前

熾然說無間歇情與無情同一舌曉天和白雲寒
水流明月先鋒力破三關殿後祗留一橛且道者一
橛還動截也無擿火苣云蟭螟眼裏丙丁攻大地同
時一齊發
爲玉文禪人火出叢林入叢林可謂去住自由居叢
林死叢林秖可但隨他去審如是始知一瓶一鉢絶
勝盈箧盈筐遺世遺身詎是趨名趨勢用蓋世之才
華總屬閒家鏤案營多生之受用徒增他報金鎗不
若玉禪之脩然而來脩然而往江南淮北楚尾吳頭
今朝一脚踏翻了也大衆還知吃緊一句麽擲火苣

云著著放下便宜步步便離生死
爲見徹禪人火本無來去絶行蹤踢倒須彌第一峯
靈鶴不來機不露山河爍破影重重此是見上座尋
常日用言時言不到行時行不到底要且不出言行
之外今日令汝入此金剛燄奮迅三昧上窮有頂下
透重泉燒盡八萬四千塵勞獲取八斛四斗舍利湝
得龍王多少風擿火苣云無言童子驀丙丁折角泥
牛排子午
爲通林禪人火今夕是何夕昔人非昔人銀花開火
樹白日照紅燈時人秖解恁麽來通禪更解恁麽去

三脚驢子趂不回了角木人挽不住倩汝一炬祖龍
禪黃金燬出珊瑚樹上元日
爲五因禪人入壙歸根得地承誰力潭北湘南秖麽
行藏身之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指骨襯云此
是五因禪德一生用不盡底却要賫聖向者裏指箇
住處汝等大衆還道藏身處有蹤跡也無擲下云不
道不道絶聖凡離朕兆掣開金鎖重重箇裏同時兼
到
爲悟先禪人火出龍池到鴛水離方所忘出處大事
從來莫過此百城烟水苦殷勤未脫草鞋到者裏一

念回光不暫停寸絲不挂何終始歷劫無明當下灰
拄杖和根齊拔起打疊會無骨董箱拋却隨身鉢袋
子古人道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噴下坡不走快便難逢竄火苣云燒
爲濟空禪師火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踏斷草鞋
繩拋却在者裏濟公二十年溪心於淨業寒暑不輟
寢食都忘俛仰折旋心心無間趙州謂除二時粥飯
無雜用心處濟公誠有是事所以將西逝前抱微疾
猶不失昔賢行門無諸痛苦竟爾趨寂此豈不是末
世修淨業一箇捷徑樣子也雖然捷徑中更有捷徑

一路且道從前念佛底畢竟是誰還委悉麼聽我一
偈皮袋一靈一靈皮袋東土西天兩彩一賽擲火苣
云烈燄騰空木馬嘶不管渠儂會不會
爲梵音禪宿火橫身萬象絕蹤由裂破雲門六不收
巨浪滔天無點滴隨風獨上木蘭舟余自髫年識師
一段眞風出乎自然都無造作寵辱不干於懷得喪
無關於慮轉微塵數法輪言言見諦觀刹那際幻形
念念無常今則壁立萬仞千差坐斷且道梵禪宿六
十六年已前消息還搆得也無擲火苣云劫火洞開
眞面目爍迦羅眼頂門收

爲梵受天乳法姪掩龕烟波稍定釣船橫月隱蘆花
秋水平鐵笛調翻吹欲斷一聲哀鴈木人驚吾梵受
堂頭天乳法姪和尚辨邪寶鑑辟妄靈符值叢林衰
晚擔荷全身丈室蕭疎支撐一力忽遇盤根錯節依
然霽月光風豈儉隨宜安危一致翛然而來翛然而
往無忝爲五山脚下眞子何期一旦身藏北斗迴絕
遮攔拋下箇鉢袋子勢不留停其柰知音罕遇合拍
難逢有一末後句子等箇人來出隻手眼始得卯个
靈龕旣掩密室藏眞山僧只得據欵結案去也遂掩
龕云一片白雲橫谷口滿谿風雨盡秋聲卓拄杖一

下
爲冲玄耆宿掩龕八十餘年生事今朝特地話圓冷
然御風而往猶勝騎鶴腰纏拈起客諸所有放下正
其所偏說而和盤托出不勞豎指伸拳祖翁掉頭不
顧兒孫室內盡全般若舟航到岸奮迅向藕花前立
地頓教成佛任渠東土西天要知冲玄老宿麼春秋
八十八坐臘七十有餘率性天然安排不及身心堅
固德業圓明觀罪福若平等絕愛憎似無念凝之不
靜搖之不動於刹那頃閱盡百年幻妄世諦略無留
礙果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獅子遊行不求伴侶所

以有自由分祇如抛下不了公案如何了却掩龕云
轉身投入衆香國處處難教覓舊踪
爲太平息波舒宿起龕不動威儀滑行妙用密移一
步大地春回道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祇得一
半雖然如是卽今幡幢擁道天樂鳴空坐享太平一
向事且道途中受用一句如何卽是幾度春風吹柳
碧一番夜雨濕桃紅以杖指龕云起
秉炬也大奇也大奇不傳千聖豈容知當揚一句無
回互燎却虛空兩道看憲上座旣承同兄和尚命爲
息翁老宿放出末後光明照天照地然老宿平生德

業道行盡己爲人處無論近遠緇素耆英凡所見知
素所欽重不待者同畫蛇添足祇以金剛堊草般若
熾燄聚大千世界與三世諸佛同時發此奮迅三昧
共轉廣大法輪塵說剎說熾然說爆地露一星子觸
著無舌童子高聲唱曰師子窟中師子旃檀林裏旃
檀不住落紅芳草從來尊貴天然與麼道也是借婆
衫子拜麥年若要老宿自全盲諸更須別資一路始
得擲火苣云撥斷千差無剩句夜排紅日海門東
爲孟欽鄒檀越藍楷七星石上舊時身倒正由渠不
昧因五岳倦遊先撒手塵情永斷念頭眞山僧自披

緇入道時便識得孟翁鄒公面目一片眞實爲人心
地濟扶困厄提獎賢愚寬裕酬人嗇儉修己所以能
聲譽致遠世業恢洪卽世獲善人之報日後遺長者
之風至於佛祖門下夙有因緣植下般若種子構精
廬嚴飾聖像敬信大乘佛華妙蓮華懺摩諸典無不
一一精勤受持瞻禮或時飯僧若干於諸名山巨刹
功德必倍可謂深心崇信三寶非世間泛泛輕信之
上之所能及經云應以長者身得度者卽現長者身
而爲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卽現居士身而爲說
法者是也今則奚經頓棄淨念純眞六門虛寂以無

罣礙一性融通而不礙只顧坐享太平歸心安養雖撇
下未圓公案自有室內賢孝兒孫承順嚴訓續述先
志孟翁祇管恁麼來恁麼去不須更恁麼始得聽我
一偈勘破雲門六不收笑他頭上更安頭金風体露
如何會落葉歸根天地秋卓拄杖一下
爲資福遠欽德禪宿封棺人間迫歲寒百路并擠簇
祇有恁般事不聽開叮囑來時與麼來去時與麼去
夜半烏雞趂雪飛曉來月沒珊瑚樹恭惟遠欽禪宿
行由言著德以性成和風恢扇於四時惠澤開施於
羣有撞搨不動處只自平懷毀譽無關時任他奇特

所以性天獨露正當臘盡春回體物不遷豈待樹凋葉落其出生也金鱗透網以騰波其入死也玉象穿雲而跨岫知歸便乃撒手就路先已著鞭此是遠欽禪宿平生一段眞風今則吹毛藏鋒暗合孫吳寶鏡韜光影沉胡漢正恁麼時且道者箇消息還端的也無卓杖一下云暑寒不涉歸巖實別有寒香到枕邊

爲鄒母唐孺人對靈小參若人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要知佛境界麼卽當人自心現量如如不動清淨之體時時現前與佛無二無別蓋世間一切衆生迷此妄塵輪迴三有不肯當下直達根源自生退屈若人果能於此生死關頭不被善惡逆順苦樂諸緣之所繫戀則直下全身受用自心清淨佛境界何等現成說箇西方淨土已落第二義了也卽今鄒孺人身不越閫閫心不染塵勞長齋繡佛不卽不離華年井臼躬操晚景家聲克振年及古稀日新懿德雖嘗時抱疴而心地清凉皆得孝子之麟閣門承順盡心甘旨冥報劬勞所以不爲四大煎迫死生之際得大安隱山僧到者裏可謂舉揚佛事已畢還委悉麼其或不然更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遂卓杖云南閻浮提與西方樂國不分淨穢拄杖子一串穿却古彌陀與鄒孺人眉毛撕結花發不開所謂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本則如是且道末後一著畢竟如何折合以拄杖指棺云沒蹤跡處莫藏身藏身之處沒蹤跡芙蓉露滴玉堦寒一聲哀鴈蘆花白

爲梅里普慶清淵禪宿對靈小參落梅風占早春時就裏韶光轉眼遲鐵笛一聲吹別調滿腔心事許誰知明歷歷莫端的鬭海泥牛絕消息涅槃生死等空花一切聖賢如電拂恭惟普慶堂上清淵老禪宿生前雖失半面之交要且不隔一絲舉起拂子云鴛鴦湖相見了也秀水橋相見了也官灘頭相見了也得恁麼則未西逝已前我乃無說禪宿無聞但見雨花片片已爲說法了也且道卽今遂承孝徒圓照等兩度邀迎山僧得得而來畢竟舉揚箇甚麼禪宿平生一體和光應物多年克儉治身樸茂成風寬柔以禮以致德業遺於後昆勝事遂於夙志赤手也而幻出寶坊磬欬播天王之屋灰心也而頓撒草菴彈指登彌勒之樓是非大用隨機安得諸緣從事何故不踰大年一朝但化纔知小盡百慮併銷休休到者裏山僧秪得借伊鼻孔出氣拈一元字腳不得禪宿還會

麼敎中道一切治生產業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不
相違背底實相畢竟如何詁曾豎拂子云見麼擊拂
子云聞麼著此見聞卽非實相離此見聞亦非實相
直下道箇離卽離非是卽非卽猶是敎家極則商量
還委悉麼其或不然更聽一偈眞人無位絶同叅樓
閣門前罷指南結案直敎須據款千秋西與子孫傳
爲寶蓮禪宿衆先兄起棺臥了寒巖自在春木蘭舟
送藕花人昨來一夜秋風緊萬里無雲一掌平好大
哥相隨來也取進前程以杖擊棺云起
茶毘二十年前舊公案一回舉起一回新相逢狹路
無回互伸手原來縮手人鴛鴦湖畔風動五更悲鼓
角梅花溪上月沉子夜冷烟波衆先兄與我同條生
不與我同條死萬古徽猷在帝先同根天地何終始
一朝坐斷空劫那管什麼時節者點燎著星星自與
諸緣超越弟在髫年時兄已現老比丘相於今屈指
幾三十載而我已以作老比丘矣蓋見衍環三際在
刹那頃而刹那中現種種相作種種事成就一切衆
生殊勝善力因緣卽今孝孫淸端等特請山僧爲乃
師乃祖同日茶毘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可謂一了百
當然收歸上科畢竟如何合轍擲火炬云匝地普天

十五

同一色金剛烈燄亘晴空
爲定潤禪師茶毘拈火炬云此是性空般若無礙大
解脫淨光明門善能入者八面玲瓏通身慶快茲惟
寶蓮定潤顯禪宿胸懷夷坦志性溫柔恆杜門而不
染世緣幾晦跡而祛除塵累所以七旬既度一念迴
光本無罣礙於生前豈剩廉纖於過後因行掉臂脫
體無依以是知公生未嘗生老未嘗老病未嘗病死
未嘗死正莊生所謂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公
還委悉麼獅子項中鈴能解卽是能縛手拈出火裏
兩莖眉大地山河顚倒走且道以何爲驗擲火炬云
以此爲驗
爲王母浦孺人對靈小恭坐斷閻浮八十春親呈舊
面是何人答曰寶公曾剖出僧繇神筆畫難成形卓
卓用騰騰一句無私亘古今王母浦太孺人壺儀尚
古淑德維新節操邁於氷霜堅貞可式恭儉親於井
臼歲月彌深其四十年中夙興夜寐課女敎孫茹素
修持知因識果正當年值八旬却是事如一向方將
孝子順孫得擬太原之餘韻何期風摧木殞竟同麗
蘊之遺風茲者屆當六七之期孝孫王之楨等特請
山僧爲孺人指歸向上一路擊拂子云打開生死結

根放出彌陀古佛與孺人眉毛廝結打成一片了此不了公案慶快平生且道孺人還得覲承記莂也無其或不然更爲注脚擊拂子云來來來實不來古路生蒼苔去去去實不去月上珊瑚樹去來不昧悄然機此是吾宗末後句

爲澳斐王公對靈小叅露滴芙蓉兩岸秋夜深扶上木蘭舟還鄉消息知何事一曲瀟湘水倒流卓拄杖云此是諸佛列祖出生死入涅槃大解脫門山僧今日放一線道要與澳斐王公相見諸人還見麼公之平生素稱長者實謂達人閭里有淳素之風宗族羡篤洪之度正當移風易俗振起家聲俾若子若孫奉養者頤以至耄耋何竟未登耳順之年一旦棄捐塵世頓令黨里惻愴庭幃洒涕山僧雖失半面之交得諸嗣君英才茂德槩足覩先在公可謂不負平生之志矣兹因諱日孝子王之楨等請山僧證明纖事正是一點水墨兩處成龍王公還委悉麼卓拄杖云看看三千諸佛一時同在山僧拄杖頭上入那伽大定秖有樓至如來高聲唱道子啐母啄妙圓獨覺三千諸佛一時同聲贊善希有希有且道在王公分上合作麼生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諸人行處行

爲祥符曉堂老宿封棺大道無門迥絕蹊攀脚跟有路信步通霄卓拄杖云向者裏入得天寬地濶恭惟曉堂老禪宿其平生履踐知道不越乎尋常日用之間故拈起則萬法全該放下則一塵不立燒香擇火身是道場應用施爲心同化境七旬頤養密行難知一旦歸休掉頭弗顧憶生前樸茂之風不假揄揚觀末後鄭重之光愈爲增色是以若子若孫知有佛祖向上事目前濟濟皆老宿不惜眉毛一段真實爲人之效驗也兹者孝徒大梁等請山僧舉揚箇事且道事存函蓋一句如何委悉卓拄杖云生不道死不道團圝無縫何兼到龍吟枯木識初乾始終不落如何道復卓拄杖一下

爲錢母陳孺人對靈小叅行樹重重長綠陰藕花香噴碧池深去來無跡超羣有海影舒光耀古今處凡不減在聖不增誰道即心即佛原來非佛非心法法頭頭本現成兹惟錢母陳孺人心源不昧性體本然道在目前不從外得既不從外得則語言動靜接物應事皆與實相不相違背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果然日用尋常與常住實相之體始終相應則生自無生滅亦無滅以故知孺人生前五十餘年

以貞靜之德應事而事精詳以賢能之度御衆而衆悅服世業以之振興家聲以之推重此雖內輔承順之德且道畢竟憑誰恩力不見經云應以宰官婆羅門善女人身得度者卽現善女人身而爲說法者是親而承當更無回互底事今孺人塵緣頓謝樂上云歸冥程已當六七之期謹承孝子之誠特請山僧作對靈佛事指歸向上用資不退山僧雖不能節外生枝也須了却公案始得豎拂子云看看此是大總持無礙陀羅尼門出生一切諸善功德克證無上菩提孺人還委悉麼更爲說偈秖此見聞非見聞聖凡情盡廓天眞白玉毫頭開正眼輝天鑑地愈光明擲拂子下座

岫峰憲禪師語錄卷八

嗣法門人 智賢 智原 同閱

佛事

爲東塔世益耆宿益棺豎樹霜催葉墜日邊寒影故鄉果熟香飄劫外春風時節旣至理合自彰獨露堂堂超然不昧世益老禪宿其生平不被世緣惑性迴脫塵勞但依淨念持身竟趨寂滅始知七十四年已來盡屬刹那變易石火電光不留朕跡古德云藏身之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猶在半途未是到家極則事直須當下萬緣寢削一法不存裂破虛空別開生面始得禪宿還委悉麼卓杖云斷風木馬峰頭立抱月泥牛海底眠

爲光祿大夫趙宗冊對靈小叅木雞啼破劫初春未始生前面目頭萬象縱橫當獨露時八錯喚本來人旣是本來人爲甚麼錯喚向這裏會得則三世諸佛不知有不會則貍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佛不知有山河大地顚倒走貍奴白牯却知有虛空背上翻觔斗明明日午打三更依舊面南看北斗四句中有一句轉功就位一句功位齊彰一句轉位就功一句功位俱隱只消一句中薦得便知諸佛不住涅槃衆生

不住生死善惡多無罪福平等宗周趙公還委悉麼
其或不然山僧別資一路去也舉拂子云看看此是
宗周公一生受用不盡的敬信三寶酬答四恩祇是
者個齊家治國接物利人祇是者個只今則一念廻
光萬緣寢削視富貴等于鴻毛棄恩榮如脫敝屣回
頭不住宰官身頓教直入如來地山僧恁麼舉揚且
道胷毛還在麼更聽一偈風高栁色黃金嫩日暖梅
花白雪香向上脚頭無別路千差坐斷絕商量喝一
喝下座
爲王孺人對靈小叅性本圓明體本眞妄隨生死覓

疎親踏翻五濁回頭看永斷塵勞即佛身塵勞既斷
親證佛身不動眞超越三有于世間法起生死相豈
不昧其旨哉茲惟王孺人壼儀柔德閫範賢能稟心
孝道事上無違賦質幽閑御下有節何壽筭限于天
年詎造物乖乎定數以致唱隨失序琹瑟傷懷信士
王一利爲室人王氏首七之辰特請山僧舉揚佛事
用助往生若論向上一着聖凡情盡心識路絕坐斷
報化佛頭不住威音那畔談玄結舌正眼難窺只得
向第二門頭別通消息舉拂子云見麼擊一下云聞
麼只此見聞無餘聲色向者裏遊得去八萬四千塵

勞一時頓斷那有善惡罪福一切境界曠劫無明直
下銷殞孺人還委悉麼剎那彈指超塵劫千葉蓮胎
從裏開
爲耿母方太太對靈小叅薰風拂面藕花香閣道廻
旋百寶光彈指一門超出後大千沙界露堂堂此個
本有如來智慧德相無盡大解脫法門上至諸佛一
切聖賢下及無量衆生情無情等各各周徧圓滿具
足諸佛之所護念列祖之所保任終不虛也即今耿
母方太太還知麼生前長育名門年逾知命處尊貴
而勿矜居賢能而不伐一旦時至預知晗焉但化豈

不是現王侯大家善女人身而爲說法的樣子今屍
筵開佛事爲用西資山僧得得而來指歸向上一路
聽我一偈碧樹蟬嘶夏日長日沉圓鼓是家鄉泥牛
鬪入滄溟去消息而今絕覆藏喝一喝下座
爲柏林悅菴法姪封龕法幢摧殞凋喪吾宗覩此舊
風倏焉入滅惟我柏林堂上悅菴法姪和尚法門喬
楚叢社規模單提洞上眞傳兼備南山律儀頭頭任
運道不違心事事全該心不違道領衆固宜克己臨
事太煞忘身以致三十里外迥絕諳訛十八灘頭了
無回互無心住世乘興再來脚下旣有兒孫室中須

識祖父今則雲龕既掩玉戸將扃轉功就位蘆花散
裏容藏身功位俱隱明月堂前虛影像且道金風體
露來時無口一句作麼生道遂封云一片暮雲橫碧
嶺慘森古殿鎖秋苔
起龕要識最初一步直是禪床震動喚作無縫幢子
着眼須知奉重且道三千里外不動威儀畢竟去卽
是不去卽是門門齊透長安道脚頭無事任縱橫
火祖龍一炬屈殺當人金剛一燄快殺當人且道快
屈同時還有差別也無吾悅姪和尚既乘大願而來
何乃急流勇退觀人心之不古慨法道之下衰故先
我着鞭遂爾遷化拋下栗棘蓬爲渠和根倒斷傾出
鍍酸餡須自盡底掀翻白巖牛煲聖箭却怪吹折中
途寶壽一橛生薑可惜辣無長味致使柏林一席揚
下多少譊訛一任因邪打正何礙因正打邪大風吹
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山僧今日得得爲我悅
姪點出末上一段光明照天照地且道竭力道不盡
底畢竟如何通個消息擲火炬云經有經師論有論
主末後一句爭怪得老僧喝一喝

爲王母蘇孺人對靈小叅蓮花臘月噴幽香彼土功
圓此土忘莫道寂光常寂寂幾聲天樂樹成行茲惟
王母蘇孺人身親勞悴淑行無虧佐閫閫之規模闡
壼儀之範秀年當知命頓棄浮生不染塵勞且無留
戀到者裏須知卽性無性覺知聞見時時卓爾獨存
無生而生根塵處界處處昭然不昧得恁麼則五十
年來白業多而黑業少善因積而罪因空雖然如是
正眼觀來猶是生死岸頭事直須向父母未生已前
色空不兆之初坐斷今時不墮空劫處識得根源則
不受生死之升沉豈落佛祖之階級王孺人還委悉
麼擊拂子云來來來實不來迢迢古路生蒼苔去去
去實不去海門月上珊瑚樹鏡臺拍破本無形上下
四維收不得擲拂子云目前驗取便下座

爲周母陶孺人對靈小叅寒食春風泣杜鵑靈臺鏡
破再難圓浮生頓撇歸何處托體蓮胎絕愛纏愛纏
既絕佛境洞明坐斷譊訛聖凡情盡周母陶孺人自
心卽佛性本天眞道在目前不從外得則頭頭上顯
物物上彰熾然生而當處無生倏焉滅而當處不滅
孺人五十年來以貞靜之德應事而事精詳以賢能
之慶御衆而衆悅服世業以之振興家聲以之推重
此雖內輔承順之德要且不出此個恩力卽今一觀
謝世倏擲五旬昇降難推用資大法若到者裏山僧

有口只堪挂壁更有何法示人不得已向第二門頭通個消息拂一拂云罪福性空死生一致于中那有男女之相善惡之因當體皆空一齊放下且道藹人未生面目畢竟如何要知今日收歸處只在從前動用中

爲福星三禪老宿起龕坐斷毘盧頂顊直透威音那畔不居凡聖絕同條脚下無私通一線風梳楊柳碧沉沉雨洗桃花紅片片三禪老宿不妨乘上籃輿春光多半出門大地草蔓蔓舉頭天外渠無伴以杖引龕云相隨來也

茶毘秉金剛慧燄觸處周圓爍摩醯正眼不留朕跡正偏兼到把住虛空背觸俱非横吞宇宙須逢格外人有此格外事唯我三禪老宿住世五十餘年豎精進幢于末法以波羅提木叉爲度世梯航六度萬行兼攝無違不離無作妙用故建立寶坊于最難建立之地接納雲水于不易接納之所人謂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而老宿皆出不思議自在解脫法門度緣將畢撒手便行賴有繼起賢嗣家風克振三周旣及自命闍維謹承弟子圓徹圓惺圓本圓溶等特請山僧舉揚佛事拈起火炬云看看煅煉古今陶鑄凡聖總在者個萬里神光一時煥彩黃金骨百煉增光白玉齒千鎚不壞摩醯首羅與阿耨瑟摩明投暗合響應聲和三禪老宿住精進幢放光動地得大自在去也擲火炬云象罔拈碎虛空骨火裏青蓮透法身

入塔得旨南陽今古傳號稱多子衛人天團圞背面原無縫個裏藏身得樣全指塔云未有世界先有此個幢子上拄天下拄地仰彌高鑽彌堅風吹不倒雨滴不入卓立當陽天然尊貴人天以之瞻仰佛祖不敢正視卽今彈指頓開全身奉重三禪老宿須知不假安排現成受用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只要後代兒孫知源識委坐鎭千秋不離當處且道歸根得地事存函蓋一句作麽生道入骨龕云不識廬山眞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

爲髮雲無聞禪師掩龕從前放下話初圓不待秋風已着鞭狹路相逢呈舊面白蓮開徧藕如船豎拂子云衹者個非心非佛何滅何生坐斷千差不通一線諸人還知無聞禪宿麽勞形悴志恬性坦懷慈能順物不悅已而惡人和以得情且懷仁而友義安閒處一片婆心臨危際三分辣氣度歲月于形骸之外立言行于質直之中不審是渠是我從來無黨無偏房

以能不侔于人而侔于天不違乎時而違乎命憩慶
也得遇風即止不怯廢也得符到便行今日逗到不
變易處萬緣寢息一念迴光末後事既有兒孫直下
承當不須枯木裏將後瞠眼且道退藏密室一句如
何委悉遂掩云風雨盡時愁亦盡奇哉影裏笑呵呵
是日風雨驟止故云

為朱斗垣居士對靈小參熾熱場中滑行得路頓獲
清涼了無回互藕花香裏促君歸彈指不隔東西土
斗垣朱居士還會麼年登上壽身歷兩朝茂德坦懷
儉形節志故能閱盡浮華不啻夢幻空花眷戀閒情
爭似棚頭傀儡今則諸緣畢謝不用臨流假筏直須
到岸捨船正恁麼時如何指陳卓拄杖云三臺鋏鋸
舞黃風枯木龍吟靑眼覷喝一喝

封壙無陰陽地蹤跡難尋響木灘頭獨開生面未始
有天地已前先有此一片穩密用地深固幽邃無人
能到以日月為燭長夜之炬以宇宙為安巨寢之室
式謂無縫塔或謂安隱幢寂寥無內寬廓無外得之
者全身受用永享太平聽我一偈紅塵不到藏眞處
始信壺中別有春湘北潭南道一脈琉璃殿上得相
親

為曉香德星禪師起龕一向把斷要津今朝滑移一
步不動者邊那邊直下更無回互因甚如此不是一
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秉炬塵說剎說熾然說朔風吹下一天雪携節躡屐
送君歸君歸却好個時節德星禪宿還記得也無前
年送吾北行眨眼錯過已是長別今日送君西歸秖
可短程得人一牛還人一馬觀其平生作略儉衣節
食忘世遺身不知寵辱豈狗利名一介不取一介不
與類芭蕉菴主勿顧拄杖之有無似懶瓚禪流那管
芋頭之大小拋却三間茅屋放出一道神光觸境俱
開重關直透山僧豈無一言持贈擲火炬云半灣寒
影正逸渠放下從頭都自在

為佩南禪人對靈小參寒旭淒清林風蕭索嗟爾英
年蛻然遽逝雖四大之匪堅惟一眞而不昧夫出世
為沙門者無論先覺後進各乘願力而來棄俗離緣
披緇慕道以至自利度人報資恩有方稱出世來一
生大事了畢茲佩南上人纔現沙彌相始發丈夫志
朴茂有餘質訥無似何故年則倍雲居之後身命秖
屬顏回之半世聚沙成塔尚欠合尖到岸問津未應
捨筏嘆童年而有寔行逆順難推悟眞常不墮妄緣

死生一致但世眼觀來只覺有負師恩未酬親德爲
上人有生缺陷事天乎人乎到底孰知其是生耶死
耶卽今不道何如恒河水童髦無殊樓閣門後先總
入此是老比丘爲幼沙彌說法幼沙彌爲老比丘說
聽擧拂子云一靈眞性不假胞胎卽今離却胞胎且
道一靈眞性畢竟在甚麽處拂一拂云毘目仙人纔
放手善財依舊去南詢

爲周門王孺人掩棺夏木無雲障綠陰南薰和瑟動
商音鏡臺撲破原無跡生佛同源秖此心茲惟王孺
人生不爲壽死不爲夭白雲一片和天曉來本不生
去本不滅擲過威音那畔劫繁花零亂藕花新荼蘼
枝上空鶗鴂孺人生前居常孝行臨事肅恭事姑嫜
于承順不辱壼儀欵親黨于得宜無違懿德何闕浮
夢斷樂土信傳一旦竟爾云歸萬事遽知放下卽今
蓋棺事定特請山僧作津濟佛事聽我一偈淸涼境
裏是何身不惹纖塵體自眞樓閣門前回首處親乘
寶筏出迷津

峒峰憲禪師語錄卷八 十

峒峰憲禪師語錄卷九

嗣法門人 智賾 智原 同閱

眞贊

釋迦佛

威音非前彌勒非後垢衣時掛誓云逢珍御纔披渾
莫覩法無法東震西乾住無住烏飛兎走秖者是還
依舊山河萬古長如繡

普賢大士洗象圖

大士心開騎彼留礙爲覺前果處無不遮侍多億佛
形影相對彈指刹塵分身淨穢踞象王時白雲靉靆
香水何來從空澍漑木既是塵涴身無在踏遍落紅
我峯如黛稽首瞻依花開石碓

觀音大士像

坐斷圓通二十四心無心相平等視衆生善惡不可
數菩薩化現亦隨類鼻臭耳聲眼色界門門自在而
遊戲根塵無礙不思議散髮傜然爲伊示衆生機鈍
劣知見但識名字亦不異心量如空無有盡譬彼方
圓但除器我心狹劣與聲生拈却淨瓶俱不識俱不
識補陀石上花痕蘚

魚籃觀音像

峒峰憲禪師語錄卷九 一

行六度萬行現三十二影有時似井覷驢有時如驢覷井虛空逼塞耳門到底自知煖冷提條赤稍鯉魚却是雲門胡餅

布袋大士像

纔跨明州艸鞋拄起愛赤條條坐鬧市裏冷眼一雙赤脚千里佛小不爲肚大如許一個布袋遮風蓋雨問我生涯逢人便與呵呵十字街頭畢竟那個是你

又

倒卧横眠全沒暈笑殺叢林實瞌瞢憨憨何處覓藏身三十六條花柳巷

普門大士像

我寶觀音柳枝新坐斷那伽定裏身影現祇將二十二鳥啼花笑是何人石齒齒水粼粼不露毛端徧剎塵

又

不住補陀寧居竺土露個金毛爪牙不露手眼通身因人吞吐爲物作則用拔諸苦時人不識故號慈父自一返聞當下勘破

三星拱日圖

秦初未形混元一氣何物芸芸始爲天地爍破扶桑一輪涌沸萬象舒光六眼同覷羃羃雲凝泠泠風御始知彭籛齡延八百未爲高唐虞富有萬方奚足貴試問者三個阿翁那時曾出頭也未

師子吼佛 有從者持函無錫杖

古非前今非後踞個師子隨時哮吼爪牙不露劣根難構拈起神珠光吞左右錫搖六振花雨四飛密諦在函剖上上機古今十世當念悟迷花劈芥孔横納須彌電光石火東震乾西

老子像

同根天地何終窮冲虛萬物共稍龍青牛化去不知處遺言五千播玄風誰言周室柱下史我道老聃不姓李深藏若虛貌若愚言猶存而骨朽矣撕不就兮画不像肉眼同觀無兩樣喚出關尹問來由而今不在函關上莫求天上覓人間清淨無爲眞供養

觀音大士像 手提魚籃斗笠

菩薩以不思議願力度一切衆生而衆生亦以不思議業力成就諸菩薩之大願衆生無盡菩薩之願力亦無盡菩薩之願力旣無盡而衆生之數量盆無盡所以云衆生無盡我願無窮以此知窮未來際及無始時未有不乘願菩薩未有不造業衆生未有不度

生菩薩未有不作佛衆生當知菩薩衆生原以一鼻
孔出氣直下求衆生相菩薩名字了不可得譬如一
燈然于五室一燈之光遍照室內千燈照室交互無
盡菩薩衆生亦復如是合掌頂禮而說偈曰菩薩影
現諸形像手攜種種示衆生衆生覩相而執着云是
菩薩度衆類無我不一亦不異同入菩提大願海我
今稽首而讚歎生佛平等稱無比

至聖大成文宣王像

道之宗世之師德性尊而黎庶化天心合而上下位
生唐虞之後闢上古洪荒居佛老之左復太初混沌
法垂萬世哲人咸沐斯文道統無疆至聖特尊其德
威儀麟鳳容止海山穆穆淵淵栖栖厄厄至哉
大聖參天地一人古今無間然耳其餘刪詩書定禮
樂立綱常一治亂轍環天下坐不暖席亦猶日月並
照不得專其明百川歸海不能盡其廣天高地厚魚
躍鳶飛一貫無餘萬物皆備予小子不得窺其門墻
之萬一也謹顙首頓首拜贊

李老君像 并序

未始有天地未始有有未始有無無可名狀强名之
曰道虛無爲體杳冥爲用自然爲理無爲爲宗曰老
子子在重闡而容貌已老知其未始有始既去函關
不知所之知其未始有終道無終始惟至人爲能化
贊曰　名無可名道無可道毋于帝先出玄入妙知
稀曰貴寵辱若驚恍惚希夷迴無外內萬物紜紜[illegible]
窺其根至道寓庸無尋無門玄言五千道德斯傳淸
風紫氣翠之肴然

關夫子像

不二英雄人天丈夫義扶西漢智服東吳持正氣名
垂宇宙竭丹衷威鎭寰區提靑龍而偃月皆爲佛氏
金湯躍赤兎以追風永作邦家城塹星纏武曲位並
文台靈山未散大道心開雲端獨步得旨西來大哉
大哉三分鼎立成三教一體若臣祇一人

達磨初祖像

從何處來却憑麽住齒落當門眼突似漆白毒毒人
東撞西沒梁殿風淸嵩庭雪赤泛泛隻履渡流沙至
今多半道不識踏徧支那活賺人無端無端甘受屈
屈屈百步紅心誰辨的

觀音大士像 騎吼有善財

稽首圓通大自在慈悲塡却衆生債猛獸心同童子
心爪牙露地渾無礙耳門容處卻聞機動靜不生如

何會繁興大用展毫頭法界重重無內外婆心太煞
視衆生衆生甘隳闕浮界你若無瞋我不悲兩彩齊
來多一賽

呂祖像

袖拂青霞氣宇開跡翻蓬島枕三山桃花千度看如
昨轉眼乾坤一嘯間跨浩劫露仙班天地容渠一醉
顏

愚菴老和尚像

吾師乎誰倫匹奔軼步趨終莫及坐斷威音古佛心
世出世間非一一淵默時電卷雷奔開浩中纖塵不

立橫眠倒臥那管是我是渠打雨敲風誰識非凡非
聖等閑接個人瑪瑙堦前老倒愛騎白牯冷地劫枚
賊鶖鷲湖畔頹然懶放金毛拈出睦州蒲履喚却誌
公剪刀形卓卓語昭昭刀在渾心不用撈漉得者翁
眞面目好來親與驗同條

五臺先生刻藏經卷

大樹垂蔭祖風奕奕有宋振興嗜公始闢開演陀那
天花降席代有哲人燈傳紫栢窓藏繼之布通方冊
紺殿嵯峨光交金碧法付王臣道同今昔斯卷斯人
惟金惟石辯公寶之還珠合璧千古一揆遇之旦夕

靜聞關主師像

胸豁町畦懷抱瓌玖與世同和其光泛愛淵默而吼
闔丘墟爲濟衆之覺場掩丈室杜譚空之異口豎毘
尼幢于叔世記莂難忘溯逆流水于當年果懷不朽
越古稀行比嬰孩緬夙志氣吞牛斗隨意指揮首衆
會臨萬指惠風獨扇益我寧非三友噫兒孫都認關
中主原來却是贈雲叟

高閑大師像

濟海智航燭昏慧炬喣嫗其容哆和其語古瀾翻而
恥鑽故紙懷坦夷而勤復天心有時奪標萬指不露

爪牙有時高枕長林豁開胸肚追亮公之跡于花雨
層臺空憶西山橫暮雨契皐亭于霜楓斷岸閒看南
浦帶朝霞驀地金風體露頓然玉麈塵生識得無牛
點誵訛不識添幾許折合與麼來休辨別渠是石傘
親孫何勞眼中着屑

王太素居士像

所欲從心莫計春麗家風物老猶箕諳玄不借維摩
舌說法還從居士身白社十年快半壁青蓮萬卷破
微塵家山儘有通霄路不二門前休問津

鄒撫山居士像　鄒孟翁請題

吾觀德粹者溢乎聲光儀坦者煥乎儀表神存靜默
固太古之稀音貌若冲虛儼谷神之不死矯矯立世
挺百尺寒松楚楚凌波涵千頃虛碧是以得繩繩步
武克振嘉猷脈脈雲仍續斯風度屐齒思可伴長齋
繡佛晨昏不昧本來念慎終何妨春醸尊彝歲臘尚
獻時薦卽丹靑之點染眞響應之無私咦漫勞頰上
更添毫左右昭昭恍如在傳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勝果梵點禪師像

貌古神淸形癯氣爽握太白之靈符慈悲作則紹鄧
村之繁絃和意近情一條柳標木縱橫原在我幾莖

八

白塵尾收放豈由人有時馬駒寺裏水漲船高有時
勝果山頭鞋兒脚瘦是渠也是大神咒非渠也是大
明咒呵呵更有個末後句子不妨分付外甥蓋曰請
贊者乃梵公外甥

孔顏克居士小影

瀟傲溪山眼空雲漢滌彼淸流身心如洋烟磬聲遙
秋濤影斷玩世轆轤閱人水炭兀坐蘿陰日當停午
手把遺編不問祿圖道達衣冠脈傳東魯晩歲逍遙
誰堪稱伍古今一人爲君鼻祖

潘毅所居士小影

閬苑天遊古岸前蹇驢倒跨入寒烟蒼梧拾得還丹
訣覷破誰家象帝先

鄧孟欽居士小影

隱几者誰翛然逸致寄跡塵垒衣冠隨世虛已爲懷
慷慨存志藝樂田園日涉成趣默坐焚香一風高企
睨仰天壤奚求奚伎奕奕家聲綿綿德被玉樹不凡
蘭孫挺異識得此翁現身不二

朱了凡居士小像

者個阿翁幾莖長髭一雙靑眼鬧處尋幽滑中覓趣
見善不怕逢瞋且喜無說無言弄個如意愛尋白社

九

口喃喃門門自在而遊戲者叵覩面門渠儂要且不
是西來意咄

幽子仙小像

道子卽仙遂壺何處道子非仙塵攖不住非卽都忘
翛然人世愛佛日以徜徉抱天心而得趣等閒撥轉
關棙宥始信從前俱瞥地

介如禪宿小影

秖者阿師胸無個事拂面松風白眼看世寂寂惺惺
三昧遊戲隨意指揮拈個如意有時恁麼一切放下
有時不恁麼都道不是行藏都無古稀年勘破庭前

栢樹子金博金水洗水須剎倒卓天龍指

東塔世盆耆宿像

坐磐石聽流泉身唯蕭洒性本天然松聲鳥語覿面談玄機能杜德物乃不遷何須更懲麽勘破祖師禪惺惺晝夜一百八特地無勞叩大顛無端無端驀直走入阿閦國脚下無私徧大千

題郭毋李孺人像

昔之孟光今之少君舉案盡敬以齊衎裝飾棄美而勿珍撫嗣君以慈愛事姑嫜以孝聞無虧淑德有裨嘉聲何期上品之音帶遽至那嘗五濁身世之浮生兒孫鼎足承乖範傳得遺容永可親

題楊上佑文學小影

德業傳家儒冠奕世持身凝默由義居仁昧世賢愚忘骸克己自甘恬退嘆五岳之未尋誰識高懷縱扁舟而已遠心不違道放下坐斷諸緣道不違心拈起秖有一着兒孫克振家聲大得遇風雲自不凡

艸峰慧禪師語錄卷十

嗣法門人 智質 智原 同閱

雜著

橫山淨土詩序

原夫淨土惟心心淨則土無不淨圓修即性性圓則修無不圓斯淨圓之性生佛同原覺迷一致但悟之則聖曩郁融珠之則凡情競迸于是前聖率典禪淨爰立證修提單傳直指當人在自肯而乃方親攝一念橫超果地離諸緣而始受用墜腰斷臂惟知重法忘軀離句絕非抑見明宗合教洵夫道契真乘識符大器者矣今則濫膺祖牒象狐莫辨于盲聾機斯僧倫鍾釜難分于瞶衆寧不慨歟茲吾橫山水如禪宿髫年入道皓首成功三十載足不踰閫十萬聲晝夜無間喃喃吐偈盡廣長之溪聲歷歷孤明即清淨之山色詎非道出一貫德被三根契理契機法法原明向上全修全性頭頭不昧本來以致刻期告衆隨念往生緇白同以欽崇禪淨因之歸一傳心燈焰續愈光先德之風竺土名標振啓後昆之弊本儴暢于斯卷淺陋中于短言用施剞劂禪助津梁力勉真修公諸同事云爾

東山丈室銘序

汾陽無業禪師曰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中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妙喜曰灼然兄弟那時早有如此說話也更教他見我輩如今做處也好慚惶殺人看他二大知識法中龍象人天眼目負龍天推出接物利生尙以此言推重韜光晦跡者不以利物自居要知終身居深山是非等閒人所能爲稍有動念塵勞前心名利縱然勉強終成逗漏此間山深溪遠林邃境幽淨寮明牕淸茶白粥經年無事縈懷眞可安貧樂道較他古人已足十倍受用不可不知足安分雖室中親依少人當自念薄福所致愼勿嫌山深路僻況古之得道人單丁獨處載錄燈傳者頗不少法昌遇一力過鼓亮座主終老西山隱山自焚茅屋懶殘不暇拭涕吾祖芙蓉和尙忤旨加刑怡然順受迫念古人慚愧多矣謹書座右深自勉旃

耿道符先生詩序

古之言詩者蓋以敦德性修品節爲重而風雅隨之煉詞琢句考聲合度皆漢魏齊梁之緒餘也讀三百篇知雅頌各得其所非至性中流出能爲萬世法乎昔人論詩譬諸禪以頓漸大小諸乘例詩盛衰余則不然其說禪有頓無漸修有漸無頓頓漸之道惟悟能知而門外漢以詩論禪大有徑庭論者不知也然詩之爲法以性靈爲旨靜理爲趣山川人物禽魚草木悉我性靈中物喜怒哀樂言行品節本我性靈之全體旣得性靈之全者則何禪之不在我耶道符耿先生爲三韓開國靖南王嫡裔忠敏王之孫劉射懋敏公之大嗣君出自和碩柔嘉公主聰睿靜默寬裕簡重雖榮寵當世而車服素約與世澹如也燕居無事喜嘗爲詩精粹秀拔超然雋逸筆下無半點塵有尙岑王孫之風所謂胸中固有而發乎性靈者在是矣試觀今之登樂府趨騷壇者槩不與之較量故不輕出示人其處世應物之暇與浮屠氏若有夙契醉心禪悅早知有向上事宗門關鍵透脫古今卽禪者相對無敢攖其鋒然虛容不少益予謂果地之再來人洵不誣也庚午夏余屢過私第憩書齋以手編所作諸什若干篇出示捧讀之餘毎思屬和但愧匪材故舉夫德性品節之說而附諸篇末以垂不朽焉

仁壽天逸和尚重修塔碑記

自達磨西來不傳之旨發明震旦蓋千有二百年其間法道盛衰不知有幾而慧命所關惟係乎人人爲載道之器得人其道光且大不得人其道不弘非道之有隱顯而實載道之人之爲重也由是觀震旦五葉之爲班班燈錄者皆間世偉人非等閒用世之才所能及古來立言治世特達之士日浮屠氏限于因果罪福小乘之說未嘗深究心宗窮研教理無怪其所見異同即信從者亦未必皆具真知實見耳宋出大儒發明聖學雖以孔孟門墻自立而一着透脫處不出乎吾宗不傳之旨蓋浮屠氏之有補于名教益明矣但今禪道徧天下去聖日遠風斯下趨力愧不能挽良可慨也緬惟前賢芳躅既不可追而近代偉人堪以濟下天逸和尚爲法門載道重器足稱後昆師表師早歲叅夾山報恩兩和尚後入夾山之室孤風峻拔卓立諸方于某年間駐錫都門戒壇仁壽二刹王公敬信緇素皈依三韓耿大護法楠林公靖南王嫡裔深信宗乘早契心要現身助貴乘願金湯弱歲禮師座下爲弟子有年末後無縫合尖皆楠林公之力也余過私第盤桓日久及師往事切慕師之道行宗風因出所藏行述請余爲之記

師諱本固號天逸昭陽張氏子生而英拔智識過人幼具出塵之志弱冠遊燕歸即棄家求道詣叅知識丙戌春過維揚東隱菴見玉如大師求度如喜師器宇不羣復慮其世緣未斷不允懇之再四方得脫白遂掩關閱楞嚴經如叩關問師經云眾生多聞不如一日修無漏業師不明厥旨如命師出關往叅夾山箬菴和尚師見箬問某甲生死不明乞師指示箬便打師禮拜箬又打自此疑情頓起寢食俱忘箬命爲侍者師愈加精進箬于稠人中指曰此子他日磬室之光明幢也後叅報恩玉林和尚隨眾打七止提話頭玉將香板擲地作聲師由此悟入玉對眾曰爾輩叅學能似者錢概了方有少分相應後箬移磬山師歸省箬便問汝從報恩來還解報恩也未師曰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箬曰如何是了然一句師曰適來祇對和尚箬曰老僧不曾聽得師擬進語箬連棒打出一日箬舉世尊拈花命頌眾退思師立頌上箬歌早蛾眉脂粉多臨粧添一笑失却舊山河箬領之緣師親受深錐痛劄有年機辨縱橫默許可書偈曰世界原同古鏡潮火爐特地解翻身因

是嫡骨相承者將此深心奉塵刹并衣拂源流囑師師拜受辭歸東隱未幾聞箬庵和尚示寂師大慟哭擬奔喪因病遂止服心喪事畢寺在五祖謁同門千仞和尚盤桓累日臨行千有棋笑先師無剩物祇留一頂舊袈裟之句送師東歸于某年之都門掃嘯翁塔戒壇文公重師道行請師卓錫自後移住仁壽寺九上堂入室提唱宗風奔走請益者日無虛晷師飽參徧學靡不嘆服眞法門之柱石克振濟上家聲于勿替也師平生與洞宗佛光和尚交最深一日光至師喜曰吾緣盡矣遂擇日至期聞鐘聲趺坐趣寂閭

維獲五色堅固子道俗競分供養師生于萬曆己未九月十五日入寂于康熙戊申七月十三日世壽五十臘二十一建塔于西山天台寺大南峪之麓茲因年遠靈塔頹廢弟子耿旃林公發心募貲重爲修建復其舊觀成不朽事銘曰　法流茲土誕生偉人爲光明幢結大地春楊岐嫡脈磬室眞子大道斯存恰秖若是窣堵重扶卓立雲際不涉春秋撐天拄地松杉環蔭雲山縹緲瞻之仰之爲人天表

客窓贅語

吾人胸中不能變化容物動處便成執礙頓生人我皆少學問力耳少學問不是做詩做文字不得做甚些小事便見學問深淺此學問不從文字上學來竟是夙生帶來的所以行時處處便到若從書上看來有書看不到則所行學問有時有有時無便有缺陷偏枯處因是知千古聖賢大經大傳是吾胸中先有讀時不過讀自己的說個溫故知新已落第二義了宗門道佛法向自己胸中流出始能蓋天蓋地此語若合符契如此何古之聖賢先獲我心俾我甘居後塵不能並驅千古爲恨耳

題璞菴禪師茅屋卷

今之出世者始則脫離塵網而卒復攖世諦作泛泛膚綴雖稱釋種而仍俗鄙也知者不然如壯夫展臂師子游行伴侶不求奚藉他力豈泛泛者能測量哉璞公三間茅屋坐破蒲團我故知其不安也昔隱山有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平生穿鑿不相關焚之而去璞公抑得此意否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古人往矣我將奚問爲質諸璞公爲之頤解

題施憲章居士盆中樹石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晉淵明詩也讀其詩知其人千古罕得特胸次無物耳夫人生世間日與物處未嘗不爲物累與物處不爲物累讀聖賢書則近之否則欲避車馬喧已染林泉癖問所爲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本來空洞元明何在也我于水北憲章施子得之施子處于闤闠門徑雖不越俗而胸次別有一天居嘗篤孝友睦隣戚盛年有長者風相對淡如儼心遊于物初者于偶過齋頭見其盆盎滿架花石盈庭片山寸樹澹遠古雅摹倣出宋元諸家之右非從吳下阿蒙刻畫手噫技進矣施子入乎其齋而嗒然

忘我不知身在市囂湫隘中出乎其齋而蕭然無物不知志在拳石叢篁內直欲空天地間一切往來得喪超乎與造物者游又何一物之足爲累也吾于施子有厚望焉

募大悲像疏

此方教體秖在音聞衆生聞大士名號如雷入耳瘖寐不忘此其驗也若乃覩相生信能令衆生瞻禮嘆仰則像教之益可勝量哉海音上座久栖林下多經寒暑方將覓一座具地作把茅討床座之外期設大悲像供事之余曰予尚無個住處安用像爲曰不然古人謂古鏡濶一丈則火爐濶一丈像現則大地現矣又如某郁子一軀始終不離堂搆況大士法身全露而翻令飄搖風雨中耶了合瓜賛善曰許予具一隻眼卽說偈曰法身覔時大地現塵刹世界亦復然譬如心王及心所一念具足同現前

南岳僧募方冊大藏引

世尊四十九年不曾說着一字非掃蕩言詮乃言詮不能到也古德云一大藏教是個注脚且道注脚向甚麽處透去不被注脚轉方許途中受用南岳山頭興雲浙江地面下雨東海龍王也須吃棒爲甚麽禾城中大藏不肯動着佛法到此殊不靈驗敢告吾禾檀越之知音者決能別通消息則某之言又成注脚添足矣

題募米疏

六贊禪人者乃鼓林頭陀苦行僧也嘗跪誦金剛法華諸典集若有驗而口終不爲之啓人謂之木訥而彼爲之喜誦持輒無他想惟念鼓林以飯僧爲大佛事凡一舉不如願不假歸昨乞武水獲粟若干復欲他往予曰子既得隴何更望蜀耶贊禪曰心如牆壁可以入道而況茲一小因緣索册便行予佳其猛烈

爲衆即書此以授之

蘆蒲橋募建茶棚施茶湯引

蘆蒲橋者乃都會之通衢士人商賈往來暑寒不輟車馬負載雜沓晝夜無分一行數十里仍乏小歇場蓋有年矣茲江南顧山上人寄行人也慨發難行之欲竪精進幢于斯地冬則煖湯禦寒要使寒時發焰暑則淸凉除熱管教熱處生氷趙州公案與保壽同參雲門鋪面待淸平合掬苦嚴茶澆開肺腑一滴淸凉辣薑湯煖生腸肚斗餉消寒願力如山始信當人自肯福田似海豈道阿誰無分幸得卓錐有地仰

十

皇圖普載之恩但今片瓦未成賴檀信傾囊之施茶棚頓舉廣結萬緣實所漸成全憑衆手福利之因無煩饒舌是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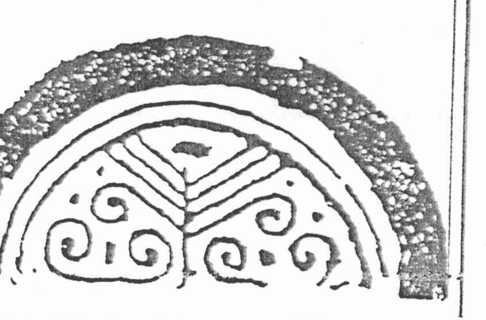
岫峰憲禪師語錄卷終



徹悟禪師語錄

清・徹悟 撰

了亮 等集



徹悟禪師語錄序

世之稱淨業者自晉遠法師始。仰體佛慈大啓度門。鑿池植蓮。建堂立誓。於時十八賢衆百二十三人。得自在力。念而無念。無生而生。心印遞傳。迄至於今不墜。有徹悟禪師者。法門之元嗣也。夙具定慧。參契淵微。始則悟圓覺一經要義。繼則了解三藏十乘妙旨。盡棄舊習。專注淨業。虔其衷。平其氣。歷廿載如一日。無退轉心。克遂西生之願。是以圓信圓解。饒益衆生者。即以之證彌陀法界遺集。具存讀之。而益信師之所言曰願。曰信。曰行。曰罪業懺除。曰善根成熟。要惟兢兢於一心之生者。橫徧十方。豎窮三際。心之廣也。慮墜偏小。發大菩提。心之宏也。任運感業。合道轉業。心之權也。清珠濁水之投。種瓜種豆之穫。鑄金成麵。之具。心之源也。經所稱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二語。尤反覆求詳。三致意焉。又謂一寸時光。一寸命光。欲後之學者。於恒河沙數中。履捷行簡。速出生死之關。共證安樂之境。拯拔羣迷。胥登彼岸。其意亦何厚乎。師平昔於語言文字。不欲究心。然偶一拈唫。大之總攝無餘。細之圓融無礙。對機立教。眞理兼包。如阿伽陀藥。無病不療。如如意珠。無願不滿者。其如斯乎。余竊念宗教兩門。語錄浩如煙海。疏經注義。法旨昭明。而淨業之修。爲入道之正軌。自龍舒大佑諸集外。言者闕如。宜師言之不可湮沒也。師之高弟松泉。以是集付刊。問序於余。余即師文之奧衍者。申言之。是爲序

三寶弟子誠安謹識

自序

余自乾隆癸巳。住持京都廣通寺。領衆參禪。間有東語西話。筆以記之。至丁卯歲。以宿業深重。多諸病緣。因思教乘五停心觀。多障有情以念佛治。且此一門。文殊普賢等諸大菩薩。馬鳴龍樹等諸大祖師。智者永明楚石蓮池等諸大善知識。皆悉歸心。我何人斯。敢不歸命。於是朝暮課佛。而禪者願隨者頗夥。因順時機。且便自行。遂輟參念佛。時門牆見重者。謗談四起。余以深信佛言不顧也。十餘年來所有積稿。一旦付之丙丁。不意爲多事禪者。於灰燼中撥出若干則。

然百不存一矣。嗣後爲業風所吹。歷主覺生資福兩刹。爲虛名所誤。往往有請開示乘題跋者。迫不得已而應之。日久歲深。復積成卷。戊辰夏。李居士逢春在山聽講。聞法有悟。遂欲付之剞劂。余曰不可。身旣隱矣。焉用文爲。此世間隱者之言。尚然。余已栖心淨土。復何文字可留。居士堅請不已。爰弁數語用示。皆不得已之言也

嘉慶歲次庚午九月重陽後三日。訥道人書於資福二有丈室

念佛伽陀序

訥堂老人。率衆精脩持名法門。備極誠懇。於廣通覺生兩蘭若。歷有年所。茲乙卯冬。復以教義宗乘。各詠偈百首。闡其要妙。舉以示衆。如鞏當時一聞心豁。神怡若深有領會焉。因仰體老人爲衆苦心諄諄如是。若不記錄。久必湮沒。遂壽之梨棗。莊成數卷。以備諸同志者共爲參味云爾

嘉慶元年歲次丙辰佛歡喜日。受業弟子心雨稽首謹題

徹悟禪師語錄目次

徹悟禪師語錄目錄終

徹悟禪師語錄卷上

嗣法門人　了亮等　集

示衆

普說

一切法門以明心爲要一切行門以淨心爲要然則明心之要無如念佛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此念佛非明心之要乎復次淨心之要亦無如念佛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淸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淸佛號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如此念佛非淨心之要乎一句佛號俱攝悟修兩門之要舉悟則信在其中舉修則證在其中信解修證俱攝大小諸乘一切諸經之要罄無不盡然則一句彌陀非至要之道乎

吾人現前一念之心全眞成妄全妄卽眞終日不變終日隨緣夫不隨佛界之緣而念佛界便念九界不念三乘便念六凡不念人天便念三途不念鬼畜便念地獄以凡在有心不能無念以無念心體唯佛獨證自等覺已還皆悉有念凡起一念必落十界更無

有念出十界外以十法界更無外故每起一念爲一受生之緣果知此理而不念佛者未之有也若此心能與平等大慈大悲依正功德以及萬德洪名相應即念佛法界也能與菩提心六度萬行相應即念菩薩法界也以無我心與十二因緣相應即念緣覺法界也以無我心觀察四諦即念聲聞法界也或與四禪八定以及上品十善相應即念天法界也若與五戒相應即念人法界也若修戒善等法兼懷瞋慢勝負之心即落修羅法界若以緩輭心念下品十惡即墮畜生法界或以緩急相半心與中品十惡相應便墮餓鬼法界若以猛熾心與上品十惡相應即墮地獄法界也十惡者即殺盜婬妄言綺語惡口兩舌貪瞋邪見是反此則爲十善當密自檢點日用所起之念與何界相應者多與何界相應者猛則他日安身立命之處不勞更問人矣

一切境界唯業所感唯心所現即其現處當體即心凡在有心不能無境不現佛境便現九界之境不現三乘之境便現六凡之境不現天人鬼畜之境便現地獄境界佛及三乘所現境界雖有優降不同要皆受享法樂而已三界諸天所現之境但唯受用禪定五欲之樂人道之境苦樂相間各隨其業多少不同鬼畜之境苦多樂少至於地獄則純一極苦如人夢中所見山川人物皆依夢心所現若無夢心必無夢境設無夢境亦無夢心故知心外無境境外無心全境即心全心即境若於因中察果當須觀心設於果處驗因當須觀境故曰未有無心境曾無無境心果必從因因必克果苟眞知此心境因果一如不二之理而猶不念佛求生淨土者吾不信也

眞爲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十六字爲念佛法門一大綱宗若眞爲生死之心不發一切開示皆爲戲論世間一切重苦無過生死生死不了生死死生生死死出一胞胎入一胞胎捨一皮袋取一皮袋苦已不堪況輪回未出難免墮落豬胞胎狗胞胎何所不鑽驢皮袋馬皮袋何所不取此箇人身最爲難得最易打失一念之差便入惡趣三途易入而難出地獄時長而苦重七佛以來猶爲蟻子八萬

劫後。未脫鴿身。畜道時長已極。鬼獄時長尤倍。久經長劫。何了何休。萬苦交煎。無歸無救。每一言之。衣毛卓竪。時一念及。五內如焚。是故即今痛念生死。如喪考妣。如救頭然也。然我有生死。我求出離。而一切衆生。皆在生死。皆應出離。彼等與我本同一體。皆是多生父母。未來諸佛。若不念普度。唯求自利。則於理有所虧。心有未安。況大心不發。則外不能感通諸佛。內不能契合本性。上不能圓成佛道。下不能廣利羣生。無始恩愛。何以解脫。無始怨愆。何以解釋。積劫罪業難以懺除。積劫善根。難以成熟。隨所修行。多諸障緣。縱有所成。終墮偏小。故須稱性發大菩提心也。然大心既發。應修大行。而於一切行門之中。求其最易下手。最易成就。至穩當。至極圓頓者。則無如以深信願持佛名號矣。所謂深信者。釋迦如來梵音聲相。決無誑語。彌陀世尊大慈悲心。決無虛願。且以念佛求生之因。必感見佛往生之果。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響必應聲。影必隨形。因不虛棄。果無浪得。此可不待問佛而能自信者也。況吾人現前一念心性。全眞成妄。全妄即眞。終日隨緣。終日不變。橫徧豎窮。當體無外。彌陀淨土。總在其中。以我具佛之心。念我心具之佛。豈我心具之佛。而不應我具佛之心耶

往生傳載臨終瑞相。班班列列。豈欺我哉。如此信已願樂自切。以彼土之樂。回觀娑婆之苦。厭離自深。如離厠坑。如出牢獄。以娑婆之苦。遙觀彼土之樂。欣樂自切。如歸故鄉。如奔寶所。總之如渴思飲。如飢思食。如病苦之思良藥。如嬰兒之思慈母。如避怨家之持刀相迫。如墮水火而急求救援。果能如此懇切。一切境緣。莫能引轉矣。然後以此信願之心。執持名號。持一聲是一九蓮種子。念一句是一往生正因。直須心心相續。念念無差。唯專唯勤。無雜無間。愈久愈堅。轉持轉切。久之久之。自成片段。入一心不亂矣。誠然如此。若不往生者。釋迦如來便爲誑語。彌陀世尊便爲虛願。有是理乎哉

觀經。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二語較之。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尤爲直截痛快。何也。以見性難。而作佛易。故。何爲見性。離心意識。靈光迸露。始爲見性。故難。何

爲作佛持佛名號觀佛依正卽爲作佛故易經云汝等心想佛時是心卽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豈非以想念於佛卽爲作佛耶夫成佛是佛理無二致而見性作佛難易相懸若是豈非念佛較之參禪尤爲直截痛快也哉一是祖語一是佛言何重何輕何取何捨學者但當盡捨舊習虛其心平其氣試一玩味而檢點之當必首肯是說爲不謬矣

石霜遷化衆擧泰首座繼席住持時九峰虔爲侍者乃曰若繼住持須明先師意泰曰先師有甚麽意我會不得虔曰先師尋常敎人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古廟香鑪去一條白練去萬年一念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泰云此但明一色邊事虔曰原來未會先師意泰云裝香來香煙盡處我若去不得卽不會先師意左右卽裝香香煙未盡泰卽化去虔撫其背曰坐脫立亡卽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曹山堂上坐紙衣道者從堂下過山曰莫是紙衣道者麽衣曰不敢山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衣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山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衣曰諾便化去山曰汝祗解恁麽去不解恁麽來衣復開目問曰一靈眞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山曰未是妙夫坐脫立亡未明大法固非了事然其造詣工夫殊非易易果能同此一段精神專心念佛求生淨土當必穩得上品上生豈更遭人檢點哉如紙衣進問如何是妙山答云不借借衣便珍重化去噫與其不借而借臭穢胞胎何如不借而借香潔蓮華直以胞胎臭穢蓮華香潔而論已自勝劣懸殊況出胎濡陰作主大難而蓮胞一敷勝緣具足此則日劫相懸天地不足以喩其否泰矣無怪乎永明大師謂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此眞語也實語也大慈悲心流出痛腸之語也學者幸勿忽諸

最初迷眞起妄則曰一念妄動末後返妄歸眞則曰一念相應是則起妄之後歸眞之前更有何法能外此一念乎是故一念悟隨淨緣卽佛法界迷隨染緣卽九法界十方虛空是此一念迷昧一切國土是此一念澄凝四生正報是此一念情想合離四大依報是此一念動靜違順唯依此念變現諸法離此念外

無法可得。原此一念本是法界。從緣而起。緣無自性。全體法界。故得橫徧十方。豎窮三際。離過絕非。不可思議。法爾具此威神。法爾具此功用。今以此念念於西方阿彌陀佛。求生極樂淨土。正當念時。西方依正在我心中。而我此心。已在西方依正之內。如兩鏡交光。相含互照。此橫徧十方之相也。若約豎窮三際。則念佛時。卽見佛時。亦卽成佛時。求生時。卽往生時。亦卽度生時。三際同時。更無前後。帝網珠光。難齊全體南柯夢事。略類一班。此理悟之最難。信之最易。但能直下承當。終必全身受用。可謂參學事畢。所作已辦矣。如或未能。但當任便觀察。隨分受用焉耳。

心能造業。心能轉業。業由心造。業隨心轉。心不能轉業。卽爲業縛。業不隨心轉。卽能縛心。心何以能轉業。心與道合。心與佛合。卽能轉業。業何以能縛心。心依常分。任運作受。卽爲業縛。一切現前境界。一切當來果報。皆唯業所感。唯心所現。唯業所感。故前境來報皆有一定。以業能縛心。故唯心所現。故前境來報。皆無一定。以心能轉業。故若人正當業能縛心。前境來報一定之時。而忽發廣大心。修眞實行。心與佛合。心與道合。則心能轉業。前境來報。定而不定。又心能轉業。前境來報不定之時。而大心忽退。實行有斷。則業能縛心。卽前境來報。不定而定。然業乃造於已往。此則無可奈何。所幸而發心與否。其機在我。造業轉業。不由別人。如吾人卽今發心念佛。求生極樂。或觀依正。或持名號。念念相續。觀念之極。則心與佛合。合之又合。合之其極。則心能轉業。而前境之娑婆。轉爲極樂。胎獄之來報。轉爲蓮胞。便是樂邦自在人矣。若正恁麼時。其心或偶然失照。或忽生退悔。不與佛合。則業能縛心。而前境仍舊。來報依然。還是忍土苦衆生也。然則我輩有志出離。求生淨土者。可弗惕然而警。奮然而發也哉。

淨土門中。以願爲最。凡有願者。終必能滿。如鬱頭藍弗習非非想定。於水邊林下。每定將成。多爲魚鳥所驚。因發惡願曰。吾他日後當作飛貍。入林食鳥。入水食魚。後非想定成。遂生天上。壽八萬大劫。天報旣終遂墮爲飛貍。入林水。以食魚鳥。此惡願也。與性相違。

尙有大力用八萬劫後能滿況稱性之善願乎神僧傳載一僧於石佛前戲發願曰如今生生死不了願來生作威武大臣後果作大將軍此戲發之願也尙終得遂況至誠所發之願乎復載一僧博通經論所至無所遇乃咨嗟歎息傍一僧曰汝學佛法獨不聞未成佛果先結人緣汝雖明佛法其如無緣何其僧曰我卽終於此乎傍僧曰吾代汝爲之問其僧有何所畜曰無他僅餘一衣料耳曰此亦足矣遂變價置買食物引其僧至一深林禽鳥昆蟲甚多之處置食於地復教以發願乃屬曰汝二十年後方可開法其僧如所屬至二十年後始開法受化者多少年蓋皆受食之禽鳥昆蟲也此願力之不可思議也尙能以他人之願攝彼蟲鳥脫異類而入人道豈自願不能自度耶佛以四十八願自致成佛而我所發之願正合佛攝生之願此則直以發願便可往生而況佛有不思議大慈大悲如瑩珂酒肉無擇之人後閱往生傳每讀一傳爲一首肯遂斷食念佛至七日感佛現身慰之曰汝陽壽尙有十年當好念佛吾十年後來接汝珂曰娑婆濁惡易失正念願早生淨土承事諸聖佛曰汝志如此我三日後來接汝三日後果得往生又懷玉禪師精修淨業一日見佛菩薩滿虛空中一人執銀臺而入玉念曰吾一生精進志在金臺今胡不然銀臺遂隱玉彌加精進二十一日後復見佛菩薩徧滿虛空前持銀臺者易金臺而至玉遂泊然而逝劉遺民依東林結社念佛一日想念佛次見佛現身劉念曰安得如來手摩我頭乎佛卽手摩其頭復念曰安得如來衣覆我體乎佛卽以衣覆其體於戲佛之於衆生無所不至眞可謂大慈悲父母矣欲速生卽令速生欲金臺卽易金臺欲手摩頭卽摩頭欲衣覆體卽覆體佛既慈悲一切衆生豈獨不慈悲我乎佛既滿一切衆生之願豈獨不滿我之願乎大慈悲心無有揀擇安有此理是以眞能發願則信在其中信願既眞行不期起而自起是故信願行三種資糧唯一願字盡之矣

世之最可珍重者莫過精神世之最可愛惜者莫過光陰一念淨卽佛界緣起一念染卽九界生因凡動

一念即十界種子可不珍重乎是日已過命亦隨滅一寸時光即一寸命光可不愛惜乎苟知精神之可珍重則不浪用則念念執持佛名光陰不虛度則刻刻熏修淨業倘置佛名而別修三乘聖行亦是浪用精神亦是千鈞之弩為鼷鼠而發機況造六凡生死之業乎倘置淨業而別取權乘小果亦是虛度光陰亦是以如意寶珠而貿一衣一食況取人天有漏之果乎如是珍重如是愛惜則心專而佛易感行勤而業易精果得真生淨土親見彌陀時承開示面奉慈音妙悟自心深證法界延一念為長劫促長劫為一念念劫圓融得大自在得非自食其珍重愛惜之報乎

夫見道而後修道修道而後證道此千聖同途千古不易之定論也然見道豈易言哉若依教乘必大開圓解若依宗門必直透重關然後得論修道否則便為盲修瞎練不免撞牆磕壁墮坑落塹矣唯淨土一門則不然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但發願持名即得往生此乃佛心佛眼親知親見之境界非彼三乘賢聖所能知見也但當深信佛言依此而發願持名即是以佛知見為知見不必別求悟門也餘門修道必悟後依法修習攝心成定因定發慧因慧斷惑所發之慧有勝劣所斷之惑有淺深然後方可論其退與不退唯此淨土門中唯以信願之心專持名號持至一心不亂淨業即為大成身後決定往生一得往生便永不退轉又餘門修道先須懺其現業若現業不懺即能障道則進修無路矣修淨業者乃帶業往生不須懺業以至心念佛一聲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故又餘門修道須斷煩惱若見思煩惱分毫未盡則分段生死不盡不能出離同居國土唯修淨業乃橫出三界不斷煩惱從此同居生彼同居一生彼土則生死根株便永斷矣既生彼土則常常見佛時時聞法衣食居處出於自然水鳥樹林皆悉說法同居土中橫見上三淨土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圓證三種不退一生便補佛位然則淨土一門最初省求悟門末後不待發慧不須懺業不斷煩惱至極省要至

極徑捷及其證入至極廣大至極究竟學者當細心玩味而詳擇之毋以一時貢高失此殊勝最大利益也

一窮人遙望見錢一串就而取之乃蛇也遂躍立於其傍復一人至得錢一串攜去夫錢非蛇也而蛇現者唯業所感唯心所現也錢上之蛇固是業感心現而蛇上之錢獨非業感心現乎錢上之蛇一人之別業妄見也蛇上之錢多人之同分妄見也一人之妄見其妄易知多人之妄見其妄難知以易知例難知難知亦易知矣然則蛇固蛇也錢亦蛇也推此而往內而根身外而境界由一方而至十方以及四大部洲三千大千世界皆此錢上之蛇也但唯心之蛇既現便能螫人唯心之錢既現便得享用非謂唯心便無外境且娑婆之穢苦安養之淨樂皆唯心現唯心之穢苦既現則遭大逼迫唯心之淨樂既現則得大受用既穢苦淨樂皆唯心現何不捨唯心之穢苦以取唯心之淨樂而乃久經長劫甘為八苦之所交煎也哉

吾人生死關頭唯二種力一者心緒多端重處偏墜此心力也二者如人負債强者先牽此業力也業力最大心力尤大以業無自性全依於心心能造業心能轉業故心力唯重業力唯强乃能牽生若以重心而修淨業淨業則强心重業强唯西方是趨則他日報終命盡定往西方不生餘處矣如大樹大牆尋常向西而歪他日若倒決不向餘處也何為重心我輩修習淨業信貴於深願貴於切以信深願切故一切邪說莫能搖惑一切境緣莫能引轉若正修淨業時倘達摩大師忽現在前乃曰吾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禪汝但捨置念佛吾卽以此禪授汝但當向祖師作禮謂我先已受釋迦如來念佛法門發願受持終身不易祖師雖有深妙禪道吾則不敢自違本誓也縱或釋迦如來忽爾現身謂曰吾先說念佛法門時一時方便耳今更有殊勝法門超於彼者汝當且置念佛吾卽為說勝法亦祇可向佛稽首陳白我先稟受世尊淨業法門發願一息尚存決不更張如來雖有勝法吾則不敢自違本願也雖佛祖現身尚不

攺其所信況魔王外道虛妄邪說豈足以搖感之耶能如是信其信可謂深矣若赤熱鐵輪旋轉頂上不以此苦退失往生之願若輪王勝妙五欲現前亦不以此樂退失往生之願此逆順至極尙不攺所願況世間小小逆順境界豈能引轉哉能如是願其願可謂切矣信深願切是謂重心而修淨業淨業必强心重故則易純業强故則易熟極樂淨業若熟娑婆染緣便盡果得染緣已盡則臨終時雖欲輪回境界再現在前亦不可得果得淨業已熟則臨終時雖欲彌陀淨土不現在前亦不可得然此信願要在操之有素臨時自不入於岐路如古德臨欲命終六欲天童次第接引皆不去唯專心待佛後佛現乃曰佛來也遂合掌而逝夫臨欲命終四大分張此何時也六欲天童次第接引此何境也苟素常信願不到十分堅固當此時對此境而能强作主宰乎如古德眞可謂千古修淨業者之標榜矣

有禪者問曰一切諸法悉皆如夢娑婆固夢也極樂亦夢也既同是一夢修之何益予曰不然七地以前夢中修道無明大夢雖等覺猶眠唯佛一人始稱大覺當夢眼未開之時苦樂宛然與其夢受娑婆之極苦何若夢受極樂之妙樂況娑婆之夢從夢入夢夢之又夢展轉沈迷者也極樂之夢從夢入覺覺之又覺漸至於大覺者也夢雖同所以夢者未嘗同也可槩論乎

佛法大海信爲能入淨土一門信尤爲要以持名念佛乃諸佛甚深行處唯除一生所繫菩薩可知少分自餘一切賢聖但當遵信而已非其智分之所能知況下劣凡夫乎然十一善法以信居初信心之前更無善法五十五位以信爲始信位之前別無聖位故菩薩造起信論祖師作信心銘以信心一法爲入道要門也昔王仲回問於楊無爲曰念佛如何得不間斷去楊曰一信之後更不再疑王欣然而去未久楊夢仲回致謝謂因蒙指示得大利益今已生淨土矣楊後見仲回之子問及仲回去時光景及去之時節正楊得夢之日憶信之時義大矣哉

法藏比丘對世自在王佛發稱性四十八種大願依

願久經無量長劫修習大行至於因圓果滿自致成佛法藏轉名彌陀世界轉名極樂彌陀之所以為彌陀者深證其唯心自性也然此彌陀極樂非自性彌陀唯心極樂乎但此心性乃生佛平等共有不偏屬佛亦不偏屬眾生若以心屬彌陀則眾生乃彌陀心中之眾生若以心屬眾生則彌陀乃眾生心中之彌陀以彌陀心中之眾生念眾生心中之彌陀豈眾生心中之彌陀不應彌陀心中之眾生耶但佛悟此心如醒時人眾生迷此心如夢中人離醒時人無別夢中之人豈離夢中之人別有醒時之人耶但夢中之人當不自認為真亦不離夢中之人別求醒時之人唯應常憶醒時之人憶之又憶則將見大夢漸醒而夢眼大開即夢中能憶之人便是所憶醒時之人而醒時之人非夢中人也夢中人眾多醒時人唯一十方諸如來同共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力無畏亦然此乃即一即多常同常別法爾自妙之法也念佛之意大略如此

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二語上句說事下句說理事是即理之事謂生即不生非直以生為生也理是即事之理謂不去而去非直以不去為不去也兩句作一句看則事理圓融所謂合之則雙美也若兩句作兩句看則事理分張所謂離之則兩傷也若不合此兩句作一句便當演此兩句作四句謂生則決定生生而無生去則實不去不去而去雖為四句義亦無增合為一句義亦無減總一事理圓融耳與其執去則實不去之理不如執生則決定生之事為得何也以執事昧理猶不虛入品之功若執理廢事便不免落空之誚以事有借理之功理無獨立之能故也以有生為生則墮常見以不去為不去則墮斷見斷常雖同一邪見而斷見之過患深重故不若執事之為得然總不如圓會二句為佳耳

吾人現前一念緣生無性無性緣生不生佛界便生九界若約緣生無性則生佛平等一空若約無性緣生則十界勝劣懸殊阿祈達王臨終為驅蠅人以拂拂面一念瞋心遂墮為毒蛇一婦人渡河失手其子墮水因撈子故與之俱沒以慈心故得生天上夫一

念慈瞋天畜遂分則此臨終之緣生一念可不慎乎苟以此心緣念彌陀求生淨土得不見佛往生乎但此一念不可僥倖而致必須存之以誠操之有素是故吾輩於此一句彌陀千念萬念以至終日終年念者無非爲熟此一念而已果得一念純熟則臨命終時唯此一念更無異念智者大師云臨終在定之心卽淨土受生之心然唯此一念更無異念非在定之心乎念果如是不見彌陀更見何人不生淨土更生何處只恐吾人自信不及耳

觀經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二語既舉則言外之心不作佛心不是佛心作九界心是九界心不作九界心不是九界等義俱彰矣噫果明此理而猶不念佛者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觀經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二語不唯是觀經一經綱宗法要實是釋迦如來一代時教大法綱宗不唯釋迦一佛法藏綱宗實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法藏綱宗此宗既透何宗不透此法既明何法不明所謂學雖不多可齊上賢也

眞法無性染淨從緣一眞既舉體成十界則十界全體卽一眞是故善談心性者必不棄離於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終必大明乎心性此理勢所必然也

吾人現前一念能念之心全眞成妄全妄卽眞終日隨緣終日不變一句所念之佛全德立名德外無名以名召德名外無德能念心外無別所念之佛所念佛外無別能念之心能所不二生佛宛然本離四句本絕百非本徧一切本含一切絕待圓融不可思議蓮宗行者當從者裏信入

殺生一事過患至爲深重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生可殺乎造重業縱殺心結深怨感苦果皆由一殺所致是以殺心漸猛殺業漸深漸以殺人以及殺其六親甚而積爲刀兵大劫可悲也矣蓋皆由不知戒殺之所致苟知戒殺牲且不忍殺況殺人乎況殺六親乎牲不忍殺刀兵大劫何所從來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知人之父兄不可殺亦戒殺之漸但不知殺父兄者由於不戒殺始也人之所以不戒殺者由於不達因果之理因果者感

應也。我以惡心感之。人亦以惡心應。我以善心感之。人亦以善心應。人但知感應見於現生。而不知感應通於三世也。人但知感應見於人道。而不知感應通於六道也。果知感應通於三世六道。六道中皆多生之父兄。殺可不戒乎。總知感應通於六道。亦不知感應通於世出世間也。以無我心感。則聲聞緣覺之果應之。以菩提心六度萬行感。則菩薩法界果應之。以平等大慈同體大悲感。則佛法界果應之。噫。感應之道可盡言哉。

須知一句阿彌陀佛以唯心爲宗。此唯心之義。須以三量楷定。三量者。現量比量聖言量也。現量者。謂親證其理也。如羅什大師七歲隨母入佛寺。見佛鉢。喜而頂戴之。俄而念曰。我年甚幼。佛鉢甚重。何能頂戴。是念纔動。忽失聲置鉢。遂悟萬法唯心。高麗惟曉法師來此土參學。夜宿冢間。渴甚。明月之下。見清水一汪。以手掬而飲之。殊覺香美。至次日清晨。乃見其水爲冢中控出。遂惡心大吐。乃悟萬法唯心。便回本國著述。此皆現量親證也。比量者。借衆相而觀於義。比喻而知也。諸喻之中。夢喻最切。如夢中所見山川人物。萬別千差。皆不離我能夢之心。離夢心外。別無一法可得。即此可以比喻而知現前一切萬法。但唯心現也。聖言量者。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千經萬論。皆如是說。已約現等三量楷定唯心。更約事理二門辨明具造。謂由有理具。方有事造。理若不具。事何所造。所以理具但具。事造離事造外。無別所具。由有事造。方顯理具。事若不造。爭知理具。所以事造祇造理具。離理具外。別無所造。祇此一念心中。本具十界萬法。即此一念。隨緣能造十界萬法。理具如金中本具可成餅盤釵釧之理。事造如隨工匠鑪鎚之緣。造成餅盤釵釧之器。又理具如麪中本具可成種種食物之理。事造如水火人工之緣。造成種種食品也。已辨事理。復約名體同異。揀定眞妄。佛法中有名同而體異者。有名異而體同者。名同體異。如心之一名。有肉團心。有緣慮心。有集起心。有堅實心。肉團心同外四大。無所知。識緣慮心。通於八識。以八種識皆能緣慮自分境。故此則是妄。集起心唯約第八。以能集諸法種子。

能起諸法現行故此則眞妄和合堅實心者卽堅固眞實之性乃離念靈知純眞心體也今言唯心者乃堅實純眞之心也名異體同者如諸經中所說眞如佛性實相法界等種種極則之名皆此堅實純眞心也已揀眞妄還約本有現前折衷指點以諸經皆言無始本有眞心夫旣曰本有卽今豈無而今現有卽本有也若無無始則無現前若離現前豈有無始是故不必高尊本有遠推無始但現前一念心之自性卽本有眞心也以現前一念全眞成妄全妄卽眞終日隨緣終日不變離此現前一念之外豈別有眞心自性哉古德云威音那畔不離今世門頭衆生現行無明卽是諸佛不動智體其庶幾乎由上四義以顯唯心故一以唯心爲宗也又二句阿彌陀以唯佛爲宗以一切萬法旣唯心現全體唯心心無彼此心無分際於十界萬法若依若正假名實法隨拈一法皆卽心之全體皆具心之大用如心權徧如心豎窮以唯心義成唯色唯聲唯香唯味唯觸唯法乃至唯微塵唯芥子一切唯義俱成一切唯義俱成方成眞唯心義若一切唯義不成但有唯心之虛名而無唯心之實義以一切唯義俱成故曰法無定相遇緣卽宗唯微塵唯芥子尙可爲宗八萬相好莊嚴之果地彌陀反不可以爲宗耶故以唯佛爲宗又以絕待圓融爲宗於十界萬法隨拈一法無非卽心全體具心大用橫徧十方豎窮三際離於四句絕於百非獨體全眞更無有外彌滿淸淨中不容他一法旣爾萬法皆然各約諸法當體絕待無外是爲絕待又以十界萬法各各互徧各各互含一一交羅一一該徹彼彼無障無礙各各無壞無雜如當臺古鏡影現重重如帝網千珠回環交攝此約諸法迭互相望是爲圓融今合絕待圓融爲一宗正絕待時卽圓融正圓融時便絕待非離絕待別有圓融絕待絕待其圓融非離圓融別有絕待圓融圓融其絕待絕待圓融各皆不可思議今共合爲一宗則不思議中不思議也又超情離見爲宗以但約諸法絕待離過絕非已超一切衆生情妄執著三乘賢聖所見差別若約諸法圓融圓該四句融會百非尤非凡情聖見之所能及故總立

超情離見爲宗初以唯心爲宗次以唯佛爲宗三以絕待圓融爲宗末以超情離見爲宗總此四重宗旨方是一句彌陀正宗宗旨豈易言哉

此一念佛法門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無有一人一法能出其外不在其中者如華嚴全經雖有五周四分之殊以因果二字該盡無餘四十一位因心無一心而不趨向果覺四十一位所修種種法行豈非皆念佛法行也而末後普賢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爲全經一大結穴不其然乎又華嚴者以萬行因華莊嚴一乘佛果此萬行非念佛行耶華嚴具婆須蜜女無厭足王勝熱婆羅門等無量門然皆顯示毗盧境界此無量門非即念佛門耶法華一經從始至終無非開示悟入佛知佛見此非始終唯一念佛法門耶楞嚴最初顯示藏性明成佛之眞因也其次揀選圓通示成佛之妙行也後歷六十聖位圓滿菩提歸無所得證佛地之極果也背此則成七趣沈淪向此則明五魔擾亂末後云有人身具四重十波羅夷瞬息即經此方他方阿鼻地獄乃至窮盡十方無間靡不經歷若能一念將此法門於末劫中開示末學是人罪障應念消滅變其地獄所受苦因爲安樂國此則徹始徹終唯一念佛法門也總佛一代時教三藏十二部半滿權實偏圓頓漸種種法門無非顯示唯心自性圓成無上妙覺而已得非總一大念佛法門耶至如禪宗達摩大師西來但當日直指人心見性便了而云成佛者非宗門亦念佛門耶故合二派五宗千七百則公案不過指點當人本源心性顯示本有淸淨法身法身橫徧豎窮無所不徧而參禪人要須時時現前頭頭相應此何在而非念佛法門哉至如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一棒打殺與狗子喫等語皆顯示法身向上勝妙方便是眞念佛也往往無知之輩謂宗門中人不宜念佛此不唯不知念佛豈眞知宗哉不唯宗教兩門如是即普天之下士農工商諸子百家縱不欲念佛不知佛者亦不能出於念佛法門之外以彼去來動靜咸率此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所謂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無地避殘紅

一眞爲生死發菩提心。是學道通途。二以深信願持佛名號。爲淨土正宗。三以攝心專注而念。爲下手方便。四以折伏現行煩惱。爲修心要務。五以堅持四重戒法。爲入道根本。六以種種苦行。爲修道助緣。七以一心不亂。爲淨行歸宿。八以種種靈瑞。爲往生驗證。此八種事。各宜痛講。修淨業者。不可不知矣

衆生所以輪迴者。六道也。餘趣衆生。爲驚瞋苦樂所障。無暇向道。可以整心慮趣菩提。唯人道爲能耳。但失人身者如大地土。得人身者如爪上土。人身豈易得乎。人道衆生。從生至壯以及老死。眼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世間塵勞生死業緣耳。佛法豈易聞乎。得人身已難。況得男子身六根具足尤難。聞佛法已難。況聞彌陀名號淨土法門尤難。何幸而得難得之人身。何幸而聞難聞之佛法。聞之而猶不肯信。不深爲可惜也哉。不信姑置。即如信者。信而不願。猶不信也。願而無行。猶弗願也。行而不猛。猶弗行也。行之所以不猛。由願不切。願之所以不切。由信不眞。總之生眞信。難信果眞矣。願自能切。願果切矣。行自能猛。眞切信願。加以勇猛行力。決定得生淨土。決定得見彌陀。決定證三不退。決定一生補佛。既得生淨土矣。曠大劫來生死業根。則從此永斷。既一生補佛矣。至極尊貴無上妙覺。則便得圓成。此一念眞信所關係者。豈淺淺哉。苟非障道緣薄。生死業輕。久積善根。宿因深厚者。何以能爾。然吾人無量劫來業力輕重。善根深淺。皆莫得而知。但業力由心轉變。善根在人栽培。是故宏法者。不得不善巧方便。懇切開示。而學道者不可不竭力奮勉。勇往直前。但一言入耳。一念動心。皆可轉變業力。皆能栽培善根。雖聞種種緊要開示。都無一言所入。雖遭種種逆順境界。曾無一念奮發。是爲眞業力深重。眞善根輕鮮。則亦莫可如何也矣

現前一念心性。本與佛同體。佛已久悟。而我猶迷。佛雖已悟。亦無所增。我雖猶迷。亦無所減。佛雖無增。以順性故。受大法樂。我雖無減。以背性故。遭極重苦。佛於同體心性之中。雖受法樂。以同體大悲無緣大慈。念念憶念於我。念念攝化於我。我於同體心性之中。雖遭衆苦。不知仰求於佛。不知憶念於佛。但唯逐境

生心循情造業。曠大劫來。五逆十惡種種重業。何所不造。三塗八難種種大苦。何所不受。言之可慚。思之可怖。設今更不念佛。依舊埋頭造種種業。依舊從頭受種種苦。可不愧乎。可不懼乎。今且知佛以大慈大悲。於念念中憶念攝化。於我則我今者深感佛恩。故應念佛。一向長劫枉受衆苦。欲求脫苦。故應念佛。已造之業無可如何。未來之業可更造乎。生慚愧心。故應念佛。同體心性既曰本有。即今豈無。祇欠悟證耳。求悟心性。故應念佛。以求悟心念佛。念佛必切。以慚愧心念佛。念佛必切。以畏苦心念佛。念佛必切。以感恩心念佛。念佛必切。我不念佛。佛尚念我。我今懇切念佛。佛必轉更念我矣。大勢至菩薩云。十方諸佛憐念衆生。如母憶子。子若逃逝。雖憶何爲。若子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此大士親證實到境界。吐心吐膽相告語也。我今念佛。必得見佛。一得見佛。便脫衆苦。即開悟有期。果得開悟。便可一痛洗已往之慚愧矣。佛尚可不念乎

一切衆生本來是佛。眞心本有。妄性元空。一切善法。性本自具。但以久隨迷染之緣。未斷元空之妄。未證本有之眞。善本具而未修。佛本是而未成。今欲斷元空之妄。證本有之眞。修本具之善。成本是之佛。而隨悟淨之緣者。求其直其痛快。至頓至圓者。無如持名念佛之一行矣。以能念之心。本是全眞成妄。全妄即眞。所念之佛。亦本全德立名。全名即德。能念心外。無別所念之佛。所念佛外。無別能念之心。能所兩忘。心佛一如。於念念中。圓伏圓斷五住煩惱。圓轉圓滅三雜染障。圓破五陰。圓超五濁。圓淨四土。圓念三身。圓修萬行。圓證本眞。而圓成無上妙覺也。一念如是。念念皆然。但能念念相續。其伏斷修證。有不可得而思議者矣。以是全佛之心念全心之佛。實有自心果佛全分威德神力冥熏加被耳。一句佛號。不雜異緣。十念功成。頓超多劫。於此不信。眞同木石。捨此別修。非狂即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問。諸方皆有淨土。何專讚西方求願往生耶。答。此非人師意也。乃金口誠言。分明指示。故大乘顯密諸經。

同指歸故令初心人專注一境三昧易成故四十八願爲緣緣强故十念爲因因勝故佛與衆生偏有緣故此土衆生無論僧俗男女老幼善惡之人當其處極順逆苦樂境緣之時多必由中而發衝口而出念佛一聲然不念佛則已凡念佛必念阿彌陀佛此誰使之然蓋衆生久蒙佛化久受佛恩與佛緣深故也且此彌陀一經羅什最初譯成東林遠祖卽與一百二十三人結社念佛其一百二十三人以次漸化臨終皆留瑞應雖鸚鵡八八兒念佛化時皆有瑞相此非衆生與佛緣深謂之何哉又無量壽經云當來經道滅盡我以願力特留此經更住百年廣度含識夫不留他經而獨留此經者豈非以此法門下手易而攝機普入道穩而獲益速耶以是而知其時愈後此法愈當機矣

世間衆生當處急難痛苦之時哮叫父母呼天喚地不知父母人天王等不能救我生死盡我輪回以其同在生死輪回故耳三乘聖人雖出生死無大悲心無益於我諸菩薩等雖有大慈悲心以其心證各有分限未能普利衆生滿一切願十方諸佛雖皆證窮法界然我感之不易縱感極而見不過暫時離苦終非究竟唯阿彌陀佛但得一見卽頓脫生死永斷苦根矣唯此一句阿彌陀佛是所當盡心竭力者予嘗有偈云世間出世恩惟徧不念彌陀更念誰然而念佛不難難於堅久果能堅持一念如生鐵鑄成渾鋼打就如一人與萬人敵千聖遮攔不住萬牛挽不回頭如是久之必能感通相應若其未能如此用心便謂佛言無驗佛心難感者夫豈可哉但得一念感通便頓出生死直登不退穩成佛果豈易事也哉

知小而不知大見近而不見遠者此衆生之常分也如阿彌陀佛於諸衆生有大恩德衆生不知也佛於無量劫前對世自在王佛普爲惡世界苦衆生發四十八種大願依願久經長劫修菩薩行捨金輪王位國城妻子頭目腦髓不知其幾千萬億此但萬行中內外財布施一行也如是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圓修萬行力極功純徹成淨土自致成佛分身無量接引衆生方便攝化令生彼國然則如爲一人

衆多亦然如爲衆多一人亦然若以衆多觀之佛則普爲一切衆生也若以一人觀之佛則專爲我一人也稱性大願爲我發也長劫大行爲我修也四土爲我嚴淨也三身爲我圓滿也以致頭頭現身接引處處顯示瑞應總皆爲我也我造業時佛則警覺我我受苦時佛則拔濟我我歸命時佛則攝受我我修行時佛則加被我佛之所以種種爲我者不過欲我念佛也欲我往生也欲我永脫衆苦廣受法樂也欲我展轉化度一切衆生直至一生補佛而後已也噫佛之深恩重德非父母所可比雖天地不足以喻其高厚矣非聞開示安知此意不讀佛經安曉此理今而後已知之矣唯有竭力精修盡報歸誠持命念佛而已復何言哉

一切衆生爲利鈍十使所使久經長劫流轉生死受大苦惱不能出離可悲也十使者何即身邊邪見戒取五爲利使以發動輕便故貪瞋癡慢疑此五爲鈍使由利使所生對利說鈍故此之十使衆生或多或少各有偏重若帶之修道但唯增長邪見煩惱決無相應分如欲斷之實難以此十使於四諦下歷三界九地有八十八使見惑八十一品思惑但斷見惑如斷四十里流況思惑乎若見思二惑毫髮未盡分段生死不能出離此所謂豎出三界也甚難甚難然此十使總名衆生知見古德謂衆生知見須以佛知見治之佛知見者即現前離念靈知也然此靈知不能孑然自立必隨緣起不隨佛界之緣便隨九界緣起離十界外無別緣起故欲隨佛界緣起無如以信願心持佛名號但信貴深願貴切持名貴專勤果以深切專勤之心信願持名即是以佛知見而爲知見亦即是念念中以佛知見治衆生知見也熾然十使心中但置一信願持名之心即轉生界緣起爲佛界緣起此於修道門中乃點鐵成金極妙之法只須赤體擔當久久勿替管取金臺可以坐待寶蓮不日來迎是爲從此同居生彼同居橫出三界較之豎出者不亦省力也哉

一句阿彌陀佛是阿伽陀藥無病不療是如意珠王無願不滿是生死苦海之慈航無苦不度是無明長

覆之慧燈。無暗不破。但得一歷耳根。便爲有緣。但能一念信心。便可相應。信心果眞。願不期發而自發。只將此信願二法。常存在心。如忠臣之奉聖君密旨。孝子之受慈父嚴命。憶念不忘。作爲第一件要事。不論所處境界靜鬧閒忙。多念少念。總皆爲往生正因。只恐介在勤怠間耳。吾人曠大劫來。久在輪囘。豈永不發求出離之心。修向道之行耶。蓋皆廢於因循。敗於怠惰。所以常在生死。受大苦惱。今聞持名簡要法門。若仍循故轍。安於覆敗。可謂第一等無血性漢子矣。」所謂執持名號者。卽拳拳服膺之謂。謂牢持於心而不暫忘也。稍或一念間斷。則非執持也。稍或一念夾雜。則非執持也。念念相續。無雜無間。是眞精進。精進不已。則漸入一心不亂。圓成淨業。若到一心不亂。仍復精進不輟。將見開智慧。發辯才。得神通。成念佛三昧。以至種種靈異瑞相。皆現前矣。如蠟人向火。薄處先穿。但不可豫存期效之心。唯當致力於一心不亂耳。一心不亂。乃淨業之歸宿。淨土之大門。若未入此門。終非穩妥。學者可不勉哉。

修習一切法門。貴乎明宗得旨。今人但知萬法唯心。不知心唯萬法。但知心外無佛。不知佛外無心。但知無量爲一。不知一爲無量。但知轉山河大地歸自己。不知轉自己歸山河大地。然既不知心唯萬法。豈眞知萬法唯心。既不知佛外無心。豈眞知心外無佛。所謂一箇圓球。擘作兩半。離之則兩傷。合之則雙美也。是故念佛者。必以唯佛唯土爲宗。若唯佛唯土之宗不明。則眞唯心義不成。果透眞唯心義。則唯佛唯土之宗自成。既成此宗。則一句所念之佛。所生之土。全體大用。橫徧豎窮。獨體全眞。包羅無外。所念既爾。能念亦然。是謂以實相心念實相佛。以法界心念法界佛。念念絕待。念念圓融。以絕待故。全超一切法門。無與等者。以圓融故。全收一切法門。無出其外者。此之謂法無定相。遇緣卽宗。纔舉大用。畢必全眞。一句阿彌陀佛。須恁麼信。恁麼念。方是不思議中不思議也。」生佛不二。平等共有者。唯此現前離念靈知耳。諸佛以隨悟淨因緣悟之。又悟淨之又淨。悟淨之極。故其靈知橫徧豎窮。廣大無外也。衆生以隨迷染因緣。迷

之又迷。染之又染。故其靈知局然促然。介爾微劣也。然卽此介爾靈知。與諸佛處大靈知。觀體不二。毫髮無差。使其得隨悟淨之。緣業盡情空。則此介爾之。知當下轉爲廣大無外之靈知矣。如一星之火。能燒萬頃荒田。然此現前一念靈知。若約所知之境。固有廣狹勝劣之不同。若約能知之知。則全體無異。如同一火也。燒檀則香。燒糞則臭。所燒雖殊。能燒之火無二。又如同一水也。清濁不同。同一鏡也。昏明有異。清濁雖殊。濕性不二。昏明雖異。光體是同。水同一濕也。濁者可使澄之而清。鏡同一光也。昏者可使磨之而明。光昏者。爲帶垢耳。垢非光。光者鏡之本體也。水濁者。爲雜塵耳。塵非濕。濕者水之本性也。此一念靈知。如水之濕。如鏡之光。如火之燒。畢體無異者也。唯其畢體無異。故於修道方便門中。便有多門。有但仰慕諸聖者。有但尊重己靈者。有外慕諸聖內重己靈者。有不慕諸聖。不重己靈者。若但仰慕諸聖者。如本分念佛之人。以知諸聖皆已先證我之己靈。語默動靜皆堪垂範。我曹若不仰慕諸聖。則進修無路矣。故或專持名號。或觀想音容。三業虔誠。六時敬禮。傾心歸命。盡報遵承。及乎時至緣熟。感應道交。心地大開。靈光獨露。乃知我之己靈。原與諸聖平等無異。亦不可不自尊重也。又但尊重己靈者。如宗門參禪者。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故唯欲十二時中。四威儀內。獨露當人面目。受用本地風光。離心性外。毫無取著。所謂任他千聖現。我有天眞佛也。及乎造詣功深。悟證已極。乃知一切諸聖。皆久已先證我之己靈者。尤不可不仰慕也。又外慕諸聖。內重己靈者。夫欲尊重己靈。必須仰慕諸聖。唯其仰慕諸聖。正是尊重己靈。又仰慕諸聖。必須尊重己靈。若不尊重己靈。豈能仰慕諸聖。此則內外交修。心佛等重。既無偏執。進道彌速。至於力極功純。全體相應。乃知諸聖。但不過先證我之己靈而已。無庸仰慕。而我己靈者。亦不過平等齊於諸聖而已。何勞尊重。又不慕諸聖。不重己靈者。此謂寸絲不掛。心佛兩忘。徹底撒開。迴無依倚。外遺世界。內脫身心。一念不生。萬緣坐斷。至於久久功熟。圓滿證入。本靈獨露。諸聖頓齊。雖不仰慕諸聖。乃善仰慕。雖

不尊重已靈卻眞尊重此之四路學者自諒根性各隨好樂但當一門深入久之必皆有相應切不可妄生執著輕發議論出奴入主是一非餘不唯背妙道而成障礙將恐謗大法而詔愆尤也矣

楞伽經云諸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起信論云若有能觀無念者即爲向佛智故華嚴合論云頓悟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此佛經祖語菩薩知識造論皆就現前一念指點顯妄性本空也夫妄本空而眞本有非佛而何但衆生久隨汙染之緣未能頓復其本空耳須以淸淨緣起漸而轉之以吾即佛之因心念吾即心之果佛因果從來交徹心佛法爾一如而吾即心之果佛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本自不可思議且吾即佛之因心深信切願專懇持名亦復不可思議能於念念中齊澄衆染圓顯本空頓契靈源直趣果海然則淸淨之緣無過此者但於念時當萬緣放下一念單提如救頭然如喪考妣如雞抱卵如龍養珠不期小效不求速成但只一心常憶麼念是名無上深妙禪門此則根身世界密隨其心念念轉變殆非凡心肉眼所能知見者也及乎報終命盡彌陀聖衆忽現在前或現異香天樂諸靈瑞相世人方謂淨業成就然淨業之成豈此時乎

念佛當生四種心云何爲四一無始以來造業至此當生慚愧心二得聞此法門當生忻慶心三無始業障此法難遭難遇當生悲痛心四佛如是慈悲當生感激心此四種心中有一淨業即能成就念佛當長久不可間斷間斷淨業亦不能有成長久當勇猛不可疲怠疲怠淨業亦不能成長久不勇猛即有退勇猛不長久即無進

當念佛時不可有別想無有別想即是止當念佛時須了了分明能了了分明即是觀一念中止觀具足非別有止觀止即定因定即止果觀即慧因慧即觀果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即寂而照了了分明一念不生即照而寂能如是者淨業必無不成如此成者皆是上品一人乃至百千萬億人如是修皆如是成就念佛者可不愼乎

徹悟禪師語錄卷上

徹悟禪師語錄卷下

嗣法門人　了梅等　集

雜著

般若淨土兩門大義

般若乃卽緣起而明性空。雖性空而不壞緣起。淨土乃卽性空而明緣起。雖緣起而不礙性空。此則空有兩門。互不相礙也。不特於此。正以緣起故性空。若非緣起。說誰性空。此則緣起爲性空之所以。又以性空故緣起。若非性空。何從緣起。此則性空爲緣起之所以。若然者。空有兩門。不但不相礙。且復迭互相成矣。如古所謂萬象參天。觀之而無色。羣音揭地。聽之而無聲。愈有愈空。愈空愈有者矣。夫緣起性空。既在同時。任運便有雙泯雙存之面目。雙泯雙存同時無礙。卽是向上圓融不思議第一義諦。圓融第一義諦。卽是當人本源心性之異名。是知佛說種種般若門。無非顯示此本源心性。佛說種種淨土門。亦無非顯示此本源心性。從本源心性流出種種般若淨土法門。而種種般若淨土法門。皆悉指歸本源心性。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也。昔有人問雲棲大師云。參禪念佛。如何得融通去。大師答云。若然是兩物。卽用融通。得著。噫旨哉言乎。夫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本非兩物。用融通作麼。然則般若淨土兩門。既唯一本源心性。不唯分無可分。亦且合無可合。分合尚著不得。況可更論其相成相礙也哉。

西有解

西有者。謂西方的的是有。但含事理空有等種種義相耳。若謂定方實有。不可移易。此凡情執著之常有也。若謂一切境界。循業發現。卽其現處。當體全空。此則非有而有。有卽非有。眞空妙有二諦交徹之有也。若互奪雙亡。二諦俱泯。則非空非有之有也。若相成兩立。二諦俱存。則卽空卽有之有也。若正雙泯時便雙存。正雙存時便雙泯。雙泯雙存。同時無礙之有也。又此有緣起性空。不墮有句。性空緣起。不墮空句。二義只成一法。不墮亦有亦空句。一法宛具二義。不墮非有非空句。此則四句全超之有也。又此有性空緣起。該得有句。緣起性空。該得空句。二諦雙存。該得亦

有亦空句。二諦俱泯。該得非有非空句。此則四句全該之有也。又唯全超故全該。設有一句不超。亦不能全該四句唯全該故全超。設有一句不該。亦不能全超四句也。此則圓教有門之有也。又西方依正莊嚴。皆一切衆生性所本具。特借彌陀大願爲增上緣因。一顯發耳。曾何片法之新得哉。此則西有者乃自性本具眞善妙有之有也。又有句固是有句。有句亦是空句。有句亦是亦有亦空句。有句亦是非有非空句。一句即四句也。一句既即四句。四句亦即一句。有句固是有句。空句亦是有句。亦有亦空句亦是有句。非有非空句亦是有句。全一即四。全四即一。一四圓融。不可思議。又此有空等四句。執之則成四種邪見。通之則爲四方便門。執成邪見網。永墮外道種族。通爲方便門。便入聖賢階位。故曰般若如大火聚。觸著便燒。此謂四邊不容執著也。又曰般若如清涼池。隨方可入。此謂四門皆堪入道也。然全大火聚是清涼池。非離火聚別有涼池。全清涼池是大火聚。非離涼池別有火聚。所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毫釐無差。天地懸隔也。

華嚴經節略要旨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乃毗盧遮那如來。於菩提場初成正覺。七處九會。一音頓演稱性法門也。案西域記。此經有三本。上中二本。其偈品以世界微塵論。下本猶有十萬偈四十八品。結集之後。收入龍宮。以上中二本。非閻浮提人心力能持。故龍樹大士。但於龍宮記出此本。流布人間。而經來此土。有晉唐兩譯。佛陀跋陀羅所譯六十卷。三十四品。唐實叉難陀所譯八十卷。三十九品。即今經也。然文雖未備。義已周圓。神而會之。存乎其人。文中前後共有七處九會。古德判爲五周四分。曲盡精詳。今古同遵。第一會說毗盧遮那如來依正因果法門。經文凡十一卷六品。即四分中擧果勸樂生信分。五周中所信因果周也。此中因果。乃聖位中修證之圓因妙果。非普悉因果之謂也後皆倣此其次六會。以次說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妙二覺法門。共四十一卷三十一品。即四分中修因契果生解分。五周中差別因果平等因果二周也。第八一會說離世間法門。普

慧雲與二百問普賢缾瀉二千酧重明因果行相共七卷一品卽四分中託法進修成行分五周中成行因果周也第九一會有本有末初如來現相放光具答諸菩薩心念所請果海中事三十問令其現證爲本會後文殊於福城東際大塔廟前令六千比丘頓證十信滿心指善財童子南參諸善知識爲末會共二十一卷一品卽四分中依人證入成德分五周中證入因果周也以前三十八品雖廣談法界因果但令生信開解起行造修至此方始證入苟無此證前之信解行俱爲虛設故以證終焉詳夫全經之大旨統唯一眞法界蓋圓該萬有唯是一心觀體全眞融通交攝是爲諸佛極證之果海亦卽衆生本有之心源也然法界勢含四重(謂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也)重重無盡因果緣起六位(卽前信住行向地等妙二覺也)位位圓融圓融不礙行布行布於圓融差別非離平等平等其差別初則舉法界而全成因果萬德萬行昭然後乃融因果而混同法界一毫一塵廓爾雖四重六位有殊隱顯開合無定而原始要終究不離乎一眞法界故

曰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也是以一心萬法舒卷自由三際十方縱橫無礙十世古今互現無邊刹境交羅猶帝網之千珠光含衆影類天池之一滴味具百川故界標華藏具見染淨之融通而佛號毗盧直示應眞之不二五周四分之金文瀾翻於口海六相十玄之妙旨星燦於義天可謂教啓無上圓宗法窮甚深理窟者矣故得若聞若見圓文殊智鑒於自心或誦或持啓普賢行門於徧界人人入金剛之藏塵塵樹功德之林直得一生事辦則我卽善財但使法界願周而誰非淨滿經云此經不入一切餘衆生手論云唯付囑最上大心凡夫斯言豈無謂哉故知排斥久修開士聾瞽上德聲聞是皆所以融權執引大心之深意也然則食金剛之少許固已植乎聖因剖大經於微塵終有待夫智者況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千重樓閣指聲彈而頓開非貝葉之所能詮豈管窺可得而測勉述大端聊備采覽云爾如欲詳明者藏中有清涼觀國師疏鈔棗柏李長者合論其疏盡精微沖深包博而論得大體痛快

直截二者參而觀之。則華嚴大旨無餘蘊矣。

楞嚴二決定義

初義蓋示根中之湛性爲眞因。眞因得而後果證可期。二義蓋指根中之結相爲惑本。惑本明而後斷修有要。湛性者六根之性也。不變之眞也。結相者六根之相也。隨緣之妄也。斯則唯一六根。特相妄性眞之別耳。惟其相妄。故須解之令盡。惟其性眞。故可依而爲因。然眞既不變。則妄即本空。而妄既緣起。則眞必全隱。約妄緣起而眞全隱。修德固不可缺。且眞不變而妄元空。性德尤所當明。性德固賴修德而顯。修德全依性德而成。合二門之義觀之。眞妄交融。性修雙妙之旨無餘蘊矣。然則推此而往。根身世界。物物頭頭。眞也妄也。圓陀陀。活潑潑。渾無定相。云爲動作。心心念念。性也修也。淨灑灑。赤躶躶。了無定執。如是則何惑不斷。何果不成。而實亦無斷無不斷。無成無不成。特對迷心倒見者強分別耳。

楞嚴頓歇漸修說

前云汝但不隨分別三種相續。任性自歇。歇即菩提。何藉劬勞肯綮修證。似令一念頓歇也。此云菩提涅槃尚在遙遠。非汝歷劫辛勤修證。雖復多聞。祇益戲論。似令歷劫漸修也。阿難之根不劣於滿慈。而滿慈之位差勝於阿難。何其修證難易之相懸若是耶。此蓋世尊據念劫圓融之理。頓漸不二之宗。顯妄空以奪法執。斥徒聞而策眞修。即所謂看孔著楔。應病與藥也。試論之。一念歇狂。頓也。不了則流爲長劫。歷劫勤修。漸也。究亦不離於一念。此念劫頓漸似相懸而實不離也。況乃念性元空。時節無體。迷時似有隔異。悟後本自圓融。一念本不殊長劫。而長劫原祇是一念。復何念劫頓漸之可疑哉。向使滿慈不索妄因而執實。有阿難不溺多聞而廢進修。則世尊頓歇漸修之說亦不容拈出矣。

金剛經實有法發菩提心說

金剛經圓明五眼。洞徹三心一段。乃解上文實無有法發菩提心者之義。謂衆生所以爲衆主者。爲有妄心故也。三心既不可得。衆生豈復可得。衆生不可得。誰爲能發之人。三心不可得。何爲所發之心。故曰實

無有法發菩提心者。又妄心不可得。則全妄卽眞。衆生不可得。則全生卽佛。果見到全妄卽眞全生卽佛。是爲不發而發。稱性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此發心。何更有法可得。故曰實無有法發菩提心者

楞嚴經知見無見說

楞嚴經知見無見一語。至爲要妙。總攝一切諸要妙句。以其卽是見猶離見也。華屋之門也。狂心頓歇也。不取無非幻也。聞復翳根除也。歸無所得也。滅妄名眞也。至修在性也。覓心了不可得也。心空及第歸也。子轉身而就父也。臣退位以朝君也。父子投機也。君臣道合也。以少方便疾得成佛也。緣起無生也。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也。刹那而登正覺也。體得無心道也休也。諸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也。一超直入如來地。回頭慚愧好兒孫也。自是不歸歸便得。故鄕風月有誰爭也。撒手到家何所似。更無一物獻尊堂也。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也。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也。根旣不立。塵無所緣。根塵兩亡。靈光獨耀也。類此句義。不能盡擧。唯此四句。攝盡無餘。所謂緊要處。佛法無多子也。果能一念相應。是爲眞轉全經。古德如慈明圓權大道棲賢舜廣道者等諸人。於大見道後。皆作此工夫。謂之無心體道。以其是還鄕要路。歸眞祕訣也

一乘決疑論說

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此古德大慈悲心。淚出痛腸語也。良以我釋迦如來爲衆生故。修證此法。無央數劫。行諸一切難行法行。捨所愛之國城妻子頭目腦髓。不知其幾千萬億。至於道成。仍以平等大悲。順悉檀義而敷衍之。故凡一句一字。皆無明長夜之寶炬。生死苦海之慈航。凡在有情。孰不蒙益。而諸子以依通之見。肆口詆訶。障正法明瞎將來眼。疑誤衆生。殊非小小。謂其無罪。寧有是處。茲以一乘之理。剖決羣疑。正大光明。直截痛快。蕩迷雲而淨盡耀佛日以重光。誠爲法門一大金湯矣。當是時也。諸子天眼法執。果得已遁已忘。自能深生隨喜。正使未忘未遁。定當頓獲勝益。故知此論之作。非特有益於

法門實則有益於諸子。不唯有益於諸子。且深有益於天下後世之學者。請卽流通以廣法施

相相離相心心印心略解

原夫境逐念生。念泯則相相離相。安依眞起。違眞則心心印心。惟其離也。有相皆歸實相。卽斯印矣。無心不屬眞心。是以滯相迷眞。頭頭障礙。背塵合覺。法法圓通。心相大端。略申管見。精微詳釋。以俟多聞

跋

淨土津梁跋

乙巳仲秋。衍法志公和尚。會刻淨土經論文集成屬跋數語。余因歷觀三經明因果。大開淨土之門。三論窮理破迷的示唯心之要。龍舒文導初機而精詳曲盡。指歸集采衆善於事理圓通。或問數紙。搜抉禪者孤陋之疑。法語一章。力振行人因循之弊。雲棲願文自注。戒殺放生等篇。莫非往生急務。助行要門。至若蓮華世界詩。雖文出游戲。而理實圓常。況爲境傳神。引心入觀。攝化門中。爲不可少。善哉。念佛一門。得此諸說。無機不被。無路不通。統萬流而歸淨土。誠爲一大津梁矣。爰爲題名曰淨土津梁。然而津梁雖設。履踐在人。撩起便行。阿誰無分。所貴賈勇先登。占寶蓮之上品。支闕直踏。獲法忍於無生。佛記早承。願輪速轉。偏剎網而縱橫應化。盡劫波以展轉津梁。則苦海勞生。由是而蒙利濟者。可復量哉。如其逐世波而忘返。趨險道以苟安。或則玩津梁而不進。守津梁以自足。不驚汨沒跉跰之苦。卒致問橋戀筏之譏。其何以慰集者之苦心。且深昧夫命名者之大義也矣。或曰。和尚秉單傳之宗。以祖道自任。當依本分直截示人。夫唯心淨土。當處現成。自性彌陀。觀體不隔。乃爲是。津梁之說。以起人心外有法去來取捨之見乎。噫。通元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靑山。本分直截耶。去來取捨耶。於此緇素分明。許汝會唯心自性。如或未然。莫寐語好

跋德全禪人血書蓮華經

無我而靈者。佛知見也。有我而昧者。衆生知見也。生佛知見無殊。特一妄我間之耳。夫大迷之本。存乎我。而我之最愛者。莫過身。苟衆生之身見不亡。我執不

破。則生死輪回。曷能自已。德禪人密發九品淨願。書成七軸蓮經。以無情之霜刀。刺難出之身血。十指瀝乾。一心不動。偉矣哉。眞無邊苦海中。頓空我見。直出生死之勇猛丈夫也。噫。禪人初發是念。蓮華種植時也。日漸刺書。蓮華增長時也。七卷功圓。蓮華光香具足時也。如是則禪人之淨因已成矣。但當莫忘本願。繫心念佛。直待此方報謝。彼土華開。卽見佛聞法。因圓果滿時也。雖然。卽今試問禪人。方金刀裂肉血筆縱橫時。其知疼痛而成點畫者。靈耶。昧耶。我耶。非我耶。佛知見耶。衆生知見耶。於此了然。則佛國非遙。實蓮正放。或猶未也。請分明記取。以質諸彌陀老子。

跋明初禪人血書蓮華經

金刀未舉。班管未拈。盡十方是部血淋淋的妙法華經。於斯見徹。謂靈山一會未散可也。謂靈山一會本不曾會亦可也。向當時喝散可也。於今日再會亦可也。大用現前。不存軌則。如王寶劒。殺活臨時。如是刺血。如是書經。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可以暢本師出世之懷。何以來古佛泥洹之塔。直令十二類生迎刃而命根頓斷。無邊法藏。點筆而文采全彰。莫不滴滴歸源。言言得髓。奚止刺無能刺。書無所書。鋪好華於錦上。指明月於天邊也哉。明禪人年尚少。向道唯誠。刺血書經。歸心樂土。果能聞是說而不生驚怖。是爲解第一義。上品生因。如其未然。直須十二時中。四威儀內。以書經之念。念念忘緣。刺血之心。心心憶佛。管取金臺可以坐待。妙諦不日親聞。否則必見我爲能書。經爲所書。彼是刺血時。彼是書經處。以生滅心。取實相法。轉不輕行。爲我慢幢。不特至迷妙法。遠背佛心。且孤負此一點。百劫千生不易發起之勇猛淨信。爲可惜矣。禪人其勉之。

書蓮華經普門品後

題標妙法。何法也。品號普門。何門也。說者謂一光東照。十界圓彰。隨類現身。應念脫苦。未爲非是。特其未耳。直須未舉以前。向世尊開口不得處。大士回避不及時。親見法法此法。門門此門。正與麽時。不與麽會。始具看經眼。否則入海算沙。執指爲月。不唯埋沒已靈。見惜明眼。將恐普門漸閉。而妙法終隱矣。默超居

土有見於此得是經而裝帙之屬綴數語普爲見聞隨喜者震塗毒鼓食少金剛其意豈淺淺哉

二有宅跋

經云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此金口誠言分明指示而世之昧者猶謬執唯心橫生異議可悲也因特書此以名余室用警省焉

余以二有名室或者淺之吁是尙不知卽空之有有而非有況復雙泯雙存超四句該四句圓教有門之有與夫性具本有之有耶其謂之淺也宜矣無庸辯

跋禪人勇建血書楞嚴經莊嚴淨土

首楞嚴者稱性大定之名也以如來藏心而爲體性以耳根圓通而爲入門以窮極聖位而爲究竟此依藏性之理起稱性之行還復證入藏性全體一經大旨義盡於斯故文殊於是請結經名此後復明昧此難免七趣況論修此須防五魔擾亂者但反襯正宗以補足其間要務耳經中兼明淨土其處有四第一大勢至法王子親稟念佛法門於超日月光佛其所陳念法至爲切要而大士修因契果自利利他唯以念佛皆悉具足第二乾慧地中云現前殘質不復續生夫乾慧地雖圓伏五住見思尙猶未斷何以便不續生蓋超同居穢土生同居淨土矣智者大師是其明證第三情想升沈中云純想卽飛必生天上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與淨願自然心開見十方佛淸淨國土隨願往生前乾慧地猶屬聖位此則博地凡夫純想之心便往生有分此蓋我釋迦如來大慈悲心熾然輪回之中特地拈出此橫出三界之要道耳古今未入聖位之人臨終往生者是其證也第四流通分中若有一人身具重罪將招極惡一念宏法變其所受地獄苦因爲安樂國重罪尙然況輕罪乎況無罪乎無福尙然況有福乎況多福乎一念尙然況多念乎況終年終身乎其往生不在中下品矣古今宏法諸師現相往生者皆其證也夫念佛法門專逗十方之機三根齊被耳根圓通專逗此方之機唯利上根且示阿難以就路還家故文殊大士曲爲揀選非謂耳根獨勝念佛便劣也讀經者不可不知禪人血

書此經流通大法實為希有難能之行其於往生當必有分焉

書問

覆香嚴居士書

月內二十九日得尊札備悉一切欣慰無量讀札內有念佛期過三七尚未見相好云云觀此用心之切立行之猛此百日內當必有大不思議之成就但此時不可預存期效之心存之則增躁動而翻為障礙矣此係修行門中微細心病不可不知直須深信諦了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全心卽佛全佛卽心一念現前卽一念相應念念現前卽念念相應但使此念常現在前便是眞實效驗離此念外別求效驗便是間斷便不親切便入岐路矣經云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正此之謂也鄙見如此不識居士於意云何至如長水之問瑯琊之答鍼鋒直截明白不可更為蛇足果能於此正眼洞開覷破瑯琊捉敗長水楞嚴大旨思過半矣然雖如此正好擲向他方世界且自一心念佛若曰開少解路則更不勞拈出矣柴紫錄久聞其名第未親見其書未可懸斷寺中近日唯嘉園居士彙句或一至此外別無容跡不慧逐日與諸衲子揮麈談經罷卽焚香晏坐或讐校華嚴或檢閱律梁別亦無事楞嚴已講竟六卷約於後七月間可圓全部因思半載之內兩終此經亦閻浮提人生一大快事也然唯循行數墨而已絕無一字之新得并書以博一笑

答江南彭二林居士書

仰惟居士深入淨宗廣陳法施自他並利解行俱圓可謂現居士身修菩薩行不違本願不忘佛屬者矣向得三經新論妄為評題不見罪責已出分外茲復寄示種種新刻屬令論定益覺赧顏山野唯教乘大旨粗知向方而幼失問學語不成文故兩處住持二十餘年檀護之門未投隻字今感居士虛懷遠問為法之誠遂頓忘固陋罄已所知直詞以告其當否去取唯高明以自裁焉念佛決疑兩論皆發前人所未發一以見慧解之超卓一以彰衛道之眞切並沒量大人出格作用可續入藏永永流通序跋皆精當間

有可商之處。簽辯於後

與瑞一李居士書

屢有書來。會未覆答。師資心契。諒不我疑。聞在南中。竭力辦公。盡心護法。修持不輟。勸導維般。此則自行化他二利並舉。世法佛法一道齊行。或雁信時通。或口碑傳誦。每一聞見。且慰且欣。因思道無不在。豈分朝野。而修證之際。實有易難。的論修道。出家尚不易。況在家耶。居家已難。況居官耶。故知即塵勞為佛事。化熱惱作清涼。苟非忍證無生。位登不退。深入如來之室。權現宰官之身者。恐終不免塵緣漸染。而道念日微也。今賢契信向此道未久。便能於衝繁官署猛切乃爾。非宿善根力。謂之何哉。雖然猶須痛念三界無安。肉身苦惱。生死路險。人命無常。幸聞佛法。幸生信心。幻境幻緣。雙眼覷破。佛心佛行。亦體會。當淨業得修。且修宦場。可下便下。無少生留戀。無虛棄光陰。務期事辦一生。華開上品。庶幾不負自己多生熏習之善願。我佛長劫護念之慈恩。而成一世出世間之勇猛丈夫焉

念佛伽陀 附

教義百偈

嗣法門人　了如等　述錄

一句彌陀　我佛心要　豎徹五時　橫該八教

一句彌陀　意旨如何　知音常少　木耳偏多

一句彌陀　大意分明　蛇生弓影　藥出金瓶

一句彌陀　名異方便　普攝羣機　旁通一綫

一句彌陀　開往生門　是多福德　非少善根

一句彌陀　臨終佛現　四辯親宣　六方共讚

一句彌陀　成佛標準　以念佛心　入無生忍

一句彌陀　證三不退　祇此一生　便補佛位

一句彌陀　滿十大願　豈得普賢　錯教了辦

一句彌陀　白牛駕勁　其疾如風　行步平正

一句彌陀　如來藏心　水外無浪　器原是金

一句彌陀　妙眞如性　春在華枝　像含古鏡

一句彌陀　清淨實相　絕議絕思　難名難狀

一句彌陀　圓融法界　觀體全眞　交羅無礙

一句彌陀　大圓智鏡　身土影含　重重掩映

一句彌陀　空如來藏　萬法未形　一眞絕相
一句彌陀　圓滿菩提　天更無上　雲不與齊
一句彌陀　大般涅槃　一輪明月　萬里空寒
一句彌陀　開般若門　十虛萬法　一口平吞
一句彌陀　華屋門開　從者裏入　快隨我來
一句彌陀　入王三昧　似地均擎　如天普蓋
一句彌陀　得大總持　轉一切物　使十二時
一句彌陀　性本自空　星皆拱北　水盡朝東
一句彌陀　法界緣起　淨業正因　菩提種子
一句彌陀　如鏡照鏡　宛轉互含　重疊交映
一句彌陀　似空合空　了無痕縫　卻有西東
一句彌陀　一大藏經　縱橫文彩　絕待幽靈
一句彌陀　一大藏律　嘗徧淨心　戒波羅蜜
一句彌陀　一大藏論　當念心開　慧光如噴
一句彌陀　一藏祕密　發本神通　具大威力
一句彌陀　渾全大藏　戒定慧光　流出無量
一句彌陀　繩本是麻　奈何不會　翻疑作蛇
一句彌陀　罕聞罕睹　影現鏡林　響宣天鼓

一句彌陀　無可譬喻　古鏡當臺　水銀墮地
一句彌陀　老婆心苦　運萬斛舟　發千鈞弩
一句彌陀　明明是有　四辯八音　婆心苦口
一句彌陀　的的是無　鎔他萬像　入我洪鑪
一句彌陀　亦無亦有　夢裏山川　鏡中華柳
一句彌陀　非有非無　捺著便轉　水上壺盧
一句彌陀　第一義諦　尙超百非　豈落四句
一句彌陀　妙圓三諦　最清涼池　大猛火聚
一句彌陀　得大自在　轉變聖凡　融通世界
一句彌陀　有功者賞　王膳盈前　髻珠在掌
一句彌陀　里仁爲美　居卜來歸　枯椿非鬼
一句彌陀　非難非易　九品蓮華　一生心力
一句彌陀　就路還家　可惜癡人　棄金擔麻
一句彌陀　橫出娑婆　備信不及　吾末如何
一句彌陀　歸元捷徑　緊要資糧　唯信願行
一句彌陀　要在信深　蓮芽九品　抽自此心
一句彌陀　要在願切　寸心欲焚　雙目流血
一句彌陀　要在行專　單提一念　斬斷萬緣

一句彌陀　誓成片段　拌此一生　作箇閒漢
一句彌陀　只恁麼念　百八輪珠　綫斷重換
一句彌陀　不急不緩　心口一如　歷歷而轉
一心彌陀　愈多愈好　如人學射　久習則巧
一句彌陀　攝心密持　如人飲水　冷煖自知
一句彌陀　譬猶掘井　就下近泥　價廉工省
一句彌陀　類如鑽火　木煖煙生　暫停不可
一句彌陀　全身頂戴　人命無常　光陰不再
一句彌陀　如救頭然　盡十分力　期上品蓮
一句彌陀　妙圓止觀　寂寂惺惺　無雜無間
一句彌陀　險路砥平　直抵寶所　不住化城
一句彌陀　如水清珠　紛紜雜念　不斷自無
一句彌陀　頓入此門　金翅擘海　直取龍吞
一句彌陀　塵緣自斷　師子遊行　驚散野干
一句彌陀　驀直念過　一踏到底　香象渡河
一句彌陀　無相心佛　國土莊嚴　更非他物
一句彌陀　無為大法　日用單提　劒離寶匣
一句彌陀　無漏真僧　雪山藥樹　險道明燈

一句彌陀　滿檀那度　裂破慳囊　掀翻寶聚
一句彌陀　滿尸羅度　都攝六根　圓淨三聚
一句彌陀　滿羼提度　二我相空　無生忍悟
一句彌陀　滿毗梨度　不染纖塵　直踏玄路
一句彌陀　滿禪那度　現諸威儀　藏甚枯樹
一句彌陀　滿般若度　境寂心空　雲開月露
一句彌陀　想寂思專　未離忍土　已坐寶蓮
一句彌陀　一朶寶蓮　唯心之妙　法爾如然
一句彌陀　一朶寶蓮　凡情不信　亦宜其然
一句彌陀　一朶寶蓮　決定不信　真箇可憐
一句彌陀　一朶寶蓮　直饒不信　已染識田
一句彌陀　宏通致情　入大悲室　坐法空座
一句彌陀　無盡寶藏　八字打開　普同供養
一句彌陀　斷諸煩惱　全佛全心　一了百了
一句彌陀　滅除定業　赫日輕霜　洪爐片雪
一句彌陀　能空苦報　世界根身　即粗而妙
一句彌陀　圓轉三障　即惑業苦　成祕密藏
一句彌陀　解難解冤　慈光共仰　法喜均沾

一句彌陀　報未報恩　裂纏縛網　入解脫門
一句彌陀　空諸惡趣　萬德洪名　那容思議
一句彌陀　機逗人天　參差三輩　掩暎九蓮
一句彌陀　化兼小聖　回狹劣心　向無上乘
一句彌陀　超然無礙　文殊普賢　大人境界
一句彌陀　微妙難思　唯佛與佛　乃能知之
一句彌陀　列祖奉行　馬鳴造論　龍樹往生
一句彌陀　因緣時節　異香常聞　蓮社創結
一句彌陀　利大象龍　永明禪伯　智者教宗
一句彌陀　感應非輕　少康化佛　善導光明
一句彌陀　有教無類　雄俊入冥　惟恭滅罪
一句彌陀　是無上禪　一生事辦　曠劫功圓
一句彌陀　理非易會　百偈俄成　三尊加被

宗乘百偈

一句彌陀　五宗公案　八裂七華　不勞判斷
一句彌陀　指向上路　不可言傳　直須神悟
一句彌陀　切忌莽鹵　瓜徹蒂甜　瓠連根苦
一句彌陀　何敢相瞞　合取狗口　打折驢腰

一句彌陀　現成公案　但辦肯心　必不相賺
一句彌陀　正好活埋　拗折竹杖　燒卻草鞋
一句彌陀　死了未燒　佛會有約　天不須招
一句彌陀　莫問宗教　未攪藤條　先焚疏鈔
一句彌陀　計甚易難　三條竹篾　七箇蒲團
一句彌陀　拳拳牢執　捏鐵稱錘　出黃金汁
一句彌陀　親切受持　一牛飲水　五馬不嘶
一句彌陀　念來便好　不用分疏　耑蒙合道
一句彌陀　悟機尤妙　念極情忘　寒灰豆爆
一句彌陀　誰知如此　百丈鼻頭　雲門足指
一句彌陀　正好轉身　山盡無路　谿回有郞
一句彌陀　踏上頭關　水不是水　山依舊山
一句彌陀　萬重關透　佛手驢腳　面皮多厚
一句彌陀　格外宗通　泥牛吼月　木馬嘶風
一句彌陀　三玄三要　除卻楊修　阿誰知妙
一句彌陀　天然五位　只為分明　卻難領會
一句彌陀　全賓全主　師子咬人　鵝王擇乳
一句彌陀　四重料揀　收放卷舒　頂門有眼

一句彌陀 四種藏鋒 殿頭去後 誰善斯宗
一句彌陀 藏身無跡 此意誰知 華亭空憶
一句彌陀 本分辦宗 橫擔榔栗 直入千峰
一句彌陀 密轉不已 自己山河 山河自己
一句彌陀 大有來由 暗中書字 箇裏出牛
一句彌陀 誰敢舉揚 龜毛拂短 兎角杖長
一句彌陀 六八宏願 冷便穿衣 飢來喫飯
一句彌陀 是何宗旨 靈峰親證 天龍豎指
一句彌陀 得要明宗 攪草成藥 破壁飛龍
一句彌陀 全機勘破 勝金剛王 超木上座
一句彌陀 舊案全翻 喝退臨濟 棒走德山
一句彌陀 法身向上 如何若何 徒勞讚謗
一句彌陀 一點靈明 無星秤上 兩頭恰平
一句彌陀 一箇主翁 若然兩物 用著融通
一句彌陀 坐斷寰宇 燒返魂香 擊塗毒鼓
一句彌陀 切莫顢頇 月圓當戶 日出連山
一句彌陀 重新指點 拔下禪牀 未是正眼
一句彌陀 成羣合夥 覷井覷驢 是誰是我

一句彌陀 居不待卜 盜入賊家 僧投寺宿
一句彌陀 父子投機 慈顏咫尺 愧久背違
一句彌陀 君臣道合 聖德天淵 慚難報答
一句彌陀 且淺商量 薰風南來 殿閣微涼
一句彌陀 子細商量 心外無法 東土西方
一句彌陀 的當商量 店中焚被 庫下賣薑
一句彌陀 含靈普育 日麗山川 春榮草木
一句彌陀 九品蓮華 種豆得豆 種瓜得瓜
一句彌陀 九品蓮華 布帛非儉 錦繡非奢
一句彌陀 九品蓮華 故鄉作客 別國為家
一句彌陀 九品蓮華 葫蘆架上 卻結冬瓜
一句彌陀 曾聞多劣 雁過長空 影沈寒水
一句彌陀 今重告語 生實不生 去決定去
一句彌陀 念者為誰 會得了也 猶欠鉗錐
一句彌陀 撥塵見佛 佛亦是塵 塵是何物
一句彌陀 願樂欲聞 草木真香 山水清音
一句彌陀 於意云何 兩段不同 收歸上科
一句彌陀 惟德是馨 山不在高 水不在深

一句彌陀 別啓玄關 一般雲月 各自谿山
一句彌陀 是殺人刀 當場拈起 鬼哭神嘷
一句彌陀 是活人劒 略露鋒鋩 龍騰豹變
一句彌陀 轟雷掣電 法眼卷簾 三平斷案
一句彌陀 臨機自由 芭蕉拄杖 黃龍拳頭
一句彌陀 不用嘵嘵 但歸山去 自有柴燒
一句彌陀 頗深意致 買石雲饒 移華蝶至
一句彌陀 洞山中話 六月松風 人間無價
一句彌陀 安樂故土 胡不歸來 鬧市有虎
一句彌陀 轉身就父 無計承歡 何敢背忤
一句彌陀 法本常住 綠樹啼鶯 動便飛去
一句彌陀 不勞融貫 心佛衆生 本來一串
一句彌陀 佛眼難窮 通身隱密 八面玲瓏
一句彌陀 亼字三點 喚破沙盆 作正法眼
一句彌陀 千車同軌 王庫寶刀 祖庭眞髓
一句彌陀 坐大寶蓮 彌勒非後 釋迦不前
一句彌陀 全心相委 似金博金 如水投水
一句彌陀 百千卷經 水中鹽味 色裏膠靑

一句彌陀 常寂滅相 時至華開 鶯啼柳上
一句彌陀 是究竟道 下士聞之 呵呵大笑
一句彌陀 殊非草草 救取丹霞 喚回趙老
一句彌陀 萬古空平 當人面目 大地衆生
一句彌陀 明珠走盤 看則有分 道卽應難
一句彌陀 豐儉隨家 香嚴錐子 眞淨袈裟
一句彌陀 建大法幢 寰中道契 化外魔降
一句彌陀 震大法雷 臥龍奮迅 蟄戶洞開
一句彌陀 吹大法蠃 木童撫掌 石女高歌
一句彌陀 擊大法鼓 日月停輪 山河起舞
一句彌陀 無邊衆生 同時度竟 豈待意稱
一句彌陀 無盡煩惱 輥成一團 全身靠倒
一句彌陀 無量法門 慈氏樓閣 武陵桃源
一句彌陀 無上佛道 不許夜行 投明須到
一句彌陀 且不是佛 名本非名 物原無物
一句彌陀 何止唯心 山自高高 水自深深
一句彌陀 心佛雙彰 兩輪互照 一統無疆
一句彌陀 心佛兩亡 水歸滄海 雲去帝鄉

一句彌陀　離見超情　本清月現　印壞文成
一句彌陀　恰有明證　趙州狗子　卻無佛性
一句彌陀　宗提格外　劫火洞然　者箇也壞
一句彌陀　道出大方　寂光有相　佛性無常
一句彌陀　人人知有　從東過西　進前叉手
一句彌陀　大家委悉　向下文長　付於來日

一信生必有死　普天之下．從古至今．曾無一人逃得
二信人命無常　出息雖存．入息難保．一息不來．卽爲後世
三信輪迴路險　一念之差．便墮惡趣．得人身如爪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
四信苦趣時長　三塗一報．五千劫．再出頭來．是幾時
五信佛語不虛　此日月輪可令墮落．妙高山王．可使傾動．諸佛所言．無有異也
六信實有淨土　如今娑婆．無異的的現有
七信願生卽生　已今當願．已今當生．經有明文．豈欺我哉
八信生卽不退　境勝緣强．退心不起
九信一生成佛　壽命無量．何事不辦
十信法本唯心　唯心有具造二義．如上諸法．皆我心具．皆我心造

一信佛語故。卽造後四。不信佛語。但造前四。故深
一信佛言。卽深信自心也。修淨業者。能具此十種
一信心。其樂土之生。如操左券而取故物。夫何難
一之有。甲子七月訥堂道人書

徹悟禪師行略

師諱際醒。字徹悟。一字訥堂。又號夢東。京東豐潤縣
人。俗姓馬。父諱萬璋。母高氏。師幼而穎異。長喜讀書。
經史羣籍。靡弗采覽。二十二歲。因大病。悟幻質無常。
發出世志。病已。至房山縣投三聖菴榮池老宿薙髮。
越明年。詣岫雲寺恒實律師圓具。次年。聞香界寺隆
一法師開演圓覺。師預會焉。晨夕研詰。精求奧義。遂
悟圓覺全經大旨。復依增壽寺慧岸法師聽講相宗。
妙得其要。後歷心華寺徧空法師座下。聽法華楞嚴
金剛等經。圓解頓開。於性相二宗。三觀十乘之旨。了
無滯礙。乾隆三十三年冬。參廣通粹如純翁。明向上
事。師資道合。乃印心焉。是爲臨濟三十六世。磬山七
世也。三十八年。粹翁遷萬壽寺。師繼席廣通。率衆參
禪。策厲後學。津津不倦。十四年如一日。聲馳南北。宗
風大振。每憶永明延壽禪師。乃禪門宗匠。尚歸心淨

土。日課十萬彌陀。期生安養。況今末代。尤宜遵承。遂捿心淨土。主張蓮宗。日限尺香。晤客過此。惟禮拜持念而已。五十七年。遷覺生寺住持。八年。百廢盡舉。於淨業堂外。別立三堂。曰涅槃。曰安養。曰學士。俾老病者有所依託。初學者便於誦習。師於禪淨宗旨。皆深造其奧。律已甚嚴。望人甚切。開導說法。如瓶瀉雲興。與衆精修。蓮風大扇。遐邇仰化。道俗歸心。當時法門爲第一人。嘉慶五年。退居紅螺山資福寺。以期終歲。衲子依戀追隨者衆。師爲法爲人。心終無厭。遂復留衆。俄成叢席。擔柴運水。泥壁補屋。一飲一飡。與衆共之。如是者又十年。十五年二月。詣萬壽寺。埽粹祖塔。辭諸山外護。屬曰。幻緣不久。人世非常。虛生可惜。各宜努力念佛。他年淨土。好相見也。三月。還山命預辦茶毗事物。十月十七日。集衆付院務。命弟子松泉領衆住持。誡曰。念佛法門。三根普被。無機不收。吾數年來。與衆苦心。建此道場。本爲接待方來。同修淨業。凡吾所立規模。永宜遵守。不得改弦易轍。庶不負老僧與衆一片苦心也。臨示寂半月前。覺身微疾。命大衆

助稱佛號。見虛空中幢旛無數。自西而來。乃告衆曰。淨土相現。吾將西歸矣。衆以住世相勸。師曰。百年如寄。終有所歸。吾得臻聖境。汝等當爲師幸。何苦留耶。十二月十六日。命監院師貫一設涅槃齋。十七日申刻。告衆曰。吾昨已見文殊觀音勢至三大士。今復蒙佛親垂接引。吾今去矣。衆稱佛號愈厲。師面西端坐合掌曰。稱一聲洪名。見一分相好。遂手結彌陀印。安詳而逝。衆聞異香浮空。供奉七日。面貌如生。慈和豐滿。髮白變黑。光潤異常。二七入龕。三七茶毗。獲舍利百餘粒。門弟子遵遺命。請靈骨葬於普同塔內。師生於乾隆六年十月十四日未時。終於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申時。世壽七十。僧臘四十九。法臘四十有三。所著有示禪教律念佛伽陀。行於世。嘉慶十七年壬申九月既望。有師之弟子惺聰者。持師行實。請述於余。余與師相契有年。素蒙開誨。啓廸良多。師眞過量人也。六根通利。解悟超常。既具辯才。兼持苦行。終始如一。余所目覩。故此述不容一字假飾。愧余不文。特質言之。以傳信云爾。拈華寺慕蓮杜多體寬述

中徹述

徹悟禪師語錄卷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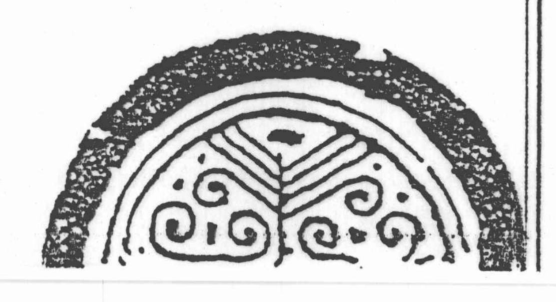
[illegible]



虛雲和尚法彙

虛雲　撰

呂寬賢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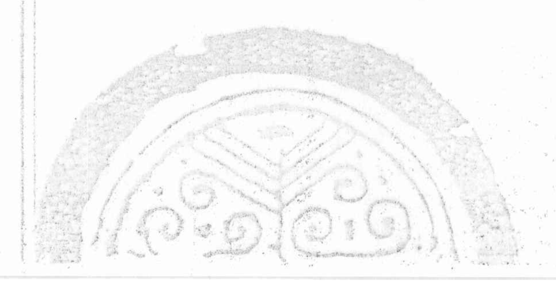




虛雲和尚法彙

呂寬賢 編

虛雲 撰



虛雲和尚法彙

序

虛雲大師。以百載光陰。盡瘁傳化。其事震爍中外今古。倓虛久仰 道風。幸獲親近。追惟芳躅。攬茲世變。又何能已於懷。大師。其入佛境界。行菩薩行者耶。聖法毗奈耶一法不取。法法成佛。若非親符此境。其何能繁興萬行。雖被大功德鎧。而成無所成。雖成無所成。而無成之化。化化無極。薄海同倫。誰能外此恩德。師先代與聖國師世傳有聖箭令譽。今師躬臨大難。而不循他家通霄之路。亦不感於失殿離宮。可不謂之為道精純而臻化境也哉。豈特五家綱宗。藉以振起。而整個佛法。胥賴撐扶於不墮。吁。誠偉矣。按師生平所著諸經義疏。悉遭世變散失。茲書僅集法語。書問。散文。詩集。宗源祖贊各篇。暨師之一生化跡。以及各家贊頌。追思紀念等文。整體鉅觀。綱宗燦列。讀法語。啟示諸篇。俾知夫宗門雖玄。而側擊旁敲。疏導啟發。尚非無津涯可入。其有功世道。詎可限量。蓋師之吐屬。一一發自胸襟。蓋天徹地。觀其斥宗教之互諍。而尊護羣經。嚴宗門之家風。而慎於記莂。佛祖言教。收來如珠走圜圓。公案精

微。披剎如犀分歷落。又以法運不振而魔強。戒行不嚴而法弱。歷主名山。戒法為重。此又觀其同戒錄諸作。可概見矣。方今法運垂秋。人心陷溺。而世變亦日亟。茲書一出。倘能喚起大衆。自審本分。各顧脚跟。則教乘宗乘。同是滋茂發皇。各當時機。共相舉發行見慧日出而灼火消。大法明而世運轉。不然。則舉世屬望自由自在平等安樂境界。捨共明斯道。其又孰與歸哉。

辛丑孟春　湛山倓虛敬敘於香港中華佛教圖書館

原序

青龍在壬辰之歲。雲門劫後。山陬法物。蕩然無存。吾師虛雲和尚。傷法道之陵夷。慮慧命之斷絶。使其徒向曩日駐錫之東南諸巨刹。網羅散帙而平生殫力所著之「楞嚴經玄要」「法華經略疏」「遺教經註釋」「圓覺經玄義」「心經解」竟不可得。僅繕寫法語詩文少分回。師歎曰。定業也。吾今不復隱祕矣。徇證圓等懇求。乃集諸弟子口述一百餘年所憶及之事蹟。錄爲年譜。並將蒐錄所得之法語詩文序跋等。命 學呂 編輯。爰集同人。分任讎勘。考訂附註。撰次爲十卷。另年譜上下二卷。肇始於春初。蕆撤於冬暮。名曰虛雲和尚法彙初編。書成。乃爲之序曰。學呂 以博地凡夫。瞻仰十地菩薩。但覺其不可思議。非游夏所能贊一詞也。何敢序。以師命故。又何敢違。每於冥心編輯之際。味吾師不可思議之思。隨見隨拈。因月有指。枝中覓本。委上求原。聊此引伸。就正有道。夫諸佛以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諸祖以續佛慧命。乘願再來。豈惟自了。有大悲大願存焉。悲大故憂之也深。願大故任之也重。吾師於五十六歲以前是自度。五十六歲以後是度人。竊窺其行履。志大氣剛。心堅行苦。故能度生衆而收效弘。歷盡折磨。九死而不死。坐閱世變。有生而無生。至其手建大小梵刹數十。

歸依門下弟子中外百數十萬人此舉世所共知者也。而獨於吾師之重振綱宗。續佛慧命。有為世所不盡知者。溯自達摩西來至六祖而一花五葉。臨濟開玄要之宗。洞山立君臣之義。溈仰發體用之論。雲門示三關之捷。法眼呈六相之分。拈花妙義。大布東方。及後則曹洞專主少林。溈仰則圓相漸隱。雲門於韓大伯後。難見其人。法眼感於永明而入高麗。獨臨濟尚存香火耳。元明以降。禪門宗匠。自中峯楚石。以逮紫柏憨山。天童玉琳。屈指可數。獅絃其絕響矣。百餘年後。吾師出世。於鼓山傳法曹洞。兼嗣宗臨濟。中興雲門。扶持法眼。延續溈仰。興滅繼絕。慧日同光。以一身而參與五宗法脈。舍西竺龍樹外其誰耶。學呂特為拈出。以告後之研求宗乘者。諒為吾師之所許。夫序書於癸巳元旦。師年一百一十四歲矣。三災過後。佛日重輝。願留寶掌千年。常作人天眼目。慈雲普蔭。法乳同沾。則法彙由初編二編以至若干編。豈止宗鏡百卷已哉。此衆生所共禱者也。學呂淺陋。耄彌昏昧。傳燈續錄。有賴後賢。是為序。

鼓山門下弟子順德岑學呂寬賢恭序

佛歷二千九百八十年歲次第七十八癸巳

越六年己亥秋。師示寂於雲居山真如寺。事前一月。以近年蒐集之佚稿及弟子錄存之法語遠道見寄。囑付重編法彙全集。其詳具誌年譜中。茲識其顛末於此。

辛丑仲秋學呂再識

虛雲和尙法彙

鼓山門下弟子順德岑學呂寬賢編輯

法語

元旦上堂

玉戶不出。尊客天然。纔涉功勳。墮坑落塹。與其途中受用。何如金殿垂簾。直饒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懸崖上走馬。只如君臣道合。主賓回互。敲唱雙行。水乳合同。又作麼生。舉拂云。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

元宵

山中正月十五。不是邨歌社舞。都盧本分禪和。不打尋常笛鼓。剔起無相燈光。照破人人鼻祖。且道燈未明時。光在什麼處。舉拂子云。明暗兩頭俱脫落。一剎那際現全身。

立春上堂

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大小雪竇見解如此。更買草鞋行脚去。

此間亦有一頌。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春花爛縵開。春鳥鳴唧唧。且道雪竇是。此間是。試定當看。

四月八日新戒請上堂

今日四月八。皇宮生悉達。九龍噴金軀。萬古香湯潑。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云。苦瓜連根苦。進云。如何是朝生王子。師云百城煙水渺無垠。進云。如何是末生王子。師云。窗前勤苦讀。馬上錦衣回。進云。如何是化生王子。師云。橫按鏌鎁全正令。進云。如何是內生王子。師云。穩坐金殿裏。笑看雲捲舒。問。指天指地。事已張揚。師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進云。戒元飯僧。未審和尚還受他供養也無。師云。老僧供養他有份。進云。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又作麼生。師云。難消滴水。進云。恁麼則財法二施。等無差別也。師云。雨過竹風清。雲開山頂露。僧出云。某甲不問話。請師不答話。師云。早是多事了也。僧禮三拜歸位。師云。作家作家。僧掩耳。師云。適來患啞。今又患聾。僧無語。師云。果然多事。乃云。周昭甲寅四月八。淨飯王宮生悉達。纔出胎來便捏怪。指天指地阿喇喇。攪亂大千世界人。盡向餬餅裏討汁。更有雲門跛脚師。頓教一棒要打殺。把髻投衙可憐生。大似普州人送賊。雖然。一塵不立野老安恬。是則固是。祇如門庭施設。國家興盛。又且如何。謝公財施兼法施。選得戒元勝狀元。

結夏

禁足安居。乃如來之儀軌。識心達本。是釋子之行門。道在人行。功由日進。茲者四月十五。適當我佛結夏安居之辰。雲集僧衆。登臨寶殿。諷演祕章。結起期制。自今以後。發十願。起三心。開明智性。報四恩。拔七趣。消滅障緣。受持佛號。存想聖容。不得冒熱遊行。傷害生命。稟七支之戒。皎如冰霜。持三律之儀。淨無瑕穢。定水澄清。慧日朗照。內契真源。外敷梵行。長般若之靈苗。成菩提之妙果。由此法門隆盛。海衆安和。天龍擁護。人物欽崇。

端節上堂

五月五日午時刻。百草煎膏除瘡結。雄黃白酒徧處灑。毒蟲穢氣皆消滅。世人如是慶端陽。衲僧將甚應時節。聊以拄杖弔中堂。超勝判符插門楔。諸仁者。且道拄杖子甚麼處超過判符。若道超不過。何以如此說。會麼。若道不會。請拄杖子自己造報。任他鑼鼓喧天。龍船飛渡。也是本地風光。靈明獨露。不動道場。憑你艾線榴紅。角黍斗大。無非祖師西來意。若也會得。任運度日。隨緣行化。如或未然。肚飢三碗粥。渴來一杯茶。——請

七月十五解制

九旬禁足。三月安居。聖制告圓。衲僧分上事作麼生看。靈山垂運慈悲。目連神通救母。幸得

諸佛歡欣。赦拔冥中罪苦。且道。千古聞名。如何取則。僧問。罪性本空。赦個甚麽。云。爲有這個在。進云。恁麽則有罪也。云。有。進云。還許懺悔也無。打云。冤家解脫。問。從天降下。即不問。就地還鄉。事若何。云。寒巖枯木逢春秀。進云。正恁麽時如何。云。帶雪松枝色更新。問。如何是人中境。云。鐵蛇橫古路。問。如何是境中人。云。踏着兩頭忙。進云。人境俱忘時作麽生。云。脚根下好與三十棒。乃云。德山棒。臨濟喝。雲門餅。雪峯杓。禾山打鼓。木人奏樂。人人有分。個個摸索。頭角崢嶸。天清地濁。眼光電掣。口傾山嶽。正恁麽時。如何注脚。喝一喝云。斬卻南泉死貓頭。救得趙州狗子活。

師誕日大衆設齋請上堂

問。鐘鼓交參。人天普集。師登寶座。說何法要。師云。一朵紅雲擎寶蓋。進云。有何利益。師云。半空鐘韻落天花。進云。恁麽則佛祖歸宗。人天瞻仰。師云。聾者不聞其音聲。盲者不覩其文彩。問。纔登戒品。便踏佛階。是如何。師云。法海汪洋。何處蹋足。進云。乞師引導。師云。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進云。弟子退身有分。師云。向你道沒處蹋足。問。輕煙籠皎月。薄霧鎖寒巖。如何是禪定。師云。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進云。撥開雲外路。翻去月明前。如何是般若。師云。茅戶挂珠簾。龍樓舖草座。進云。莫行心行處。不挂本來衣。如何是解脫。師云。誰有單于調。換取假銀

城。問。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言。甘露返蒺藜之園。如何是戒。師云。信步入荒草。忘卻長安路。進云。如何是定。師云。百花叢裏過。一點不沾身。進云。如何是慧。師云。信受奉行。僧禮退。師乃云。此一段大事。汝若信得及。解得徹。纔登戒品。便踏佛階。戒定慧信受奉行。便得銀盌盛雪。明月藏鷺。茅戶挂珠簾。龍樓鋪草座。佛祖歸宗。人天瞻仰。汝若信不及。解不徹。法海汪洋。何處濯足。禪定般若解脫。大似輕烟籠皎月。薄霧鎖寒巖。單于調換取假銀城。聾者不聞其音聲。盲者不覩其文彩。只得退身有分。雖然如是。因齋慶讚一句。作麼生道——

一朵紅雲擎寶蓋。半空鐘韻落天花。

中秋節上堂

中秋雲散月空懸。海衆同參問祖禪。赤脚頭陀無個事。橫拈白棒打瘋癲。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云。世情偏向有錢家。進云。見後如何。云。仁義盡從貧處斷。進云。即今事。答。莫妄想。問。參禪念佛。貴脫生死。生死到來。如何迴避。答。不用念佛參禪。再進云。不用念佛參禪。如何抵敵。打云。扶籬摸壁漢。乃云。今日中秋節。一輪光皎潔。自從威音來。古今無欠缺——會麼。

冬至小參

魯史書五雲。漢宮添一線。六陰剝落盡。一陽喜來生。天地否變作地天泰。小人道消。君子道

長。諸佛子。未得個入處須覓個入處。已得個入處。亦須陸沈衆中。不露圭角。過了五九四十五。春雷一震——轟隆。——躍過龍門。自然驚天動地去也。

除夕法語

臘月三十日到來也。諸仁者脚跟下事作麼生。汝等須知。人人本具個個圓成。所以道。行住坐臥。不離這個。若或不識。當面錯過。三世諸佛。也是這個。歷代祖師。亦是這個。天下老和尚。只是這個。乃至鱗甲羽毛草木昆蟲。無不承這個恩力。諸仁者還會得這個麼。若會得眉毛依舊。其或未然。年來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在寧波崇壽寺

七塔寺佛誕日請上堂

陞座。拈香畢。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執拂子云。年年有個四月八。人人盡道生悉達。惹得雲門不肖兒。白棒無情要打殺。且道釋迦老子過在什麼處。雲門意作麼生。衆中還有檢點分明者麼。僧問。世尊畫蛇添足。雲門雪上加霜。未審和尚如何。師便打。進云。正是雪上加霜。師云。擔枷過狀。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云。一鏃撩天。進云。出世時如何。師云。四楞着地。僧擬議。師打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隨云。覿面風雷白浪翻。滿盤璀璨寶珍珠。當

機托出難酬價。終不和沙賣與人。上首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七塔寺講經期齋主請上堂

釋迦如來此時此刻在柱杖頭。放光動地宣說大佛頂首楞嚴經。卽今諸仁者還見聞麼。若道有見有聞。未離常情。若道不見不聞。又成斷滅。且道如何出此斷常二見去。若會得此事。隨緣度日。任運逍遙。若其不然。借柱杖子通個消息。門前七塔。元是楞嚴千手觀音。全身佛頂。三聖妙相。豈離密因。正恁麼時作恁麼生。若道有見。楞嚴佛頂密因是何相貌。若道無見。七塔觀音三聖俱在目前。將恁麼出得有無二見去。會得卽今講經期。主伴交參。盡是修證了義。崇壽寺中。經行坐臥。無非萬行真因。方能上報不報之恩。下化不化之德。今有三寶弟子某來寺進香。遇此開經良辰。植福延齡。請法飯僧。且道慶贊一句。作恁麼道。良久云。 梆聲高唱三輪寂。缽色全含五觀心。

七塔寺講律聽衆設齋請上堂

拈柱杖云。佛慈垂化示三身。開權顯實露天真。若能言下契斯旨。何必添泉月入瓶。所以昔日盧行者薙髮。受智光律師滿分戒。正謂富嫌千口少。高沙彌知這般事便休。所謂貧恨一身多。今日崇壽七塔寺。四衆雲集。聽講戒經。須知戒性如虛空。持犯非言道。如天普蓋。似地普

擎。富者得之而不驕。貧者得之而無乏。向這裏直下知歸。穩坐沒底船。直達菩提岸。如或不然。五篇三聚從頭說。黃葉金錢君自看。今諸學戒上座等設齋請法。為祈戒根清淨。且道即今慶讚一句作麼道。良久云。清淨本然周遍法界。

浙江寧波崇壽寺惟一請上堂法語

寒食來三天。清明去二日。去時為萬有。歸來復唯一。萬有斯支蔓。唯一迺真實。寧波橋報恩七塔僧堂前。都與上座相見了也。賓頭盧老比丘。往北俱盧洲抄化也。趣回應齋沒尾猢猻。無位真人。各受一分饅[illegible]。適來雙角麒麟。趁個五蹄白馬。在法堂走一趟。汝等諸人若不見信。問取惟一大師。自然與汝道破去也。良久擊拂子云。誰料金毛獅子子。爪牙不露甚希奇。

示某居士

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所以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初見文殊。領得根本智。經歷百城煙水。末後參彌勒。彈指樓閣門開。見彌勒與十方諸聖。談唯心識定。差別智慧現受用身。須知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然法身無相。借色身而顯現。如當人一念差別。便落諸緣。諸緣不昧處。佛眼亦難窺。佛眼既不能窺。且道根本智與唯心識定。又在什麼處。若向這裏見得。說什麼善財五十三參。大法功圓。文殊受記。總不出老僧掌握中。參。

光緒廿六年庚子在陝西臥龍寺

闔省文武官員啓建道場九日慶祝慈禧皇太后七旬萬壽設齋請上堂法語

陞座。拈香祝聖畢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執柱杖云。佛母陀羅尼佛頂王三昧。亦名秘藏大總持。巍巍乎莫能形。蕩蕩乎莫能名。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當今聖天子得之統御金輪化育萬物。亘古今以彌堅。體乾坤以爲量。仁風沕穆化日舒長。皇太后得之含衆德以有餘育至尊而獨上。優曇現瑞。嘉鳳呈祥。茲則宮中添線。海屋添籌。翊運宣猷。調元贊化。諸公卿恭逢聖節。虔轉法輪。黃閣簾垂。百爾鸞翔虎拜。紫垣扇合。千行鷺序鵷班。彩映瑤宮。五色慶雲垂玉露。虹流華渚。九霄紅日映瑤池。正當恁麼時。千官進壽。率土騰歡。仰憑闔城文武官僚。廣宣寶籙。遙瞻天上。敬爇心香。只如嵩呼頂祝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云。普天同慶萬壽無疆。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在陝西臥龍寺

啓建息災法會上堂

陞座。拈香祝聖上首白椎畢。執柱杖云。息災會啓。賑濟宏開。自他咸利。冤親等益。光同日月。量等太虛。天地以茲爲覆載。日月秉此而照臨。山嶽以之爲崔嵬。江河以斯爲流注。聖賢以斯爲化

育天人體斯爲感應。陰靈仗此出苦難。冤讎了知得解脫。陣亡橫死明此即超生。佛祖以此宏普化。衆人以斯修濟拔。某某以斯爲方便。今日爲撫院岑公暨全體官紳。啓建法會。諷經禮懺。設齋請法。仰冀諸佛菩薩。垂降禎祥。祈願甲兵休息。旱疫消除。存增福壽。殞早超升。天下太平。民安物阜。卓拄杖云。祇今釋迦如來在柱杖頭上。放大光明。其光清淨。無增無減。光光互映。如寶珠網。塵塵普利。刹刹全彰。無量爲一。一爲無量。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普利羣生。且道即今向甚麼處見如來轉大法輪。若向柱杖頭上見。未見在。若向妙寶華王座上見。亦未見在。既不如是。畢竟如何見。以柱杖卓一卓云。願今得果成寶王。還度如是恆沙衆。即今護法諸仁者。請法飯僧。爲祈所願如意。祇如因齋慶讚一句作麼道。良久云。八方霑潤無爲化。四海謳歌賀太平。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在西安興善寺

蘇軍門請上堂法語

拈香舉卓杖云。　長安春景實堪誇。來往紛紛盡作家。莫道人天小果異。萬緣普濟福無涯。所以世尊因地中偏修苦行。利人利己。莊嚴福慧。雖然如是。今日蘇府設齋散䞋結緣。與昔日雲門餅。趙州茶。金牛飯。是同是異。若道是異。辜負施主。若道是同。又埋沒古人。即今畢竟作麼

生了識去。良久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光緒廿九年癸卯歲蘇軍門曜森莫觀察楷寬慧居士等請到昆明金馬山興福寺

進院以柱杖指門云。

擊碎金剛圈。一條筆直路。此處太分明。有甚迷與悟。喝一喝便進。

大殿禮佛拈香云

渾然一物。穆穆佗佗。見得分明。阿誰是佛。倒身三拜。自起自屈。禮拜

伽藍殿炷香云

靈山有願。今日親逢。赤心鐵面。護法英雄。禮拜

祖殿拈香云

馬駒踏殺。石頭路滑。祖祖相傳。枝枝秀發。今朝落在幻游手裏。不許舍寃叫屈。禮拜

興福寺衆護法居士慶祝進院請上堂

陞座。拈香祝聖上首白椎畢。卓柱杖云。卓開三際。挑轉須彌。風清月白鳥聲稀。柱杖橫擔知不知。僧問。鐘聲未鳴時聲在何處。師云。昆明湖下已深藏。進云。鳴後聲歸何處。師云。金馬峯前早拈

出。進云。離却兩頭又作麼生。師驀頭一棒。問。如何是行中定。師云。風清日麗黃金色。問。如何是定中行。師云。露冷雲閑皓月移。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云。真金不換鐵。進云。磨後如何。師云。照得鼻孔穿。進云。磨與未磨時如何。師連打兩棒。乃舉臨濟祖師示普化克符二上座云。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爾等二人可承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上來云。和尙三日前說什麼。濟便打。又後克符上來云。和尙三日前打普化作麼。濟又打。至晚小參云。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於是有棒喝機鋒。顯密宗旨。如雲門乾屎橛。洞山麻三斤。趙州柏樹子。狗子佛性話。且道是同是別。若道是同。名色各異。若道是別。當面熱瞞。若道非同非別。汝等鼻孔撩天。何待山僧舌頭拖地。揮拂子云。要提無上毗盧印。須向千峯頂上行。下座。

興福寺癸卯除夕陞座法語

拈杖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卽今是甚麼時節。今當臘月二十九。雖非大盡。竟是年窮歲極之時也。古人爲生死交接之際。以臘月三十爲喻年盡月盡日時俱盡。且看一年三百六十日內。曾辦什麼事來。若辦不得。未免虛度此一年。豈但虛度此一年。自無量劫來至於今日。總是唐喪過了。若不於此脚跟下作個立地。提起所參話頭。猛着精彩。年雖未

過。敢保又是虛度。豈但今年。或不猛力精勤。便百千年亦只是虛度。諸仁者虛度時緣。也不管汝。但積業愈多。道力愈微。何以副出家學道之初衷哉。奉勸諸仁者。以鐵柱杖把殘年懶墮自恣昏沈掉舉。一劃劃斷。向明日大年初一爲始。奮起精進勇猛神力。做一日便見一日功程。及早討個樹倒藤斷。庶不負出家行脚志願也。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復云。今夜臘月二十九。處處迎新兼送舊。惟有衲僧面前。動著便成窠臼。不如念一道真言。消遣殘年不唧溜。是大神咒。是大明咒。試聽樓上五更鐘。寒毛竪起眉頭皺。年新舊。人新舊。

光緒三十年甲辰在昆明興福寺

元旦上堂法語

僧舉高峯頌云。百年難遇歲朝春。師云。有甚閑心情。又云。姹女梳粧月樣新。師云。隨波逐浪漢。又云。惟有東村王大嫂。師云。古廟香爐毓苔清。又云。依然滿面是埃塵。師云。風吹不動水雲根。山僧亦有四句。年年此日是新春。萬象無言色更新。西壁崖前松伴石。飛花不染上林塵。且道與高峯是同是別。試檢點看。若檢點得出。許伊具隻眼。其或未然。幻游饒舌了也。竪拂子云。會得正月賀春王。這個明明不覆藏。只爲一生寒徹骨。冷雲殘雪自凝香。

佛成道日上堂法語

驢事未了。馬事又來。十方諸佛。有口難開。三思大事。再歎奇哉。且道如何是奇哉底消息。問。佛成道時作麼生。師便打。進云。未成道時作麼生。師亦打。進云。成與未成時如何。師拈香爐壁面擲。問。如何是第一玄。云。夜半波斯跳上天。問。如何是第二玄。云。碧眼胡僧兩耳穿。問。如何是第三玄。云。風吹柳絮捲寒烟。問。如何是第一要。云。孤峯頂上紅輪跳。問。如何是第二要。云。雪裏寒梅通一竅。問。如何是第三要。云。一句明明無巧妙。乃云。如來昨夜栽荊棘。今日梅花香滿室。忤逆兒孫處處乖。山僧膠上重添漆。

小參

僧舉拳云。和尚是個試金石。且道這個是銅是鐵。師打云。點鐵成金。問。大地冰清。凡聖路絕。還有出身處也無。師云。大地冰清。汝在甚麼處着脚。進云。早已呈似了也。師云。獅子峯未點頭在。僧作禮。師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

上堂法語

黃梅時節。陰晴無常。我輩用功。亦復如是。古人目之如隔日瘧。若是真實究竟此道。豈有今朝來日。專要一念萬年。方能相應。且道相應個甚麼。如若未然。看取黃梅時節。陰晴無常。還有此等名目否。虛空尚且假名。妙理誰來安號。名言皆虛。當處無生。無生之理。隨緣應現。故

所以一切塵中一切塵。一切心中一切心。一切心中一切塵。一切塵刹亦復然。會得隨緣應化。順理度時。如其不然。卽午吃飯是誰下口。參。

示某遊僧

僧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則且置。因甚口吞佛祖。眼蓋乾坤之人。還要喫棒。答。若能轉物。卽同如來。左邊鐘樓。右邊藏殿。作麼生轉。問。蟭螟眼裏作活計底人。爲甚盡大地無下脚處。答。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客作漢到者裏作麼生去就。師問僧。喚作竹蓖子則觸。不喚作竹蓖子則背。畢竟喚作甚麼。僧云。數百人善知識猶作個問話。師云。闍黎太似個作家。僧喝。師便打。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石敢當。問。如何是應身。師云。長的長。短的短。

甲辰在昆明筇竹寺結冬小參法語

拈柱杖云。萬木零落臘月終。浮生幻化本來空。空空空到無空處。破臘寒香不待風。直得金烏玉兎。西照東輝。有時坐却日頭。不知天曉。忽然案山點頭。逼塞虛空。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實希有也大奇。天無四壁。地絕八維。百川衆流來入海。衲僧聞見朗如眉。未審諸上座還識衲僧見處麼。若能識得分明。與此法門有相應分。不負來山參學一番。其或未然。只知事逐眼前。不覺老從頭上。不自精進。終無了日。雖然如是。卽今小參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實法本

來無心差見轉殊。若悟三空理。何處不如如。

示衆禪人

自古禪德無不從參學而入。所謂參學者。卽戒定慧是也。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定慧相資。其道乃成。是以道非常道。名非常名。皆由智慧而顯機用。故智有決擇之功。慧有曉了之義。如以禪定熏修。方與如來法流水接。所以楞嚴云見性明心。然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若見吾不見之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云何非汝。如此是如來觀體爲人處。雖則如是。亦復要知命根在甚麼處。必須親遭毒手。攛入大冶紅爐。將三學凡流。一齊抛向爐中。燒得焦頭爛額。使其說心說性。論是論非。牽長漏短。總沒有開口處。到此時節。擬議停機。劈頭便棒。設有個出格的丈夫出來道。恁麼時如何巴鼻。直向他道。一鏃撩空高着眼。弓弦响處日中看。

爲蕭國良薦慈親靈小參

水落天高鶴夢驚。遠山層碧曉霜清。還鄉一曲歸來晚。雲在青天月在庭。真純之理。本非聖而非凡。英靈之氣。不鍾男而鍾女。摩耶夫人。勝鬘夫人。妙德夫人。韋提希夫人。都在山僧拂子頭上。與羅太夫人對彈無生曲調。衆中可有聞者麼。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方得知。

——咦。——見鬼。大喝一聲釋迦老子來也。

戒期圓滿上堂法語

陞座。起制諷讚聲未歇。又是滿期出堂節。彈指流光去不停。諸人大事何時決。堪痛切。堪痛切。普勸諸仁者。回頭須猛烈。識取未生妙戒體。本無三毒幷六賊。卽今值傳戒期滿。求戒諸子。功德周圓。喻入海採寶。滿載而歸。旣已獲得。謹愼守護。禪律幷行。體用皆備。果能如是。不負來山一番。卽今下山。不可東去西去。勉勸同參直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咦——何處是萬里無寸草。——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參。下座。

小參

豎拂子云。識得這個。却被這個所縛。不識這個。亦被這個所縛。且道這個是甚麼。僧問。怒氣騰騰時如何。師云。你何不翻身。進云。覿面威風。無個不有。師云。獨汝無分。僧舉拳。師便喝。問萬象叢中一點紅。莫是柱杖麼。師云。柱杖且置。如何是一點紅。僧便喝。師云。這一喝落在什麼處。僧云。和尚耳聾。師瞪眼。下座。

講經圓滿請上堂法語

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柱杖子是相非相。作恁麼生見。果能了此。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原是家珍。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本非分外。所謂大小相含。一多互攝。若證此道。上報

不報之恩。下化無爲之化。今朝講經圓滿。諸兄弟匆匆忙忙。東去西去。且道甚麼處去。良久云。一鉢持歸青嶂裏。三衣飄入白雲鄉。今施主於經期圓滿。設齋供衆。爲祈植福延齡。作麽生道。又良久云。道場散了。佛言善哉。下座。

光緒三十年甲辰秋在滇省筇竹寺

大理提督張公松林李公復興等再三堅請住葉榆崇聖寺固辭不獲勉應其事

進院法語

進山門以杖指云。盡大地是個解脫門。挽手拽不入。雲上座不費力。普令人人一超直入。

彌勒殿云

無古無今一道通。門前三塔現玲瓏。入門瞻禮黃金相。印在深心一笑中。展拜。

韋馱殿云

記莂靈山威德神。佛門常護誓弘深。手擎寶杵披金甲。輔正摧魔轉法輪。展拜。

伽藍殿云

十八尊神護法真。恆沙功德願宏深。僧伽振作權衡大。輔正摧邪萬古心。展拜。

佛殿云

乾屎橛是何作略。麻三斤縛手縛脚。惟有殿裏的觸着磕着。展大具九拜。

進方丈云

人人眼橫。個個鼻直。論甚麽動靜語默。說甚麽得力不得力。唉。不因漁父引。爭得到桃源。識不識。空相憶。

三塔崇聖寺上堂法語

法堂立定。以柱杖指法座云。 這個獅子寶座。諸佛諸祖。天下老和尚。靡不如此。豁開人天正眼。掃清魔外邪宗。即今雲上座到來作麽生。震威一喝云。要登便登。要坐便坐。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混沌以前。世界未出。早已全體獨露。爇向爐中。專申供養常住三寶。釋迦文佛。十方諸佛菩薩。伏願法輪常轉。佛日增輝。次拈香云。金枝馥郁。玉葉芬芳。作國家之屏翰。為佛教之金湯。奉為今日請主提督軍門張公松林。李公復興等諸護法。伏願壽比南山。長享人間福祿。慧高北斗。頓明自性菩提。次拈香云。此一瓣香。般若為根。六度為本。爇向爐中。奉為西天東土歷代祖師。本寺開山中興繼位諸祖老和尚。天下宏揚法化諸大善知識。及現前兩序大衆。同悟一心。頓超聖域。再由懷中取出香云。 此一瓣香。歷歷明明。豎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則珠回玉轉。放下則海晏河清。曾經屢受鍵槌。不敢覆藏。今為第一回特地拈出。供養鼓山湧泉堂上

上妙下蓮老和尚。用酬施戒授法之恩。斂衣就坐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卓拄杖云。崇聖重興繼祖宗。大千沙界暢真風。個中端的西來意。月自西來水自東。今有護法張李二公再三堅請山僧登座。敷揚宗乘。重興道場。自慚德薄慧淺。豈能肩此重任。固辭不獲。只得勉強應個時節。仰仗護法檀那。兩序大衆同心協力發菩提心。雖然如是。卽今無私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下座云。倒却門前舊刹竿。仰仗大衆重扶起。

三塔崇聖寺講法華經開經日請上堂法語

陞座。拈香畢卓拄杖云。歸化宏開布法筵。海衆同參話勝緣。捱得黃蘗三痛棒。始契臨濟玄中玄。今衆護法設齋供養三寶。植福延齡。共證菩提。卽今菩提作麼生證。良久云。是法常住法華會。有教無非方便門。石虎登山循故路。泥牛入海已無痕。另行一句作麼生道。妙法無言說。菩提徧處栽。

大衆預送師長生牌位進祖堂設齋請上堂法語

捉月空中掛。移花石上栽。清淨本然者。何必強安排。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其間不能容髮。那一處不是山僧鼻孔。盡十方世界。地輪。水輪。火輪。風輪。海山林藪。明暗色空。如天帝網。印現重重。塵塵剎剎。明杲杲。露堂堂。那一處不是山僧眼睛。這裏覷得透。將祖師堂裏。一隊老古

錐的蓮座。若新若舊。盡行搬去燒火。也不爲分外。脫或未然。休將三尺木。博取玉芙蓉。

鄭玉隆居士薦親請對靈小參

松濤落落。夜寒而木馬嘶風。山色沈沈。天曉而泥牛耕月。卷舒不露於朕兆。來去豈覓乎形踪。恭維藪翁老護法。壽近八旬。名聞當世。領袖一代羣倫。創立千秋事業。玉樹盈階。芝蘭滿室。身游無極之光。心契有形之外。視富貴如浮雲。棄形骸若敝屣。樹高千尺。則且置。葉落歸根事若何。燒香云。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接引大導師阿彌陀佛。

衆新戒請上堂法語

問。五時八教卽不問。臨濟賓主請師宣。師曰。杲日麗中天。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目前是闍黎。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此間是老僧。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闍黎不識闍黎。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老僧識老僧。問。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未審此理如何。師云。花團團錦簇簇。進云。直鉤鉤獰龍。曲鉤鉤魚鱉。祇如透網金鱗。如何下鉤。師云。收取絲綸去。進云。巨浪湧千尋。澄波不離水。師云。浸殺闍黎。進云。一點也瞞老和尚不得。師云。相救相救。問。學道以戒爲先。如何高沙彌不受戒。師云。買帽子相頭。進云。戒中以殺爲重。如何歸宗斬蛇。南泉斬貓。師云。路遙知馬力。進云。巨靈抬手無多

子。劈破華山千萬重。師云。不是好手。問。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云。日日是好日。進云。昔日諸祖。今朝和尙。師云。恐後無憑。立此存照。進云。謝師答話。師云。親筆無中。僧各禮拜。師乃云。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所以千巖和尙道。參禪爲第一。受戒爲第二。修福爲第三。禮誦爲第四。旣是出家人。應行四種事。須是與麼人。解得與麼事。

上堂

釋迦老子在人眼裏。耳裏。鼻裏。八萬四千毛孔裏。頭出頭沒。諸人還信得及麼。古人道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只要信得及。見得徹。博地凡夫。當時成佛。說甚麼沙彌比丘菩薩三聚淨戒。其或情關結鎖。智眼未明。必須精進。一一嚴持。遂舉南山宣祖道。持戒精嚴。諸天擁護。國王供養。一日律師問天曰。人間作何功德爲最大。天神曰。齋僧功德爲最。師云。佛法二寶賴僧寶扶持。若無僧寶。佛法二寶無人流布。善根無處培植。所以齋僧功德爲最大。雖然。有一人終日喫飯不咬一粒米。且道與麼人。作麼生供養。卓杖下座

小參法語

卓柱杖云。喚作柱杖則觸。不喚作柱杖則背。卽此觸背二字。便是生死根本。觸卽是逐境生情。

則有我人是非。背卽是違背己靈。則違佛祖聖道。如此對待。便落坑壍。開口動舌。非有卽無。知解不淸。焉得解脫。汝等參禪。必要話頭親切。頓發疑情。看他是個甚麼道理。一句分明。蓋天蓋地。若道有無不立。又是矯亂外道。到這裏畢竟有個出身處。於此透得。纔不被天下老和尙舌頭瞞却。經云。縱經塵點劫。不如一日修無漏業。且道如何是無漏業。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聲。

僧參問

久慕和尙。特來領棒。師云。喫得柱杖子也未。僧擬進語。師云。不打死漢。

師見數僧從街上回。問。十字街頭來的來。往的往。因甚街心一塊磚子無人踏着。一僧云。不曾離。師向僧脚下連打數棒。僧云。踏着卽禍生。師拽柱杖笑歸方丈。

彌勒樓閣向鬧市裏洞開八闥。因甚把手牽君不入。欲明無生法忍。問取街前石敢當。且道石敢當具甚麼眼。高莫過天。厚莫過地。因甚覆載這個不得。

爲張佛乘居士舉火法語

拈柱杖云。數黑循行八十年。來參崇聖祖師禪。一聲囫地逢時節。門外野風吹白道。北斗藏身易。轉位就功難。且道作麽生轉。擲火炬云。勝熱婆羅門向你道也。

大寒送骨入塔云。前三三與後三三。泥牛拽耙入深潭。平生活計爭人我。今日空餘枯骨寒。勿負蒼山萬松杉。爍迦羅眼莫能看。相將送入無縫塔。薦取木蛇那一關。

爲馬寬龍居士封龕法語

娘胎落地好分排。末後無端作一堆。柱杖頭邊兩行淚。半爲歡喜半爲哀。臨行一句無私話。滿樹梅花帶雪開。……封。

起龕法語

以柱杖敲龕頂云。敲空作響。擊木無聲。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密移一步。急急如律令。——起。

擧火法語

無著與天親。機分大小乘。雪峯與巖頭。生死有何憑。一條大光明。杲杲萬象之中獨露身。——燒。

滇南洱海東羅荃寺講法華經上堂法語

拈杖云。若說第一義。早已成二三。今有護法來寺請法。爲消災除罪。即今滅罪作恁麼道。良久云。拂子擧起。倒轉乾坤。情與無情共一眞。即今聖凡還有分別處也無。若道其無。儱侗禪和。若道其有。千聖不識。祖祖密契。密契個甚麼。如是如義。非汝所知。且聽古人唱和。石女生

兒作繼胤。空花果實解療饑。茲實當人之密用。擬議卽乖。乘斯法華勝會。更祈宣揚宗教。且道宗教還有分別也無。別卽且置。合成一家事如何。拂云。靈山湧寶塔。今此舉拂子。如何吩咐。良久云。 非汝境界。多寶佛既已過去。云何又說是現今。既是現今。云何又說過去。經中分明說二如來同在一塔中坐。不言三佛。正是過去一位。現在一位。未來不可得者。乃座主見解。老僧則不然。三世一切佛。同在塔中轉法輪。惟有山僧不居塔內外。亦非無處。又作麼生。莫起斯見。其義難明。勿負施主信心。暫以世諦流布。頌曰。龍女成佛不爲妙。提婆達多轉法輪。寶所化城元無異。窮子何曾記富貧。尋源得水須自飲。衣珠不失免沈淪。文殊起教法潤布。終歸普賢行願深。大白牛車候門外。長者不離牛自馴。

大理官紳請在觀音塘大石庵上堂法語

陞座。執柱杖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重重羅網。誰人得出。可笑當年老維摩。毗耶黎城落雙絕。當時若有出格手。打他一掌又何說。且道是文殊打維摩。是維摩打文殊。若然揀點得出。對面相呈。箭鏃之機。擬議則錯。良久云。 縱有千手眼。弄巧反成拙。不如歸家穩坐。聽吾一頌。揮拂子云。 妙香蒼洱古今流。化作羅剎留石頭。三十三身透火宅。入流亡所駕白牛。

葉榆官紳賓川縣盧公邦純縣紳張憲貞石鐘寺長老寶蓮叅檀寺僧官妙齡及全山

僧衆等由大理崇聖寺請到石鐘寺進院法語

至山門以杖指門云。這個華藏玄門。具足森羅萬象。山僧一趯直入。不落聖解凡情。卓柱杖云入。

至彌勒殿拈香合掌云。位居補處。待當來。見着人人笑口開。靜坐山門無一事。妙哉。展拜。

至韋馱殿拈香云。天大將軍示現。真長作山門護法。神伏怨降魔擎寶杵。常年甲冑不離身。展拜。

至大殿拈香合掌云。巍巍堂堂。獨露真常。威光無量。普耀十方。但能眼中無幻翳。觸處毗盧大法王。展拜。

至方丈陞座。舉如意云。一別雞山已有年。（前於光緒己丑年禮祖未停下山）今朝策杖返林泉。蒼山面目渾如舊。山色溪聲盡說禪。諸上座。幻游昔由藏印。撥草瞻風。來此禮祖。石門緊閉。水潑不入。只道倒却門前剎杆了。故爾下山。奔波逐浪十有餘年。迫到山窮水盡。瓦解冰消。循酬夙債。又被業風吹來。依然如故。昨離洱海歸香國。今入靈山此會場。試問有去有來麼。或是無去無來麼。少頃云。去來即不問。且道即今如何是新主人進院一句。以如意向左右一舉云。佛日增輝。法輪常轉。下座。

至臥室。執拂云。入此室。傳此命。高提祖印行王令。大家齊唱太平歌。挑起祖燈續慧命。

上堂

拈香參座畢。執杖指座云。這個法王座。龍天普護持。山僧登此座。好轉法輪時。柱杖云。陞。祝聖畢就座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執柱杖云。世間可有清涼境。初祖常居雞足山。宗教同源真法窟。巍巍天柱護禪關。諸上座。幻遊昔年來山禮祖。一宿樹巖。因曾發願傳香。不覺萍飄歲月。今來住持。前後作略不無。且道其中還有今昔不分始終一致者麼。向左右顧視云。昔也如是。今也如是。我也如是。你也如是。大地衆生無不如是。雖然。今護法等恭送進院。廣結善緣。敬設如意大齋。特請舉揚個事。且道作麼生始得呢。卓柱杖云。扶起舊刹杆。點出金剛眼。交杖下座。

修造大殿法堂天王殿鐘樓鼓樓及各堂寮落成執事元旦日上堂法語

大佛頂莊嚴王三昧。湧現出一毫端許。轉換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歲時日月。情與無情。悉皆嶄新。於嶄新日月中。現出瓊樓玉殿。轉不退轉法輪。令一切世出世間。刹海。衆生海。悉入如來智慧海。福德海。妙用神通海。慈悲喜捨海。不思議自在解脫海。迴顧左右云。如何是莊嚴王三昧。——陽春從此回沙界。滿目風光萬象新。

準提菴續源請上堂

執杖云。心中了了語何人。獨掩柴扉日又昏。六鑿未分誰擾擾。一爻纔動始紛紜。諸善知識。

即今舍那如來在柱杖頭上。放光動地。張大梵網。撈漉衆生。敢問個中誰是知音。若還揀點得出。不枉披此法服一番。可以上報無報之恩。下化無爲之化。堪爲人天福田。可將榔栗橫坦乾坤。手攀日月。毫納須彌。口吞四海。踏破虛空。不爲奇特。如其不然。徒負緇衣之名。汨沒塵勞。何期了脫。嗚呼。同滯末流。勉強相勸。諸兄弟奉佛行持。且道行持個甚麼。良久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掩關於迎祥藏經閣受護法檀越張斌陳和馬金墀趙然羅玉林楊宏起及衆居士等請出關上堂

問。大願關開。金毛突出。不是無風起浪。要且祖令當行。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山河大地色重新。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豎起眉毛八字分。問。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吹毛劍下不容情。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歌聲不絕太平春。進云。料揀承蒙師指示。金鎖玄關作麼生透。師云。脚跟着力。進云。翡翠踏翻荷葉雨。鷺鷥飛過竹林烟。此意如何。師云。閑言語。進云。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一度新。師云。放汝三十棒。乃云。九夏安居事未閑。棒頭打破是非關。就中有句誰能識。跳出青峯山外山。喝一喝下座。

光緒三十年甲辰冬

太和張李二軍門賓川縣官暨諸檀那護法送到雞足山鉢盂峯鉢盂菴進院法語

入院以拄杖指門云。 雞足巍巍洱海山。聖凡莫作等閒觀。一朝惹禍難分說。毒藥醍醐繫兩端。坐守金襴待彌勒。鉢盂擊破起波瀾。應機殺活休爲怪。有誰閑闖石門關。

伽籃殿云

布金由長者。鞏固賴尊神。勿忘靈山囑。常時護法城。聖凡無二路。賞罰示彰明。永沐神功德。威光萬古名。展具。

祖師殿云

師承別傳旨。拈花舊典型。刹竿曾倒却。扶起破沙瓶。展具。

大殿佛前云

稽首禮覺皇。聖德妙難量。覺迷隨類解。應現水月揚。僧伽歸法化。檀信獲禎祥。祈消三界火。大地作清涼。展具。

方丈室云

踞此座。親擔荷。棒頭禪。誰放過。喝一喝云。莫學老維摩。古今成話墮。

挂板云

舉起板云。橫身三界外。露地白雲中。擊一下云。幻遊親舉唱。千古振宗風。遂拄。

護法居士供法衣請上堂

拈請帖云。靈山咐囑。有大因緣。擲地金聲。分明舉似。指法座云。法法不隱藏。古今露堂堂。更進這一步。明明爲舉揚。歛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執拂子喝一喝云。雷霆擊長空。萬派起雲龍。祝延天子壽。開繼少林宗。問。世尊靈山一會。與今日是同是別。答。正好著眼。進云。兩頭坐斷時如何。答。死水不藏龍。進云。甚麼是學人着力處。答。脚踏實地。進云。如何是轉身處。答。進前一步。進云。如何是親切處。師打云。石虎當途踞。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春光夜色鮮。問。如何是第二玄。師云。翠竹含青煙。問。如何是第三玄。答。花開笑破天。問。如何是第一要。答。子規枝上叫。問。如何是第二要。答。有句人難曉。問。如何是第三要。答。棒頭開一竅。拈袈裟角召衆云。金欄之外無多子。倒却門前一刹竿。下座。

上堂

喝一喝云。一喝橫飛劍刃鋒。西天東土莫相逢。此段風光何處覓。堂堂八面總玲瓏。揮拂子顧左右。時有內翰方公祚亨出問。學生特來進香。亦無所問。師云。當面不識人。進云。識人也。師云。虛空也太愁。進云。愁甚麼。師云。雞鳴即是天曉。公作禮。師云。會麼。公云不會。師云。夜靜無人

水自流。一天雲散秋江月。

解制上堂

舉洞山道。衆兄弟。夏末秋初。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一老宿云。切忌萬里無寸草處去。一云出門便是草。一云未出門時亦是草蔓蔓地。且道者四老漢還有優劣也無。試辨別看。若辨別不出。聽取一偈。今朝二月九。打開布袋口。浮雲飛出來。那個隨情走。踢倒古須彌。蕪奴吞北斗。

祝聖寺聖首座請上堂

問。有問有答是尋常。無問無答時如何。師云。也是尋常。進云。請師別通一線。師云。闍黎站過那邊。問。二祖禮拜。達摩安心。和尚陞座開堂。是同是別。師云。冬瓜換葫蘆。進云。從上宗乘。還有分付處也無。師云。有。進云。分付阿誰。師云。分付你。進云。恁麼則買鐵得金。一場富貴。師云。未敢相許在。問。五位三玄即不問。三教一家請師宣。師云。老聃夫子念彌陀。進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師云。認後如何。僧無語。師云。墮坑落壍。進云。請師相救。師云。老僧救他不得。僧各禮拜歸位。師乃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釘樁搖櫓。棹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拔柁使風帆。饒汝移舟諳水脈。舉棹別波瀾。聰明伶俐不無點點。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

作黃金袖通妙用。却有些些。若論衲僧下事。總是鄭州出曹門。必不得已應個時節。向諸人道。善男子。得人身難。具丈夫相難。圓頂出家難。登壇受戒難。遇真知識難。聞正法更難。須知有個不難的。山僧適來道了也。請首座爲汝等再道。

重裝三世如來迦葉阿難文殊普賢諸像告竣開光上堂

真如平等法性身。猶如虛空無分別。若人持尺量其數。縱經塵劫不能測。一法若有文殊喪其智體。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作麼生說箇應物現形的時節。舉筆點空云。如來足有大人相。如來手有大人相。如來胸有大人相。如來眼有大人相。名自在普照雲。種種妙寶而爲莊嚴。摩尼寶光。清淨瑩徹。普見一切。皆無障礙。如來頂有大人相。遂擲筆云。莫將一筆輕輕點。如來頂上有圓光。

送衆靈骨入海會塔以柱杖指骨罐云

頭出頭沒。一堆白骨奔波奔波。如何如何使窮子知恩有地。免骷髏露溼霜摧。明淨竟如皎月。寥廓似乎太虛。山僧今日爲汝點出最後光明。俾髑髏露出眼睛。一個個照天照地也。

大寒送諸靈骨入塔

以杖敲露骨一下云。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百骸潰散今歸土。一物常靈甚處安。仔細看。通霄

路迴海天寬。於此覷得透。霏霏雨雪留雞足。點點梅花落鉢盂。於此覷不透。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寓北京龍泉寺

肅親王爲老福晉請對靈小參法語

拈柱杖云。齋主崇佛請小參。感應道交信念深。信爲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即此功德母。如天蓋地函。於中無聲臭。乃有去來今。生死幻相不可執。惟有功德三界欽。大衆。老福晉能以此功德根源。生忠孝之門。入忠孝之室。毓忠孝之大賢。其功德巍巍。充滿太虛。光前裕後。照耀古今。皆老福晉之至善心中流出。這也且止。即今老福晉慈容宛在。尊靈在甚麼處。良久作圓相云。一念無生全體露。循環妙應水中漚。生天成佛何須問。傾向葵心日愈高。卓杖下座。

宣統元年己酉歲請藏經囘山敕改鉢盂庵爲護國祝聖禪寺

戒期上堂因久雨復晴執柱杖指座云

今日晴。昨日陰。慧日高懸天下欽。一喝虛空皆粉碎。波澄識海老龍吟。拈香畢。斂衣就座。執如意云。迎祥創業鉢盂庵。前三三與後三三。祝聖嘉名垂宇宙。天龍呵護藏經函。蒙恩更賜新衣

鉢。題額應知護國心。萬壽戒壇崇佛教。法幢輝耀古滇南。今有比丘尼如桂等爲法心切。請山僧上堂。宣揚聖意。了三學之妙義。證萬德之玄淵。梵剎永振。林木向榮。卽今殿宇興隆。一句又作麼生道。仙鶴山頭雲似錦。鉢盂峯下瑞光涵。

己酉除夕小參

舉北禪賢和尚夜參云。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煑野菜根。燒榾柮火。大家吃了。唱田家樂。何故。免得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便下座。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云。縣裏有公人來勾和尚。說和尚宰牛不納皮角。禪遂將頭上帽擲於地下。那便拾得。禪擒住。那將帽覆禪頂曰。天寒且還和尚。禪呵呵大笑。顧法昌侍者云。者公案作麼生斷。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師云。北禪不解烹宰勾賊破家。維那見義不爲。過後張弓。法昌依草附木。如新婦怕阿家。相似。總是簸弄老婆禪。鈍置煞人。幷無一個有些子衲僧的氣概。山僧若作維那。北禪纔舉。便出衆云。某某與和尚代庖。他若如何若何。便與掀倒禪牀。喝散大衆。免得後人向牛皮裏鑽。倒若作北禪。待維那云。公人來勾和尚。便云。贓在那裏。他若擬議。與他一掌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若作法昌侍者。待問者公案作麼生斷。便云。一字入公門。九牛拖不出。豈不頭正尾正。北禪宰牛分歲。山僧一一據款結案了

也。且問諸人如何是露地白牛。——參。

宣統二年庚戌

元旦上堂

通身絕覆藏。隨處揚家醜。佛法到新年。說甚無與有。歷歷甚分明。古今常不朽。山門已洞開。焚香祝聖壽。諸上座還會麽。但得天晴殘雪盡。自然春到百花香。

正月初三日與戒塵師開關

執杖云。契合機宜福慧倫。春風到處起祥雲。打開一把無鬚鎖。請出當年舊日人。目顧左右云。而今戒上座。可謂自益益人。三年一彈指。理證功深。頓破從前疑網。今年新春。原是去年新春。隨緣應世。不動道場。妙玄無礙。如月印江。悟無內外。任意自在。大衆敦請出關。同心慶祝。鎖上加封一擊開。塵塵轉處悉如來。以杖擊鎖云。開。

四月戒期圓滿解制

執杖云。人世誰能猛着鞭。時流多被境推遷。安居三月期終滿。戒體堅貞戒相圓。今有戒弟子請法修齋。供養賢聖僧。願冀早證菩提。令行方便。同奉母陀印。以手執杖作吹笛勢云。看這無孔笛。吹個牧牛韻。結制十方來。解制十方去。去來若浮雲。結解隨時處。十方無上下。當天萬

事空。了無動靜相。縱橫處處通。雖然如是。卽今解制一句。畢竟作麼生。卓杖云。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無腔信口吹。下座。

民國元年壬子改用陽歷

戒期上堂

執杖云。祝聖寺中。搬磚弄瓦。禪講淨筵。吐出舌根。撞破牙尖紙。逢世尊涅槃。只唱波羅提木叉。是我等大師。爲最後咐囑。諸善知識。還見聞麼。除了語默動靜。清濁二途外。究竟作麼生是。卓杖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下座。

爲悉檀寺妙齡和尚起龕

天緣已畢。大事完成。一靈不昧。旋元歸真。坐斷三際。湛然常住。不是無相。薩迦羅身。長天一色。白毫光。日落西方是故鄉。東西泯滅。卽淨土唯心極樂。請承當。以杖擊棺云。起。

舉火。以杖作相云。本此寂光。妙應無涯。世壽六旬。回首故家。捐棄朽宅。罷戀自他。請出門外。任駕三車。執火炬云。智火煆凡身。凡身爲有我。有我遂有生。無我則無那。了茲幻化質。真空卽性火。煆盡人我相。端身蓮中坐。云。燒。

佛誕日說戒上堂

問。指天指地弄笙簧。送語傳言出法堂。侍者尚能多意氣。老師應是不尋常。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出門伴着乞兒行。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當堂不正座。怎付兩頭機。進云。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龍師火帝千字文。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癩狗泥猪嘗起舞。僧禮拜。云。且喜新豐曲。今朝特地聞。師云。掩耳偷鈴。問。一步纔行兩步移。門前驚動鳳凰兒。尋踪不在梧桐樹。羣烏東西空繞枝。祇如雪峯云。烏石嶺相見也。望州亭相見也。僧堂前相見也。意作麽生。師云。雪峯無此語。進云。都道雪峯遠。誰知逗石門。師云。且喜沒交涉。問。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此意如何。師云。脚下好與三十棒。進云。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又作麽生。師云。蒼天蒼天更添怨苦。進云。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師云。鑽龜打瓦。問。蠟燭滿堂紅。香烟笑破嚨。意旨如何。師云。笑上座不解。進云。和尚甚奇特。師云。不值半文錢。僧禮拜。師乃云。悉達太子今日降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自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貴圖天下太平。引得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各出己見。互相矛盾。干戈遍地。無有了期。山僧今日承諸新戒。自遠趨風。樂聞戒法。不似黃面瞿曇。跛脚阿師。倚勢欺人。但以真實心。說真實語。能令一切若僧若俗。若男若女。若貴若賤。若長若幼。頓息塵累。直超彼岸去也。良久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參。

佛誕日適佛殿阿難尊者像撲倒衆新戒設齋請上堂

師垂問云。昨日阿難尊者。貪著三昧正受。不顧三界衆生。被山僧一柱杖。仆在露柱上。衆中還有扶得他起麽。出來露個爪牙看。僧問。阿難既稱羅漢。因甚立地仆倒。師云。站久成勞。進云。使學人扶起也無。師云。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問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還是事出偶然。還是伎倆有盡。師云。病在膏肓。良醫拱手。進云。有問有答。蓋是酬機。與麽則是知音不用頻頻舉。師云。相見易得好。久住難爲情。問。拈起柱杖。魔膽喪。人天普利事如何。師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進云。如何是明明德。師云。自誤猶自可。進云。如何是在新民。師云。誤他事更多。僧各禮拜。師乃云。問如雲興。答似瓶瀉。於理無益。徒增戲論。所以道。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誰知天已曉。自手執夜明。水不洗水。金不鋪金。大衆適來地雷復因甚變作地澤臨。汝若不會。問取倒地阿難看。

修造藏經殿庫房客堂禪堂方丈梵行堂淨業堂觀音堂竣工元旦上堂

石鐘沒鐘懸挂虛空。一聲霹靂天人耳聾。正當恁麽時。盡十方世界。若男若女。若僧若俗。草木叢林。情與無情。悉向山僧拂子頭上。證平等覺。放光動地。轉根本大法輪。作無量大佛事。悉皆天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摩訶曼殊妙音。種種天樂。不鼓自鳴。十方諸佛。同時應

現。此間合掌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說法要。我等諸佛悉皆隨喜。驀召大衆云。且道說甚麼法要。良久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

結制上堂

僧問。選佛場開。和尚向甚麼處下手。師云。新出紅爐金彈子。進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如何是無爲法。師云。打破闍黎鐵面皮。僧擬議。師云。老僧無一法。何須側耳聽。問。狸奴白牯。意作麼生。師云。未進門時先吃棒。問。如何是耳。師云。你不患聾。問。如何是眼。師云。你不患盲。進云。眼耳具足時如何。師作打勢云。會麼。問。天柱峯點頭時如何。師云。三家村裏火柴頭。問。如何是禪。師云。老僧不打這鼓笛。進云。爲什麼要參。師云。爲你這鈍漢。進云。離了禪參一事又作麼生。師打。乃云。今日護法朱居士問取山僧根本智。不覺口如扁擔。眼似流星。雖則敲鐘擊鼓。問答機緣。盡是揚聲止響。請問諸人。畢竟如何是根本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你道。

蔣道林居士請上堂

缽盂峯頂秀。山溪古岸荒。浮沈千古語。誰與話滄桑。還有承當的麼。問。如何是缽盂境。師云。雲去雲來山不礙。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青山無日不舒眉。進云。人境不立時如何。師便打。乃

舉趙州諗和尚。一日趙王來參。侍者報云。趙王來參。和尚迎接。州云。非但趙王。卽佛來也不顧。王聞不悅。及至。王問人王尊耶。法王尊耶。州云。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王欣然歎曰。趙州古佛。今日鉢盂長老。不羨王侯。不居佛位。單拈白棒。打破虛空。直指諸人。明心見性。若道有佛。劈脊便打。若道無佛。劈脊便棒。且道有什麼奇特。不入驚人浪。難得稱意魚。

佛誕日解制上堂

僧問。世尊初生。天花亂墜。老和尚誕日。有何祥瑞。師云。龍象紛紛繞座來。進云。報恩一句又作麼生。師便打。問。如何是離四句。師便打。問。如何是絕百非。師亦打。進云。打卽任打。畢竟如何。師云。向後不得孤負老僧。乃云。打也恁麼打。說也恁麼說。解也是你解。縛也是你縛。個事甚分明。何須求解脫。以拄杖召衆云。楖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

上堂

執拄杖云。心機解處妙無倫。月白風清嶺上雲。若識宗旨何假外尋。語默動靜。坐臥經行。穿衣吃飯。運水搬柴。庭前寶鼎。殿裏迦文。相知惟報相知者。鷓鴣聲裏又逢春。卽心是戒。三學圓融。卽戒是心。一體圓成。止作持犯。事豈干情。苟能如是。華敷蓮成。其或未然。錯認識神。莫謂

朝陽好。日出霧朦朧。今有求戒弟子某某爲嚴律行。請法設齋。且道嚴律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鷄聲喚醒娑婆夢。戒定真香入鉢盂。喝一喝。下座。

封龕

執封條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良久云。緣集成身。緣散成塵。長安路上往來人。而今撒手還家去。霽色清秋月一輪。

起龕

女比丘。冷颼颼。八十餘年剎那事。急如石火賦歸休。休休休。得休歇處有歸舟。一靈不昧難休者。妙如水性解隨流。性識真空難比擬。鳥啼花落老松楸。即今起龕作恁麼道。良久云。十方無上下。一任自在遊。以杖擊龕云。起。

舉火

執火炬云。寬福尼。一朝解脫舊陳皮。四蛇六賊霎時離。秋水連天空一色。娘生鼻眼莫栽眉。即今舉火。作恁麼道。西方梵貝聲催急。性火光中現阿彌。擲炬云。燒。

入塔

老尼姑。髑髏分散。莫問榮枯。頓脫塵情三際夢。一片冰心淨玉壺。正徧歷歷禪機轉。理智如

如皓月孤。寶所安居超世壽。靈光獨耀裏清虛。

祝聖寺信女施嚫端修齋設供請上堂

問。昔日龍女獻珠。卽成佛道。今朝信女施嚫。得何利益。答。金針織錦文。水絲繡彩鳳。進云。時雨滋潤。羣萌咸發。法雨普滋。有何祥瑞。答。彩雲浮現缽盂中。問。昔日婆子寄嚫。請趙州轉藏經。趙州繞禪床一匝。說轉藏經已竟。此意如何。答。遠見不如近聞。進云。婆子謂適來請轉全藏。如何只轉得半藏。又作麼生。答。多虛不如少實。進云。恁麼則和尚超出趙州去也。答。麵多饅頭大。腹飽肚帶寬。僧各禮拜歸位。師乃云。明穿玉線。繡彩鳳於碧落之中。暗度金針。織綿文在威音以上。花團錦簇。黼黻文章。全是化母元機。微露天孫善巧。福以是而集。壽以是而延。女以是而轉男。凡以是而成聖。具足優婆夷。得個普眼捨得三昧。老僧不妨因齋慶讚一句。卓杖云。大圓鏡智性清淨。下座。

李提督送一水晶缽全金匾額到山請上堂

一句全提。萬機普應。毫端示現。八面玲瓏。可以籠罩千古。挺露當時。令一切泉聲雲影。作無量佛事。現廣大神通。納此缽於雞足山祝聖寺。而此缽不小。置雞足山祝聖寺於一缽之內。而此缽不大。所謂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顯示大人境界。莊嚴奇妙因緣。

承休明於斯世。樹福運於將來。體用全彰。得大自在。大衆還見福與李大護法。筆頭放光。輝映山林麽。今日薰風自南來。且喜殿閣倍清涼。

寶山大師設齋請上堂

茲有寶山闍黎。不遠千里。運米來山飯衆。兼請山僧宣揚般若。果能一心不生。凡聖情盡。則心華頓發。物物皆真。頭頭是道。衆生念念在諸佛心中。成正等覺。諸佛時時在衆生心內。轉大法輪。不前不後。無欠無餘。會即千金易化。不會則滴水難消。遂顧左右云。衆中還有會得者麽。不妨出來露個消息看。首座出問云。般若既非口宣。六百卷真詮從甚處來。師云。好事不出門。進云。又道衆生念念在諸佛心中。成正等覺。師云。不干山僧事。進云。和尚分上事。作麽生。師云。滴水難消。進云。誰是千金易化者。師云。首座分上事。座禮拜。師云。果然滴水難消。

師誕日合寺衆執事設齋申祝請上堂

問。法王壽量廣無邊。普放光明耀大千世界。羣生恩法化。法雲從此利人天。師云。兩株丹桂發新香。進云。如何是普放光明。師云。一對鴛鴦誇獨立。進云。如何是普蒙法化。師云。一雙孤雁喜高飛。進云。共歡天意同人意。萬載千秋慶此時。師云。也不曉得問。慈雲布南極。法雨灑香林。華頂峯頭月。光耀古長春。此意若何。師良久。進云。威音那畔。見色聞聲。未審壽量多少。

師云。無物堪報得。進云。意旨如何。師云。者個作人情。進云。妙高山無極。香海徹底深。師云。非關我事。問。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法界二十年。只作境話會。還有過也無。師云有。進云。過在甚麼處。師云。夾山現在。自問他去。進云。作家宗師。天人有賴。師云。多謝大衆捐衣鉢。問。黃菊舖金殿。慧燈耀法城。不作聖人解。亦非凡夫情。如何是五位王子。師云。却作聖解。進云。如何是洞山君臣。師云。又是凡情。進云。未審如何得是。師云。千疊雲山路。僧禮退。師乃云。威音那畔。有色有聲。菊舖金殿。燈耀法城。你若不作境會。不受羅籠。自然壽量無邊。普放光明。雲布南極。雨灑香林。不作聖凡解。亦絕凡聖情。多謝同袍捐衣鉢。爲我酬謝母難之辰。因恩無物堪報得。只將這個作人情。大衆且道這個是個甚麼。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

元宵日上堂

舉洞山聰和尚云。晨鷄報曉晴。粥後便天明。燈籠猶瞌睡。露柱却惺惺。惺惺直云惺惺。歷歷直云歷歷。明朝後日。切莫認奴作郎。師云。山僧則不然。眼看空有色。耳聽響無聲。露柱猶瞌睡。燈籠却惺惺。瞌睡的由他。惺惺的亦由他。明朝後日。莫道祝聖入草求人。

戒期上堂

登新法座。以拄杖指座云。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有未為真。百尺竿頭進一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卓杖云。且道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喝一喝。上座。舉拂子云。新法座。舊方丈。新舊何曾有二相。如來妙啓毗耶離。相繼至今總一樣。所謂佛祖充滿十法界。而常處此菩提座。若向個中會得。方知世尊未離兜率。早降皇宮。未出母胎。度生已畢。如其擬議思量。依舊白雲萬里。不知三世諸佛。皆在此拄杖頭上。放光動地。轉大法輪。諸善知識。何必向外馳求。任你識得三藏經教。千七百則葛藤。徒增見聞。與本分上毫無交涉。且道衲僧本分事一句。作麼生道。—

窮子不失衣中寶。狂心頓歇即菩提。下座。

戒期為新戒燃香開示苦行上堂

道本無為。何假修證。法性如如。如何表顯。只因逐妄。迷頭認影。枉自流轉。故世尊云。一切衆生。咸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若能一念回光。頭非外得。狂心頓歇。歇即菩提。諸善知識。一真唯此事。何假外馳求。只要頓徹本來。果能透徹娘生鼻孔。穿衣吃飯。痾屎放尿。無非是祖師西來意。故丹霞見得道著子。便掩耳高沙彌悟此。即拂袖更不日中見鬼。天下老和尚瞞伊不着。諸子若能如是會得。還來從我乞甚麼戒法。六祖云。心地無非自性戒。縱有施為。亦是丙丁童子求火。良久云。不因漁父引。何得入桃源。復拈拄杖。舉釋迦佛

往昔挖千燈供佛。已成佛果。今朝諸子燃香供佛。欲求作佛。且道卽今諸子燃香供佛。與世尊燃燈。是同是別。若同。諸子待何時成佛。若別。我佛明說大地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能向這裏會得。許你與三世諸佛同一鼻孔出氣。如或未然。請本上座通個消息。以拄杖作○相畫破云。同則總同。杜鵑開放滿山紅。別則總別。桃紅李白各爭色。每人燃香十二炷。供養諸佛諸菩薩。下座。

戒期畢上堂

驚天動地未爲奇。兩兩風風又一期。諸子懺除心意淨。業魔摧碎絕憑依。遮那本體無虧戒。佛事門頭有設施。解處若能知落處。猶是儂家傍翠微。不見道雪峯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眼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後僧問趙州。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僧云。飲者如何。州云。死。如是二老。一得一失。秖知閉戶求安。不解開門求活。虛雲今日不顧危亡。直向萬刃鋒尖上遊戲。猛火鑊裏乘涼。何故不見道。男兒自有沖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若有人問。雲上座古澗寒泉時如何。卽向伊道。門外雙石池邊立。或問飲者如何。但云。千千萬萬過橋來。雲上座恁麼道。還有與古人伸寃者麼。若有請出相見。久之無人。卽云。若無雲上座今日罪過。何也。是非秖爲多開口。今因新戒能和。設齋求法。祈釋往愆。三障消除。福慧

兩增。且道福慧二嚴一句恁麽道。以杖豎起云。祝聖別無新氣象。庭前供佛兩株松。喝一喝。下座。

新蓋大徹堂上樑

持如意云。者片吉祥地。威音那畔底。築爲大徹堂。十方同扶起。個個居其中。人人生歡喜。今朝正上樑。稱讚莫能比。大包恆沙界。密捲微塵裏。非方亦非圓。無頭亦無尾。放出溈山牛。踏破西來意。諸上座。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以如意指樑云。會麽。會會。竟日營爲。無非道場。聽吾偈曰。那方大小名椽柱。這條長短是棟樑。場開選佛縱橫立。兒孫代代出賢良。雖然如是。卽今上樑一句作恁麽道。以如意一舉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云昇。

上堂

三世諸佛。唯一大事化現世間。欲令衆生開示悟入如來藏性。出沒隱顯。若水中月。所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山僧托跡湘水。受業鼓山。流浪江湖。承乏昆洱。大似落花流水。逢場作戲。雖然因緣相遇。宛與鏡像何殊。古云。修習空花萬行。建立水月道場。所以兩種世間。以因緣建一切法。皆夢中佛事也。諸善知識。若向這裏會得。正好向缽盂峯頂。盤結茅篷。搬磚弄瓦。豈爲份外。聽吾頌曰。棟樑橫架虛空小。乾坤高聳柱頭長。幻遊不是嘮叨漢。只要諸

人共舉揚。今有新戒弟子。設齋請法。栽培福德。且道栽培一句作麼道。良久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交杖下座。

建華嚴道場請上堂

頂笠腰裙事未休。今朝祝聖集雲流。無情說法人天喜。頑石青山暗點頭。驀拈柱杖云。這個是無情說法。如何是點頭消息。時有僧出作禮歸位。師云。猶隔青山在。問四衆雲臻。人天共仰。報恩一句作麼生道。師便打。進云。棒頭有眼。八面玲瓏。師云。打着一個。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有問有答。問。如何是第二句。師云。無說無聞。問。如何是第三句。師云。個個齊瞻仰。有居士問。太極未分時如何。師云。伏羲難下手。問。已分時如何。師云河圖洛書。問。已未分時如何。師作打勢云。擊碎先天與後天。問。如何是藏身處無踪跡。師云。騰空遊碧漢。如何是無踪跡處莫藏身。師云。跳出方知。進云。現前還有踪跡也無。師便打。問。如何是花落鳥啼。師云。聲聲血染枝。問。如何是水流風動。師云。好個消息。進云。水流花落鳥飛去。畢竟春歸何處。師云。——好。——南泉劍。趙州關。山程水驛難留礙。一任虛雲獨往還。下座。

佛成道日上堂

鷲嶺山中老釋迦。明星照破眼中花。無端百萬人天仰。杜撰禪和鬧似麻。且道釋迦老子夜

覩明星一着。阿誰透得。問。世尊夜覩明星。成等正覺。爲是神通妙用。爲是法爾如然。師云。總不恁麼。進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階前白玉黃金色。問。二十重華藏世界。和尚卽今在那一重。師云。兩打池塘上下天。乃云。德山棒。臨濟喝。等閑拈出傾山嶽。須彌昨夜到天涯。添得虛空一隻脚。下座。

上堂

問。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如何是差別智。師云。鷄寒上樹。鴨寒下水。如何是涅槃心。師云。饑來要喫。困來要睡。進云。差別智與涅槃心。是同是別。師打云。文殊普賢呵呵笑。乃云。個事從來絶較量。今期集衆爲宣揚。金獅踞地連聲吼。白牯狸奴沒處藏。

上堂

舉夾山善會禪師。參華亭船子。問。大德住何寺。會云。寺卽不住。住卽不似。子云。不似個什麼。會云。不是目前法。子云。甚處學得來。會云。非耳目之所到。子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又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會擬開口。子一橈打會落水。纔出又打。如是三次。豁然大悟。在水中點頭三下。子云。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會卽掩耳。師以柱杖作釣勢云。衆中還有如是者麼。時有僧出。將衣腕卻歸位。師云。饒伊卽却無纖剩。未薦

依然落下風。

上堂

今日晴天昨夜雨。一等沾濡遍下土。灑淨戒壇得清涼。聖賢集慶龍天與。甜瓜得之徹蒂甜。苦瓜得之連根苦。大小動植諸品類。莫不各各承恩煦。天意不負此叢林。海衆雲合皆忭舞。古德云。自己不迷。等閑教壞人男女。且道已既不迷。爲甚教壞人男女。還會麼。法鼓乳同雷震急。鐘聲午夜動江潮。長空垂雨千山翠。倒入江流影動搖。下座。

上堂

沙彌已說戒。比丘請上堂。鐘鼓交參響。大衆志軒昂。皆爲求妙法。個個祈指揚。若論這個事。從來絕商量。律掃是非相。禪除三際疆。拈草成爲藥。殺活好承當。古今明似鏡。何處有覆藏。今值騰西大師請法。惟益三學精明。且道如何是三學精明處。良久云。重重帝網珠光映。法法原無向背分。莫道老僧好饒舌。惟憐魚水太相親。

上堂

今日上堂。昨亦上堂。謂求戒法。無事着忙。此事原來無別商量。來亦無所從來。去亦無所從去。若了知一理平等。透徹諸法空相。雲散天空月朗。雨過山溪水漲。照體獨立。一道真常應

真不假森羅萬象。何必汝別起思惟。自有人普同供養。師顧視左右云。古德謂。大休大歇底人。若不受食。是尊貴墮。今有寬究純淨等居士。請法設齋。爲祈禪淨雙修。即今福慧圓明。作恁麽道。良久云。牧女獻佛授記先。修福成佛信願堅。了達自他佛不異。心月空明般若船。

上堂

佛說一切法。爲度衆生心。衆生與諸佛。何處有異同。衆生日用事。悉是佛神通。諸佛入三昧。衆生共圓通。生佛本不別。謬隨迷悟分。悟者名爲佛。迷此曰衆生。且道畢竟迷悟個甚麽。還會麽。如其不會。聽取一頌。知見無見莫知立。徒增真妄兩頭馳。人人有個舌在口。原來女僧是尼。師不逐幻名色空轉。石人看山豈是癡。了知冰雪即是水。佛生何曾隔一絲。今有居士爲培淨因。即今淨因作恁麽培。良久云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歲朝寓香山寺監院請上堂

今朝正爲宗亮長老七十壽辰。雲集緇流。表揚向上。若論此事。真須口挂壁上。緘口結舌。無啓齒處。雖然如是。亦不得默照邪通。便當了事去也。揮拂子云。山光野色映樓台。綠柳紅桃間落梅。雲過疎林風走馬。洞空明月送春來。衆中還有迎風弄月者麽。問如何是海底泥牛啣月走。師云。崑崙騎象鷺鷥牽。問。如何是鐵蛇鑽入金剛眼。師云。虛空打碎月孤圓。問。如何是

偏中正。師云。日映池塘上下天。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一輪孤月照寒泉。問。如何是正中來。師云。高提祖印絕安排。乃舉僧問演禪師。如何是臨濟下事。祖云。忤逆聞雷心膽戰。問。如何是雲門宗事。祖云。紅旗閃爍陣雲開。問。如何是溈仰宗事。祖云。斷碑橫古路。問。如何是曹洞宗事。祖云。持書不到家。問。如何是法眼宗事。祖云。夜巡不犯禁。惟我臨濟門庭。全機大用。向劍刃上求人。電光中垂手。倘遇俊流。不留朕跡。掀翻露布。截斷葛藤。當軒寶劍。覿面呈堂。滯殼迷封。不堪種草。且如何是臨濟下事。振威一喝。下座。

福建鼓山與師翁蓮公老人起龕法語

問訊云。稽首蓮公。逍遙真空。化緣已畢。撒手知終。特來奉送。聊表寸衷。福緣幸遇。海衆欣逢。彈指樓閣。極樂感通。趺坐金臺。曇花葱蘢。眼蓋乾坤。網樹成叢。耳納三界。妙音和融。鼻孔撩天。大地金容。唇沾八德。舌覆三千。清淨圓滿。安樂綿延。疑懷頓解。息意忘緣。根根互用。頭頭皆玄。圓陀陀地。光爍爍然。南北一體。東西相連。出沒隱顯。縱橫盤旋。自性彌陀。淨土心傳。雖然如是。畢竟動步一句。又恁麼成全。良久云。妙湛精明獨露身。泥牛入海沒踪痕。雲池雪冷橫天宇。（師號雲池）一念能生不染塵。良久云。起。

鼓山入塔

執杖云　實際源流一體。出沒隱顯隨機。時至因緣感格。千江印月如斯。幸遇良辰。大吉大利。恭維祖翁。乘大悲願輪。應化隨機。人天普利。法席徧施於華夏。慈雲彌布於南畿。住持廣福宮。秉承圓通之仁慈。創建極樂寺。引導淨土之始基。羣衆沾恩。培植菩提。植此良因。利益無涯矣。大事畢功。斂光湛寂。了了虛靈。常樂我淨。同參仰慕之至。難忘記念。擇地於白雲峯下。石鼓山中。靈祖留下。爲古寺基。名曰華嚴。華上湧出無縫浮圖。八面錦秀。最妙第一。亥山巳向。兼乾丁亥分金。四界分明。護神圍繞。今朝敬奉蓮公老人居此勝幢。一切時中。吉祥如意。

鼓山塔銘

稽首蓮長老。鬱鬱湧泉中。主持石鼓南山剎。慨然煥發一枝紅。飛錫檳榔鶴山頂。創闢極樂法王宮。赴闕九重綸音降。兩奉龍藏護法功。永永如是不辭勞。閩海南洋記行踪。妙契密用如如意。隨緣堪作道場隆。對機施法妙。信手屈詞鋒。繼席導生畢。解脫去從容。奉供浮圖裏。華嚴香遠穠。斂寂雖無語。谷響音自洪。生死阿誰說。浩氣貫長虹。銘此告來者。臨風聽晚鐘。

檳榔嶼極樂寺入塔

登位拈香云。祖翁創修無縫塔。天龍拱護闍婆歌。拈起檳榔爲妙供。海湛波澄趙州茶。四時松柏長青樹。烏猿獻菓鳥啣花。今奉先師入祖位。歲歲常開優曇鉢。掩壙。

南洋檳榔嶼鶴山極樂寺塔銘

清輕者昇。骸骨委地。建斯浮圖。永作表記。鼓山主人。洞宗哲嗣。浪遊四方。檳榔萍寄。住觀音亭。創極樂寺。赴闕九重。頒經賜紫。紹祖踞床。逢人唾爾。不會拈鉗。批面拂子。佛尙假名。何名可指。廓然無聖。誰會斯旨。問道何爲。搬磚弄斧。要來便來。不勞分剖。要去便去。成佛作祖。拋下皮囊。埋藏荒塢。莫道無言。聲震金鼓。生即無生。死亦如吐。銘示來者。誰紹祖武。

檳榔嶼妙蓮師祖塔前拈香法語

拈香云。此一瓣香。非從天降。不假地長。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六處收不得。徧界不曾藏。再拈香云。非空非色。不短不長。爇向爐中。耑申供養。法身無出沒。悲願示行藏。恭維白雲堂上因寂光師祖。湧泉發秀。極樂啓祥。仙鶴山頭懸慧日。六道無常悟真常。裔孫古巖。自滇池遠道還鄉。拖帶千山泥水。歷覽幾處炎涼。清風滿袖。冷月如霜。羅太虛以作供。即法界以爲觴。伏願出那伽定。來饗來嘗。佑我後人。枝葉流芳。咄。燈傳古佛家聲遠。宗演上乘世澤長。

雞足山天柱峯重建楞嚴寶塔安頂請說法

執如意云。今日省主席龍公。不忘靈山咐囑。擁護法門。發起重修雞足山楞嚴寶塔。功德圓滿安頂。特請山僧祝願。吉祥如意。浮圖再造。多寶涌露。大佛頂楞嚴王。充滿乾坤。釋迦現大慈

威。妙轉法輪。道場嚴淨。三變淨土。緇素雲集何異十方分身。風鳴萬竅。如來宣說楞嚴。鳥噪千林。寶塔鈴聲贊妙。古今一際。凡聖同源。體用一如。因果一法。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也。更看巍巍寶頂。高踞七級之顛。燦燦金光。遍照普天之下。直使有眼者見。有耳者聞。有心者知。有口者說。乃至童子嬉戲。散心念佛。以及合郡官紳士庶。男女老幼。施食施財。搬磚運土。凡於此塔。舉一念。拾一錢。用一力者。皆在如來授記中。不特人天勝福而已。諸仁者還信麼。良久云。佛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入角菴德安請上堂

舉華嚴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祇如一心不亂。即是如來住世。一念散亂。即是諸佛涅槃。更有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如此會得。亦無如來住世。亦無諸佛涅槃。以杖作釣勢云。有超羣出格者麼。直釣金鱗翻巨浪。豈容蛙步輾泥沙。

廣福寺解制法語

舉柱杖云。祇者一物。解結同時。復卓一卓云。且道解得這個麼。若向這裏緇素分明。不勞寸步。坐致太平。其或未然。且聽山僧葛藤露布。乃是九旬圓滿。三月期完。橫飛寶劍。竪亞眉鋒。建大法幢。輝天鑒地。喝一喝云。金剛王寶劍。踞地獅子。探竿影草。俱在這裏。復喝一喝云。惟有一

喝不作一喝用。千鈞之弩。豈爲鼷鼠而發機。衆中還有不顧性命者麼。問。結制事如何。師云。無繩自縛。進云。解制後如何。師云。一刀兩斷。進云。有結不解時如何。師打云。不是寃家不聚頭。問。寒暑到時如何迴避。師云。松風泉石好歌音。問。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打云。不快漆桶。問。如何是解制底句。師云。殿閣踈鐘。進云。恁麼則金鱗透網去也。師云。癡人猶戽夜塘水。乃云。禪和子。解牧牛。一笛橫吹得自由。草鞋踏破青山月。萬里無雲秋夜秋。

歲朝寓極樂寺監院意通慈恩福慧等請上堂法語

僧問。如何是進門的句。師云。跨船舷三十棒。問。如何是門外句。師云。處處楊花逐雨飛。問。如何是門裏底句。師云。脚跟未動尋知己。乃云。元旦風和。春來花發。問答分明。選佛上首。下座。

佛誕上堂

輪王雨露恩光普。泉石山林樂太平。今日泥牛獅子吼。普天匝地覩明星。卓杖云。且道泥牛獅子作麼生相見。有僧一喝。師云。勘破了也。問。報恩一句。作麼生道。師云。一條辣棒。進云。即今聻。師云。打折驢腰。僧一喝。師便打。問。如何是照。師云。晴空瑞氣新。問。如何是用。師云。獨步耀乾坤。問。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峯頭掛白雲。問。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春秋令自行。乃云。問處分明。答處不知。抛鈎擲釣。顧鑒相依。頭頭顯露。物物提持。秤鎚有準。星點無疑。共轉

法輪。凡聖咸宜。

大悲禪院監院寂明請上堂

舉臨濟云。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試問衆中有識得吹毛劍者麼。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昨夜金烏穿市過。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云。今朝一劍倚長天。問。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蘆花飛去蝶空旋。復舉圓通頌云。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個無私算。吃着通身冷汗流。山僧即不然。幻遊開的生藥舖。單單不挂死貓頭。有人問着無情棒。打得通身血濺流。

龍華寺監院圓通請上堂

長空掣電。大地生光。這個不涉萬緣。撑天柱地。更有横拈倒弄。皆成文章。如來禪。祖師禪。飛花逐浪。向上事。向下事。揑目蒼黃。惟有衲僧沒事幹。綠水清波把釣竿。以杖作釣勢云。衆中還有透網金鱗麼。僧出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云。香潔潔。問。已出水時如何。師云。紅滴滴。問。出與未出時如何。師云。白雲片片水潺潺。乃云。柱杖子衲僧頭。當機一棒。花落水流。擲拄杖下座。

靈山寺上堂

夏日已臨。炎暑逼人。諸仁者。徧體汗淋淋。忽然風雨齊來。通身轉變冷冰冰。且道汗淋淋時是。冷冰冰時是。要道兩者皆是。儱侗禪和。若道兩俱不是。開眼死漢。若其不然。何不體會。風雲雷雨。震動虛空。且道虛空能爲風雲雷雨震動否。虛空尚且如是。妙心何能與時遷移。既不遷移。且道妙心落在何處。若然會得。一滴墨水。兩處龍飛。

民國九年庚申滇帥唐繼堯請住昆明碧雞山華亭峯華亭寺

九月十九進院（是時空中滿布彩雲來讚希有）至山門以柱杖指門云

彩雲滿布碧雞山。秋日華亭秀色間。樓閣門開彈指事。昆明湖上萬人看。

彌勒殿云

踏盡溪山到此中。十方誰識主人翁。打開布袋緣何事。四相皆空一笑融。展拜。

韋馱殿云

降魔寶杵顯悲心。護法三洲願力深。欲悉將軍盡面目。眉橫八彩目橫參。展拜。

伽藍殿云

秋楓紅葉曉霜嚴。赫赫神光好護禪。淸淨伽藍憑願力。祛塵時拂紫龍髯。展拜。

大殿云

柱杖蹼跳顯雄風。椽瓦蕭疎四壁通。黃面瞿曇非着相。灰形魔怪盡潛踪。道場水月空留影。佛事荊林隔晚鐘。大道無私容瓦礫。不除秋草聽鳴蛩。舉起如意云。昆明湖底月玲瓏。金馬嘶風矯似龍。更有碧雞啼到曉。萬靈拱護法王宮。展具九拜。

衆護法設齋請上堂至法座前以杖指法座云

巍巍法王座。濟濟護法倫。不辭熏沐意。未獻野人芹。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起日月之光華。奪山川之秀麗。爇向爐中。專申供養……用酬得戒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執拂子喝一喝云。未得十年長面壁。愛向山中伴泉石。石琴泉韻和松濤。閑到巖前拾松實。遠望滇池碧萬頃。高臥華亭秀峯頂。波光浴日翠雲浮。青天任我娛老景。不管佛也祖也。一任呼牛呼馬。明月有痕穿屋瓦。雲霰無心滿床灑。受用一堂風泠清。敢云千古意分明。閑名流入人間去。多謝諸公護法情。諸仁者既到者裏。還知此中意味麼。若也知得。便可高挂鉢囊。與山僧同行同坐同飲同食。耕雲釣月。共唱無生曲。自然時和世泰雨順風調。其或想變隨情。浮沉逐物。山僧有拙偈相贈。泉石誰同老衲盟。多勞龍象遠來誠。不是山僧難共住。最難任處是忘情。卽今齋主爲因進院之慶。請法飯僧。爲植福延齡。且道慶讚一句作恁麼道。良久云。法法不隱藏。今古露堂堂。任把釣竿垂釣餌。漏網吞舟自遠揚。上首白椎

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交杖下座。

民國九年於昆明圓通寺建水陸道場

上堂

以杖指座云。五雲瑞景映城頭。疊翠拖紅掩畫樓。金馬碧雞悼忠節。昆明湖上月如鉤。喝一喝陞座。拈香云。今日爲聯帥唐公及諸大檀那作法王之金湯。憫衆生之苦惱。尤念六道羣靈。古今戰士。水火毒橫。種種殤亡幽魂等類。「特頒訓令」遵依梁皇儀軌。誠建冥陽水陸普度大齋九晝夜。備種種莊嚴。設種種妙供。供養三寶。雲集緇流。轉誦三藏祕典真詮。仁慈齋戒。濟貧赦獄。斷屠放生。憑茲衆善。以利蒼生。伏願干戈永息。征馬解鞍。四海清甯。工商樂業。士庶禎祥。虛雲奉請「率請」禪德僧侶。克盡真誠。登斯法座。舉揚宗乘。諸佛奧旨。且道諸佛奧旨如何舉揚。作圈相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祇如一心不生。即是諸佛住世。一念忘照。即是諸佛涅槃。直向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如斯會得。有甚諸佛住世涅槃。能契合則聖凡幽顯。動植飛潛。咸仗良因。均霑妙利。共享昇平。當此之時。功圓果滿。事徧理周。直下無私一句恁麼道。卓杖云。化揚湯網山川外。同慶堯天雨露中。

上堂（雲棲寺）

負債酬勞。業緣未畢。雖山償罷。又入雲棲。以杖作○相云。這個還有許多般事麼。喝一喝云。逢場作戲似雲流。水月隨緣尚未休。一念動經無量劫。普賢行願善財酬。本師恩德尤難報。祖席傳承不斷流。草木有知懷雨露。丘陵泉石結良儔。懸杖云。者個是無情說法。如何是結良儔底消息。還有見聞者麼。有卽請出相見。久之乃云。若無請柱杖子報告。卓杖云。三月桃花紅似火。杜鵑啼血不相干。

上堂

舉香嚴老人云。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雲上座亦有一頌。頌云。柱杖橫身合時節。佛魔驀頭棒出血。若問祖師西來意。萬里無人一條鐵。顧左右云。不是龍門鯉。徒勞遭點額。今有善信請法。卽今作恁麼道。良久云。揚眉瞬目。鼓腹謳歌。杖頭會說。不要囉嗦。

上堂

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於他未嘗同。於我未嘗異。若祇這便是。當頭觸忌諱。若祇這不是。甚處能藏避。所以道無是無非。不卽不離。三世諸佛同宣此義。敢問諸人。且道畢竟是甚麼義。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卽今為護法事作恁麼道。來日來日。祕密祕密。下座。

上堂

幾經與廢沒山坡。滄海桑田變幻多。名與殘碑相契合。依舊雲棲供佛陀。衆兄弟。本寺今名雲棲。與舊名雲棲。是同是別。天布彩雲。地湧青蓮。又有何奇特。良久云。　華亭峯下懶行遊。閑盡芙蓉已暮秋。眼底滇池五百里。幾人收盡豁雙眸。——參。

按九月十九日。「合省官紳送進院。空中滿現彩雲五色。後將華亭寺改名雲棲。因修寺挖出古碑亦名雲棲。」

誕日衆居士請上堂

問。昨夜西山雨傾盆。今朝古柏又重新。且道甚麼人境界。師云。老僧有口不會說法。進云。陽春白雪古難酬。請和尚親唱一曲。師云。無耳解知音。進云。恁麼則西峯雲秀。昆湖生光。師云。也不消得。乃云。木馬馳驅舊戰場。鐵牛耕地苦忙忙。分明寄與知音者。萬古西山日影長。喝一喝下座。

誕日德明西堂請上堂

陞座。舉百丈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子。祖問是什麼。丈云。野鴨子。祖曰。何處去也。丈云。飛過去也。祖扭丈鼻。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丈乃大悟。回堂痛哭。同寮友問曰。想父母耶。曰無。曰爲什麼哭。曰你問和尚去。友問祖。曰。海侍者從和尚遊山回寮大哭。不知何意。祖曰。你問他自知道悟也。丈聽得欣然大笑。友曰。你纔大哭。因何又笑。丈曰。適纔大哭。如今又

笑。三日後。百丈再參次。祖目顧繩床角拂子。丈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你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丈卽挂拂子於舊處。祖震威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所謂百丈得大機。後黃檗聞舉。不覺吐舌。故得大用。痛打臨濟。棒下安心。立玄要。分賓主。顯照用。析料揀。深入堂奧。千古不移。衆中有能翻此案者麼。出來與柱杖相見。時膺西堂纔出。師便喝。膺亦喝。師卽打。膺又喝。師云。我也喝。你也喝。畢竟意作麼生。膺作禮。師云。靈龜曳尾。拖泥帶水。問。如何是指天指地的消息。師云。心粗膽大口多疏。進云。父母未生時指個什麼。師便打。問。生死卽不問。向上事如何。師云。一條柱杖攪天長。進曰。今日齋。師云。鼾聲未斷日頭紅。進云。恁麼則天下太平去也。師打云。莫道無事好。乃云。臨濟棒下無生忍。百丈臨機不見師。若問今朝端的意。山前石象解生兒。

起七

戒期堂中修靜七。笑壞諸方老古錐。不合如來威儀法。金剛腦後痛下錐。香板摘出虛空髓。蒲團壓倒優波離。守戒不許執持犯。似聽孤猿月下啼。以香板點地云。起。

解七

結七惟究心地法。悟明心地便解七。結解從來無同異。古今悟迷豈有歧。凡聖一條路。生佛

本同儕。竹篦無所事。心空及第歸。以竹篦一舉云。解。

上堂

若論第一義。有口也難宣。未出方丈室。早已錯。在前。即今登上座。也只得將錯就錯。暫假柱杖子通個方便。且道如何是方便。以杖畫〇相云。揭諦揭諦。娑婆訶。此事從來漏泄多。庭前柏樹千古秀。臺山驀直老婆婆。作法辛勤無別事。夜為諸子洗懺摩。休戈共慶堯天日。四海同唱太平歌。今因新戒請法。祈淨三業。且道三業作麼淨。良久云。莫把是非來問我。浮生穿鑿不相干。交柱杖下座。

師誕日上堂（雲棲寺）

問。白龍洞裏金波湧。華亭峯頂紫雲騰。為瑞為祥即不問。仰申慶祝事如何。師云。外揚家醜。進云。只如四衆臨筵。側耳雷音。未審向上宗乘作麼指示。師云。破糞箕。禿掃箒。進云。古徑無人跨脚來。招提下跨又如何。師云。縮却頭。伸出手。進云。與麼則碧雞一枝重拈出。聲光即是育王城。師云。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問。昔日僧問趙州和尚春秋幾何。州云。蘇州有意作麼生。師云。滇南也有。進云。昔日趙州。今日和尚。師云。驢腮對馬嘴。問。秋風綻黃菊。秋水絕點瑕。彩雲空中現。寶掌壽無涯。師登寶座。說甚法要。師云。舌在口裏。進云。恁麼則談玄口不開。師云。

悶煞闍黎。進云。今日忽聞獅子吼。階前頑石亦點頭。師云。賣寶遇着瞎波斯。問。三星拱照。五福臨筵。如何是福。師云。坐的坐。立的立。進云。如何是祿。師云。鉢盂朝天柱杖壁立。進云。如何是壽。師云。山僧今年八十七。逢人切莫說八九。僧各禮拜。師乃云。縮却頭。伸出手。無端特地揚家醜。行年剛到八十七。逢人莫喚作八九。任他蘇州有滇池。有是破糞箕禿掃帚。說甚三星臨筵。五家宗旨。果能湖海不污。自然金波浩渺。如何側耳雷音。未免驢腮馬嘴。諸昆仲知不知。孤鶩落霞。長天秋水。

上堂（雲棲寺）

舉洛浦久為臨濟侍者。一日辭去。濟以柱杖畫一畫云。過得這個許去。浦一喝便行。濟陞座曰。臨濟門下有個赤鰓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也。不知向誰家虀甕裏醃殺。浦遊歷罷直往夾山頂上卓菴。經年一日。夾山修書。令僧持往。浦接書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浦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山曰。者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浦果三日後至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匆匆。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浦佇思。山便打。師乃顧視左右云。此

是洛浦呵佛駡祖。氣呑諸方。牽挽不回底手段。怎奈落在臨濟符識中。向夾山虀甕裏醃殺。即今衆中還有如洛浦者麼。時有僧纔出。師云。醃殺了也。僧一喝歸位。師卓柱杖云。但願春風齊着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示衆。古人開堂接衆。單爲自己脚跟下有段大事因緣。終日行持。不知乘誰力用。每每說禪說道。臆見親疎。爭強辯論。難以具陳。自後勿論久參初學。不得坐在無事甲裏。宜當求師抉擇。勘驗功夫得力不得力。相應不相應。時時檢點。刻刻提撕。如或不知下落。弗許擅弄機鋒。徒逞舌辯。倘有會得個事者。更要問汝如何是機先句。如何是當機句。如何是末後句。此三轉語。是衲僧底巴鼻。衆中有出格超羣者。進方丈通個消息。

護法王達才梁寬淨居士請上堂

執柱杖云。人天路上福爲先。供佛齋僧結勝緣。不昧靈根求佛智。殷勤請法望宣傳。此法從來未曾失。不須向外別尋覓。常在六門放光明。鑑地輝天無窮極。諸仁者識不識。飽子饅頭原是麵。朝朝雞向五更啼。今有護法居士王達才梁寬淨來山請法設齋供養三寶。爲祈植福延齡。且道因齋慶讚一句。作恁麼道。良久云。寒巖回暖信。花笑不萌枝。卓杖下座。

上堂

新戒弟子請上堂。執杖云。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出有無之外。一條通天大路。須菩提解之爲空。優波離持之爲戒。阿闍世王獲之證無根信。勇施菩薩悟之入無生忍。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道是千佛一數。善來菩薩子。依樣畫葫蘆。卽不無畫成。後如何行履。牽犂拽耙。氣衝天。露爪張牙。得人怕。呵呵。是甚麼語話。振威一喝。下座。

除夕吃茶

吃茶便吃茶。辭年分歲莫說他。花生到口香撲鼻。糊餅殼上有芝蔴。若作佛法商量。大衆無分。全是老僧。不作佛法商量。老僧無分。全是大衆。畢竟如何。——一聲爆竹。幾點梅花。

解夏自恣普說

南泉曾說。捉得溈山水牯牛。山村上下任遨遊。自從認得曹溪路。寒暑穿梭聽自由。諸仁者。自從安居結夏。九旬禁足。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瞬卽過。衲子磨煉身心。刻苦意志。三業清淨。六和知敬。遺教經云。譬如牧牛之人。執杖視之。不令縱逸。犯人苗稼。南泉所謂學人牧得一頭水牯牛。隨分納些些。但吾等初機之士。心猿意馬。最難調伏。安居期內。三業失檢。六和失敬。舉心動念。無非是罪者。或亦有之。因迷己逐物。不自見過。又或明知故昧。言行不顧。心外馳求。不得自由自在之分。自恣仰憑大衆。互相恣諫。勿恪悔改。縱宣己罪。恣僧舉過。內彰

無私隱。外顯無瑕疵。互相砥礪。補助精修。以張我佛聖制。培植良才。成就法門大器。心遊覺道。觸處皆通。卽今解夏一句作麼生。良久云。一結一解尋常事。萬水千山自去來。——得個甚麼。

佛誕日居士丁寬妙李寬修張寬正蔡寬來等請師浴佛上堂

指天指地。爲誰出氣。九龍吐水。怎麼迴避。今朝落在幻遊手裏。恰似個泥塑木雕底。召大衆云。會麼。衆出作禮。師云。將者說大話底小釋迦。丟在東洋海底洗淨。然後同泥牛石虎。跳上須彌。掉轉頭來。方與諸人通個消息。乃揮拂子云。囫地一聲獅子吼。十方世界盡歸依。更有一個歸不得。倒騎鐵馬上須彌。

解制上堂

金剛圈。栗棘蓬。拈來覿面喜相逢。不識雲門乾屎橛。徒勞掉棒打虛空。大衆。諸方盡說結制有益。誰知畫地爲牢。山僧今日平實商量。祗要諸人共知。切莫冷灰裏坐却白雲。直須大海中搖頭擺尾。何故。擧堂堂無背向。步步振家聲。且道今日解制有何消息。僧問。結制解制。是同是別。師云。雞鳴時節五更鐘。問。如何是有句。師云。八面起清風。問。如何是無句。師云。金烏海底紅。進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此時如何。師笑云。碧波深處結蓮蓬。問。學人今日不問話。

和尙作麽生。師云。老僧不答話。汝又作麽生。進云。瞞某甲不得。師云。瞞過不少。問。以幻修幻時如何。師云。袈裟一片黑。進云。以幻滅幻時如何。師云。晝夜有明珠。進云。諸幻盡滅。又作麽生。師打云。一條紅線手中牽。問。如何是金剛圈。師云。跳不出。問。如何是栗棘蓬。師云。吞不入。進云。恁麽則難以決斷。師云。怪老僧不得。乃云。揚眉瞬目鼓腹嘻嘻。杖頭得意隨方去。一曲陽春和者稀。

檳榔嶼極樂寺盂蘭盆會衆請上堂

卓柱杖云。一鉢和羅飯。供養佛法僧。延生消災難。冥福獲天生。今日衆姓修此法會。且道這一鋪功德。從甚麽處得來。大衆知麽。樹大也須從地起。山高怎奈有天何。雖然如是。只如天地未分以前一着。落在甚麽處。良久云。切忌道着。珍重。下座。

爲寶三和尙荼毘擧火

卓杖云。三界由想有。百年成夢遊。忽爾風吹劫火熾。翻然大海滅浮漚。寶上座。賦歸休。透脫六處。撤開兩頭。雲山有路平如砥。月殿無人冷似秋。以炬作○相云。燒。

解制上堂

德山棒。臨濟喝。時到秋來桐葉落。今朝月令更不同。楊岐驢子三隻脚。此四句內有一句。能

縱能奪。能殺能活若能檢點分明。勞東說西說西堂出問。娥眉女子鬚拖地焦尾大蟲脚指天此是何人分上事。師云用不堂便喝。師云用不着堂又喝。師云用不着堂作女人拜。師云用不着堂作禮歸位。師乃云。言見諦句句超宗無情說法柱杖成龍。其或未然。長文短頌。卓柱杖下座。

歲朝上堂

問。如何是新年佛法。師云爆竹連聲響。如何是舊年佛法。師云囫地起春雷。問臘梅開謝事如何。師云還我核子來。僧無語。師便打。乃云。春風浩蕩海天長。情與無情共舉揚。獨有梅花先洩漏。橫枝疎影暗浮香。——聞麼。

徐寬禧居士請上堂

個事無形色更強。有何佛法可商量。庭前柏子連天翠。諗老拈來話柄長。僧問。猛虎出洞時如何。師云。獅子當軒。進云。見虎不傷時如何。師云。還我性命來。僧一喝。師便打。問。如何是大力白牛。師云。凡聖同耕。進云。收來時如何。師云。穿着鼻孔。進云。放去時如何。師云。水草具足。乃云。衲子聚滿堂。春光一線長。白雲飛古洞。別是一家鄉。

董雨蒼居士請上堂

雨後晴空山色秀。紫霞終日倚長天。不是尋常新氣象。當機歷歷古今玄。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山寺日高僧未起。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堂前衲子笑盈腮。問。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子夜不知歸何處。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曉來又上白雲樓。乃舉香林曾受營中二將軍供養。既久。未言一句佛法。一日問曰。和尚三十年來不言一字。教我如何得入。林云。二位將軍喫底是什麼肉。曰。猪肉。曰。何不喫人肉。曰。人肉喫不得。曰。人肉何似猪肉。二將軍於此有省。者段公案千古不磨。山僧受董檀越供養。未食猪肉先食人肉。倘有個不甘底出來。問。猪肉卽是。人肉卽是。則向他道。猪肉人肉舌頭無骨。食着滋味千足萬足。

張拙仙居士請上堂

庭前老柏葉重新。古殿涵元意更深。照得前峯添個事。山河明暗兩相親。且道是山門景緻。是後人標榜。僧問。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師云。動着血淋淋。問。如何是踞地獅子。師云。一吼萬山傾。問。如何是探竿影草。師竪柱杖云。會麽。問。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便打。乃云。歌罷一場聲外曲。落花流水味無生。

爲杭州彌陀寺智慧法師起靈罐

以杖指罐云。者個沒巴鼻。權名舍利罐。大攝盡虛空。小入微塵內。出沒隱顯中。蕩蕩觀自在。去

來任自由。隨緣無罣礙。諸上座。是甚麽。噫。切忌擬議與思量。請出化城歸寶所。

入塔

以如意作○相云。與師別將四十年。難忘金旻一指禪。吳越風光欣賞徧。海門曾憶了楞嚴。如是幻遊如是佛。如是蓮臺不夜天。這個無縫光明藏。大千沙界總周圓。恭維智慧老法師律淨嚴身。行願功滿。宏法事畢。幻緣境遷。回首故鄉。皓月孤懸。感衆仰慕。歌頌難宣。特於無影嚮山中。擇片無陰陽地。建斯無縫寶塔。妙峯起秀。庚山甲向。四界分明。護神圍繞。今朝時吉日良。請師居此勝幢。吉祥如意。不涉春秋。人天奉獻。卽今入塔作怎麽道。捧靈罐送位云。舍利送入光明幢。萬古光明無盡藏。喝一喝退出。

民國十七年戊辰冬

海軍部長兼閩主席楊樹莊前主席方聲濤暨耆德護法請住福州鼓山湧泉寺

進院法語

入院

以柱杖指三門云　門門洞達。路路通行。鍾靈毓秀。源遠流清。霹靂一聲振石鼓。白雲彌布乳泉鳴。

彌勒殿云

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驀直路相逢。大家諱不得。禮拜。

韋馱殿云

威靈赫赫擁山門。歷經塵劫奉世尊。普眼照破魔羅窟。寶杵摧邪輔正人。回光瞻禮大雄覺。空花法界無喜嗔。菩薩悲願難酬達。僧伽蒙益永安甯。禮拜。

伽藍殿云

四時豐盈全賴汝。一法不周半累吾。但得鍋中常有米。何須滿地盡銷金。禮拜。

祖師殿云

六耳不同謀。證龜却成鼈。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說無法時。法法作麼說。顧左右云。一場露泄。禮拜。

大殿云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山河大地。萬象森羅。盡皆是相。作麼生說個非相底道理。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聽傍人說是非。禮拜。

入方丈室云

新和尚。舊法座。新舊何曾有兩個。五十餘年窮子歸。捨父逃逝誰解錯。一支聖箭射九重。薰

臭鼓山成話墮。喝起狂瀾水逆流。白雲峯頂虛空破。

上堂

到法座前立住。舉請啓云。官隨印轉。將逐符行。恭對人天分明剖露。付與上首宣畢。卽指法座云。一着高一着。一步闊一步。人人自有通霄路。遂陞座。拈香畢。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乃云。雲上座昔年曾離此山去。千手大悲攔不住。今朝又向此山來。優曇花向半天開。一來一去歷歷分明。今日昔年頭頭合轍。所以道只解舊時人。不解舊時行履處。正當恁麼時。不涉來去一句。作恁麼道。岁崱峯頂深夜坐。天風吹送海潮來。下座。

上堂

至理無言。絕妙絕玄。向上一竅。千聖不傳。諸大德且道爲什麼不傳。欲識個中意。北斗面南看。是以釋尊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空生唱無說之說。釋梵無聽而聽。今有護法張寬因祈求金剛光明寶戒。請法飯僧。若論此事。三世諸佛旣不說。口掛壁頭。山僧於此豈敢饒舌。雖然如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而建化門庭。不捨一法。所謂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中無壅塞。卽今爲法說個什麼佛法寶藏。不用思量。物物頭頭。毘盧放光。雄雞半夜鳴何事。枯木花開劫外香。

除夕

僧問。年窮歲盡如何。答。梅花徧地開。進云。恁麼則大地回春去也。答。明日向汝道。僧禮退。乃云。今夜正當除夕。山僧如何分析。懶烹露地白牛。免見倚他牆壁。雖然時節相遷。那事從無變易。驀召大衆。衆回顧。云。各請歸堂。明晨祝聖。

元旦上堂

拈香祝聖畢。喝一喝云。卽此時節。便是去年今日底消息。前年今日也不出這個消息。後年今日也不越這個消息。乃至年年今日亦未離這個消息。且道這個是什麼消息。僧出問。如何是這個消息。師云。可惜許。僧擬議。師便打。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奴見婢殷勤。問。如何是賓中主。師云。農夫自歌舞。問。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春和萬物新。問。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當軒塗毒鼓。進云。賓主相見時如何。師云。不是鍾子期。伯牙終不撫。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云。滿城鑼鼓鬧喧喧。如何是舊年底佛法。師云。臘梅先送一枝春。進云。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乃云。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上堂

劉佛智居士割愛爲尼。以衣具袍布施。請上堂。師陞座。拈香畢。執杖云。夢破自然開正眼。逍遙

林下學無爲圓頂香霑甘露水。半肩雲染福田衣。師拈袈裟角示衆云。大衆見麼。此衣不從雞足峯前傳來。亦非大庾嶺授得。本爲善心織就。慧力裁成。明明結角羅紋。密密針鋒不露。展之包羅萬象。作大福田。百千萬億人天。咸爲瞻仰。收之則須彌倒卓。日月潛輝。九十六種外道罔測其名。若向這裏擔荷得去。如龍遇水。普潤羣生。堪紹佛祖之慧命。永作人天之眼目。雖然如是。卽今佛智尼請法。爲祈福慧齊增。且舉五祖演和尚公案。僧問。如何是諸佛出世處。祖云。東山水上行。圓悟和尚云。我則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世處。便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據此一人平坦處險峻。一人險峻處平坦。雖然二俱作家。若在鼓山又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世處。未免與他劈面便掌。不惟令者僧當下知歸。亦且諸佛出世有處。大衆且道鼓山這麼舉揚。與二老是同是別。良久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交杖下座。

民國十九年庚午春鼓山戒期傳授戒法丹墀兩鐵樹一爲閩王手植一爲聖國師手植迄今千餘年物也樹高尋丈忽着花大如盆瓣如鳳尾衆讚爲希有

監院宗鏡居士歐陽英莊原毫羅世方等請上堂法語

拈香祝聖畢。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揮拂子云。岁崱巍巍石鼓山。靈源湛湛白雲

問。通霄有路朝梵刹。石門無鎖罷開關。聽經龍受高僧訓。喝水逆流去復還。千年鐵樹欣然笑。發放靈花現瑞曇。僧問。岁巔峯頂即不問。鐵樹花開事若何。師云。杖頭懸日月。進云。如何是諸佛導師。師云午夜覩明星。進云。虛空界盡。凡聖路絕。更求指示。師便打。進云。一棒徹底請師徵。師云。如何是徹底處。僧喝。師云再喝看。僧作禮。師云。速退三千里。問窟中獅子如何翻身。師云。野干不會。進云。哮吼一聲天地徹。師云。也跳不出。僧便喝。師打。問。離四句。絕百非。向何處參究。師云。這裏不許念篇章。良久又云。不許你念我念。——千年鐵樹始開花。玉辦金盤映晚霞。爲問法筵龍象衆。國師今日又還家。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交杖下座。

新戒觀本請上堂

以杖指法座云。喚作法座則觸。不喚作法座則背。畢竟喚作甚麼。獅子窟中獅子吼。象王行處象王威。若是脚跟點地漢。何妨信步即登臨。陞座拈香祝聖畢。執柱杖云。虛空昨夜笑無休。無蒂花開鐵樹頭。不是目前春富貴。報君莫向外追求。世尊拈出飲光笑。笑破根塵火裏漚。火裏漚。千百妙義一時酬。無作功勳無劣優。大冶精金飛片雪。究竟無起亦無收。所以盡大地是個戒堂。徧塵刹是個期會。何曾有結有解。但於靜動照顧眉毛。無令散失。從此一去。觀山玩水。也是在期場。迎賓待客也是在期場。應事接物也是在期場。乃至靜鬧閑忙也是在期場。

但只要你諸人時時提撕。默默返照。直到鑽木出火。自然握土成金。若到這個田地。方得自由自在。不負十方聚會海衆咸臻。長連床上裝模作樣。受盡辛苦。必定求個甚麼。手執夜明符。幾個本天曉。今有新戒觀本宏善爲祈妙戒。了證三空。即今妙戒作恁麼。良久云。龍門無俗客。鳳閣有朝臣。交杖下座。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在鼓山新築放生園落成對羣生說法

上堂

執杖云。放生園事今落成。慰汝羣生好棲身。善信崇佛與慈濟。三壇施處智悲融。了知法界平等覺。貪嗔癡愛性圓明。念異十惡從心起。心忘罪滅萬法空。以柱杖作圓相云。如是會得。不壞假名。羽介鱗毛。十二類生。苦樂三途。在處無礙。四聖六凡。何有階級。當下忘懷。福罪虛融。一念廓然。三際頓斷。千差萬別。無非圓通。所以二十二祖摩拏那尊者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雖然如是。且道這個無憂喜的。作恁麼剖判。良久云。塵塵極樂。念念彌陀。

爲廣東心蘭師封龕

執封條打○相云。恭維圓寂比丘心蘭大師封龕之辰。即今封龕作恁麼道。行來粵海與閩山。

芒鞋踏破得心安。要知個中藏身處。佛祖難將正眼覷。

起龕以杖指龕云。耆衲心蘭大師細聽。廣東恁麼來。羅浮山月任徘徊。閩海恁麼去。石鼓雷轟雲歸去。靈源洞裏莫暫停無生路路有休處。鐵笛一聲歸去來。雪花飄落冷如梅。雖然如是。且道無生路在什麼處。以杖指云。驀直去。

為慈舟法師封關

執封條云。拈一放一。未曾深說離一寬一。關主辨晰。辨得主中主。關中別有天。今有護法深信個事。恭逢彌陀如來聖誕。請慈老法師掩關。仗此功勳。回向四恩三有。同出苦輪。兵革消除。民安物阜。現前大衆增福延壽。永獲禎祥。封關作恁麼道。良久云。百千萬億佛。都向此中來。待得三年後。蓮花處處開。以杖指云。封。

解制

陞座卓杖震威一喝云。五七不是三十五。六六還成三十六。若能掀翻窠臼禪。方纔不與佛祖伍。昔日洞山解制。則道夏末秋初。兄弟們東去西去。直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祇如萬里無寸草。作麼生去。有僧舉似石霜。霜云。有人下語否。僧云無。霜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舉似洞山。山云。瀏陽乃有古佛耶。今日解制。也須依樣畫葫蘆。只如萬里無寸草。諸人作麼生去。試

請勘看。如若會得。不須上去下來。辛苦多日。其或未然。依舊煩他柱杖子道去也。萬里無寸草。夜半看天曉。何處不傷生。虛空入塵小。二俱都不攝。兼帶玄猷了。應時解制又作麼生。久云。一元回復新開泰。萬彙森然見本真。交杖下座。

除夕

巖石積經霜迸裂。庭梅疊壓雪凋殘。人生百歲終何用。此道誰能着眼看。若有個念茲在茲者。出來道看。久之無人。乃云。今年除歲也恁麼。舊年除歲也恁麼。明年除歲也恁麼。直饒你除到眼光落地。四大分張。也只是恁麼。老僧數十年來。參之究之。研之窮之。猶是恁麼。大衆又作麼生。此事要實悟實行實證實踐。始得到者裏。如果柱杖子踍跳出來道。今夜是什麼時節。說者些牽牽蔓蔓話。不見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驀喝一喝云。也是牽蔓說話。畢竟直截一句如何道。召大衆云。各各歸堂吃茶去。侍者執下柱杖子。

蘇州蕭振南居士請上堂

僧問。昨日商君來報道。滿耳秋聲一夜聞。師云。莫亂傳。進云。有眼不見。有耳不聞。師云。却是盲聾漢。進云。瞞學人一點不得。師云。又道不見不聞。進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師云。果然亂傳。問。玉蕊金絲承露盤。彩鸞飛入五雲端。華藏世界人人具。樓閣全開事何如。師云。且

立門外。進云。今日蕭居士預修請法。未審得何利益。師云。雅韻出一時。進云。恁麼則蒼松翠柏年年秀。喝水靈源日日流。師云。非關你事。問。堂前桂樹滿院清香。未審意旨如何。師云。觸着闍黎鼻孔。進云。學人無鼻孔。師云。清香何處聞。進云。大家皆知。師云。以何爲驗。僧展兩手。師云。那裏學這虛頭來。進云。只許學人知。不許學人會。又作麼生。師云。三十棒自領出去。進云。痛徹骨髓。師便打。問。岁前峯懸毒鼓。未審誰人撾得。師云。山僧不打。進云。爲甚今日上堂。師云。子且還我蘑蔔錢。然後老僧還子青菜價。進云。因甚麼不打。師云。罕遇知音。進云。滿堂盡是仙陀客。何必臨風唱鷓鴣。師云。水淺無魚徒勞下釣。僧各禮拜歸位。師乃云。木樨花正發。山谷謁晦翁。鼻孔撩天處。杲日正當空。雅韻出一時。千載傳真風。遂舉富鄭公初秋聞雷偈云。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始識從前自家底。又秦國夫人計氏看經有省偈云。盡日看經文。猶如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師云。沒量大人。踏着自家影子。未免肝膽向人。雖然如是。總是這邊事。如何是那邊事。鴛鴦繡出從君看。未許金針度與人。

圓戒上堂

佛子受佛戒。卽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卽是真佛子。瞿曇老漢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沙彌

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支。菩薩三聚十重四十八輕。乃卓柱杖云。被山僧一卓粉碎了也。說甚止惡防非。開遮持犯。白四羯磨。全體戒定慧。這裏見得徹。把得住。便是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於通宵路上也許上座隨分走些。若是鼓山潑天門戶未許上座攀仰在。不見道石門壁立青霄。飛鳶莫度雲漢。

監院善欽寶月請上堂

舉保壽會下監院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壽云。汝向後兒孫滿天下去在。如是三年爲監院。每每問道。壽嘗示云。汝向後兒孫滿天下去在。日久心中未明。亦不改志。一夜遇壽巡夜。乃挽住云。今日若不爲某甲說。卽打和尙去在。壽云。汝知者般事便休。院主於言下大悟。前保壽退居。請院主住持。保壽纔登座。拈香畢。三聖卽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與麼爲人。非但瞎着者僧眼。瞎着鎭州一城人眼在。壽便歸方丈。師乃豎拂云。今日山僧亦爲諸人拈椎豎拂。且道瞎着多少人眼。喝一喝下座。

誕日解制上堂

師打○相云。大衆見麼。正是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生已畢。卓柱杖云。於此會得。何勞解結。倘或未然。山僧打開布袋去也。復云囉哩囉囉哩。僧問。和尙未生時如何。師云。天高

地厚。進云。生後如何。師云。徧界光輝。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云。簫管樓臺聲細細。問。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云。遊蜂空醉五湖春。問。如何是句意一齊到。師云。西湖桃李春三月。看破枝頭別有香。乃云。常年一個主人公。刻刻提撕莫放空。等閑摸着眉毛角。元來鼻孔也相逢。

馬金墀居士請上堂

僧問。如何是過去的佛。師默然。問。如何是現在底佛。師豎拂云。會麼。問。如何是未來佛。師云。莫妄想。問。趙州到二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二庵主一般豎掌。爲什麼肯一不肯一。師云。多嘴阿師。僧作禮。師便打。乃舉臨濟示學人云。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揮拂子顧大衆云。會麼。又喝一喝云。吹毛劍下無知己。惹得山僧特地呈。下座。

起七

七期晝夜忙。踏破威音王。東西無辨處。南北豈商量。舉香板云。會得同受用。齊登選佛場。以香板卓地云。起。

結制上堂

師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敢問衆中有不墮悄然機者麼。首

座出問。和尚未出方丈早已漏逗。復來陞座。更有什麼指示。師云。堂前鼓鼕鼕。進云。恁麼尋聲逐響去也。師云。有耳不許通消息。進云。還有向上事也無。師云。覿面誰不是。進云。恁麼則不墮在不疑之地。師云。祇為人前多個事。進云。這事且置。祝願一句作恁麼道。師云。聾人側耳聽。座作禮云。大衆證盟。師打云。一曲還他賀太平。乃舉石鞏藏禪師曾為四品將軍。膂力過人。嘗以弋獵為事。一日逐羣鹿過馬祖庵前。問祖見鹿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一箭射幾個。曰。一箭一個。祖曰。汝不解射。獵者曰。你解射否。祖曰。解。曰。你一箭射多少。祖曰。我一箭射一羣。曰。彼此是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此。何不自射。曰。若教某自射。則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歷劫無明煩惱。一時頓息。遂投祖出家。更名惠藏。後來出家。常駕一張弓兩枝箭。凡見學人。便云看箭。師云。石鞏習氣未除。山僧隨例起倒。以拂子作張弓勢云。看箭。西堂維那一齊下喝。師云。一箭落雙鵰。

隆明隆和請上堂

昨夜文殊起佛見法見。被山僧貶向二鐵圍山。所供是實。何故。不向佛求。不向法求。不向僧求。應當如是揮拂子云。見麼。喝一喝云。聞麼。萬籟有聲聞不得。寒巖無耳却知音。僧問。如何是內不放出。師云。春前不用花枝巧。進云。外不放入時如何。師云。雨後隨他色色新。僧擬議。

師打云。蟠桃已熟三千歲。跛鼈難逢劫外春。問。脚跟未穩時如何。師云。是誰起倒。僧退後。師打云。汝脚跟在什麼處。僧無語。師又打。乃云。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山僧道向上一路。無舌能宣。且道是同是別。喝一喝下座。

小參

僧問。虎未出林時如何。師作吼聲。進云。獅子出洞又作麼生。師云。性命也不顧。僧無語。師便打。問。如何是未問底句。師云。速道速道。問。如何是已問底句。師云。聲震如雷。進云。學人不問。作麼生道。師云。毒氣深厚。僧擬議。師便打。問。如何是剃頭人。師云。出家俗漢。進云。未剃頭時如何。師云。在家道人。進云。百尺竿頭作麼進步。師震威一喝。乃云。年年五月五。家家懸艾虎。搭着嘴唇皮。毒氣連珠吐。大家還知吐不盡底麼。時有雞鳴一聲。師云。羽毛異類解當機。助我佳音一曲奇。直下翻身超現量。拚霄還是鳳凰兒。

茶次

師問參頭。靈雲見桃花悟道。爲什麼玄沙不肯他。進云。玄沙具眼。師云。具個什麼眼。進云。瞎。師打云。爲汝點開。僧云。枯木倚寒巖。婆子爲甚燒庵。師云。死漢。進云。學人則不然。師云。你作麼生。進云。冷飯不充明君膳。師云。重修庵室又如何。進云。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師云。婆子與

老僧是同是別。僧掩耳。師喚侍者。分明記取。

民國廿三年由福州鼓山到粵

八月初二日閩郡官紳士庶送入曹溪是日適祖師誕日進香夾道緇素萬人

初到曹溪門

以柱杖點云。南柯一夢到曹溪。天涯窮子今來歸。今日有無權且置。呼爲明鏡尚成非。黃梅夜半傳衣缽。堂堂千古放光輝。入室兒孫誰繼武。燈燈相續顯靈威。

至寶林門

以柱杖指云。明明曹溪路。寶林門洞開。十方禪和子。悠悠任去來。達此逍遙境。清虛絕塵埃。法界匪中邊。一門衆妙賅。

彌勒殿云

大腹便便笑呵呵。大千沙界兩芬陀。不離布袋乾坤大。三會龍華補佛陀。展拜。

韋馱殿云

三洲感應現童真。降魔伏醜具威神。喚靈山咐囑。猶留耳。赫赫將軍護法身。展拜。

五祖殿云

東土傳承。一花五葉。北秀南能。枝枝葉葉。展拜。

六祖殿

拈香云。年年二八八二日。現出空中飛鳥迹。雖然徧界不曾藏。離婁窺測不能及。畢竟如何委悉呵。燒香云。今日分明指示。

憨山大師座前

拈香云。海內無敵手。鼓山是對頭。一回思憶著。令人恨不休。爲甚麼不休。召大衆云。兩個泥牛鬥入海。一度拈香一度愁。再上香云。今德清。古德清。今古相逢換了形。法運與衰聽時節。入林入草不曾停。展拜。

大殿

拈香云。娑婆教主。義闡無生。甚深妙法。誰佛誰生。展拜。

入方丈云

入先德之堂。登先祖之座。橫按鏌鎁。全提正令。此是歷代祖師宏法利生之處。今日不肯到來。又作麼生。彈指三下云。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展拜。

法堂

以柱杖指法座云。巍巍寶座。祖祖相傳。頭頭無礙。法法皆玄。當陽頭出。擠攀迴絕。鐵眼銅睛。仰之不及。山僧到來。有甚奇特。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以柱杖一指云。陞。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不從天降。豈屬地生。爇向爐中。耑申供養本師釋迦牟尼佛。及一切諸佛諸大菩薩。西天東土歷代祖師。本寺開山智藥尊者。六祖大師。中興繼位諸老和尚。伏願佛日增輝。法輪常轉。……歛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執杖云。大事分明無一法。因緣未了又多端。憨山去後來今我。古剎重興賴衆緣。本寺是從智藥尊者開山。讖後一百七十年。有大聖人來此說法度人。成聖者數多如林。故名寶林。至我六祖來開化至今千數百年。度生無數。雖其中不無興替。至明代憨山祖師重興。挽回綱宗。今又越三百餘年。繼起乏人。久成荒廢。此次山僧在鼓山。三夢六祖喚來。復承宰官居士發起重修。派人到鼓山箭請。事不獲已。勉應其誠。今日雖臨此座。自慚德薄慧淺。理事生疎。全仗大衆護持。灑甘露於枯枝。布慈雲於火宅。共維祖庭。卽今勉力維持。作恁麼生。向東西合掌云。袈裟角下四天王。下座。

南華寺鑿放生池工竣上堂

參禪一著。如開池相似。山門之內。一泓大池。淵深宏闊。含藏羣象。靈泉湧其中。魚龍游其內。山光雲影。日月星辰。靡不於中顯現。其水入於田。則溉潤禾苗。流於海。則與波作浪。恁奈歲

月綿延。隄防不密。被淤泥沙礫之填塞。積如平蕪。泉源涸竭。荊棘叢生。既無淵深之德。又乏輝映之功。自昔至今。無有下手者。如是山僧闢草萊。誅荊棘。運沙泥。固堤岸。曠日持久。施工不輟。不覺一時靈泉迸湧。蕩漾依然。工夫到這裏。推門落臼。然光不透脫。古謂之真常流注。所以道法性真常離心念。二乘如此亦能得。但只是化城止息。若向這裏加功運行。迸却池岸。掀翻池底。向沒下手處。猛與一鋤。儘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情與無情。盡向渠儂手中乞命去也。如驢覷井。不入衆數。如摩尼寶珠。普應衆色。如樂見藥樹。病見即愈。功夫到這裏。謂之真參。然也是化城止息。正與麼時。衆中忽有個漢出來問。如何是寶所。山僧不覺呵呵大笑。且道笑個什麼。笑南華今日與人說道理禪。

上堂

陞座。拈香祝聖畢。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揮拂子云。昨夜三更時分。擎天柱神與主地神菩薩。將乾坤右旋一轉。驚起南海波斯七金山樹神。跨跳上光音天。金輪王飛行四天下。弗婆提天雨珠輪。拘耶尼天雨金輪。鬱單越天雨摩尼。閻浮提天雨七寶。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稻麥菽粟自然生熟。彌勒菩薩從兜率內院下生人間。俾人人不參而悟。不修而證。或證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果。或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妙覺。乃至草

木昆蟲。含靈蠢動。悉獲無生法忍。山僧拂子。在冷地上不覺失聲一笑。且道笑個什麼。萬家欣隨斗柄轉。百年難遇歲朝春。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交杖下座。

曲江商會同人請於大鑑寺說法上堂

四衆普集。凡聖交參。向上風規。當陽披露。拈一機而衆機頓赴。曹溪路上。不妨立脚。擧一派而萬派齊收。南華門下。正好安身。金龍不守深潭。丹鳳豈擇桐枝。放曠隨緣。逢場作戲。固是衲僧本分事。只如南斗流光於曹溪。波斯進寶於瑤池。百凡順適。貿易如意。又作麼生話會。買鐵得金。滿場富貴。

除夕擧古云

去年貧未是貧。大雄山上起白雲。今年貧始是貧。殿堂剩下破沙盆。拈著東來失却西。惟有這箇舊主人。去年富未是富。添得一條娘生褲。山中有個陳樵子。不知春秋多少數。遂竪拂子云。貧富貴賤。儉素奢華。都不出這裏。香嚴真淨二大老。總在去年今年裏跌交。未見輸贏。祇如曹溪年窮歲盡。除夕一句。畢竟如何吩咐。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那許閑工夫說甚無與有。

張子廉趙鏡涵王治平李執中居士等請上堂

執杖云。今朝七月十五。目連神通救母。幸得諸佛歡欣。救毋罪苦。且道卽今冥陽兩利事。如何舉揚。以杖畫○相云。水陸同真際。含靈何欠餘。法施無彼此。妙理絶親疎。天堂地獄息。心皎月圓孤。了茲平等性。凡聖本無殊。今有三寶弟子趙寬鏡張寬廉等。爲祈消災息劫。植福延齡。超薦幽冥。往生淨土。請山僧登座舉揚向上。且道卽今超薦息災作恁麼道。良久云。一鉢和羅飯。普供佛法僧。延福消災難。蓮池上品生。震聲一喝。下座。

上堂

僧問。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有人來問。如何答話。師云。懸崖有個玉麒麟。進云。未審是樹上語。樹下語。師云。踏破孤峯月更明。僧一喝。師打云。不知春色早。猶待雪花飛。有居士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云。山僧脚下兩重泥。士無語。師打云。鷸蚌相持。漁人得利。乃云。今辰三岔衆居士。敦請山僧舉向上宗乘。無奈住持事繁。且舉一則現成公案。不負當人之請。昔王常侍參臨濟問曰。衆僧看經否。濟云。不看經。還參禪否。濟云。不參禪。既不看經。又不參禪。作個甚麼。濟云。總教伊成佛作祖去。侍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濟云。將謂汝是個俗漢。師着云。相隨來也。敢問大衆。山僧這一轉語。是常侍相隨臨濟。是臨濟相隨常侍。喝一喝。下座。

曾寬璧區寬渭羅惟善劉惟琦衆戒子請上堂

揮拂子云。佛子受佛戒。卽入諸佛位。瞿曇老子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沙彌十支。比丘二百五十支。菩薩三聚十重四十八輕。乃卓杖云。被山僧一卓粉碎了也。說甚麼止惡防非。開遮持犯。白四羯磨。全體戒定慧。這裏見得澈。能把住。便是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入曹溪路上。也許諸人隨分走些。若是寶林門戶。未許攀仰在。不見道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卽今如何是心戒。輒若會得。不妨將一句道來。其或未然。山僧自道去也。良久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喝一喝下座。

方養秋居士請上堂

萬法歸一。昨日事畢。一歸何處。今朝長至。倘有透得關者。出來通個消息。僧問。萬法卽不問。如何是冬至底事。師云。春光一線長。進云。未審佛法長多少。師打云。根深萬事足。乃云。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面八方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此是先聖爲人痛快處。若信得及。不勞山僧棒如雨點。喝似雷轟。若作道理會。卽孤負己靈。若不作道理會。又顢頇佛性。倘有漢子出來道。打也恁麼。畢竟意旨如何。但向他道。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光卒未休。

誕日吳寬乘居士等請上堂

卓杖云。人人有個無量壽。長共虛空不老春。無量劫來至今日。無增無減一般新。卓杖云。大衆。無量壽佛來也普爲諸人授記云。我不敢輕慢汝等。汝等將來作佛。壽命無盡。智慧無盡。福德無盡乃至一切神通妙用。悉皆無盡。與佛齊等。無欠無餘。正當恁麽時。冥合本妙。作恁麽生道。一念無生。全體顯現。一念既生。森羅萬象。今有三寶弟子吳寬乘。設齋供佛。廣結良緣。爲祈消災免難。福壽高增。卽今因齋慶讚一句作恁麽道。良久云。無盡藏同無量壽。當來彌勒會龍華。

沙彌尼寬廣請上堂

這個法王座。龍天常擁護。繼佛續心燈。宏法是家務。象峯巍巍高插天。衆峯環供一峯前。雪歸巖穴泉歸壑。翠竹黃花盡說禪。信具堂前提祖印。萬派千流入海圓。今有沙彌尼寬廣請法設供。爲植福延齡。卽今因齋慶讚一句作恁麽道。良久云。龍女獻珠成佛果。觀音應現女兒身。交杖下座。

唐允恭連聲海等居士送藏經請上堂

陞座。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名通四海。德重八荒。拈來供養。啓請大藏。唐居士允恭。連居士聲海。陳居士培根。江居士嘉祿。何居士寬智。及四衆人等。伏願同登華藏玄門。共入毗盧性海。

斂衣就座。僧問。藏經圓滿卽不問。世尊未開口時。經在甚麼處。師云。葛藤遍地。進云。恁麼祇園得現在底。如何是未來底。師打云。這個是現在底未來底。僧無語。師又打。問。如何是有句。師云。諸佛難開口。問。如何是無句。師云。燕子語喃喃。問。如何亦有亦無句。師云。日照寒潭萬古清。進云。有無俱不立時如何。師云。月到三更分外明。問。如何是五蘊皆空。師云。有眼不見色。問。如何無智亦無得。師云。蚊子齩鐵鎚。問。一大藏經未審本命元辰在那一字。師云。當機不見舊時人。乃舉古有一婆子。令人送供請趙州爲轉藏經。州受施畢。下禪床繞一匝云。語婆子爲轉藏經竟。其人回舉似婆子。婆子云。請彼轉全藏。如何祇轉半藏。州云。在老婆子分上只得半藏。師云。這婆子將沙博金。趙州隨波逐浪。檢點將來果然只得半藏。卽今南華一藏週完。且道如何是轉底消息。若云有藏可修有經可轉。定墮拔舌泥犂。若云無藏可修無經可轉。亦墮拔舌泥犂。如何得透脫去。喝一喝。纂成一部零星藏。猶恨當年老蠹魚。

佛誕日丁寬寶許寬柱居士請結制上堂

拈香祝聖畢云。高懸日月。劍挂眉鋒。截斷衆流。當爐不避。理無曲斷。車無橫推。折栴檀片片皆香。飲醍醐涓涓甘露。須知向上提持。還他脚跟點地。召大衆云。有脚跟點地者麼。僧問。大地爲爐。須彌爲香。慶祝當今。阿誰酬價。師云。超然獨步謝明君。進云。卽今請師接待。有何指示。師

云。一棒一條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撐天古柏枝枝秀。進云。恁麼這萬里寒梅增意氣。千峯翠竹繞雲龍。師云。風流入面能生巧。進云。是處池中皆有月。誰家灶裏更無煙。師云。閉言語。問。如何是死句。師云。青峯不解翻觔斗。進云。如何是活句。師云。覺後空空有大千。進云。不死不活時如何。師打云。向這裏揚眉吐氣去。問。世尊拈花意旨如何。師云。萬象叢中一點紅。進云。迦葉微笑又作麼生。師云。年月日時俱是好。僧無語。師打云。無端撞着太歲頭。乃云。銅頭鐵額。呵佛罵祖。棒下了無生。問答起今古。

元宵

今朝又是上元節。徹底窮源為君說。見佛不在麻三斤。何須更說乾屎橛。佛身充滿於法界。也是老婆心痛切。不昧本來是具足。一任東扯與西拽。眉毛縮向額中。自然與衆各別。

佛成道日衆居士請上堂

子夜踰城到雪山。藤蘿青嶂白雲間。蘆芽穿透金剛眼。頂上容巢任鳥還。果滿三祇成正覺。一生補處道心安。衹因錯認明星現。四十餘年把釣竿。僧問。夜覩明星即不問。如何是諸佛印。師云。杖頭一句垂方便。問。如何是道人心。師云。湯火無虞泛碧流。進云。佛祖一口吞盡。還有衆生可度麼。師云。疑則別參。進云。學人到此。染污不得。師打云。頂戴奉行。問。佛祖未生時

還有向上事無。師云。有。進云。若道有則觸。若道無則背。請和尙判斷。師云。頂門一具黃金骨。造次凡流豈可明。問。如何是內。師云。人貧志短。問。如何是外。師云。馬瘦毛長。進云。內外中間俱不着時。和尙在何處安身立命。師云。棒頭有眼明如日。教人到處得逢渠。乃云。急着眼。快先登。雪到紅爐一點清。個裏若無仙子客。臨機棒下豈容情。

許國桂居士爲超薦父母請上堂

陞座拈香畢。執杖云。江漢春來風浪惡。驪珠擊斷蒼龍角。優曇花老夜摧殘。苦痛蒼天空寂寞。梅開殿角。鵶噪庭前。覿露哲人面目。爐烟結篆。燈燭輝煌。全彰居士徽猷。於此薦得。便知秉鈞老居士八十四年。生本不生。即今還駕無何有之鄉。死亦不死。其或未然。山僧撥轉雲頭別通一路去也。卓柱杖云。卓開地府天堂路。上品蓮花朵朵開。水鳥樹林演妙法。神棲安養紫金臺。今有許國桂居士來山禮祖。孝誠報親。請法設齋供養三寶。祈求追薦祖先考秉鈞大人。先妣胡太夫人。超生極樂。且道即今超薦一句作恁麼生道。良久云。一點靈光通萬象。普天遍地現全身。震聲一喝下座。

新戒比丘尼寬慧等請上堂

執柱杖云。昨由雲門到南華。帶水拖泥路未蹤。嵐氣迷濛翳慧日。四山黯黯被雲遮。目淨空中

無幻化。百城烟水舊生涯。斷臂墜腰折足範。不辭遠道駕三車。今日齋主爲利冥陽。特請舉揚個事。卓杖云。靈光獨耀。逈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妄緣非實。一切惟心。心境若空。一切妄緣從何而有。其迷妄也。妄見有生。妄見有死。於生死中。起諸惡業。造諸罪障。其離妄也。生如漚起。死如幻滅。於本無生死中。罪福俱幻。只在當人直下了當。觸處無非淨土。

何慧容居士請上堂

揮拂子云。卽此用。離此用。通身是口。橫身動。四句中。百非外。扯破虛空作被蓋。不說心。不說性。魚龍得水成性命。不求佛。不求祖。抱個石頭叫冤苦。不着聖。不着凡。大都緇素絕顚頂。幸得今朝本上座。當場與汝結同參。僧問。如何是第一訣。師云。柱杖臂頭楔。問。如何是第二訣。師云。八面無休歇。問。如何是第三訣。師云。一雷轟轟烈。進云。學人則不然。師云。汝又如何。進云。訣訣訣。百草頭邊俱漏洩。師便打。問。鐵馬繞須彌。和尚作麽生踏蹬。師云。一步到長安。問。如何是諸佛戒。師云。峯頭閑雲一掃開。問。如何是諸佛定。師云。明月淸風常自在。問。如何是諸佛慧。師云。春色滿園關不住。問。如何是諸佛性命。師云。一枝紅杏出牆來。乃舉高峯云。若論此事。如萬丈深潭下一個石頭相似。先要知他四維羈礙所絆處。毫無異念。然後加力一擊。

掀天揭地。如斯用功七日若不明白這段大事因緣。可來截取老僧頭去。大衆還有會得高峯意麼。會得請單刀直入。會不得。滿地葛藤。參。

居士布寬靜等請上堂

執杖云。幻游一個山野。從來是個擔板漢。數十年來未曾與人說個禪字。今日狹路相逢。未免出乖弄醜。論到佛法。本無一法可說。近來佛法不是無法。實是佛法太多。經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又云四十九年未曾說出一字。諸仁者莫因老僧說無法。就在無法上計較。若着在無處釘橛。無法即早成有法也。今勸諸仁者。守個本分。不要妄生枝節。近見許多一向祗弄虛頭。向古人言語上穿鑿。學拈頌。學問答。或在人前棒喝。竪指擊拳。從西過東。從東過西。推倒禪床。拂袖便行。轉身作女人拜。打個觔斗出去等等。在古人是循機三昧。如今成了惡套。是吃前人乾屎橛。所以幻游對諸怪狀。作一切不理會。沒有許多閑力氣也。大衆要會佛法麼。老僧今將諸佛祖所有的佛法。盡情說與諸人聽好麼。昨夜幻游在禪床上。聽得時辰鐘——的嗒——的嗒——的走。阿。這個法音宣流大了。他說過去不可得。現在不可得。未來不可得。三世諸佛說法。都在裏許。你們試聽的嗒——的嗒。——下座。

上堂

今朝三月十五。衆集鳴鐘擂鼓。啓請說戒上堂。宗律一如波水。萬法本自圓明。切忌分歧彼此。若執向外馳求。面南欲看北斗。喝一喝云。古云。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諸子今卽得戒。已田衣覆體。究竟是僧耶俗耶。大須仔細。直須掀翻坐斷兩頭。中亦莫立。聽吾頌云。昨是白衣身。今成釋子面。緇素一齊拋。凡聖都不見。誠能如是。上報四恩下濟三有。如或不然。只名名字比丘去也。且道如何是名字比丘。傷茲末運。獅蟲亂法。誠可嗟嘆。身披袈裟。不守佛戒。是非人我如山。嫉妬顛狂猶昔。無明貢高貪嗔我慢。本願爲僧圖謀解脫。未能悔過。罪惡重加。大衆莫謂雲上座不惜口業。說得利害。切須珍重始得。

監院佛輝請上堂

師卓杖顧視大衆云。有麼。衆默然。師復云。衆中若有仙陀客。免得文殊下一椎。下座。時監院自悟。隨進方丈謝云。和尚今日說法。甚是深密。師云。汝得什麼道理。院云。公不負學道之心。師云。有何長處。進云。但願成佛。師高聲喚侍者云。快領者僧去。山僧怕的是佛。

沙彌尼宏度請上堂

執杖云。昔佛姨母大愛道。求佛出家。佛制女人不准出家。阿難再三懇請。佛說八敬法。令阿難傳達姨母。姨母遵受。佛許開戒。遂減正法五百年。雖然。非阿難不知世尊密意。非世尊無

以度脫女人。自始以來。諸女輩于佛出家悟道證果。不可勝計。法華會上諸尼受記。奮迅比丘尼。善財參叩總持。灌溪服膺于末山大慧之印可。妙總妙湛圓明。豈分男女。只在一念回光。始信與佛無異。爾諸尼衆得受淨戒。雖未即到無垢成佛。亦幸解脫女形之累。得參三寶之尊。亦是火裏生蓮。不易得也。從今已往。宜各發出世心。修出世行。逈超物外。毋染塵緣。以智慧明鑒自心。以禪定安樂自心。以精進堅固自心。以忍辱滌蕩自心。以持戒清淨自心。以布施解脫自心。自他兼利。兩足圓成。作苦海之慈航。爲法門之柱石。名真佛子。真報佛恩。現前諸尼。宜共勉勵。

上堂

今是三月二十一。齋主請法祈福利。陞座拈拂說無言。生平伎倆弄窮極。第一義門問如何。未出方丈已說畢。夜半烏鷄上須彌。撞倒帝釋靈霄殿。舉起拂子云。雲上座一生是個呆子。木石無異。今雖與衆法語。不過粥飯因緣而已。不是究竟。亦非實事。諸仁者得省要。不與山河大地交涉。處處發明。其道真常。能可究竟。何以。若向文殊門悟入者。一切土地瓦礫助汝發機。若向觀音門悟入者。一切音響蝦蟆蚯蚓助汝發機。若向普賢門悟入者。不動一步徧歷十方。以此三門助汝深入。會麼。良久云。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拂子拂一拂下座。

張質齊居士請上堂

舉香嚴在百丈問一答十。機鋒迅捷。丈遷化後。到潙山。山曰。聞你在百丈問一答十。是否。曰是。山曰。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個看。嚴不能對。歸寮將平昔所學翻閱一上。竟無可答。親到方丈請益。山曰。若爲汝說破。已後罵我去在。嚴更轉急發願入山密行。一日芟除次。拋瓦礫擊竹作聲。豁然大悟。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踪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潙山聞。謂仰山曰。香嚴會去也。仰曰。待某甲勘過始得。仰問香嚴。聞汝有悟道頌。試舉看。嚴舉前頌。仰曰。此是閑時構得。嚴又舉一偈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尚有立錐之地。今年貧錐亦無。仰曰。如來禪許你會。祖師禪未會在。嚴又一偈曰。吾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曰。且喜師弟會祖師禪也。後住南陽。嘗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人在千尺懸崖。口啣樹枝。手無所攀。脚無所踏。忽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正恁麼時。作麼生。時有虎頭上座云。樹上卽不問。未上樹請和尙道。嚴呵呵大笑。師云。這是香嚴二十年打成一片底消息。居士若薦得。卽與香嚴同一鼻孔。其或未然。如來禪。祖師禪。正是虛空釘橛。捏目生花。

沙彌尼清靄沛弘請上堂

曹溪淵深闃寂無門。象峯頂上。攀躋無路。淺水釣魚龍。平田尋虎豹。勞而無功。一場笑具。袈裟不得拖地。鉢盂不用安柄。冬瓜茄子蘿蔔頭。度波檀波那嘌嗜優婆利尊者來也。自從舞得三台後。拍拍原來總是歌。

爲佛山仁壽寺如意寶塔開光

執如意云。如來塔廟。徧滿人間。諸佛法身。量周沙界。茲者莊嚴仁壽禪寺。如意寶塔。大功圓滿開光。稱揚般若。萬德洪名。旋繞三匝。加持密印。仰謝百靈。祝願塔身與爍迦羅心而並固。共舜若多性而常存。即今檀信功成。福垂千古。慶讚作恁麼道。良久云。高超碧玉虹千尺。仰視祥光萬佛來。

衆居士請上堂

卓柱杖云。東君昨夜通消息。報道今宵月正圓。喝一喝云。年年是好月。日日是好時。大衆還會恁麼。時西堂擲出磬椎。師云。任憑滄海變。終不爲君通。乃舉雲門到江州。有陳操尚書纔見便問。三乘教典即不問。如何是衲僧行脚事。門云。曾問幾人來。操曰。即今問和尚。門曰。即今且置。如何是教意。操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門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除此之外。畢竟作麼生是教意。尚書無語。門云。汝豈不見經中道。治世語

言。資生事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何故今日鈍滯如此。尚書於是作禮謝云。某甲罪過。師揮拂子云。昔日陳子親到賓陽雞山扣擊。遭老僧幾回毒手。素知他閨閣中物。不肯放下。虛度多少光陰。今日爲伊點破。以拂擊禪床云　沒奈何打破屏斗。

黃衡秋居士請上堂

雲門顧鑒笑嘻嘻。擬議遭他劈面批。不識有誰親會得。與渠把臂入林歸。還有會得這個麼。問。紅塵滾滾如何得脫。師云。無鬚鎖子兩頭搖。進云。恁麼則摸索不定。師打云。與汝穿却鼻孔。乃云。人人本具。個個不無。守株待兎。指月話葫蘆。若能當下翻觔斗。何須向外覓親疏。

民國三十一年重慶南岸獅子山慈雲寺啟建護國息災大悲法會道場

開經日上堂法語

以杖指法座云。祇這寶華王座。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靡不從此豁開人天之正眼。盪掃魔外之邪宗。即今老衲上來。却作麼生即得。震聲一喝云。獅子窟中獅子吼。象王行處象王威。登座拈香。斂衣就座。維那白椎畢。師執柱杖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三災八難除。蒼生咸覺悟。國泰民安樂。雨順風調。護。菩薩降吉祥。除苦灑甘露。今日政府元尊閣國官紳啟建全國護國息災大悲法會道場四十九日。令山

僧率領全體僧伽。諷誦諸品尊經。加持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大陀羅尼。稱揚嘉號。祈觀音之慈濟。禱普賢之宏願。轉國運於興隆。使民安物阜。刧難消除。寃敵滅踪。此界他方。均成樂土。化身隨應。演諸妙法。陣亡將士。死難同胞。聞法超昇。卽泥犂苦趣。餓鬼道中。或放大光明。或見諸神變。凡有見其相。乃至聞其名。皆發菩提心。永出輪迴苦。火鑊冰河之地。變作香林。飲銅食鐵之徒。化生淨土。披毛戴角。負債含怨。盡罷辛酸。咸沾利樂。疾疫世而現爲藥草。救療沈痾。饑饉時而化作稻粱。濟諸貧餒。以此功德。回向法界七趣十生。齊成佛道。今日法會衆善信等請法設齋。爲祈植福延齡。災刧消除。且道因齋慶讚。作恁麼道。良久云。四方共樂無爲化。同頌堯天舜德明。交杖下座。

曾養甫居士爲母林太夫人壽慶請上堂法語

執杖云。今朝伏爲林太夫人壽辰。雲集緇流。表揚向上。若論此事。直須口掛壁上。無啓齒處。雖然如是。亦不得默照邪通。便當了事去也。卓柱杖云。水光山色映樓臺。氣轉陽和放瑞梅。燈火萬家人似海。渝江風月送春來。衆中還有迎風弄月者麼。久之無人出應。乃舉僧問五祖演禪師。如何是臨濟下事。祖云。忤逆聞雷。問。如何是雲門宗。祖云。紅旗閃爍。問。如何是溈仰宗。祖云。斷碑橫古路。問。如何是曹洞宗。祖云。持書不到家。問。如何是法眼宗。祖云。夜巡人犯禁。

惟我臨濟門庭。全機大用。向劍鋒上救人。電光中垂手。倘遇俊流。不存朕跡。掀翻露佈。截斷葛藤。當軒寶劍。觀面堂堂。滯殼迷封。不堪種草。且道如何是臨濟下事。震威一喝云。今因曾寬威居士爲母林太夫人壽慶。請法設齋。供養三寶。爲祈福壽高增。吉祥如意。卽今因齋讚一句作恁麼道。良久云。獅子山中獅子吼。滿堂同慶婺星輝。交杖下座。

何夫人請上堂法語

執拂子云。第一義諦。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且道作麼生觀。若道不能觀。云何道當觀第一義。古人道參禪也是第二義。看經也是第二義。持戒也是第二義。試問第一義諦屬誰。城隍鬧市分明露。山色溪光未是空。獨是老僧無義子。橫擔楖栗入山中。四句之中。誰是賓中主。誰是主中賓。誰是主中主。誰是賓中賓。會得也是黑豆生光。會不得也是黑豆生光。且道第一義諦在什麼處——參。今有護法何夫人。請法供齋。敬奉三寶。爲祈植福延齡。消災免難。且道消災免難一句。作恁麼生道。良久云。道念元從信念發。災星消盡福星臨。交柱杖下座。

在華嚴寺爲護國息災大悲法會上堂法語

師至堂以柱杖指座云。祇這喚作法王座則觸。不喚作法王座則背。畢竟喚作甚麼。震威一喝云。若是脚跟點地漢。觸處都來任所施。蕩除魔業狐狼跡。卽是法輪大轉時。歛衣坐下維那白椎畢拈

柱杖云。　國修法會。祈福消災。懺洗蒼生迷惘之心。導入正覺菩提之路。尋聲救苦。敬禮慈雲。啊。卽今觀音大士在柱杖頭上放光動地。宣說普門微妙法門。諸仁者還見麼。所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隨時應現。舊店新開。慈航早駕。動則無處不顯。靜則何地可藏。如若會得。隨緣度日。任運逍遙。其或未然。請柱杖子通個消息。本無一物着空花。豈撒時人眼裏砂。直下若能親薦得。何勞洞老喚作麻。今有大護法戴老居士誠修懺法。爲祈植福延齡。消除災難。特設上堂大齋供奉佛法僧三寶。命山僧舉揚個事。且道因齋慶讚一句作恁麼道。良久云。　山高四圍常相拱。海闊百川自來朝。華嚴新氣象。香馥滿雲霄。交杖下座。

在華嚴寺大悲法會元旦陞座法語

今朝新年元旦節。普天同慶皆喜悅。護國法會祈和平。共證菩提圓三德。國運昌隆億萬年。四海歡欣寇消滅。生民齊唱太平歌。島域歸降釋宽結。試問大衆應時及節一句作恁麼生道。久無應對乃舉龐居士公案云。難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易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吃飯困來睡。山僧卽今則不然。難也難。易也易。柱杖橫肩吹鐵笛。拈來覿面不容情。佛法不是小兒戲。今因大悲法會護法居士請法設齋供養三寶。爲祈災難消除。家家樂業。戶戶禎祥。且道因齋慶讚一句作恁麼道。良久云。　華嚴山上瑞雲開。凡聖同趨法會來。

共祝新年新氣象。泰來否去運初回。下座。

護國息災大悲法會圓滿請上堂 民國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執杖云。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柱杖子是相非相。見甚麼生。果能了此。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原是家珍。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本非外事。所謂大小相含。一多互融。若證此道。上報四恩。下濟三有。一切聖凡。無不酬度。即今法會圓滿。送聖還真。且道聖賢果有來去否。卓杖云。一月普現千江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今日衆護法以法會圓滿良辰。請法設齋供養三寶。爲祈干戈永息。天下太平。且道天下太平一句作恁麼道。良久云。國運鞏固。民物隆昌。觀音菩薩摩訶薩。天上人間妙吉祥。交杖下座。

民國三十二年歲次癸未十月初受李主任濟深及李伯豪主席暨各官紳請住乳源雲門山大覺禪寺

入院

以杖指山門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個裏全身入。別是一乾坤。

彌勒殿云

等個人來話。乞我一文錢。布袋能提放。龍華度有緣。展禮。

韋馱殿云

菩薩行願力爲法現天身。立形伏魔怨。回光瞻聖容。展禮。

伽藍殿云

吉聖伽藍。一切現成。誓願堅深。護佛法院。常擁三門。萬古不變。展禮。

祖師殿云

靈山咐囑。萬古昌隆。傳燈輝耀。振宗乘。杖拂分明。再犯不容情。轟轟轟。天下太平。展禮。

大殿云

十方坐斷耀古今。塵塵刹刹示圓音。無來無去無出沒。物物頭頭露全身。且道如何是露全身處。東藥師佛。西彌陀佛。展大具九拜。

方丈云

毗耶離瞎人。撞彩摩竭陀啞子。喫瓜。新長老到這裏。如何卽是。棒頭開正眼。拳下作生涯。

諸護法居士設齋請上堂

至法座前以杖指座云。平沈大地。高出虛空。釋迦彌勒。齊落下風。點柱杖云。陞。遂陞座拈香畢。斂衣就座。

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以柱杖於空中打一〇相云。者是何物。分明說出。復

以拄杖畫一⊙相云。卽此是華藏海中流出一切功德之母。今日山僧不惜眉毛。錯爲諸人下個註脚。復以拄杖畫一①相云。還會麽。倘有得此三昧者出來相見。僧問大悲菩薩千手眼。未審那個是正眼。師云四方八面。進云。點出光明乃云。問處光明答處親。舌頭拖地賣家珍。逢人不具通方眼。孤負桃花又一春。良久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交杖下座。

雲門重新掛鐘板

執搥云。金鐘乍起。堂開拈花遺風。木板敲來。僧秉百丈事業。禪宗卽是心宗。心宗卽是禪宗。所以動止云爲。盡是遮那勝境。山河大地。無非性海微波。今仗佛恩祖德。重紹雲門舊規。再振祖令。卽今重懸鐘板一句作怎麽道。良久云。鐘板重懸宏祖道。戒根定樹慧花隆。以搥擊一板一鐘。

元旦小參

昨晚一衆人等上方丈參請。一切都舊。頭帽舊。衣履舊。袈裟舊。香爐燭臺。乃至山光雲影一切都舊。今朝上來。一切都新。頭帽新。衣履新。袈裟新。香爐燭臺新。乃至山光雲影。一切俱新。在內僧分上有個不舊不新的。諸人當自知。但有時提得起。又放不下。有時放得下。又提不起。老僧今日不惜眉毛。提起放下。放下提起。活潑的在諸人面前。乃擊拂子云。見麽。

正月十五解制上堂

十五日以前。結起布袋頭。收了拔地金剛。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水泄不通。凡聖路絕。十五日以後。解開布袋口。放出摶天鷂子。一任南天臺北五臺。古廟裏躲風雨。大悲院去趕齋。正當十五日。結也結他不住。放也放他不得。又作麼生。良久云。芍藥花開菩薩面。茅庵燒掉老婆心。

四月八佛誕日上堂

今日是瞿曇老漢墮坑落塹紀念日。諸方陞座。談玄談妙。說心說性。或誇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或指跛脚阿師賊後張弓。或全提半提。宗通說通。各展旗鎗。互相矛盾。總是依草附木。隨邪逐惡。雲門技倆都盡。口門又窄。不解談玄談妙。說心說性。也不解全提半提。宗通說通。只是穩首東日高枕。茅庵衲被蒙茸。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四月十五日結制

三月安居。九旬結夏。正好尅究己躬。討個下落。庶不負出家初志。從上老宿。說禪必有機鋒問答。說教卽有性相偏圓。說戒就有律儀規範。說淨則究自性彌陀。皆是布縵天網。打鳳羅龍。鑄聖陶凡。不離當下。老僧今日舉出。特爲血性男兒。英靈衲子。莫將有限身軀。造下無窮

業海平空放下。特地呈來從頭一一分明。自己莫哄自己。隨情逐意。觸犯良朋。放曠心猿。傷風敗教。因果不懼。野獸同羣。因果不昧。立地解脫。凡所見聞。宜當珍重。

十月十五日結冬

今朝十月十五日。雲門搬柴挖土。東西南北高賢。都來同甘共苦。木人側耳而聽。石女怒目而覩。萬象森羅點頭。黧奴白牯起舞。惟有無位真人。依舊如愚若魯。且道既是無位真人。那有閏餘成歲。壽命延促。巍巍堂堂。煒煒煌煌。離名離相。徧滿十方。且道教人如何供養——隨分納些些。

普說

這段大事。不是說了便休。所以中峯國師有云「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丈。還知蒲團上。一個吞不下吐不出的無義味話頭也未。若向這裏一肩荷負得去。便可喚世界作古鏡。喚古鏡作世界。都無異致。如其未爾。世界與古鏡。古鏡與世界。相去不啻三千里。何以如此。蓋能所分別。覿體障礙。便是生死根本。故楞嚴經云。『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若空花。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這裏無你動步處。無你着眼處。昔安楞嚴讀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雖破句讀之。其桶底子當下脫落。直得七穿

入穴。洞見老瞿曇心肝五臟。只得喚古鏡作世界。喚世界作古鏡。洞澈森羅萬象。混融大地山河。洗盡見塵。攪乾情浪。無第二念。無第二人。指南作北。敲東擊西。死柴頭上心花燦爛。冷灰堆裏赤燄騰輝。安有一毫剩法與人爲知解。近來佛法混濫。往往將根塵識妄認作眞心。說得宛然。了無交涉。諺云『擊石乃有火。不擊原無煙。人學始知道。不學非自然。』此說於做工夫上說得恰好。特爲諸人重與註破。石中有火。未曾施一毫智巧之力。終日只說石中有火。說到眼光落地。依前只是一塊石頭。要覓一星點火了不可得。此是不肯死心做工夫。以求正悟。惟記相似言語。說禪說道者也。更有一等癡人。聞說石中有火。擊碎其石。欲取其火。碎抹爲塵。終不能得。却不自責。不以智巧求之。便乃不肯相信石中果有眞火。此是不信自心是佛。反道佛法無靈驗之凡夫也。此說且置。何爲「智巧」。首以信根爲石。次以無義味話頭爲擊石之手。又以堅固不退之志作回火刀。用精勤猛勇不顧危亡之力。向動靜閑忙中。敲之擊之。使不間斷。加上般若種性乾柴一握。驀劄相承。引起一星子。延燎不已。直至三千世界化爲燋燄。復何難哉。昔百丈令溈山撥火。溈撥之不得。丈躬撥得之舉謂溈曰。「你道無這個。」試問諸人。還識得百丈撥火的消息麼。其或未然。聽取一偈。「十方世界火爐闊。冷灰堆裏深深撥。得 一星兒血點紅。今古從來無欠缺。諸禪流。莫休歇。燎却眉毛萬

丈光。若不如是遭凍殺。」一參去。

示衆

參禪無別法。只要生死恰。爲什麽說個恰字。所謂百不思時喚作正句。句意不清則落有無。一落有無卽是生死根株。所以恁麽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時。正好劈頭一棒。擬議思量墮於毒海。如僧問溈山如何是有句。山擧起泥壁。如何是無句。山放下泥壁。僧云。有句無句。如籐倚樹者時如何。山便呵呵大笑歸方丈。若向這裏看得明白。方知有無不立。大用現前。超佛越祖。如何若何。劍去久矣。參。

示衆茶話

隨拈一物示禪流。個個都來弄嘴頭。塞却咽喉誰自悟。撩天毒氣鬼神愁。僧問。如何是現量。師云。眼光獨露。問。如何是比量。師揮拂子云。會麽。問。如何是非量。師云。慚愧滿堂新衲子。進云。總不恁麽時如何。師云。親見老僧。

茶次

僧問。聲前聲後是誰光明。師云。山連翠色水連天。進云。一點水墨爲甚麽兩處成龍。師云。徹頭徹尾。進云。向上關頭作麽生徹去。師拈黑豆云。這個是什麽。進云。黑豆。師云。喚却眼睛。進

云。請和尚別通個消息。師竪柱杖云。會麼。僧便喝。師云。俊哉。進云。不會。師云。將謂是獰龍。原來是跛鱉。拽柱杖下座。

茶話

風吹鈴鐸語能和。消散空沈念佛陀。無身覺觸真微妙。棒頭薦得不須多。僧問。如何是問話。師云。方磚四隻角。問。如何是答語。師云。古鏡兩重圓。乃云。我有一語。能縱能奪。按下雲頭自肯摸索。撞鐘擊鼓無繩自縛。抛弓擲箭阿誰擺脫。參。

茶次

僧問。今日是甚麼時節。師云。蠟燭燦金光。進云。燦後又如何。師云。梅雨滴蒼苔。僧默然。師打云。蒼苔路滑。問。疑情不起時如何。師云。喫茶去。乃云。嘗憶當初老趙州。年年此日賣風流。山僧拈出重烹煉。烘熱紅爐飛雪球。

誕日茶話

梅花幾點迓春忙。第一花風意自長。珍重遊人休外覓。娘生鼻孔噴天香。此四句有賓有主。有照有用。會得者出來相見。僧問。梅花未放時如何。師云。撑天柱地。進云。放時如何。師云。枝葉聯芳。進云。已放未放時如何。師打云。獨步無雙。問。如何是生。師云。乾坤有眼。問。如何是死。

師云。大海無波。進云。生死關頭如何徹透。師打云。生亦不道。死亦不道。問。盡大地無寸土。梅花向甚麼處得來。師打云。會麼。進云。觸着老和尚鼻孔。師云。漆桶不快。問。如何是性。師云。古墓毒蛇頭。問。如何是命。師云。跳出令人愁。僧作禮。師喝。頌云。古墓毒蛇頭。跳出令人愁。眉横三隻眼。洞徹四神洲。

示衆

參禪一事。即如中陰身而求父母。擬議之間。錯入皮袋了也。山僧不惜脣皮。為汝諸人道出。即今日間浩浩。夜間昏昏。不是寂寂。便是惺惺。有時惺惺寂寂。有時寂寂惺惺。這兩重關棙子定當不得。不知下落處。便失却父母。不入聖胎。諸人要入聖胎麼。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參去。

除夕普茶示衆

諸位上座。今天又是臘月三十日了。大衆都認為是過年。常住沒有好供養。請諸位多喫杯茶。照曆書規定。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十二個月。二十四個節氣。人事上的措施。多是應着天時而來的。如農人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工人的起工停工。商人的開張結賬。學校的開學放假。我們出家人的結制解制。請職退職。無一不是根據天時節令而來的。一般人認為

過年是個大關節。要把一年的事作個總結。同時要休息幾天。你我有緣。僥倖今日同在雲門。平安過年。這是佛祖菩薩的加庇。龍天的護持。亦由大家累劫栽培之所感。但我們自己平安過年不可忘記那些痛苦不堪的人。我們不可貪圖歡樂。要格外的省慎。深自懺悔。精進修持。自利利他。廣培福慧。年老的人。死在眉睫。固要猛進。年輕的人。亦不可悠忽度日。須知黃泉路上無老少。孤墳多是少年人。總要及早努力。了脫生死。方為上計。

我們本來天天喫茶。何以今天名「喫普茶」呢。這是先輩的婆心。藉喫普茶提醒大家。昔趙州老人。道風高峻。十方學者參禮的甚衆。一日有二僧新到。州指一僧問曰「上座曾到此間否。」云「不曾到。」州云。「喫茶去。」又問那一僧云「曾到此間否。」云。「曾到」州云「喫茶去。」院主問曰。「不曾到教伊喫茶去且置。曾到為什麼也教伊喫茶去。」州云。「院主。」院主應「喏。」州云「喫茶去。」如是三人都得了利益。後來傳徧天下。都說「趙州茶。」又如此地雲門祖師。有學者來見就舉起胡餅。學者就領會了。所以天下相傳。「雲門餅」「趙州茶。」現在諸位正在喫茶喫餅。會了麼。如若未會。當體取喫茶的是誰。喫餅的是誰。大抵古人念念合道。步步無生。一經點醒。當下即悟。今人梵行未清。常常在動。

念念生滅。覆障太厚。如何點法。他亦不化。所以諸位總要放下一切。不使凡情妄念。染污自己的妙明真心。古人說。「但盡凡情。別無聖解。」你現在喫花生。若不知花生的香味。就同木石。若知花生的香味。就是凡夫。如何去此有無二途處。就是衲僧本分事。縱然超脫了這些見解。猶在鬼窟裏作活計。大家仔細。放下身心。莫隨節令轉。直下參去。

開示

宣統三年在上海靜安寺成立佛教總會

上海居士林請普說

今承衆位居士邀請略談佛學。論到此事。老衲抱愧萬分。蓋緣自己毫無實行。雖然浮談淺說。無非古人剩語。與我本沒交涉。想我佛爲一大事因緣降世。垂訓八萬四千法門。總皆對病開方。果若無病。藥何用施。倘有一病未癒。則不可不服其藥。其方在我華夏最靈驗者。莫過於宗律教淨。以及誦持密咒。以上數方。在此土各光耀一時。目下興盛見稱者。無越江浙。於台賢慈恩。東西密教。大展風光。諸法雖勝妙。唯於宗律二法。多不注意。嗟茲末法。究竟不是法末。實是人末。因甚人末。蓋談禪說佛者。多講佛學。不肯學佛。輕視佛行。不明因果。破佛律儀。故有如此現象。大概目下之弊病。莫非由此。既然如是。你我真爲生死學佛之人。不可不仔細。慎勿暴棄。法門雖多。門門都是了生死的。故楞嚴經云。『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所以二十五聖各專一門。故云一門深入。若一聖貪習多門。猶恐不得圓通。故持六十二億恒河沙法王子名。不及受持一觀音名號也。凡學佛貴真實不虛。盡除浮奢。志願堅固。莫

貪神通巧妙。深信因果。懍戒如霜。力行不犯。成佛有日。別無奇特。本來心佛衆生原無差別。自心是佛。自心作佛。有何修證。今言修者。蓋因迷悟之異。情習之濃。謬成十界區分。倘能了十界即一心。便名曰佛。故不得不盡力行持。消除惑業習病。若除。自然藥不需要。古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喻水遭塵染。一經放入白礬。清水現前。故修學亦如是。情習如塵。水如自心。礬投濁水。濁水澄清。凡夫修行。故轉凡成聖也。但起行宜辨正助。或念佛爲正。以餘法作助。餘法都可回向淨土。念佛貴於心口不異。念念不間。念至不念自念。寤寐恆一。如是用工。何愁不到極樂。若專參禪。此法實超諸法。如拈花微笑。遇緣明心者。屈指難數。實爲佛示教外之旨。非凡情之所能解。假若當下未能直下明心之人。只要力參一句話頭。莫將心待悟。空心坐忘。及貪玄妙公案神通等。掃盡知見。抱住一話頭。離心意識外。一念未生前。直下看將去。久久不退。休管悟不悟。單以這個疑情現前。自有打成一片。動靜一如的時候。觸發機緣。坐斷命根。瓜熟蒂落。始信與佛不異。潙山云「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豈欺我哉。每見時流不識宗旨。謬取邪信。以諸狂禪邪定。譏謗禪宗。不識好惡。便謂禪宗如是。焉知從古至今。成佛作祖。如麻似粟。獨推宗下。超越餘學。若論今時。非但禪門。此外獲實益作獅吼者。猶罕見之。其餘諸法。亦不無弊病。要知今日之人。未能進步者。病在說食數寶。廢棄因果

律儀。此通弊也。若禪者以打成一片之工夫來念佛。如斯之念佛。安有不見彌陀。如念佛人將不念自念寤寐不異之心來參禪。如斯參禪。何愁不悟。總宜深究一門。一門如是。門門如是。果能如此用工。敢保人皆成佛。那怕業根濃厚。有甚習氣不頓脫乎。此外倘更有他術能過此者。是則非吾所能知也。每歎學道之士。難增進勝益。多由偷心不歇。喜貪便宜。今日參禪。明日念佛。或持密咒。廣及多門。不審正助。刻刻轉換門庭。妄希成佛。毫無佛行。造諸魔業。共爲魔眷。待至皓首無成。反爲訕謗正法。古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今逢大士勝會。同心慶祝。各各須識自家觀自在。大士從聞思修入三摩地。阿難縱強記。不免落邪思。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虛雲一介山野之夫。智識淺薄。因承列位厚意邀來。略敘行持損益云爾。今朝九月正十九。共念觀音塞却口。大士修從耳門入。眼鼻身意失所守。絕所有。切忌有無處藏身。當下觀心自在否。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在福建功德林佛七開示

勝進法師命署煒居士錄

當民國廿二年春季。閩省福建功德林居士。發起佛七。時至第三日。虛雲老和尚。由鼓山湧泉寺下省公幹。順途到功德林慰問大衆。剛好佛七止靜默念。大衆一聞虛雲老和尚蒞到。

大半離座迎接。叩頭禮足。當時雲老和尚大喝一聲說。你們學佛好多年。今天對這樣嚴肅佛七道場。給你倒插法幢了。佛法的門中。無論是禪是淨。貴在六根門頭用事。掉舉與昏沈。都是失念的病源。你們記得嗎。彌陀經中說過。假如一天。二天。三天。甚至於七天。都一心不亂。那個人在臨命終的時候。阿彌陀佛和諸聖衆。現在他的面前。接引往生。現在你們諸位能不能一心不亂。如果一心不亂。怎樣會聽到老僧到來。如果一心不定。念到阿彌陀佛現身到來。你也不認識。他是佛是魔。你還不認識。是定是亂。也弄不清楚。那前途危險。真是可憐。可憐。

大衆給他教訓一番。都不知道怎樣是好。到佛七場中開靜了。虛雲老和尚就同大家入殿禮佛。向大家開示說。

你們打佛七。貴在一心。如果心不一。東看西聽。這樣的念佛。就是念到彌勒下生。還是業障纏身。佛法世法。都是一樣。世法無心。尚且不可以。何況佛法呢。念佛的人。從頭到尾要綿綿密密。一字一字。一句一句。不亂的念去。佛來也這樣念。魔來也這樣念。念到風吹不入。雨打不溼。這樣才有成功的日子。爲什麼呢。佛者是覺也。既然能覺悟。自然知道用力專心念去。魔者是惱也。惱害衆生慧命。知道他惱害慧命。當然更加用力專心去降伏他。所以當能夠

覺時。就是見佛。如果遇害。就是着魔。現在佛七場中。如果坐在本位不動。繼續念下去的各位居士。算是見着佛了。你們叩頭接我的有幾位。你們說接到什麽。既說不出好處。豈不是虛耗時光。空無所得。豈不是我來惱害你們一心大事。擾亂你們一心淨業。這樣就是你們置我於魔羅邊處了。可歎世俗人每每不知恭敬三寶。實在可憐。他們有的用什麽燒猪雞魚供養觀音菩薩。既然犯了殺戒。又不恭敬。有一次。我在上海時。正遇梅蘭芳在上海演戲。有某居士包一個廂位。花數百元請我看戲。我告訴他說。八關齋戒弟子。尚且不可看戲。何況我出家的僧人。你請我看戲。無異燒猪供菩薩。那個人叩頭悔過說。我今天花了幾百元得到開示。知道敬僧的道理了。佛法無上。貴在用心。一句珍重。揖別而去。此時各人不敢起身送別。而虛雲老和尚也不回頭看看。

這個佛七。經過虛雲老和尚開示之後。所剩下的四天佛七工夫。的確是樣樣照做。其中有一位陳大蓮居士。建甌人。歸依太虛法師。曾任福建省議會議員。在此期佛七的第六天念佛中。看見地上顯出黃金色。很是高興。結七後特地上鼓山。再請虛雲老和尚開示。蒙虛老和尚開示說。這是心到達清境的表現。切戒生貪念。務須一心念佛。努力精進。自然到家。不能夠有其他希求。要知道圓人說法。沒有一法不圓。任他橫說直說。都是契理契機。

民國三十一年冬。政府主席暨各長官。發起啓建護國息災大悲法會於重慶。特派代表屈映光。張子廉。來粵邀請　雲公赴渝。主持法會十一月六日。由粵啓程。經湘桂黔。以達重慶。於慈雲寺及華嚴寺。分建法會四十九天。至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圓滿。返粵。其間經過各地。備受各界歡迎款待。請法歸依。計給牒歸依者有四千餘人。上堂說法開示數十次。茲擇錄法語如左。

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十七日在重慶慈雲寺開示

侍者惟因筆錄

今日諸位發心來歸依三寶。老衲甚爲欣慰。諸位遠道過江來此。無非希望得些益處。但若想得益。自須有相當行持。如徒掛空名。無有是處。諸位須知現既歸依。即爲佛子。譬如投生帝王之家。即是帝王子孫。但能敦品勵行。不被擯逐。則鳳閣鸞臺。有分受用。自今以後。須照佛們遺教修持。要曉得世間萬事如幻。人之一生。所作所爲。實同蜂之釀蜜。蠶之作繭。吾人自一念之動。投入胞胎。既生以後。漸知分別人我。起貪嗔癡念。成年以後。漸與社會接觸。凡所圖謀。大都爲一己謀利樂。爲眷屬積資財。終日孳孳。一生忙碌。到了結果一息不來。却與自己絲毫無關。與蜂之釀蜜何殊。而一生所作所爲。造了許多業障。其所結之惡果。則揮之

不去。又與蠶之自縛何異。到了最後鑊湯爐炭。自墮三途。所以大家要細想。要照佛言教。宜吃長素。否則暫先吃花素。尤不可爲自己殺生。殺他之命。以益自己之命。於心何忍。試觀殺雞捉殺之時。彼必飛逃喔叫。祇因我強彼弱。無力抵抗。含冤忍受。積怨於心。報復於後。以較現在武力強大之國。用其兇器。毀滅弱小民族。其理正同。諸位既屬佛子。凡悖理之事。不可妄作。佛法本來沒甚稀奇。但能循心順理。思過半矣。許多人見我年紀虛長幾旬。見面時每有探討神通之情緒。以爲世外人能知過去未來。每問戰事何日結束。世界何日太平。其實神通一層。不但天魔外道有之。卽在鬼畜俱有五通。此是性中本具。不必注意。我們學佛人。當明心見性。解脫生死。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從淺言之。卽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不但不可損人利己。更宜損己利人。果能切實去做。由戒生定。由定生慧。一切自知自見。自不枉今日歸依也。

方纔有幾位詢問楞嚴經意旨。茲乘大衆在此機緣。略說概要。此經原有百卷。而此土所譯。祇有十卷。初四卷示見道。第五第六等卷示修行。第八第九卷漸次證果。最後並說陰魔妄想。阿難尊者爲衆生示現詢問。而佛首明諸法所生。惟心所現。因阿難尊者見佛三十二相。如紫金光聚。心生愛樂。佛問其將何所見。阿難尊者白佛言。用我心目。由目觀見。如來勝相。

佛問心目何在。阿難尊者白佛言。縱觀如來。青蓮華眼。亦在佛面。我見觀此浮根四塵。祇在我面。如是識心。實居身內。佛告心不在內。不在外。亦不在中間。若一切無着。亦無是處。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皆由不知二種根本。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衆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應知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而一切衆生不成菩薩。皆由客塵煩惱所誤。色聲香味觸法爲六塵。眼耳鼻舌身意爲六根。是爲十二處。加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識爲十八界。另地水火風爲四大。再加空大見大識大爲七大。合爲二十五數。由二十五位賢聖分別自陳宿因。入道途徑。至於六道輪迴。婬爲其本。三界流轉。愛爲之基。阿難尊者爲衆生示現歷劫修行。幾難免摩登伽之難。所以示罪障之中。婬爲首要。因婬損體。遂殺生補養。而盜妄等惡。亦隨之而生。阿難見了如來三十二相。如紫金光聚。對摩登伽之美色。而不愛樂。男子見了女子。或可觀想自己亦作女子。女子見了男子。或可觀想自己亦作男子。以杜妄想。自己終日思想。確可轉移心境。譬如我從前幼時在家垂辮髮。衣俗衣。終日所觸所想無非俗事。晚上做夢。無非姻親眷屬。種種俗事。後來出家所作所思。不出佛事。晚上做夢。亦不外念佛等等。至蔥

蒜五辛。不可進食。爲免助長慾念。所謂除其助因。修其正性。更加精勤增進。自能漸次成就。更須自己勤奮。不可依賴他人。阿難尊者以王子佛弟。捨其富貴出家從佛。希望佛一援手。卽得超登果位。詎知仍須自己悟修。不能假借。不過吾人如能發心勤修勿怠。則由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以至十地。亦自得步步進益。以達等覺妙覺而三界七趣。無非幻妄所現。原本不出一心。卽一切諸佛之妙明覺性。亦不出一心。是以心佛衆生。三無差別。香嚴童子可說卽是我鼻。憍梵菩薩可說卽是我舌。二十五位聖賢因地。雖有不同。修悟並無優劣。不過現在時機。發心初學。似以第二十四之大勢至菩薩。及第二十五之觀世音菩薩二種用功方法。或更相宜。觀世音菩薩於阿彌陀佛退位時。補佛位。而大勢至菩薩。則候觀世音菩薩退位時。補佛位。大勢至菩薩以念佛圓通。吾人學習。應念阿彌陀佛。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因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爲。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至於觀世音菩薩。則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上合十方諸佛。同一慈力。下合六道衆生。同一悲仰。若遇男子。樂持五戒。則於彼前。現男子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若有女子。五戒自居。則於彼前現女子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如是或現天人。或現聲聞緣覺。以至佛身。所謂三十二應。以及十四無畏。四不思議。經無量

劫。度無量衆生。衆生無盡。悲願無盡。諸位善體斯意可也。

一月十八日晚在重慶慈雲寺開示

現在與大衆隨便閒談。開示二字。愧不敢當。因爲虛雲連自己都未明白。豈敢謬教他人。佛教開示。場合很多。如叢林坐香。班首輪流開示。觀音七念佛七等亦復如是。但拜懺不同打七。禮懺須五體投地。三業清淨。不能加以雜言亂語。故懺壇上不說開示。禮懺時須觀着『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我今頂禮觀音前。感應道交自實現。』以能禮之心。禮所禮之佛。諦觀能禮之心。現在未來過去三世了不可得。一切空寂。則如來藏本有體性。自然發露。故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都是雙遮雙照的意思。空非空。色非色。即真空真色。我們大家都是佛子。處此水深火熱之中。不逢治世。所遇的不是炸彈就是飛機。真屬不幸。但不幸中還是幸福。何也。佛子的本來勾當。所謂「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可是現在亦有些行不通了。我們此時祇好放下一切。檢點身心。以身爲苦本。心爲罪源。若不及今力自修持。更待何時。一失人身。萬劫不復。放下妄想。心本如如。不從外得。能精勤修持。何患生死不了。所以儒家亦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現在人心不古。不知政教之關係。於政以

治身。教以治心的意義。完全不懂。最近達識之士。多知目前大劫。非政教合一。不足以救苦息災。如此次政府元首及各院部當局發心啓建護國息災大悲道場。卽此意也。從前法會是常造的。甚麼十輪金剛法會等等。我也記不得許多。可是用心各有不同。如西藏喇嘛在中原弘法者。近來甚多。而政府特別加以崇敬。其意甚遠。是否政府特別信仰。不得而知。惟對於中原青衣僧徒。則時加種種壓迫。毀廟逐僧。不一而足。本來青黃二教。均佛弟子。後人以居華東者。在日本爲東密。居華西者。在西藏爲藏密。近年密教。在中國風行一時。以爲特長處。能發種種神通變化。可是閙時不燒香。急時抱佛脚。是不成的。虛雲化食人間。中外地方。差不多都到過。我是凡夫。沒有神通。不會變化。所以不敢吃肉。亦不敢過分用度。一般不明佛法者。未忘名利。求通求變。存此妄想。非邪卽魔。須知佛法是在自己心內。不可心外取法。神通屬用功之過程。豈可立心希求。有此用心。豈能契無住真理。此類人們。佛謂之可憐憫者。現在幾位大心菩薩。發願爲國息災。修大悲懺法。邀虛雲來此主持。我們大家要精誠一致。當自己事來做。護國息災功德。此是人人應當做的。我們拜懺。稱揚聖號。最靈感的觀音。於此土最有緣。但心若不誠。亦不能感應。如誠心稱名。觀音無不尋聲救苦。楞嚴經二十五聖。惟觀音菩薩妙證圓通。文云。『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忘所。所

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一者十方諸佛同一慈力。二者十方衆生同一悲仰。觀音有大無畏三十二應列爲第一。又云『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念六十二億恆沙法王子聖號。與念觀音一聲相等。這部大悲懺是四明法智大師所修。其悲願不可思議。其感應力亦不可思議。載籍甚詳。不可忽也。朝於斯。夕於斯。五體投地。三業清淨。能斷殺盜婬貪瞋癡。變十惡爲十善。便符懺法妙理。並須發四大宏願。將他人香花莊嚴自己福慧。何樂而不爲。說是假。行是真。今天將佛法大概說一說。彼既丈夫我亦然。自尊自貴。自然感應。最後講一段故事你們聽聽。清代康熙帝時。元通和尚主持西域寺。一日有黃衣僧來。帝甚崇之。命師招待。師云。彼非僧亦非人。是一青蛙精。但神通廣大。時適久旱。帝乃命其求雨。雨果降。帝敬之愈甚。元通和尚曰。可將雨水取來。是青蛙尿耳。試之果然。邪正乃分。故楞嚴經五十種陰魔均須識取。不然被其所轉。走入魔道了。請大衆留心。

一月十九日開示

菩薩們。這箇法會。虛雲太不知自量。不知各位上殿過堂。還要應酬佛事。辛苦萬分。晚上還要請各位念佛。聽開示。豈不是打閑岔嗎。內中有點說不出的意思。所謂諸佛菩薩。難滿衆生願。因爲有許多居士在法會中想聽開示。但昨天我也說過。拜懺與打七不同。沒有講開

示的必要。他們發心也很難得。我現在不是虛雲。變成虛名了。說不出來的話。我已曾同當家師說過。這次法會討各位受辛苦些。當自己事做。如他方打淨七。天天無休息時間。這邊常住。田無一塊。瓦無一片。不應酬佛事不成功。應酬佛事。不能打七用功了。但佛事很忙。天黑大殿還要放燄口。所以在此時講一講。以便居士們過河回家。但拜懺四十九人。不能停聲。換人亦不停聲。常住最忙。這二十四人不可下壇。所謂開示者。開即開啓。示即表示。講爲人之善惡。開顯本來面目。但這面孔無大小方圓聖凡男女等色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故也。視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學道的人。須真實。不可掛羊頭賣狗肉。但向己求。莫從他覓。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說是假。行是真。充一人而多人。一家而一國。而多國。展轉變化。全世界不治而化矣。學佛不論修何法門。等總以持戒爲本。如不持戒。縱有多智。皆爲魔事。楞嚴二十五門。各證圓通。故云方便有多門。歸源無二路。自己擇一門爲正行。餘者爲助行。須福慧雙修。單福則屬人天有漏。單慧則爲狂徒。修行不斷殺心。臨終非作土地。即城隍。我看見很多的人。吃素半世。學密宗。即吃肉。實可悲痛。完全與慈悲心違背。孟子都說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何況爲佛弟子也。取他性命。悅我心意。貪一時之口福。造無邊之罪惡。何取何捨。何輕何重。每見出家釋子吃肉的也不少。我的嘴不好。叫我講我就無話不說。望

大家共勉之。

二月一日在貴陽黔明寺開示

虛雲這次奉政府首長及諸位大居士邀請。赴渝主持護國息災大悲法會。路過此地。因時間所限。不能到各常住去拜訪問訊。諸請原諒。現在因修理汽車機件。來與各位談談。各位都是老參上座。對於佛法已有相當研究。用不着我來饒舌。可是你們一定要我來說。又不得不說幾句。現在世界相爭相殺。人民生活。同在水深火熱之中。所謂「民不聊生」。此地幸有廣妙和尚弘揚佛法。普度衆生。虛雲此次得與各位相會一堂。因緣非偶。但虛雲不過比各位空長幾歲。其他自問無足取。民國創立。信教自由。政府本着國父遺教。迭經明令頒布。試觀異教如天主耶穌回教。均在政府保護下。何以我國遍處毀廟逐僧的事。有寃無處訴。此點大家想想。他們毀廟逐僧。固然不對。但物必自腐而後蟲生。現在佛門弟子。多將自己責任放棄。不知道既爲佛子。當行佛事。佛事者何。卽戒定慧。是佛子必須條件。若能認真修持。自然會感化這班惡魔。轉爲佛門護法。現在是和尚犯法。累到諸佛遭殃。覇廟宇。逐僧徒。他們不知道和尚不好。與廟宇何干。如黨員不好。與全黨無干一樣。如謂和尚不好。便要毀及廟宇。那麽黨員不好。豈不是要拆毀黨部。此種道理。我們希望衆人明白。我們大家總

要各出一隻手。扶起破砂盆。不要說貴州人顧貴州佛法。須知佛教是整個的。人不分寃親。地不分疆界。方爲真正大同主義。還要知到自己生死大事。更爲要緊。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各人自己前進。切勿空過此生罷。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

十八日在廣州中山會館各界歡迎大會上開示詞

李纘鋒記

此次省會四衆。暨各大護法。促請虛雲來省弘揚佛法。虛雲知識淺薄。愧不敢當。經與諸代表訂明三點。第一敬辭歡迎。第二敬謝請齋。第三不能久留。均由諸代表承諾。虛雲始敢下山。到達後。蒙各界諸多優待。六榕寺地方窄狹。光臨者每不及應接。於是大衆請虛雲到此講幾句話。有人以爲虛雲是什麼了不得的人。其實我是一個老朽木偶。無用無能。無話可說。無法可說。現在各界擬發起追悼陣亡將士暨死難同胞水陸法會。我今日且講水陸道場之緣起。何謂水陸。水者江海湖沼。陸者高低丘陵。水陸包含虛空。凡有色相。均不能離此三者。我佛如來發大慈悲。賑濟有情。故有此法門。此法門緣佛在靈山會上說法時。阿難尊者在林間習定。見一鬼王。求佛普渡。釋迦牟尼佛因說水陸之法。此鬼王乃觀世音菩薩化身。憐諸衆苦。設法超度。使幽冥地獄衆生。均能超生極樂。中國則始於梁武帝。梁武帝請誌

公和尚初起水陸大齋。發菩提心。制定水陸儀軌。極爲真誠。利益昭著。蠟燭熄後。梁武帝一禮。燈燭盡明。再禮宮殿震動。三禮空中雨花。水陸之功德。有如此者。唐朝法海寺英公禪師啓建水陸。超度秦莊襄王。范睢穰侯。白起王龍羽。張儀。軫昧等沈淪千餘年。均藉此超昇幽魂超昇天界。宋蘇東坡居士。明蓮池大師等。歷代聖賢。均加補充。儀軌益臻完備。萬法由心所造。大家有誠心。必有感應。虛雲承各大護法虔邀主法。當勉爲其難。抗戰以來之陣亡將士。以身殉國。忠魂無依。崇德報功。自須超薦。其次不屈義民。流離道路。家破人亡。不降於敵。仍是爲國。無主孤魂。罔有得所。再有炸彈疫病覆車墮水一應枉死等衆。均須一體普渡。以慰幽靈。死者得安。生民獲益。所謂普利冥陽是也。此即因果循環之理。挽回人心之道。不外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世間種種苦楚。無非種下惡因。如果昧盡良心。喪失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而妄作妄爲。則歹人牽累好人。世界仍有禍亂。值茲國土重光之際。亟應興利除弊。改惡從善。以免再受敵人欺凌。如果不顧大局。再起內亂。人民不知死於何地。在此時期。凡屬有良心者。應當覺悟團結。解除劫運。溯思過去中國戰爭。肇自黃帝大戰蚩尤。以後戰爭不止。一部二十四史。有人說是相斫書。如要永久和平。大家應當發大慈大悲的菩提心。菩提是梵語。意思是覺。覺者。心地光明也。諸佛與衆生之差。只是覺與不覺而已。覺悟世間一切諸

法緣生如幻。當體定實法不爲所染謂之聖賢。不覺則無明。無明起則事理爲之糊塗。各人就自心的緣起生十法界。十法界皆是一心所造。何爲十法界。即四聖六凡是也。四聖者聲聞。緣覺。菩薩。佛。謂之四聖。超出三界。不受輪回。四聖之分別。在發心之高下。最上者爲佛。次菩薩。再次緣覺。又次聲聞。其餘天道。人道。修羅。畜生。餓鬼。地獄。六法界爲六凡。均在苦海之中。天道爲二十八層諸天。享盡福報。仍須輪回。人道由帝王將相以至農工士庶。受盡生老病死之苦。阿修羅道有天之福。無天之德。終歸覆滅。畜生道亦有高下苦樂。由龍鳳獅子麒麟以至溼生化生之蟲蟻。鬼道苦樂不同。閻王城隍均爲鬼王。以至一切無主孤魂千百年不能超脫者。最苦者爲餓鬼。地獄道有苦無樂。名目繁多而最苦。十法界不出一心。覺與不覺之所由作也。我佛大慈大悲。說法令大衆發菩提心。菩提心參差不同。大者成佛。中者成菩薩。小者成緣覺聲聞。諸天亦有發菩提心者。依其大小深淺。成就不同。我們是在人道。應大發菩提心。救渡衆生。代衆生受苦。願去苦超昇。人人如此。人間自然無苦。有人問我神通變化。世界何時太平。國運好不好。其實我是凡夫。一無所知。所謂老朽。朽木不可雕也。不過比各位多吃幾年飯。癡長幾年。多聽了幾句古人語。多看幾本經書。知道爲人之苦。故講這些話。各人不必問國家能否平靜。只問自己心地。無論朝暮。不分官民男女。如何實行孝悌

忠信。克己互勵。不昧良心。忠於國家。教養兒女。和順夫妻。禮睦鄉黨。與朋友交而有信。人人如此世間自然太平。否則知過不改。苦楚必在後頭。比從前更不得了。不管人心如何複雜。我自己守住本分。不妄爲干求。即以敵侵我作比。自前清道咸以來。外人進來。不全是要土地。最大目的爲通商。通商是爲財爲利。如果我們守本分。抱着君子居無求安。食無求飽。憂道不憂貧。不貪享樂境界。幾千年均過得。現在如何過不得。如果大家一條心。守本分。用土貨。外人無利可圖。自然不生侵凌之想。金錢不外流。自然民富國強。不必一定要飛機炸彈。目前人慾橫流。大家鄙視舊道德。有心人引爲隱憂。恐無法教誨後人。不免刀兵之劫。我們要不爲世風所轉。明因果。知報應。知道種惡因得惡果。提倡道德。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自然龍天擁護。子孫昌盛。個人安分守己。國家也得太平。虛雲知識淺薄。今天只能將大齋勝會緣起。略述梗概。辛苦各位。

民國三十六年在香港東蓮覺苑講

「機緣難得。開示有愧。」各位善知識。本人此次來廣州之因緣。是張發奎將軍。及羅卓英主席。爲超薦大戰及內戰之陣亡將士殉難同胞。故本人來廣州作一水陸法會。承香港佛教同人之約。本人亦欲與港地之護法舊弟子相見。故來港一行。今日得與諸位共處一堂。

機緣頗爲難得。若說到開示法要。本人感到十分慚愧。原因。一爲言語不通。彼此隔閡。二爲自己尚不能開示自己。何敢開示他人。故祇能說與諸位隨便談談。

「佛法常聞。港人之福」吾輩佛教徒當知佛法難聞。但港方常有各大法師在各佛教場所講解經論。是誠不可謂非香港人之福。講經法師多。明教理者亦多。重要是教人不可著於外相。如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又云『大地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而不能成佛。全由塵勞煩惱之所迷惑。佛陀福德智慧圓滿是不迷常住真心。常卽不變。住卽不動。真卽不假。此不變不動不假能覺悟了知一切法者。名常住真心。

「起惑作業。無量痛苦。」衆生因迷住真心。故起惑作業。紛紛擾擾。此紛擾中卽有無量痛苦在。如大乘起信論云『無明不覺生三細。境界爲緣長六粗。』粗卽可見諸事實之粗相。目前世間之現象是貪瞋癡及殺盜婬種種惡業充滿。由此惡業。引起流轉受報。致有衆生相續。世間相續。（輪迴）推此輪迴之因。爲心對外境迷執（無明）而起。如能覺悟。返妄歸真。卽能息除流轉輪迴之苦。何以有貪瞋癡。卽能起殺盜婬種種惡業。

「人各淨心。世安民樂。」如一家庭父母養有子女數人。父母對之必加愛護。有愛卽有貪。貪其所愛者。常得快樂及美好之享受。如貪求而不得。則瞋心隨起。瞋心熾盛。則起爭鬥。小

者則家與家爭。大者則國與國爭。戰事爆發矣。故欲世界安寧。人民和樂。必須各淨其心。貪瞋癡猶若人之心病。欲使去除此心病。必須良醫開示妙藥。佛卽一切衆生心病的良醫。一切佛法是妙藥之單方。衆生心病有多種。故治心病之法門亦多。

「佛學必須注意實行。」如能信醫服藥。自必藥到病除。但信醫之藥方而不依方服藥。故雖有良醫妙藥。以不服故。病亦依然。故學佛而欲修淨自心者。必須注重於實行。復有不得不注意者。佛爲治各種不同心病。故設有多種法門。如治瞋心重者教修慈悲觀。治散亂心重者教修止觀。治業障重者教修念佛觀。一切如來三藏十二部經典。皆不可思議。不得於此中有所偏輕偏重。

「不離本宗。專心信賴。」祇能選擇何法門與本人最相應。卽以此一法爲正。餘法爲副。專門修學。行住坐臥。不離本宗。如念佛則隨時隨地不忘念佛。試觀經中有『受持六十二億恆河沙菩薩名號。與一心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其功德正等無異。』皆爲勉勵衆生專心信賴所宗。作如是說。設學佛者無有主宰。不專心修學。結果必一無所得。

「努力破除一切妄想。」又修學者。必須依佛戒。戒爲無上菩提本。如依佛戒。則不論參禪。念佛。講經。無一不是佛法。若離佛戒。縱參禪。念佛。講經。亦與佛法相違。入於外道。學佛修行。

本非向外尋求目的。祇爲除去自己業障。使不致流轉生死。若了生死。無須行持。故經云。『佛說一切法。對治一切心。若無一切心。卽無一切法。』此心卽指妄想。其經中意。如無病卽不須藥。又學佛者最要具足自信心。梵網經云『我是已成佛。汝是當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意謂人人如能自信具有佛性。當來成佛。必努力解除一切客塵妄想。「有如演戲。人生若夢。」自信自身本來是佛。故一切煩惱。一切相。一切障。皆是顚倒妄想。故修行者。切不可執著。應當放下。所謂萬法皆空。一無所得。金剛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何以一切世間有爲法是如幻無實。此以喻明之。猶如演劇。臺上鼓樂奏時。戲子則扮演男女老少種種角色。演出喜怒哀樂等情節。臺上之天子。威風凜凜。及至臺後問之。則彼必答曰。戲也。臺上之殺人兇犯。驚怖憂愁。及至臺後問之。彼亦曰。戲也。

「設能覺了。何有苦樂。」演戲時情節逼眞。下臺後則一無所得。衆生亦復如是。煩惱未了時。榮華富貴。喜怒哀樂。般般出現。人人本來是佛。猶如戲子本身。煩惱流轉時。猶如扮演劇中人。設能覺了世間原是劇場。則處天堂亦不爲樂。在地獄亦不爲苦。男本非男。女本非女。本來清淨。佛性一如。世人不覺。常在夢中分別是我是他是親是怨。迷惑不息。其有出家者。

雖離親戚眷屬。但又分別此是我居之寺院。是師。是徒。是同窗。是法友。亦屬執迷。「返妄歸真。自利利他」故在家者被俗情迷。出家者亦有法友法眷之迷。皆未得真覺。如能脫離一切迷惑。返妄歸真。方可成佛。故六祖大師聽人念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處。頓然有所覺悟。此八字。如從言語上解當不可得。必須心內領會佛教真理。雖不可以言說論表。但若全廢言說。則又有所不能。理必依文字方能引見義故。今之學佛者。應研習一切教理。而以行持爲根本。宣揚佛法。使佛法燈燈相續。『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希望一切學佛者。皆以此二語。以爲自利利他之標準可也。

民國三十六年丁亥八月初一日在澳門平安戲院開示歸戒

弟子寬榮譯語并記

今蒙佛教同寅相邀。假座平安戲院與諸仁者說法。

「法」者。卽衆生心。衆生心與佛心本無二心。是心具足一切法。卽法卽心。卽心卽法。如起信論云。『所言法者。卽衆生心。是心具足世間出世間一切諸法。』所謂「世間法」者。卽天。人。修羅。畜生。餓鬼。地獄。一切有情無情。依正因果等法。又名六凡法界。「出世間法」者。卽聲聞。緣覺。菩薩。佛法是也。又名四聖法界。斯則四聖六凡。合名爲十法界法也。此十法界法。不

出一心之所造成。若隨顛倒迷染之緣。則有六凡法界生。若隨不顛倒悟淨之緣。則有四聖法界生。由是觀之聖之與凡。唯心之垢淨而現。六凡心垢故則現六道善惡罪福等相。四聖心淨故則現威德自在光明赫奕慈容德相。故經云『菩薩清涼月。常遊畢竟空。衆生心垢淨。菩提影現中。』是故苦樂由心。炎涼自我。自心作業。自身受報。唯聖與凡。但問自心可矣。凡愚昏闇。未了唯心自造之旨。妄起疑惑。若遇逆境。則怨天尤人。遇順境。則驕矜自恃。或有終身作善而得惡報。作惡而得善報。則謗無因果。那知因果理微。如種菓子。先熟先脫。假我今生雖作善業。反招惡報者。皆由過去惡業熟故。今生雖善。而過去之惡業已熟。不得不先受惡報。以今生善業未熟。故不得現受善報。信此理者。必無疑惑。然無始障深。久在迷途。備受辛酸。脫苦無由。當如之何。楞嚴經云『一切衆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此想不真。故有輪轉。』夫欲不受輪轉者。當淨諸妄想。妄想淨。則輪迴自息。故迷心名爲衆生。覺心名爲諸佛。佛與衆生。一迷一悟而已。當知此靈明覺知之心。卽天然佛性。人人本具。個個現成。凡夫雖具佛性。如礦中真金。爲煩惱沙石之所包含。故大用不彰。如來歷劫修行。已淘去惑業沙石。如出礦精金。其金一純。更不重雜沙石。大用全彰。故稱爲出障圓明。大覺世尊。

現在我等既欲成佛。先當審觀因地發心。除去煩惱根本、煩惱苦滅。佛性圓彰。若因地修行不真。則果招邪外之曲。若論修行之方機。有上中下之異。法亦有三乘人天法門不同。若為上機者。則為說大乘微妙法門。為中機者為說出世解脫法門。為下機者。則為說解脫地獄餓鬼畜生三塗之苦。佛雖說種種法門。無論大小乘戒。皆以三歸五戒為根本。務使受持者、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依之立身齊家治國。則人道主義盡。且苦因既息。苦果自滅。解脫三塗苦。生人天中。易入佛乘。則學佛主義亦盡。故三歸五戒。是導世之良津。拔苦與樂之妙法。茲先釋三歸。次明五戒。

所謂三歸依者。第一歸依佛。第二歸依法。第三歸依僧。何以先當歸依佛。佛為大覺世尊。究竟常樂。永離苦惱。導諸衆生。出迷籠。就覺道。佛為教化主。故先當歸依佛。次當歸依法者。是我佛法門。三世諸佛。皆依之修行而成就無量清淨功德。今日既欲返本還源。淨除心垢。捨佛法無由。故次當歸依法。三當歸依僧者。以佛法不自弘。須假人弘。人能弘法。方使從聞思修、證果成佛。況佛法無人說。雖智莫能了。難了之法。既藉僧得聞。此恩莫極。故當歸依僧。又名歸依三寶。三寶之義。分別有三。一者一體。二者別相。三者住持三寶、

(一)一體三寶者。即一心自體。法爾具足佛法僧三寶。故梵語佛陀。此云覺者。當人一念

靈明覺了之心。即自性一體佛寶。法者軌持義。這個心性。能軌持世出世間一切諸法。即自性一體法寶。梵語僧伽耶。此云和合衆。即此覺心能持一切法。即心即法。法法唯是一心。即法即心。心法不二。事理和合。即自性一體僧寶。如是一心具足佛法僧三寶。三寶唯是一心。是名一體三寶。衆生迷此。向外馳求。流轉生死。諸佛悟此。即證菩提。釋一體三寶竟。

（二）別相三寶者。佛法僧三寶名相各別。故梵語佛陀耶。此云覺者。覺徹心源。究盡實相。是名自覺。將自證法門覺悟一切衆生。是名覺他。自覺已圓。覺他亦竟。是名覺滿。三覺已圓。萬德俱備。究竟成佛。初菩提樹下成道。示丈六金身。於華嚴會上現盧舍那尊特之身。是爲別相佛寶。如來隨機設教。五時所說權實諸經。三藏十二部。所詮教。理。行。證。因。果。智。斷。各有不同。是名別相法寶。稟教修行。從行契證。聲聞。緣覺。菩薩。三乘階次。各各不同。是名別相僧寶。釋別相三寶竟。

（三）住持三寶者。佛滅度後。無論泥塑木雕。五金鑄作。紙畫布繪。諸佛形象。留世福田。恭敬如佛。功德難思。住持不絕。是名住持佛寶。無論黃卷貝葉。所詮三藏十二部大小乘經。使見聞者。依之修行。皆離苦得樂。乃至成佛。化化不絕。是名住持法寶。剃髮染衣。弘宗演教。化度衆生。紹隆佛種。是名住持僧寶。釋住持三寶竟。而住持。別相。一體。悉稱寶者。不爲世法之

所侵凌故。不爲煩惱之所染污故。世間七珍。雖稱爲寶。享樂一時。畢竟成空。只能養生。不能脫死。若論三寶。則能息無邊生死。遠離一切大怖畏故。永享常樂。今言歸依三寶者。不特歸依住持三寶。別相三寶。亦復歸依一體自性三寶。落於言說。雖名三種三寶。其實唯是一心。更無別法。舉凡一切事物。莫不由心。心攝一切。如如意珠。無不具足。所以教中但云自歸依佛。自歸依法。自歸依僧等。終不云歸依於他。六祖云。「自性不歸。無所歸處」。夫『歸』者。是還原義。衆生六根。從一心起。既背本源。馳散六塵。今舉命根。總攝六情。還歸一心之源。故曰歸命。故歸依亦卽歸命義。『依』者。是依止義。以諸衆生。一向隨諸色聲。逐念流轉。苦海漂沈。無依無止。不知何處。是歸寧之地。今歸依三寶。則身有所歸。心有所依。從是以後。以三寶爲師。三界迷途。從此可出。發菩提心。佛果可期。釋歸依三寶義竟。

既說三歸。次明五戒。歸依三寶已。當依法修行。方脫三界苦。若不依法修行。則無由脫黏去縛。欲脫生死黏。去煩惱縛。非五戒不爲功。故云『五戒不持。人天路絕』。夫『戒』者。生善滅惡之基。道德之本。超凡入聖之工具。以從戒生定。從定發慧。因戒定慧。方由菩提路而成正覺。故纔登戒品。便成佛可期。故曰。『戒爲無上菩提本』也。我佛世尊。開方便門。初唱三歸。次申五戒。如是乃至大小乘戒等。良由衆機心行非一。且由淺以至深。從微而及顯。究竟

歸元。本無二三。

五戒者。一殺戒。二盜戒。三婬戒。四妄語戒。五飲酒戒。此五戒名曰學處。又名學跡。是在家男女所應學故。又名路徑。若有遊此。便昇大智慧殿故。一切律儀妙行善法。皆由此路故。又名學本。諸所應學。此為本故。又名五大施。謂以攝取無量衆生故。成就無量功德故。而斯五戒。在天謂之五星。在山謂之五嶽。在人謂之五臟。在儒謂之五常。以仁者不殺害。義者不盜取。禮者不邪婬。智者不飲酒。信者不妄語。五戒若全。則不求仁而仁著。不欣義而義敷。不祈禮而禮立。不行智而智明。不慕信而信揚。所謂振綱提網。復何功以加之。總論五戒已竟。

若別釋五戒義者。第（一）殺戒。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孟子云「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況學佛之人。豈肯萌其殺念而招苦果。是故佛制弟子。若欲行仁。首持殺戒。殺戒若持。輪迴自息。殺業之始。無非以強凌弱。或貪圖口腹。或因財害命。故有人殺人。畜殺畜等。都屬於瞋殺。慢殺。若貪口腹而殺者。是屬癡殺。然將他肉以補己身。豈君子之所忍為哉。豈知殺機若萌。仇對自起。故楞嚴經云。『以人食羊。羊死為人。人死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相生。互來相噉。惡業俱生。窮未來際。是等則以盜貪為本。』故有劫數難逃之報。豈獨殺人當償命。殺畜亦復然。如佛世時之琉璃王誅釋種。釋迦佛種族當為琉璃王所誅時。釋尊尚頭

痛難忍者。果從何因耶。以琉璃王昔爲大魚。釋迦種族是食魚肉者。釋尊昔爲小童。曾以棍子敲魚頭三下。今故感頭痛。釋種是噉魚肉者。故爲琉璃王之所誅滅。如是觀之。因果相酬。可驚可怖。故楞嚴經云。『則諸世間胎卵溼化。隨力強弱。遞相呑食。是等則以殺食爲本。』是故佛慈豈但及於人類。而慈及蟻子。佛法平等。無高下。故佛眼觀之。大地衆生皆能成佛。又梵網經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卽殺我父母。』世間無知。互相呑噉。故如來制不得傷害生命。且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昆蟲之屬。尚不得害。況同類相殘。一切衆生既皆有佛性。未來必定成佛。既是過去父母。亦爲未來諸佛。豈敢傷之。凡愚俗子。但求自利。不顧人道之傷殘。如孟子云。「矢人惟恐不傷人」。但求鬥爭之勝利。故有水陸空中之殺具。人心日形險惡。世道愈入漩渦。相殺相誅。何時得了。若不圖挽救。竟成苦海。凡關世道人心者。莫不疾首痛心。力求和平。挽救人心。使歸正軌。重仁慈。不重武力。勿貪口腹。見利忘義。則殺心不起。殺機若息。劫運潛消矣。奈何人心不古。置因果於罔聞。那知因果理微。如影隨形。如響應聲。若深信之者。人心則不改而善。縱遇順逆之境。必無憂喜。當知現生所受。或遇刀兵水火劫賊等事。皆由自造。如大戰時。徧世不寧。惟澳地僑居得免諸難。皆由宿昔無深重殺業。或有遇難者。是其個

人別業所感。當知因果理微。不可思議。若信此理。殺心自息。舉世若能持此殺戒。則一切殺具皆歸無用矣。如來制此殺戒爲首。無非欲令人人慈仁愍物。拔自他苦。同證常樂而已矣。殺戒之義略釋已竟。

（二）明盜戒者。謂盜從貪起。佛制弟子於一針一草之微。他人不與。我不敢取。何況竊盜。但是衆生唯見現利。種種計求。不告而取。如是乃至以利求利。惡求多求。無厭無足。皆爲貪盜所攝。盜之細相如此。大而十方僧物。現前僧物。乃至佛法僧物。混亂互用。雖針草之微。或自用或與人。皆盜中之至重。花首大士云「五逆十重。我皆能救。盜十方僧物。我不能救。」乃至父母師長物。不與而取。尚犯重罪。況其他焉。若能深信因果。絲毫莫犯。則此戒不持而自持。大可以道不拾遺。夜不閉門。舉世皆成義讓之人。更何須監守牢獄哉。釋盜戒已竟。

（三）明婬戒者。在家出家弟子。皆當嚴守此戒。在家五戒。雖正式夫婦非屬邪婬。然他人婦女。他所守護。言語嘲調。尚屬不可。況可侵凌貞潔。污淨梵行者乎。佛制在家弟子。禁於邪婬。出家弟子。邪正俱禁。楞嚴經云。『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是因緣。經千百劫。常在纏縛。唯殺盜婬。三爲根本。以是因緣。業果相續。』舉世若能持此戒。不祈禮而禮立。威儀自守。不肅而嚴。而法庭可無案牘之勞形矣。釋婬戒之義已竟。

（四）明妄語戒者。妄語之事。亦當制止。見則言見。聞則言聞。言無妄出。細故之事。尙須眞實。況事關重要乎。觀乎妄語之由。多爲希求名譽利養。匿情變作。昧心厚顏。如是乃至未得聖果謂得。未證佛心謂證。欺罔聖賢。誑惑世人。是名大妄語。大妄語若成。墮無間地獄。當愼之莫犯。佛教以直心是道場。何不依之修學。舉世能持此戒。則信用具足。不邀名而名自至。不求利而福自歸。釋妄語戒已竟。

（五）明飲酒戒。飲酒宜制者。酒雖非葷。而能迷心失性。大智度論明有三十六過。梵網經云。『過酒器與人。五百世無手。何況自飲。及教人飲。』昔有比丘。能降毒龍。唯好飲酒。一日。醉臥途中。嘔吐酸臭難近。唯有蝦蟆。舐其唇吻。適遇佛至其側。佛歎云。『汝有神力能降毒龍。今日醉臥。反爲蝦蟆所降。汝之神力何在。』故佛制止飲酒。酒戒從此始。以酒能亂性招殃。又如昔有在家五戒弟子。因破酒戒而殺盜婬妄齊破。可不哀哉。故酒能爲起罪因緣。痛戒沾唇。況儘量而飲乎。舉世若能持此戒。則乘醉惹禍。自無其人矣。釋酒戒已竟。

若欲不犯此五戒。重在攝心。妄心若攝。分別不起。愛憎自無。種種惡業。何由而生。故楞嚴經云。『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從定發慧。』當知攝心二字具足戒。定慧三無漏學。斷除貪瞋癡。則諸惡不起。自能衆善奉行。故攝心二字。豈獨挽救人心。維持世道。果能攝心一處。無事不

辦。日久功深。菩提可冀。我佛洪恩。初唱三歸。次申五戒。用斯方便。先拔衆生苦。其恩浩大。豈碎身之所能報其萬一哉。是故聞說此三歸五戒之義。當從解起行。若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徧於宇內。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百刑息於國。其爲國主者。則不治而坐致太平矣。所以受持五戒。不但欽遵佛制。報感樂果。抑且冥助國律。益補邦家。斯乃三歸五戒之名德行相也。諸位若能真實行持。則得成佛種子。行解相應。方到彼岸。願諸大衆從此之後。從聞生解。解而思。思而修。則成佛可期。常勤精進。輾轉示人。方報佛恩。希諸大衆各宜努力。前途無量。消災免難。若能受三歸五戒。諸惡不作。衆善奉行。自能與道相應。無上佛道。可以圓成矣。

三十六年九月廿七日在廣州聯義社演說

善知識。虛雲此次由港還山。路經此地。辱承各位相邀敘談。莫非累劫之緣。善知識。講到佛法兩字。實與世間一切善法。等無差別。豪傑之士。由於學問修養的成就。識見超常。先知先覺。出其所學。安定世間。諸佛祖師。由於歷劫修行的成就。正知正覺。發大慈悲。普度三界。世出世間賢聖。因行果位。一道齊平。善知識。佛法就是人人本分之法。總要步步立穩脚根。遠離妄想執着。便是無上菩提。古德所謂「平常心是道。」只如孔子之道。不外「中庸。」約

理邊說。不偏是謂中。不易之謂庸。約事邊說。中者中道。凡事無過無不及。庸者庸常遠離怪力亂神。循分做人。別無奇特。佛法也是一樣。吾人須是從平實處見得親切。從平實處行得親切。纔有少分相應。纔不至徒託空言。平實之法莫如十善。十善者。戒貪。戒瞋。戒癡。戒殺。戒盜。戒婬。戒綺語。戒妄語。戒兩舌。戒惡口。如是十善。老僧常談。可是果能真實踐履。却是成佛作祖的礎石。亦爲世界太平建立人間淨土之機樞。六祖說「心平何勞持戒。」是爲最上根人說。上根利智。一聞道法。行解相應。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善相且無。何有於惡。若是中下根人。常被境風所轉。心平二字。談何容易。境風有八。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名爲八風。行人遇着利風。便生貪着。遇着衰風。便生愁懊。遇着毀風。便生瞋恚。遇着譽風。便生歡喜。遇着稱風。居之不疑。遇着譏風。因羞成怒。遇着苦風。喪其所守。遇着樂風。流連忘返。如是八風飄鼓。心逐境遷。生死到來。如何抵敵。曷若恆時步步爲營。從事相體認。舉心動念。當修十善。事相雖末。攝末歸本。疾得菩提。復次佛門略開十宗。四十餘派。而以禪淨律密四宗攝機較廣。善知識。佛境如王都。各宗如通都大路。任何一路。皆能覲王。衆生散處四方。由於出發之點。各個不同。然而到達王所。却是一樣有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但吾人若今日向這路一逛。明日又向那路一逛。流離浪蕩。則終無到達之期。六祖云。「離道別覓道。終身

不見道。波波度一生。到頭還自懊」一垂誡深矣。所以吾人要一門深入。不可分心。不可退轉。如鼠齩棺材。但從一處用力。久自得出。若欲旁通餘宗。自須識其主伴。禪宗的行人。便應以禪宗法門爲主。餘宗教理爲伴。淨土宗的行人。便應以淨土法門爲主。餘宗教理爲伴。律宗密宗亦復如是。方免韓盧逐塊之弊。佛門戒律。各宗皆須嚴持。識主伴如行路知方向。持戒律如行路有資糧。宗趣雖然不同。到頭還是一樣。所謂「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也。今日座中皆上善人。與佛有分。虛雲嘮叨移時。亦不過爲虛空著楔而已。珍重。

在廣州佛教志德醫院演講

善知識。今天是佛教志德醫院成立日子。承各位邀虛雲主持開幕典禮。這事甚爲希有。廣州醫院。冠上佛教兩字者。尚屬初見。善知識。人生八苦。病居其一。我佛出世。原爲衆生離苦得樂。所以五明之學。有醫方明。禪門晚課願文。有疾疫世而化藥草之句。菩薩爲衆生救療沈痾。不惜身命。如藥王菩薩。以衆香塗身自焚供佛。供佛即是供衆生。『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華嚴了義。其理可思。諸佛時時念著衆生。如母念子。衆生心有貪瞋癡三病。佛爲說戒定慧三法以治之。衆生身有風寒暑溼之病。佛爲演「醫方明」以治之。淨名經所謂。『衆生病故菩薩病。』同體大悲。慈眼如是。善知識。世間賢聖。亦同此心。亦同此理。只如神

農嘗百草。亦是爲衆生而嘗。菩薩在因地修行。現種種身而爲說法。神農氏卽是菩薩。現醫王身而爲說法。善知識。人類的病。五欲爲因。或屬宿業。無始亦由五欲。疾病發作。需他救治。目前無力求醫者。實非少數。各位善長。發心倡辦此院。贈醫贈藥。此心便是菩提心。正是我佛慈悲本懷。善知識。菩提者。正覺也。正覺之心。不落人我善惡二邊。平等布施。冤親無間。醫著我的眷屬。固然留心醫著他人眷屬。亦同樣盡道。善人惡人。入到院來。等心看護。我佛過去生中。嘗捨身飼虎。其義可思也。此院深賴梁董事長及陳院長熱心毅力。乃有今天的成就。古語說「莫爲之先。雖善不彰。莫爲之後。雖美弗揚。」座上大衆今後總要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六祖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兎角。」大衆努力。開此院是大慈大悲工作。實現我佛「方便爲究竟」的真諦。虛雲不勝馨香頂祝之至也。

參禪與念佛

念佛的人。每每譭謗參禪。參禪的人。每每譭謗念佛。好像是死對頭。必欲對方死而後快。這個是佛門最堪悲歎的惡現象。俗語也有說。家和萬事興。家衰口不停。兄弟鬩牆。那得不受人家的恥笑和輕視呀。參禪念佛等等法門。本來都是釋迦老子親口所說。道本無二。不過以衆生的夙因和根器各各不同。爲應病與藥計。便方便說了許多法門來攝化羣機。後來

諸大師依教分宗。亦不過按當世所趨來對機說法而已。如果就其性近者來修持。則那一門都是入道妙門。本沒有高下的分別。而且法法本來可以互通。圓融無礙的。譬如念佛到一心不亂。何嘗不是參禪。參禪參到能所雙忘。又何嘗不是念實相佛。禪者。淨中之禪。淨者。禪中之淨。禪與淨本相輔而行。奈何世人偏執。起門戶之見。自讚毀他。很像水火不相容。盡違背佛祖分宗別教的深意。且無意中犯了譭謗佛法危害佛門的重罪。不是一件極可哀可愍的事嗎。望我同仁。不論修持那一個法門的。都深體佛祖無諍之旨。勿再同室操戈。大家協力同心。挽救這隻浪濤洶湧中的危舟吧。

參禪的先決條件

參禪的目的。在明心見性。就是要去掉自心的污染。實見自性的面目。污染就是妄想執著。自性就是如來智慧德相。如來智慧德相。為諸佛衆生所同具。無二無別。若離了妄想執著。就證得自己的如來智慧德相。就是佛。否則就是衆生。祇為你我從無量劫來。迷淪生死。染污久了。不能當下頓脫妄想。實見本性。所以要參禪。因此參禪的先決條件。就是除妄想。妄想如何除法。釋迦牟尼佛說的很多。最簡單的莫如「歇即菩提」一個「歇」字。禪宗由達摩祖師傳來東土。到六祖後。禪風廣播。震爍古今。但達摩祖師和六祖開示學人最緊要

的話。莫若「屏息諸緣。一念不生。」屏息諸緣。就是萬緣放下。所以「萬緣放下。一念不生。」這兩句話。實在是參禪的先決條件。這兩句話如果不做到。參禪不但是說沒有成功。就是入門都不可能。蓋萬緣纏繞念念生滅。你還談得上參禪嗎。

「萬緣放下。一念不生。」是參禪的先決條件。我們既然知道了。那末。如何纔能做到呢。上焉者一念永歇。直至無生。頓證菩提。毫無絡索。其次則以理除事。了知自性。本來清淨。煩惱菩提。生死涅槃。皆是假名。原不與我自性相干。事事物物。皆是夢幻泡影。我此四大色身與山河大地。在自性中。如海中的浮漚一樣。隨起隨滅。無礙本體。不應隨一切幻事的生住異滅而起欣厭取捨。通身放下。如死人一樣。自然根塵識心消落。貪瞋癡愛泯滅。所有這身子的痛癢苦樂飢寒飽暖榮辱生死禍福吉凶毀譽得喪安危險夷。一概置之度外。這樣纔算放下。一放下。一切放下。永永放下。叫作萬緣放下。萬緣放下了。妄想自消。分別不起。執著遠離。至此一念不生。自性光明。全體顯露。至是參禪的條件具備了。再用功真參實究。明心見性纔有分。

日來常有禪人來問話。夫法本無法。一落言詮。即非實義。了此一心。本來是佛。直下無事。各各現成。說修說證。都是魔話。達摩東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明明白白指示。大地一切

衆生都是佛。直下認得此清淨自性。隨順無染。二六時中。行住坐臥。心都無異。就是現成的佛。不須用心用力。更不要有作有爲。不勞纖毫言說思惟。所以說成佛是最容易的事。最自在的事。而且操之在我。不假外求。大地一切衆生。如果不甘長刧輪轉於四生六道。永沉苦海。而願成佛。常樂我淨。諦信佛祖誠言。放下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個個可以立地成佛。諸佛菩薩及歷代祖師。發願度盡一切衆生。不是無憑無據。空發大願。空講大話的。

上來所說。法爾如此。且經佛祖反覆闡明。叮嚀囑咐。真語實語。并無絲毫虛誑。無奈大地一切衆生。從無量刧來。迷淪生死苦海。頭出頭沒。輪轉不已。迷惑顛倒。背覺合塵。猶如精金投入糞坑。不惟不得受用。而且染污不堪。佛以大慈悲。不得已。說出八萬四千法門。俾各色各樣根器不同的衆生。用來對治貪瞋癡愛等八萬四千習氣毛病。猶如金染上了各種污垢。乃教你用鏟用刷用水用布等來洗刷琢抹一樣。所以佛說的法。門門都是妙法。都可以了生死。成佛道。只有當機不當機的問題。不必強分法門的高下。流傳中國最普通的法門爲宗教律淨密。這五種法門。隨各人的根性和與趣。任行一門都可以。總在一門深入。歷久不變。就可以成就。

宗門主參禪。參禪在「明心見性。」就是要參透自己的本來面目。所謂「明悟自心。徹見

本性。」這個法門。自佛拈花起。至達摩祖師傳來東土以後。下手工夫。屢有變遷。在唐宋以前的禪德。多是由一言半句。就悟道了。師徒間的傳授。不過以心印心。幷沒有什麼實法。平日參問酬答。也不過隨方解縛。因病與藥而已。宋代以後。人們的根器陋劣了。講了做不到。譬如說「放下一切」「善惡莫思」。但總是放不下。不是思善。就是思惡。到了這個時候。祖師們不得已採取以毒攻毒的辦法。教學人參公案。初是看話頭。甚至於要齩定一個死話頭。教你齩得緊緊。剎那不要放鬆。如老鼠啃棺材相似。齩定一處。不通不止。目的在以一念抵制萬念。這實在是不得已的辦法。如惡毒在身。非開刀療治。難以生效。古人的公案多得很。後來專講看話頭。有的「看拖死屍的是誰。」有的「看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我本來面目。」晚近諸方多用「看念佛是誰。」這一話頭。其實都是一樣。都很平常。幷無奇特。如果你要說看念經的是誰。看持咒的是誰。看拜佛的是誰。看吃飯的是誰。看穿衣的是誰。看走路的是誰。看睡覺的是誰。都是一個樣子。誰字下的答案。就是心。話從心起。心是話之頭。念從心起。心是念之頭。萬法皆從心生。心是萬法之頭。其實話頭。即是念頭。念之前頭就是心。直言之。一念未生以前就是話頭。由此你我知道。看話頭就是觀心。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就是心。看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就是觀心。性即是心。『反聞聞自性。』即是

反觀觀自心。『圓照淸淨覺相。』淸淨覺相卽是心。照卽觀也。心卽是佛。念佛卽是觀佛。觀佛卽是觀心。所以說「看話頭。」或者是說。「看念佛是誰。」就是觀心。卽是觀照自心淸淨覺體。卽是觀照自性佛。心卽性。卽覺。卽佛。無有形相方所。了不可得。淸淨本然周徧法界。不出不入無往無來。就是本來現成的淸淨法身佛。行人都攝六根。從一念始生之處看去。照顧此一話頭。看到離念的淸淨自心。再綿綿密密恬恬淡淡。寂而照之。直下五蘊皆空。身心俱寂。了無一事。從此晝夜六時。行住坐臥。如如不動。日久功深。見性成佛。苦厄度盡。昔高峯祖師云。「學者能看個話頭。如投一片瓦塊在萬丈深潭。直下落底。若七日不得開悟。當截取老僧頭去。」同參們。這是過來人的話。是眞語實語。不是騙人的誑語啊。

然而爲什麼現代的人看話頭的多。而悟道的人沒有幾個呢。這個由於現代的人。根器不及古人。亦由學者對參禪看話頭的理路。多是沒有摸淸。有的人東參西訪。南奔北走。結果鬧到老。對一個話頭還沒有弄明白。不知什麼是話頭。如何才算看話頭。一生總是執着言句名相。在話尾上用心。「看念佛是誰」呀。「照顧話頭」呀。看來看去。參來參去。與話頭東西背馳。那裏會悟此本然的無爲大道呢。如何到得這一切不受的王位上去呢。金屑放在眼裏。眼只有瞎。那裏會放大光明呀。可憐啊可憐啊。好好的兒女離家學道。志願非凡。結

果空勞一場。殊可悲憫。古人云「寧可千年不悟。不可一日錯路。」修行悟道。易亦難。難亦易。如開電燈一樣。會則彈指之間。大放光明。萬年之黑暗頓除。不會則機壞燈毀。煩惱轉增。有些參禪看話頭的人。著魔發狂。吐血罹病。無明火大。人我見深。不是很顯著的例子嗎。所以用功的人又要善於調和身心。務須心平氣和。無罣無礙。無我無人。行住坐臥。妙合玄機。

參禪這一法。本來無可分別。但做起功夫來。初參有初參的難易。老參有老參的難易。初參的難處在什麼地方呢。身心不純熟。門路找不清。功夫用不上。不是心中着急。就是打盹度日。結果成爲「頭年初參。二年老參。三年不參。」易的地方是什麼呢。只要具足一個信心。長永心和無心。所謂信心者。第一信我此心。本來是佛。與十方三世諸佛衆生無異。第二信釋迦牟尼佛說的法。法法都可以了生死。成佛道。所謂長永心者。就是選定一法。終生行之。乃至來生又來生。都如此行持。參禪的總是如此參去。念佛的總是如此念去。持咒的總是如此持去。學教的總是從聞思修行去。任修何種法門。總以戒爲根本。果能如是做去。將來沒有不成的。溈山老人說。「若有人能行此法。三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又永嘉老人說。「若將妄語誑衆生。永墮拔舌塵沙劫。」所謂無心者。就是放下一切。如死人一般。終日隨衆起倒。不再起一點分別執著。成爲一個無心道人。初發心人。具足了這三心。若是參

禪看話頭。就看「念佛是誰。」你自己默念幾聲「阿彌陀佛。」看這念佛的是誰。這一念是從何處起的。當知這一念不是從我口中起的。也不是從我肉身起的。若是從我身或口起的。我若死了。我的身口猶在。何以不能念了呢。當知此一念是從我心起的。卽從心念起處。一覷覷定。驀直看去。如貓捕鼠。全副精神集中於此。沒有二念。但要緩急適度。不可操之太急。發生病障。行住坐臥。都是如此。日久功深。瓜熟蒂落。因緣時至。觸着碰着。忽然大悟。此時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直至無疑之地。如十字街頭見親爺。得大安樂。

老參的難易如何呢。所謂老參。是指親近過善知識。用功多年。經過了一番煆煉。身心純熟。理路清楚。自在用功。不感辛苦。老參上座的難處。就是在此。自在明白當中停住了。中止化城。不到寶所。能靜不能動。不能得真實受用。甚至觸境生情。取捨如故。欣厭宛然。粗細妄想。依然牢固。所用功夫。如冷水泡石頭。不起作用。久之也就疲懈下去。終於不能得果起用。老參上座。知道了這個困難。立卽提起本參話頭。抖擻精神。於百尺竿頭。再行邁進。直到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撒手縱橫去。與佛祖覿體相見。困難安在。不亦易乎。

話頭卽是一心。你我此一念心。不在中間內外。亦在中間內外。如虛空的不動而徧一切處。所以話頭不要向上提。也不要向下壓。提上則引起掉舉。壓下則落於昏沈。違本心性。皆非

中道。大家怕妄想。以降伏妄想爲極難。我告訴諸位。不要怕妄想。亦不要費力去降伏他。你只要認得妄想。不執著他。不隨逐他。也不要排遣他。只不相續。則妄想自離。所謂『妄起卽覺。覺卽妄離。』若能利用妄想做工夫。看此妄想從何處起。妄想無性。當體立空。卽復我本無的心性。自性清淨法身佛。卽此現前。究實言之。真妄一體。生佛不二。生死涅槃。菩提煩惱。都是本心本性。不必分別。不必欣厭。不必取捨。此心清淨。本來是佛。不需一法。那裏有許多羅索。——參。

禪堂開示

引言（中有複語因在禪七中開示者）

諸位常時來請開示。令我很覺感愧。諸位天天辛辛苦苦。砍柴鋤地。挑土搬磚。一天忙到晚。也沒打失辦道的念頭。那種爲道的殷重心。實在令人感動。虛雲慚愧。無道無德。說不上所謂開示。只是拾古人幾句涎唾。來酬諸位之問而已。

用功的入門方法

用功辦道的方法很多。現在且約略說說。

辦道的先決條件——深信因果

無論什麼人。尤其想用功辦道的人。先要深信因果。若不信因果。妄作胡爲。不要說辦道不成功。三塗少他不了。佛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又說。『假使百千劫。所造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楞嚴經說。『因地不眞。果招紆曲。』故種善因結善果。種惡因結惡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乃必然的道理。談到因果。我說兩件故事來證明。

一。琉璃王誅釋種的故事。釋迦佛前。迦毗羅閱城裏有一個捕魚村。村裏有個大池。那時天旱水涸。池裏的魚類盡給村人取喫。最後剩下一尾最大的魚。也被烹殺。祇有一個小孩從來沒有喫魚肉。僅那天敲了大魚頭三下來玩耍。後來釋迦佛住世的時候。波斯匿王很相信佛法。娶釋種女生下一個太子。叫做琉璃。琉璃幼時在釋種住的迦毗羅閱城讀書。一天因爲戲坐佛的座位。被人罵他。把他拋下來。懷恨在心。及至他做國王。便率大兵攻打迦毗羅閱城。把城裏居民盡數殺戮。當時佛頭痛了三天。諸大弟子都請佛設法解救他們。佛說定業難轉。目犍連尊者以神通力用鉢攝藏釋迦親族五百人在空中。滿以爲把他們救出。那知放下來時。已盡變爲血水。諸大弟子請問佛。佛便將過去村民喫魚類那段公案說出。那時大魚就是現在的琉璃王前身。他率領的軍隊。就是當日池裏的魚類。現在被殺的羅

閱城居民。就是當日喫魚的人。佛本身就是當日的小孩。因爲敲了魚頭三下。所以現在要遭頭痛三天之報。定業難逃。所以釋族五百人雖被目連尊者救出。也難逃性命。後來琉璃王生墮地獄。寃寃相報。沒有了期。因果實在可怕。

二。百丈度野狐的故事。百丈老人有一天上堂。下座後。各人都已散去。獨有一位老人沒有跑。百丈問他做什麽。他說「我不是人。實是野狐精。前生本是這裏的堂頭。因有個學人問我「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否。」我說「不落因果。」便因此墮落。做了五百年野狐精。沒法脫身。請和尚慈悲開示。」百丈說「你來問我。」那老人便道。「請問和尚。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否。」百丈答道。「不昧因果。」那老人言下大悟。卽禮謝道。「今承和尚代語。令我超脫狐身。我在後山巖下。祈和尚以亡僧禮送。」第二天百丈在後山石巖以杖撥出一頭死狐。便用亡僧禮將他化葬。我們聽了這兩段故事。便確知因果可畏。雖成佛也難免頭痛之報。報應絲毫不爽。定業實在難逃。我們宜時加警惕。愼勿造因。

嚴持戒律

用功辦道首要持戒。戒是無上菩提之本。因戒纔可以生定。因定纔可以發慧。若不持戒而修行。無有是處。楞嚴經四種清淨明誨告訴我們。不持戒而修三昧者。塵不可出。縱有多智

禪定現前。亦落邪魔外道。可知道持戒的重要。持戒的人。龍天擁護。魔外敬畏。破戒的人。鬼言大賊。掃其足跡。從前在罽賓國近着僧伽藍的地。有條毒龍時常出來爲害地方。有五百位阿羅漢聚在一起。用禪定力去驅逐他。總沒法把他趕跑。後來另有一位僧人。也不入禪定。僅對那毒龍說了一句話。「賢善遠此處去。」那毒龍便遠跑了。衆羅漢問那僧人什麼神通把毒龍趕跑。他說。「我不以禪定力。直以謹慎於戒。守護輕戒。猶如重禁。」我們想想。五百位羅漢的禪定力。也不及一位嚴守禁戒的僧人。或云。六祖說。「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參禪。」我請問你的心已平直沒有。有個月裏嫦娥赤身露體抱着你。你能不動心嗎。有人無理辱罵痛打你。你能不生嗔恨心嗎。你能夠不分別寃親憎愛人我是非嗎。統統做得到。才好開大口。否則不要說空話。

堅固信心

想用功辦道。先要一個堅固信心。信爲道源功德母。無論做什麼事沒有信心。是做不好的。我們要了生脫死。尤其要一個堅固信心。佛說大地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着不能證得。又說了種種法門。來對治衆生的心病。我們就當信佛語不虛。信衆生皆可成佛。但我們爲什麼不成佛呢。皆因未有如法下死功夫呀。譬如我們信知黃豆可造豆腐。你

不去造他。黃豆不會自己變成豆腐。卽使造了。石膏放不如法。豆腐也會造不成。若能如法磨煑去渣。放適量的石膏。決定可成豆腐。辦道亦復如是。不用功固然不可以成佛。用功不如法。佛也是不能成。若能如法修行。不退不悔。決定可以成佛。故我們應當深信自己本來是佛。更應深信依法修行決定成佛。永嘉禪師說「證實相。無人法。刹那滅却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他老人家慈悲要堅定後人的信心。故發如此弘誓。

決定行門

信心既具。便要擇定一個法門來修持。切不可朝秦暮楚。不論念佛也好。持咒也好。參禪也好。總要認定一門。驀直幹去。永不退悔。今天不成功。明天一樣幹。今年不成功。明年一樣幹。今世不成功。來世一樣幹。潙山老人所謂。「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有等人打不定主意。今天聽那位善知識說念佛好。又念兩天佛。明天聽某位善知識說參禪好。又參兩天禪。東弄弄。西弄弄。一生弄到死。總弄不出半點「名堂」。豈不寃哉枉也。

參禪方法

用功的法門雖多。諸佛祖師皆以參禪爲無上妙門。楞嚴會上佛敕文殊菩薩揀選圓通。以觀音菩薩的耳根圓通爲最第一。我們要反聞聞自性。就是參禪。這裏是禪堂。也應該講參

禪這一法。

坐禪須知

平常日用皆在道中行。那裏不是道場本用不着什麽禪堂。也不是坐纔是禪的。所謂禪堂。所謂坐禪不過為我等末世障深慧淺的衆生而設。

坐禪要曉得善調養身心。若不善調。小則害病。大則着魔。實在可惜。禪堂的行香坐香。用意就在調身心。此外調身心的方法還多。今擇要略說。

跏趺坐時。宜順着自然正坐。不可將腰作意挺起。否則火氣上升。過後會眼屎多。口臭氣頂。不思飲食。甚或吐血。又不要縮腰垂頭。否則容易昏沈。

如覺昏沈來時。睜大眼睛。挺一挺腰。輕略移動臀部。昏沈自然消滅。

用功太過急迫。覺心中煩躁時。宜萬緣放下。功夫也放下來。休息約半寸香。漸會舒服。然後再提起用功。否則。日積月累。便會變成性躁易怒。甚或發狂着魔。

坐禪有些受用時。境界很多。說之不了。但你不要去執着它。便礙不到你。俗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雖看見妖魔鬼怪來侵擾你。也不要管他。也不要害怕。就是見釋迦佛來替你摩頂授記。也不要管他。不要生歡喜。楞嚴所謂『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卽受羣

邪。」

用功下手——認識賓主

用功怎樣下手呢。楞嚴會上憍陳那尊者說客塵二字。正是我們初心用功下手處。他說。『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事畢。俶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為客義。又如新霽。清暘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為塵義。』客塵喻妄想。主空喻自性。常住的主人。本不跟客人或來或往。喻常住的自性。本不隨妄想忽生忽滅。所謂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塵質自搖動。本礙不着澄寂的虛空。喻妄想自生滅。本礙不着如如不動的自性。所謂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此中客字較粗。塵字較細。初心人先認清了「主」和「客」。自不為妄想遷流。進步明白了「空」和「塵」。妄想自不能為礙。所謂識得不為寃。果能於此諦審領會。用功之道。思過半了。

話頭與疑情

古代祖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如達摩祖師的安心。六祖的惟論見性。只要直下承當便了。

沒有看話頭的。到後來的祖師。見人心不古。不能死心塌地。多弄機詐。每每數他人珍寶。作自己家珍。便不得不各立門庭。各出手眼。纔令學人看話頭。話頭很多。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我本來面目。」等等。但以念佛是誰。爲最普通。

什麼叫話頭。話就是說話。頭就是說話之前。如念「阿彌陀佛」是句話。未念之前。就是話頭。所謂話頭。卽是一念未生之際。一念纔生。已成話尾。這一念未生之際。叫做不生。不掉舉。不昏沈。不着靜。不落空。叫做不滅。時時刻刻。單單的的。一念迴光返照。這「不生不滅」就叫做看話頭或照顧話頭。

看話頭先要發疑情。疑情是看話頭的拐杖。何謂疑情。如問念佛的是誰。人人都知道是自己念。但是用口念呢。還是用心念呢。如果用口念。睡着了還有口。爲什麼不會念。如果用心念。心又是個什麼樣子。却沒處捉摸。因此不明白。便在「誰」上發起輕微的疑念。但不要粗。愈細愈好。隨時隨地。單單照顧定這個疑念。像流水般不斷地看去。不生二念。若疑念在。不要動着他。疑念不在。再輕微提起。初用心時。必定靜中比動中較得力些。但切不可生分別心。不要管他得力不得力。不要管他動中或靜中。你一心一意的用你的功好了。

「念佛是誰」四字。最着重在個「誰」字。其餘三字不過言其大者而已。如穿衣吃飯的是誰。痾屎放尿的是誰。打無明的是誰。能知能覺的是誰。不論行住坐臥「誰」字一舉。便有最容易發疑念。不待反覆思量卜度作意纔有故誰字話頭實在是參禪妙法。但不是將「誰」字或「念佛是誰」四字作佛號念。也不是思量卜度去找念佛的是誰。叫做疑情。有等將「念佛是誰」四字。念不停口。不如念句阿彌陀佛功德更大。有等胡思亂想東尋西找叫做疑情。那知愈想妄想愈多。等於欲升反墜。不可不知。

初心人所發的疑念很粗。忽斷忽續。忽熟忽生。算不得疑情。僅可叫做想。漸漸狂心收籠了。念頭也有點把得住了。纔叫做參。再漸漸功夫純熟。不疑而自疑。也不覺得坐在什麼處所。也不知道有身心世界。單單疑念現前。不間不斷。這纔叫做疑情。實際說起來。初時那算得用功。僅僅是打妄想。到這時真疑現前。纔是真正用功的時候。這時候是一個大關隘。很容易跑入歧路。(一)這時清清淨淨無限輕安。若稍失覺照。便陷入輕昏狀態。若有個明眼人在旁。一眼便會看出他正在這個境界。一香板打下。馬上滿天雲霧散。很多會因此悟道的。(二)這時清清淨淨。空空洞洞。若疑情沒有了。便是無記。坐枯木巖。或叫「冷水泡石頭」。到這時就要提。提即覺照。(覺即不迷。即是慧。照即不亂。即是定。)單單的這一念。

湛然寂照。如如不動。靈靈不昧。了了常知。如冷火抽煙。一線綿延不斷。用功到這地步。要具金剛眼睛。不再提。提就是頭上安頭。昔有僧問趙州老人道。「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來。」僧曰。「一物不將來。放下個什麼。」州曰。「放不下挑起去。」就是說這時節。此中風光。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是言說可能到。到這地步的人自然明白。未到這地步的人。說也沒用。所謂。「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

照顧話頭與反聞聞自性

或問。「觀音菩薩的反聞聞自性。怎見得是參禪。」我方說照顧話頭。就是教你時時刻刻單單的的一念迴光返照。這「不生不滅」（話頭）反聞聞自性。也是教你時時刻刻單單的的一念反聞聞自性。「迴」就是反。「不生不滅」就是自性。「聞」和「照」雖順流時循聲逐色。聽不越於聲。見不超於色。分別顯然。但逆流時反觀自性。不去循聲逐色。則原是一精明。「聞」和「照」沒有兩樣。我們要知道。所謂照顧話頭。所謂反聞自性。絕對不是用眼睛來看。也不是用耳朵來聽。若用眼睛來看。或耳朵來聽。便是循聲逐色。被物所轉。叫做順流。若單單的的一念在「不生不滅」中。不去循聲逐色。就叫做逆流。叫做照顧話頭。也叫做反聞自性。

生死心切與發長遠心

參禪最要生死心切。和發長遠心。若生死心不切。則疑情不發。功夫做不上。若沒有長遠心。則一曝十寒。功夫不成片。只要有個長遠切心。真疑便發。真疑發時。塵勞煩惱不息而自息。時節一到。自然水到渠成。

我說個親眼着見的故事給你們聽。前清庚子年間。八國聯軍入京。我那時跟光緒帝慈禧太后們一起走。中間有一段徒步向陝西方面跑。每日跑幾十里路。幾天沒有飯喫。路上有一個老百姓。進貢了一點番薯藤。給光緒帝。他喫了還問那人是什麼東西。這麼好喫。你想皇帝平日好大的架子。多大的威風。那曾跑過幾步路。那曾餓過半頓肚子。那曾喫過番薯藤。到那時架子也不擺了。威風也不逞了。路也跑得了。肚子也餓得了。菜根也喫得了。爲什麼他這樣放得下。因爲聯軍想要他的命。他一心想逃命呀。可是後來議好和。御駕回京。架子又擺起來了。威風又逞起來了。路又跑不得了。肚子餓不得了。稍不高興的東西也喫不下咽了。爲甚他那時又放不下了。因爲聯軍已不要他的命。他已沒有逃命的心了。假使他時常將逃命時的心腸來辦道。還有什麼不了。可惜沒個長遠心。遇着順境。故態復萌。

諸位同參呀。無常殺鬼。正時刻要我們的命。他永不肯同我們「議和」的呀。快發個長遠

切心。來了生脫死吧。高峯妙祖說「參禪若要尅日成功。如墮千丈井底相似。從朝至暮。從暮至朝。千思想萬思想單單是箇求出之心。究竟決無二念。誠能如是施功。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若不徹去高峯今日犯大妄語。永墮拔舌泥犂。」他老人家也一樣大悲心切。恐怕我們發不起長遠切心。故發這麼重誓來向我們保證。

用功兩種難易

用功人有兩種難易。(一)初用心的難易。(二)老用心的難易。

初用心的難易

初用心難——偷心不死

初用心的通病。就是妄想習氣放不下來。無明。貢高。嫉妬。障礙。貪嗔癡愛。懶做好喫。是非人我。漲滿一大肚皮。那能與道相應。或有些是個公子哥兒出身。習氣不忘。一些委屈也受不得。半點苦頭也喫不得。那能用功辦道。他沒有想想本師釋迦牟尼佛是個什麼人出家的。或有些識得幾個文字。便尋章摘句。將古人的言句作解會。還自以爲了不起。生大我慢。遇着一場大病。便叫苦連天。或臘月三十到來。便手忙脚亂。生平知解。一點用不着。纔悔之不及。

有點道心的人。又摸不着一個下手處。或有害怕妄想除又除不了。終日煩煩惱惱。自怨業障深重。因此退失道心。或有要和妄想拚命。憤憤然提拳鼓氣。挺胸睜眼。像煞有介事。要與妄想決一死戰。那知妄想却拚不了。倒弄得吐血發狂。或有怕落空。那知早已生出「鬼」空也空不掉。悟又悟不來。或有將心求悟。那知求悟道。想成佛。都是個大妄想。砂非飯本求到驢年也決定不得悟。或有碰到一兩枝靜香的。便生歡喜。那僅是盲眼烏龜鑽木孔。偶然碰着。不是實在功夫。歡喜魔早已附心了。或有靜中覺得清清淨淨很好過。動中又不行。因此避喧向寂。早做了動靜兩魔王的眷屬。諸如此類。很多很多。初用功摸不到路頭實在難。有覺無照。則散亂不能「落堂」。有照無覺。又坐在死水裏浸殺。

初用心的易——放下來單提一念

用功雖說難。但摸到頭路又很易。什麼是初用心的易呢。沒有什麼巧。放下來便是。放下個什麼。便是放下一切無明煩惱。怎樣纔可放下呢。我們也送過往生的。你試罵那死屍幾句。他也不動氣。打他幾棒。他也不還手。平日好打無明的也不打了。平日好名好利的也不要了。平日諸多習染的也沒有了。什麼也不分別了。什麼也放下了。諸位同參呀。我們這個軀壳子。一口氣不來。就是一具死屍。我們所以放不下。只因將它看重。方生出人我是非。愛憎

取捨。若認定這個軀殼子是具死屍。不去寶貴它。根本不把牠看作是我。還有什麼放不下。只要放得下。二六時中。不論行住坐臥。動靜閑忙。通身內外只是一個疑念。平平和和不斷的疑下去。不雜絲毫異念。一句話頭。如倚天長劍。魔來魔斬。佛來佛斬。不怕什麼妄想。有什麼打得你閑岔。那個去分動分靜。那個去着有着空。如果怕妄想又加一重妄想。覺清淨。早已不是清淨。怕落空。已經墮在有中。想成佛。早已入了魔道。所謂運水搬柴無非妙道。鋤田種地。總是禪機。不是一天盤起腿子打坐。纔算用功辦道的。

老用心的難易

老用心的難——百尺竿頭不能進步

什麼是老用心的難呢。老用心用到真疑現前的時候。有覺有照。仍屬生死。無覺無照。又落空亡。到這境地實在難。很多到此灑不脫。立在百尺竿頭。沒法進步的。有等因爲到了這境地。定中發點慧。領略古人幾則公案。便放下疑情。自以爲大徹大悟。吟詩作偈。瞬目揚眉。稱善知識。殊不知已爲魔眷。又有等錯會了達摩老人的「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和六祖的「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的意義。便以坐在枯木巖爲極則。這種人以化城爲寶所。認異地作家鄉。婆子燒庵。就是罵此等死漢。

老用心的易——綿密做去

什麼是老用心的易呢。到這時只要不自滿。不中輟綿綿密密做去。綿密中更綿密。微細中更微細。時節一到。桶底自然打脫。如或不然。找善知識抽釘拔楔去。

寒山大士頌云。「高高山頂上。四顧極無邊。靜坐無人識。孤月照寒泉。泉中且無月。月是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禪。」首二句。就是說獨露真常。不屬一切。盡大地光皎皎地。無絲毫障礙。次四句。是說真如妙體。凡夫固不能識。三世諸佛也找不到我的處所。故曰無人識。孤月照寒泉三句。是他老人家方便譬如這個境界。最後兩句。怕人認指作月。故特別提醒我們。凡此言說。都不是禪呀。

結論

就是我方纔說了一大堆。也是扯葛藤。打閑岔。凡有言說。都無實義。古德接人。非棒則喝。那有這樣囉索。不過今非昔比。不得不強作標月之指。諸位同參呀。究竟指是誰。月是誰。參。

參禪警語

心卽是佛。佛卽是覺。此一覺性。生佛平等。無有差別。空寂而了無一物。不受一法。無可修證。靈明而具足萬德。妙用恆沙。不假修證。只因衆生迷淪生死。經歷長劫。貪嗔癡愛。妄想執着。

染污已深。不得已而說修說證。所謂修者古人謂爲不祥之物。不得已而用焉。

此次打七。已經三個半七。還有三個半七。下三個半七。身心較爲純熟。用功當比前容易。諸位不可錯過因緣。務要在下三個半七內弄個水落石出。發明心地。纔不孤負這個難得的機緣。

這二十多天來。諸位一天到晚。起早睡遲。努力用功。結果出不了四種境界。一者。路頭還有搞不清的。話頭看不上。糊糊塗塗隨衆打盹。不是妄想紛飛。就是昏沈搖擺。二者。話頭看得上。有了點把握。但是死死握着一片敲門瓦子。念着「念佛是誰。」這個話頭。成了念話頭。以爲如此可以起疑情。得開悟。殊不知這是在話尾上用心。乃是生滅法。終不能到一念無生之地。暫用尚可。若執以爲究竟實法。何有悟道之期。晚近禪宗之所以不出人了。多緣誤於在話尾上用心。三者。有的會看話頭。能照顧現前一念無生。或知念佛是心。卽從此一念起處。驀直看到無念心相。逐漸過了寂靜。粗妄既息。得到輕安。就有了種種境界出現。有的不知身子坐在何處了。有的覺得身子輕飄飄的上騰了。有的見到可愛的人物而生歡喜心的。有的見到可怕的境界而生恐怖心的。有的起淫慾心的。種種不一。要知這都是魔。着卽成病。四者。有的業障較輕的。理路明白。用功恰當。已走上了正軌的。清清爽爽。妄想若歇。

身心自在。沒有什麼境界。到此地步。正好振起精神。用功向前。惟須注意枯木巖前岔路多。有的是在此昏沈而停住了。有的是得了點慧解。作詩作文。自以爲足。起貢高我慢。

以上四種境界都是病。我今與你們以對治之藥。第一如話頭未看上。妄想昏沈多的人。你還是看「念佛是誰」這個誰字。待看到妄想昏沈少。誰字不能忘了時。就看這一念起處。待一念不起時。即是無生。能看到一念無生。是名真看話頭。第二關於執着「念佛是誰」在話尾上用心。以生滅法爲是的人。也可照上述的意思。即向念起處看到一念無生去。第三關於觀無念已得寂靜輕安。而遇到任何境界的人。你只照顧本參話頭。一念不生。佛來佛斬。魔來魔斬。一概不理他。自然無事。不落羣邪。第四關於妄念已歇。清清爽爽。身心自在的人。應如古人所說。「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由一向至極處邁進。直至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再撒手縱橫去。

以上所說。都是對末法時期的鈍根人說的方法。其實宗門上上一乘。本師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拈花之旨。教外別傳。歷代祖師。惟傳一心。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落階級。不假修證。一言半句。即了無一法可得。無一法可修。當下就是。不起妄緣。即如如佛。那裏有許多閒話呢。

修與不修

講修行。講不修行。都是一句空話。你我透徹了自己這一段心光。當下了無其事。還說什麼修與不修。試看本師釋迦牟尼佛的表顯。出家訪道。苦行六年。證道夜覩明星歎曰『奇哉奇哉。大地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祇因妄想執着不能證得。若離妄想。則清淨智。自然智。無師智。自然現前。』以後說法四十九年。而曰「未說着一字。」自後歷代祖師。一脈相承。皆認定「心佛衆生三無差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橫說竪說。或棒或喝。都是斷除學者的妄想分別。要他直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假一點方便葛藤。說修說證。佛祖的意旨。我們也就皎然明白了。

你我現前這一念心。本來清淨。本自具足。周徧圓滿。妙用恆沙。與三世諸佛無異。但不思量善惡，與麼去。就可立地成佛。坐致天下太平。如此有甚麼行可修。講修行豈不是句空話嗎。但你我現前這一念心。向外馳求。妄想執着。不能脫離。自無始以來。輪轉生死。無明煩惱。愈染愈厚。初不知自心是佛。即知了。亦不肯承當。作不得主。沒有壯士斷腕的勇氣。長在妄想執着中過日子。上焉者。終日作模作樣。求禪求道。不能離於有心。下焉者。貪瞋癡愛。牢不可破。背道而馳。這兩種人。生死輪轉。沒有已時。講不修行。豈不又是空話。

所以大丈夫直截了當。深知古往今來事事物物。都是夢幻泡影。無有自性。人法頓空。萬緣俱息。一念萬年。直至無生。旁人看他穿衣喫飯。行住坐臥。一如常人。殊不知他安坐自己清淨太平家裏。享受無盡藏寶。無心無爲。自由自在。動靜如如。冷暖祇他自己知道。不惟三界六道的人天神鬼窺他不破。就是諸佛菩薩也奈他不何。這樣還說個甚麼修行與不修行呢。其次的人。就要發起志向。痛念生死。發慚愧心。起精進行。訪道力參。常求善知識。指示途徑。勘辨邪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漸臻於精純皎潔。這就不能說不修行了。

上來說的不免還上就下。仍屬一些葛藤。明眼人看來。要認爲「拖泥帶水。」然祖庭秋晚。去聖日遙。爲應羣機。不得已而如此。羅索究實論之。講修行。講不修行。確是空話。直下無事。本無一物。那容開口。菩薩呀。會嗎。

師公老和尚的開示

靈源

民國三十六年冬禪七中。我上方丈請開示。師公問我你用什麼工夫。我說。亦念佛。亦參禪。禪淨雙修。問。你既念佛如何能參禪呢。我說。我念佛時。意中含有是誰念佛的疑情。雖在念佛亦即是參禪也。問。有妄想也無。答。正念提起時。妄念亦常常在後面跟着發生。正念放下

時。妄念也無。清淨自在。師公說。此清淨自在。是懶惰懈怠。冷水泡石頭。修上一千年都是空過。必定要提起正念。勇猛參究。看出念佛的究竟是誰。纔能破參。你須精進的用功纔是。問。聞說師公在終南山入定十八天。是有心入呢。無心入呢。答。有心入定。必不能定。無心入定。如泥木偶像。制心一處。無事不辦。問。我要學師公入定。請師公傳授。答。非看話頭不可。問。如何叫話頭呢。答。「話」卽是妄想。自己與自己說話。在妄想未起處。觀照着。看如何是本來面目。名看話頭。妄想已起之時。仍舊提起正念。則邪念自滅。若隨着妄想轉。打坐無益。若提起正念。正念不懇切。話頭無力。妄念必起。故用功夫須勇猛精進。如喪考妣。古德云。學道猶如守禁城。緊把城頭守一場。不受一翻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這幾句話每次打七師公都要說的）若無妄想。亦無話頭。空心靜坐。冷水泡石頭。坐到無量劫亦無益處。參禪不參則已。既決心參。就要勇猛精進。如一人與萬人敵。直前毋退。放鬆不得。念佛亦是如此。持咒亦是如此。生死心切。一天緊似一天。功夫便有進步。

書問

上林主席書

衲 遵召來渝。主持法會。現已依法啟經。又蒙賜以多珍。除在佛前回向之外。并普結衆緣。本當趨府面謝。以修法期中。不便離壇。祇得在佛前祝願消災延壽。國運昌隆。以副盛意。現前未能民安國泰。固敵人之罪。而人心不古。同業所感。亦其原因也。主席遠見及此。發起修法息災。超薦亡者。用心之誠。人天普照。衲 無德。恐負重望。茲慈雲寺壇場設施。幸能如法。僧衆修持。亦甚誠懇。開壇之時。聞已佈告禁屠。開壇後閱諸報章。則禁屠未得切實執行。嘗問負責之人。則云因有種種關係。事非單純。勢難禁盡。衲 甚感不安。且主席倡起斯會。為護國息災。衲 之呈請施行五事。亦非為自己利益。想主席必能洞悉。若單拜四十九天大悲懺。仍不足以裨補於實際。非但有負主席之發心。人民之期望。衲 亦不願為徒託虛名之事也。此次主席代表。暨各長官均蒞壇拈香。待二期畢。當赴華嚴主持壇場。想亦必能如法也。主席發起大悲法會。此功德非但息災。即改變人心。止惡行善。收效應非鮮淺。但修法固仗僧伽之行持。而發起者之誠意。不能普及大衆。同時響應。恐於事理無益。故衲 未到渝前及到渝後。

函呈面陳。關於修法應施行五事。均蒙主席應允。准予實行。負責者亦已通告各省。祈禱茹素。望主席慈悲爲國爲民。曲加體察。允如所請。國家人民均蒙福澤。事關重大。臨書不勝惶恐之至。(一月十日)

附呈懇請施行五事

(一)大赦　(二)增廣賑濟難民　(三)禁止屠宰牲畜茹素放生

(四)減輕賦稅　(五)保護寺院及免僧役

復邵武雙泉寺沿山上人問楞嚴第六徵心文非知不知義

昨接大札。謂前有賜教。責未奉復。抱歉良深。因老朽去歲往渝數月。今春始返。還山後。即將南華常住職責交卸。移住雲門。因與曹溪交通不便。所有函件。諸多延滯。又因老病侵尋。文字緣薄。早經屢次申明。凡各處所來函件。辭謝不答。今仁者爲法心切。諮詢楞嚴妙義。朽智識淺薄。徒負虛名。倘若置之。恐辜盛意。不得已聊循經文。略敍鄙意。函問非知不知之義。以鄙見依經順文。解釋甚多。其明顯處。如尊者謂眼色爲緣。生於眼識。其意執定此心有相有處。向來認執此心。今上文既五處皆破。都無現量。疑此心決在根與塵之中間。故佛以兩種斥破。心不在根塵之中。設立二問審定。一佛言心若在根塵之中。此之心體。爲復與根塵兼

二。爲復與根塵不兼二。上以二種問定。下正分破。一先破兼二。佛言阿難。汝以此心。一半兼根。一半兼塵之二者。而此物與體兩下雜亂。何以物是塵本非有知。體是根原本有知。即今此物與體。一是有知。一是無知。物是根。塵是體。根與塵。成其兩立。汝執心在根塵之中。即中不成。兼二即不成。故云仍爲中二。破此心不兼根不兼塵云。二佛言阿難。汝若執此心不兼根不兼塵之二種。即成非知不知。何以汝此心體。既非根有知。又非根塵之無知。汝執心在中間。即今中無體性。故云中何爲相。總之一落方所。即有障礙。冥心合道。聖人以知爲衆妙之門。否則知却成閉塞。由人自妙用耳。此不過略述數言。還祈教正。

復觀本首座

來函知法體安好爲慰。前囑忌口之語。非謂不食也。恐師順衆多食而傷也。至云血氣已衰。你我已是風前殘燭。聽天由命。得過且過而已。而亦不得不保養。道人之保養。只在一切處無心。即真保養也。至在澳門功德林調養。本來辦道人何處不是家鄉。前因秀等誠心。故順伊等意。雲此次來粵償債。除師負責任外。粵中緇素。實難其人。今寺中大事無人幫手。啞子向誰訴說。故屢請回山。共守寒寂。聊述衷曲。故不能不累師之煩矣。

附澳門功德林函

虛公老和尙蓮座。敬維垂願入世。爲法轉輪。慈蔭妙雲。六千同覆。中天慧日。四海齊瞻。遙企名山。彌深景仰。謹陳者。澳門無量壽功德林。乃民國六年覩本大師未出家前所創辦。上奉老母。歸命導師。作淨話之團圓。聚多生之眷屬。於是一念莊嚴。具成功德。同人有願。爲發信心。欲宏普度之場。實現淨居之土。延請上海靈山寺朗林老和尙。南來主持。俾弘大法。詎料本年十一月廿一日朝公垂願往生圓寂。澳島誰爲提挈。恐難維持。僉議堅留本師主持林務。惟本師以假期屆滿。例應回山。既再謙辭。未蒙允諾。用特上稟。敬訴下情。願乞常寂之光。遍灌檀那之頂。准俟本師回山銷假。即派回澳主持。則林衆同遂雲霓之瞻。同人亦拜龍天之澤。不勝慶幸企禱之至。謹肅奉啟。敬頌法綏。澳門無量壽功德林董事鄭子健等和南　民國廿二年十二月

復蓮花山濟善上人

昨閱來書。慶慰無量。欣頌飽餐法喜。充滿禪悅。誠爲難得。若論此事。天然本具。有何差別。無言可說。理雖如是。然積習有厚薄之分。故喻化城寶所。仰山重法。不嫌香嚴之遙。雲門尊賢。不辭雪峯之遠。古範昭昭。百城烟水。究爲何事。由其根本智易得。差別智難明。故爾免不得許多麻煩也。

附贛北鄱陽蓮花山寺來書

久慕　慈雲。無緣禮見。思與時積。毋任神馳。晚出家一十四年。行年三十零一。宗教鑽尋。終是隔靴搔癢。殆有時節因緣。今冬漆桶始破。原來恁麼一段光景。豁爾虛空撞破。視之了無纖塵。呼之却也有聲。覓之無毫髮相狀。廣則橫徧十方。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善哉斯言。　附呈乙偈。還乞　老人爲我決擇。曰。這個物。太親切。了了無形狀。不得開口說。

復藏經會籌備諸公書

頃由南華轉來　貴會通知。及圓淨居士致觀本法師函。奉讀之下。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者。藏經自雍正重修之後。至今二百餘年。未曾整理。今茲重修。實爲盛事。懼者。藏經爲法門命脈。國家大典。非具金剛正眼。鐵面無私之決心。殊難圓成盛舉。考歷朝修藏。由送選大德高僧。及朝士大夫深諳內典者。動經百數十人。費時甚久。用款甚鉅。重重選擇。對於去取。尚有許多不當之處。或者情出一面。未足爲人天正眼。亦爲之存傳。而高峯楚石。都堂諸祖著述。反爲遺棄未收。此修藏之難也。今　貴會各自發心。而國府袖手旁觀。未加贊許。茲事體大。尚望愼始。若爲繼續蒐羅近代大德事迹。不若如日本續藏之保存古蹟。猶爲易事。倘倡

編新藏。則尙祈審議。

又代觀本法師復圓淨居士書

頃由南華轉來法臺致觀本法師函。及藏經會通知單。謹悉一切。去歲之冬。戰爭平定。觀師來南華禮祖。旅途辛勞。感受風霜。不幸於年底圓寂於菩提精舍。臨終瑞相莊嚴。荼毘後有舍利甚多。惟法門棟樑。又折一柱。殊深痛惜也。承示重修藏經以雲爲首。殊感驚懼。雲不學無才。濫廁僧倫。毫無建樹。加以風燭殘年。僻居深山。惟修藏經一事。關係法門命脈。亦爲國家大典。非具金剛正眼。鐵面無私之決心。殊難完成盛舉。又憶曩昔有滬上諸名流。多係佛門弟子。倡修道藏。清濁不分。可勝痛惜。(下略)

復岐山海清大師關中書

來書質疑。本擬早復。奈因老病。對各處函件。均稽答復。情不得已也。至問用功境界。略循來意。聊敘其端。處報衆生之類。皆由妄想夙業。及習氣厚薄。招感昇沈。生出森羅境界。障閉無明。透露無期。被妄埋久矣。又復不信自心。本自具足。圓滿普遍。絕諸障礙。不屬迷悟善惡好醜者。須知圓妙本體。亘古靈明。絕諸明言對待。了無一法可得。而衆生妄想顛倒。晝夜癡狂。今者初心進修。一門深入。楞嚴二十五聖。修持行門各別。皆證圓通。至於禪宗一法。捷出一

切。故稱教外別傳。不落言詮功勳。只在當下識得自心。并無奇特巧妙。今之學者。每多偷心。博覽古今言教。馳騁不捨。蘊集胸中。認作實法。誤為家珍。障塞悟門不淺。汝今先誓立一個決志。把這臭皮囊覷破。實非我的。通身放下了。諸世境。如夢幻泡影。於四威儀中。心若冰霜。單提一念話頭。不管此世他生。悟與不悟。掃滅這些雜念。獨顧疑情現前。綿綿無間。寂照分明。無墮沉浮。及空頑無記。密密打成一片。勿貪玄妙空幽。聰慧神異。總有悟徹時期。如其胸中尚有絲毫凝滯。盡落今時。總為魔境。

復鼎湖山巽海上座

老益精進。為道殷勤。飽餐法味。至慰。雲龍鍾殘朽。視聽失聰。徒負虛名。銜感聽眾。今為償債祖庭。事繁任重。昨承法諭。謙詢般若深義。如斯妙典。實欠精研。向以文字緣薄。疏忽遲復。諸乞諒之。師持金剛經。皆因夙植多種善根而得。如是然世人有如理如事者。深淺不同。若得理益。證實相般若。若得事益。證文字般若。如六祖聞應無所住。在黃梅三鼓入室。所證者。即與諸佛齊等。實相般若也。如德山祖師。初講金剛經開悟世人。自至龍潭一場懡㦬。斯即文字般若也。法達禪師持法華經見六祖。祖不允許。首山在風穴誦法華。受心印。此略舉古人獲益之概。至論楞嚴云。理雖頓悟。事乃漸除。尊者謂。希更審除微細惑。故古人以理去事。打

掃現業流識。切須仔細究竟此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師年高德重。深契般若。大有因緣。甚爲難得乞善保任。

復新架坡普陀寺轉道和尚

竊念祖庭零落。既任仔肩。當始終其事。今處此時局。顧念三位祖師真身所在。既是一脈兒孫。責在藐躬。安忍拋棄。人生假體。本是空花。有何輕重。祇以隨緣運任。逆來順受。倘祖師遺蛻。劫運亦且難逃。則祇有相與存亡。同歸於盡而已。所不能去心者。顧此十方來衆。同爲宗下兒孫。涉遠逃災。前來依止。安忍拒絕。現計堂中食指三百餘衆。烽火之厄。尚無已時。雖佛祖龍天。冥加庇護。不曾別遭險事。然首陽薇蕨。眼前將盡。亦惟有隨夷齊一路。同作餓莩耳。我公熱腸。素所欽佩。來教稱此後若有相當因緣。雖毫釐亦當爲力。願仗公福。現身爲流水長者。濟彼池魚。縱西江一勺。涸轍之鮒。亦同拜恩無盡也。

復韜公老法師

接讀大札。知盡心盡力。爲法爲人。既羨且慰。承囑爲法藏寺書一聯。自愧無文。曷敢當此。過蒙愛及。聊且塞責。勉撰二聯。另郵呈閱。祈酌捨取。上款亦然。如以爲寫作皆不足取。望代另撰書文爲幸。拙聯二首。其一。「東西佛誠實言。南北佛誠實言。上下佛誠實言。爲我護念見

此佛。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問君買餅點何心。」其二。「舉手低頭皆當作佛。出息入息轉如是經。」雲自到曹溪。忽已數年。爲工程所役。堂舍多未完成。但殘軀幸庇平安。聊堪告慰耳。

復陶冶公居士

承示　撝謙過當。雖君子善頌。然雲何敢當。佛謂豪貴學道難。廣學博究尤難。居士於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之旨。既有入處。現又恰寓重慶。歇馬鄉高台坵。第二號。正好體會。果能狂心頓歇。選佛場中。稱第一法門。則透過禪關。在世間則高耀名宿。然後廣度有情。雖云落在第二。方之終去一坵。此乃居士之願也。謂遇境恆爲物轉。望點化垂詢。雲實慚惶。敢借古德遺訓。互相研味。宗鏡錄末後垂示有偈云。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若問吾宗旨。泥牛水上行。趙州老人上堂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地。甚麼處着。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重蒙垂詢。即是前義。謬爲取法名寬治。字佛爐。并付歸依牒一紙。望檢收。玉老昔時與雲同參江天禪寺。丁丑示寂。聞之惕然。五陰虛幻。三界無安。願與居士共勉之。

答陶冶公居士十二問

（一）問　經云理可頓悟。若人信得自心之理。可稱悟否。抑屬知解。不名爲悟。

答頓悟斷惑親見。名正見。由聞入信。惑業未脫。名爲知解。

（二）問　所謂實悟者。果別有一番境界。剎那真性流露耶。

答喻以二人。一人親到縉雲山。一目了然。一人未到。依圖表說。疑惑不無。

（三）問　小疑小悟。大疑大悟。其界說如何。亦同三關否。

答由習有厚薄。權有關辨之說。若本具自性。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四）問　祖云若人一念頓了自心。是名爲心。作何解說。

答果真明自心。如伶人登臺。一任悲喜。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五）問　參話頭。看起看落。執者爲當。真參實學下手工夫如何。

答若真用功人。法法皆圓。若初心人。返觀能參看者是誰。

（六）問　欲塞意根。除着看話頭。尚有其他方便否。

答放下一着。

（七）問　吾人日常見色聞聲。是真性起用否。抑係識用事耶。

答是則總是。非則皆非。

（八）問　欲在一念未生前着力。有何方便。

答早生了也。

（九）問　宗云何離心意識參。意識當離。心性亦應離乎。離之云者。殆卽無住心之謂歟。

答是離離者。

（十）問　欲做反聞聞自性工夫。但耳不能如眼之可以閉而不見。有何方便。

答心不逐境。境不礙人。返是何物。

（十一）問　獨頭意識從何而來。起時如何對治。

答來亦是幻。對治什麽。

（十二）問　若人信得及。卽心卽佛。平日但做保任工夫。不令走作攀緣。不參話頭可乎。

答知卽便休。參與不參。妄想恁麽。

復圓瑛法師

頃奉來函。謂接待圓明講席事忙。真乘願再來。赴應濁運。砥柱中流。弘法自務。導化遐邇。不辭勞瘁。僧俗均賴。想諸佛祖於大寂定中。欣讚無量。雲識淺德薄。鼓山數年。實出不得已也。

今老病催逐。風燭殘年。不過勉支一時。久待賢能。誰知鼓山交典未克。而粵中夙債忽催。豈非羅網自投。今到曹溪。雖是祖庭。早成蔓草荆棘。百無一就。既已來之則安之。莫非定業。因茲二邊都是祖庭。如其不顧。甚怖因果相加。自維力弱。實難全負。故於鼓山無能顧及。前曾屢函告辭。請舉高德。昨常住遣復寶二監院來粵商。特修蕪函。派二師前來禮座面呈一切。望　公不吝慈悲。分神祖剎。則常住幸甚。大衆幸甚。不必再議選舉。伏祈法駕早降。龍天同感。

復雲南圓通寺自性宏淨二和尚

想汝等白業增進。行願堅深。爲慰。朽爲孽緣所羈。夙債難却。脫却一籠。又投一網。莫非定業。現今身體朽壞。百不能爲。加之常住空虛。人財兩乏。遭茲時局困苦萬般。夏間至港二月餘。捐募不多。回山未久。身患重病。至今尚未復原。接汝來函。謂住持丹霞圓通寺。要續源流。聞之不禁悲喜交集。喜汝發心。是爲難得。悲斯時世。實非容易。見古人時時以道德爲念。度生爲懷。損己利人。果因不昧。愼重行持。切勿錯過。誡之誡之。再宏淨等前在南華。望爲相助。共扶祖庭。不料以諸緣未順而去。物件在寺。無人送返。茲將汝之衣被等。與人結緣。其餘書籍尚在。若觀看。可能郵寄。來函問源流。吾濟洞之法。均授汝師。應向汝師處要。乃爲合理。今問

吾要。汝是吾孫。吾若付汝。恐汝師有別意。若不付。又負汝誠意。吾今不得已。將汝與自性。各書一張。應低一字。乃爲合格。善自珍重。自性有嗣佛耀。吾有濟洞二法。均授耀師。耀既已授汝。都是一樣。吾若另書與汝。恐耀師不會意。如耀師授汝之卷。不是吾之法派。汝今定要吾之源流。汝乃吾戒子。侍吾已辛苦多年。吾若不書。恐動汝念。今不得已書付。善自護持。朽因病嫌煩。概杜筆硯。及交通隔礙。故復函遲延。再汝將自悟修圓佛耀恍然等。吾書伊之表信偈及派名。錄抄一份來。現時滇中緇素情形近況。得便錄來。以慰遠念。

復郭涵齋寬慧居士

衲爲南華建設計畫。常時發生種種困難。其間尤以塑佛像事。爲難更甚。不得已赴香港作將伯之呼。甫於古曆本月初四返寺。案列手書二件。及寶公大札一件。均閱悉。承蒙寶公及諸檀那不棄。以大溈山家風囑咐。殊不敢當。然藉此可以償回鄉之願。亦是快事。惟南華功行。至圓滿之日尚遠。觀本監院。今春放戒。另有其他因緣。衲並未將南華寺傳與。不過仿福建鼓山舊例。臨時開戒一期而已。遠道傳聞。或有失實。況修造南華。值此進退維谷。萬分困難之際。此事既由衲擔任。似有全始全終之必要。更不能因困難而退。就此卸責。衲既不能離南華。自難分身於南嶽。只得有負雅愛及寶公盛情。疚歉之處。容後領責。講經一節。亦姑

俟諸將來也。此間荷六祖庇蔭。一切甚為安全。敵機雖常過境。幷無舉動。南華又與市鎮遠隔。似無其他危險。如風聲緊急。請至荒山暫避何如。

附錄郭涵齋寬慧居士來書（其一）

師尊座下。昨上一牋。諒蒙　垂察。湘省近來信佛者多。苦無領導。吾師為宗門山斗。後進楷模。故敢請屈駕回鄉。講經開示。俾末法衆生。發生善根。增長慧命。亦息災救劫之初願也。瞻望杖錫。毋任迫切。

（其二）

師尊座下。久疏牋問。孺慕彌深。敬維杖履康強為祝。南華修造。計必日新。聞寺事正交觀本法師。傳付得人。道場光大。幸慰無量。廣州連被敵機轟炸。摧殘達於極點。聞曲江亦時虞不靖。不審南華可安居否。此間居士林同人。擬接法駕還湘暫避。去春曾聞吾師談及出家後。迄今未回鄉。如精神尚健。為桑梓弘法一行。亦是一段大因緣。在四衆中莫不馨香禱祝者也。大溈密印寺。粗具規模。一切尚須整理。寶生大師備函奉請駐錫茲山。出於至誠。山中與外緣隔絕。洵為高年養靜之地。於工程經費瑣屑之事。決不敢以此上累清修也。禪宗衰替。繼續乏人。孤負祖庭。令人增歎。務懇俯允賁臨。成就衆

生之願爲荷。如已定局。請卽電示。或快函告知。以便由林中寺中公推二人加函前往歡迎也。

弟子 郭寬慧頂禮 六月十一日

復遠峯（在滇還俗）

昨接來函。驚喜交集。何也。驚者驚歎法門不幸。豈是水淺難潛鯤鯨乎。非也。若其然者。清祖豈肯棄其帝位而披緇。總之菩薩濟世。悲願宏深。隨機示現。順逆皆方便。豈定相乎。是以明祖由釋而作國主。振興大教。誰能測之。朽憶侍者於鼓山。捨雙指而奉佛。何其精進。何其勇猛。豈有我哉。爲衆所欽。尤屬難得。今茲和光。豈廣孝再臨。又法門不幸之大幸也。因之喜出望外。至於大作二章。令和。朽生平文字緣薄。平仄不解。音調不諧。諒已洞悉。聊附蕘語一章見笑。

雁音從空來。擬議意難開。昔是吾侍者。亦或將相材。世事苦難測。善哉抑苦哉。化身無定相。何事起驚猜。

揚州鄧契一居士問念佛

答。世人若真爲生死念佛。貴先放下萬緣。果能放下。情不戀世。於二六時中。將一句彌陀放

在心裏。念念不間。念來念去。心口如一。不念自念。念至一心不亂。休管生與不生。莫問佛接不接。直至臨終寸絲不挂。自然決定往生無疑矣。又問。參禪念佛同否。以偈答云。佛說一切法。莫非表顯心。安得禪淨門。妄自判淺深。一稱南無佛。心光自發宣。了此話頭源。當下達本宗。識茲佛來去。參禪證無生。動靜是如如。淨土即此間。又云。時人念佛願生西。生貴信行願力堅。懺悔現前猶放下。恆憶佛號在心田。四句百非一齊遣。直使妄念絕所緣。行人志能力行去。西方此土一齊圓。

示王居士竹村寬禪說性

處此身中者。謂之性。而不知生天地備萬物皆性也。是天地萬物者。此性之現量也。大其性。則盡虛空法界。居吾性內。故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佛為一大事出現於世。不過教人明此道。復此性而已。

復大溈山寶生和尚

久耳令譽。時深仰慕。接奉華翰。以　貴山事見囑。尤使　雲惶愧無地。雲為南華寺事。已成觸藩之勢。此次不得已躬詣香港作沿門乞。當此非常時期。所謂十叩柴扉九不開。雖有成效。預計尚遠。亦只得竭力做去。鞠躬盡瘁而已。大溈賴　法座住持。已有得人之慶。行見宗風

再振。祖庭重光。無容雲 作續貂之舉。況雲 對南華萬無輕離之理。除已復郭居士外。特達
座前。務祈慈悲爲密印全其始終。不避勞怨不辭艱辛。經云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
佛恩。斯言雲 願與 法座共勉之。

附錄溈山寶生和尙來函

久仰 慈範。愧未親近。每憶法座。無不神馳左右。遙想
法躬康泰爲慰。逕啟者。甯鄉大溈山密印寺。爲我湘省最著名的大刹。爲溈仰宗發祥之地。公所知也。民國初元。爲匪所燒。琳宮梵宇盡成灰燼。嗣省垣各宰官居士。舉弟住持寺事。蒙龍天護法各宰官居士維持。大殿禪堂齋堂僧寮山門。漸次告成。而寺中之規矩頹廢已久。後之學者及住僧。莫知所宗。弟住衡嶽時多。不能分身。密印苟不得人。禪燈難續。我公爲禪宗大匠。現代衲子過南嶽。無一不道及我公之禪風。弟與各宰官居士言時。各皆發歡喜心。願得公爲該寺住持。俾祐祖法炬。暗而復明。我公乘大願船。決不吝法伏願法駕早降祖庭。不但大溈幸甚。而我湘省之人民。獲大福利無窮矣。速賜佳音。

復慧融和尙

雲曰前爲南華事。有香港之行。本月初四日始返曹溪。此行計一月有餘。當此非常時期。亦無甚成效。回寺得閱大札。不勝詫異。　此事古曆二月間有貴省人證蓮明海二師。據云。俗係胞兄弟。來敝寺討單進禪堂。後於入室時。道及擬請　雲至貴寺云云。雲卽嚴辭却之。該二師於三月間溜單他去。雲對此事早已忘却。亦無派人前赴

貴寺偵察等事。至云差遣僧士一節。敝寺正感人才缺乏。自顧不暇。亦不敢冒昧派差。大和尚過信人言。致有此誤會。在貴寺無論何事。既有地方檀越。又有佛教會及政府機關團體。自能料理。雲遠居廣東。相隔太遠。更自問何人。敢有此權力。遠及鄰省耶。總之捧讀大和尚來書。具見謙謙有德。且懷重振祖風之宏願。尚希發勇猛心。努力做去。一面與當地宰官居士。同心協力。何患不能興利除弊。重建大慧之法幢。恢復靈巖之令譽。爲期必不甚遠也。雲下風遜聽。亦爲之欣幸無已。惟祈大雄大力。不避勞怨。不辭艱難困苦。勉力行之。

附錄慧融大和尚來書

後學久仰圓音。高唱於南華。自愧障深。未克親炙於座右。斯乃善根鮮薄之所招感也。竊思了山靈巖寺。贛南唯一之禪席。創自南唐普舉禪師。於茲開山。由是高僧疊出。禪德踵至。大慧杲於此高建法幢。因此靈巖之名更加顯著。自前清兵燹後。至光緒初年。

吾祖普會老人募建梵宇。恢復舊規。今大殿外四圍。均有碑記。普老西歸後。以其剃度子孫住持斯席。均各飽私囊。經二十餘年之習慣。一時難以頓除。後學每思滿吾祖十方叢林之心願。半年以來。終成畫餅。辱承　和尚遣忠亮大師來山。偵察一切。幷云我師老人慈允差遣有德僧士。飛錫降臨於靈巖。垂注法雨於嶺北。後學決意退讓。斷不附和子孫習慣之陋規。惟冀我公不悋法雲。懇踐前言。急遣大德上座三五位光臨庚地。扶持大慧杲禪師這根剎竿子。普令大地衆生。知有出身之路。如是方便功德。唯佛與佛乃能究竟其底源。後學不勝翹企之至。

復昆明孫樂佛海居士

昨由南華轉來大函。敬悉。與子別去二十餘寒暑矣。音問難詳。念念於懷。朽老矣。目昏手顫。筆墨早棄。對諸函札。少有相酬。閱大作數張甚佳。雖然如是。但此事於文墨。雖非即離。究竟實際。非語言文字。所謂說十分不如行證一分。昔夾山答法身之語。及至華亭。半點用不着。故古人一一從境緣叢裏。經數十年練磨。百折不撓。自信無疑。方能自由自在。倘有脫不去東瓜印子者。今人心澆薄。時勢失純。苟不深窮。恐宿棧道。望子努力。珍重。

復陳殊賢居士

來書云。壇經說東方人造罪求生西方等語。與蓮宗有無衝突一節。如今不說衝突與不衝突。試問自己疑他做甚麼。若疑諸佛菩薩說法有衝突。豈能垂教萬古。實在自己不能體會經義。若悟第一義。則無開口處。說個明心見性。已屬方便。豈有衝突之理。至此業已答復。若不會。且看世尊喚阿難托缽去。若依座主見解。不免依文解義。蓋當時六祖爲韋刺史說世尊在舍衛國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數有十萬八千。卽身中十惡八邪便是。等語。六祖言世尊在舍衛城西方引化經文。可知已明白淨土法門。斷無故違佛說。不過他隨緣說法。叫人了自性。識身中淨土。不可願東願西。向外馳求。應隨其心淨。卽佛土淨。後再曰人有兩種。法無兩般。卽法華經所謂惟此一事實。餘二卽非真也。所以當時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宏化天下。至今五燈燦耀。豈徒然哉。你我自慚不能領會玄旨。不是祖師有過。夫上天下雨。無私潤於枯林。佛願雖廣。難度無緣。阿難爲佛侍者。多聞第一。上有父爲國王。已不富而自貴。兄爲世尊。有吾不自修不能成佛之感。是知大地衆生。雖有佛性。要隨順修行。譬如金在礦裏。須經鍛鍊。方得受用也。再考我佛在天竺說西方。華夏之人。便指天竺爲西方。菩薩說法無法。令人背塵合覺。而衆生知見。多是背覺合塵。不能隨處解脫。喻如勸人不可心外覓佛。其人便執心爲佛。豈知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彌陀經云。若人念佛七

日一心不亂。彌陀便來接引。一心不亂者。卽是離念也。能做到離念工夫。何處不是淨土。故壇經云。悟人在處一般。佛言隨所住處恆安樂。此之謂也。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卽行十萬。後捨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及夫見了彌陀。又不生歡喜之心。則無時不在淨土。若在淨土。又無人我衆生壽者四相。則是眞實菩薩。到那時不管東西南北。無不自在矣。豈復斷惑。

致鼓山盛慧復騰二長老書

外寇深侵。人心散亂。法門衰落。更不堪言。如棘刺心。悲何能已。但僧伽不可以時當末法。聽其浮沈。此常人之情。非佛子之本色也。南華此次傳戒。爲時甚迫。而修圓和尚以滇省緇素挽留。行而復止。復仁亦已退院。一時乏人負責。生旦淨丘。一身任之。雲門工程因爾停頓。吁。塵勞人世。貶眼百年。所謂人事卒難遂。年光不可留。是非橫劫掠。使我不自由。湧泉寺爲十方瞻仰之道場。幸勿再掛虛名。更增業障。望兩序上座。卽大衆師推請　盛慧老和尚負責住持。諸賢竭誠扶助。必使綱宗丕振。慧命永全。不絕獅絃。大開正眼。同抱程嬰杵臼之心。勿拘伯夷叔齊之節。此雲日夜薰香禱於佛前者也。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惟望大擂鼓山之鼓。齊撞法海之鐘。共警酣眠。自求多福。死中求活。時乎。

復潮州開元寺書

厚擾常住。瞥眼閱八月矣。宗門骨肉。我懷何如。老拙生平怕負虛名。無補實際。去秋所以代擬八款。希圖安定常住。本人既未接受名義。豈有派代表住持之說耶。事理顯然。而時值末化。法幢傾圮。挽救無力。此又智和尚所目覩者也。開元古剎。望諸公掌握。協同一心。而除憎愛。化毒藥以變醍醐。公推住持。共同扶助。同入無諍三昧。爲幸。

復湖南佛教居士林書

黃樂西居士。特來華翰。敬悉。辱承藻飾。慚愧莫名。經當隨時肅復。諒邀洞鑑。去冬周永覺居士到雲門山時。實以大覺寺偃祖道場工程拮据。苦無替手。未能應命。有負諸大賢希望。實爲佛祖之罪人也。昨日朱長松居士不憚跋涉。又分敦促。殊不知雲徒有虛名。無法可說。且首都福建江西香港再三邀約。派員坐俟。有如追逋。祇因目下南華待籌擺脫。非所謂三界塵勞如海闊。無今無古鬧聒聒乎。俟能分身。當圖敬恭桑梓。藉了因緣。然諸仁者這種願力。顯見菩提大心。早已莊嚴佛土。默感龍天矣。又奚必待雲之行耶。

復孫語默書

語默大居士慧察。敬復者。手書及佳作。伏讀甚善。循是行去。自多法益。從性起修。如揚順帆。

但當緘秘自持。步步踏着鼻孔。若見道人無淨穢可捨。西方只在脚跟下也。古人云。威音王前無師自悟者。悉屬魔外。蓋此蹊徑。四維上下。舉足皆非見道方修者。但可與言此處無東爪印子。縱印亦不能留痕跡。於大火聚中。俟有緣時。重爲商討。假令盲目肯定。是則違背祖範。揹則獲咎靡追。經教住世。聖賢可量。消歸自己。莫作能想。閱語錄則須具擇法眼。盡信書不如無書。校其與佛祖未說法前之原天書無異。方可。七十爲法。珍重。珍重。

復屈居士問法書

（上略）……承詢成佛。究爲三身齊現。具足一切神變功德。抑爲自心透脫。便算究竟等義。謹以薄識。略敘大概。論到此事。不無權實修證深淺因果之殊。至如實際理地。本無名言說相。但一法性身。常居法性土。離四句。絕百非。有何開口處。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如世尊掩室。文殊揮劍。淨名杜口。丹霞火燒。趙州謂不喜聞。德山以喝。雲門以棒。從上佛祖。無非顯茲妙義。不過宗門以直捷示人。截斷葛藤。故六祖答智通問。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祖已明示三身四智。神通妙用。不欠絲毫。至於權變方便說個佛字。皆是不得已也。宗門但論見性。不重禪定解脫。悟心之人。自解作活計。翻轉本體作工夫。終日使得十二時辰。是爲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善能調熟。不離當生。卽證聖果。六祖曰。

終身不退者。定入聖位。古云。頓悟初心。卽究竟圓極寂滅真如。宗鏡錄問。一心成佛之道。還假歷地位修證否。答此無住真心。實不可修。不可證。不可得。非取果故不可證。非着法。故不可得。非作法故不可修。若論地位。卽在世諦行門。亦不失理。以無位中論其位次。不可決定有無之執。經明十地差別。如空中鳥跡。若圓融門寂滅真如。有何次第。若行布門。對治習氣。昇進非無。若得直下無心。量出法界之外。何用更歷階梯。若未頓合無心。一念有異者。直以佛知見治之。究竟成佛果。不可偏執一見。成儱侗病也。昔皓月供奉問長沙岑曰。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未。岑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果上涅槃。岑曰。天下善知識未證。功未齊於諸聖。曰。未證何名善知識。岑曰。明見佛性。亦名善知識。問。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岑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又問。如何是因中涅槃。岑曰。大須知見地了徹。直與佛祖把手同行。但得因中涅槃。其多生熾然之結習。須次第盡。方得超出三界。楞嚴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惟宗下用功。水到渠成。超證十地等妙。有不期然而然也。阿難尊者云。不歷僧祇獲法身。永嘉云。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却阿鼻業。又云。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奈何行人。習有輕重。證有深淺不同。在諸大祖師證與佛齊。人法空。能所寂。煩惱菩提生死涅槃佛魔凡聖

等。悉是假名。經云。但以假名字。引道於世間。如伶人舞戲相似。終日喫飯。不曾齩着一粒米。終日穿衣。未曾沾得一縷紗。凡所施設。一切事務。如壽祖云。修習空花萬行。宴坐水月道場。降伏鏡裏魔軍。大作夢中佛事。餘或未及者。須由功業勵行為本修因。若不降心。而取證者。無有是處。

致倓虛法師函

倓老法師暨閤寺諸上座道鑒。茲由志蓮淨苑寄來尊處衣服等件。祇領之下。無任感激。伏維　老法師暨諸上座同袍高誼。遠念荒山貧困。惠予錦衣。當如法分給大眾結緣。遮身禦寒。茲代本寺大眾遙向　老法師暨諸上座遠致謝忱。耑此敬候

道安

虛雲合十　四月廿四日

答顧德穀任肇聰二居士問

問。方便求受五戒。與在戒堂中求受五戒。有何差別。

答。凡求戒者。照儀軌理應登壇。眼觀法相。耳聽羯磨。心生懺悔。易具功德。如以因緣不能登壇者。可請大德比丘在佛前方便授受。亦須深生懺悔。至誠求授始得。

問。求五戒後之男女居士。能否用優婆塞優婆夷名稱。

答。凡依大德比丘受歸依後。再受一戒二戒以至五戒的男居士就是優婆塞。女的就是優婆夷。

問。受方便五戒後。能否披戒衣。

答。既得大德比丘允許受持一戒以至五戒的人。均可披縵衣。五衣七衣等則不得披也。

問。優婆塞與優婆夷所披戒衣。係用五條抑用縵衣。

答。只可用縵衣。五條衣者須出家受沙彌戒時才能用。近來諸方傳戒。日期短促。三堂大戒。連著傳授。故五衣七衣十二條衣三者亦一次傳之。但必須受過沙彌戒和比丘戒後。才能披用。現在許多在家二衆弟子亦有披五條或七條衣。此實混濫輕慢佛制。罪過不小。

問。如據蕅益大師戒衣辨譌云。佛爲沙彌制二衣。一上衣。卽無縫袈裟。亦名縵條。色與比丘同。制與比丘異。但直縫之不許刺葉。故律部云。求寂之徒。縵條是服。輒披五衣。至爲罪濫。蓋沙彌雖已出家。尚未入僧寶數。是故五條猶不許服。況七條等乎。爲優婆塞。則合著無縫三衣。形與沙彌同。入壇行道。方許披之。平日不得披著。所以與沙彌別也。又蕅師戒衣辨譌第三條云。前人無知妄作。輒令優婆塞得披三衣。後人矯枉過正。並禁優婆塞不得著縵衣。三譌也。據此。則男女居士受五戒後。宜披縵衣。而現有披五衣者。似宜改正乎。

答。應更正。你這種寶貴意見。是正確的。

致馬來亞蔴坡劉寬正居士函三則（其一）

惠書及裝佛金功德均收。謝謝。居士既徘徊於禪淨之門。則何妨合禪淨而雙修。於動散之時。則持名念佛。靜坐之際。則一心參究念佛是誰。如斯二者。豈不兩全其美。居士眼目有疾。則宜稱念觀世音菩薩聖號。以求　大士慈光照觸。翳障消除。

（其二）

遙來雲箋。蒙惠修寺功德淨資。於二月十八日收訖。荷謝無任。居士處此擾擾塵寰。獨能道播蔴地。可謂火中青蓮。誠為難得。　令堂以古稀之年。信向念佛。而居士曲盡子道。善能喻慰。尤難得也。夫眾生真心本體。般若光明。堂堂獨露。但以妄想習氣（即粗浮貪瞋痴慢等、）時時發現。自障妙明。但將冷眼看破。放下便是。不必別求也。（能一心專念觀音聖號。淨念相續。便是放下第一法）遇難忍處須忍得過。難行處要行得過。惟淨業可修便修。於幻緣得過且過。習氣銷盡。菩提圓成矣。

（其三）

連惠兩書收悉。驚聞融熙逝世。不勝傷悼。惟人生有死。亦乃世間常態。三界無安。當深生怖

畏。直須痛念無常。信願念佛。求生淨土。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伏惟珍重。

復星洲卓義成居士

承問關於靜坐之事。雲亦是門外漢。今本同舟共濟精神。略伸管見如下。（一）靜坐不過是教行人返觀自性的一種方便方法。簡言其要。則在于繫念一句佛號。（或阿彌陀佛。或觀世音菩薩皆可。）心心相契。念念相續。由心而出。從耳而入。莫令間斷。果能如斯。則更無餘緣雜入矣。若能久久不退。彌勤彌專。轉持轉切。不分行住坐臥。豈覺動靜閑忙。便可一直到家。永生安養。居士才覺得有些定明澄澈之境。便生心動念而執著之。宜其不能進步。（二）靜坐宜取乎自然。身體有病。宜適當調養。不必勉強支持。修行用功不拘於行住坐臥也。（三）悟道不一定皆從靜坐得來。古德在作務行動中悟道者。不可勝數。悟道僅為真正修道的開始。由修而證。則神通不待求而自得矣。若專為求得神通而修行。是魔見。為學佛人所不齒者。（四）參禪念佛持咒等一切法門。皆教衆生破除妄念。顯自本心。佛法無高下。根機有利鈍。其中以念佛法門比較最為方便穩妥。居士受持佛說阿彌陀經。熟覽印光法師文鈔。若能依而行之。則淨土現成。萬修萬去。（五）葷食造殺害生。大違慈旨。令人智昧神昏。增長貪瞋婬慾。身後業案如山。冤怨債報。寧有了日。靜坐修行的目的。要了生死。

葷食則增加無邊生死。漏瓶盛油。虛勞精神。智者可以自審矣。蓮池大師戒殺放生文。當熟覽諦受。（六）靜坐如法。可使四大勻調。促進健康。（七）「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八萬四千法門。對治衆生八萬四千煩惱。莫不殊途同歸。惟當擇其契理契機者而修持之。（八）雲居山目前尚無傳戒條件。雲頹衰尤甚。恐不克舉行矣。（九）中國佛教在宗教政策保護下。提高了地位。純潔了組織。大有發展氣象。（十）請照歸依證所示。隨宜隨分。遵行修持之。綜觀所問情形。以居士程度。最好熟覽淨土十要。印光法師文鈔。龍舒淨土文等。當可獲得實際利益。常閱雲棲法彙。可融會一切法門。再閱淨土十要。龍舒淨土文使專門進步。萬無一失矣。

致南洋蘇坡劉寬簪居士函二則（其一）

惠書及功德淨資均收訖。謝甚。居士發無上心。求受三歸五戒。甚可嘉慰。然古云。受戒容易守戒難。願居士自受戒後。幸勿毀犯。今奉上歸戒證一紙。上有學佛須知。願居士遵而行之。自得解脫。

（其二）

冬月十四日惠函敬悉。山野衰病。久闕致候。忽蒙惠注。深為感慰。蓋因緣離合。浮生如幻。至

希達觀曠懷。逆來順受。於一切不如意境界。作隨緣消舊業想。自致安然自在。人生娑婆苦多樂少。居士能知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是已深得箇中旨趣。望以此自慰。常時念佛。勉修淨業。久則親承法益。災消福崇。所願遂意矣。

致越南宣聖法師函五則（其一）

客歲臘月十一日來函已悉。惠施謝甚。欲於自利利他事求一簡單開示。夫今法門式微。舉目滔滔。盡在名利人我中過活。求一真操實履者。殆不可得。仁者猶能殷勤向道。不忘己分。甚可喜慰也。蓋三界之中。無非牢獄。暫時歡樂。終歸無常。衆生燕雀處堂。罕思出離。若能痛念生死事大。勘破一切世情。若順若逆。總皆虛妄不實。過眼便是空花。獨一念持戒禮懺。篤信三寶之心。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而又專求己過。不責人非。步趨先聖先賢。不隨時流汩沒。庶幾信心日固。智慧日開。而生死可永脫耳。

（其二）

二月十七日來函閱悉。雲幻軀衰邁。時浸疾病。遠勞垂念。至爲感慰。月來漸轉恢復。希勿介注。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況以一息餘生。持此浮脆之軀。而爲客中之客。欲求無病。又何可得。至祈諸仁各自努力。拌此一生。冀求出離。是爲至要。

（其三）

二月廿七日來信收悉。陳炎松居士代匯淨資已於去年冬收到。當時事冗未覆。歉甚。至希致謝意。陳寬德居士請釋遠注雲居山寺現住衆百十餘人。自去秋蒙准加於國營雲山農場。爲僧伽生產隊。（由前僧伽農場脫胎而來）經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在不妨礙勞動生產時間外。宗教儀式個人修持。隨意照常。（過堂素齋生活照舊）至希諸仁及時努力。精進行道。切勿空過歲月。

（其四）

來函收悉。雲居建寺塑像。蒙諸善信暨仁者等大力惠助。現已大部竣工。雲甚感慰謝。現在進行山區建設展開生產躍進。僧衆忙碌。作務冗繁。故對佛像開光傳戒及小辰各項。均不舉行。幸希痛念無常。爲道精進。

（其五）

來信收悉。山中農禪生涯。自給豐足。茲復每畝增收糧穀一百六十斤。堪慰遠念。承仁者及諸善信感意隆厚。感謝殊甚。惟老病不堪。旦暮幻景。殆將不久。至希日後勿爲贅念。當各痛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精進淨業。勿空過光陰。勿負此人身。切切至要。

〔編者案〕師往來書問。其開示法要可傳者何止千函。雲門浩劫。毀於一旦。多方蒐集。僅此戔戔。百餘歲光陰。千秋文字。有不勝其感喟者矣。

序文記傳銘說題跋

鼓山湧泉禪寺經板目錄序

宋儒有言。「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予於斯語。重有感焉。粵自騰蘭入漢。白馬馱經。乾竺貢書。代有增益。自東晉以迄南北朝。斯時佛法專重經教。世主以譯經為妙嚴。僧伽以試經而得度。說法以依經為本據。行道以轉經為功德。必至博通三藏。始稱法師。縱云究極一乘。罔識真藥。是故正法眼藏。以不立文字。目為虛妄。闡提佛性。以未見經文。爭相詰難。甚至重溟五舶。預言被擯於關中。面壁九年。達摩見毒於熊耳。以膠柱而鼓瑟。遂飲水而分河。此圭峯禪源諸詮集之所由作也。李唐以降。拈花一脈。五宗分化。禪德輩出。類多博該三學。於是禪教始漸融通。試觀少室以楞伽為印心。東山以金剛為下種。乃至字則不識。義即請問。壇經不乏說教之文。讀經看教。宛轉歸己。百丈所許自由之分。凡茲理事。明示風規。若夫金彈銀彈之權譬。佛說魔說之諸訛。拈止啼錢。勦絕兒孫解路。搵塗毒鼓。死盡魔外偷心。甚至把斷要津。喝佛罵祖。直目三乘十二分教。為拭瘡疣紙。自非親乘入室之真子。罔知格外提持之着落。以死語會。則禍事矣。迨其末流。執指忘月。棄金擔麻。未解得魚而忘筌。

不免因噎而廢食。禪教聚訟。又極紛紜。此又永明宗鏡錄之所由作也。古德云。「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參禪須開宗眼。閱教須明教義。此當人脚跟下事。切忌自瞞。自救不了。諍論奚為。耽著鬼家活計。與入海算沙相較。其能免於五十百步之誚乎。石鼓湧泉自華嚴開山。與聖闡化。演曹源之一滴。跨石門以千年。其間列祖列宗。諦造艱難。凡屬後昆。飲水思源。皆當敬念。卽以流通經教一端而論。溯自閩王貢寫本之祕笈。歲久無徵。元刻剩般若之殘篇。待補全帙。有明而後。南板初來。梵篋散藏。繼得全書。逮於清初。乃頒龍藏之賜書。迨及康熙。復鋟永通之板片。其間耗心血。費淨財。蒙艱貞。糜歲月。如永覺請經之記。乃冒萬死。紫柏刻經之願。盡此勞生。或舍利同供。建設正法藏殿。擲千萬金於五楹。或缽資罄捨。裝修殘破古經。積廿二年如一日。今者吾輩幸沾法乳。應思先進賢勞。我佛妙演圓音。當體法王聖訓。又豈可捨野狐之涎唾。自居無孔鐵錐。巢蟭螟於眉睫。甘作不快漆桶。遂令龍宮祕藏。化為蟫蠹之叢。鷲嶺玄文。訛作烏焉之馬。爰擬清釐。重記目錄。依補亡之例。立整理之條。加丹黃之標籤。分隋冊之部居。考譯撰之人名。紀鋟梓之年代。命門人明一觀本依此法式。循而考之。缺者補之。經夏告竣。成此經目一卷。題曰鼓山湧泉禪寺經板目錄。查其鈎稽。尚能如例。昔為霖霈祖於清康熙年間。嘗有鼓山永通齋流通法寶畫一經目。刊行於

世。迄今逾二百年。幣價相懸。奚翅天淵。各籍價目。尚待改訂。故缺而不錄。予之亟亟於此。所冀禪講四衆。宗通說通。追縱古人得髓之真傳。勿忘先德嘉惠之至意云爾。

民國二十一年歲次壬申月　幻遊比丘虛雲敘於鼓山聖箭堂

影印宋磧砂版大藏經序

虛雲自承乏鼓山以來。每思前明永覺諸祖。所辦永通齋鋟板流通法寶事業。及羅致藏典。以普益後人之困難。當崇禎初元。親至浙江嘉興。請方冊藏經。扶病冒暑。復值海潮汎濫之變。遇險者三。瀕死者再。乃得法寶而歸。逮至有清。康熙雍正乾隆代有所賚。汪洋法海。寺衆隨機飲啄。不可不為本山之厚幸。然惟靜恆濤諸祖而後。經板既專理無人。遺著亦散佚無著。虛雲屢欲搜殘補缺。以繼承先志。以常住淡泊。力有未逮。去歲壬申。承檀越葉恭綽居士。賚以商務印書館癸亥所刻續藏全部。檢閱禪教律淨諸部門。見鼓山列祖遺著多已搜入。喜不自勝。惟霖祖華嚴疏論纂要之鉅帙。竟付缺如。其他霖祖以下之語錄遺著。亦有多種均未搜採。而殘篇斷簡。本山亦已缺佚不全。緬懷先代精神心血。留此遺澤。垂訓當來。後世子孫。不能保守。以至湮沒。常用疚心。去夏蒐羅廢帙。竟發現宋哲經板之大般若經。大涅槃經。大寶積經。共計數百冊。梵筴雖已不全。脈望幸未災及。獲此瑰寶。視為奇緣。鈔補裝潢。七

閱月而竣事。是誠本山閩忠懿王賜藏以後。碩果僅存之紀念品也。今聞朱慶瀾居士以施賑至關中。發見宋磧砂藏經。不禁歡喜讚歎。居士素以法施爲志。見此瑰寶。不能自已。即向陝省當局謀。影印之議既洽。乃如滬與葉居士暨諸上善人發起影印磧砂藏經事業。自民國辛未始事。閱今已歷三年。爲法之勤。至足欽佩。近更以所缺損之二百餘卷帙。徵得敝寺之大般若寶積等經。及其他宋元善本補而足之。斯誠希世之珍也。法藏不可思議之大業。不意於末法時期。乃得覯此集大成之偉略。不特於佛法上放一異彩。吾知公等弘法之大願。對此時機。當是冥受付囑而來者。何以故。方今佛化西漸。其機已動。歐美學者。向祇注目小乘。視錫蘭爲教典薈萃之地。近日漸知北派尚有大乘梵典。遂於尼泊爾等處。肆力搜求。而尚未知我國自唐以來所譯梵筴之富。自宋以來校刊梵冊之偉然大觀也。公等之扶持正法眼藏。虛雲謹拈雲門一字。以爲之頌曰「普」

民國二十三年歲次甲戌元旦後十日虛雲謹敘於聖箭堂

修補古經跋言

此大般若經六百卷。大寶積經百二十卷。大涅槃經四十卷。皆延祐間。福建省嗣教陳覺琳刻。相沿庋置法堂中。我鼓山湧泉寺明清以來。四賜龍藏。而此本久無人披讀。莫知其全缺

也。今年夏。門人觀本明一始出而檢之。三經共殘缺四十餘卷。知客清福師倡募裝潢。而首座慈舟法師。西堂寶山師。暨宗壽。與證。通化。聖修。純果。法真。龍洸。慎足。傳道。澄朗。優定。能復。諸師等。復發心手鈔。足其卷數。此三部古本大經。乃煥然復新。余朝夕肅然。若對古佛也。考延祐當元中葉。迄今近七百年。人世滄桑之變。不知凡幾。而此三經者。巍然尚存。雖久置不檢。而幸免于潮蠹之壞。不可謂非神龍保護之力矣。工既竣。述其原委于此。並刊列出資芳名于每函之後。俾並垂不朽云。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歲季秋　湧泉寺住持虛雲敬識

增訂佛祖道影傳贊

有清光緒庚辰。蘇州瑪瑙經房。刊行佛祖道影一書。出自守一大師手訂。合真寂雲福先後兩刊本。編爲四卷。凡二百四十尊。據其自序緣起。先獲雲福刻宗門正脈道影殘本。遲之又久。乃得真寂本於楊仁山居士。楊又得之於心月上人云。查續藏載憨山大師撰八十八祖傳贊。蓋爲題紫柏老人屬丁雲鵬臨摹牛頭藏本而作。爲專刊道影之濫觴。今茲不獨丁本失傳。即求真寂雲福初刊本。亦不易復得矣。鼓山舊藏列祖道影。成於　永覺老人主法之時。自迦文欽光以次。凡百有三十尊。各繫贊語。崇禎戊寅。於住真寂日刊行。即所謂真寂本

是也。日久散失。後二十有四年康熙壬寅。其嗣法　爲霖大師。得原本於泉之開元。僅存七十餘尊。重事徵補。得四十七尊。合　永祖者爲一百二十二尊。並加題記。庋於藏經殿。今又二百七十餘年矣。代移時異。幸龍天守護。僅軼五尊。存者一百一十七尊。皆完整無損。雲住茲山。獲覩是冊。持與蘇州本相校。同者一百零八尊。傳贊皆仍　永覺老人舊題。禪誦之餘。復加徵集。續得若干尊。其原有傳贊者。多存其舊。無者爲之僭補。依世次編入。至蘇州本所列世系。間有訛誤。另加考正。都爲三百十一尊。敬謹壽之梨棗。冀普同供養。咸植勝因。命名曰。增訂佛祖道影。示仍依守一大師原本。第加增訂而已。至康雍以還。諸山名宿影像。徵集容有未周。則限於時與力。補闕拾遺。俟諸異日。昔世尊入寂。阿難結集於靈山。慈氏待來。迦葉持衣於雞足。慧命慈燈。賴以賡續。雲生丁末造。望道未見。懼大法之將墮。歎善根之日薄。冀存象教。昭示方來。茲意上繼紫憨永霖諸師遺型。以報佛恩於萬一云爾。

佛曆二千九百六十二年（民國廿四）年乙亥　佛誕日

鼓山湧泉禪寺住持沙門虛雲序於聖箭堂

法系考正

南嶽下第六十世。東明旵祖之嗣法。有海舟永慈與海舟普慈二人。永住金陵東山。俗姓余。

普住杭州東明。俗姓錢。續指月錄兩存之。按天童密雲悟祖及錢謙益宗伯。皆爲普祖立傳。稱爲昱祖嗣法。祥符蔭宗統編年載萬曆六年辛酉。東明昱祖示寂。海舟普慈嗣法。據上所記。應將南嶽六十一世海舟永慈改定爲東明普慈。

青原下第四十五世。芙蓉楷祖嗣法。蘇州本依據位中符祖燈大統。逕列鹿門覺。將丹霞淳至天童淨中間五代削去。謂指月錄年歷差訛。以青州塔記爲據。而青州塔記顯出僞託云云。爲霖大師曾辨其謬。續指月錄引以爲證。按宗統編年。宋重和元年戊戌。楷祖示寂。丹霞淳嗣。淳祖蓋芙蓉嗣法二十六人中之上首也。明年淳祖示寂。眞歇了嗣。其後三十有四載。爲南宋紹興二十三年癸酉。了祖示寂。天童珏嗣。越十四載爲乾道四年戊子。珏祖示寂。雪竇鑑嗣。經四載爲乾道七年辛卯。鑑祖示寂。天童淨嗣。又二載爲乾道九年癸巳。淨祖示寂。鹿門覺始嗣。去楷祖示寂時歷五十有五年矣。何得竟以鹿門覺誤爲淨因覺顯紊世次。茲從傳燈及正續指月。列鹿門覺於天童嗣法。增補丹霞淳至天童淨五世。糾正位中符之謬。明三峯漢月法藏禪師。初秉拂於吳門北禪寺。嗣法天童悟祖。厥後三峯著五宗原以立異。悟祖不滿。遂至追拂。清世宗著揀魔辨異錄。於三峯一派。屏斥尤嚴。三峯不獲與臨濟兒孫之列。已成鐵案。惟三峯平日於法門不無建白。弘戒法儀。爲後世矜式。茲列三峯於尊宿卷

中示絶於悟祖。仍不泯其護教之功。

通鑑載明建文帝因燕王兵破金川門。帝發太祖遺篋。得楊應能度牒及緇衣。編修程濟曰。數也。因召主錄僧溥洽爲帝削髮。從水關中出。先入蜀。後入滇云云。今按雲南叢書滇釋記第二卷載。應文大師俗稱文和尚。明太祖長孫。故懿文太子之子也。建文四年時。燕王棣舉兵南伐。有內臣出高帝遺命。得度牒三。曰應文應能。應賢僧服如之。於是帝與御史葉希賢爲應文。應賢。吳王教授楊應能爲應能。並爲僧。編修程濟爲道人。遂從複道中出。歷遊吳楚黔粤。入滇居永昌白龍山。復結茅于鶴慶浪窮間。又駐錫武定獅子山。遺像袈裟猶存在滇。數十年間。常疏法華。楞嚴。間多題咏。後東歸。壽八十餘。坐化宮中。葬于西山。稱爲老佛云。按葉希賢楊應能。明史皆有本傳。建文殉國。皆稱殉難者也。滇釋記所載。當較詳實。又葉楊兩公之墓。尚在滇中洱源潛龍庵。即建文隱修之處。今第四卷建文更正爲應文。以矯正諸家之訛誤。並存隨從忠義之名焉。

阿若憍陳如尊者天竺

尊者中天竺人。系出世尊母族。世尊成道後。爲五人轉四諦法論。尊者居首。聞聲悟道。爲僧寶中第一。故世尊呼爲阿若憍陳如。亦名倶鄰。此名已知。或言無知者。非無所知。乃是知無

耳。

贊曰。

歌利揮劍。早已說破。鹿苑初唱。惟師首和。一個耳聾。一個話墮。熱瞞大地。居僧上座。

梁塢石月華智藥三藏尊者 天竺

師天竺人。梁天監元年航海達廣州。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於宋求那跋陀羅在法性寺所建戒壇之畔。誌曰後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演上乘。傳佛心印。求那建壇亦曾立碑曰。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天監元年壬午。至唐儀鳳五年丙子。凡百七十五年。六祖至此受戒弘法。兩師之言驗矣。師復由南海經曹溪口。掬水而飮。謂徒曰。此水與西天無別。溪源必有勝地爲蘭若。至源上觀山水曰。宛如西天寶林山。謂居民曰。可於此建梵剎。名寶林。百七十年後。有菩薩來此演化。得道如林。皆如所識。幷建羅浮月華等寺。肉身現在月華寺。

贊曰。

西天來此。羊城植樹。飮水建剎。預待大士。懸讖百七。蒼生蒙度。留身月華。永灑甘露。

智巖禪師 迦葉至此三十三世 牛頭第二世

師曲陽華氏子。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郞將。累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八。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出家。一日晏坐。覩異僧長丈餘。謂師曰。卿歷八十世出家。

宜加精進。言畢不見。谷中入定。山水暴漲。復參融禪師。發明大事。融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過此。吾復何云。儀鳳二年正月初十日示寂。 贊曰。

八十世生。深谷危坐。塵沙劫來。不是這個。融師撥轉。順風帆柁。萬古千秋。高風不墮。

慧方禪師 西天三十四世 牛頭第三世

師潤州延陵濮氏子。投開善寺出家。及進具。洞明經論。後謁巖師。諮詢祕要。巖審其根器堪荷正法。示以心印。師豁然領悟。復付法於法持禪師。隱居茅山。將入滅。見五百許衆。髻髮後垂。如菩薩狀。各持旛華。云請法師講。又感山神現大蟒。身至庭前。如將泣別。唐天冊元年八月一日示寂。小林變白。溪澗絕流。道俗哀慕。聲動山谷。世壽六十有七。僧臘四十。 贊曰。

一相無相。誰能思量。一身多身。萬物皆真。動也行雲出岫。靜也聲湛谷神。赴機千江月。擬議隔河津。

法持禪師 西天三十五世 牛頭第四世

師潤州江寧人。姓張。幼出家。年三十。游黃梅。依忍大師座下。聞法心開。復值方禪師爲之印可。及黃梅垂滅。謂弟子玄賾曰。從傳吾法者。可有十人。金陵法持。是其一也。唐長安二年終

於金陵延祚寺無常院。遺誡露骸松下。飼諸鳥獸。迎出日空中有神旛西來遶山數匝。所居故院。竹園林木變白。七日而止。壽六十八　贊曰

黃梅聞法。牛頭受記。傳法威師。綿遠相繼。露骸松下。含靈等利。慧日長明。輝天耀地。

智威禪師　西天三十六世　牛頭第五世

師江寧陳氏子。四歲依天寶寺統法師出家。謁法持禪師。傳受正法。自爾江左學侶奔湊門下。有慧忠者。師視為法器。示偈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忠答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空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忠復答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忘情不須息。卽汎般若船。師審其了悟。遂付法。唐開元十七年終於延祚寺。　贊曰。

中持師毒。着佛頭糞。喚鐘作甕。欺賢罔聖。越空劫外。三更日正。實體虛無。凌霄藤盛。

潮陽靈山大顚寶通禪師　西天三十六世　青原第三世

師陳帝之裔。穎川人。祖官於潮。開元間師誕於潮郡。幼歲慕雲林。與藥山惟儼。並事惠照禪師。受戒已。同遊南嶽。參石頭和尙。得大無畏法。唐貞元初入羅浮。至潮陽開闢牛巖及靈山等處。韓愈問道。留衣致敬。事載傳燈錄。長慶四年一日告辭而逝。壽九十三。著有金剛經心

經釋義。塔在靈山左。贊曰。

徹證至理。豈拘正偏。揚眉瞬目。一任風顛。語默動靜。妙闡幽玄。昌黎拜倒。衣書記傳。

鼓山靈嶠禪師 西天三十六世 南岳第三世

師不知何許人也。與五洩山靈默禪師同印心於馬祖。隱居鼓山前巖。故巖以師名名之。湧泉寺址原係深潭。爲毒龍窟宅。嘗爲民害。郡從事裴胄請師制之。師乃臨潭誦華嚴經。龍出聽經。遂徙去。衆感其德。以潭址建寺。迎師住錫。於唐建中四年開法。勅賜額華嚴。大弘法化。後不知所終。出弘釋錄及閩志。贊曰。

契馬師機。神珠無價。妙闡華嚴。龍歸座下。開闢石鼓。雷音普化。萬古巍巍。光輝晝夜。

牛頭鶴林玄素禪師 西天三十七世 牛頭第六世

師延陵人也。姓馬。參威禪師悟旨。復居京口鶴林寺。一日有屠者預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往。衆皆見訝。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卽度之。何差別之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卽不會。疑卽不疑。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又有僧叩門。師問是甚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爲甚麼不著。師曰。無汝棲泊處。天寶十一年示寂。塔於黃鶴山。敕諡大律禪師。大和寶航之塔。贊曰。

佛性平等。海水味一。屠兒刀放。三塗頓息。西來何意。會卽不疑。不疑不會。佛亦奚爲。

徑山道欽禪師 西天三十八世 牛頭第七世

師蘇州崑山朱氏子。初服膺儒教。年二十八。投素禪師出家。得旨後。至徑山駐錫。玄化大振。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紅塵。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得不當。曰如何是當。師曰。待吾滅後。卽向汝說。唐大歷三年。代宗徵至闕下。親加瞻禮。帝悅。謂忠國師曰。朕欲錫欽師一名。國師欣然奉詔。乃議號國一焉。後辭歸本山。于貞元八年十二月示寂。說法而逝。諡大覺禪師。 贊曰。

爲真法寶。作丈夫事。鼻祖雙徑。龍王獻地。馬師試惑。帝主鈍置。唐國一人。聲振百世。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 西天三十八世 南岳第五世

師閩人。嗣長慶安。(南漢)廣主劉氏奕世欽重。封知聖大師號。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兩手而已。有問和尚有緣甚麼處。師曰。日出東。月落西。師三十年不請首座。有問如何不請。師曰。吾首座初生也。一日曰。出家也。一日曰。行脚也。一日命衆出三門迎首座。雲門果至。化被嶺表四十餘年。頗有異跡。廣主將興兵。躬入請師決臧否。師已先知。怡然坐化。王至。問和尚何時得疾。對曰。未曾得疾。適封一函子。令呈大王。王開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

座。王悟師旨。遂寢兵。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雲門也。龕塔葬儀。皆廣主辦。諡靈樹禪師真身塔焉。　贊曰。

師坐道場。尊法崇重。七古八怪。循機變弄。卅載等人。留函酬問。域中大事。上座擔任。

唐石鐘發光禪師

師河南汝陽楊氏。世居官。見罪人歎曰。人本無罪。無明陷之。地獄本無。夙業感之。遂發願詣少林寺出家。受具於開元。精研毗尼。及諸教乘。後徧歷諸方。究西來直指。發明向上。步禮迦葉。至雞足。駐錫其間。創石鐘寺。遂成法宇。　贊曰。

偶然一語。捷出羣機。任性自在。空費鉗鎚。飲光隱處。日月重耀。石鐘發響。音震冥微。

烏窠道林禪師　西天三十九世 牛頭第八世

師姓潘。富陽人也。母朱氏。夢日光入口。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九歲出家。二十一歲於荊州果願寺受具。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處。學華嚴經。起信論。禮示以真妄頌。俾修禪那。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下。師謁之。發明心地。及南歸。見秦望山有長松。盤曲如蓋。遂棲止其上。白侍郎出守杭郡。入山問道。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童也曉得。師曰。八十老翁行不得。忽一日。謂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化。　贊曰。

秦望山頭。是何模樣。月挂松枝。塵飛不上。至險至平。太守難諒。位高太危。徒懷悵望。

鼓山與聖國師 西天四十世 青原第七世

師系出大梁李氏。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十二。有白氣數道。騰於所居。師題壁曰。白道從茲遠。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卽隨滅。年十五。夢僧告曰。出家時至。遂依白鹿規禪師出家披削。參雪峯。峯搊住曰。是甚麽。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惟舉手搖曳而已。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後閩王建湧泉。迎師主席。賜號與聖法道大行。　贊曰。

直下若會。箭過新羅。通宵有路。一任摩挲。不跨石門。畢竟作麽。塗毒雷轟。萬古不磨。

梁鼓山扣冰古佛

師新豐翁氏子。母夢比丘風神炯然。荷錫求宿。人指謂此辟支佛也。已而孕。生於會昌四年。香霧滿室。彌日不散。年十三出家。初以講說爲衆所歸。謁雪峯。攜凫茨一包。醬一器獻之。峯與語異之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天成戊子。應閩王召。茶次。師提起橐子曰。會麽。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歸鼓山。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座。告衆而逝。荼毗。祥曜滿山。獲五色舍利。塔於鼓山正寢。　贊曰。

爲王者師。受雪峯記。坐扣堅冰。空裏遊戲。舉起茶槖。翻天覆地。人王法王。慧日普麗。

冲煦慧悟禪師 西天四十一世 青原第八世

師福州人也。姓和氏。幼不茹葷血。自誓出家。登鼓山投晏國師剃度。得法受記。弘法鼓山。周顯德中。江南國主延住光睦。僧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我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師曰我不知有大道。次住廬山開先。晚居金陵淨德。聚徒說法。有聲於時。開寶八年歸寂。 贊曰。

幼入師室。撞破石頭。一言之下。左右逢源。大道小徑。步步紅塵。我不知有。獅子嚬呻。

乳源雙峯寺肉身廣悟禪師 西天四十一世 青原第八世

師諱竟欽。姓王氏。蜀益州人。幼投峨嵋山黑水寺出家。二十一歲具戒。巡禮。晚見雲門。契悟印證。時劉氏僭號嶺南。尤尚佛教。如靈樹知聖。雲門匡真。皆當時欽重。而師居其一。南漢劉晟嘗召問甚喜。賜以磨衲方袍。太平興國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與諸緇素夜話。焚香合掌而逝。僧臘四十二。世壽八十二。塔全身本山。至大中祥符九年。塔戶分裂。視之如生。緇素迎請膠漆。供雙峯山地方崇拜。甚感靈異。 贊曰。

峨嵋脫染。堅持佛戒。生死大事。徧扣名德。函蓋雲門。狂心頓歇。質留雙峯。萬古不滅。

丹霞子淳禪師 西天四十六世 青原第十三世

師劍州賈氏子。弱冠爲僧。徹證於芙蓉之室。上堂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肇法師恁麽道。祇解指縱話迹。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闢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柱杖卓一下曰。還見麽。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宣和己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贊曰。

入芙蓉室。忘來去路。打破形山。無本可據。君臣道合。月蘆藏鷺。倒駕慈航。渡人無數。

宋大通達岸禪師　西天四十六世 南岳第十三世

師諱志靖。字達岸。粵韶州曲江梁氏子。生朱梁貞明四年。少不樂世事。十二歲出家。二十受具于雲門偃。南漢劉晟。敬其德。尊寵甚隆。師偶過大通（大通烟雨爲羊城八景之一）之滘口。阻風登岸。見古寺。愛其幽勝。不忍去。請于劉。重新之。賜名寶光。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辭衆逝。靈光燭天。奉其真身。時示靈迹。至今不壞。遠近瞻禮之。寂年七十有二。　贊曰。

大士示化。遇緣即應。大通古跡。繼啓先聖。靈光燭天。破長夜夢。留身範世。作福田供。

初刊師相不得出處。故附於應化之末。後得大通烟雨寶光古寺記。始悉生平。因述于右。本應按代列入。因板已定。不能羼入。故仍補遺于此焉。

宗賾慈覺禪師　西天四十六世 青原第十三世

師茗州孫氏子。得法於廣照。繼席長蘆。僧問達摩面壁此理如何。師良久。僧禮拜。師曰。今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啞。上堂云。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荊棘。將謂衆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衆且道向甚麼去。南天臺北五臺參。　贊曰。

放一線道。禪淨對立。誰權誰實。千聖不識。大士應化。逆順罔測。東林結社。熊耳面壁。

真歇清了禪師　西天四十七世　青原第十四世

師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人咸異之。試經得度。拈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劫之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缽盂峯。豁然契悟。逕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住後上堂云。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師終於皋寧崇先。塔於寺西華相嶋。諡悟空禪師。　贊曰。

一掌之下。伎倆俱盡。將為瞥地。旁觀者哂。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巧拙不到。金緘密穩。

天童宗珏禪師　西天四十八世　青原第十五世

師印心長蘆。出世天童。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意到。真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氛。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啓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

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休斫額。 贊曰。

妙契匪意。真詮離言。當街斫額。舉棹迷源。橫身劫外。徹底掀翻。正偏回互。如珠走盤。

雪竇智鑑禪師 西天四十九世 青原第十六世

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爲洗手瘍。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怙恃。依真歇於長蘆時。大休首衆器之。後遯迹象山。山怪不能惑。深夜開悟。復見休。蒙印可。住後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贊曰。

我手佛手。阿師多口。遯迹象山。癡狂外走。機契天童。百怪潛匿。達摩不識。世尊無密。

天童如淨禪師 西天五十世 青原十七世

師生而歧嶷。不類常童。長學出世法。參足庵於雪竇。庵令看柏樹子話。有省。呈頌曰。西來祖意庭前柏。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跨跳。松蘿亮槅笑掀騰。庵頷之。出世天童。六座道場。兩奉天旨。法道之盛。可想見也。示寂說偈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個踍跳。活陷黃泉。塔全身於本山。 贊曰。

從來無名。喚作庭柏。白日見鬼。受趙州惑。末後拈出。稱鎚是鐵。此風扇布。知恩報恩。

鹿門自覺禪師 西天五十一世 青原第十八世

師參長翁淨。值淨上堂。舉靈雲見桃花悟道因緣。頌曰。一個烏梅是本形。蜘蛛結網扞蜻蜓。蜻蜓落了兩邊翅。堪笑烏梅𩐋鐵釘。師不覺失笑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後承印記。出世鹿門。示衆曰。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這個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諸人還看得讀得麽。如看得讀得。老僧請他喫個無米油糍。　贊曰。

燈原是火日月同明。失聲一笑。鼻直眼橫。無米油糍。覿面相呈。畢竟如何。梅𩐋鐵釘。

普炤一辯禪師　西天五十二世　靑原十九世

師洪州黃氏子。年十一歲。丁父憂。遂出家。十八納戒。參鹿門。問如何是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門曰。汝被一卷遮却也。師擬對。門搖手曰。不快漆桶。去。師於言下有省。出住靑州普炤。還東都萬壽。室中三百問。戡驗學者。聲被大河南北。師示微疾。說偈而逝。壽六十九。塔分仰山棲隱。陽台靑水院。　贊曰。

以如是眼。讀如是經。窮未來際。徹底惺惺。百問雲興。幾能折合。麟趾振振。神駒駇駇。

無用賢寶禪師　西天五十四世　南岳二十一世

師和州周氏子。參金牛於冶父。纔見牛便喝。師亦喝。牛曰。那裏學得這許頭來。師曰。大有人疑著。牛便打。明日復見牛。引入閣中坐。忽爐內湯瓶水溢。灰上衝。師忽然大悟。汗流浹背。呈

偈有水底泥牛吼一聲。大千沙界一齊傾句。牛頷之至正中開法太湖普明。禪衲雲臻。夜有天燈下照。遠近歎異。特賜佛照圓悟之號。泰定三年九月十五日說偈而逝。塔全身於太湖。

贊曰。

金牛一喝。松石亡年。春雲野鶴。秋水澄淵。佛祖垂照。鑒地輝天。東西南北。一等周旋。

高麗鐵山瓊禪師 西天五十五世 南岳第十二世

師湘潭人。年十八出家首謁雪巖。屢入室呈解。巖但曰。只是欠在。一日忽觸著欠字。身心豁然。徹骨徹髓。乃跳下禪床。擒住巖曰。我欠少個甚麼。巖打三掌。師設拜。巖然之。謁東巖。巖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上座作麼生會。師曰。抱贓叫屈。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曰。眉間迸出遼天鶻。高麗國王欽其道德。請至其國。大弘法化。後在袁州慈化示寂。塔於觀音閣後。事出明永樂間徑上文琇著增集續傳燈錄第五卷。

贊曰。

髑髏磕破痛下一鎚。本無欠少。須經這回。龍睛鹿眼尚難識。萬里無端逐臭來。眉間迸出遼天鶻。法網彌天海外開。

獨庵道衍禪師 西天五十五世 南岳二十二世

師蘇之相城人。族姓姚。年十四歲出家於里之妙智庵。從虛白亮公習天台教。後參愚庵機

契掌內記三年。出世普慶。遷天龍。嘗自題肖象曰。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閒徹骨露風流。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得虛空笑點頭。永樂中以佐命功。文皇欲官之不可。一日召見。上潛令人以冠服被體。進爵太子少師。不得已拜命。奉使道疾。上親臨視。示寂。封榮國公。諡恭靖。荼毘舌根不壞。舍利五色。塔於西山。壽八十有四。　贊曰。

大士垂跡。化非一端。三十二應。順逆音觀。大師如是。敢測尊顏。損己濟世。人神同歡。

石溪無一全禪師 西天五十五世 南岳二十二世

師之行實無考。惟續藏載師與高峯同印心於雪巖。而師之真儀。藏於鼓山。垂三百年。敬為臨邈。用彰潛德。　贊曰。

實相無相。萬物皆狀。真說無說。溪聲長舌。隨緣隱顯。如水中月。雪巖正眼。萬古不滅。

五臺山璧峯寶金禪師 西天五十六世 南岳二十三世

師乾州永壽石氏子。誕時白光盈室。六歲出家。徧歷講肆。忽歎為非。遂更衣謁如海於縉雲。偶擕筐擷蔬。入定三時方寤。呈解不契。海謂師曰。此塵勞暫息耳。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始明。師由是脅不至席者三年。一日聞伐木聲。汗下如雨。乃曰。古人道大悟十八徧。小悟無數。豈欺我哉。未生前事。今日方知。尋受記莂。出世五台。衆至萬指。至正洪武間。兩蒙召

對。問法稱旨。壬子六月示寂。荼毘。舍利五色。贊曰。

白光燁燁。法中之瑞。伐木聞聲。更有何事。兩入帝庭。高提祖印。皇恩正渥。浩歌歸去。

明獅子山應文禪師

師朱明建文皇帝也。燕藩之變。金川門破。內臣出高皇遺命。得度牒三。曰應文。應賢。應能。伽黎俱備。宮中火。帝易僧服。自居應文。自複道出。從行者御史葉希賢。吳王教授楊應能。並易僧服。分居應賢應能。歷吳楚黔蜀。輾轉入滇。隱居獅子山有年。今遺像猶存。晚歲東歸。坐化宮中。世壽八十餘。葬於西山。贊曰。

人王法王。各行正令。千日並照。有感斯應。必竟如何。路絕凡聖。葉落歸根。無欠無賸。

附建文皇帝出家詩二首於下

牢落西南四十秋　蕭蕭白髮已盈頭　乾坤有恨家何在　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　朝元閣上雨聲收　新蒲細柳年年綠　野老吞聲哭未休

風塵一夕忽南侵　天命潛移四海心　鳳返丹山紅日遠　龍歸滄海碧雲深
紫微有象星環拱　夜漏無聲水自沈　遙相禁城今夜月　六宮猶望翠華臨

松隱茂禪師 西天五十六世 南岳二十三世

師奉化鄭氏子。年十八出家。奮志參方。首謁保寧。寧問來作甚麼。師曰。生死事大。特求出離。寧曰。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何緣入此革囊。師擬對。寧便打。師豁然悟入。晚歲退隱東堂。一日示微疾。集衆訣別。衆請偈。師舉手自指曰。此中廓然。何偈之爲。端坐憑几。握右拳枕額而逝。世壽八十有五。荼毘有天花之祥。舍利無數。塔於瑞雲西崗。　贊曰。

無量劫來。抱此革囊。毒手一擊。如雪沃湯。通身是口。毛孔放光。光前絕後。天花飛颺。

絕學世誠禪師　西天五十六世　南岳二十三世

師示衆曰。有志之士。趁衆中柴乾水便。僧堂溫煖。發願三年不出門。決定有大受用。有等纔作工夫。覺得胸次輕安。目前清淨。便一時放下。作偈作頌。口快舌便。將謂是大了當。悞了一生。可惜前來許多心機。中途而廢。三寸氣斷。將何保任。衆兄弟欲出離生死。參須真參。悟須實悟始得。　贊曰。

水便柴乾。實悟真參。曠劫生死。豈是等閒。婆心片片。痛切心肝。三界火宅。露地自安。

太華無照玄鑑禪師　西天五十七世　南岳二十四世

師滇之曲靖普魯吉人。父任安寧。師乃誕焉。長依虎丘雲巖淨公剃染。與念菴爲友。初習教觀。歎非究竟。歷參空庵一。高峯妙契心印於中峯。峯命分講爲第一座。未幾還滇。出世太華。

大弘拈花之旨。終於太華壽三十七。塔於本山。　贊曰。

祖意教意。不容擬議。鈍根阿師。草鞋空費。疏存德嶠。講弘良遂。法法無礙。光燭天地。

徑山季潭泐禪師 西天五十七世 南岳二十四世

師台之臨海人。八歲依笑隱學佛。十四薙染。出世徑山。有聲於時。明太祖召住天界。龍遇優渥。宋學士濂贊師曰。笑隱之子。晦機之孫。具大福德。證大智慧。其推重如此。師著有全室集。並箋註金剛般若心經楞伽三經行世。　贊曰。

龍飛五位。法運更新。如雲之從。爲國之珍。不染世榮。天語益温。末後傾出。誰賡其音。

碧雞山華亭玄峯禪師 西天五十七世 南岳二十四世

師本楚人。族姓周。因祖父宦滇南。遂籍昆明。母夢祥雲繞屋而生師。師少具威儀。有夙慧。年十二博通儒典。十四厭塵勞。依雄辯法師出家。稟具。參寶積壇主。與雪庭禪師爲友。一日看柏樹子話。疑情現前。晏坐樹下。經七日。聞鵲噪乃出定。東遊參天目於中峯。一語忘筌。遂獲印心。返滇。峯示偈云。百億日月繞四欄。光射銀山穿鐵壁。一庵內外赤條條。拈來總是心王苗。出世華亭。道風遠被。至正九年己丑。嘉平三日。示衆曰。記取臘八。吾將歸去。師生於中統丙寅。世壽八十四。僧臘七十。塔於本山。集有高僧傳及語錄行世。　贊曰。

柏樹子話有甚妙玄。中峯拈出動地驚天。爍破面門鼻無半邊。華亭舫秀。慧燈永傳。

盤龍山宗照蓮峯禪師 西天五十七世 南岳二十四世

師晉寧段氏子。生而穎異。天性絕倫。年十八。禮雲峯薙染。以生死爲念。不忘參究。一日聞伐木聲有省。出滇見空庵。復叩中峯。乃獲印證。至正間回滇。開法盤龍山。有黑井爲毒龍窟宅。頗爲民害。師既建寺。書呪沈水而害息。寧州有虎患。輒傷人。師巽水驅之。虎亦潛迹。其神異甚多。師之肉身龕於盤龍。至今歲月朝禮者不絕。　贊曰。

刹刹塵塵。隨應現身。百川之月。百花之春。手眼快便。伐木丁丁。盤龍道啓。萬古傳燈。

古庭善堅禪師 西天六十世 南岳三十七世

師昆明丁氏子。誕時紅光燭天。異香滿室。十歲依慈宗於五華。易名善賢。初參無際於金陵。際示以萬法歸一話。一日閱圓覺經至身心俱幻。豁然有省。十九禮柏巖。遂改今名。再參無際。始蒙印記。付以衣拂。囑曰。吾道自子大興。臨濟慧命。勿令斷絕。師掩耳而出。歷主浮度天界諸名刹。後返滇。即創歸化。大弘直指之旨。著有「山雲水石集」行世。　贊曰。

香光盈室。古聖再來。龜毛拈出。照徧九陔。這個非別。石上花栽。道並盤龍。甘露同開。

雞足山真圓月潭禪師 西天六十六世 南岳三十三世

師湘人。族姓蕭。父宦金陵。乃誕師焉。年十八。出家天界。稟具後。徧叩當代名宿白齋無際徧融諸老。皆相器重。後印記於月心老人。嘉靖初卓庵雞足。葺成名刹。即今之華嚴寺。是時南詔大法。得盤龍古庭及師相繼。再振宗風。　贊曰。

大士化世。弘法自任。月照千江。無水不印。性月共圓。諸德同證。南滇載德。大法永盛。

明雲棲蓮池大師 蓮宗八祖

師俗姓沈。籍仁和。十七補邑庠。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一日失手碎茶甌。有省。北遊謁笑巖。求開示。巖曰。阿你三千里外來開示我。我有甚麼開示。師恍然。辭歸。過東昌聞譙樓鼓聲。忽悟。說偈云。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閒事。魔佛空爭是與非。萬曆乙卯七月。師將示寂。預別衆曰。半月後吾將他往。至期示微疾。面西而逝。著有彌陀疏鈔。雲棲法彙行世。　贊曰。

老實念佛。不須揑怪。寧待融通。當場捉敗。一聲塗毒。漆桶不快。更問如何。三千里外。

明回龍聞谷廣印禪師

師嘉善周氏子。母夢神人翼衛入室而誕。七歲送開元寺剃度。參儀峯。峯令看雲門露字因緣。至忘寢食。結茆雙徑。閱亮坐主參馬祖幾話。疑情頓發。一日覩瑞光花大悟。歷參雲棲龍

池。皆爲印可。龍送至門。撫師背曰。老姪。我還疑你在。師曰。甚處疑某甲。龍曰。如何是密啓其意。師曰。今日不打宜與轉。龍呵呵大笑。師戴笠便行。後主真寂。天下嚮風。　贊曰。

生有自來。神人衞送。頂笠便行。一任拈弄。疑則別參。凡聖不共。一滴若溪逆流。知他是濟是洞。

雞足山如滿月輪禪師　西天六十七世　南岳三十四世

師馬龍易氏子。十八出家受具。參月潭。盤桓有年。得受心印。莊嚴萬行。不以得少爲足。偏參南北名宿。留燕都二十有六載。名動九重。兩蒙賜紫衣。龍藏。晚歲返滇。歷主華亭華嚴兩名刹。大振宗風。有語錄行世。　贊曰。

心印月潭。名動闕庭。化被六詔。賜紫匪榮。描真作絕。風骨稜稜。龍藏重頒。華嚴華亭。

真可紫柏禪師　西天六十七世　南岳三十四世

師吳江灘缺沈氏子。遊方聞誦張拙偈。至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大疑。一日齋次忽悟。乃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萬曆癸卯秋。忌師者以他事陷師。權難被逮拷訊。神色自若。抵死以傳燈未續爲我出世慧命一大負。餘無他言。法司定案欲死師。師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爲。乃索浴說偈。端坐而逝。御史曹學程聞訊趨視。師復張

目一笑而別。塔於徑山。著有紫柏集行世。 贊曰。

其骨如鐵。其氣如虹。肩荷大法。力挽頹風。如護君父。寧顧厥躬。雖罹其難。不辱門風。

南華憨山德清禪師 西天六十七世 南岳三十四世

師金陵全椒人也。姓蔡氏。父彥高。母洪氏。夢大士攜童子入門。抱之。隨有娠。及誕。白衣重胞。有異香。出家報恩。參笑巖。巖示以本分鉗鎚。後結茆北台龍門。一日粥罷經行。忽立定。不見身心。惟一大光明藏。湛滿圓寂。如大圓鏡。說偈云。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此滅。後因宏法。致嬰世難。而道望益高。天啟癸亥。坐化曹溪。壽七十八。著有夢遊集行世。 贊曰。

弘道嬰難。其道益弘。曹溪一滴。千里同風。龍象蹴踏。振聵啟聾。一靈皮袋。輝映廬公。

雞足山本安無心禪師 西天六十八世 南岳三十五世

師湖南平江舒氏子。隨母之燕。年十六。於法海寺披緇圓具。究心宗乘。久依南明廣。於言下密契。與妙峯友善。萬曆己丑。詔賜紫衣。慈聖太后懿旨。命師與妙峯同送龍藏至雞山華嚴。衆因迎師駐錫大覺寺。於時滇南祖道稱極盛焉。 贊曰。

黃卷赤軸。光被南天。蠻夷同慶。至化無邊。紅波浩渺。雞足峯前。面目現在。倒却刹竿。

明南雄蓮社庵肉身念純大師 蓮宗

師諱智一。字念純。江西太和郭氏子。母夢白蓮而孕。生於萬曆丁亥冬月十九日子時。生時祥光滿室。幼不羣。厭腥膻。十歲通內典。十八登進士。歷官都御使。巡撫黔粵。二十五歲權臣當道。棄官出家。投丹霞大素禪師薙染。素師廣孝。是潙仰法派。受戒於雲棲蓮池大師。參方十載。發明心地。禪淨並行。紫柏憨山印可。許爲法門砥柱。天啟六年創蓮社庵。鑿放生池四。專志淨修。日課彌陀十萬。再建鰲山寺青蓮庵旃檀林四寺接衆。遐邇慕其道風。與蓮池大師相同。于順治乙亥七月十三午。無疾告衆努力宏揚佛法。說畢。端坐念佛而逝。世壽七十三。僧臘四十八。度人無數。逝世經百日如生。香風不散。知州羅公與紳耆善信留肉身供養於蓮社庵。迄今三百餘載。仍然如生。俗時著有宦箴青螺集。法門著有禪淨雙修集淨土詩行世。　贊曰。

和氣初臨。萬物皆春。大哉造化。能使枯榮。一句彌陀。四大皆空。金剛體固。景仰高風。

雞足山用周水月禪師 西天六十八世 南岳三十五世

師常德王氏子。少業儒。因閱金剛般若經至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有省。年十六。投古林脫白。志切向上。自謂識量依通。非究竟法。徧參古宿。深求決策。至峨嵋忽獲證琉璃三昧。胸中瑩

徹。了悟無滯。晚見雪嶠信和尚。呈所見。信頷之。旋滇結茆雞足。額曰水月。遂以名焉。一日集衆。以法道相勉。端坐而逝。壽六十有四。贊曰。

未明這箇。騎牛覓牛。一言投契。碎身難酬。琉璃三昧。法海遨遊。水月何在。雨散雲收。

九溪山知空中峯禪師 西天六十九世 南岳三十六世

師湘鄉人。張氏子。十歲投水月脫白。精究毘尼。參柏樹話。苦不得入。一日禮萬佛名經。至三卷。舉南無二字。忽身心脫落。卽說偈云。虛空是佛身。我本世間人。我性與空合。非佛亦非人。遂創居九台。有密行老人者。居衡州南雲。令人以衣拂致師。爲臨濟三十二世。師拜受開法。一日謂衆曰。三日後必雨。雨時相報。吾將去矣。至時果雨。侍者報師。含鬚繞殿三帀。坐翹一足而逝。世壽七十七。有語錄及草堂集行世。贊曰。

一聲南無。震倒柏樹。萬派朝宗。千山獨露。虛空粉碎。氣參佛祖。末法軌範。狂瀾砥柱。

古林庵慧雲古心如馨律師 律宗古林 第一世

師江寧溧陽楊氏子。生時異香盈閣。面有硃痣三十六。弱冠就攝山薙髮。夙稟洪願。步叩清涼。感文殊授衣摩頂曰。爲汝受戒竟。師於言下頓悟五篇三聚心地法門。專持梵律。皎若冰霜。建古林庵。中興戒法。神宗皇帝賜紫。命至五臺開皇戒。感慶雲現空。賜號慧雲律師。得法

十二人。大啟律門。　贊曰。

文殊舒臂。梵戒圓成。塔幸優波。隨類現容。人天咸慶。玄化神功。律日永耀。萬古昌隆。

雞足山定堂本帖禪師　西天六十九世　南岳三十六世

師尋甸楊氏子。嘉靖間。游依秀嵩山白齋和尙脫白。參萬法歸一話。發明心地。後住雞山金龍潭。屢見金龍出現。又感椒樹放光。故創庵以花椒名焉。臨化書偈曰。性無加減。豈悟迷。本無來去。巧妝奇。幾回力盡心圓處。坐脫娘生鐵面皮。　贊曰。

萬法歸一。忘筌得魚。鯨吞海水。露出珊瑚。椒樹放光。金龍現瑞。力盡心圓。不可思議。

金山鐵舟行海禪師　西天六十九世　南岳三十六世

師新安蔣氏。幼孤。嘗至忠靈院。見像教端嚴。欣然忘返。即做食院中。佛前瞻禮經行。儼若老衲。脫白圓具後。專心向上。發明大事。印記箬庵。後出世江天寺。師嘗夢乘舟于煙波浩渺中。至住金山。與昔夢契。示微疾逝。年登七十。　贊曰。

大夢未醒。夢中說夢。煙波浩渺。風波誰動。箬師喚起。應江天任。睜開兩眼。法何欠剩。

華嚴肉身聖可禪師

師西蜀王氏子。業儒。生於崇禎元年。七月十三日亥時。十五歲避姚黃權難。遇老僧囑念觀

音聖號脫隃。二十七歲遇遼陽禪師雄髮取名得玉。至洪雅八面山澄江和尚圓具。後徧參南北名宿。及見雙桂老人三句投機。得受印記。四十一歲。由南旋蜀至渝城。衆士庶請住華巖洞。剏華巖寺。爲法勤勞。有語錄九卷行世。贊曰

吾無隱乎。礙膺如鐵。精勤不怠。目不交睫。爍破唇皮。虛空流血。雙桂三句。了無所得。

明戒台知幻律師

師江浦蔣氏子。世稱飛錫禪師。年三十。出家於金陵靈谷。圓具參方。自誓此行不蹋曹溪路。不敢回頭見故鄉。參無字話。發明心地。正統間北遊。詔賜紫衣。敕建戒壇。命師開法。四月傳戒。歲以爲常。師頂額隆起。帝見奇之。呼爲鳳頭祖師。師應聲曰。亦鵝頭耳。敢附鳳耶。帝益美其謙德。賜號萬壽。贊曰

易說難行。戒爲道本。繼武南山。脚跟密穩。狗子性無。不涉唇吻。額有圓珠。風神凝遠。

雞足山悉檀釋禪本無禪師 西天六十九世 南岳三十六世

師昆明張氏子。早孤。一日遊昆明池。見青蓮浮於水面。餘人無覩。衆異之。年十九。依秀山空公祝髮。受心法於所庵禪師。每嗟法眼未明。銳志參究。一日托鉢洱海城中。聞隣室有人唱云。張豆腐。李豆腐。枕上思想千條路。起來依舊賣豆腐。忽然打失布袋。沐公鎮滇南。特建悉

檀。請師開法。著有風響集。　贊曰。

沿門托鉢。不忘己躬。一句截流。迸裂虛空。麤言細語。勝義同工。如虎戴角。大扇玄風。

三峯法藏禪師 西天六十九世 南岳三十六世

師錫山蘇氏子。研究首楞嚴。修觀音耳根圓通。會僧夾籬聞破竹聲。若迅雷。乃大徹。參金粟密雲和尙。一日粟舉僧問古德。朗月當空時如何。德云。猶是階下漢。僧云。請師接上階。德曰。月落後來相見。且道月落後如何相見。師便出堂粟休去。開法三峯。大弘濟宗。還化後。塔於木山。　贊曰。

竹聲破裂。深入圓通。森羅萬象。咸令斯宗。階前月落。覿面相逢。拂袖而去。獨坐三峯。

理安性音迦陵禪師 西天七十世 南岳三十七世

師俗姓李。籍隸瀋陽。年二十四。投高陽毘盧寺祝髮受具。參本來面目話有省。詣杭州禮理安夢菴。呈所見。蒙印心。歷主理安歸宗柏林諸名剎。法道大行。名動九重。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示寂。勅封圓通妙智大覺禪師。著有語錄二十卷。宗鑑法林七十二卷。是名正句八卷。宗統一絲十二卷。雜毒海八卷。宗鑑指要一卷行世。　贊曰。

這個阿師。費盡唇嘴。棒喝縱橫。實沒道理。兒孫頌德。無能贊毀。爲王者師。人天歡喜。

海會溟波禪師 西天七十世 南岳三十七世

師鐵南武清郭氏子。年七歲。父母送往本邑天仙廟出家。圓具。與德心體真結侶參方。至天津如庵禮大博問。如何是某甲本來面目。博豎拳。師曰。除此別還有麼。博便打。師疑情頓發。目不交睫。四晝夜。因上單脫履有省。依止三載。溫研密稔。始蒙印可。結茆西山。又十年。始應檀護請。開法海會焉。有語錄行世。 贊曰。

闢鹿荒山。法界門寬。翠竹黃花。溪聲鳥還。法身般若。豈二奇觀。諸賢側耳。天展笑顏。

寶洪山讀徹蒼雪禪師 賢首

師字蒼雪。滇南呈貢趙氏子。童年隨父祝髮昆明妙湛寺。圓具後。侍水月和尚久。明慧敏達。以詩名於時。崇禎間。杖錫涖吳會。與一雨禪師投契。雨舉為座元。繼席中峯。望重諸方。後於寶華山講楞嚴經次。一日告衆。據座而逝。著有華嚴海印四十二卷行世。 贊曰。

虛空為口。萬象為舌。一句全提。晝夜常說。約住德山棒。拈却臨濟喝。別別。烈燄爐中撈明月。

金山法乳超樂禪師 西天七十世 南岳三十七世

師海鹽陳氏。父母好禪悅。構庵延僧居之。師聞梵唄。即依依欣慕。及失恃。乃就庵剃染。得法

鐵舟海。究明大事。繼位江天。清聖祖南巡。奏對稱旨。恩眷甚隆。賜紫。著有頌古。于野鴨子頌曰。一羣野鴨貼天飛。何用邀名鼓是非。恨殺馬師施毒手。錯將鼻痛當知歸。 贊曰。

梵唄感覺。是豈偶然。金鼓驚世。震起前緣。頌出野鴨。早隔天淵。人主欽崇。伽黎橫肩。

明鼓山澄芳性清律師 律宗

師又名遠清。皖之新安人。具姿瓌瑋。謝塵俗。習華嚴。負笠至越。時慧雲律師說戒。靈隱夢有人語云。明日文殊化身來乞戒。可方便授之。次日師果至乞戒。及登壇。師病不能風。慧率衆就之。得戒後居五臺。研律藏。奏建戒壇。嗣慧公席。後命住鼓山。世壽僧臘失考。塔在清涼。贊曰。

大士乞戒。神太饒舌。受與不受。何盈何缺。悲願智轉。若隨流月。光輝閩晉。東西南北。

寶華三昧寂光律師

師姓錢氏。世居瓜渚。母感異夢而生。年二十一。就禮彌陀庵出家。從雪浪恩。習賢守宗。嗣徧參名宿。受具於慧雲律師。一見器重。囑以宏律。即嗣其席。結茆衡嶽等處。後至寶華山。大開法會。肇啓皇壇。開法席數十處。壽六十有六。無疾告逝。其諸靈異事迹。廣于行術。著有梵網直解四卷。 贊曰。

千華律制。父作子述。三壇前唱。後和二持。繼武南山。衆生病治。稽首吾師。梵網撈世。

鼓山爲霖道霈禪師 西天七十世 青原三十七世

師建安丁氏子。年十五出家。十八納戒。徧歷講席。久參永覺。針芥投契。覺年八十。付以衣拂。說偈曰。曾在壽昌橋上過。豈隨流水漫生枝。一髮欲存千聖脈。此心能有幾人知。潦倒殘年今八十。大事於茲方付伊。三十年中鹽醬事。古人有語不相欺。逆風把柁千鈞力。方便能定天下基。康熙壬午年九月初七日。集衆示寂。壽八十八。與鼓山寶福白雲廣福開元四刹。著有華嚴疏論纂要等經論。共二十八種。一百九十六卷行世。　贊曰。

重來石鼓。全提正令。醉心華嚴。卅年考證。棗柏清涼。後先輝映。盜璽窺符。得說究竟。仰瞻道貌。肅然起敬。

鼓山惟靜道安禪師 西天七十世 青原三十七世

師晉江人。俗姓胡。於德化戴雲山脫白。初參古杭和尚。無大省發。嗣依永覺。發明心地。初住鼓山。復還金陵攝山。有聲於時。康熙戊辰四月朔日示寂。壽七十有二。有語錄行世。　贊曰。

吹無孔笛。唱太平調。鼓山攝山。千江月照。諸聖不傳。向上一竅。全身放下。靈光獨耀。

怡山空隱宗寶禪師 西天七十世 青原三十七世

師南海陸姓。年十六。自攜刀就盤石禮佛剃落。縛茅於龍山。參向上事。一日閱語錄。言石壓筍斜出。崖懸華倒生。豁然冰釋。事母至孝。母卒。廬墓三月。後參博山。山一日以倒騎牛入佛殿話。命衆下語。師呈頌曰。貪呈不覺曉。愈求愈轉渺。相逢正是渠。纔是猶顚倒。蟻子牽大磨。石人撫掌笑。別是活生機。不落宮商調。山爲印記。後住羅浮長慶海幢大弘博山之道。順治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端坐而逝。壽六十有二。全身塔於羅浮華首台。　贊曰。

石壓筍出。巖花倒懸。豁開兩眼。三更日現。處處逢渠。機若雷電。博山無端。牛騎佛殿。

西域圓通明廣禪師 西天七十一世 南岳三十八世

師直隸雄縣高氏子。父性果。母孟氏。夢一燈入懷。醒而有娠。幼慕出家。年十八。父母相繼逝世。遂祝髮。參溟波。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波便掌云。會麼。云不會。波云參堂去。後結七西域。至第四日五更。胸中豁然。說偈云。三世諸佛座底牢。一條鼻孔透九霄。從今看破娘生面。普天匝地任逍遙。波累徵詰。撫而印之。有語錄行世。　贊曰。

破諸佛牢。放百斤擔。地獄天堂。如游園觀。龜毛拈得。不妨快便。迸出日輪。河淸海晏。

金山量聞明詮禪師 西天七十一世 南岳三十八世

師出世金陵香林。嗣法法乳樂禪師。康熙中賜紫。上堂云。壁立孤峯。千山稽首。潑天門戶。萬

派朝宗。揭示摩醯正眼。提持向上宏規云云。 贊曰。

面皮三寸。眉毛二尺。敢作敢爲掉頭不顧。三會說法。胸無元字。四主名藍。措足無地。

雞足山普荷擔當禪師 西天七十二世 南岳三十九世

師雲南晉寧人。姓唐。俗名泰。字大來。身丁有明末造。以明經選。不赴。國變後。禮無住老人祝髮。徧參吳越名宿。於湛然處發明大事。出世於雞山石鐘。滇南衲子。浩然趨附。康熙癸丑冬。示微疾。趺坐書偈曰。天也破。地也破。認著擔當便錯過。舌頭一斷誰敢坐。置筆而化。壽八十一。著有修園橛庵二集。拈花頌百韻行世。 贊曰。

山寒水涸。天老地荒。空劫前事。妙用無方。赤心片片。日月重光。一肩雲水。凜凜冰霜。

寶華隆昌讀體見月律師

師滇南白鹿郡許氏子。父酳昌。母吳氏。感異世而生師。及長。性神敏。工繪事。尤擅畫觀音大士像。人爭寶之。父母早世。年二十七。爲黃冠。越三載。遇一老僧。授以華嚴。披閱有悟。詣寶洪山。禮亮如和尚求剃度。先一日亮夢一人著袈裟領衆見度。覩師喜與夢符。遂爲落髮。後至金陵。印心於三昧寂光律師。大張律宗。著有毘尼止作二持。入藏流通。 贊曰。

棄道奉釋。夢著袈裟。三學鼎立。代佛弘揚。嚴淨毘尼。止作儀張。弘範三界。苦海慈航。

天寧大曉實徹禪師 西天七十二世 南岳二十九世

師崇明陳氏。依天語出家。居終南山憶洞山參雲門公案。見電光徹證。述偈曰。奇哉奇哉甚奇哉。閃電光中正眼開。明暗兩條生滅路。誰知無去亦無來。出山參月潭和尚印可。弘法香林金山天寧等處。乾隆再巡幸江南。欽錫紫衣。師示微疾。說偈而逝。壽七十三。臘四十九。塔於金陵之麓。　贊曰。

電開正眼。生死路絕。月潭印破。聖凡同徹。逼塞太虛。了無空缺。燈籠露柱。一任饒舌。

鼓山徧照興隆禪師 西天七十二世 青原二十九世

師古田陳氏子。幼業儒。年二十五。忽厭世相。遂脫白。依恆濤和尚。究心宗。出嶺徧參。禮文覺禪師於北京。疑情頓發。一日覺纔見。打一竹篦。師禮拜。覺曰。子見甚麼道理。曰某甲不是野狐精。覺以手掩其口云。離却口作麼道。師托開云。有口只堪喫飯。呈偈曰。啞子喫黃連。滿口說不得。只是自點頭。更到天氣熱。覺爲印可。歸閩。濤命繼席。示寂。塔於鼓山中丞余公鑾師道風。執弟子禮。爲敘其語錄行世。　贊曰。

有口道不得。無口作麼道。夏到天氣熱。獅兒露牙爪。燕閩萬里扇同風。折箸常將滄溟攪。

歸元白光德明禪師 西天七十二世 青原三十世

師雪川長與殷氏子。年二十一。參埜山克歸和尙。尙一日問曰。日間杲日當空。夜間明月照戶。日月不相照。衆生爾難覩。如何是不涉明暗一句。師曰。今日普茶來朝祝聖。呈偈曰。日當空。月照戶。古往今來空裏舞。明暗雙消何所覩。碾破太虛誰解補。若解補。驚起木童撾石鼓。印記後。至漢陽建歸元寺。康熙癸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告寂。衆索偈。師書曰。至楚三十年。醜名徧播傳。也有說得好。不與我同參。若要我同參。咄。須要具者般始得。擲筆而化。壽七十九。臘四十二。塔於本寺之陽。有語錄二卷行世。 贊曰。

雨落日出。石滑晴路。踢破脚尖。明月照戶。依舊埜山。燈籠露柱。笑破虛空。花開鐵樹。

寶華定菴德基律師

師婺之林氏子。髫年斷葷腥。父母故後。卽投蘇州寶林寺剃染。受具於見月律師。嗣之。刻苦修持。寢食俱忘。始得毘尼奧蘊。三學該通。主法寶華。甘苦與衆共。勞瘁身先之。嘗禮塔長干七晝夜。忽塔頂放光。將寂。索筆書曰。七日後行矣。至時沐浴更衣。無疾而逝。 贊曰。

我佛命脈。梵戒爲師。悲嗟末運。正法誰支。祝祈永襲。補救斯時。霞光作證。信受奉持。

紅螺徹悟禪師 西天七十三世 南岳三十世

師一字訥堂。又號夢東。豐潤馬氏子。幼穎悟。博通儒籍。年二十二。大病。悟幻質無常。遂詣房山三聖庵。依榮池老宿剃染。圓具後。歷諸講座。洞達觀乘深旨。復參廣通粹如純翁。發明向上大事。粹翁遷萬壽寺。師遂繼席。聲馳南北。宗風大振。晚歲誅茆紅螺。棲心淨域。衲子奔輳。成叢席。嘉慶庚午十二月十七日示寂。荼毘獲舍利百餘粒。著有夢東集行世。　贊曰。

圓頓法門。事無一向。志預聖流。心棲安養。念念無思。重重華藏。釋迦彌陀。不少鹽醬。

石鐘松波禪師 西天七十四世 南嶽三十一世

師鶴陽段氏。童年穎慧。了世皆幻。遂從德舟上人脫染。參究宗乘。印心於埜竹老人。出世石鐘。茲寺發光開創。至師又一大興。寺爲雞足全山之首。百廢重興。忍苦耐勞。爲法爲人。無我人相。斯誠山門之幸也。　贊曰。

爲法爲人。以法爲重。我法情空。八風不動。與功造業。成三寶供。曹溪黃蘗。碓春自任。

鼓山了堂鼎徹禪師 西天七十四世 青原三十一世

師江西甘泉人。韓昌黎五十三世孫也。少讀書。究性理。游鼓山。禮道源和尚得度。習賢首教。出入圭峯。讀洞上古徹。于五位宗旨。俱有契發。閱大愚三玄三要有云。放倒大愚。大愚好不丈夫。用打作麼。我當日若見。只須驀地覷他一覷。保他瓦解冰消。往往恩大難酬。三十年後

不得錯舉嗣法道源老人。贊曰。

曹溪一脈。弱如懸絲。獨發契用。是法住持。雷音轟動。石鼓沒皮。是韓氏子。爲幹蠱兒。

校正星燈集

溯自拈花示衆。西竺正其傳。一葦渡江。東土振其緒。由是相承。華葉光芒。燃無盡之燈。攊落蹄筌。教外衍不傳之祕。迨夫南宗燄熾。北學祚衰。一滴同源。五宗大啟。洋洋震旦。幾於道一同風。濟濟叢林。何異雷鳴獅吼。其間乘時應運者。或舉拂而人天師表。或坐談而君相歸依。唐宋以來。吁其盛矣。而我臨濟一宗者。導源黃蘗。實爲吾法之亢宗。下逮碧峯。幾括神州而灑乳。全提祖印。棒喝交馳。其視舉圓相以傳心。別君臣而示祕者。其門庭之廣狹。蓋不啻倍蓰已也。其於薙度印心之來哲。衆幾擁盛如恆沙。莫不各嗣秉承。以伸木本水源之誠。自茲以降。孳乳益繁。如繅出絲。如瓜走蔓。雖派經累續。而來哲無窮。悉自宗由本派。自玄祖以迄智祖。爲世已二十有五。自智祖立派十六字。至通字下。繼起三十二字。於薙法二枝。多出其源。從智祖以迄演徹。又爲世二十有九矣。徹以下實繁有徒。其派傳至戒定字者不少。餘文不過三四字畢矣。每見諸方取至宗字完後。即任轉智字重起者多。至使次序紊亂。先後失宗。又開平先輩。於名派外未有字派。後人取字。不詢來歷。至使古今德號。首尾顛倒。聖凡溷

雜。遂不揣僭越。謹於宗字下增派六十四字。外演號派八十字。從茲遞嬗。行者祖武相繩。若挈領綱。庶乎有條不紊。今上溯淵源。下次統緒。彙爲一編。題曰星燈集。俾垂永久。用達慈尊度生之懷。凡蒙恩育者。如衆星之彌布。羅列有序。若明燈之傳照。燈燄無盡也。至若舉揚祖奧。大振宗風。上媿美於前休。下垂法於來哲。徹雖衰老。猶願與吾宗英俊。共矢兢兢云爾。是爲序。

佛歷二千九百五十九年民國二十一年歲次壬申季冬　虛雲題於鼓山聖箭堂

校正星燈集序

前此予纂星燈集一編。于本宗祖嗣派流。疏述頗爲衍博。同宗者利之。近數年來。宗嗣日繁。而間又自高庵以上溯其源緒。至于無準範再上而至臨濟。而南嶽。以至于釋迦老子。皆可明矣。今自無準範始。至高庵昇。制爲圖系。增進子嗣。則按代編入。纂校既竟。命曰校正星燈集。示有異于前纂也。用付雕鐫。爰識一語于次云。時

佛歷二千九百六十二年歲次乙亥　佛瑞誕日

虛雲識于湧泉文室

附本支源流系

十六 二十世無準範——十七 廿一世斷橋妙倫——十八 廿二世方山慧寶——十九 廿三世碧峯性金——

二十 廿四世白雲空度——廿一 廿五世古拙原俊——廿二 廿六世無際朗悟——廿三 廿七世月溪耀澄——

廿四 廿八世夷峯鏡寧——廿五 廿九世月山智勝　盧山智素　天池智光

大隨智潮　寶芳智進　突空智板

廿六 三十世野翁慧曉——廿七 卅一無趣清空——廿八 卅二無幻淨沖——廿九 卅三南明道廣——

三十 卅四世普明鴛湖德用——卅一 卅五高庵慧昇圓清（高庵以下則詳集中）

本表自無準至高庵凡十六世。上接臨嶽下啟後嗣。一覽而明。其衍派凡經三變。斷橋下方山立「慧性妙悟。真機全露。廣濟徹源。符因證果。」一傳至碧峯性金而另立「性空原朗耀。鏡智本虛玄。能包羅萬有。故統御大千。」七傳至突空智板。又另立「智慧清淨」等四十八字。即今日通行者也。

臨濟下十九世碧峯性金。除佛祖世譜外。餘書皆作碧峯寶金。故有疑為二人者。多未加考訂。殊未審姓字為剃度之派。寶字為傳法之派。何以言之。綜考羣書而紀。時地出處。無一不同故也。今更將其法派列表于後。庶他日免宗門天皇天王之戈也。

五祖演——開福道寧——月庵善果——大洪老衲祖證——萬壽月林觀——

石霜印——金牛真——普明無用寬——縉雲如海真——碧峯寶金

以上各表。詳列出處。一一檢視。即知性金寶金原非異同。剃派法派。俱已了析。數典者無忘祖之譏矣。

虛雲附識

附錄各派源流

迦葉二十八傳至達摩。達摩五傳至曹溪六祖。六祖後派列五家。六祖傳青原思祖。思傳南嶽石頭遷祖。遷傳藥山儼祖。儼傳雲巖晟祖。晟傳洞山良价禪師。价傳曹山本寂禪師。後人尊爲曹洞宗。

又石頭傳天皇悟祖。悟傳龍潭信祖。信傳德山鑑祖。鑑傳雪峯存祖。存傳雲門文偃禪師。曰雲門宗。

又存傳玄沙備祖。備傳地藏琛祖。琛傳法眼文益禪師。曰法眼宗。

又六祖傳南嶽讓祖。讓傳馬祖一祖。一傳百丈海祖。海傳潙山靈佑禪師。佑傳仰山慧寂禪師。曰潙仰宗。

又百丈傳黃檗運祖。運傳臨濟義玄禪師。爲臨濟宗第一代。玄祖傳至十九代碧峯性金禪師。金祖下六傳至突空智板禪師。爲二十五代。智祖演派十六字。

智慧清淨　道德圓明　真如性海　寂照普通

後從通字下。又續演三十二字。

心源廣續　本覺昌隆　能仁聖果　常演寬宏

惟傳法印　正悟會融　堅持戒定　永繼祖宗

現今諸方之臨濟派。於五臺。峨眉。普陀山前寺。咸依此四十八字爲最多。謂正宗從玄祖迄智祖。歷世已得念五。智祖立派。六傳至圓清禪師爲三十一代。今於圓字下二十三傳至演字。得五十四代。虛雲因觀演字下又過十四傳。已到定字。餘文將完。故於宗字下勉繼其末。續演六十四字。外演號派八十字。以待後賢。於各派宗字畢。即繼取慈字。

慈悲喜捨　大雄世尊　惠澤含識　普願弘深　蒼生蒙潤　咸獲超昇

斯恩難報　克紹玫勤　導實義諦　妙轉嘉音　信解行慎　徹無邊中

回向諸有　完最上乘　昭示來哲　冀永長榮

附號派八十字。如取法名。名派取演字。字派取古字。

古佛靈知見　星燈總一同　冥陽執殊異　萬化體皆容　鏡鑑羣情暢

碧潭皎月濃　隨緣認得渠　縱橫任西東　顯密三藏教　禪律陰騭叢

修契幻華夢　應物悉玲瓏　怍悛奮悠志　寶珠自瑩瑛　嚴奉善逝勅

杲日滿天紅

今將諸祖。以及來賢。薙法名字稱呼順序。緝為聯芳。免至失傳尋源。無啟紊亂之悞。

增訂鼓山列祖聯芳集

序

聯芳集一卷。為本山第十三代住持宋慶麟禪師刱始。三十七代孤峯惠深禪師繼之。孤峯宋紹興中住持。今刊本及于明正統中篃翁禪師。則不知誰所繼輯。篃翁至今又四百餘年矣。其間住持已五六十易。山志所紀。止于清乾隆遍照禪師。以下則無紀載。明以前聯芳與山志所紀。間有異同。使年更久。益莫衷其是。前此住持皆不顧慮及此。余常愍然憂之。因牽于他事。不暇搜求采證。今春增訂佛祖道影將近勛事。乃始取山志與聯芳集二本參證。以別集一一正之。乾隆以前之住持。歷略折二本而增刪之。庶就于簡明。乾隆以後。則本于碑

記萬年簿及故老遺聞可采者紀之。其無徵者。或存名而闕史。昭其實也。嗚呼。余弱冠落采茲山。圓具以後。行脚四方。山中之事。不知經幾許滄桑。行年九十餘。始策杖還山。謬主山席。凡一切設施。悉求合先哲先賢之矩範。曰勞曰怨。所未敢辭。即此一編。亦不宜少緩者也。他日觀之。庶乎一滴之原。萬葉之本。皆瞭然可指也焉。

佛曆二千九百六十二年。民國廿四年乙亥端陽節住山幻遊老人虛雲識于聖箭堂。

附錄禪宗五派源流

禪宗五派。上溯始自天竺迦葉。二十八祖傳至達摩。遂稱東土初祖。又五傳而至曹溪慧能禪師。是為六祖。然單傳之說。只就衣鉢授受而言。若夫傳法西天固未可考。震旦已有分支。如牛頭融師承三祖之後。自成一家。余輯增訂「佛祖道影」一書。亦列其世系。六祖既止衣鉢不傳。昔人記其世系。多由南嶽青原二家起。余於佛祖道影亦依此兩家分列其次序。惟五祖門下尚有神秀。行於北方。再傳而息。固勿論矣。六祖門下。得道者多。著名者如神會禪師。傳圓頓之宗於北方。使漸宗絕息。其功固不可沒。然再傳至圭峯。又為華嚴宗之祖師。故其世系亦無可述。今就南嶽青原兩家世系言之。青原思傳石頭遷。石頭分傳藥山儼及天皇悟。藥山傳雲巖晟。晟傳洞山良价。价傳曹山本寂。後人稱為曹洞宗。天皇悟傳龍潭信。

信傳德山鑒。鑒傳雪峯存。存傳雲門文偃。是爲雲門宗。存又傳玄沙備。備傳地藏琛。琛傳法眼文益。是爲法眼宗。故青原之後。分爲曹洞雲門法眼三宗。南嶽讓傳馬祖一。一傳百丈海。而百丈分傳潙山佑黃檗運二人。潙山靈佑傳仰山慧寂。是爲潙仰宗。黃檗運傳臨濟義玄。是爲臨濟宗。故南嶽之後。分爲潙仰臨濟二宗。此五宗派源流。余有「校正星燈集」之輯述。亦曾附錄及之。

南嶽下第六十世東明旵之嗣法。有海舟永慈與海舟普慈二人。永住金陵東山。普住杭州東明。「續指月錄」兩存之。按天童密雲悟及錢謙益。皆爲普慈立傳。稱爲旵祖嗣法。「宗統編年」載。萬曆六年辛酉。東明旵示寂。海舟普慈嗣法。據上所記。南嶽六十一世。應定爲東明普慈。臨濟一宗。本五派。最盛。尚有此淆訛。曹洞宗五傳至警祖。稍息。得遠公嗣法。燈燈相續未泯。然青原下第四十五世芙蓉楷嗣法。有「祖燈大統」一書。逕列鹿門覺將丹霞淳至天童淨中間五代削去。爲霖大師曾辨其謬。按「宗統編年」載。宋重和元年楷祖示寂。丹霞淳嗣。明年淳示寂。真歇了嗣。其後三十有四載。了示寂。天童珏嗣。越十四年珏示寂。雪竇鑒嗣。經五載。鑒示寂。天童淨嗣。又二年。淨示寂。鹿門覺始嗣。去楷祖示寂時。歷五十五年矣。何得竟以鹿門覺嗣芙蓉楷。顯紊世次。故余於「增訂佛祖道影」一書附法系攷正一

文。以辨正之。

余居南華。甲戌夏。長沙郭涵齋寬慧居士。南嶽寶生長老。與九成了照首座等。相繼由大潙山來。懇請與修大潙。意以此宗居五家之長。惜乏後嗣。致祖庭息燄。現係濟宗鐘板。此次遭匪焚燬。盡爲灰燼。決議改弦更張。恢復潙仰一脈。大衆以予壽高臘長。爲諸山敬信。請余繼振潙仰宗。余因南華未能謝責。情不獲已。勉循記載。查此宗是靈佑祖師起。四傳至芭蕉慧清。其徒繼徹起演二十字。繼字下應是妙字。順次以紹先宗。然書載宋三角志謙及興陽詞鐸二公止。一說二公爲昆仲。同嗣報慈韶祖。作六世。一說志謙爲六世。詞鐸爲七世。今因此宗傳承甚少。故雙存之。以興陽詞鐸嗣三角志謙爲七世。以後已無考據。茲以詞公與余各摘上一字。繼演五十六字。以待後賢紹續無窮。偈曰。

詞德宣衍道大興　戒鼎馨徧五分新　慧燄彌布周沙界　香雲普蔭燦古今

慈悲濟世願無盡　光昭日月朗太清　振啟拈花宏潙上　圓相心燈永昌明

虛雲德清謹識

又余在南華。因悉雲門祖庭。香燈斷續無定。勉爲興復。查此宗起於文偃祖師。十一傳至南宋末溫州光孝己庵深淨禪師止。後失典籍。原派是偃祖下八世傳鴻曾演二十字。後不知

誰又出二十字。古派分三。今欲重繼。不知從何字起。故惟從己庵淨公與余各摘上一字。繼演五十六字。期之後賢。傳燈無盡。偈曰。

深演妙明耀乾坤　湛寂虛懷海印容　清淨覺圓懸智鏡　慧鑑精真道德融

慈悲喜捨昌普化　宏開拈花續傳燈　繼振雲門關一旨　惠澤蒼生法雨隆

虛雲演徹謹識

癸酉春。有明湛禪者。由長汀到南華。謂在長汀創建八寶山。志願欲紹法眼一宗。不知所由。懇授其法眼源流。因嘉其志。乃告之曰。此宗發源在金陵清涼山。早廢。茲時不易恢復。從宋元來。紹化乏後。查諸典籍。自文益祖師七傳至祥符良慶禪師止。其後無考。舊派益祖六世祖光禪師立二十字。後不知何人立四十字。雖有二派。子孫傳流。鮮有繼起。又查益祖出天台德韶國師。與清涼泰欽禪師。傳載韶欽二公下五世良慶禪師。其中秉承有繼韶公者。有嗣欽公者。紛紜不一。有記益韶壽勝元慧良爲七世。有記益欽齊照元慧良爲七世。今欲繼起。艱於考證。惟有秉承韶公。續從良慶禪師與余各摘上一字。繼演五十六字。以待後賢繼續。傳之永久。偈曰。

良虛本寂體無量　法界通融廣含藏　徧印森羅圓自在　塞空情器總真常

惟斯勝德昭日月　慧燈普照洞陰陽　傳宗法眼大相義　光輝地久固天長

虛雲古巖謹識

〔附記〕謹案虛雲和尙出家鼓山。鼓山自明代以來臨濟曹洞並傳。妙蓮老和尙。

卽以臨濟而接曹洞法脈者也。蓮老以兩宗正脈付之老人。

由臨濟至虛老人是四十三代

由曹洞至虛老人是四十七代

潙仰近百年來無人承嗣。由寶生和尙等請虛老人嗣潙山。自山祖師

下七代與陽禪師起續承之故。

虛老人爲繼潙仰第八代祖。

法眼失嗣更久。入寶山青持大師請虛老續法眼源流。艮慶禪師爲七

代。虛老人應繼爲法眼第八代。

雲門亦久無繼嗣。偃祖下第十一世爲光孝己庵。今虛老人中興雲門。

應繼己庵爲十二代祖。

至若聯芳集中。列虛老人爲百三十代等等。係指歷代住持而言。非正脈也。合附識之。

重建福建鼓山湧泉寺迴龍閣募緣啟

鼓山為閩中重鎮。而湧泉寺又若為石鼓靈秀之所寄。何以故。從來名公鉅卿。騷人雅士之遊茲山者。莫不以敝寺為憩息之所。山以人而益靈。人得山而彌秀。而其間之樞鈕。寺適當之。寺有迴龍閣。魚池亭。歲寒寮。遊者稱便。不意去歲九月間。旅客不慎於火。致寮閣亭榭均付焚如。設不亟謀恢復。則絡繹來遊者。不其減煞清興歟。至寺與此高閣。尤有相依之勢。蓋寺之巽方稍缺。非建崇宇。不能與右方相稱。寺之興盛。即山之興盛。亦即閩之興盛。是閩中之山川與人物。欲其珠聯璧合。貫為一氣者。敝寺寮閣之重建。不可緩也。又豈僅為遊人逆旅計哉。區區之見。想為諸大君子所贊許而樂助者矣。爰為序陳於大雅宏達之前。幸垂鑒焉。

民國二十四年歲次乙亥正月虛雲啟

建築鼓山寺各堂寮勝緣疏

敬啟者。老衲 承乏鼓山。於茲已三年矣。竊念此千年名剎。自唐靈嶠祖。降龍開山。至後梁與聖神晏國師重興。遞代相承。列祖列宗。締造精神。於今未泯。而紹續佛祖慧命。端賴後賢。繼起有人。培植未來主法之責耳。虛雲自受事以來。竭蹶進行。雖次第興復禪堂。念佛堂。學戒

堂。佛學院。延壽堂。如意寮。涅槃堂。以及各處下院。然以地方貧瘠。常住清苦。規模粗備。已大不易。今者十方禪德來寺日多。禪房湫隘。居處難安。且禪堂位置。向與放牲園毘連。禽畜糞穢。混雜薰蒸。清修靜養。咸不合宜。今擬將此放牲園移置羅漢臺以下。開闢舊址。為增拓禪堂地基之用。詢謀僉同。咸以為允。又鼓山年來傳戒。亞堂獨缺依止之所。竊維女界二眾。參學各省。皆少叢林風規。既無聞見。塵俗習氣。從何脫離。修學無地。實堪憫念。今並擬就本山平楚庵故址。在山麓接近廨院之處。建築女修院一所。俾令來山求戒。發心參學之輩。得由本山常住照應。可以安心淨修。於培植尼眾道風。不無補益。綜此二事。籌劃建築之費。計非十餘萬金不辦。今擬合集善信。襄此義舉。茲值戒徒觀本贊助任勞。持疏募捐。祈諸大護法。長者居士。為法隨喜。廣為傳述。同心協力。種此福田。培此道種。成此無盡藏不可思議功德。無任頂祝企禱之至。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虛雲啟

申書啟

屢荷眷顧殊私。未能寸答。昨過擾二剎。愧甚愧甚。即辰授衣。應阜積雪祛寒。閒道人正好翻灰撥火。想必道範彌尊。清修益茂。十方渴仰。二剎欣瞻。賀賀。但近日法門衰替。多因戒律不

精。與世浮沈。大乖法體。思得一持戒頭陀。維挽振作。誠如古人所言。「老死丘壑。不如領衆叢林」之願。緬想師前在常住時。必欲坐破鐵壁銀山。即千駟萬鍾亦有所不顧。其志何勇猛堅固耶。今一旦住持二剎。爲法門棟樑。作人天眼目。起衰救弊。力挽頹風。雖法門之慶。亦常住之光也。必須得人勗勷。隨材器使方妙。然愛衆之心不可不溥。容衆之量不可不寬。以衆人之心爲心。以衆人之耳目爲耳目。不可偏聽。誤信小人言語。要緊要緊。且立法貴嚴。待人宜恕。嚴則事無廢弛。恕則人能改過。不可因一言一事以棄人。用伸管見。幸爲採行。法門幸甚。臨穎不勝翹盼之至。謹啟。

〔附註〕按申書者。申請嗣法書也。啟者。答其申請之文也。查禪宗門下。向有嗣法之習慣。如得法弟子。既爲叢林住持。例向傳法之師申請嗣法。而其師又例答允之。以書啟證明其派系之關係而已。日久弊生。十方選賢之制。變爲子孫繼承。今世有所謂剃派者。不問其賢不肖。祇順人情。嗣法繼位。何殊買賣。此師所不願爲者也。師未應鼓山四衆邀請之前。在昆明重建兩寺。兼任住持。迨決意往閩之時。曾召集諸護法與僧衆。欲選繼任之人。然四衆挽留甚堅。以任期未滿爲詞。不肯另選。師行期已定。暫使弟子某代理其任務。乃得成行。既去。任期亦滿。諸護法者。仍請某繼任住持。某具申請嗣法書。

寄至鼓山。一請再請。均未見許。致啟人疑。且亦有謀奪其位者。疑謗交興。以某之果爲不肖也。然諸護法者以師臨去時。嘗付託於某。則某爲賢能。堪任住持可知矣。爭持不決。羣議懇請師回滇。勉爲一行。風潮寢息。乃以此書啟答之。而文內無年月。亦無地名人名。不敘嗣法之事。但誡其寬和處衆。原稿標題刪餘申書啟三字。憶昔雲公再由滇回閩。從海船過港。曾到廣州數日。此民十八年事也。此啟當作於是年。

民國十八年己巳

爲六祖請賜加封諡號呈文

嘗聞崇德報功。歷代著褒揚奉祀之典。前賢往哲。盛世重追封加諡之文。故我六祖慧能禪師。生於唐代。得衣缽真傳。大顯法化。唐中宗神龍元年。遣內侍馳詔迎請不赴。惟於曹溪。（即今南華寺）闡揚心地般若法門。嗣法者四十三人。聞法而不失宗旨者。萬千之衆。其後分爲五宗。曰臨濟。曰曹洞。曰溈仰。曰雲門。曰法眼。皆一脈相承。普遍南北。法眼一宗。遠傳於泰國高麗。曹洞亦盛行於日本。教化廣被。淵源深遠。古今鮮見。玄宗光天二年。六祖示寂。留肉身於曹溪。憲宗諡曰大鑑禪師。至宋朝太宗加諡曰大鑑真空禪師。仁宗加諡曰大鑑真空普覺禪師。神宗加諡曰大鑑真空普覺圓明禪師。宋以後地方有司。未爲請

證。故無聞焉。然曹溪禪道愈久而彌著者也。宋儒周濂溪。參學於東林聰禪師。得心性之傳。幷得竹林壽涯禪師所授易學。而二師皆淵源於曹溪。二程朱陸性理之學。又皆出於濂溪。致其法脈源流。宋明兩代言性理之學者最著。其於曹溪。則猶古之洙泗也。至於道家。如唐之呂洞賓參學於黃龍禪師而得悟道。元之張紫陽得雪竇祖英禪師語錄啟發。始開妙悟。此道家猶龍一派稱為純正者。以得聞曹溪之禪法而中興其宗派焉。故曹溪不獨為禪門之祖庭。亦儒道兩家之大宗師也。蓋其源遠則其流長。佛教傳入中國。始於漢而盛於唐。法師如林。惟我　六祖遠紹直指單傳明心見性之宗。化行中外。朝野尊崇。得不謂一代之人傑。三教之師表耶。茲更就其與粵東文物關係論之。相傳曲江張九齡於童年時。嘗隨其家長參禮曹溪。　六祖為之摩頂授記。謂「此子器量不凡。他日必束帶立朝。身為大臣。」曲江風度。膾炙人口。而不知已於齠齔之年。早得　祖師為之印證矣。嶺南文化落後。自　六祖得衣鉢後。教化普施。從此粵人不再以獦獠見嘲於中原矣。粵東文物之盛。亦自此始。未幾而有黃巢之亂。黃巢曾率兵取道曹溪。以不禮於祖庭。風雨晦冥。迷途失路。終日不能出山。乃懾慄禮敬。始解昏厄。後將其屯兵之營田。盡捨於南華。供奉祖庭香火。誌書名其地為黃巢莊。是以魔王而轉為護法。尤為奇事。又韓愈以謗佛被貶為潮州刺史。三致書於大顛

禪師。親入山敬禮。爲大顛所折服。唐尚書孟簡作韓愈別傳。記其問答之言。宋歐陽修跋其別傳。則曰「反復讀之知大顛果非常僧也。」又曰「若非深達先王之法言者。莫之能爲也。」大顛爲曹溪第四傳弟子。其見韓愈之年已八十八歲。韓愈未至潮時。潮人早受法化久矣。後人謂潮州賴有韓愈開闢草萊。不知其功乃種因於大顛禪師也。曹溪弟子分化各方。蠻烟瘴雨之鄉。咸沐其化。其與廣東文化關係之深。殊未易殫述。自唐迄今千有餘年。各地禪寺類多頹毀。獨曹溪一寺。（初名寶林後名南華）巍然獨存。香火綿綿。每年　六祖誕降之期。曲江近縣善信之士。咸來晉香頂禮。絡繹於道。其德澤感人。靈顯佑世。千年如一日。政府對於蒙藏之喇嘛班禪。既嘗頒給封號矣。此固懷柔深意。若特擇其道義精純。化行中外。如六祖者。追封諡號。尤見遐邇一體。天下歸仁。或慮當茲非常時期。奚暇及此。第攷唐太宗時。崇奉佛法。開元二年。詔凡兵災之處。悉建寺供佛。十五年再下詔。凡戰地皆立佛寺。至於太原舊第。亦施以奉佛。果被法鼓所震。變炎火爲青蓮。梵音所聞。易苦海如甘露。此殆其所見者大。所知者深也。今歲首陪都開護國息災大悲法會。抑見弘濟萬品。典御十方。尊崇佛法。慶洽人天。濟濟羣公。共修福業。永作善緣。同心同德。護法宏教。如此。理合呈請鈞府。敬祈轉呈政府主席明令頒給　六祖禪師封號。以垂久遠。光昭萬代。福蔭邦家。謹呈

代弘法寺募塑西方三聖引

聞夫唯心淨土。非土木之可成。自性彌陀。豈形像之能擬。惟由不識衣寶。故爾然而拈草成形。法華授記。優塡設像。亦感殊恩。弘法寺。乃明代所建也。年深寺圮。有僧景宗者。住持多年竭力募建大殿。內塑西方三聖。以佛切於度生。人勤於念佛故也。但以財力維艱。叩化宰官善信。發心善捨。逗針合斧。集腋攢裘。共植良因。完結勝果。更願以念佛之心塑佛。本具天真。以塑佛之念念心。自性恆在。若謂念無可念。施無可施。則山河俱是淨體。土木無非法身。其功德豈可思議哉。各請廣種福田。幸勿當面錯過。代陳數語。莫鄙豐干。

鼓山募刊佛祖道影及三壇傳戒正範小引

蓋聞木本水源。千樣枝流是發。愼終追遠。萬世孫嗣應知。世出世間。理原一致。人子佛子。道亦相同。昔世尊遺教。謂佛在世。以佛爲師。佛滅度後。以戒爲師。故拈花悟旨。祖祖相傳。五篇三聚。戒戒守固。皆是佛子之師也。而諸祖道影。三壇傳戒正範二書。爲佛子者。其可忽乎。雲嘗檢閱舊板。諸祖道影百餘尊。甚多缺漏。乃搜集諸山所藏。幾經年月。共得四百餘像。精繪題贊。雖未大成。不無小補。又三壇正範。鮮有刊本。諸方傳戒。多屬手鈔。未能普遍。魯魚亥豕。錯誤尤多。今欲以諸祖道影。及此正範。付之梨棗。以廣流傳。此 虛雲 寸衷。敢陳於大德長者

之前。計刻二書約費千百餘元。深望　仁人君子。踴躍樂助。速成善舉。傳之永古。則佛祖深恩。不圖報而能報。戒法宏施。轉暗傳而明傳矣。是爲引。

民國二十年辛未春

勸造華嚴經引

諸佛出世。無非度生。然度一時之衆生以言語。度萬劫之衆生以經書。所以有三藏十二部類。開八萬四千法門。歷來中土受持最盛者。不過法華金剛楞嚴圓覺。至於華嚴一乘之圓教。見性之祕典。以卷帙數多。流通未廣。余於雲山靜悟之餘。間覽華嚴。其玄妙非口舌所能宣。今欲與上善諸公遊華藏之世界。入毘盧之性海。作眞實之功德。種無上之良因。攢修華嚴大法。各各隨喜佈施。或一部半部。一函半函。一卷半卷。其功德不可以言喻也。伏冀　宰官長者。居士先生。廣植福田。同登覺路。勿藉口時艱。勿視爲無益。寶山既到。切莫空回。報佛祖之深恩。植菩提之道樹。其在斯乎。是爲引。

諷華嚴經遊海放生小引

自有天地而人位乎其中。有陰陽即有善惡。理也數也。理極數極。聖賢特生。扶天常。植人紀。奠地維。爲之格言。皆使人爲善不爲惡也。但至言雖多。佛言爲量。三藏至切。而華嚴尤精。曠

觀宇宙一華嚴也。川岳一華嚴也。古往今來在在無非華嚴也。豎超三際。橫貫十虛。大哉華嚴。豈可心思語測哉。然極大無外。不僅羅世界之廣闊。極小無內。匪特斂一己之身心。天賴以清。地賴以寧。人賴以安。以至四生六道。靡不賴以克濟也。奈濁劫漸增。人心不古。上天譴罰。或旱潦。或飢饉。皆以災異示人。使爲善不爲惡也。然爲善固多。而不善亦有。回心雖衆。而愚昧時聞。某寂念禪關。蒲團消人間歲月。攜杖塵表。衣鉢度劫外春秋。目擊時艱。不忍聞見。于時募化十方。鳩約同志。清淨三業。披瀝一心。諷華嚴於海上。放生命於淵中。冀風調而雨順。祈歲稔以年豐。祖禰超度。眷屬泰寧。更願嗣續繁昌。祿位增榮。商者富。農者豐。處處樂春臺。人人躋壽域。普照佛日。遠扇仁風。將見人心轉而天意回。劫運消而災異殄。經之利益。善之益人。詎淺鮮哉。是爲引。

遊昆明湖放生小引

民國九年庚申月日。某與善信諸君遊於昆明湖。藉放生以廣慈悲心焉。是日也。天朗氣清。水波不興。平湖如鏡。仰觀俯察。山川人物。乃知榆郡所以爲西南都會也。台峯巍峙。鶴渚鎖流。龍池又史城之西湖也。自南而北。峯十九而溪十八。溯流而源。洲則四而島則三也。連奇峯。環玉帶。排翠闥。列畫圖者。蒼山之勝概也。迴狂瀾。噴珠玉。映澄清。照明鏡者。洱水之淵渟

也前臨雞足。問消息於飲光。後倚台峯。聆佛音於宗寶。左則龍華石室。右則威寶天衙。以致飛來拱瑞。天橋鎖峯。羅荃呈貢。集福排筵。一塔三塔。高聳雲間。五樓十樓。點綴湖畔。晴川溪雨。山雪海風。萬井星羅碁布。兩關天塹雲封。感矣哉。蒼洱爲宇內之奇觀也。凝眸焉。蘋白蓼紅。參差於水面。鳧飛鷗躍。出沒乎波心。縱目焉。水連天一色。風與月雙清。一豆一觴。琴瑟笙歌。忘乎帝力。或有詞山青使泛掉而歌。或有漁家者流。抛罾以俟。吾何意於斯乎。是遊而以放生名。意者其鼋鼉乎。巨身吞舟。吾知其爲介也。何得而市之。意者其蛟龍乎。能飛能潛。吾安得而目之。意者其魚鱉乎。類不同而名亦異。吾知其爲鱗介。市以易之。蘇而釋之者何也。大不過數斤。細不加權秤。其爲物微。其爲命多。一錢可活數命。百錢可贖萬千。勿以其爲物而可輕也。勿以爲數多而可忽也。吾安得盡水族而放之。其力有能有不能。吾亦竭其力之可能而已。嗟乎。吾何幸而遊也。生何幸而放也。昔孔子釣而不網。寓仁於取也。予遊焉而放。擴慈于心也。雖釣與放不同。而仁與慈曷異乎。盍嘗觀之。流水長者矣。以象載水而活魚。永明竊錢以活物。自顏魯公而至雲棲。昭昭耳目。仁人君子履行而獲感應者多矣。嗟乎。遊有道焉。遊于身者江湖。遊於心者道義。子知吾之遊乎。雖終日遊焉可也。

佛法省要序

諸家聖賢立言。繁如恆星。其主旨無非利生。然流行之有通塞。弘化之有廣狹。全在義之淺深。益之大小。又如湖海廣狹之不同耳。李同王居士發菩提心。述佛法省要。標名為唯一真理宗教。世界和平保障。意蓋謂於今瘡痍滿目。皆因衆生不識真理。迷妄為真。釀成惡業。今欲免脫劫難。非洞明真偽。徹證真理。別無妙術。故特揀百家之言。實無有逾佛者。夫惟佛表顯聖凡不二。慈悲普遍。妙化三乘。天堂地獄苦樂情亡。乃至一切衆生皆我父母。怨親平等。如是以觀。佛實如日光之普照。海涵之無涯。舉世果能家家信受。人人奉行。何處更有惡劫來臨。奈鮮信行。招來自作自受之報。佛說為可憐憫者。悲哉。夫佛典廣有三藏。不下萬餘部。自非久習不可。一時初學難以入門。故王居士特會綱要。問序於余。雲困老病。耳目失用。加之力弱。搦管無能。對於諸方函件。早經謝絕。今因居士著述。不遠由滇寄來。恐阻居士之大心。聊贅數言。以應悲願。普勸天下萬世衆生。嗣後勿再造殺。因庶免召殺機果報。即古德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天下太平矣。豈不樂哉。至末段述祖師機緣。功行明心。所說不虛。依此行持。得大法益。證者知焉。是為序。

民國三十一年歲次壬午曹溪南華祖庭幻遊虛雲

重刊三壇傳戒儀範後跋

法運秋晚。魔強難支。戒行不嚴。道風不振。察其原因。蓋由濫設戒壇之過咎。病弊叢生。慧命絲懸。危如纍卵。縱有一二以傳戒名者。至其半滿時機。止作不審忖思。一味執我人牛迹之見。如近某法師與天津徐某居士書稱。律可方便。佛前受戒。不必壇儀。謂今佛法概被叢林抹殺。按不假壇規之說。本出梵網經云。千里內無授戒師。可于佛前自誓受戒。或七日至一年。要見好相。若無好相。不得戒。法師前受戒。不必好相。即得戒。故六祖古佛再來。尚須領戒於法性智光律師。況於他人乎。佛命近執尊者製壇。宣祖宏闡。今人不明祖祖相承之婆心。藏有明文。不肯信任。妄矯私意。信筆雌黃。沆瀣一氣。各相默許。豈免自瞎瞎人哉。既稱知識。身負其責。尙輕忽如是。餘諸冒名師德。安有不作獅蟲者耶。屢見諸方傳戒之處。雖遞年照例。三五十日者。實則先聖授受之美範。早已廢盡。更有招貼四布。煽誘蠱惑。買賣戒師。不尊壇處。即淫祠神社。血食宰牲之區。妄作戒壇。十師數目。證成足否。于主法師不知死活。或無僧行。結期或七日三日。乃至一日。三壇俱畢。至於說戒。不分僧尼。緇白混雜。甚或賣牒于四衆。捏名寄戒。不知律儀爲何事。將佛無上妙法。變爲鴆蠱惡毒。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甯不悲夫。至若新戒。雖屬不知究竟。不思我之出家。原爲生死。今欲何圖。豈可不擇清濁。貪圖方便。或聞成就衣具。如蠅集腥臭。呑餌上鉤。彼此迷惑。竊名網利。相襲如貿易。如兒戲。本是

清淨佛土。翻爲地獄深坑。聞見所及。誰不痛心。誠如經云。猶三百矛刺心者也。雲逢斯末季。障深慧淺。豈敢饒舌。由於昔年馳驅中外。歷皖豫魯晉陝甘川藏滇黔閩浙粵桂。親所經過之實在情弊。目擊心傷。不得已略舉一二。用曉同志供諸來賢。自今以往。祈當世知識諸山長老。共振嘉猷。同瞻佛日。開諸冥暗。勿復以世尊大法。草率相傳。稗販苟且。貽誤初心。斷人慧命。庶足以補過去之漏。匡未來戒法之疎。幸甚幸甚。

民國二十三年歲次甲戌安居日　幻遊比丘虛雲識於聖箭堂

滇南大雞足山鉢盂峯勒賜護國祝聖禪寺同戒錄序

蓋聞慈尊設化。循順機宜。妙演三乘。盡該三學。欲冀正法恒遠。舍戒律則無所依。定慧雙嚴。匪僧伽而莫能立。是故波羅提木叉。爲衆善之洪機。羣靈之所依怙者也。故我迦葉尊者。愍濟未來。親受遺囑。嚴淨毘尼。佛讚第一。法流震旦。三學互輝。六和安靜。世出世法。無越梵網。諸祖授受。悉以毘尼。至唐道宣律師。宏興戒學。海內緇侶。悉依其模範。遂稱南山宗焉。自是繼承不絕。分燈天下。拯拔諸有。所以楞嚴經云。一切世間諸修學人。若不持戒。出三界者。無有是處。嗚呼。同滯末流。去聖時遠。情多懈怠。難證聖因。余自鼓山行脚。雲水諸方。自顧不才。潛身秦嶺。藏跡未密。又離蘭若。馳謁鼻祖。于清光緒三十年甲辰歲。至雞峯。幸遇臘德紳耆

等。請余于石鐘梵刹傳戒講經。再三難辭。勉受衆請。至乙巳戒場會畢。更蒙諸山長老。以缽盂院古名迎祥寺者。命雲支撐。奈寺院頹敗。以募修故。遠馳海外。又于丙午春。詣京祝壽。蒙贈額曰護國祝聖禪寺。欽賜龍藏衣缽。迎經回山。遵勅修建戒壇。虛雲謬承恩寵。薄德鮮慧。何能堪任。幸逢規範有在。敢不勉力遵奉律制。開壇演戒。伏願佛日重輝。法輪常轉。汝諸佛子。既已發心。乞獲戒珠。自今已往。仰體聖恩。崇隆正法。克盡真乘。俾聖教昌明。均沾福慧。上報四恩。下益羣品。汝等得戒和尚。梵語鄔波陀耶。此云力生。成三乘道。力生五分法身。羯磨師滌除惑業。成就莊嚴。教授師訓誨規模。整肅威儀。尊證師舉檢七非。圓成三聚。白四羯磨。諸師印可。得成比丘。比丘者。華言乞士。爲乞內外法喜。滋養身心。至大覺岸。皆從壇上諸師。獲證道體。恩莫大焉。每逢戒師節臘。當虔焚獻遙禮。須知衆師有生長聖胎之厚德。庶不負
國恩擁護之深意云爾。

宣統三年歲次辛亥四月佛誕日石鼓四十七世頭陀德清虛雲謹識

〔附錄〕雲貴總督李經羲撰同戒錄序

蓋聞先聖留迹。每於名山洞府標幟爲古利益羣生。余閱釋典所載。雞山乃迦葉守衣入定道場。名著寰區。心嚮已久。惜未得親歷其境以爲憾。後奉命來滇。榮經兩任。每閱

滇志及遊山記。幷讚此山爲全滇形勝之區。而此山當中有缽盂峯。形勢圓秀。尤爲靈馭所鍾。則昔傳迦葉至恬缽信不謬也。前人於此創大招提。名曰迎祥寺。俗呼缽盂庵。已久歷年所。幾於無人振起。今幸 余於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冬。接奉上諭。有大沙門虛雲。道業孤高。振錫各國。由東洋回北闕。請龍藏全部。賜額護國祝聖禪寺。及光明如來鎮山寶印。鑾駕衣缽回山傳戒。地方官紳均悉崇護。今學部葉公。太守陳公。各贈碑序。均稱以地靈則人傑。茲山茲寺靈氣久毓。故高僧代興。而龍光寵錫。佛國增輝。實近代所希有也。自今已往。虛雲法師於祝聖道場開壇演戒。將見法從緣起。道以人宏。凡諸末學。各亦盡心精持梵戒。使如來宏通大教。明燭於世。人人知所率由。實爲慶幸。余於戒律雖未諳習。然略聞戒有輕重。法有開遮。能達心乃無體之體。斯持戒于不持之持。所謂塵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真。則如來之金剛寶戒。卽自性之金剛寶覺也。余雖未能親至名山。獲登講席。然千里之外。讚以片言。與名山諸上座。結一段文字因緣。庶不負虛雲大法師苦心大力。而國恩佛法。當與此山此寺。永垂不朽云。

雲貴總督　臣李經羲拜撰

滇湖碧雞山華亭峯靖國雲棲寺同戒錄序

……（上略）余于光緒壬寅循藏至滇。守死關於與福。甲辰謁鼻祖到雞峯。被請於榆之三塔。講法華至石鍾演木叉戒。承衆檀那推主鉢盂峯。馳驅中外重新故址。于丙午春恭趨北闕。蒙賜護國祝聖之額。及龍藏鑾印紫衣鉢杖等奉旨回山。遵勅修建戒壇以挽頹風。值共和成立。設佛教會以應時機。蒙孫袁二總統。及滇督蔡任。照歷朝尊崇聖教各贈匾額。命宏戒法。於庚申歲。屢奉督軍唐暨各長官令來省。命修建水陸道場。蒙允赦獄拯飢。提倡慈善。齋事既畢。本欲遂雲水初心。嗣因唐帥與各長官重與此山名靖國雲棲禪寺。堅請住持。以保古迹。屢辭未獲。勉承其意。然滇之名勝雖多。惟碧雞金馬爲冠。文獻足徵。至元時。有鉉峯禪師。傳中峯國師嫡脈。於斯結茅。名曰華亭。明有禪師相晟者。請額名圓覺。清代以來。雖略修繕。但疊遭兵燹。久成荒塢。至雲來日。清風兩袖。一鉢虛懸。若畏怯不前。恐辜檀越信念。由是勉力倣效祝聖舊約。遵奉律制。開壇演戒。願冀佛日重輝。汝諸佛子。既已發心。乞獲戒珠。自今已往。仰體國仁。崇隆正法。克盡真乘。俾聖教以昌明。均沾福慧。上報四恩。下益羣品。汝等得戒和尚。梵語鄔波陀耶。此云力生。成三乘道力。生五分法身。（下略）云云

民國十年辛酉四月　佛誕日石鼓四十七世頭陀德清虛雲謹識

〔附錄〕靖國雲棲禪寺同戒錄序

戒可傳乎。則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從何處開。復從何止。戒無可傳乎。則剎那一念。因果昭然。持之便登彼岸。犯之則入無間。此波羅提木叉所以佛佛相傳也。予少受儒書。每喜誦王陽明天泉橋四句教法。後得泛覽六祖壇經。及古祖師語錄。益恍然悟善惡之本與宗律之趣。戊午夏。迭丁先王母與先父之憂。喪中煢煢頓念「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之語。適慕友王竹村君。省親歸省。爲予道雞足祝聖戒壇之勝。及虛雲上人之行。己未七月。因追悼陣亡官兵。並超薦歷代先亡。乃延上人來省講經。主齋醮事。事竣。請上人駐錫西山華亭。爲十方雲水開建禪席。上人許之。將於辛酉起每逢春季宏傳戒法。振正僧規。囑序於予。予識上人久矣。然聞其妙悟。秦嶺以來。所至東海南洋諸邦。道俗咸仰。復宣法於暹羅王宮。道感乎清帝闕下。敬禮有加。法物屢賜。意上人之定行內祕。慧光外朗。止觀雙嚴。無假律儀。而上人必兢兢於傳戒者何哉。則以去聖時遙。人根陋劣。若不持戒。欲出三界。無有是處。況內之則緇流慳文字之緣。外之則白衣盡名相之事。求其止作一乘律儀。心念準乎軌範者。蓋戛戛乎其難得。嗚呼。僧敗法末。儀表且疎。世衰道微。矩矱難得。深悲人天之多放逸。而服上人之專宏戒律者。其用意爲不可及。故樂爲戒錄之序。而願同戒者之微塵菩薩衆。由是成正覺。則豈獨上人之惠。

蓋諸佛之本意也。若夫華亭一寺。建始於元。賜名於明。鉉峯禪師因感夢而倡建。相晟綱司得黎都監沐國公諸巨公之提倡而重興中經鏡清普照諸師。與廢迭更至於今則斷瓦頹垣棲禪無所矣。然其地背山臨海。實足以安身發慧歷代產名僧。若通禪師之高僧傳。最近巖棲之詩塚。叢彰彰可考者。上人者其諸師之乘願再來乎。愧予軍書旁午。不能從上人遊。而連年用兵。杼軸告空。僅稍發帑。爲上人助。聊弁數語。以志吾歉。而表上人之功。異日者。戒香普薰、若雲滿太虛。以成華藏世界、則上人之功益著。而予之所日夕默禱者。因重題其寺。曰靖國雲棲寺。徇上人之意也。

民國九年庚申冬十月靖國聯軍總司令官會澤唐繼堯撰

〔附錄〕靖國雲棲禪寺同戒錄序

戒如大明珠。能消長夜暗。戒如真寶鏡。照法盡無遺。離世速成佛。惟此法爲最。此彌勒菩薩語也。昔者釋尊將滅度。阿難請問。如來滅後。以何爲師。佛告之言。若我滅後。以戒爲師。等與如來在世無異。嗚呼。戒之貴也。瓔珞經云。又復法師能於一切國土中。教化一人出家受菩薩戒者。是法師其功德勝造八萬四千塔。況復二人三人乃至百千。其福果不可稱量。嗚呼。倡戒者之又足貴也。雖然難言之矣。方真諦三藏之初來此土也。

擬將菩薩律藏來。後於南海上船。船便欲沒。省去餘物。舟仍不起。及去律本。船乃得進。真諦歎曰。菩薩戒律。漢土無緣。深可悲也。後沙門法進等。投誠禮禱。夢感彌勒菩薩親與授記。自夢覺誦出別行地持戒本。與曇無讖三藏校之悉合。大秦姚興宏始二年。西域三藏法師鳩摩羅什來。誦出梵網菩薩心地法門。此土乃得戒學。吾滇古稱西域國土。代諸先德。當不至受此厄難。即唐宋時閒。梵刹叢林彌望皆是。或亦易沾戒法。明清以後。遞降寖衰。今有虛雲上人者。楚產也。本世家子。自少出家。行頭陀行。歷徵靈感。後於終南深入禪定。徹悟自心。光緒季年。來禮雞足。見梵宇傾頹。釋子廢惰。惻然憫之。廼乞鉢盂庵舊址。結茅棲身。旋赴京請經。時清帝命稽典冊。以明時雞足最盛。頒藏三次。至清請經則自虛雲始。又以上人戒行威儀。迥超凡表。乃頒賜龍藏。玉印儀杖衣鉢。並頒勅賜十方護國祝聖禪寺匾額。勅守臣李經羲保護優禮有加。自是以來。上人於祝聖禪寺。每歲傳戒說法度生。去年秋。會澤唐公。以滇省連年興師。死傷甚衆。欲追悼之。乃請上人來省。建水陸齋醮。事竣。復延往西山華亭。開十方叢林。更名爲靖國雲棲禪寺。今年春三月。上人將開戒於雲棲。囑序於予。予惟戒法之興。不獨有益於緇流也。且亦有益於俗衆。凡今之人。一語言一動作。一思想一合念。無不挾貪嗔癡三業以俱來。

救此貪嗔癡者。其不可以貪嗔癡救之歟。其當以清淨慈悲救之歟。嗚呼。吾讀其文。何其言之深切也。雖然近時求佛法者亦夥矣。上焉者以佛學爲哲學。求名相之淵深。中焉者以佛學爲文學。求文字之廣博。下焉者則香花香飯以作佛事。禮禱在口。禍福迷心。比比皆是。求其自作身心性命之薰修。他作世道人心之救正者。渺不可得。佛學昌矣。國事如故。人心如故。何哉。何哉。則戒學之不昌。戒學之不昌。則戒師之難得。戒師者。梵語阿闍黎。此云軌範師。謂其戒行可師。禪定可師。智慧可師。絕非泛泛緇流可以語此。虛雲上人甫來時。道行內祕。聲譽不興。惟吾師石禪老人遊雞足山歸。嘗亟稱之。民國初元。上人來省倡佛教會。始得常相過從。至去年來。又數與上人會於省。至是緣益深。交益久。欽重上人之清修梵行。而歎吾師亟稱之者。爲不謬矣。今上人宏開覺路。續此戒燈。使社會人心。徐資涵育。或者教育所不及之地。宗教當能補救之。故予樂爲之詞。予久墮世網。於佛學未有所得。而孱病頻年。飽經憂患。亦欲屏百事而從之遊也。

民國十年三月　雲南省長周鍾嶽謹述

〔附錄〕滇省碧雞山華亭寺同戒錄序

碧雞山爲滇會勝地。其得名自漢祀碧雞之神始。山有華亭寺。則元僧鉉峯實創建焉。

年久傾圮。清康熙間重修。咸豐間復燬於兵燹。光緒九年重修。蒼巖環抱。林木幽深。下瞰昆池。一碧萬頃。予每遊其間。徘徊瞻顧。意必有高僧。如慧遠道生輩說法談禪開人覺悟者。而未之見也。庚申冬。虛雲法師應當道請。自雞足山來駐錫於此。予久耳法師名。遂隨喜送之入山。接其議論。望其顏色。深遠靜穆。使人意消。予於佛學涉獵甚淺。私心竊喜淨土一門。方便修持。效果極大。法師聞而印之。一日枉過。贈以佛像佛書。爲予說淨修之法。予以法師之不我棄也。益決其精進之志。法師又約予住華亭寺。續開蓮社。予固願爲劉遺民者。早晚當踐此約也。法師將以辛酉三月開壇傳戒。囑予爲同戒錄序。予惟佛學以戒定慧三字扼其要。戒律不嚴則禪心不定。禪心不定則智慧不生。欲智慧到彼岸者。必自持戒始。法師於光緒丙午。曾謁闕蒙賜龍藏衣鉢。幷護國祝聖禪寺額。回雞足山拓寶剎啟戒場。信從者甚衆。雞足爲迦葉入定之所。厥後名僧無慮數十。然如法師之大振宗風者。何可多得。今又演戒於華亭。華亭在省會之地。四方聞風。奔走而來受戒者。當倍蓰於雞足。戒學盛興。旣有以拔衆生出三界。而人傑地靈。茲山亦因以生色焉。故樂爲之序。他日蓮社宏開。予更將濡筆贊揚淨業。而續晉人高賢之傳矣。

民國十年辛酉二月朔昆明陳困叟謹撰

勅賜鼓山白雲峯湧泉禪寺同戒錄序

嘗聞渡海須憑筏。到岸不須舟。蓋衆生心。因地具足佛果。爲拯迷故。特開方便。從一實相。權說三學。廣及恆沙法門。皆不出乎此也。法華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佛子行道已。來世當作佛。故知法雖寂滅。必須行於有作有爲之戒。而趣於無作本有之無上菩提而後已。則上根利智。一言之下。悟得戒相如空。當體無作。何有持犯之名言哉。獨是惑業苦三。如海無涯。若無戒航。將安渡越。而諸佛大悲。如月印水。數數示生。無有窮已。我釋迦世尊於菩提場。示成正覺。先開心地。以拯迷流。欲令一切衆生。咸知本源。自性清淨。但以權小不任。曲隱尊特。脫珍着弊。俯應羣蒙。保證解脫因緣制戒。其爲利也溥矣。故優波離尊者。愍念來今。嚴淨毘尼。親承佛讚。獨標第一。外現內祕。其實一乘。迄於唐之道宣律師。宏興戒學。海內悉遵。嗣續不絕。分燈寰宇。拯拔諸有。其惟南山宗乎。所以楞嚴經云。一切世間。諸修學人。若不持戒。出三界者。無有是處。嗚呼。同滯末流。去聖時遙。佛法生疎。人多懈怠。雖有智者。其如澎湃何。虛雲蒞戒茲山。勉身以道。潛跡秦嶺。窠極心宗。旋以慕訪聖跡。於光緒壬寅。循藏至滇。掩關於昆湖與福。甲辰謁鼻祖於雞峯。經榆城。僧俗請講法華於三塔寺。時雞足戒法音沈響寂。

復請余於石鐘寺傳演木叉戒期圓滿。承衆推舉鉢盂峯。勉爲之事。馳驅中外。募緣重闢故址。丙午春恭趨北闕。蒙賜護國祝聖之額。及龍藏鑾印紫衣鉢杖各法物回山。遵建戒壇。期振頹風。值共和成立。倡設佛教會以應時機。蒙孫袁二總統及滇督蔡鍔。仍照前朝尊重教。各贈匾額。命弘戒法。庚申歲受唐省長繼堯之聘。主修水陸。荷蒙依佛等慈。赦囚拯飢。事畢欲隱。復請余主持雲棲。緣弗能屏。己巳夏以塑像因緣。遊化滬上。歸山掃塔。爲衆講經。奈因前住持達公和尚歸西。首衆聯袂到滬。請余維持。而海軍部長兼閩省主席楊幼京先生。前主席方聲濤先生。率同官紳。亦極敦促主持。責以興利除弊。弘隆正法。緣熟若此。誼弗辭焉。查本寺自聖晏國師開山以來。緒衍無替。迄宋成平二年。勅賜白雲峯湧泉寺。詔建戒壇。延及明末永覺賢祖秉戒蓮池。大弘法化。丕振宗風。時號傑出。迨清季先戒和尚妙蓮老人。中興本寺。全山煥然復興。漳郡南山寺檳嶼極樂寺。兩領龍藏。化洽一時。然以人根昧劣。未能祖率。雖奉旨傳戒。八日即完三壇。法體如是。固無增減。而懸揣老人。未嘗不無慨歎焉。矧五夏專律。猶有未逮。數日三壇。豈範來學。今特商同大衆。改爲五旬。庶幾依法羯磨。方堪授受。仍遵舊例。開壇演戒。願冀佛日重輝。法輪常轉。汝諸佛子。既已發心。乞授具戒。果能圓信圓持。則戒體具足無餘矣。自今以往。仰體國恩。崇隆正法。克盡其能。務俾聖教昌明。均沾福慧。

上報四恩。下益羣品。惟壇儀既觀。名相須識。汝等戒和尚。梵語鄔波陀耶。此云力生。謂成三乘道力。生五分法身也。羯磨師滌除惑業。成就莊嚴。教授師訓誨規模。整肅威儀。尊證師舉檢七非。圓成三聚。白四羯磨。諸師印可。得爲比丘。比丘者。華言乞士。謂乞內外法喜。資養身心。至大覺岸。皆從壇上諸師。獲全道體。恩莫大焉。每逢戒師節臘。當虔焚香遙禮。以報生長聖胎之厚德。以不負國恩擁護之深意。各人出家之本願云爾。

民國十九年庚午　佛誕日司律四十七世頭陀古巖虛雲述於鼓山聖箭堂

南華寺同戒錄序

末法既敝。毘尼久衰。不獨新進四衆。不知戒律爲何物。卽當世之號稱善知識者。亦多言而不行。且不密。坐使世尊宏法範世之悲願。古德高賢闡教度人之苦心。如崦嵫落日。不絕如縷。雲投足桑門。棲影佛域。歲月電逝。倏七十餘年。既道業之無成。又行持之多缺。在山門爲贅人。在佛祖爲不肖。每念及此。如矛刺心。往歲粵中仁士。謬採虛聲。迎來南華。付以重任。嗟乎。六祖示寂。至今垂千三百年。五葉雲礽。遍于震旦。何曹溪源頭。反塞而不流。南華門庭傾而不振。追溯其故。皆往昔之人。不審毘尼。一往放逸。有以致之。使悉能嚴淨戒律。仰體祖意。則何至有今日乎。竊南華之衰。不自今始。憨祖當日中興錄。已慨乎言之。矧雲去憨祖日

遠。才力更遜。修言重興。難於往日。本年冬復經四衆請求。結壇說戒。道德才位。俱屬忝竊。第爲道場及晚近法門計。亦不容峻辭。于是于十月朔始。至十一月終。五十餘日之中。日與求戒弟子。切磋開導。盡雲所知。而領導諸師。啟發備至。願戒弟子輩。今而後時日凜若在壇。持之終形壽。如居浮囊。而渡瀛渤。則定慧因之日增。法門因之日盛。雲老矣。願若輩念如來慧命所寄之戒法。祖師形神所棲之道場。勉之毋或忘焉。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　無量壽佛誕日南華司律沙門虛雲序於信具樓

〔附錄〕南華寺同戒錄序

佛教入中國垂二千餘年。其爲教之經典法規禮儀戒律。久已深入人心。與中國原有儒道兩教融合貫通。因爲國民信仰思想之支柱。是故歷代佛法之盛衰興替。與國政之治亂得失。饒有關係。此凡稍治國史者能言之。晚近佛法衰微。吾粵特甚。僧規不整。尼行不修。木腐蟲生。叢林制毀。於是民間對於佛法之信仰。失其重心。世道人心。遂多缺憾。政府於宗教一律保護。人民信仰之自由。尤不願輕加抑制。顧爲風化治安。杜漸防微起見。僧尼細行。有爲成法清規所不許者。自不得不以干涉爲保護。藉正歧趨。其有真實修行。精嚴戒律者。則有護持而無抑制。此爲吾粵四衆所共明者也。惟是宗教

之事。何等莊嚴。立於主持地位者。教中弱點。倘不急起自謀改善。以一定規制約束信衆。則宗門多事。信仰奚存。此其關係於僧尼善信者爲輕。而關係整個社會者爲重。故就吾粵今日論。欲求復興佛法。將捨提倡戒律末由挽救。良以戒律不講。則善信無從整齊。僧伽無從糾正。叢林之制固難復起。佛法亦正未易重光也。今虛雲和尚以僧界大德。來主南華。第一事卽注重傳戒。可謂老眼無花。知所務矣。濟棠治軍理政於南服。敬恭桑梓。想望昇平。對茲稀有盛事。敢不竭其誠懇。爲吾粵三千萬喁喁望治之父老昆弟諸姑姊妹。禱祝和平。祈求康樂。爰爲敘其緣起如左。

廣東綏靖主任陳濟棠撰

〔附錄〕南華同戒錄序

曹溪至智藥而始著。南華至盧祖而法傳。由是道被大千。宗流五派。法輪常轉。法席常溫。洙泗禪林。相沿一脈。雖令韜法師以後。寂寂罕聞。歷五代迄宋垂數百年。始見重辯禪師一轟毒鼓。遞明憨山禪師繼起。重振南宗。一時海內弁冕。皆以導揚佛法爲己任。厥後智丙寶緣朝宗大休法法相承。心心密付。距憨師七十餘載。又有雪樵爲之闡揚。二百年來。雖不乏人相繼。然傳授持之舉。未有如今日虛老和尚之盛者也。虛老和尚

爲嚴淨毘尼。宏範三界之大德。悲晚近佛法之衰微。愍吾粵僧伽之蒙謗。掬湧泉法水。甘露遙頒。振曹洞宗風。梵蓮重茁。徇廣州佛教居士林之請。傳四衆大戒。俾三學圓成於剎那。三昧之中示劫海菩提之業。誠以一切有心者。皆應攝佛戒。衆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故佛子聞虛老卓錫南華。已種求戒因矣。大道之門。尙無拙工。況天人師乎。戒如寶鏡。照法無遺。持此寶鏡。誰願失墜。憨師當日寄示禪堂弟子。亦殷殷以佛言。尊重波羅提木叉。蓋能守戒。雖千里外如在左右。若不奉戒。對面猶千里。虛老法號原與憨師吻合。蓋大權菩薩。乘願再來。求戒諸子。想已共體前旨矣。漢魂曩以綏靖是邦。瞻依梵宇。感傳燈之席黯。承法駕以垂光。大覺門開。永留廣蔭。華嚴會啓。同證前因。漢魂方以典軍北鄙之身。又拜綏靖東區之命。未遑參學。總覺緣慳。惟一瓣心香。五塵俱淨。是則漢魂得序斯錄。與有光也。

廣東省東區綏靖委員李漢魂序

雲門山大覺禪寺同戒錄序

正徧知之垂化。眞霖雨於蒼生。慈悲等應。甘苦咸沾。法門宏開。三根普利。眞如妙體。本無言說。覺海波騰。非航莫渡。勞我覺皇。與慈運悲。無說中顯說。無修中說修。權開方便。巧運悲懷。

應病施方。無藥優劣。對症者良。法門無量。透機者當。先唱梵網。持此戒者。如暗遇明。如貧得寶。如病得瘥。如因出獄。如遠行得歸。離世速成佛。惟此法爲最。佛言汝是當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楞嚴謂三決定義。成無漏學。四種明誨。讚揚毘尼。一切世人。若不持戒出三界者。無有是處。四分律謂此經久住世。佛法得熾盛。若不持此戒。世間皆暗冥。直至金河顧命。以波羅提木叉爲師。故知一代時教。總以戒爲入道之本。成佛作祖之基礎也。勿輕小罪以爲無殃。剎那造罪。殃墮無間。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一息不來。便是來生。既爲佛子。須知戒之妙義。造律儀之淵深。三聚五篇之半滿。性遮互環之重輕。法體行相之幽玄。若不明晰。受之何益。法者。佛爲羅睺羅初制十支淨戒。二十四門儀則。十二年中。爲無事比丘制二百五十學處。及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並一切隨律威儀三千。八萬無量細行是也。體者。卽臨壇時。十師座前。正受戒時。運想一切塵境。亦是得戒之因。念念不忘。時刻守護。以戒爲能依。心爲所依。心法和合。名爲戒體也。行者。卽依所受之戒體。二六時中。或讀或誦。或禮懺安禪。不越毘尼而行。名爲戒行也。相者。佛制二百五十具戒。一百八十四種羯磨。一一戒相中。輕重開遮。成壞兩緣。此卽法相也。一切善業等事。如法當行不行。此名止犯。如法當行卽行。此名作持。若一切惡業等事。不當行而行。此名作犯。若不當行卽不行。此名止持。若

罔知止犯作持。則開遮全晦。故律制比丘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後。方可聽教參禪。如能依教奉行。守持無染。可名真淨道器。稍有違犯。則失僧儀。故云護戒如護浮囊。不可破裂。否則喪身失命。被煩惱羅刹所吞矣。而今去聖時遙。人心澆漓。甘墮沈淪。藐視律儀。妄言解脫。着如來衣。甘作獅蟲。毀罵指責。能不痛心哉。欲求菩薩淨戒。作將來眼。宜須慎重遵行。各處傳戒者衆。未審以何爲懷。徒盜其虛名。不慮其後患。求戒者多。守戒者少。若賊香疤作飯票用。哀哉哀哉。結果二俱失益。盜名者自悮悮人。賊法者不但不明法體行相之義。究不知出家爲何。以此盲盲相牽。把玆無上妙法。變成砒鴆惡毒。世譏寄生草蛀米蟲。良深慨歎。冀諸來學。仰體佛祖弘規。勿忘諸師訓誨。造成法門棟樑。庶使人天有歸矣。本山是偃祖首創。闡拈花旨妙衍嘉猷。糊餅暢明。向上一字。顯露真機。道震寰區。龍天擁護。王臣欽崇。化超羣表。世稱雲門宗。自元以後。信根薄弱。淳風寖息。嘉音停響。整理乏人。遂成荒塢。真身雖存。知者尠矣。雲因重修南華。追慕靈樹遺踪。探悉乳源有肉身。躬親訪覲。得瞻真容及南漢御碑。始悉爲雲門啟源道場。禮畢旋南華。卽向當道宣佈。請其保護。蒙李公任潮。李公伯豪等發起重興。令雲主其寺。義不容辭。雖勉負責。卽於癸未歲臘月十日就事。鞠躬盡瘁。八易寒暑。略獲端緒。金容完成。擬設祈禱世界和平法會。恭奉聖像升座。以酬檀那莊修善願功德。不

料好事難成。無故罹難。使事擱置。直至炎暑。請求戒者。懇請以路遠跋涉爲念請施方便傳受戒法。情不得已。憫彼哀誠。遵佛儀範。循序授之。戒雖頓受各須克志薰修。從今已往。仰體國恩。崇隆佛法。俾正法流通。均沾福慧。上報四恩。下濟三有。庶不負如來悲願救世之至意云爾。

歲次辛卯六月　幻遊比丘虛雲序於雲門丈室

高鶴年恆松居士遊山記敘

昔世尊禮塔。善財南詢。垂範河沙。後昆以軌。法至華夏。四山五嶽。雞足天台。勝境名藍。在處恆有。凡所參謁。或爲宏法。或爲結緣。或求懺悔。或祈疑難。利己益他。各乘其願。總皆不出引人入勝。古聖先賢。四方雲水。趙州行脚。三登九到。事昭日月。豈在枚舉。不過聊敘前賢。以啓後進。凡奉佛者。孰不銘心哉。因有鶴年高居士者。爲道心殷。不辭勞瘁。跋涉山川。足跡天涯。遍尋聖迹。或禮名山而修懺悔。或訪知識而決疑問。或住蘭若而行佛事。或隨大衆而結良緣。任處優遊。真正解脫。實爲難得。茲因滬上從佛諸賢欽居士風。令敘歷覽各處名勝。集爲遊記。啟發往事。問序於予。予自光緒二十二年。識居士於金山。次於秦之終南。及滇之雞足。今偶遇於滬。間數十年。瞻其道貌。始終不異。卓卓可風。誠爲可仰。故爾聊弁數言。遺諸來者。

用昭事實云爾。

偈曰

遊山遊海遊江湖　遊盡江湖一物無　兩袖清風誰着價　滿懷明月自歌呼

猶龍望釣徐衝浪　彩鳳瞻羅欲下梧　石頭路滑蒼天也　吸盡西江笑野狐

芒鞋走遍天涯　不落有家無家　處處澄潭古月　時時覺地仙花

琴彈無字之曲　步踏白牛之車　隨緣無遮淨界　在處出水蓮花

星洲居士林特刊序

己亥六月。轉道弟子廣義以書來。言星洲佛教居士林。將舉行廿五週年紀念。乞雲一言。雲老且病。境緣身心。均不堪任。第念居士林。爲轉道法師曁李居士俊承剏建。轉道曩與予有同參因緣。李居士夙有維護法門之弘願。而星洲居士林。經二十五年之發揚光大。以有今日。雲又烏得無一言哉。夫佛本無言。言卽乖道。而何以三藏十二部靈文。光涵宇宙。卽千七則公案。亦信古傳今。不過欲因其顯道耳。今之學者。只欲多知多見。轉爲法縛。昔臨濟祖師於三頓棒後。始說出佛法無多子。何以無多子。只明白見此心性而已。無多子一言。歷盡甘苦之言也。雲今亦以無多子貢獻諸君。試看諸經中。如心經。「觀自在。」金剛經。「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楞嚴經『歇卽菩提。」圓覺經『諸幻皆滅。非幻不滅。」彌陀經。『執持名號。一心不亂。」擇一二句。或於公案中取一則。精研覃思。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道在是矣。四大海水。皆同此味。一滴淨蜜。中邊皆甜。願與諸君子共之。今星洲居士林翃建歷二十五年矣。回溯此二十五年間。轉道法師與俊承居士幾歷辛勞。乃能轉法輪於異域。流芳譽於南州。立卓然不拔之基。樹千秋不朽之業。二十五年光陰。豈易易哉。東坡句云。居士居士。莫忘小橋流水。

亳園集序

丙戌夏。以粵省當局。爲求減國民浩劫。舉辦祈福消災薦靈法事。邀雲到穗。籌酌一切。是時雲因幻質欠寧。適湯雲筠居士亳園集稿成。囑雲寓目。弁爲之敘。自慚文字緣薄。加之老眼昏花。勉强披閱。歎爲希有。何也。如來不揚化。世間皆暗暝。佛日旣普照。幽暗悉光明。故佛以大事降世。爲度衆生。演妙法音。欲令蒼生咸出苦輪。同登智地。如霈霖彌布。草木蒙潤。無如世變日亟。法道垂秋。於大覺正道。怨謗迷信。匡扶挽救。有賴諸賢。居士深鑒於此。發菩薩心。成此著述。標曰亳園集。志期普利。其功德不可思議也。

劫外餘音序

嗟乎。世衰道微。唯物是尚。三毒橫流。五欲狂熾。佛言末劫。此其時歟。欲拯救之。端賴宗教。宗教者。所以導引人心。趨於至善。足以移風易俗。補政治之不逮。其宜提倡也明矣。世界無論何教。總是導人爲善。爲治心之法。如佛則濟度衆生。使衆生脫苦。儒則重倫常。使人各盡份。本無異致。所不同者。儒則著重世間法。佛則世間法外。更有出世間法。深淺不同耳。今滇南鄭永熙居士。集佛儒兩教之精義。融冶一爐。編成名曰劫外餘音。簡而顯。精而微。眞救世之寶筏。可謂阿伽陀藥矣。樂爲之序。

民國三十六年丁亥春　幻遊比丘虛雲識於韶乳雲門文室

卓庵詩集序

余朝峨山歸來翠峯過夏。有卓庵不知何許人。偏歷諸山。遇之數數。一日出其詩集乞序。余曰。西來直指。教乘尙掃。何有於詩。況敘乎。卓曰。非敢傳世。僅以傳家。余曰。若認得家則不須傳。卓曰。事是這個。其如辛苦何。余曰。如是也可敘焉。禪曷爲而有詩也。自行人單刀直入。一念相應。吐詞拈韻。往往爲士大夫所誚。世以文字難僧。僧亦遂以文字應世。或馳騁世典。殫心雜學。將無上妙法。視爲具文。正法眼藏。淪乎聲色。甚而尋章摘句。四六精詳。處處驢脣馬舌。噫。法門一至此耶。一變而語錄。再變而辭賦。三變而爲詩文。佛法何可言哉。雖然。亦不可

概論也。嘗觀其人爲何如耳。其人見諦真。則言言至理。語語明宗。假山水以寓其懷。借時物以舒其臆。如遠公之招陶劉。佛印之契蘇黃。大慧之於子韶。詩亦何妨於禪哉。但不以見長。若以此見長。詩精則亦詩僧而已。而況以之爲名利之階。攀緣之具。其言雖工。其行不可問。行不可問。心更不可知矣。言至此。卓庵點首點胸而已。余曰。子名卓庵。處倫類之中而有以自立乎。出風塵之表。有以自致乎。非庵無以見卓。非卓無以名庵。行住坐臥無非庵。無一非卓。如是則能詩也可。卽不爲詩也可。則余之所以敘者。非敘其詩。敘其庵。敘其能卓也。更進一解曰。不墮悄然機。

弘一大師全集序

劉居士綿松輯弘一大師全集成。屢書問序。余以老病衰朽。視聽失用。服役雲門。遭逢世亂年荒。工未及半。心力盡瘁。筆硯荒蕪。欲辭却而居士請益堅。乃爲之序曰。昔本師釋迦如來。將欲示寂。語羣弟子。我滅度後。汝等比丘。當以波羅提木叉爲師。如我住世無異此也。波羅提木叉者。華翻名戒。戒爲德本。能生定慧。成就萬行。比丘無戒。勢如醉象。狂奔亂蹴。不僅傷身。亦且害物。是故戒住則僧寶住。僧寶住則佛法永住。世尊又言。獅爲百獸王。威力無比。爲敢犯者。惟毛中蝨。方漸羸耗。終乃滅亡。吾法在世間。其威力有如獅王。毀戒比丘。無異獅身

之蠹。毀吾法者。乃此輩也。金口所宣。警惕備至。千載以下。如聞謦欬。晚近世衰道微。忘本逐末。明于責人。昧于律己。如法修持。千難得一。佛法凌夷。有自來矣。弘一大師。未出家前。固世所稱爲翩翩俗世佳公子者也。及既受具。諸緣頓息。露頂赤足。動止循律。以身作則。追導師之芳踪。振墜緒于末造。影龕無愧。明德在躬。令聞四溢。海宇從風。於是世之知大師者。無不知有戒法。敬大師者。無不知敬佛法。荷擔如來家務。師非其人歟。今距師之歿。將十年。無問識與不識。聞師名靡不歎息向慕。其爲世重如是。豈偶然哉。讀斯編者。倘能求師於藝林之外。庶乎近之。

民國三十七年戊子佛誕日　幻遊比丘虛雲序於雲門山大覺寺丈室

弘一大師事略序

道本無爲。法惟見性。知諸佛菩薩。歷代祖師之應迹。皆隨機指引。俾各明本心。除此更無餘蘊。古今諸善知識之言行。或權或實。無非欲學者就路歸家。當下了悟。脫去枷鎖。本無實法與人。末法以來。世風日下。水鳥法音。遂成隱晦。木叉不振。師範日稀。能無悲乎。是以諸佛菩薩。垂大慈悲。乘大誓願力。而不休息。弘一律師。乘願再來者也。觀機合宜。志弘南山宗旨。以救時弊。躬行實踐。行持是尙。終身無懈。聞見生欽。今師弟子僧睿等。將師事略刊而行之。自

利利他。以報師恩。囑予爲記。予曰予非能文者也。何能記。因仰大師律行。述其行願以勸世。若能體大師之心。如律行持。則大師在世。無法可施。如或不然。雖建恆沙寶塔以紀念之。於事何補。縱使律師再來。恐亦對面不相識也。

民國三十七年戊子　幻遊比丘虛雲序於雲門山大覺寺丈室

弘一大師傳

師諱演音。字弘一。別號晚晴。又稱二一老人。原籍浙江平湖李氏。寄籍河北天津。父筱樓公。以進士官吏部。母王太夫人。光緒庚辰。父年六十八得師。誕時雀啣樹枝降其室。乃師應世之吉兆。天資穎異。甫就傅。過目成誦。纔弱冠。凡詩文篆刻。悉皆通達。戊戌政變。奉母南下。僑滬濱。庚子肄業南洋公學。乙巳東渡日本。於上野學校習美術。旁究音樂。中國學生入上野美專者。自師始也。試輒冠軍。聲名揚溢。人皆稱之。在滬創辦文化社。強學會。海上書畫公會。與名士袁希濂。許幻園。穆恕濟等。互相和唱於滬濱。文名大著。旋主教圖書音樂於浙江師範學校。辛亥革命後。應陳英士聘。主太平洋報筆政。加入南社及同盟會。其愛國之心。無時或已也。師初好研宋元理學及道書。曾詣虎跑大慈寺。斷食三星期。身心愉樂。始傾志佛乘。戊午。師年卅九歲。丁艱。奔虎跑禮了悟和尚出家。同年具戒於靈隱寺。從茲塵緣頓斷。歸悟

本來。破衲芒鞋。隨處自在。然觀苦起悲。不違所乘願。度諸有情。不辭勞瘁。丁丑駐廈萬石巖時。戰雲彌漫。人皆勸其內避。師以護法念固。不避艱險。題其室曰。殉教堂。於此見師入無畏之境矣。先是辛未春。師以護教心切。維法情殷。歎茲時丁末季。魔強法弱。木腐蟲生。欲圖挽救。非嚴整佛戒。別無良策。於白湖法界寺佛前發誓願。弘南山律宗。夏應朱子橋將軍之請。在慈溪五磊山辦南山律學院。無何因魔事輟。後即隨處講律。循機說法。但有益於世者。靡不倡導。每懷中國律宗。慨自南山宣祖重興。至宋靈芝照祖繼起。以後七百餘年。雖代有提倡。其中尚有未盡南山精微。蓋因南山三大部。早失於扶桑。迨至清末。由海鹽徐居士。始將三大部。從東瀛請歸。刊于天津刻經處。多有遺漏。不少錯謬。師不辭殫精竭力校正之。取正續藏等。廣尋披究。潛心研討。徧考中外律叢之幽微。分科標點。綱舉目張。表列詮釋。使條分縷析。微者著。隱者顯。續佛慧命於垂盡。編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本羯磨隨講別錄。彌陀義疏擷錄。律鈔宗要隨講別錄。南山宣祖略譜。晚晴集等書。又嘗訂正科文。點閱行事鈔等書。嘉惠後學以無窮。厥功不可思量也。壬午駐錫溫陵養老院。中秋後漸感微疾。但力拒醫藥。惟專念佛。尋且絕食。遺囑後事。付其高足妙蓮法師。遂于九月初四晚八時。念佛聲中安詳西逝。荼毗後。獲舍利無數。靈骨分塔於承天開元二寺供養。距生紀元前三十二年庚

辰九月二十三日。俗名息霜。字叔同。春秋六十有三。戒臘二十有四。師之積修勝德。智慧高遠。允爲近代南山律宗師範。其弟子僧睿等。以師生前著述。欲刊行於世。用益自他。而報師恩。以書請傳于余。雲因僻處西南。未親師座。故對師之道德。密行幽深之事。誠難盡識。加之暮年多病。筆硯久疎。何敢妄作。但久仰師高行。恨未能見。忽聞噩耗。不禁悲慟。痛爲法門不幸也。故不敢辭。至於文字顚倒。筆墨參差。咎莫能辭。但望閱茲傳者。以師之律身道德自重。因慕其矩範。筆其大概。難免摸象之誚。遺笑大方爾。

立誓參禪不看經律廣記博聞

凡看一切經書。雖云廣記博聞。反塞自己悟門。不如一門深入。盡空所有。自有相應處。決不賺人。只要堅心。此事曠劫難逢。我與諸人。多生錯過。今不努力。更待何時。挨捨身命。畢竟樂討箇分曉。若不如此。永墮地獄。倘或見諦。上宏下化。以報佛恩。若不如此。亦永墮地獄。

因博奕有感寄勸念佛

慨自五欲染濡。人心顚倒。有耳目誤用其聰明。有心思妄生其念慮。當爲者不爲。不當爲者胡爲。比比然也。即以博奕論。帝堯作圍碁以教丹朱。所以使之奕通也。武王作象碁以示子孫。所以使不忘武備也。其意善。其慮深。迨傳之後世則不然。以之比禮。則不能檢束身心。以

之比樂。則不能怡悅意志。以之比詩。則不能涵養性情。奕之爲事。其無關於風教也明矣。而庸愚之輩。沈酣於中。賢智之流。亦爲所惑。竭目力焉。竭心思焉。喜怒見於色。餓體膚焉。空乏之身焉。勝負蘊於衷。廢時妨業。莫此爲甚。古帝王以之化愚。今反以之誘智。古聖人以之示警。今反以之自荒。所以陶侃投之荆江。而不失爲賢士。此舉世不宜爲之。而偏多好樂。可爲深長太息者也。乃若身列緇流。名稱釋子。上思奉事諸佛。下思濟度衆生。靜則默會彌陀。動則正言直行。以及行住坐臥。常常收攝其身心。證道歌云。行也禪。坐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不爲八風轉。不被五欲牽。何等解脫。何等自在。矧夫樗蒲圍碁。骰擲陸博。皆亂道心。妨廢正業。爲佛深戒。而乃貪之好之。如世間膏粱子弟。曠蕩庸夫。可恥甚矣。沈沈以思。吾人共生五濁。苦多樂少。壽短業長。縱使今朝成佛去。樂邦教主已嫌遲。安得不火急修持。宴然自安乎。然人類之不能無老幼男女貴賤賢愚者。理也。亦勢也。老者光陰有限。時不待人。若不修省。轉眼就是來生。故偈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時度此身。是老者所當念佛也。少者歲月深長。前程遠大。若不修省。則少年夭折者不知凡幾。故偈云。莫待老來方念佛。古墳多是少年人。所以少者當念佛也。無論男身女身。內具貪瞋癡。外緣殺盜婬。若不修省。未免沈墜。況不信因果罪福。不達三藏經文。若不修省。三途難免。所以大道不分男女相。菩薩曾現女人身。

是男是女。不可不念佛也。經云。爲人豪貴。從禮事三寶中來。若不修省。則貪得一家飽煖。而反招來千家怨嗟耳。經又云。爲人貧賤。從不信因果中來。若不修省。必受貧窮下賤之報。更恐喪失人身之苦。惟智者能覺照早修。愚者不信覆藏。故不論男女智愚之人。只要急早精誠念佛。自然滅罪消愆。須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又何有博奕云夫哉。惟願由一家之人信佛。更能勸一鄉之人念佛。一國之人多信佛。更可勸盡大地之人念佛。深望同志之倫。切切回心念佛。不作無益害有益也。

示禪人請益三不是隨拈數語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愚智悟人同一宿。愚者不知佛是心。向外徒勞空碌碌。空碌碌。不見佛兮只見物。終日茫茫無了期。墮在貪瞋無明窟。智者知心卽是佛。看見影響少回護。工夫作輟石壓草。春來依舊山水綠。山水綠。楚歌不似江東曲。捉風捕影賊爲子。六六原來三十六。悟人悟佛卽是心。是心無非是見佛。抖擻枯腸只這是。不安名號與灣曲。銷有歸無惟一真。從空起色萬象紛。放去也。言卽心是佛。收來也。非心亦非佛。若是鐵蛇把要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老漢忒糊塗。諸人隨意畫葫蘆。

戒靈通侍者酒弁偈

甲戌歲秋。雲初入山禮祖殿。見祖坐龕內。一金色鬚髮狀如歐人之像者。名曰靈通。雖壇經未見紀載。而諸籍中稱侍者。爲波斯太子慕道而來。性好酒。於祖在日許其偷飲云云。又於龕之右。設一酒亭。金碧檀欒。備極工緻。中具香爐花瓶酒缸杯箸。余怪以問香火僧。僧曰。侍者好酒。不獻則不利。余謂爾輩欲飲。以侍者爲雉耳。僧曰。和尚若不信。請驗之。乃命其注酒缸內。守視之不數時。而酒化水矣。三日如是。怪矣。溯勸靈通侍者戒酒。以達觀可公爲第一次。憨山清公爲第二次。撤其酒器。爲文祭告。越今已三百餘年矣。侍者當時已戒酒。豈已後又再飲耶。悟後仍迷。無是理也。余重思之。恍然有悟。侍者於侍祖日。飽嘗法味。必不嗜酒。即使偶爾偷飲。經達觀憨山之勸。亦必斷除。何以至今。仍有烈酒化水之異。其必野狐精怪之輩嗜飲。以侍者爲憑籍。此一念之邪也。以邪招邪。於是一班閑神野鬼。感應其邪念而來。侍者不飲。而野狐精怪及閑神野鬼皆大醉。酒乃化水。理不當有。事則無疑。於是余毅然撤其酒亭。毀其杯酌。奉侍者於伽藍殿。重塑其像。使兩手空空。不復提壺。因爲之偈曰。

侍者有德號靈通　普輔祖庭衆所尊　人多訛傳師好酒　師奉千佛無此風

想是佞惡竊尊譽　嫁罪自飾將無同　今爲拈出雪此恥　長伸兩手振吾宗

再告靈通侍者文

丁丑秋。寺內僧俗多病。衆議紛紜。以格侍者酒供爲詞。因再爲文以告之曰。維歲丁丑。維月庚戌。是月之朔。壬申之日。南華禪寺住持虛雲。率領監院合山大衆等。虔備清齋酥酡妙供。沐手焚香。上稟祖師奉告尊侍曰。雲以不德入侍祖庭。舉墜興廢。三年於茲矣。各事進行。均稱順利。正當恢宏殿宇。百工斯勤。惟自本年入夏以來。僧衆匠工多病。百般醫治。效果殊微。豈以雲改建殿宇。重新祖庭。而未稟命乎。雲朝乾夕惕。鞠躬盡瘁。此心當爲祖師所諒也。謂爲禁格侍者飲酒乎。則佛制戒律甚嚴。以酒器過人者。五百世無手。雲不敢以害侍者及禍僧衆也。因之曾爲偈以戒侍者。今僧衆工匠。又因病而涉及禁侍者飲酒問題。雲不得不上稟祖師寂光加被。再告侍者絕酒躭禪。並以解一般僧人之惑。我中國自儀狄作酒。禹飲而甘曰。後世必有以亡其國者。其旨深哉。延及周初。世人皆中於酒。其時流風所被。必有極擾亂社會秩序者。於是周公作酒誥曰。酗於酒者。繫歸周殺無赦。可謂嚴厲之極。降至唐宋元明諸代。無不時有酒禁。而禁終不能絕。此何故也。必有所至矣。夫酒之性有二。一曰麻醉。二曰興奮。世俗人以之合歡。以之解愁。誠以世俗之人。處五濁惡世。八苦交煎。借酒澆愁。其中固似別有天地。何也。中酒有三。大醉則狂。狂斯亂。中醉則昏。昏斯沈。微醉則酣。酣斯暢。昏狂皆足戕己害人。不必論。卽以酣暢而言。亦不過麻醉神經。奮與血脈。使其微適。將平時煩惱

焦悶。抑鬱恐怖暫忘却耳。及其醒時。則借酒澆愁愁更愁也。世俗人不知禪悅。乃以醉鄉爲世外桃源。故千里禁之而不絕。若乎靈通侍者。親侍祖師。必得甚深禪悅。即今日僧衆禪堂坐香。試問到初地定時。百骸調適。身心俱忘。萬象如如。孤明歷歷。此時境界。以視哺糟啜醨而爲酣暢。不亦天淵也哉。初地尚如此。甚深禪定可知也。明夫此則不戒而自戒矣。自今以後。不許滴酒入祖庭。如有疹厲。雲自當之。用是稟我祖師。啟我侍者大師。告我僧伽。從茲共勵。維護祖庭。侍者功德。福濟無窮。內外清淨。頓消滓塵。靈源迸溢。枯木逢春。山門寧靜。共轉法輪。

自祭告以後疹厲漸消大衆安然少病少惱

爲妙法禪人刺血書法華楞嚴經書後

光遍河沙。隨處無非般若。量等法界。拈來總是法華。柱杖轉法輪。非空非色。脚跟流藏典。何幻何真。撥破虛空。霹那邊消息。闢開塵土。出大地經文。四十九年無字而演半字滿字。五十餘軸一乘而談大乘小乘。漫猜大海揚沙。休認虛空定橛。本自現成。不假貝葉。森羅萬象。墨迹天然。只因不了即心即佛。故爾將經覓經。所以析骨剝皮。大開生面。刺血瀝膽。永作芳型。本寺化主妙法依雲。戒律精嚴。雅慕五宗。歸心三藏。血染長毫。點畫昭本來面目。神凝楷體。

揮灑露無位真人。字字白牛放光。圓成八萬行行紅蓮現瑞。燦爛三千。法華經。楞嚴經。霞漫紙背。心地品。行願品。光溢經文。以此傳家。消歷來之習氣。將茲勸世。回虛幻之妄心。榜樣津梁。舍此其誰。嚴也禪關未煖。教海何親。異國歸來。一肩明月。覩血迹之靈文。偉哉迦葉起舞。觀實心之苦行。允矣須彌低昂。索文以紀始終。序跋以誌歲月。由是思夫一乘奧典。無上經王。名尚難聞。何況受持書寫。必須親歷寶所。施如意以濟生。得見衣珠。駕白牛以度世。所以徹心顯見。證圓通以消魔業。運糞出宅。得記莂以成菩提。見聞隨喜。俱霑利益。法界衆生。同圓種智。其血迹與海墨無殊。苦心同二經並載矣。特書其後。

大乘妙法蓮華經後跋

妙法蓮華經者。大乘無上一切衆生成佛之妙典也。這一卷經具在當人。當人只因不能闢塵得見。所以歷劫漂沈。輪迴不休。故我世尊慈悲。開示悟入。無非指點本具。其奈愚鈍不信不悟。何故重重譬喻。種種宣揚。寓無爲於有爲之中。假有言闡無言之化。深信者高超三界。悟入者永脫輪迴。以至一香一花。禮念舉手。創垂功德。無不解脫。大矣哉。不可思議之極致也。生某歸誠三寶。痛念雙親。未卜昇沈。欲報劬勞。請僧書此大法。祈先亡脫化。七祖超昇。幷祈嗣祿繁昌。功名顯達。余曰。此誠追遠之大孝也。略舉大概跋之。此經大而無外。小而無內。

度盡一切世間。天地以之清寧。家國以之康泰。人物以之安阜。亡靈以之超昇。只在當人信受奉行之如何耳。若止獲福度幽。則亦渺乎小矣。普願隨喜見聞。得覩是經者。悟本具之真經。識未生之面目。自利利他。情與無情。均沾法化。則佛恩已報。又安有過去之不脫化現存之不迪吉也哉。書此以告見聞者。

雲南開建華亭寺常住所置山場田地分處分院記

大元至正時。元峯玄通禪師。於天目山中峯和尚處發明心要。於此開建碧雞山華亭寺。至明天啟楚僧相成。感沐國公黎護法。勅賜圓覺寺。歷元明清碑記可考。賢哲間出。幾經隆替。清末劣僧輩出。被豪劣將田地山場侵佔已盡。民國八年。寺僧聖緣等。將寺概行賣與華僑設爲游場。雲自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奉勅請藏經。創建雞山十方護國祝聖寺。適政變。毀寺逐僧。雲即會商海內大德。奔走南北。設佛教會。立僧學。及辦理各慈善事業。力護僧產。挽回教權。遂退養雞足。至民國九年。聯帥唐繼堯。請於五華山講經。修水陸懺。命重興本寺。名靖國雲棲禪寺。雲視舊基向申寅不佳。移向坤艮。因挖土得古殘碑。亦名雲棲。不知起於何朝。碑存海會塔內門之上。將寺基重挖去土一丈八尺深。培堆左手青龍。填平右手深坑。創修天王大殿。經樓。大悲閣。各殿堂。各僧寮。鑿放生池。堆供養山。七佛塔。海會塔。靈泉巖。雲霞洞。

山下招提寺。松隱寺。淨耳山。善覺寺。山邑村潮聖庵。西門勝因寺。各處莊田下院。各寺聖像。買回金山田地界址。東從寺下山脚至海水。左順海至冷水塘底。毋猪龍箐。右順海刺桐溝。順蘇家村。松隱寺前山脚爲界。南至三華山頂。左大箐與太華山毗連。直下牛鼻村。大箐口。右從太華望海山順大山路。直下太華寺青龍山頂。至松隱寺右山神廟箐。與太平寺山毗連。抵蘇家村學堂後路爲界。西從背光山頂直下白華山箐。法畢堯上山神廟山頂。左上西壩山頂與碧雞關高嶢山毗連分水爲界。右順嶺直下牛鼻村。大箐口分水爲界。北至毋猪龍箐與普賢寺山毗連。左順水下冷水塘底海水。右順箐上祭祀臺。從過龍崗隨碧雞關大路。西壩山嶺分水爲界。前山脚至海自冷水塘至刺洞溝。共用去銀圓二萬四千九百八十餘元。建開山祖塔於三華山。淨耳開山祖塔在牛鼻村大箐口大賁山。雪窗和尚塔在祭祀臺。岸棲和尚塔在白華山。大義和尚塔在西壩山。福興庵塔在老太山。道桂和尚塔在燕子溝青龍山。相成和尚塔在刺桐溝。松隱開山塔在松隱石虎崗。廣永和尚塔在蘇家村學堂後。月輪和尚塔在松隱山前。全山週圍。共載有省公署告示碑四十八塊。連修寺塔聖像。買各處田產莊房下院。共費百萬餘金。復願叢林永懋歷遂古而鎮常。佛法長與經塵劫而不朽。是爲記。

民國十六年歲次丁卯穀旦福建鼓山幻遊虛雲重建並題

傳洞宗四十五世妙蓮老和尚塔銘

和尚諱地華。字妙蓮。別號雲池。生於道光四年甲申七月十二日子時。福建歸化馮氏。父書泰。出家福州長慶。離塵後請龍藏奉怡山。母楊氏。受菩薩戒。師年二十一甲辰。禮鼓山量老和尚出家。得戒於懷公。助量老建鼓山大殿。經營一切。咸豐甲寅量公老和尚退席。以師繼。時堂宇傾頹。佛糧缺乏。師募于臺灣及南洋羣島。回建法堂大寮迴龍閣及閩山各殿堂寮塔院。巖洞茅棚下院。暨城內白石兩塔。煥然一新。又築下院河道磚路。置田供衆。復以鉢覵祀父于長慶。奉母老于千佛庵。助監院達本。覺空古月等。與雪峯崇福林陽各寺。刱建檳榔嶼極樂寺。漳州南山寺。光緒甲辰。請龍藏二。一安南山。一供極樂。丙午與寧德龜山丁未功畢。七月十二日。趺坐謂侍者曰。寄語監院。護持常住。時至吾行矣。合掌向西念佛數聲。瞑目宴寂。逾時頂尚熱。入龕數日。面色如生。身發異香。荼毗後。分骨於鼓鶴二山塔院。　銘曰

維茲窣堵。欽懷祖德。妙法蓮華。名實不忒。憶昔南溟。逍遙鵬翼。入海文殊。湧現異域。莊嚴極樂。上荷帝勅。浥注相需。為道蕃植。既護祖庭。又維衆食。美輪美奐。六和藏息。非師之功。誰有其力。勒文貞珉。同瞻岪崱。

孫古巖虛雲敬題

南洋檳榔嶼極樂寺祭妙蓮老和尚塔

拈香云第一瓣香。匪從天降不假地生。第二瓣香。六處收不得。徧界不曾藏。第三瓣香。非空非色。不斷不常。爇向爐中。耑申供養。

白靈堂上。圓寂師祖。泉湧發秀。極樂啟祥。性懸慧日。道悟真常。裔孫巖自滇池還山。千山泥水。幾處炎涼。清風滿袖。皓月盈荒。羅太虛以作供。卽法界以爲餐。伏願 出那伽定。來格來嘗。佑我後人。枝葉流芳。 偈曰

自從航海入山來 爍破虛空沒點埃 萬里風濤憑定力 多生福慧總兼賅
燈傳古佛家聲遠 法演三乘祖域開 窣堵波前呈一偈 光輝回照爍三臺

祭戒塵法師文 維

佛曆二千九百七十有五年。歲次戊子六月初二日。幻遊比丘虛雲。謹以香華素饈之儀。致祭於 戒塵老法師之靈而告之曰。嗚呼哀哉。吾道其窮兮。聞法師之沒。奚不傷悲。吾道其未窮兮。何大師棄我之速。而與世長辭。嗚呼哀哉。法門沒落。僧德頹廢。不懼因果。不畏清儀。放僻邪侈。靡所不爲。披時代之錦衣。蓋掩護之有辭。惟我大師。有德有守。不爲世移。嶙嶙其

骨。巖巖其儀。行住坐臥。惟戒是師。僧德在戒。戒住道麗。正法久住。道在於斯。舍茲不求。非吾所知。嗚呼哀哉。憶昔遜清末葉。我避居於終南兮。師萬里而來窺。訖掩關於滇池兮。復朝夕之將護。護龍藏於京師兮。胼手胝足而不辭。與教育以育才兮。師靡役而不與我俱。念卅餘載之勝侶兮。幾形影而未離。獨砥柱於南天兮。續慧命之如絲。忽凶耗之驟降兮。不覺老淚之潸潸。痛哲人之已逝兮。吾道窮矣。吾將安之。嗚呼哀哉。尙饗。

祭太虛大師文

維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歲次丁亥仲春之月日。幻遊比丘虛雲。謹以香花清供。遙祭　太虛大師之靈曰。月黯吳江。波生法海。頓歸兜率。誰挽狂瀾。嗟夫大師。懷智而來。忍悲而去。來也何遲。去也何疾。大願未成。我懷何極。中外緇素。莫不哀傷。況屬法門同根同氣者耶。予每讚歎菩薩現應化身。莊嚴佛土。以般若之慈舟。渡衆生於苦海。燃炬燭於昏衢。宣義諦於上國。古人云。每見善知識如優曇花開。甚言其希有也。大師荷如來家業。爲末法津梁。住世期長。天人有賴。又何期去之速耶。予耄年入曹溪。勉爲六祖奴郎。舂米負石。手胼足胝。日月如邁。衰病漸侵。其精神遠不及三十一年在重慶相見時也。今大師捨筏先登彼岸。其樂可知。而況大師弟子。濟濟多材。灌漑靈根。使其抽條發幹。敷花秀實。復散爲金剛種子。徧滿三千世界。

卽所以慰大師之靈。卽所以報佛祖之恩也。夫復何悲。尙饗。

祭戴居士傳賢文　維

年月日。幻遊比丘虛雲。謹以香花之儀。致祭於故戴公季陶之靈曰。嗚呼。公生於艱屯。秉董筆而興邦兮。拯我元元。方漢業之未半兮。遽奪主而賓喧。慨國事之不可爲兮。乃效汨羅之自沈。順流千里終未膏乎江魚之腹兮。自謂託佑命於觀世音。由是朝夕禮誦。而發無上勝心。披法鎧。振法鼓。爲法界之干城兮。亦爲衆生之南鍼。昔吾如來。付護法大業於國王大臣。公其不忍三武之禍重見於今。方期天假之年兮。永爲北辰。忽動悲心。行真法供養。繼藥王而焚身。嗚呼哀哉。我將永懷於斯人。尙饗。

輓鄭茂崗有序

辛未冬。妙知居士率瀛眷。奉其太翁茂岡老居士。南歸中山。次於鏡海。以彌陀誕辰西歸。寂於蓮華峯下。雲歎曰。茂公蓮華國中人也。卽其生平行誼。所植善因。已超人天果德。況其家子孫眷屬。多歸依三寶。勤修淨業。經云。西方佛號一歷耳根。永爲道種。茂公宿根深厚。今者機熟。故超出人天。令見聞之者。當亦知所勉歟。爲具輓章。申敬遙禮。　詞曰

百年大事都如夢　一晢春秋九十年　此日翻身歸覺位　往生直指示前緣

信知淨業成家業　離却人天入佛天　子職若真全孝德　爲親當植火中蓮
曩者鼓山方丈室　君家老少曾促膝　知君南返鄭公鄉　未遑慰問維摩疾
忽驚天末老人星　放光却在彌陀日　吁嗟塵世本無常　百年一覺亦非實
唯有西歸安樂土　得瞻瑞相爲第一　人子事親道在斯　記取法華一聲佛
若入無生不二門　方知非物非無物　我今遙禮蓮華峯　心香一瓣波羅蜜

〔附錄〕與修雲棲禪寺七衆海會塔碑記

塔之名義。漢梵不同。或云塔婆。此云方墳。或支提。翻爲滅惡生善。或云窣堵波。此云廟。或云斗藪波。此云護讚。唐音或稱浮圖。安塔有其三意。一表人勝。二令地信。三爲報恩。凡比丘有德望者。亦得起塔。阿含經云。有四種人應起塔。一如來。二辟支佛。三聲聞。四輪王。又十二因緣經云。有八人得起塔。一如來。二菩薩。三緣覺。四阿羅漢。五阿那含。六斯陀含。七須陀洹。八輪王。輪以下安一露盤。見之不得禮。以非聖塔故。初果二露盤。乃至如來安八露盤。又僧伽律云。初起僧伽藍時。先規度好地。將作塔處。不得在南。不得在西。應在東。應在北。不侵佛地僧地。西南作僧房佛塔。應高顯處作。不得塔內外染灑衣唾地。佛說如是安塔。必有一定之制。法道東來。天下叢林作之。滇垣華亭寺之門外

平岡。正當本山脈唇口。偏安祖塔。殿閣門向反偏斜。靠山不正。形家之說。雖不足信。然亦不合佛制。考其修塔年月。皆清嘉慶。意古代必不如是。又往往三祖共一塔。又有壘土成俗家墳式者。虛雲禪師來住此寺。以改殿閣門向爲先務。諸祖之塔必另擇吉壤。茲卜得寺東後山別抽一枝。下結佳城。與修七衆普同塔院。院之下層周圍龕窀。如寮房。每窀可安二罐。中爲過去諸祖靈骨。左爲比丘沙彌優婆塞。右爲比丘尼式叉末那沙彌尼優婆夷。計七行各五層。可窆一千二百五十人。院中立大塔。上聳至樓頂。上層塑彌陀接引像。中安全部華嚴。下肖地藏菩薩像。周圍安七衆牌位。如下窀頂後開三大壙。備將來塔滿衆骨之所。純用石砌成。額書海會塔三字。取蓮池海會之義。院兩廊各三楹。以應自修淨業者。亦便守塔。師意在使先亡後逝者。無不攝歸安養。塔院告成。諸祖覺靈與現未念佛七衆。皆當來淨土聖賢。塔滿千二百五十人。皆得生西。由此千二百五十人。展轉相勸。乃至百千萬億人。復展轉相勸。乃至無量無邊。善男子善女人。皆知信願念佛。皆得往生安養。法師如是。當得不可稱不可量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石門兩傍砌以碑。師囑余記其顛末。師曰。非但欲記其年月也。有一可爲世勸者。不可不附記。方遷諸祖靈骨。有依法荼毗者。有依俗棺葬者。有道明貫公和尚。其棺完好。上

有蟻聚沙土。疊成塔式。中並無蟻蟲。衆羨之試啟棺。見公全體皆白金色。祥光可愛。衣履全化。面如生時。考公塔銘。爲其徒嚴西所作。記公行業語焉不詳。但記其生於乾隆壬寅三月。並不記僧臘幾何。世壽幾何。考道光三年重修寺碑。有覺貫立字。則公於道光中尚在本寺。公與前輩妙相師名本空者。皆持大悲心咒而護靈感者。公幼時傷足出家後。朝夕禮大悲寶懺。廿餘年不輟。一夕夢入池洗浴。覺而通身流汗。足疾全愈。後又開建興源寺中興潮聖庵。又不載地名。今亦無考。但就廿年受持大悲心咒一語。已足知公平生修持。早入大悲菩薩大誓海中。臨圓寂時。蒙佛菩薩接引。往生品位必高。至今已近百年。忽示現色身光相。令人喜歡感歎。更足證三業無瑕。六根清淨。四大幻化之身。竟成金剛不壞之體。從上諸祖。所不易見。當時見者聞者。皆獲四悉檀益。後續滇高僧傳。公其居首。公名覺貫。道明其字也。其聚沙作塔之蟻。果何處去。亦如五百獼猴戲笑作塔。旋繞作禮。福報忉利乎。亦如千千遊魚。沾流水長者之法施。而得度生天乎。事雖無徵。而理有必然者。經云菩薩觀於螻蟻。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於此益信。蜎飛蠕動。佛性寧有差別。其餘諸祖。各有塔銘。茲不贅。

民國十三年甲子四月聖誕日　張璞謹撰并書

〔附錄〕遊昆明雲棲寺記略　　鄭子健

華亭寺距昆明城西三十里。左枕美人太華之峯。右帶碧雞玉案之岫。前俯昆池。航船往來。如遊大圓鏡中。東望虹山一峯獨秀。蜿蜒入城。五華瑞雲。排空若蓋。萬木蕭森。雙塔掩映。其秀麗殆難言狀。靈宮梵宇之所托也固宜。元延祐庚申。元峯玄通和尚棲止是山。募捐建寺。遂成巨刹。繼主者皆明清高僧。精修苦行。咸同以降。佛法漸衰。此山名華亭。殆自鄯闡匡國侯高氏建樓臺華頂。雲鶴翔空。取華表鶴歸之意。故名華亭。並以名寺。民國九年。虛雲禪師應唐公繼堯之請。由雞足山祝聖寺飛錫來茲。易名靖國雲棲禪寺。乃竭數年精力。以與雲棲。金碧嵯峨。遂為全省佛寺之冠。今寺內大殿共五楹。高百尺。廣數十丈。佛像莊嚴。所塑五百羅漢。栩栩如生。此外有天王殿。觀音殿。藏經樓。兩華臺。放生池。海會塔。祖堂。方丈。鐘樓。鼓樓。其宏闊可知。寺中修竹成林。綠陰蔽日。夏日不暑。冬令不寒。茶花萬株。紅映雲表。玉蘭之大杏花之茂。為省會之冠。寺中題詠。多屬孫鐵州。錢南園所書者。寺門懸明代楊升庵(慎)一聯云「一水抱城西。煙靄有無。柱杖僧歸蒼巘外」「羣峯朝閣下。雨晴濃淡。倚欄人在畫圖中。」可見茲山之勝矣。

記高鶴年居士

佛法西來最上一乘者。直指明心見性。令人當下成佛。真爲生死事大。決志割愛離親。實行尋師訪友。超出妙莊嚴路。余於清光緒間。發心仰慕金山參學習禪。不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嗣朝五臺終南嘉午後谷住小茅蓬。一齊放下雜毒掃盡。攝念歸心。頗得自在受用。時有高鶴年居士訪道而來。一見相契。大有因緣。叩問參禪工夫。余云窮參力究。終能發悟。古人終日行脚。未嘗動着一步。終日喫飯。未嘗喫着一粒。君可能否。居士隨向翠微茅蓬。親近法忍上人而去。余覺有未了因緣。往峨嵋朝雞足。禮迦葉尊者。見有十方僧衆來山朝拜。無食宿處。因此發意就缽盂庵破壞舊址。整理開單接衆。蒙我佛加被。龍天護持。建造大殿經樓。各堂等百餘間。春來傳戒。夏時習學。秋間坐禪。冬天打七。民二往北京。請大藏經道出滬江。居士與月霞法師辦講經會。宏法利生。聽者甚衆。法會殊勝。創佛經流通處佛學叢報等事。利益羣衆。余奉藏經回山後。於民九居士來滇相聚。到我雞山。九重岩下。獅子林間。七里松陰。熊猿巢窩住一殘破茅蓬。經夏深受瘴毒。由余派人請來滇池。時省主及諸公送余主持華亭寺。由余改名雲棲。開辦道場。法侶希少。居士發菩薩心。即赴江浙。邀約戒成修靜諸法師等。源源而來。相助宏揚法化。居士後返故里。捨家歸公。與滬上簡玉階諸慈善家。合創婦女安老救濟院。淨土道場。規模宏大。遠道來學者頗衆。兼辦各種慈善。及上海義賑會。救濟

水旱災。放賑等事。民十四年。寺中人衆缺糧。航海來滬。時居士救災未回。叠函邀請來申。介紹與王一亭狄楚青等諸公相見。高談無佛之世。直指當人之心。皆大歡喜。承諸老捐助。不下二千元。其時福州鼓山首座二人。與省主代表前來邀余復興湧泉寺。居士再四相勸。諸公與我送行。余亦勸居士集稿。速印名山遊訪記。引人入勝。余說在家居士。爲道數十載遊訪名山。參尋知識。稀有之事。若我等出家人。發上品心。行脚參訪。千里不帶柴和米。萬里不費半文錢。隨在院堂能趕齋。到處寺廟好挂單。化小緣可補零用。還有一鉢千家飯。在家居士。真正行脚磨練身心。參訪知識。則大不容易。有錢不能帶。無錢不能行。寺廟難借宿。無鉢亦無飯。衝風冒雨。露宿風餐。受寒暑。忍飢渴。歷盡諸苦。言難盡也。明代徐霞客。遊山玩景數十載。富有之士。現時高鶴年。遊山訪道三十餘年。無錢之人。余與居士同舟共濟。此段因緣。不得不記。余不會文。但記事實一二而已。庚申初夏昆明雲棲蘭若虛雲客於滬江觀音靜室略記。

規約

雲棲禪寺萬年簿序

碧雞山華亭峯雲棲寺。古剎也。自元代玄峯禪師。得心印於天目中峯國師。來滇開建本山成大道場。即以山名名寺曰華亭寺。至明天啟中有相成禪師。自南嶽來滇中興本寺。奉敕改名大圓覺寺。此方人習慣。仍稱華亭寺。民國九年虛公和尚自雞足山祝聖寺來省。當道留辦本山叢林。爾時寺雖有僧數人。早不知三學為何事。歷代祖師苦心經營。所得田畝山場。已賣與盤盞寺。基及存留殿宇。亦已賣與外人。將成矣。適公來。憫祖師道場荒廢至此。乃發心重興古剎。請於省長唐公。始得保存。公啟土至丈八尺餘。得古殘碑。其文磨滅。留有數字。僅雲棲寺三字最明。年月只留一貞字。或係元元貞時。恰至祖師玄通開山時不遠。土人雖名華亭。而實無額存在。或開山時。即名雲棲。而志無徵。僅碑文明載。又只留雲棲寺三字。峯初祖之靈感。至此始出土。亦有大因緣在。雲公改復古名。如是然寺之興廢。不知歷若干次數矣。憨山大師云。法界一切諸法。皆緣一心之所建立。佛土淨穢。隨心感變。而成壞亦以之。吾佛於菩提場。初成正覺。其地堅固金剛所成。謂以金剛心所感。故菩薩修行必以此心而為行本。言金剛心者。即梵網經所說金剛寶戒。名為諸佛心地法門。雲公秉佛心而為住持。即謂此地為金剛所成。亦無不可。歷年傳戒。皆有瑞應。具載碑文。茲不贅及。　公初到山。見主山不正。三門對面為箐溝缺口。北風所劫。正向反為諸祖墳墓林立。實不雅觀。乃先建

海會塔。移諸靈骨於寺東後山。鑿放生池。建天王殿。以次而客堂僧寮禪堂佛殿法堂藏經樓。全寺各殿堂寮。聖像金容。始克完竣。十年艱苦經營。同獲成立。祖龍以正。風氣完密。捐巨資買贖莊田。山場竹園。地土產業。續加通計。所費百十餘萬。粗就次序。以爲供贍。永爲十方常住。森林繁茂。多方保護。龍泉湧出。廚供不乏。正擬設學校以育人才。與實業以安僧衆。安居將就。四事雖周。而公又以鼓山湧泉之因緣所牽。閩省官紳及數百僧衆之敦促。行將去矣。以交替住持。故將全寺大觀。契約銀錢什物器皿等項。交點列簿。恐居是寺者不能律身進道。及續主寺事者。不盡住持之責任。有辜創立之心。實負龍天護法之意。及日用事宜。略設條例。名爲萬年簿。期大家永久遵守。光揚祖道。法門不墜。道業大成。亦爲吾佛道場。金剛所成。以後有益於叢林。裨補法道者。卽爲金剛種子。成佛真因。庶使永劫瞻依。十方攸賴。不負開山中興先輩之苦心。與雲公重興艱苦卓絕。大菩薩心之本願也。憨山中與曹溪法脈。復舊業而培祖龍。蓮池重建五雲所棲。立規約而共住。雲公之願。當與憨山蓮池鼎立而三。是爲序。

民國十九年歲次庚午　菩薩戒弟子張璞謹撰并書

雲棲寺萬年簿記

一住持退位。預先同退居班首書記大衆。商同公舉寺內外賢能。如人衆多。須用桂圓書各人之名。於　韋陀聖前拈鬮。以三次爲準。無論十方子孫。均必具法卷。不定何家無法卷者須續本寺先代之法。不能接現在住持之法。然後方得入院。鐘板犍椎。不能擅改。

一住持宜常住山中。領衆行道。除有重要公事下山。亦不久住下院及俗家。或有道德老年。可以方便隨衆。其年輕者無重要事。除病不許。

一住持退居。宜由大衆選擇相當寮房。爲退居寮。不得任意自建寬廣大舍。浪費常住資財。

一本寺山場。係自有之產。照碑文山照管業。並無山主地。不得憑人假認。侵佔常住利益。

一住持不得於附近私住小廟。妨害常住緣法。退院後。不住常住。在附近住小廟或不遵戒行名譽者。不得入祖堂。

一大衆月單費。上自住持以至班首職事淸衆。一律每月送錢五百文。除有特別功勞。於月單外。相當酬勞。佛齋䞋。普通一包。住持及司犍椎者雙䞋。文書亦然。住持須

隨衆上殿堂坐香。除客情外。不得辦小寮菜。除各堂當執看寮有公事及病者外。其餘概不得打飯偷安。

一住持滅後。不許私立塔墓。應送入海會塔內。依先後位次而安。

一住持不可收女徒。於本山結庵而住。凡有尼僧女客。來寺住宿。無論老少。均送女客堂。女客親眷男子及一切僧衆。不得在女寮出入食宿。縱有要事。送單自住持及職事僧須二人同進。不得久停。或請在客堂言說。

一住持振興常住。縱有大功勞。其剃度或法派兩派子孫。不得矜功侵佔常住。改作法門及子孫叢林。一切財產係屬公有。除個人私財外。一概不得侵佔。

一住持每月三十日。須會同客堂庫房禪堂結算賬目。於年之正四七十各月十五日。齊詣 韋陀聖前告香。每月朔望初八廿三腐菜發粥。初八十四廿三入浴。

一舊住持辭退。新住持接事。須由老住持會同班首職事。照萬年簿點交。文書契紙。什物等件。如有新添緊要什物等項。於萬年簿後加登註明。有破壞者須登註破壞原由。

一每年傳戒請十師及引禮。須選擇相當人材。其求戒者加意審察。不得濫傳。恐有惡

劣分子。敗壞法門。日期以五十三日。不用請帖報單。而戒期圓滿日。須領新戒踏看寺內山場界址。清理界址碑。及祖師之塔。以便護持。

一逢年清明冬至。住持會同職事於本山及潮聖庵淨耳寺松隱寺福興庵各處塔墓拜掃一次。以示後來知有此諸寺基山場。俾有力者重興古刹。

一朔望誦戒。自住持以及清衆。須齊到聽誦。有要事須先陳明。如無故任意不到者議罰。

一常住聖像法器。田地山場。字畫什物等件。只准加增。不准減少。或變賣抵押等情。其常住每年用費。只宜按照每年收入酌量而用。不得拖欠外債。

一諸方叢林。應付經懺規矩。不能整理。漸趨下流。此後本寺常住。如有檀越請念經拜懺。只准在山或下院念之。除重要護法外。概不出門。致妨道業。

一常住禪堂坐香規矩。及貼單請職。概照金山每年十月靜七。至少二七。以爲定例。佛七數次。用爲方便接引化導。

一大悲閣常住四人。禮大悲懺。每夕回向。免上殿過堂。念佛堂終日念佛。年老者住塔院松隱寺。每日念佛三次。亦免上殿過堂。

一常住永遠海單遠路初到寺者。免殿堂三日。請茶一次。客齋三日。三天後隨衆。

一本寺常住諸師。或掛單者有病須派人照應。病者無錢療治。常住應供給醫藥。方合慈悲心。符叢林本旨。

一雲水堂須安妥實人爲寮元香燈。照應來往掛單者。良善者。勸討單。惡劣者。退單出寺。

一客堂庫房下院方丈管莊各宜置賬目。每月或每年須聚大衆算明。以杜弊端。

一下院掛單。只准一宿。如要多住。卽請其上山常住。諸師有事或病下山。在下院病愈事完。速卽回山。

一常住每年收入支出。一切賬目。須總其數列表張貼。令大衆共知。凡住持及職僧。須按年認真培修各處房屋。不可坐視。任其倒塌朽漏。

一常住一切重要品物房屋田莊。並每年經過大事。及田產交涉詞訟官批判須登記萬年簿以爲紀念。亦令後人共知。

一凡與常住。總以宏揚佛法。認真行道爲本。如不依佛制。隨順潮流。貴賤買賣。放賬營利等。與道相違之事。縱令常住豐富。決不可爲。

一時當末運。人心不古。。邪見惡人增勝。或有交涉事起。總以忍讓解決爲上。切不可與當地各界結怨。恐爲惡人乘機擾害常住。

一凡有亡僧停西歸堂念佛三日後。。鳴犍椎由住持領衆送亡僧入化身窰。七日後方行荼毘早晚殿上回向三日。。上自住持以及清衆須由四寮職事公同查檢什物等件。如亡者富有資財。相當辦理超度事。或有餘款。經亡者在生心願。將作何用。如彼未曾預言。當由大衆公議。卽存常住每年作祭祀等用。其子孫不得私受。如亡者衣單等項。由客堂集衆估唱變賣結緣。

一亡僧無錢。亦無衣物。常住應照常荼毘。念佛回向。助其往生。

一每年清明冬至日。。宜開塔念普佛上供。晚間放燄口一臺。或念佛一日回向。有入塔者。亦在開塔期間。各處四衆或大和尚來入塔者。已登明在碑。須補常住永遠培修費現洋一百元。供衆打齋。普佛念經。結緣在外。未在本寺傳戒者。不得入中住持位。未在本寺任方丈者。不得列祖堂牌位。

一住持年老過六十者。送老人堂。上殿過堂。一切隨便。未過六十。無病。一概不准。上自住持。以至清衆。有病者。須到客堂告假。病重者送如意寮調養。東邊報恩堂供各人

父母宗親。西邊西歸堂供先後亡僧。功德堂供檀護牌位。及有功僧靈。海會塔內牌位三個。中爲住持僧衆。左爲沙彌男居士。右爲尼衆女居士。凡有靈骨入塔。須於牌上照格次序安名。尊客堂招待往來尊宿。

一常住僧有大功於寺衆者。須將事迹登記萬年簿。惡劣者。登記號簿。以彰賞罰。

一先輩有功開山中興老和尚。生亡忌辰日。須於祖堂上供。

一或有住持或傳戒和尚。或職事僧衆有買祭掃產業歸常住者。須永遠於生亡之日。在西歸堂及掃塔期間念普佛。散䞋錢。息多者生亡日及掃塔日。皆散䞋。少者。止散亡日。總以產量多少爲準。凡有登記功德報恩西歸塔院牌上者。須置簿註明來歷次序。不得徇情紊亂混雜。須經衆職事僧驗明簿記。歸庫房保存。

一自住持以至清衆。所有私客往來。先須通知客堂。由客堂招待膳宿。無事不得久留。只以三日爲期。過期應出膳宿功德。其有不通知客堂。私自招待者議罰。常住人客不在此例。

一僧衆請職。必須量才。無論十方戒眷。不得私情取用。如請首領職事。當會同舊職事商請。

一凡屬寺內山場界址。須認真保守。逢年栽種各種樹木。近寺周圍。不得砍伐。多方培植花木。修築道路。不得將先後左右山場擅賣陰地。如在附近佃民無埋處者。從權許與。然令寫討約與常住收執。須擇無妨礙處。指定穿心一丈。

一本山下楊家村。古名山脚村。今易名招提村。因建一下院。名招提寺。寺內住僧衆之自能耕種者。現今人心不古。潮流所激。一班俗人。往往不知叢林僧衆終日禮誦祝國祈年。坐禪念佛。無不發大悲心。自度度他。諸多苦行。反妄逞毀謗。謂僧爲閒人。今後本寺僧衆有願辦實業者。山場則多種樹木。田地則自行懇植。自食其力。以免外界口實。而杜弊端於無窮。

一凡有僧衆有閉關住茅庵者。一切辦道事業均准。所有食用。概歸常住。須要訊明邪正真僞可否。不得無正知見。籍故以偷安而壞正法。虛棄光陰。是爲誡勉。

以上條約。務宜盡心留意。一一遵行。在寺上下內外海衆。愼勿違犯。庶使山門慶幸。佛法與隆。切切此囑。

民國十九年歲次庚午八月十三日　　虛雲謹識幷立

教習學生規約

自正眼不明。人心陷溺。有蔽於聲色貨利者。有惑於異學左道者。有誤於旁蹊曲徑者。舉世茫茫。賴有人焉。弘傳正法。使覺樹凋而復茂。慧日暗而再明。無如末劫障深。慧淺。德薄垢重。求其識因果明罪福亦已難矣。況明心見性入聖超凡乎。所以剃染雖多。解悟者鮮。因乏明師啟迪。即有教者。不過學音聲法事以爲應世之具。將我佛度世悲心。翻爲粥飯工具。不亦深可慨乎。學規云。師者人之模範。不惟人才所由育。亦治亂所攸關。何也。彼童子而教之以正則正。習之於邪則邪。所以易端蒙養。論嚴弟子。擇中才以養育樹典型以曲成。詩書絃頌。穆穆雍雍。出爲良士。處爲端人。世儒猶是。況我佛子欲明心見性。入聖超凡。非藉經教以端其根本。戒律以嚴身心。禪定以掃其根塵。智慧以開其聾聵。學而時習。庶易培植。此師資所以不能不慎也。今爲初學立修行教約。延師教導。至簡易行。各宜遵守。以資深造。余老矣。春霜曉露。救頭不暇。安事小節。慨正法眼滅。僧寶將頹。區區之心。欲有補救。教諸幼學。以樹典型。其亦不以老人爲多事乎。

一每日清晨至堂。向上問訊。各照位端身正坐。朗聲讀誦。不緊不慢。字句分明。不得講話嘻笑。亂人持誦。不得高聲喧雜。如背誦者。經文生疏。句讀參差。罰跪。令再誦讀。怠惰者重罰。

一背經畢。大者向師執經問字。小童向年長者認字。若有認字不真。應於師前請問。不得以訛傳訛。違者責罰。

一認字經過已訖。各各就位熟念。候打叫香。向上一訊。退堂搭衣持鉢。次第隨衆赴齋堂。

一齋後至堂向上一訊。入位寫字。不得高聲談論。語笑喧嘩。寫畢出到聽殿打鼓一齋上殿諷經。不得借事乘機躱懶。查出重責。經畢改對批字。復位讀經。後抽籤咀經。各盡一日之功。不得違悞。

一入堂赴供。行如前無異。齋畢或經行或靜坐。候報鐘響。大小搭衣入堂。晚課不得躱閃及參差緘默。過堂不准帶私菜。不得非時食。紊亂堂規。

一晚課後卽入堂一訊。各照位端身正坐。朗誦經書。必使聲音清徹。字句分明。毋得語笑交談。至誤功課。不准戴小帽。著短衣。散褲脚。及煙酒等非法。違者重責。

一剃染原爲修心學道。了脫生死。不是圖衣食混過一生也。必須聽師教訓。做個好人。須當仰體立約本意。切莫懈怠因循。　第一要遵約束。毋得小智輕心。　第二親近正人。時時有益身心。　第三學習經戒。莫負苦口叮嚀。　第四規矩威儀。一切時中

遵行。第五行住坐臥。常常正念攝心。第六遞相恭敬。毋得強弱欺凌。第七同爲眷屬。不分貴賤富貧。第八水乳和合。一切長短莫爭。第九讀經寫字。熟記端楷要緊。第十常住公事。大小盡力完成。毋得坐視勞苦。偷懶偷安。毋得村言俗語。傷人父母六親。毋得欺大壓小。有乖六和同住之旨。

一每日輪流當值一人。掃地焚香換水設座。視衆讀書寫字。查察躲懶私行。戒備閒言雜語。宣示凡事小心。週而復始。毋得違悞參差。以上教約條款。各宜仰體恪遵。特示。

又示。

出家原是學佛學祖。須知佛是一切真實。汝等少時欠教。習氣甚深。今教汝等實心實行。正語正言。毋得謊行謟詐。邪言妄語。自損心術。引壞他人。出入須要端身正視。徐徐而行。毋得亂跑毋左右顧視。若遇上座。站立一旁候過。毋得相鬪。及擦肩而行。在內在外。處衆人羣。須要上恭下敬。相愛相親。毋得粗躁相打相罵及惡言罵詈。早晚課誦。及午上應堂。如躲避偷安也重究。在院寒有破衲。飢有粥飯。無求於世。正好安心辦道。習學經文。毋得懶惰睡眠。及閙寮擾衆。不遵法令者重究。輕口罵詈。傷人父母者重究。竊人什物者重究。沙彌行堂。待客不得躲懶。存心奸狡。作事不忠心者責罰。沙彌日有定規。早晨不到背經者。午間不到寫字者。晚上不到讀經者。一日如不到者罰。進退須叉手。大小便須淨手。穢手不得奉執

經卷。違者究罰。不得塗畫牆壁。狼藉一切地場及花朵。凡見地上之字紙。拾在籮內。朔望焚化。凡有經典須安置高桌上潔淨之處。毋置卑下污穢處。違者罰。凡殺盜婬妄之戒。佛子必當遵依。不得掐捏蚤虱。損傷蟲蟻。及一切生命。毋得盜竊常住。及師長父母一切人銀錢。布帛穀米。一切等物。毋得親近婦女。共相戲笑。須知生死根本。第一色慾也。誡之誡之。違者重責。三業之中意業極重。凡一切善惡。俱起於意根。起念正則爲十善。起念邪則爲十惡。所以端正其心。以爲根本。學道者學此心。修行者修此心。參禪者參此心。念佛者念此心。凡一切應事接物。逆順境緣。降伏此心。處衆則溫柔此心。臨財則清廉此心。事上則忠誠此心。御下則寬和此心。待人則公平此心。分物則平等此心。乃至一切處。一切時。皆所以陶鎔此心。鍊磨此心。收攝此心。使其不得恣縱偏枯貢高驕慢。若有一毫淘汰不淨。則爲魔障。無益於身。非所以學道也。切宜留心恪遵。戒爲持身之本。成佛之基。單精於持戒。不修餘門。可以成佛。若修餘門。不持戒律。則事倍而功不半。所以五戒不持。人天路絕。爲釋子者。守戒爲先。切要切要。

棲心息影。端藉名藍。修道循規。必須同志。久參耆宿。以遊歷深而百緒從生。後進時流。因知見淺而初心漸退。以至綱宗失旨。模範多乖。習以爲然。積成法弊。虛雲重整茲山。自愧薄德。

空懷佛制。未徹法門。欲挽以往頹風。惟冀方來賢衆。共遵佛說戒律。祖制規繩。調治三業。折伏過失。住斯叢林。願爲遵守。如若不然。無勞共住。

一犯根本一戒者。不共住。

二破口相罵交拳相打者。不共住。

三談論國事遊心世俗者。不共住。

四私收徒衆及破和合僧者。不共住。

五不存正念不依規矩者。不共住。

六有犯清規不遵議罰者。不共住。

七任意出入不白執事者罰。

八不持鉢過堂者罰。（無者向常住借用）

九佛制不得非時食不聽而過午私食者罰。

一〇閒闖寮房及喫煙酒雜話者罰。

一一私造飲食及私應經懺者罰。

一二佛制服飾如法。不准戴小帽及穿短衣外行。不聽者罰。

一三公事不到。及扳事不隨衆者罰。
一四動止不隨衆。殿堂不到。私載小菜過堂者罰。
一五不習僧禮。粗心忽略者罰。
一六黑白月布薩。三世諸佛儀式。令法久住。聞犍椎不到者罰。
一七非禮責人。及私心訕謗者罰。
一八結夏安居。不遵律制者罰。
一九結不正之友以爲朋黨者罰。
二〇侵損常住。破期告假者罰。
二一住不滿期。誘衆他去。私自逃走者掛牌。
二二以常住物私作人情者罰。
以上條約。必須遵守。如有違犯。決不循情。凡共住者。各宜愼重。

客堂規約

擔囊負鉢。本爲參尋。撥草瞻風。曾無別事。既垂見訪。宜禁喧囂。諸凡安排。有事隨衆。動靜凜夫人表。閑忙卓乎衆先。有法可嚴。有儀可範。如此法器。可謂高流。所有規約。幸相共鑒。

一客至茶湯點心被單一一調停。若不相識。卽請問名號住處。不得疎慢失誤違者罰。

二值日知客。不拘有事無事。須坐客堂靜候。失誤者罰。

三早晚上殿。若無僧值。由知客照應路燈及大殿蒲團。幷照管諸師站立行序。如不到者。問明公事有無。若誤者罰。

四聞梆聲諸師過堂。若無僧值。由知客照應打大滾板及站立齋堂。若誤者罰。

五遇班首秉拂。或八節犒勞。及兩序公幹出寺等事。須知客自請。次後再使照客請之。

六官員來往。帖到卽差照客白住持。知客先爲侍陪奉茶。誤者罰。

七凡二板客堂議事。副寺舉買賣用費。悅衆報堂中事。侍者白住持上下通事。知客開時節人情當作一切大小等事。議畢同白住持。

八內外諸師有事白值日知客理問。若置之不問者罰。口角相爭。白客堂。值日宜秉公直言。如不服者。請衆知客公議處罰之。倘不服。公擯出院。若循私情。斷事不公。一併處罰。

九外來閑遊雜人在寺鬧事。知客須極力相勸。值日畏不向前坐視者罰。

〇知客無事。須上殿過堂。出坡。除有病外。餘不到者罰。

一一諸師出入。不到客堂告假銷假。及在外閒遊放逸。執事不舉者同罰。

一二知客一應事務。或有專權自主。同寮互相嫉妬。及私情偏袒者。白衆同寮議罰。

一三知客雖非值日。亦不得在外閒遊。違者罰。

一四禪客至。不得一例。諸方耆宿。安上客房。舊執回來。素有功於常住者。送上客房五日作客。次安賢者寮。遠來禪衲及久住。三日作客。初參晚學。送上客堂隨衆行事。江湖混雜之流。早到一餐。晚到一宿。卽令其別行。混誤者罰。

一五別剎長老至。請淨面吃茶。卽報住持。然後領見。至齋畢。送客單至尊客寮。後派一侍者侍候。彼若參堂巡寮。大衆齋禮。法堂左設一座。若看兩序。另看單。彼不參堂巡寮。大衆不禮。惟兩序看單。彼亦看兩序。

一六齋主設齋散嚫等事。副寺協同知客公議如一。或給供小食。除客堂待賓客。內外一例散嚫。雙嚫照規。

一七客至。或法眷及道人。俱送客寮暫住。然後再斟酌送客寮。如混送入堂者罰。

一八凡求共住者。先令看規約。共住欲進堂者。先看禪堂共住規約。須商諸執事。察其立志係參學之人。方許安單。若邪知見。或粗野頑劣之人。皆不可入堂妨衆。混送者罰。

一九客堂床帳等一切物件。俱宜檢點如法。不得私借外寮及諸閒住之人。如有以舊兌新。察出雙倍賠罰。不賠者遷單。

二〇佛事命照客預先掛牌。失誤者罰。

二一凡有書信禮物至。問明送某處。即登簿。當時收送交代。有回書付來手。誤者罰。

二二客堂衆執事犯諍鬧者。即時抽單逐出。勿論事非。或恃强偏見。障礙同寮等執事。不肯同和商議。有礙常住事。倍罰出寮。

二三凡起單。必須細檢物件。防錯攜帶常住等物。如失誤者罰。

二四凡開期有求戒者來。須查其來歷。并經律衣鉢香敬席銀等齊備。書記登簿。引見住持。送堂。若不如法。誤許者罰。

二五逢各殿堂換職事。該處所有物件。知客僧值約同監院三處當衆與新舊職點交清楚。如有損失。令舊職賠還原物。不如法者罰。

二六應用人情錢物及公署禮等。須兩序同爲商議。若己見自行者罰。

二七施主來往。銀錢進出。多從客堂經手。善惡因果不爽。各宜愼之愼之。

二八逢年四季告香及黑白月布薩。客堂掛牌。時至僧值巡查。不到者罰之。如無僧值。知

客代理。

雲水堂規約

夫負笈擔簦。爲明己事。勿以形勞而少安。勿以力倦而多懈。雲堂禪堂。俱要規模無二。自心自性。何妨隨處提撕。其或未然。是自欺耳。所有規約。謹列於後。

一隨禪堂鉗椎。坐香上殿過堂。出坡隨衆。違者罰。

二不得出外隨喜。如違者罰。

三堂內外不得高聲笑語。如違者罰。

四凡來掛單寮元須問有鉢否。過堂須用鉢。如無。由寮元代向常住借用。若去時。歸寮元收回還常住。誤者罰。

五倚立門外顧視者罰。

六喫煙酒者責擯。不整威儀者罰。

七睡眠笑談者罰。不在正念者重罰。

八談笑諸方善知識長短者罰。

九機鋒轉語。前後不明。專以利舌爭辯高低者重罰。

以上條約。必須謹守。參方上士。各宜珍重。

禪堂規約

古規失檢。怠惰成風。時弊多端。提撕貴密。雖則現成公案。要須大衆共知。行解相應。則無愧於先宗。道德兼資。乃有利於來學。是在同心共相遵守。

一鐘板參差者。巡寮跪香行禮。不服者出院。

二挑唆是非。交拳破口者出院。

三除老病公事。私自逃單者出院。掛牌不復共住。

四禪堂內外。閑談雜話者罰。靜中響動驚衆者重罰。不服者出堂。

五鳴梎鐘板等參差不清者罰。

六不顧本分。交頭接耳者重罰。

七上堂小參等。各搭衣持具。齊集法堂。次第而立。有問則出。不得參差。違者罰。

八不滿期不許出堂。除充公執事。不許私自告假。不遵者重罰。

九偷看典章者罰。非時私睡者罰。

一〇出不白執事者罰。止靜不到者罰。

一一行香坐香不到者罰。失誤巡香散香者罰。

一二值日交代不清者罰。破壞什物者罰。

一三不顧本分亂逞機鋒者罰。妄作拈頌評論公案者罰。

一四堂中出入次第而行。違者罰。若擅單亂位穿堂直過幷無事闖寮者罰。

一五私借堂內什物出入者罰。

一六滋事失儀。不聽執事規諫者罰。不服者出堂。

一七行坐課誦。受食出坡不隨衆者罰。

一八檢點他人是非攪亂羣衆者罰。

一九警策昏沈。三香板不下位者罰。

二〇故縱昏沈者罰。爭香板者罰。不服者出堂。

二一警策後昏沈如故立參。再三香板警策仍見昏沈者跪參。不服者出堂。

二二經行縱橫談笑涕唾鞋物作聲者罰。不服者出堂。

二三出外不穿直裰。衣不過膝者罰。

二四有事他出。歸期失限者罰。

二五尊客參堂。各依位坐。不得失儀違者罰。
二六擅入客堂與人雜話者。重罰。
二七開大靜後語笑者。在監值寮在外寮閑闖者。重罰。
二八私造飲食者。及煙酒者重罰。
二九鬧靜者罰。
三〇巡香循情或以公報私故打者罰。違者重罰。
三一小恙給假三日。重病者出堂調養。不得故留妨衆。違者罰。
三二年逢七期。更深點心。祇可乾點。不得使用鍋火碗筷。違者罰。
以上各條。本分攸關。如或不遵。自失善利。同居大衆。戒之愼之。

戒堂規約

夫戒法爲定慧基礎。當先遵故。釋迦世尊於涅槃時遺囑弟子當依「波羅提木叉」爲師。雖律有明條。依法而受。然新發意者。未登法壇前。無所依憑。既同堂共住。又不可無條章以範圍之。因依古今規制。訂定數條。以便四威儀中有所矩矱。方不負佛祖垂訓。諸師成就。及各人出家之初衷。檀那信施之緣法也。

一不遵堂規破根本大戒者。罰擯。

一樹立朋黨者。擯。

一不真心求戒。只圖虛名。而故犯律儀者。罰。

一引禮師命行則行。命止則止。倘有執拗不遵者。罰。

一出入往返均須告假銷假。若不呈白師承許可自由行動者。罰。

一受罰不服。重罰。

一破口相罵交拳相打者。不分曲直。量情處罰。

一不真心學佛。談論國事者。罰。

一任意涕唾者。罰。

一凡出堂外見老戒及師承。不合掌讓路。並師承進堂。不起立合掌者。罰。

一除病及公務。而殿堂不隨衆者。罰。

一凡行一切佛事。若不志誠懇切者。罰。

一吸食三煙。飲酒食肉。私造飲食者。罰。

一當監值不盡心作務。交代不清者。罰。

一錯誤犍椎。及雜語鬧靜者。罰。

一故意毀損公物。加十倍罰。

一戒期未滿。不得外出。違者。罰。

一小淨大便不准言笑。若故違者。罰。

一有故上單須先向師承告假。如未經許可。擅自上單者。罰。

一上單下單不隨衆一律者。罰。

一攢單攢位者。罰。

一眼根不收者。罰。

一聞犍椎聲不依時集衆。點名不到者。罰。

一過午飲食者。罰。

一佛事問答不留心學習。臨事不如法者。罰。

一著短衣出外及戴小帽。不綁褌脚者。罰。

一上單捫虱者。罰。

一擅出堂外者。罰。

一　殿堂偷安者。罰。
一　穿堂直過者。罰。

愛道堂共住規則

佛在世時。以佛爲師。佛滅度後。以「戒」爲師。捨戒之外。莫由出離。雖有智辯。總成魔外。故僧尼之於戒律。猶車輛之於軌道也。如少違越。立卽墮坑落塹。毗尼之道。可不愼歟。今幸爲人。聞法受戒。若不乘此反省精勤學法。一生所辦。則一氣不來。又披毛戴角去。汝等旣受戒已。應當爲暗世明燈。作如來使。荷負家業。勿爲物質所誘惑。勿爲放逸而蹉跎。勿以煩惱無量而不斷。勿以衆生難窮而不度。各宜精持律儀。上求下化。今爲共住之便。特制規約於下。

一　破根本大戒者。如律擯。
一　違犯國法者。擯。
一　不奉行八敬法者。罰擯。
一　習學外道誹謗正法。諫至三次。再不改悔者。擯。
一　破口相罵。以至交拳相打者。不分曲直。罰或擯。
一　二時課誦及坐香或念佛。除病及公務。不到者。罰。

一 朔望布薩及教誡不到者。罰。
一 聞犍椎聲不依次入衆者。罰。
一 凡有賓客常住招待。若私留親友不白常住者。罰。
一 不盡職務者。罰。
一 服裝華美易招譏嫌。穿著豔色服飾者。罰。
一 穿短衣外行及戴小帽散褲脚者。罰。
一 坡事均要隨衆。除病及公務。不到者。罰。
一 私募外緣肥己潤身者。罰。
一 出入不告假銷假者。罰。
一 高聲驚衆者。罰。
一 大靜後任意言笑者。罰。
一 面是背非。挑唆彼此者。查出議罰。
一 喫煙酒者。罰。如有病非用酒不可時。要白衆許可。違者。罰。
一 非時食者。罰。

一如供奉佛制不許供奉之神鬼及國令取諦之外道者。罰。
一不得與男衆來往語言違者。罰。
一學佛以利人利己發明自心爲宗旨。而反提倡邪教宣卷打偈扶乩降神讀誦惡經論者。罰。
一妄論時事。擅評知識。不務本業者。罰。
一收留形跡可疑未經家庭許可之婦女及擅自剃度者。罰。
一錯亂犍椎粗心動氣不受教誡者。罰。
一在殿堂爭前退後者。罰。
一戲畜鳥獸限制動物自由者。罰。

衣鉢寮規約

衣鉢寮事。乃內輔監院。外執衣鉢。常理常住莊嚴法器財物等事。故惟老誠者爲之。立心端謹。遇事通融。庶幾上和下睦。輕浮之人。切不可用。所有寮規七條。當熟記之。

一莊嚴法器出入清楚登記。失記者。罰。
二銀錢出入。隨登賬目。若有錯誤不清者。罰。

三菓品食物。愛惜收藏。清潔奉客。私食者罰。

四住持外出。方丈內更須留心照應。有誤者罰。

五客至方丈。所設某事着小老請知客查明。事白監院定奪。或需茶點飯食。見機以待。每逢禮物香敬。不可私開。違者罰。

六同寮及行者。須嚴正處之。不得嬉戲。違者罰。

七客房用物。或用或藏。不得損壞。違者罰。

庫房規約

愛惜常住物。如護眼中珠。與利莫如除弊。盡公自爾無私。信施膏脂。沾染便成業海。伽藍因果明察。卽是福基。　銘云。

物屬招提。絲毫難犯。守在爾躬。必慎必敬。清若澄潭。正如直幹。無曲無私。何憂何患。一有參差。天龍較勘。

一監院乃大衆所倚。須發好心扶持叢林。弊端要革。利益要興。不可糊塗度日。祇圖虛名。所爲悖理。大衆勸不從者。罰出院。

二衆職皆有人充。監院所管何事。須總理一切。時時覺察。處處留心巡視。各職有事。俱

白監院議斷。亦不得自專。凡事必同兩序大衆共議。否則若稱能。辦事不妥。小則容之。大則罰出院。

三副寺出納常住財物等件。須登記明白。失記者。罰。糊混不清者。罰。以及出田收租收銀。銀至通知兩序同看驗過封記。用時當衆開封。私用者。罰。

四庫司管田務各事。交付器物。必須明白。不得損壞。如有失落者。令賠之。賠銀仍買原物。違者。罰。

五庫頭管各色物件出入。當與不與。不當與而與之者。皆罰。

六發給香燭油米菓菜等。須照例而給之。如循私加減者。罰。

七買賣或收租時。暗中取利者。罰後出院。

八米麥等收至。查明登記。此係大衆慧命所關。不許出還店鋪債賬及出糶等情。如有違者。大衆公擯之。

九各殿堂寮房在庫房領取各物。庫房須立簿記賬。

一〇一切財物。若以公濟私。及私情假借交代不清者。罰。

一一飲食背衆。及恣意多用常住物者。罰。

一二各處香燭及一切應用之物。須預先備妥。用時不齊者。罰。

一三監修將工人所用之物件出入隨手登記。失記者。罰。如偷安不查工匠。及工賬不清者。罰。

一四病人需要物件。看病之輕重及需要之多少。從公給之。如違者。罰。

一五飲食不時檢查。若以餿爛與衆食。不當心承管者。罰。

一六若有亡僧遺物。不得悞用。違者。罰。

一七每月初三日須召集兩序核算上月出入賬項一次。不清者。罰。

一八每年完糧稅票。須呈存方丈。如私藏者。罰。

一九庫房職事如有調換。舊任須一一點明。當監院交與新職事。違者或交代不清者。賠罰。

大寮規約

寸薪粒米。當思來處之艱難。滴水殘羹。須念作時之不易。既不暴殄天物。復當調和口味。鹹淡適度。香軟得宜。愼重烹飪。勿生輕忽。以供養爲懷。不貪口腹。雖隨衆作務。常抱道心。粥飯二時。不可一朝失愼。晨昏二課。何妨片刻淸修。　銘曰。

雪峯飯頭。潙山典座。古德芳風。於今未墮。攝爾狂心。慎爾口過。運水搬柴。毋忘這個。堂內坐禪。堂外禪坐。誰知傳衣。不離碓磨。故此苦行。佛天所喜。求福則得。造業則失。勤謹嚴防。求福之本。偏衆懈怠。造業之基。遵守規銘。爲汝良師。

一廚房共住者。二時粥飯俱在廚下。同衆甘苦。一概不許別處私食及私留鮮美自食。違者。罰。

二盜取常住油鹽食物者。賠罰。

三飯頭煮大衆二時粥飯。務要刻刻當心。不得太多太少。香到開梆。失誤者。罰。

四菜頭洗大衆菜。必須乾淨。鹹淡調和。食畢菜鍋自洗及打火板。誤者。罰。

五大衆各執事人。各宜盡心。勿得懈怠。凡典座有齋。一應相幫。不到妨誤公事者。罰。

六聞叫香各處到大寮打飯。先儘齋堂次客堂方丈等處。務報人數。打飯毋許爭論。不得紊亂。違者。罰。

七所剩粥飯。必須盡心料理。不可損壞。留存後喫。違者。罰。

八大寮閑談雜話。高聲大叫。鬧寮喫煙辛酒賭博。破口交拳者。罰。不服者。出院。

九除公事外。皆要上殿過堂。隨衆出坡。懶惰偷安者。罰。

一〇不許滾湯潑地。免傷蟲命。違者。罰。

一一大寮門戶火燭。必須互相照應。違者罰。

一二外寮人不許閑竄大寮飲食。搬弄是非。違者罰。

一三外寮諸師。不得擅入大寮私食菜飯。違者罰。

一四有公事或客到。隨報客飯。不得假借客名報飯。查出者罰。

一五雲水堂本當不應非時食。因念行脚辛苦。准聽初到三日。隨工人方便晚粥。過限者。罰。

一六工人晚該喫粥。倘有重務則喫飯。違者罰。

一七凡執事見有犯規矩者。應檢舉按罰。如有不服者。重罰出院。

以上各條。務希各人切實遵守。

浴室規則

蕩滌蓋也。未是本來面目。盥沐潔矣。終非無位真人。未達色空。祇道塵末身外。了知冷暖。方明自性本靈。果有一絲不掛之禪客。正好向這裏摸索。　銘曰。

山巍路遠。致其柴薪。淪釜燃火。效其勤勞。昧者不知。浴身偏緊。年少嬉笑。沸湯交淋。凡

此暴褻。亟宜自箴。洗心滌慮。日新又新。何以報德。忽悟水因。其或未然。且遵規銘。

一凡浴日圊頭挑水。料理燃火熱水。設監浴位。少時先請住持。次請尊客。兩序頭首。擊梆一下。禪堂諸師浴。擊梆二下。列職等師浴。擊梆三下。普浴。

二凡浴者各宜聽梆聲依次而浴。不得蹉跎。違者罰。

三不得高聲大笑。違者罰。

四脫衣穿衣各宜迴護。不得放縱。違者罰。

五在浴堂左右顧視及談笑喧嚷涕唾者罰。

六浴時各宜自量。不得堂中久戀。致礙後來。違者罰。

七用香胰肥皂者。罰。

八有疥癬各宜自量在後洗浴。違者罰。

九僧值監浴。留心照察。有犯者照例罰。失照者同罰。

農場組織簡章

一本農場爲適應現實環境之需要。特組織僧伽開發本寺所有荒地。努力增加國家生產。幷以彌補本寺糧食之不足。且達到人人勞動自給自足之目的。用以維護祖

庭爲宗旨。

二本農場定名爲雲門山大覺農場。

三本農場內設總管理一人。副管理二人。監植一人。均係義務任職。不受酬勞。總管理以本寺方丈任之。副管理以首座及監院任之。監植由總管理選派。至庫房人員由總管理指派。負責辦理農場一切事務。

四凡在本寺長住之僧衆。除總副管理監植可免墾種工作。及年在六十以上。體格衰弱。確不能任勞者。酌量派遣其他任務外。其餘均須一律參加墾種工作。如有好逸惡勞。苟且偷安不肯參加者。概不留單。惟臨時掛單。及年在十五齡以下者。不在此限。但遇公規出坡。則應隨衆工作。

五規定每人應墾種荒地最少三十方丈。但庫房大寮米頭等人員。因其工作繁忙。可自由參加。免受規定之限制。而各當職人員。亦因其各有任務。時間有限。可減少規定之半數。其餘均須依照上述規定墾種。

六如有發心加墾荒地者。甚表歡迎。但事前須將其欲加墾之數量及處所。報告監植或農場其他負責人。取得同意。以便登記。

七分配土地。以抽簽法行之。

八由總管理指派庫房一人負責將抽簽所得荒地之名字號碼數量分別登記清楚。至收成時并分別抽收常住應得之利益。

九未及參加而新到本寺長住之僧人仍須遵照本章程第五條之規定參加墾種工作。

一〇墾種所用各種工具概歸常住辦理。分配借用。由監植負責將各人借用之器具分別登記。如有損壞則借者應負賠償或修理之責。

一一各樣種子由常住貸發。收成時如數繳還。但用何樣種子及數量。須事前到庫房登記。以便準備。

一二墾種人員每日二時一粥一飯。由常住供給。不另備點心。

一三所有收獲之農作品。除種子外。種者與常住均分。

一四在墾種時間。每日早殿及晚上坐香或普佛殿。除另有任務者外。均須齊到。但晚殿則可輪班行之。

一五凡聞板聲。即是常住之公務。大衆師應一齊出坡。先將公事做完。方得做私人之墾

種工作。

一六各任職人員應將其每日應做之公務。先行分别辦理完竣後。方得繼續其墾種工作。以免因私誤公。

一七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公議修改之。

一八本章程自公佈日起施行。

學戒堂規約

同堂共學。互相警策。非有規矩。不成方圓。如法修行。方循正軌。訂諸章則。各須遵守。

一上殿過堂出坡等隨衆。無病不得告假。倘未准假。藉故推諉者罰。

一日間堂中聽講。上課之外。須練習文字。自修功課。閒進禪堂坐香。不得閒遊談笑躲避。經告誡不聽者。罰。

一如修禪七。應一律入禪堂參加。本堂功課暫停。不得藉此懈怠。違者罰。

一出入不得着短服。及戴小帽。冬寒不得烘火。殿堂須穿鞋襪。違者罰。

一凡欲買物。寫條交庶務師。送庫房代辦。不得私擅出外。違者罰。

一每逢十四三十日爲剃頭沐浴洗換衣服之期。除疾病外。不得私自舉行。違者罰。

一常住公物。不得疏忽毀壞。公私財物。非己有者。不得擅取。違者。擯罰。
一過午不食。無事不得入大寮。過堂不得帶私菜。違者。罰。
一不得喧鬧鬥爭。違者。俱擯罰。
一上下樓梯。均須緩步輕行。勿得動聲驚衆。經誥誡不聽者。罰。
一師長上堂授課。一齊起立。聽講時不得低頭昏睡。不得交頭接耳談話。經誥誡不聽者。罰。
一須威儀整肅。若故露輕浮有失禮節。誥誡不聽者。罰。
一不服師長訓責。諍論不休。或出言傲慢者。罰。
一對師友均宜謙和禮讓。不得起人我之見。妄論是非長短。亦不得譏諷笑罵。挑撥離間。違者。罰。
以上十四條。由一至四爲懶惰者戒。由五至十二爲舉動不如法者戒。十三十四爲言語不謹者戒。日常動作云爲不易舉一可以類推也。
民國三十二年歲次癸未　四月佛誕日　虛雲立
　水陸法會念誦執事規約

古之叢林。高蹈絕俗。除祝釐外。不通應酬。政為大事未明。剪爪不暇。那肯應酬散其道念。況且未能自度。何能度人。經云。瑜伽一法。乃登地菩薩利生之事。非初心凡夫所宜。惟是叢林淡薄。四事供應每虞缺乏。故不得已。乃略應念誦也。然進壇必須生道場想。對經像如對佛想。誦其文。思其義。行其事。踐其實。必使身與口合。口與心唯。不昏沈。不散亂。不懈怠。不貪利。明因果。知慚愧。兢兢業業。若是則不期度人而自度人。不期利益而自利益。所謂人以財與我。我以法與人。等施無異。猶可權為。若鼓籥橐而看經。舂杵碓而禮懺。身對尊像而目視他方。口誦經懺而心存別念。如是必招現前之譏謗。受未來之業報。使自利利他之法寶反成自悞悞人之罪案。可不慎哉。爰訂規約。謹陳於左。

一誦經人。先日見牌上有名。即沐浴。次早誦經禮懺。須三業志誠。口誦心唯。不得於念誦禮拜時。夾雜閒言。更不得輕狂戲笑。若誦經故意雜談戲笑者。於經懺中罰補誦。或在懺後歇息時。戲談喧嘩者。跪香。

一念誦時。不得回頭轉腦。看看人物。一心稱念。字字分明。不得重念。過嚴淨不至。誦過一頁方至者。罰經懺仍須補罰。

一表白人。不急遽。簡略。宜一一依文次第念誦。其鐘鼓等亦宜莊雅。不宜繁碎。

一內外香燈行人。俱要誠潔。小心火燭。以及各壇堂中。尤宜加倍慎重。

一施食要一一依文。精誠結印。誦咒作觀。三業相應。不得含糊彈舌。急促了事。白文亦然。

一每日按定鐘點作事。鐘到鳴鼓一通。如有不至者。罰。

一外六壇均聽大壇起懺。各壇亦宜同起。不得有悞。如違者。罰。

一經懺及施食等。不得法事未竟。先收佛像莊嚴器物。

一香燭供菓等。倘落地者。不得用。供過者亦不用。

一上供蔬菜飯食等。必熟得味。不得用乾物生物。

一法會內外人等。犯鬥諍者。因諍失威儀。不勝調伏。不服者。出院。

附諷經上朝回向法事及開齋鐘點時間列后

五點半起床。六點半開齋。七點上懺。八點半上二朝。十點半上三朝畢。本壇上供。至靈前回向。十二點開午齋。十二點半上四朝。二點半上五朝。四點半上六朝畢。至靈前回向。五點半鐘開晚餐。七點一刻上晚朝。

以上各壇職事人等。均宜恪守條規。照職司事。勿得放棄責任。紊亂參差。此乃龍

天之眼目。大衆之號令。各宜遵守。慎之慎之。

民國九年歲次庚申七月初二日　主法沙門虛雲謹啟

題雲水堂記

夫先聖創叢林。建共住法。蓋爲老病死者有所設立也。不料法久弊生。諸方招提。妄分界限。不獨病老無安。致使往來槪失棲鉢之所。頗違賢哲修築之誓。大損僧伽六和之義。嗚呼。值斯秋晚。豈可盡言。　銘曰。

華嚴首唱。善財行脚。東西賢哲。今古繼作。趙州八十。芒鞋踏破。道吾指引。船頭浪簸。寥言痛棒。舉眼休錯。三登九到。蓮池病弱。偉哉雲堂。聖凡棲泊。逆順奚分。喜怒哀樂。忍受酸辛。千折萬挫。顧戀幻質。徒勞空過。慎汝三業。洗滌慚怍。動止警爲。勿忘矩矱。狂心頓歇。孤雲野鶴。虛雲幻遊。甯堪負荷。祝聖後來。守茲勿墮。雲萍浪江湖。於己丑丁未年兩次至山。感覺荒涼。特以把茅爲廬。接待往來。恐後更易。謹訂數則。以爲永例。

一本寺永遠海單。無論釋道討單者。各聽自便。

一遠來者。寮元師招呼養息三日。免上殿堂。客堂待齋茶三日外隨衆。

一新到者缺鋪蓋。由香燈師至客堂取用。去後卽送回原處。以供後來之用。

一如要他往。晚間與寮元師說明。次早於客堂用乾齋。
一異方上座。初次到山。如欲別行。寮元領到客堂。送茶錢四百文。
一雲堂師。或舊住。或初到。倘遇寒熱病痛。寮元香燈兩師照應。喫藥費歸常住。
己酉年　地藏菩薩聖誕日幻遊人題於雞足護國祝聖寺之上客堂

詩歌偈贊

皮袋歌

皮袋歌。歌皮袋。空劫之前難名狀。威音過後成罣礙。三百六十筋連體。八萬四千毛孔在。分三才。合四大。撐天拄地何氣概。知因果。辨時代。鑑古通今猶蒙昧。只因迷着幻形態。累父母。戀妻子。空逞無明留孽債。

皮袋歌。歌皮袋。飲酒食肉亂心性。縱欲貪歡終敗壞。做官倚勢欺凌人。買賣瞞心施狡獪。富貴驕奢能幾時。貧窮兇險霎時敗。妄分人我不平等。害物害生如草芥。每日思量貪嗔癡。沈淪邪僻歸淘汰。殺盜婬妄肆意行。傲親慢友分憎愛。呵風咒雨蔑神明。不知生死無聊賴。出牛胎。入馬腹。改頭換面誰歌哭。多造惡。不修福。浪死虛生徒碌碌。入三途。墮地獄。受苦遭辛爲鬼畜。古聖賢。頻饒舌。晨鐘暮鼓動心曲。善惡業報最分明。喚醒世人離五濁。

皮袋歌。歌皮袋。有形若不爲形累。幻質假名成對待。早日回心觀自在。不貪名。不貪利。辭親割愛遊方外。不戀妻。不戀子。投入空門受佛戒。尋明師。求口訣。參禪打坐超三界。收視聽。能攀緣。從今不入紅塵隊。降伏六根絕思慮。無人無我無煩惱。不比俗人嗟薤露。衣遮體。食充

飢。權支色身好因依。捨財寶。輕身命。如棄涕唾勿遲疑。持淨戒。無瑕疵。玉潔冰清四威儀。篤不嗔。打不恨。難忍能忍忘譏嗤。沒寒暑。無間斷。始終如一念阿彌。不昏沈。不散亂。松柏青青後凋期。佛不疑。法不疑。了了聞見是良知。穿紙背。透牛皮。圓明一心莫差池。亦返源。亦解脫。還元返本天真兒。無不無。空非空。透露靈機妙難思。到這裏。不冤枉。囫地一聲是了期。方纔稱。大丈夫。十號圓明萬世師。咦。猶是那個殼漏子。十方世界現全身。善惡明明不差錯。爲何依假不修真。太極判。兩儀分。心靈活潑轉乾坤。帝王卿相前修定。富貴貧窮亦夙因。有了生。必有死。人人曉得莫嚬呻。爲妻財。爲子祿。悞了前程是貪嗔。爲甚名。爲甚利。虛度光陰十九春。千般萬種不如意。熬煎在世遭艱迍。老到眼花鬢髮白。一善難聞枉爲人。日到月。月到歲。空嗟歲月如轉輪。世間誰是長生者。不如歸去禮慈雲。或名山。或勝境。逍遙自在任遊巡。無常迅速知不知。幾句閒言敢奉聞。念彌陀。了生死。多多快活誰得似。學參禪。得宗旨。無限精神祇這是。清茶齋飯心不偷。二六時中爲法喜。除人我。無彼此。冤親平等忘譽毀。無罣礙。沒辱恥。佛祖同心豈徒爾。世尊割愛上雪山。觀音辭家爲佛子。堯舜世。有巢許。聞讓國。猶洗耳。張子房。劉誠意。也棄功名遊山水。況末劫。甚艱苦。如何不悟古人比。縱無明。造十惡。費盡心機爲世鄙。刀兵厲疫旱潦多。飢饉戰爭頻頻起。變怪屢聞妖孽生。地震海嘯山崩圮。適當其

際可奈何。多行不善前生裏。事難如意落迷途。處貧遇患善心始。善心始道入空門禮法王。懺悔罪過增福祉。拜明師。求印證。了生脫死明心性。勘破無常即有常。修行大有徑中徑。聖賢勸世有明文。三藏經書尤當敬。瀝心腸。披肝膽。奉勸世人應守正。莫當閑言不記心。大修行人必見性。速修行。猛精進。種下菩提是正因。九品蓮生有佛證。彌陀接引到西方。放下皮袋超上乘。皮袋歌請君聽。

贈何鏡天寬仁居士

爭名攘利處。秦關楚漢驚。一枕熟黃粱夢回空無與。斯世幾英雄。倏忽臥草露。況諸不遂者。空把光陰誤。失足成千古。如來難救度。好趁宿願深。快將生死顧。佛言如皎月。照破無明路。叮嚀信願者。時時勤覺悟。萬劫獲此身。燃眉急須護。法法皆我心。我心絕外務。生亦不曾來。滅亦不曾去。生滅幻去來。如如體常住。

在鳳林寺諷華嚴經見僧有琉璃碗損壞感賦

我有一琉璃。價勝金千億。展布虛空塞。收藏沒踪跡。晝夜放光明。非關動與寂。猛火燒不得。大水漂不失。盜賊偷不去。鬼神難掩匿。無異龍女珠。賽過連城璧。彌勒樓閣中。多寶塔前值。內涵自精瑩。外映明月色。不啻摩尼珠。透徹無間隙。滿盤托不出。虛室自生白。威音那畔拈

得來。誰是知音親相識。

馬觀源居士索偈偈拈

也不攜琴。也不帶鶴。嘯傲煙霞。灑灑落落。有時經行毘盧頂。有時坐臥彌勒閣。說甚麼七百甲子。說甚麼千年仙客。空可量。風可捉。苦行頭陀莫測度。山可移。地可縮。無心道者難思索。一念萬年非促延。萬年一念無剝復。或作舟航。或爲略杓。大通雖富貴。釋迦豈寂寞。呵呵。也不攜琴。也不帶鶴。隨處煙霞供灑落。

贈妙明師

一會匆匆又別。終朝無言可說。直教石筍抽條。方見虛空破裂。不須添醬加鹽。何勞眼耳鼻舌。筆尖點出月輪。偏界光輝皎潔。

起七

諸人入堂煆煉。看誰倚天長劍。是佛是魔皆斬。直教梵天血濺。金鎖玄關掣開。曠劫無明坐斷。一朝刺破虛空。露出娘生真面。

雜詠

休論前後劫。不落有無家。處處澄潭月。時時覺地花。時彈無字曲。步踏白牛車。撒手無遮障。

坐上寶蓮花。

萬佛山花紅洞

昔號花紅洞。今名萬佛山。觀棋來鳥客。聽瀑結茅庵。虎伏階前地。松拏霄漢間。神龍飛墨雨。白象舞禪關。洞挹千峯秀。溪沼九曲灣。伽藍天際外。僧與白雲閑。

偶拈

觀空入假易。從有入無難。有無俱盡處。切莫自顢頇。迎頭擊一棒。豈容多開口。此中微妙意。漫說無何有。消融霜與雪。大地悉逢春。無有衆生度。何從覓我人。念佛佛念我。念他作什麼。唯心原淨土。自性卽彌陀。佛我本無二。念茲是在茲。昔流生死海。歷劫不歸依。從今雲霧盡。何曾有一絲。住亦無所住。無住復何爲。

題福果夢海詩偈

詩可抒己懷。然有利害別。師以如是義。權且方便說。老朽筆硯疎。生平守愚拙。覩茲意良佳。覺以指標月。

還鼓山訪古月師

卅載他鄉客。一笻故國春。寒煙籠細雨。疎竹伴幽人。乍見疑爲夢。談深覺倍親。可堪良夜月。

緖緖話前因。

峨眉訪眞應老人

悠哉賢故友。抱道樂林泉。坐到無疑地。參窮有象天。胸中消塊壘。筆底走雲煙。更笑忘機鳥。常窺定後禪。

年月日時

一年復一年。形容漸漸還。骨髓餘枯竭。眉毛看漸穿。幻身如聚沫。四大豈能堅。五欲蔽三界。何時見性天。

一月復一月。光陰似消雪。無常有限分。法性無生滅。漆桶忽爾破。天龍生歡悅。鶴巢鵬不居。鷦鷯住蚊睫。

一日復一日。切莫較得失。取捨忘分別。一切總非實。處處要圓融。時時宜樸實。一氣走到家。端坐空王室。

一時復一時。步步向前移。相逢各一笑。誰與爾拖屍。兀兀常不倦。時時念在茲。少壯當努力。莫待老衰時。

秋夜偕友坐岑樓

此際秋色好。得句在高樓。啟戶窺新月。烹茶洗舊愁。盤桓無俗客。酬唱有良儔。蓮襖憐寒意。傳燈論未周。

天台華頂茅廬久雨伴融鏡法師夜坐

苦雨積新黴。寒燈夜不輝。溼雲霾石室。劃蘚掩柴扉。溪水湍無厭。人言聽更稀。安心何所計。趺坐覆禪衣。

示楊自立寬生居士

狡兔匿土洞。覓食互爭出。各向前途奔。被獵驚倉卒。智者善觀之。謀生須擇術。好箇沖霄鶴。安然任去住。

駐雲移石偶題

最愛寂寥好。亘古忘歲年。隨緣猶不變。不變亦隨緣。微妙心珠用。圓融性外天。雲移此拳石。已在混茫前。

題居石洞

石洞自清幽。孤居萬事休。蒲團久趺坐。身世等浮漚。三輪本空寂。佛魔自卷收。大千沙界幻。幻亦不曾留。

戒期

得守空王法。勿爲魔事侵。戒香薰寶座。梵網結珠林。妙契西來意。單傳東土心。但看沾化處。咸頌海潮音。

遊君山

何年開梵境。此日得登臨。雲淨諸峯秀。林高傍水陰。履聲驚鳥夢。松籟發禪吟。一覽洞庭水。澄清天地心。

與西天目眞淨和尙泛舟西湖

不解煙波意。誰來駕此舟。心同秋水潔。身與白雲浮。既契眞空理。當懷濁世憂。仗師三昧力。得共海天遊。

鼓山雨後晚眺

雨醉山初醒。寒光入座微。荒煙依樹白。落日染山緋。樵唱采薪返。漁歌罷釣歸。疏鐘雲外響。驚起鶴橫飛。

屈文六居士請偈語

願續高峯意。閒觀自在天。無心誰得悟。有鼻孰能穿。頓徹三乘教。都歸一指禪。跏趺忘物我。

念盡不知年。

和溈山了炤首座

幻遊五濁世天下一癡人。緣木求游鯉。隨風混俗塵。偶濯曹溪水。聊侍祖師巾。末法蒼生苦。何時掃翳雲。

示天性

佛愍蒼生苦慈悲爲我人。空花留翳眼。虛室不容塵。逃逝憐驕子。啟纏示結巾。本來無有相。一動便紛紜。

題寸香齋

寸香陪客坐。聊將水當茶。莫嫌言語寡。應識事無涯。巖樹井籐命。駒光過隙嗟。佛言放下着。豈獨手中花。

頌古庭祖師

名句拈提處。由來沐祖恩。清風吹野遍。麗日起沉湮。壁立宗風遠。禪源福慧深。願將昆海水。灑作十方春。

別鼓山四十餘載至光緒丁未歲襄蓮公葬事始回山感賦

久與家山別。今來髮已斑。院荒頻易主。石瘦半成頑。舊友不相識。幽禽自往還。思前還想後。不覺淚潸潸。

贈性淨同參

天地亦吾廬。心容若太虛。有山能載物。無水不安居。忙着修欄藥。閒來不讀書。未知方寸裏。可得契真如。

紫溪寺

紫頂雲深處。清幽路轉頻。叢花寒照月。脩竹翠侵人。石磬沈朝雨。狂龍徙遠津。四山歸暮靄。物候一時新。

冬過曇華訪友不遇

行到林深處。窅然一徑通。瀝青亭下石。霜葉樹頭紅。詩句憑誰琢。凡情自我空。禪關雙寂寂。梅草待春風。

春雨瀰漫不止

久雨正初春。郊原四顧新。寒山增秀色。古磴絕纖塵。柳欲將舒眼。花凝未展唇。惟餘階畔草。足下尚依人。

題仰光龍華寺

仰緬控南海龍華建梵宮。香飄金塔外。佛現一塵中。樓閣垂金鎖。橋梁架玉虹。天人交集處。同禮一聲鐘。

陝西保雞鐵佛寺

行盡森林裏。一寺白雲邊。松古如龍活。巖巉疑虎眠。經聲清徹耳。寒氣曉侵天。試問龐眉叟。來山住幾年。

送友行脚

少負凌霄志。老爲行脚翁。滿腔雲水調。一杖雪霜風。翰墨傳當代。聲名動上公。住山如得意。爲我寄征鴻。

西藏大雪山

何物橫天際。晴空入望中。這般銀世界。無異玉瑽瓏。已拂塵氛遠。仍疑碧落通。清涼無熱惱。應勝水晶宮。

陝西太白山鏡池

水與心俱定。清光日夜留。有渠容月影。無爾識源頭。萬籟返聞寂。層嵐入鏡浮。未能融物我。

澄湛已忘憂。

於蒲漂旅店遇唐猷生赴任騰衝年二十一歲吾鄉人也夜話敘別

寂寂滇南道。何緣遇故知。羨君爲宦早。愧我學禪遲。煑茗聯新句。挑燈話舊詩。一窗風月好。重聚又何時。

甘肅道上陰霧

寒煙如霧住。孤舍似星零。地見魚腮赤。山如螺髻青。半塘陶令柳。十里謝公亭。往來名利客。曉發不勝情。

初春與友過村墅

乘輿過山岡。不須載酒漿。崖花初解笑。岸柳漸生光。雨細村煙合。風微樹色涼。隔林驚犬吠。應識主人忙。

和符文敏寬義居士韻

世尊上雪山。有誰爲之說。仗此無情劍。便把青絲截。四相本來空。萬法一無得。解脫內外着。生死從茲歇。

龍澄徹居士因印光法師書令修牢山居士屢請余往住答之

常憶憨山老。一誠動九天。桑榆嗟已晚。建樹讓當賢。大志翻江海。涓流成湧泉。印師書一紙。乘願永流傳。

雨後登樓看山

宿雨初晴霽。台階長綠痕。登樓非作賦。雅集不須樽。戶闢山排闥。眸凝煙鎖村。諦觀山與海。圖畫至今存。

隔江山寺聞鐘

乾坤容我老。日月却相摧。還岫山無樹。臨江水有隈。雲輕籠日往。風順聽鐘來。驚醒塵勞夢。遼天廓爾開。

山寺外午倦倚一方竹枕

夏日永如歲。山人自惺惺。身忘因艮背。我泯為行庭。竹枕似磁枕。山亭非客亭。纔欣花發箤。又見草青青。

法界寺懷古

一步一徘徊。煙霞四面開。松高容鶴臥。洞古被雲埋。山色靜心賞。濤聲逐耳來。昔賢何處去。剩有講經臺。

山居六首

稍得清幽處頭頭總自然。一間茅草屋。半畝藕花田。好鳥來青嶂。閑雲掛碧巔。紅塵飛不到。淡雅過神仙。

誰信山中樂。山中樂最多。松篁演梵唄。鳥語弄笙歌。樹上猿攀果。池中鴨戲荷。藉茲逃世俗。歲月任消磨。

不向名場立。山中夢亦微。身同雲自在。心與世相違。愛月疏松徑。引泉繞竹扉。自然成妙處。豈肯羨輕肥。

山間無個事。不夢熟黃粱。性懶多愁暑。身輕不畏涼。菊栽三徑古。梅種一園香。自是營謀少。閑中滋味長。

草堂午睡醒。曳杖任逍遙。撫石看雲起。栽松聽水潮。林深無過客。路險有來樵。一念純真處。何愁慮不消。

人畏山居苦甯非意味賒。泥爐焚柏子。石鼎煮龍芽。纔採三秋菊。又看二月花。更憐今古月。夜夜伴山家。

心印偈

這個微妙義。聖凡本來同。所說不同者。麻外錯求繩。心已法法通。雨後山色濃。了知境緣幻。涅槃生死融。

參禪偈十二首

一 參禪不是玄。體會究根源。心外原無法。那云天外天。

二 參禪非學問。學問增視聽。影響不堪傳。悟來猶是剩。

三 參禪非多聞。多聞成禪病。良哉觀世音。返聞聞自性。

四 參禪非徒說。說者門外客。饒君說得禪。證龜返成鱉。

五 參禪不得說。說時無擁塞。證等虛空時。塵說與剎說。

六 參禪參自性。處處常隨順。亦不假磋磨。本原常清淨。

七 參禪如採寶。但向山家討。驀地忽現前。一決一切了。

八 參禪一着子。訣云免生死。仔細拈來看。笑倒寒山子。

九 參禪須大疑。大疑絕路歧。踏倒妙高峯。翻天覆地時。

十 參禪無禪說。指迷說有禪。此心如未悟。仍要急參禪。

十一 參禪沒疏親。貼然是家珍。眼耳身鼻舌。妙用實難倫。

十二參禪沒階級。　頓超諸佛地。　柱杖纔拈起。　當觀第一義。

山居

山居意何遠。　放曠了無涯。　松根聊作枕。　睡起自烹茶。
山居道者家。　淡薄度歲華。　竈底燒青菜。　鐺內煑黃芽。
山居無客到。　竹徑鎖煙霞。　門前清淺水。　風飄幾片花。
山居饒野興。　柱杖任橫斜。　閒情消未盡。　過嶺採籐花。
山居春獨早。　甚處見梅花。　暗香侵鼻觀。　窗外一枝斜。

若人欲識佛境界

終日逐波流。　還道去尋水。　心佛與衆生。　差別在那裏。

當淨其意如虛空

欲止小兒啼。　方便爲言說。　心意與色空。　本如第二月。

遠離妄想及諸取

唯妄已成妄。　離取亦是取。　如何是遠離。　眼生骷髏裏。

令心所向皆無礙

非形亦非影。　罣礙怎麼生。　達摩因此義。　故爲可安心。

忽聞窗上喁喁作響

不見無情說法。　怎知瓦礫增光。　喁喁暗露消息。　想是助我興揚。

行住坐臥歌

山中行。　踏破嶺頭雲。　回光照。　大地無寸塵。
山中住。　截斷生死路。　睜眼看。　千聖世不顧。
山中坐。　終日只這個。　碎蒲團。　沒教話兒墮。
山中臥。　騎驢騎馬過。　主人翁。　無夢也爍破。

示林光前寬耀居士

人人念佛皆成佛。　動靜閒忙莫變差。　念到一心不亂處。　衆生家是法王家。

送日人龍池清在鼓山抄錄日本未有經藏帶回國去

萬里梯航乞法行。　寫經長日坐書城。　唐鐫宋槧難持去。　祇有香花伴送迎。

贈江孔殷居士

靈光獨耀本來明。　無染無污氣自清。　水月鏡花皆幻相。　知君有日悟歸程。

和江寬允居士

情與無情總是緣。隨緣一宿覺當年。龐公萬物不爲侶。吸盡西江祇目前。

原作

曹溪重見放光明。今古艱難兩德清。施設門庭略不異。始知乘願再來生。
由來時節合因緣。夢裏南華已廿年。今日歸依三寶竟。曹溪一派在當前。

論色空無二偈贈張學智

天地銷歸何處去。微塵幻現奈他何。見深見淺由他見。水是水兮波是波。

寄臥龍寺東霞和尙三首

柴扉草舍幾經秋。只賣腥膻死狗頭。將謂人間難着價。維摩一默已相酬。
離塵應向多塵去。若個能將性海澄。五十餘年真卓絕。宗風丕振續傳燈。
大意西來一字無。漫勞詞客玩璣珠。印心直示拈花意。猶待安心一着輸。

贈九華山智妙師四首

名山紀勝儘留詩。領略誰深象外思。怪石奇峯天造化。据關直待吼雄獅。
萬松深處掩柴扉。逈絕塵囂入翠微。人世浮漚高着眼。多年已制毒龍威。

山僧樸訥了無奇。欲悟無生淡薄宜。多少行吟泉石畔。真機時赴筆端攜。
下幃曾向白雲窩。久住招提靜裏過。已見月輪澄水底。信然梅子熟山河。

題畫竹

童子南詢尚未回。百花叢下望多時。長天萬里無雲夜。月過竹林說向誰。

終南山嘉五臺獅子茅庵紀事

秦山雪裏夢驚回。撥盡寒爐不見灰。者片冰心誰領略。陽回春信自開梅。

示湘鄉王陽初

休將幻妄當家珍。滯魄沈魂認識神。佛祖示知開覺路。離心意識是能仁。

鼓山佛學院學生請題牧牛頌十一首

一撥草尋牛

欲將白棒碎虛空。借比牧牛吼六通。逐澗沿山尋覓去。不知行迹徧西東。

二驀然見迹

尋徧山邊與水邊。東西南北亦徒然。誰知只在此山內。彷彿低頭自在眠。

三逐步見牛

野性疎慵恣懶眠。溪邊林下露尖尖。微痕一線知尋覓。尋到無尋頭角全。

四得牛貫鼻

驀直當前把鼻穿。任隨踔跳與狂顛。飢餐渴飲無虧欠。吩咐牧童仔細牽。

五牧護調馴

養汝辛勤歲月深。不耕泥水只耕雲。晨昏有草天然足。露地高眠伴主人。

六騎牛歸家

雲山何處不吾家。兩岸青青盡物華。隨分不侵苗與稼。倒騎牛背勝靈槎。

七念牛存人

始自郊原徧海涯。歸來倒駕白牛車。畫堂深處紅輪展。新婦原來是阿家。

八人牛雙忘

憶昔寒爐撥死灰。杳無踪迹枉徘徊。而今凍破梅花蕊。虎嘯龍吟總異才。

九返本還元

物物頭頭別有天。此中消息幾人傳。忽然怒作獅子吼。獨露鬚眉照大千。

十入鄽垂手

拽轉乾坤眼界寬。聊將一手挽狂瀾。高懸日月超羅網。聾瞶偏邪返本端。

十一總頌

本無一事可思求。平地風波信筆收。從地倒還從地起。十方世界任優遊。

示劉寬涵

盡與無盡言難盡。真與非真須認真。冷煖自知人不識。證到無生始悟生。

與李協和居士

三界無安是火宅。更於何處可安居。如來示我真實義。魔也如如佛也如。

看妙雲種松

栽徧前山與黃山。黃梅百丈也難攀。撐天拔地期何日。道者重來關外關。

池邊獨坐

獨坐池邊翫月明。羣蛙閣閣說無生。圓音極處非干耳。聲色全彰腦後晴。

題新建洗硯石

神僧卓錫湧清泉。半畝寒潭映碧天。總爲伊人精八法。好將八字洗池邊。（心字不成八字不是是如來義）

春日偶拈於一茅精舍

收拾精金掛藥囊。世間怪病有奇方。若將一物常時服。管取身心一味涼。
家藏滯貨久無音。昨向東林抱膝吟。大地看來渾是藥。徧醫一切沒根心。

送友

梅子青青二月時。飄然一鉢別昆池。而今不下傷心淚。恐動啼鵑染血枝。

雲遊獨歸

獨去獨歸得自由。了無塵念掛心頭。從今真妄都拋却。敢謂寒山第一流。

雨後望蒼山

凭欄一望雨初收。雲掩峯巒盡白頭。遙向前山未到處。不知經過幾春秋。

過娘娘叫狗山偈

蜀漢興師到此間。山高路險幾人攀。重重雲鎖孤峯外。惟有松濤不自閑。
士馬騰空衝碧落。旌旗蔽日捲夷班。悠然天際連聲喚。共道娘娘叫狗山。

寄演雪戒兄

小臥松窗未是癡。夢中消息許誰知。覺來一枕閒風月。宛似曾遊赤壁時。

戒臺寺古松

古樹曾經幾劫來。渾身衣蓋盡青苔。看他幹老心空處。疑是黃梅親手栽。

夢趙沛然寬寧居士

一自榆城入九泉。君家事業也堪憐。山僧自有招魂賦。莫向他人索紙錢。

夢與王羲之遊廬山

王公墨迹宛如仙。清淨真同出水蓮。憶昔歸宗題記後。算來又歷幾千年。

在吉隆坡靈山寺楊少洪來訪不遇

野外歸來日已斜。始知有客到山家。驅烏不解看家意。直使歸鞭破晚霞。

楊子文章亦有宗。雄奇變幻夏雲峯。夜來燈下頻頻讀。不覺東窗漸透紅。

在緬甸仰光贈高萬邦居士

法身清淨若琉璃。肉眼看來那得知。欲識其中玄妙處。細讀寒山百首詩。

贈雲巖大師

禪心高出紫雲巔。氣宇昂昂萬衆先。今日堂中推第一。鉗鎚毒辣懾人天。

黃山遙望平楚人煙二首

下界經聲聞不聞。市喧朝暮自紛紛。人居平楚渾如醉。煙到深山盡是雲。

欲寄鐘聲入管絃。囂塵擾擾阻飛煙。人從清夜聲鐘後。始信靈山天外天。

普陀山奇峯宿雨二首

峭壁奇峯一抹煙。淡雲微雨浸遙天。隔林石澗添幽咽。似答山僧不二禪。

西風颯颯雨濛濛。室冷禪枯意自同。驀地一聲來枕畔。閒情吹落萬山中。

廬山午夜松風四首

滿庭白露浥幽蘭。淡葉疏花香半殘。冷月孤懸人寂寂。松風吹徹夜濤寒。

陣陣松風泛海濤。聲聲天樂奏雲璈。道人夜半清雙耳。獨起添香月正高。

禪心靜寂白雲中。秋水春山未許同。惟有松風吹別調。夜深素月已濛濛。

山空籟寂念無縈。繞室松濤徹耳鳴。自是豐干饒舌慣。常教夜半說無生。

峨嵋山怪石棲雲四首

參差怪石隱峯巔。煙護雲藏不記年。爲問老僧顛過未。呼來留伴草堂前。

白雲抱石石鋪雲。雲石相依渾不分。可許老僧來展具。掃開雲石看斜曛。

雲去雲來無定處。却尋怪石作相知。無心出岫堪依此。點綴峨嵋又一奇。

石壑雲濤高際天。渾圇還是太初先。拔前犢子迷歸路。引入香風蹴白蓮。

大香山初春梅

雪冷灰寒又一年。梅花何事占春先。東風昨夜通消息。不是人間枯木禪。
雪壓雲埋樹樹低。寒葩冷艷綴芳溪。人間不識春光早。好鳥啣將處處啼。

鼓山屴崱峯

影耀長空駕彩虹。崔巍秀麗奪天工。挺然高出青雲外。萬古巍巍鎮閩東。

黃山妙高峯

妙高峯隱翠微中。朝暮風煙逈不同。振策夕陽林外看。白雲青嶂影重重。

黃山玉屏峯

地靈境勝自天成。山色溪光照眼明。倚枕玉屏開畫嶂。松濤時和晚鐘聲。

九華獅子峯茅蓬

不住人間殘剩山。別成小築伴雲閑。客來客去無迎送。笑指懸崖灣又灣。

普陀佛頂山

倚杖閒看落日斜。迴光萬道鬥奇花。天孫應是無聊賴。織就雲章襯晚霞。
春花秋月不關情。夕照翻疑夢裏驚。赤白青黃描寫盡。天孫縱巧織難成。

終南山翠嶂晴嵐三首

輕煙縹緲畫生寒。疊嶂層巒想像難。半似疎雲半似雨。模糊山色有無看。
似雨非煙六月寒。禪關深入萬山間。品題未得騷人句。不許尋常俗眼看。
山深石徑紫苔封。尙有寒光度晚鐘。約住野雲同入定。不容纖翳障晴峯。

泰山碧澗清流三首

山泉清冷惠風丘。碧澗潺潺日夜流。何事匆匆人間去。惹他溪畔飲牽牛。
一派溪聲入耳幽。空山清冷恍如秋。有時似會禪心寂。流到階前又伏流。
一碧紆洄漱石來。源清何自著塵埃。愛渠有本堪渟蓄。好把青蓮就水栽。

燕京贈清一和尙

知君健翮獨翱翔。大隱城隍樂未央。非是三關俱透過。何能火裏種蓮香。

贈峨嵋山妙道師

七十峯高隱翠微。暗雲凝雨任翻飛。雪消曉嶂開天色。撥盡胸中是與非。
寒雲懶鶴作生涯。爲厭鐘鳴鼎食家。自有天真無限樂。蓮收菊放又梅花。

止水

一泓清水漾微波。無去無來意若何。尋味箇中消息否。冷然萬法影痕過。

與復慶禪師

於海門習楞嚴及江東報恩習講住金山朝南海禮育王塔後朝天台畢分散至余隱泰山得其書因懷慕故以偈覆之

焦山聽講記當時。同習楞嚴號總持。佛示阿難登覺路。見猶無見匪無知。
回首春花幾度殘。相攜行脚到金山。長連牀上連單坐。每感吾兄心量寬。
江東同到報恩堂。渡海朝臺禮育王。未歇狂心留幻影。堂開選佛又逢場。

在嵩嶽遇一禪友問余何名答曰德清彼曰此我名以偈答之

異地相逢共一名。溪山雲月豈殊形。威音尚有二萬億。因地何妨兩德清。

禮舍利塔偈

藥王夙世自焚身。奉獻如來授記因。三善覓來何所德。假名一指敘功勳。

山居

山居活計總天然。不落時人窠臼邊。却向同心通一線。從苗辨地見根源。
亂雲堆裏坐癡呆。世念銷鎔養聖胎。地老天荒都不管。松花食盡又重開。

見山忘道山猶擾。見道忘山山更幽。雲散水流天地靜。一聲長嘯白雲頭。
林間逌迹世相違。澗曲山深到者稀。飯罷茶餘無個事。白雲爲我掩柴扉。
怪石巖巉路轉懸。盈眸景色笑參差。斜栽絕壁千年樹。倒掛懸巖四季花。
湛湛靈池徹底淸。亂山涌出月初明。幾人今古曾吞月。飲者須知滿不盈。
雲流石寂影離離。丁斧何時鑿出奇。凜凜寒風吹劫火。就中消息許誰知。

太白山鏡池碧水二首

渟渟碧水淡如煙。遙接波光照眼前。想爲虛空雲打攪。常懸明鏡注淸天。
微茫遙露一痕天。碧影沈沈翠巘前。試問寒潭深幾許。也將星斗箇中懸。

寄嘉五臺本昌禪人

余下終南山至滇掩關於興福古院師常來信慰問

雪覆林丘氣象孤。有無情識共頑軀。貌同枯木心如洗。說甚無生無尙無。
興福古院寂且虛。此身暫借作安居。自從虎嘯茅廬後。一介疎慵是病軀。
印雖無迹已成文。滴墨遙空寄故人。擬欲與公伸一問。縱然有口也難陳。

採茶

山中忙碌有生涯。採罷山椒又採茶。此外別無玄妙事。春風一夜長靈芽。

杭州玉泉寺過夏

一池荷蕊映波心。鎮日北窗面主人。饒得薰風來几席。更無塵事到門庭。

慧𧮰禪人索茶

春光富足野人家。不問優曇問苦茶。劫後幽芳須着眼。四時無謝亦無遮。

無影林中一樹花。非紅非白徧天涯。可憐門外旁觀者。信手拈來當作家。

閱古宿語錄口占

禮罷黃龍已破家。又來重飲趙州茶。無明當下成灰燼。鷲嶺重拈一度花。

題雪蘭峨絕頂涌泉

絕頂鑿池月映泉。飲者各須窮其源。欲覓此水源頭處。天河常與海相連。

和湯瑛寬筠居士見贈

弘揚大法賴羣賢。荷擔如來汝着肩。扶起破盆齊努力。拈來信手是機禪。

原作

閩海昆池震法雷。曹溪重見法堂開。眉毛掃地婆心切。可是雞山出定來。

踏碎須彌香象王。如來家業獨擔當。一盂粥飯三條篾。鐘板重懸九道場。

和張世丞居士

不但胸中能吐鳳。還知筆下更生花。夜來若得披公偈。留與山僧獻釋迦。

和陳真如居士

山重重又水重重。透出重重重見功。重重妙義重重意。不管東南西北風。
理重重復事重重。方位原無西與東。遍界不藏真實義。真如如是妙無窮。

原作

去了一重又一重。當機不滯是吾功。須知更有無功處。鼓棹南迎北面風。
不以一重去一重。門前舴艋各西東。兩三野雀籬邊語。透漏春光報臘窮。

過可渡橋

行過可渡處。宛與畫圖同。崖聳三千丈。峯連百萬重。長蛇蟠古道。大木臥蒼龍。上下別寒暖。東西無定蹤。水分雲貴界。橋接漢猺通。馬度青霄外。人遊碧漢中。行行揮汗雨。步步慮狂風。日在竿頭上。雲留巖壑中。春深稀雀噪。晴霽有霞封。豈獨秦關險。休疑天塹雄。會盟期八百。帶礪漢初庸。履彼崎嶇地。還思威德隆。

五臺山即景

天生五臺多奇跡。四時變化渾難測。疊嶂層巒翠欲流。返照雲霞成五色。平疇俯視萬家煙。鏡池水接連天碧。更有奇峯常宿雨。三春梅雪春風舞。雨色漫天變幻時。蒼巖冰積自今古。碧澗清流響不已。煙雲泉石同棲止。午夜松風振海濤。披衣起看千山月。

過九溪山李氏所施庵

李氏有山號九溪。施於僧衲建招提。年深寺古人遐矣。鶴老風清樹亦低。曉色乍開林鳥悅。普光將盡夜猿啼。而今每日採薇蕨。長憶首陽夷與齊。

棲茅九華

問道幽棲事幾般。山中風趣有多端。螢流竹罅金千樹。月洗松溪玉一灣。帶雪茶花供古佛。含香梅子薦新盤。有時獨上天臺頂。坐看江南疊翠欄。

回鼓山義才禪人索詩

不返家山四十年。今來松竹尚依然。嶺頭危石皆無恙。案上金經尚有傳。燕去未知爲客久。鶴眠依止坐禪前。蓬飄萍聚應難定。祖席何人振法筵。

寄湖南勸清修淨侶

煙霞何幸伴蒼顏。屈指今經五十年。山海如常人物邈。滄桑無定古今遷。禪心已定空無物。悲願常增佛有緣。衹此一生清白業。更無餘事記心田。

偷閒半世歲時遷。勤怠從來天地懸。三業不遊安樂地。六根長遠色空天。分人分我總非道。計有計無不是禪。久矣渾忘塵世事。莫將餘習到雲邊。

學得無爲遠世纏。六根清淨一還源。逍遙物外千聲佛。坐破蒲團幾炷煙。歷劫塵勞風獵獵。本來面目月圓圓。身安意肯煙霞裏。不作神仙勝是仙。

山居

歷徧江湖到此中。把茅深隱萬重峯。死柴頭上心花燦。折脚鐺邊性海通。箏箒掃穿百雜碎。鋤頭築破五家宗。清風明月常如此。懶較諸方同不同。

茅庵高踞碧雲霄。絕壁連谿繫短橋。柱杖撥開靈脈眼。蒲團壓折沈郎腰。鋤雲種出松千樹。汲水擔來月一瓢。除此現成公案外。更無別法可相招。

從吾懶慢任癡狂。不與人間較短長。日上高眠松枕熟。客來清供晚花香。三衣零落雲千片。四壁蕭疎雪滿床。迴憶楊岐當日事。淒涼不肯下諸方。

一室翛然居處常。平懷與世自相忘。甕中米絕惟虛腹。嶺外猿聲試廣長。頗笑松筠如共語。

時聞樵唱不成腔。參差萬法皆空印。何必山僧更舉揚。
疊嶂深幽環積翠。茅庵一個在中央。園中紫蕨供晨爨。澗底紅芹待午嘗。雨霽白雲凝素幔。
夜深明月照虛堂。乾坤於我有何缺。頰笑儂家總沒量。

贈五臺山顯通寺智慧師

禪分祖席又開山。別有生機展笑顏。死句不拈拈活句。先賢企仰後賢攀。修心修道無如悟。
談妙談玄總是閒。從此何勞山下問。烹茶挑水聽潺潺。

峨嵋山頂白龍池

一泓如鏡浸寒潭。逝者還從止處參。杯渡不嫌江海闊。清虛只在水煙涵。泉流日夕藏高頂。
雨氣經時鎖法龕。世謂池中多靈物。我來思與白龍談。

為懷慶洪福寺德林老和尚祝壽

踏徧雲山返故廬。契經信宿話居諸。德由行積招提勘。道與時乘界外舒。涉水龍游難覓跡。
平原鳳翥易呈圖。欣逢海屋籌添日。住世千年樂有餘。

醫師姚靜軒請題

自從四大成形後。暑溼風寒亦累人。不有伽陀參造化。焉知般若轉乾坤。慈心化作藥王樹。

悲念溥爲壽世珍。更與一劑安樂藥。十方世界盡回春。

贈妙瑞禪人回川

趨步相尋到古滇。愧無辣棒好呈拳。紅爐點雪難留跡。正眼添沙枉度年。白象頻頻輝晝永。青獅隱隱燦雲邊。天臺南嶽雖名勝。行願宏深是普賢。

大理羅刹閣

一泓清水浴丹花。半似明奩半似霞。賺得貪心狂子弟。誰知愛欲是寃家。分明覿面原非實。雖欲從之無可摑。世事看來俱似此。幾人捏目不生花。

柱杖

採得一條活似龍。半敲風雨半敲空。時來倒打天邊月。長夜誰敲大地鐘。腦後見腮擒鷂子。頂門具眼捉飛熊。吾家雖有三玄要。猶借犍搥拄太空。

因道者有流落江湖之句書此慰之

昔年流落在江湖。踏遍江湖一物無。兩袖清風誰着價。滿懷明月自歌呼。獝龍避釣猶銜浪。彩鳳瞻羅莫下梧。雨露無私春富貴。涼風飄到帝天都。

重陽喜梅光羲居士至山

少陵詩思涌如泉。天矯飛龍挂碧天。四相飄揚雲靉靆。通身皎潔月嬋娟。登高本自從初地
眺遠還須上極巔。若使明朝遂此意。定攜禪杖賦新篇。

喜胡宗虞居士至山

心似六窗未得收。春來景色度岑樓。座間風雅皆高古。巖下殘慵匪濁流。幾樹老松情不寂。
半池活水與偏悠。山僧獨愧無多供。故遣飛花伴客遊。

贈一全上人

一臥溪山數十秋。不知白髮已盈頭。詩能入骨情應碎。話到離羣淚自流。好事竟從閒裏過。
故鄉多在夢中遊。那堪更聽簷前雨。點點聲聲滴未休。

遊滇黑龍潭

策杖尋幽歷亂峯。煙雲深處隱龍宮。波心遊戲魚千尾。崖畔舒情花幾叢。梅老蘚枝橫殿外。
竹修翠幹舞庭中。主人似醉葡萄酒。遊罷歸來報晚鐘。

秋日同友遊雲台山

金風吹動隱深秋。結伴攜筇過嶺頭。樹鎖寒煙天欲雨。霜飛紅葉日臨秋。谷風習習心隨爽。
泉水潺潺語共幽。會得雲台真淨界。何須物外更貪求。

訪大與寺歸元大師

偶因訪友入林泉。杖錫飄然撥紫煙。松徑苔深禪院靜。枝頭葉密鳥聲喧。臨池小搆茅亭老。
悟道孤高境界玄。此外不知何所有。門前青嶂插蒼天。

贈靜修戒兄

暫別家山卓錫泉。潛神靜慮臥雲煙。正偏不落言難舉。物我雙忘道自堅。覿面相呈無剩法。
當機一句具三玄。漫將無孔笛兒弄。吹徹九霄天外天。

壽德恆禪人

四十九年住此山。那知世態有多般。醬鹽儘有一生足。勢利全無半點關。道重已超空劫外。
名高寧作等閒觀。有人問我山居事。花自芳菲水自潺。

說禪境偈示胡宗虞

驀道有如攻古同。依他樣子莫朦朧。定中絕念沈昏寂。坐內無疑墮死空。入定頑空賓作主。
四禪死定主人公。愚夫豈識迷家寶。錯路修行枉費功。

附錄胡居士贈詩

三生何幸到如今。缽盂林深得妙音。嚼細梅花方有味。破開竹節總無心。胸中錦軸都

霏玉舌上紅蓮盡是金。別後雲山遮不住。幾回相憶幾回吟。

題檳榔嶼極樂寺妙蓮師翁手建

琳瑯極樂新成寺。傑閣層樓碧映紅。簷蔔花開香霧裏。菩提樹在白雲中。說來有法原無法。參透非空却是空。最愛僧房閒坐處。一窗明月半簾風。

雞山大王廟

包括靈泉老地皮。抗流清處個中奇。胚胎蚌貝分還合。吞吐龍光卽亦離。尺木庭前花爛漫。鎖煙橋畔兩參差。當年庭尉今何在。四壁蕭然獨有詩。

題蒼山鳳眼洞

蒼山何日鳳來臨。飛去飛來歲月深。觸目乍驚天宇闊。養心一任夜潮沈。磴危尚恐迷高下。洞奧何勞問古今。六詔昔年歌有道。八方瞻望不凡禽。

秋深閱藏有感

秋深無處不煙霞。坐對浮圖意更賒。冉冉殘雲飾露冷。潺潺流水出山义。焚香靜夜披文句。掩卷回光印自家。大意觀來無半滿。文言之外有拈花。

贈自慧大師

祖德傳燈不記年。試觀荷木引鸞還。芳型不落南華後。妙道曾傳西意前。精進可能鵬比翼。沈潛應有月明天。拈花公案今陳迹。但祝君能一力肩。

贈香山宗亮和尚

香山泉石自清奇。卓錫高僧尚戀之。心學尋源宗馬祖。禪燈久照寂無師。螺峯寶閣開新面。古渡遺風觸舊思。晤坐中霄談靡倦。花陰已轉上廊時。

贈性慧上人

生平性癖拙於詩。每遇詩人又學詩。自聽法雷驅睡意。更將甘露滌塵思。錫飛西土振東土。燈續微師又妙師。莫道談經空色相。應知頑石點頭奇。

因護法居士過訪夜話

柳標橫擔不問家。春歸草色漸芳華。當窗喜見梅添雪。搔首方知鬢上花。詩苦未諳工與拙。山空那計路偏賖。霜鐘叩擊松間夢。竹外風移翠影加。

牛頭山感懷

迥出層雲展畫圖。青獅白象點玄珠。當年快覩禪宗盛。自後猶聞道力敷。四祖不傳真面目。二師只話本來無。緬懷豈是佳山水。令我情深古丈夫。

贈覺乘上人

月落星輝氣尙豪。與來不用覓香醪。半窗竹色留青影。一枕松聲吼怒濤。身世虛浮如蝶夢。人情輕薄笑鴻毛。寄言林下參禪客。惟有廬山遁跡高。

大覺寺小憩

薰風拂拂過山家。爲入松陰路轉斜。臨水不聞魚戲藻。到門猶見鳥啣花。定心有覺推支遁。法眼無偏羨永嘉。小坐竹亭塵頓息。何勞飲我趙州茶。

暹羅龍蓮寺養病

自入龍蓮養病痾。風光恰似老維摩。束腰尙乏三條篾。補衲還餘半畝荷。竹簟無塵清夢少。蕉窗有與夜吟多。明朝若得靑蓮約。緩步深山問鳥窠。

居仰光時與陳雲昌極相契來訪不值

爲道千尋不易攀。緣何得透白雲關。知君精進能忘倦。顧我疎慵未改頑。蘚石那堪題妙偈。枯藤却愛點佳山。莫嫌小院無精供。獨有淸溪疊翠鬟。

送淨參上人回閩

曾聞老子道如龍。說似吾兄更不同。動若春山騰紫氣。止如秋水映寒空。靑蓮舌吐談多妙。

皓月當胸意自融。遊罷瀘西歸去後。門前定有向南松

過崆峒山

鑿破雲根一徑通。禪棲遠在碧霞中。巖穿雪竅千峯冷。月到禪心五蘊空。頑石封煙還太古。斜陽入兩灑崆峒。山僧不記人間事。聞說廣成有道風。

五臺山

名山勝概自天開。一萬菩薩住五臺。積雪千年僧入定。祥雲一朵犼初回。奇哉金色清涼界。樂也曼殊智慧才。前後三三是多少。喜師行脚不徒來。

夜泊洱海

數年不作海天遊。今夕乘風一泛舟。似箭靈槎穿巨浪。如霜皓月映高秋。鐘鳴斷續隋唐寺。漁唱滄浪蘆荻洲。欲問前朝爭戰事。恐驚波底老龍愁。

寄妙巖同參

歲使人歸說大名。始知駐錫在杭城。廿年契闊音書杳。兩地想思感慨增。禪友同參皆老大。離羣索處費經營。何時再集東林寺。重把詩文仔細評。

梅開在冬至後一日

天道循環豈數哉。一陽初復透三才。梅花早布人間信。葭管時飛琴上灰。按候應知陰已往。占雲可決泰將來。這般默露天心處。獨有禪翁預解懷。

廈門虎溪與會泉上人夜話

溪連海氣逼虛空。一道懸崖小路通。山色重重圖畫裏。人家隱隱霧煙中。鷺江水靜月鋪白。雪嶺楓高霜染紅。更感會公多雅意。烹茶相對話無窮。

壽北京龍泉寺道興和尚并柬心學老和尚

王城鬧市現神通。繞座香雲知幾重。三度圓光成戒品。兩朝名宿印心宗。禪參趙老庭前柏。壽比黃梅嶺上松。但識曹溪真的旨。大千都作一華封。

題雞足山雷音寺

茲山若非衹樹林。昔人何以號雷音。江風怒吼三天力。泉水清冷十地心。馴鴿不驚雲外虎。毒龍偏護水中禽。寄言海內波旬衆。莫與吾師較淺深。

天臺山石梁橋

兩山連繫架空來。豈有飛虹費剪裁。不信凡夫能着力。焉知菩薩顯奇才。神工妙出人工外。鬼斧精於鐵斧開。鎖納名山諸勝概。橋流不去莫驚猜。

題智藥三藏開闢曹溪寶林山卽今南華寺

鳥瞰高峯聖域圖形如象鼻護禪都。預知英俊如林木。曾飲溪流淨鉢盂。鏡樹原無真面目。碓房應有探驪珠。精靈山水誠如此。嚮往情殷古丈夫。

拈鐘板韻

自設禪堂萃若英。四時鐘板甚分明。威儀整肅隆朝野。規矩森嚴冠一精。從上綱宗今此振。由來慧命自茲清。奈何末運徒兒戲。終日釘鐺禮不誠。

憶初發心日有感

六十年餘被業牽。翻身直上白雲巔。眉間掛劍清三界。空手擕鋤淨大千。識海乾枯珠自現。虛空粉碎月常懸。撩天一網羅龍鳳。獨步寰中接有緣。

赴佛嚴大會柬德潤禪人

憶昔隨流繞法堂。爭知地老與天荒。乘風捕虎雲生足。入海擒龍月滿窗。劫外優曇初發蕊。天邊月桂正芬芳。于今重履清涼地。萬象森羅擁法王。

懷普照和尙

爲歇狂猿詣遠山。誰期早捷白雲間。調同湛露盈禪室。念切紅輪落照關。猊座高張重遣與。

法燈朗耀迭開顏。歸懷欲敘寒暄事。不覺霜飛入鬢斑。

懷普陀頂山文質和尚

昂首青霄數幾人。阿誰徹骨沒錐貧。曾經濁浪心逾靜。早侍巾瓶印更親。坐斷千山茅屋月。喚回大地洞中春。光輝祖室無多讓。一段馨香久播塵。

秋夜夢蕭國良

少小相親弟與昆。蘭陵堂下樂天倫。豪吟子美詩千首。狂飲青蓮酒一樽。漫道琴書難有託。終憐兒女未成婚。醒來獨見屋樑月。清韻悠悠繞夢魂。

訪友

雨過青山景色宜。登臨正及菊花時。半山先入王維畫。海氣全收杜甫詩。出塞笳聲悲斷續。排空雁字望依稀。我來絕頂頻惆悵。却欠良朋酒一巵。

戒期牡丹忽開

聲聲羯鼓自天來。催得丹花曉夜開。素粉高堆童子面。輕脂淡染美人腮。爲嫌吳苑風烟地。來伴山僧定慧臺。獨笑靈雲無視聽。誤將桃蕚嘆奇哉。

結茅終南山

遠離城市隱山阿。爲愛山阿樂趣多。春鳥啼時花燦爛。秋蟬鳴處月婆娑。高情嶺上松千樹。免俗廬邊竹幾窩。我欲棲心猶妄想。誰知早被是非魔。

寄普陀法兩經樓印光法師

愧無健筆寫青天。底事由來記不全。況値秋風驚晚樹。料應寒月伴枯禪。挑燈夜擁生公榻。對座時談寂子篇。遙憶普陀經隔歲。黃花開遍寶樓前。

棲蘆五臺山祕摩崖

煩惱猶如水上波。一翻一覆復如何。松花飯飽忘香稻。椒荔衣輕勝綺羅。園菓只堪供鼠耗。田租不足稅催科。殷情更有西風月。夜夜清光照綠莎。

遊平陽府南北仙窟

黃河岸柳繞荒煙。仙窟臨流接大川。望斷紅雲飛白鷺。浮來碧浪漾青田。秋山影落維摩筆。鴻雁聲歸子美箋。曩日蓮花留鹿跡。風光猶在夕陽邊。

與諸居士遊黑龍潭賞梅

鎭日庵中絕點埃。却尋春色到山隈。潭光頻濺九真地。花信爭傳一樹梅。點點清芳捐俗慮。珊珊瘦骨豈凡材。寒香未負羅浮意。盡上神仙百尺臺。

雪竇看瀑

不是玉龍出翠巒。雪光豈得濺晶盤。瀰空雲氣晴猶溼。峽岸雷聲斂尙難。素練重重穿樹碧。明珠滾滾落江寒。我來倚杖崖頭立。好與遊人隔檻看。

答友候

柴扉虛掩自安然。與世無關只樂天。百尺潭聲流日月。一林鳥語話詩禪。空山說法雲爲幔。削壁栽松石作田。自是淵明歸去後。至今不到虎溪前。

和寧海同參學友雁字詩

春日融和秋露清。雲間圖畫應時呈。行行渾似龍蛇陣。字字猶如畫幅明。兩翼初聯新翰墨。五常夙具舊聲名。祇因預識寒溫處。惹得無心倍有情。

爲海門方丈作偈

雖然處處有三椽。恁得淸池且種蓮。一榻無餘隨意坐。兩餐之外任高眠。捲翻大地無些土。粉碎虛空別有天。掃盡塵勞無罣礙。逢人只是不談禪。

贈偉然開士

大隱從來在市廛。全膺五福類諸天。書經不亞鍾王體。演法長遊流俗邊。但見龐公成妙道。

從知火宅有紅蓮。更兼淨業資人已。苦海今添一法船。

九華天台山

禪關高擁萬山前。積雪遙看落照邊。奇石似從巖外立。危崖還擬座中懸。蹉跎歲月安禪地。
點綴雲霞護法筵。眼界一開千里月。天台勝跡古今傳。

明月庵感懷

老大堪傷事浪遊。星霜冉冉白雲頭。高山流水時招隱。野鶴孤雲樂自由。時倚東皋迎素月。
閒披西爽數青坵。凝眸便作鄉關夢。一席輕風捲舊愁。
息影空門事若何。欲圖斂跡影偏多。無心着履頻高下。得意天機懶琢磨。偶隨春茗人如醉。
厭聽狂歌語近魔。夢夢彼蒼君莫問。家山猶是障煙蘿。

送春

花魂欲斷鳥悽啼。試問春光何處棲。片片落紅飛遠近。枝枝斜照露高低。繁英不作飄香態。
嫩綠偏從老幹齊。爲報東林休擬意。來年訂約賞南溪。

哭本師法源和尚

西風吹折上林枝。鸞鶴於今失護持。低首不逢三頓棒。傷心下淚一哀詩。雲瓶獻壽春風後。

作賦招魂白露時。曾記昔年秋夜月。印心曾有幾人知。

妙峯山上方庵

妙高峯頂上方庵。曉日朝朝照碧潭。樹裏琳宮藏貝葉。亭前玉蕊放優曇。眼前消息原無隱。脚下提持盡指南。話到其中親切句。前三三與後三三。

秋深於桐官山茅蓬與宗達大師夜話兼送別

山林秋夜雨初停。坐對蒲團漏已深。驗我行藏拈半偈。知君身世悟三生。籌燈欲動寒花語。有約重尋舊笠盟。消息又通投子路。何須汲汲向南行。

隱居九華山獅子茅蓬

塵世誰能識隱踪。行吟陌上偶扶筇。竹分新舊青深淺。山別陰晴翠淡濃。夢裏家山衡獨秀。道於今古意終窮。翠峯古寺煙蘿隔。坐聽疎鐘在遠峯。

半間茅屋一閒僧。破衲如簑碎補雲。雨後每栽松柏樹。月前常讀貝多文。青山滿目空諸有。黃葉堆門絕世紛。搔首不妨鬚髮白。未能高潔也超羣。

翛然林壑足忘年。些事無關只自禪。樹密暗收千嶂霧。竹高翠映一林天。機心未絕花爭放。懶習何妨鳥對眠。向晚夕陽懸古鏡。本來面目自森然。

苦樂何須較眼前。芒鞋竹杖總茫然。無舟可渡情中斷。有路堪捫夢裏天。花到夜深知寂寂。草經霜敗倘芊芊。風塵若定榮枯事。習靜人知世外禪。

贈歸宗法性老宿

聊向松圻植一枝。主賓針芥頗相宜。幾番冷況消無盡。一片冰心涅不知。世味翻來都法乳。杖頭點處總威儀。投機頓覺忘年齒。鬚鬢霜侵失所之。

賀寄禪和尚任天童方丈

衣留太白一燈長。百尺松高古道光。法印特開新雨露。祖庭復振舊冠裳。山中禮樂千秋憲。海內文章萬古香。總是三關曾透過。東西震竺任翱翔。

贈松山秋然大師

素居林下示單傳。寒谷常生自在香。傲世由來無六月。冷懷何處不三光。少林共契唯心旨。熊耳平分了義方。自有冰心留太古。任教天下辯青黃。

臥病偈

小病何須日恐惶。饒他艾朮與薑湯。通身自是還元藥。一念無非壽世方。白晝經行提勁氣。通宵禪坐定心香。不資藥力資神力。祇此伽陀大藥王。

誄鄭茂崗居士

民國二十年冬。鄭子健率眷。奉其太翁茂崗居士。南歸香山。次於鏡海。旬日得噩耗。寂於蓮花峯下。其家子孫眷屬。多三寶弟子。勤修淨業。經云。西方佛號。一歷耳根。永爲道種。

百年大事都如夢。一覺春光九十年。此日翻身歸覺位。西方直指示前緣。信知淨業成家業。即在人天入佛天。子職若能全孝德。爲親當植火中蓮。

壽趙藩石禪居士

藩封萬里羨君豪。易水風高壽亦高。柱石承天占帝賚。巴陵夜雨息驚濤。薇垣映日隆維翰。花甸行春到樂窩。難得具生一切智。無邊光壽是彌陀。

元旦日贈夾山法周上人

鎮江一別各浮沈。冬盡春回聞足音。恰值道吾開鶴篆。欣逢船子識鈎深。拈華舊案頻餐采。法會新輪轉拜金。我愛夾山門範峻。安禪說戒到而今。

示學人

莫嫌老大不知愁。對境翻能爲爾謀。訓誨未從今日熟。契經還向幾時求。清宵隱几惟貪睡。

白晝披襟事浪遊。倘不束心求至道。未知黑髮可能留。

秋懷

中庭落照雨初晴。翠葉迎人撲面輕。叢菊翻風清欲語。芙蓉映水艷徒驚。嘗將世味催繁鬢。
嘆息人情且避名。夜靜疎鐘敲月上。漫將感慨對孤明。

體安和尚索詩

大道渾然無所名。知師素蘊澈源清。光分祖燄雞䐜淨。座對林臯鶴夢醒。喬木陰森空色界。
靈臺皎潔絕凡情。隋珠趙璧由來重。怎及法華多寶經。

登西藏大雪山紀勝

路入西天更有天。雪峯高矗萬峯巔。乾坤闔闢非人世。法界氤氳集古仙。四面山川收足下。
一簾星斗掛窗前。雲霞霧露堪消受。却勝乘槎泛月邊。

潮州金山學校請講心經衆學生請題一偈

般若不屬有無言。萬象森羅一體圓。動止不昧當前鑒。迥出中流兩岸邊。溪聲說法聽者聽。
猿鳥唱和玄中玄。觸處逍遙觸處是。橋頭湘子亦靈源。

贈胡文虎居士有序

在鼓山時與胡居士。暨林鴻超。同遊喝水巖後。已十七年矣。居士多寓叻坡。近在香港建虎豹別墅。築浮圖數座工竣。於戊子春。派人至雲門相邀到港賦贈。

喝水巖前同聽鐘。十餘年事各西東。萬金油藥家家重。千佛祥光事事隆。廣植菩提根已熟。有緣香海又相逢。浮圖七級皆多寶。萬德莊嚴智慧隆。

示空談不行持者

佛法不是空口講。言與行乖成兩樣。名聞利養快一時。熱鐵火輪苦萬狀。袈裟底下失人身。地獄門中難解放。閉口不語三十年。此是上乘上上上。

和許堅白居士原韻

山寺難邀長者車。何時枉駕過幽居。感君鼎力爲屛翰。羡子心田勝美畬。喜有新詩輝斗室。愧無白犬報音書。問予鎮日渾何事。一句彌陀萬慮舒。

灣甸土司景紹文專人送袈裟至山問道答以詩

紫衣遙惠到柴扉。遠隔關山入翠微。瘦骨自憐寒雨夜。棲烏猶解望晴暉。異風殊俗皆成佛。見性明心是指歸。珍重謝君將厚意。一聲清磬代歸依。

別之鼓山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由京請藏回雞足山。至廈門得蓮公噩耗。轉回鼓山。料理事畢告辭。大衆再三挽留。以奉藏旋滇。又傷國難。不敢延緩。留偈作別。

夕陽歸客感愁心。憶侍巾瓶淚滿襟。誨我真修戒定慧。動人感歎去來今。四十餘年滄桑之變老者不見青年不識　龍髯未及斯何世。鶴影長空渺故林。今日真成生死別。孤懷寥落發長吟。

和周謙牧居士原韻

楞嚴驗性命擊鐘。日用不知帶業濃。八萬法門方便說。一言當下盡歸宗。夢同善惡僧依虎。劫度莊嚴魚化龍。般若緣深文字勝。知君句裏有機鋒。

和岑學呂居士原韻

一事一物皆道微。茶何苦也蕨何肥。天機活潑花迎鳥。人事艱難食又衣。欲學修行齊放下。倘言向上更知稀。觀空試向蒲團坐。那有身心與是非。

附原作及序

甲申冬日。寇陷曲江。虛師由乳源派僧來迎。冒大風雪。還途二日。乃抵雲門。至則雪夜迎年矣。在寺兩月。侍師時有啟發。呈詩一首。

爲道盤空入翠微。經旬積雪瘦山肥。斷橋石亂迷樵屐。破寺雲歸補衲衣。隱迹尙嫌林

未密。清修寧怨粥常稀。棒頭多謝吾師眼。今是何曾異昨非。

偈答張溥泉居士繼

掃除塵迹入山林。如幻林間伴野禽。懶慣雲山閑似我。覺來宇宙小於心。萬緣頓息息何住。一念皆空空自吟。此徑已通前後際。和光混俗罕知音。

答屈光瑞居士

樂天問道在西湖。憶起金山事更娛。自是鎮門須玉帶。因而聽法屈金吾。放開鶴去前山遠。覓得牛歸牧草枯。彈罷無絃琴幾曲。流商刻羽和還無。

偈答黃蘅秋居士

憶曾揖別在香湖。一片丹心輔國都。千丈燈懸無我相。半龕香藹是真吾。月挑兔角江心闊。風繫龜毛樹影枯。四大本空何所住。浮雲散淨自虛無。

和劉若英原韻

蟻光炎於丙子歲來南華禮祖後回泰被刺夫人劉若英以相片并詩寄來送入功德堂

茫茫苦海嘆勞塵。善惡昇沈自有因。報盡一生還是喜。了其千劫有何嗔。裂開神網兼情網。始覺盤新日又新。汝是女流猶解事。楞嚴會上看華巾。

原作

一念馳求未息塵。娑婆草草嘆勞人。曹溪禮佛曾留影。泰國修羅忽動嗔。宿債已酬詩債累。世情能淡道情新。寶林山水西天樣。莫戀霓裳愛錦巾。

隨緣無礙三偈

自愛靈山入海湖。逍遙雲鶴是艮圖。月挑兎角江妃避。風繫龜毛石女呼。道岸登時心即佛。慈航渡過我忘吾。雲峯楚道曾超越。戰伐聲中一覽無。

策杖尋幽路逶迤。寒花照眼一枝枝。崢嶸石壁摩空出。曲屈松陰匝地垂。烘草三年僧久住。披雲此日我來遲。徘徊不肯便歸去。笑指青嵐載詠詩。

清宵雲捲月輪孤。湛寂心如定海珠。萬法此時都不會。況論塵世事榮枯。牛頭妙契黃梅旨。虎伏長留石上趺。一個蒲團些子地。山青水綠總歸吾。

和王秋湄居士蘧

禪門洙泗儒而佛。幾個知恩解到家。百歲夜燈餘碩果。五宗玄印此那伽。妙嚴樓閣云何入。歷劫稠林怎不邪。所願福田時廣種。曹溪永護古袈裟。

附原韻

平生不昧曹溪水。彷彿南華是舊家。殊勝眼窮收窣堵。萬函龍曜護楞伽。餘魂欲淨猶驚劫。瑞像無言直破邪。乘願憨山今得是。道場知復照袈裟。

和真如居士韻

天真不假異和同。如影隨形處處逢。時流當下能薦取。四生十類盡皆蒙。大似伶人一場幻。有何尊卑富與窮。指點分明明似鏡。切勿自負負祖翁。

原作

如來德相衆生同。畜獄翻身幾度逢。地厚天高庸可共。驢前馬後早相蒙。明如足下猶輪翳。待出頭來已劫窮。名自縛人人豈縛。對覲憐煞老師翁。

鐵樹開花偈 辛未年在鼓山講梵網經方丈丹墀兩株鐵樹滿樹開花

優曇鉢羅非凡品。隨佛示應現金花。世間麟鳳稱祥瑞。現則吉慶昔人誇。茲山丈室兩鐵樹。衆言此卉不敷花。當有主林神擁護。故示榮粹放奇花。

樟樹祈戒偈 在南華寺山門外古樟一株現僧相乞戒

佛與衆生同一體。瓶盤釵釧總是金。了知瓶等無殊異。生死涅槃一例平。樟樹求戒現僧相。如月印潭徹底清。心境幻化如馬角。天堂地獄何喜驚。

虎拜佛偈 乙亥年十一月在南華舊殿說戒夜深一虎來入戒臺下伏跪點頭被駐軍見持槍追逐余勸阻後不敢入寺常近寺鳴吼

衆生顛倒十二名。有無色相各涵靈。南華頗與諸方別。虎伏庭前樹聽經。奇異枯柏重生翠。古樟乞戒現沙門。大似靈山會未散。南詢曾見主林神。

虎知崇拜佛威光。大小空等載典章。了知善惡皆是幻。彈指消殞歷劫狂。縱有千差與萬別。隨緣不變是金剛。者個如如常不動。淸濁都來是道場。

龍歸依偈 壬申年在鼓山戒期福州南臺江橋龍現老人鬚髮俱白來座乞戒

聖凡未兆絕形名。識海妄動浪不停。透徹真妄龜毛喻。煩惱菩提水與冰。達多龍女有佛性。傀儡悲歡本無情。閩江老龍求歸戒。罪心殞滅一道平。

梵戒宏施廣無邊。神龍崇敬祈真詮。嶽神歸依林夜徙。神靈顯應動山川。閩江龍爲長者相。三年鼓山祈法緣。善知妙性常不壞。阿耨多羅當下圓。

南華寺 前河流向寺門衝湧有礙余向南岸畫地以改河流纔與工程一夜雨雷震大水橫流次日新河頓成舊河填塞故紀之

風雷並吼地靈驚。滂沱一夜到天明。開門另闢新世界。南岸河成一字形。昔日分流皆沒迹。溝坑窪曲似掌平。神工妙應非人測。嶽神移松昔顯靈。

題雞足山缽盂峯祝聖寺 天王殿前余親手栽杉木二株於山門左右如杆不數年大數圍冠勝全山

手植百慈鉢峯前。爲壯名山如錦然。門前雙杉列左右。侍佛無倦不辭年。垂枝清翠堪棲鶴。蔭覆一方息熱纏。誰解乘涼雙樹下。洞徹心源天外天。

祝蕭榮鵬居士雙壽

蘭陵堂上啟華筵。西島東瀛集衆仙。弧矢高懸長至日。笙簫歡祝古稀年。壎篪叶奏家庭樂。蘭玉臨階孫子賢。寒衲遙聞聊晉頌。木公金母壽綿綿。

和方乃斌居士韻

忽見南山瑞靄浮。鬱葱佳氣逈難儔。材工鳩應經連月。諸君隨帶工師繪測香火銷沈歷幾秋。自清初修復又將三百年禪悟誰能承鑑祖。溪名人尚說曹侯。檀那功德真無量。聊獻新茶學趙州。

附原韻

嶺南勝景稱羅浮。福地曹溪堪與儔。六祖靈身垂不朽。憨師偉績足千秋。名山有幸來虛老。華寺重興仗李侯。但願甘泉曾飲者。明心見性續新州。

疊頌古水烏樹林常說法

行闡宗風遍玉湖。桃花開放悟閩都。大千世外隨人識。七十年前認故吾。棕拂微揚風薦爽。蒲團坐破月輪枯。果能出有空斯相。靜對能仁可入無。

行脚從來徧五湖。放眼南都又北都。嵩山另闢多分派。少室單傳止認吾。竹擊早將文字掃。葛籐已向識田枯。何緣此地開方丈。得聽趙州一箇無。

曹溪分派撫僊湖。卓錫高人自上都。問字人來方讓我。拈花佛授忽驚吾。應知話墮雲門在。何用磨磚筆海枯。願得上方尋究竟。頓忘鏡樹一時無。

衍分萬派洞庭湖。南北原來共一都。世出世間爾自爾。枝攀枝上我忘吾。何時得把磚磨徹。此日先觀筆陣枯。鐵棒不妨頻領略。承當言下聽無無。

滄溟潮湧遍江湖。天末今成選佛都。飛錫東來誰作主。談宗直下孰爲吾。雲生嶺上形無住。月定波心跡未枯。此際風光人共見。箇中却笑一言無。

廬山纔過鄱陽湖。何用千旄到上都。正憶杖頭尋古佛。剛于指下識真吾。曇花自此香流遠。祇樹從今葉未枯。願向座前禮雙足。空空沙界說真無。

大闡無遮面一湖。雲遊到此即名都。橫磨寶劍惟風穴。趯倒胡床有道吾。楚蜀滇黔金地滿。東西南北草鞋枯。雲橫一派三峯瘦。山色遙看似有無。

撫水高蹤憶子湖。陰濃綠樹覆仙都。池流三昧清如許。天外孤峯瘦似吾。一劍霜寒今更老。雙松雪襲幾曾枯。禪心依舊歸雲淡。望裏煙波何處無。

曾經杖笠至西湖。峯是飛來鎭浙都。若有一棒到得汝。不妨十智同於吾。揚唇弄吻身先槁。
豎拂擎拳手已枯。近來懶說法輪法。不向人間論有無。
相逢兩會住太湖。打鼓彈箏賦兩都。野鶴閒雲忘世外。青山碧水總歸吾。書將貝葉池長潤。
調落梅花笛未枯。非心非物自開朗。一天空洞半塵無。
水繞三峯共一湖。聽經頑石紀吳都。江流月透傳心法。雲去山存印故吾。酒與許邀彭澤飮。
詩腸不爲了元枯。行行欲話南金貴。笑指前溪肯過無。
驚添新綠漲西湖。海氣雲蒸列市都。對影云何我是爾。隔山可識彼爲吾。階前拳石孤峯秀。
堂下杯醪勺水枯。咄咄空書全大藏。欲尋一畫看來無。
白雲一片映晴湖。隨處招提卽佛都。說法仍然金地滿。傳衣漫擬派當吾。千年教外宗尤盛。
七尺單前話未枯。南北頓圓俱在此。幾翻撥轉悟生無。
法雨霏微漾曉湖。行雲流水過通都。遠峯點翠蓮開社。近水凝觀月映吾。玉麈潭傾花亂墜。
詩瓢秋老與非枯。自從識得潙山子。函丈何須更話無。
唱和新成撥硯湖。詩仙紙價貴三都。推開明月誰爲比。踏遍青山不負吾。地脈殊生淵自潤。
比肩巖秀石難枯。於今雪點紅爐後。直下承當者個無。

薰風迢遞遍江湖。鳳岫龍山擁郡都。指上單前隨處是。桃蹊學下冀調吾。譜成白雪琴長潤。
梅落江城笛不枯。放掉收竿無不是。西江吸盡可傳無。

龐山浮石到天湖。杯渡南來入五都。現相情形寧別爾。獨尊宇宙量惟吾。嘯生遠嶽聲非寂。
詩出狂禪與不枯。近來拈得峨嵋雪。六月嚴寒凍有無。

年來樹幟在昆湖。今步俞元舊佛都。指岸登航先到彼。披襟當箭不須吾。碓頭米熟休言密。
茗椀搜腸豈潤枯。何事德山纔入室。東西顧盼說無無。

金繩解纜渡仙湖。任施閑閑雅且都。隨處三玄頻指示。誰當一喝敢支吾。徧周沙界原爲法。
坐破蒲團半是枯。柱杖而今雲水外。豈嫌寸地卓錐無。

祕渡當年駕海湖。雲津佛會已成都。華嶺錫掛山爲主。少室燈傳壁印吾。法說無邊頑石點。
道能精進愛河枯。俞元自此金沙布。量得維摩十笏無。

年來紫氣遍江湖。香滿檀林瑞滿都。信口禪機皆有韻。隨言棒喝豈支吾。傳燈座上花常茂。
洗缽池邊草不枯。莫道老僧多覺悟。諸緣放下總歸無。

雲滿南山月在湖。道風披拂到京都。羣賢唱詠分先後。多士賡歌別汝吾。思透禪關偏有妙。
句從意外豈同枯。淡心欲吸西江水。不識依稀萬一無。

雲歸遠岫月歸湖。幾載聲名冠市都。心境圓明函慧鏡。機峯迅徹劍昆吾。遙瞻玉筍峯添秀。回首嵩山墨未枯。聞道西方遊杖履。於今東步話虛無。

寄禪和尚逝世經年雪中重過湘溪寺

昔年相遇楚江頭。此日江南踏雪遊。幾樹寒鴉迷古道。一聲羌笛動新愁。遺詩每誦心先碎。墓草成荒淚暗流。迴憶北平悽絕處。龍華殘寺影空留。

弔滬上留雲寺觀月和尚

觀師宏範氣如虹。名在江南老宿中。二十餘年辛苦事。算來一一付春風。

悼天台華頂龍泉庵融鏡老法師

臨行悲囑付衣錙。正是薰風四月時。門外影存陶令柳。堂高難和遠公詩。兩翻荷葉添新翠。淚滴蓮根嘆色絲。惆悵吾師真面目。寒光一片透龍池。領師棒喝兩年餘。自譪通身病未除。倘揭蓋纏登寶地。便離煩惱見真如。頻霑慈惠春臨半。得奉清光月上初。昨日傳聞師坐脫。令人腸結不能舒。

師翁妙蓮老人西逝

陡驚慧日落西州。痛煞祇園諸比丘。石鼓山林都變色。白雲猿鶴盡含愁。推棺不見雙趺露。

入室方知半偈留。憶昔廬山曾記剏。蓮花再放定回頭。

悼寧波觀宗寺諦閑法師

由來天道不吾欺。法運與衰數與時。空假中觀成妙諦。藏通別圓豈閑辭。際茲末劫法獨顯。受託蓮經是總持。冊載杭城分座日。辯才無礙仰師奇。

悼赤山法老人

赤山高處竪法幢。羣魔匿跡毒龍降。高旻道布三千里。勝侶兼收大小龐。有雁悲鳴來北地。無人繼席起南方。可憐一具風雷舌。付與吳江又楚江。

悼滬上法藏寺興慈法師

赤縣潮高道岸崩。法雨隨流逐沸騰。寶所苦封何所憑。眉毛排劍履薄冰。老手支持菩提柵。急註仁王護國經。法輪圓轉不曾停。髻珠受賞更誰能。允宜長壽度衆生。曲徑無妨大道行。至人太上忍忘情。泰山肯比鴻毛輕。不往天台待佛迎。彌留無疾密持名。寶池金蓮標一莖。青選光交衆眼青。此界死哀彼生榮。七衆一哭淚盈盈。茫茫苦海痛嚶嚶。一心不亂葵藿傾。再來羣希大願乘。我聞如是歡笑聲。儼然未散難弟兄。起滅無踪去來平。

聞清一禪師訃感輓

勘破塵勞卽學空。相傳有訣好流通。攝心之外無餘物。遍體尋來也甚融。不捨因緣崇助道。多營福業化愚蒙。一朝遽赴蓮池約。半壁西南又缺東。

贈林鴻超居士七律并敘

居士與余在福建鼓山晤別已十七年。以相憶深由閩經港來韶。步行抵雲門。年屆古稀。無飢倦之容。暢敘舊懷。不覺夜永。居士宿植德本。向道殷切。惜余無偃祖之餅茶。以接來機。深以為愧。翌日居士以先有預約。必須赴穗臨行。彼此依依。仍如東林送客。且行且談。不覺又伴至曹溪。瞻禮六祖。返馬壩登車南行。居士堅囑書贈。特綴七律一首。并送壇經一部。亦若永嘉之一宿而去也。時乙亥冬月初二日書於南華丈室。

不辭跋涉乳雲蹊。為道渾忘困與飢。笑我已忘煙水夢。與君夜話餅茶稀。曉風相送曹溪路。午飯才過馬壩車。一宿覺參心願遂。壇經珍重贈君歸。

遇盜說偈三首

丁亥冬月朔。陪林鴻超居士至南華禮祖畢。初三日回雲門。由韶乘車中途遇盜。迫眾下車。跪地俯首。不准仰視。獨囑余立路旁。未加劫掠。餘眾財物。洗劫一空。卽衣褲鞋襪稍好者卽令剝去。致被劫者身多裸露。時當嚴寒。風雪徹骨。難眾凍苦。哭聲嗡嗡。余雖

幸免。不忍漠視。卽脫卸衣物及包衣分衆。遮其羞冷。稍感風寒。最慘者其中有青年男女二人。從友借資爲小販。服裝貨物盡被劫去。一無所存。食宿失所。凍餒堪虞。豈定業所感。因果如是歟。非聖莫知因說偈曰。

時世不靖出門難。盜賊如林聞見寒。奸淫擄搶幷燒殺。暴惡兇殘太野蠻。上天無路避無處。惶惶行坐睡難安。但願人人崇佛說。休將因果等閑看。

平時視民如螻蟻。變時蟻民逞虎威。攔路截劫剝衣褲。裸受風雪眞慘悽。嗟哉同侶俱遭劫。獨余何幸璧全歸。救急恤難同此情。打開包袱分僧衣。

清水因何變濁水。澄之渟之水自淸。良民何以變爲盜。主者治者須分明。水過石激古所歎。天寒露重鶴有聲。空王早樹無爲化。垂拱而治致太平。

贈蕭雪滄居士

彌陀一念掛心頭。四色蓮花湧作洲。七寶地成塵穢絕。一身歸計去來休。居同善友開因地。佛亦凡夫到聖流。汝自迴光一返照。誕登彼岸有慈舟。

像讚

接引佛像讚

彌陀自性本天然。向外何勞更覓玄。欲識入塵垂手處。毫光常在指頭尖。

題漢口沈誦清居士繪觀音菩薩感應圖

正法明古佛。示現觀音聖。能於羣生中。悲感循機應。鷇巢與蚌腹。鬼畜諸佛性。咸令識本心。脫苦得清淨。如月印百川。普應與月同。海涵并鏡鑑。菩薩廣包容。佛法妙難思。度世見神通。世人常瞻禮。自他證圓通。

送子觀音騎祥麟授書圖贊

慈容滿月玉纖纖。華鈿雲鬢翠欲添。爲錫祥麟繼世德。預先教授聖賢篇。

手持貝葉大士讚

手中貝葉是何文。透徹名爲觀世音。處處圓通無障礙。聞聲隨類現全身。

文殊大士像讚

高據獅王哮吼聲。橫拈柱杖智光明。當初錯向清涼現。惹得豐干道姓名。

初祖達摩像讚

西來何意。有句無句。梁王不問。問亦無據。摘蘆過江。不露行藏。脚根立穩。兒孫承當。一花五葉。不信而得。壁觀之徒。誰能入室。昔來賺我。前驅蠱惑。一棒敲殘。拽回天月。皮毛脫盡。骨髓

流血。依稀似有。有何言說。

馬祖像贊

妙體無形。隨緣現相。衡嶽磨磚。無端就樣。踏殺天下。人天大匠。佛魔齊遣。一空依傍。四句百非。父子和唱。獅王哮吼。神龍躍浪。即心佛兮常心佛。不是心佛不是物。度生切兮春風拂。邪正都來機不失。咄咄萬法非侶這是誰。吸盡西江猶汩汐。

題興雲寺諸老和尚像讚

因李印泉居士屬予修復興雲寺。（又名西竺寺。）至寺百無一存。獨有歷代住持影堂猶在。再繪為一幅。

西竺興雲。諸老和尚。臨濟兒孫。法門大匠。開創斯寺。功行無量。繼位住持。後學模樣。紙墨所繪。是相非相。懸之堂中。道無真妄。影不離真。離即皆謗。欲識真影。如是供養。噫。且道個中事若何。眉毛八字橫眼上。

靈嶠祖師贊并引

師未悉何許人氏。考諸古典。曾印心於馬祖。隱於此山前巖。巖無名。以師號名之。今之寺址。原屬龍潭。毒龍所居。多殃民。官紳請師制止。師誦華嚴。龍出聽經。歸降而去。患遂

絕。衆感其德。建中四年請於朝。賜建華嚴寺。迎師宏化。後他去。不知所終。

讚曰

契馬祖機。去來無礙。妙闡華嚴。龍歸息害。開闢石鼓。雷音普會。萬古道同。如函合蓋。

靈嶠祖讚

龍聽華嚴。石鼓肇啟。馬祖一脈。光輝遠邇。水月道場。無是非是。苦海慈航。古佛同軌。咦。白雲千古自悠悠。一去無踪如逝水。

靈樹如敏禪師讚

和尚化世。以法爲任。垂手接機。別無餘欠。堂中上座。人天廣蔭。真身猶存。千古明驗。

澄芳律師讚

父謂近執。子如妙吉。白日無端。被鬼神惑。悲心濟苦。三途無宅。碎身塵刹。報恩弘律。謂聖化身。一個二個。神爲曉舌。翻成話墮。度生心切。將錯就錯。好不丈夫。被鬼看破。慧命懸絲。乘願負馱。挽轉狂瀾。力行毋惰。竪降魔幢。親冤通化。分身塵刹。瞻望稅駕。

如馨律師讚

律祖如馨。優波示兆。揀點將來。窶神化妙。好眼無翳。翳眼無耀。卅棒不饒。鬼爭石竅。

法門秋晚。大道淩夷。木叉失守。僧行漸虧。師繼南山。洗滌忘疲。德感文殊。扶律遺規。

為霖祖師讚

法門模範。古佛風規。融理事如圓鏡。陶萬化於鉗鎚。劈碎泰華兮。孰識巨靈之斧鑿。剖判鴻濛兮。始驚元氣之淋漓。非疑世以駭俗。固大小之異宜。振興梵剎入八閩。挽頹風之衰弊。徹繼心燈宏五位。纂疏論之幽微。作華嚴法華金剛等疏論纂要共一百五十卷 施大用於雲山法會。作雲山法書等數十卷 金聲玉振。豎法幢於聖箭祖堂。風動龍池。一髮所繫。狼藉洞上家風。千聖不傳。破蕩永祖活計。咦。寶所化城留不住。當觀禪室爛如泥。

淨空和尚讚

塵囂蕩盡自飄然。植品朗如月在天。石鼓三鳴揚祖德。而今名勝永流傳。

妙蓮和尚讚

稽首師翁。七坐道場。檳嶼鶴山。八閩資糧。德感人天。聞者心降。法門龍象。名動帝皇。賜藏中外。思及遐方。法身徧在百草頭。白塔堂上一爐香。

鼎峯和尚讚

不落祖機。不墮佛位。不中不邊。無同無異。左之右之。出類拔萃。一句彌陀。念念三昧。識與不

識。有如是義。咦。了得人間閑歲月。此心真到如來地。

達本和尚讚并引

師昔於本山執事多年。後與覺空大師等中興雪峯。至年八十大衆請師回山爲住持。越五載。端坐而逝。讚曰。

禪淨耄齡杖錫還。雪峯重建夢中看。足拖敝履經殘雪。手紉寒衣返故山。尋味靈源依喝水。尙留白業在人間。那堪去後長相憶。雲木蒼蒼欲閉關。

蓮茂和尚讚并引

師閩之南平縣人。幼依本縣開平寺脫白。得戒本山蓮老人。後勤理寺務。幾忘寒暑。歷久不倦。蓮公察其律儀淸潔。處事忠勤。命爲監院。復爲開戒結緣。其德行爲衆所欽。

讚曰

衝破世網。獨占青蓮。持湧泉戒。續開平燄。心源湛湛。珠耀海淵。佛性明明。日麗中天。虛空着楔。返本還源。咦。秋水連天半夜月。十方塵刹一輪圓。

融鏡老人真讚

華頂山中。道老和尙。道齊諸祖。行繼百丈。吳越欽尊。一山德望。獨耀天台。千崖花燦。乾坤間

氣。法門大匠。人天眼目。後裔模範。遠水孤峯。澄潭月湛。漂渺退風。千古之上。

雞足山悉檀寺妙齡和尙真讚

父母未生。本無形狀。爲了生緣。權現此相。貌古神清。心花燦爛。石老雲閒。鳥啼花放。若問阿誰。妙齡和尙。

雞足山寂光寺雲峯和尙真讚

這個老漢。神怡道況。戒若冰霜。澄潭月湛。花燦幽崖。鳥啼青嶂。欲識此翁。松梢月上。

廬山海會寺志善和尙

五老峯前老叟也。來紙上現醜。寂光鏡內藏身。孟陽界裏展手。有時千峯嶂外。有時十字街遊。或嘯月吟風。或土面灰頭。提起遠公念珠。當場不讓師友。罔知世緣將畢。鬧裏抽手西走。咦。威音那畔已前事。盡在山僧一筆鈎。

宜興顯親寺仁智和尙真讚

者老風顛。不落正偏。入廛垂手。腦後著拳。換骨抽腸。掃去纖纖。隔江招扇。雲裏仙。直上祖圖光大千。咦。欲識此翁真面目。鷓鴣啼徹百花鮮。

文真老宿真讚

者個老僕。非狂非狷。貌悲骨剛。是惡是善。立志參修。總期實現。逢個知音。心肝俱換。廢寢忘餐。山水不辨。三四十年。打成一片。久而不荒。老而益健。劈破三關。融通百鍊。四祖呵呵。二祖稱善。德播兩浙。道彌海甸。釁鑠龍鐘。龐眉鶴算。尊而不榮。貴而不賤。遠觀是真。近睹目眩。惡水一瓢。雲開日見。問是阿誰。文真老漢。

妙方和尚真讚

這個老漢。無名無相。自小出家。不會喫飯。永祖驅牛。濡師奪杖。幾回鉗鎚。幾頓痛棒。喚不回頭。做模做樣。口裏喃喃。心中蕩蕩。如敵相逢。覿面不讓。思之恨之。時刻不放。捉獲冤家。活埋活葬。生與同生。死則同壙。一心不亂。千了百當。四大真非真。這個妄非妄。噢三世諸佛一口吞。九品蓮臺隨心上。阿誰如斯。妙方和尚。

普照和尚真讚

裂愛見網。超出火宅。幹蠱叢林。遐邇欽德。貌頳骨剛。霜松雪柏。慕公之容。山青雲白。仰公之道。松風水月。性無邊表。大道寥廓。

法忍和尚真讚

道不在丹青。禪不在相貌。強自摹將來。讚之有何說。一笑震天涯。一語欽海嶽。七祖一條棒。

千僧唯一喝。豪氣動坤維。風光穿碧落。從不輕視於人。就裏有些些快活。衾枕天地兮自歌自樂。優遊三界兮夜摩兜率。咦。他年要識真面目。萬象森羅活卓卓。

月霞法師真讚

九華翠峯天地一脈。前賢守法。後賢循則。飭素質樸。甘苦同克。謙柔敬畏。保身全德。禪林絢彩。十方啟色。唯心卽佛。了無滯惑。無聲如雷。豈關語默。不住人天。豈慕樂國。脫體全空。歸無所得。雲峯出岫。崖巒挺持。啼鳥聲聲。松風瑟瑟。

聖修大師真讚

不是恁麼形像。剛纔起模畫樣。從來萬法同根。究竟虛空等量。雞峯授汝律儀。冀汝法超吾上。作麼天意難知。不料老存少喪。非獨汝歿動吾悲。同門誰堪爲法將。

雞足山石鐘寺寶道和尙真讚

道在心傳。豈在外觀。煙巢鶴夢。月窟蟾寒。靜裏萬緣藏鼻孔。笑中百事見眉端。垂老訓誡後來者。囑辦叢林願量寬。誓以佛法爲軌範。海納十方實可遵。

自題半身像（何文標寬仁居士請）

半隱半顯個模樣。謂是祝聖老和尙。圓月當戶非無身。茲時不欲露全相。清光瀉地太無端。

谷答泉聲何勾當。瀟湘鴻雁未南飛。莫謂南溟無風浪。

自題照像

這個皮袋何須領會。瀟湘俗子。佛門後代。閩海緇衣。辛酸未懈。杯子撲落。堂磚花碎。石人皺眉。虛空隕墜。兩叩清涼。文吉途待。奉蹕秦川。終南雪蓋。蜀藏西印。奔走中外。旋國騰衝。蕭然一衲。共語二旬。心空月白。三謁雞峯。息肩茅結。扶起剎竿。重理覆轍。值法難起。百計心裂。驅馳四方。羣策羣力。創佛教會。全國分設。新政時更。鬥爭爲法。數十年來。共修羅宅。駐十六寺。五與祖剎。披心瀝膽。受盡磨折。或嗔或喜。空花水月。有詢佛法。無言可說。教令耕耘。但莫休歇。搬磚弄斧。針灸透穴。飢飡渴飲。與世無別。一息不繼。羽毛鱗甲。苦哉輪迴。漚波起滅。

自題照像

貌瘁形枯。千差萬異。狀有所變。不變者誰。變與不變。總是兒戲。身外之形。形外之相。坐斷中流。豈有兩樣。隱中有顯。顯中含隱。隱顯隨緣。如波逐浪。隔山見煙。了知是火。入林草伏。知有獸過。丹青妙手。欲覓者個。端詳問取。牛馬驢騾。

自讚（雲南唐寬清請題）

這個癡漢不知羞。老大龍鍾逐浪遊。石火命光牛馬走。不分清濁混時流。自家大事猶難顧。

專爲他人耽甚憂。但看世事如纍卵。多年未得一同傳。真可嘆。這老牛。莫到眼光落地使人愁。問渠爲何不放下。待家苦盡那時休。

自讚（星州何寬洪請題）

這個阿師眉橫眼上。非聖非賢非人鬼相。標示來者毋昧此樣。數十餘年東飄西蕩。胡言亂語。當仁不讓。謂是虛雲。幻遊世上。咄。

自讚

本無名相欲呼誰。地獄天堂任所之。不是虛雲不是你。莫把牛兒作馬騎。（陳寬光居士請題）

不須問名相。飽子原是麪。異形千萬般。本體何曾異。者個清虛理。出沒任遊戲。捉影顯紙上。不是虛雲意。（陳佛林居士請題）

偶遊塵幻境。迎風一披襟。相識滿天下。幾人是知心。虛空自寥廓。日月任浮沈。寄語忘機者。休從紙上尋。（星州陳一中居士請題）

有名有相便是我。無名無相是阿誰。雖將水墨描模樣。是否虛雲也不知。（羅寬言居士請題）

日出海浴。月圓影樹。水清波澄。有形隨露。作空花行。辦水月務。降鏡中魔。夢修六度。燈籠露柱。酬妙用禪機拈作敲門戶。（楊谷樵請題）

貌古形枯倚杖藜。壹來亦似須菩提。真空正合留聲色。春夢醒時聽子規。（薛寬賢居士請題）

憨憨呆呆老凍朧。顛顛倒倒可憐生。走徧天涯尋知己。未知若個是知音。挑雪填井無休歇。龜毛作柱建叢林。耗費施主錢和米。空勞一生受苦辛。（柳征銘寬智居士請題）

這個癡漢沒來由。荊棘林中強出頭。峯頂直鈎尋鈎鯉。海中撥火欲烹漚。作事豈從人所事。懷憂不為我而憂。問渠何故尋煩惱。擔子加肩未敢休。（星州佛慈居士請題）

田衣杖藜。幻遊浮世。空融聲色。夜月猿啼。天無涯際。雲無有羈。應以比丘得度者。權現模樣應來機。（菲律賓周寬度居士請題）

為法蘭和尚真讚

做得和尚。能轉業障。藏拙龕中。放光紙上。權名為真。實亦無妄。塞滿虛空。那處着棒。

附錄贈詩

請虛雲老和尚住持南華　　李漢魂

載得高僧南渡日。正當斯寺中興年。潮音欲聽人如海。衣鉢初來劫似煙。誰恫風波沈大地。應攜花雨散諸天。禪關寂寞吾猶羨。時覺鐘聲在耳邊。

送虛雲上人之曹溪主持南華法席　　釋本清

自從心法東來後。傳到曹溪萬法通。衣鉢豈因窺祖位。風旛聊以見禪功。獦獠更有誰稱聖。龍象今惟公是雄。此日山門再收拾。十方翹首仰南宗。

中興前後兩清公。今古艱難一樣同。莫歎人心深陷溺。已知法統不終窮。再來定滿慈悲願。此去當宏化度功。回首雞山迦葉迹。佛光映照嶺雲紅。

壽雲老和尚百歲　林森

皎日東昇。黑山頓曙。舉杖一喝。龍降虎伏。始興雞山。繼闢西山。元戎下拜。國王動顏。優曇栗開。菡萏梅放。菜化青蓮。瑞雪春降。念念應佛。其感乃神。鼓山歸老。大法東行。祖席重與。宗風再振。經緯萬端。公乃游刃。緇推慈父。素戴典型。誰謂公老。海鶴精神。萬衆同祝。寶掌千齡。

呈虛老人　張世冰

阿育塔中一指燃。獨將苦緒告青天。遠遊西域勤參道。誰效東坡對說禪。樂此名山長歲月。任他滄海幾桑田。來年入定推華首。雖有古人不見前。

南華口占　止觀居士

五祖傳心印。南宗第一人。曹溪留法乳。寶殿禮真身。說頓空三昧。聞薰淨六塵。住持延

長老。古刹賴重新。

虛雲大師兼任潮州開元鎮國禪寺方丈

金城寄古寺。倣始紀開元。東土梵天路。十方妙智門。四洲無剩迹。開元寺向有石刻四大部洲今已無存 二柱自搖旛。唐製二石幢尙存 幸有阿蘭若。綱維法典尊。

大法東來後。曹溪嗣法王。菩提無樹相。山水有奇香。千麥留衣鉢。百齡紀瑞祥。佛陀常住世。三有沐慈光。

呈虛雲老和尙　何鏡天

終日長相思。此身所從來。悔恨往昔間。昏昏不自裁。只道愛水好。却將淨土埋。泥濘遂和合。清濁分不開。飲了毒死人。潑了污滄海。於此痛傷心。相思淚盈懷。

昨日到空山。我師對我說。自不弄長繩。那有絆脚索。白雲影悠悠。皓月光灼灼。無心即無境。飄然自解脫。

來時我一個。去時何用多。劍銳絲易斷。潭靜水無波。落花隨水流。垂柳任鶯梭。不來亦不去。拊掌笑呵呵。

癸未仲春偕家子嘉兄謁南華次龔芝麓韻賦呈虛雲我師　鄭克堂

古剎饒山水。道場雲不封。願船龍護岸。法座象成峯。大德瞻靈塔。羣迷警梵鐘。東方正佛統。何止啟南宗。

活佛回枯柏。辛勞振廢庵。琳宮翬鳥革。聖迹煥山嵐。禪定雲依岫。天空月印潭。十方淪劫火。消息叩瞿曇。

別虛雲老和尚　普明於檳榔

趺坐談經大辯才也。教頑石點頭來。善根福德因緣具。不枉高登般若臺。

前年石鼓侍頭陀。開示禪機已許多。今日親承瓶鉢畔。那堪重唱別離歌。

贈虛雲老和尚　張嘉樂

冒雨遊山興復多。石頭路滑挽青羅。採來藥草裝沙袋。踏破雲煙認竹窠。聽月我聞應若是。問花於爾意云何。禪師定入三摩地。劫外鐘聲認剎那。

一派分香自妙蓮。曇花開到四禪天。西來龍藏歸宗鏡。東渡馬鳴得祖禪。像教衹今憑護法。閑身許我學參禪。名山恍若曾相識。可是前生未了緣。

贈虛老人　趙藩石禪

迦葉傳衣雞足山。石門深閉二千年。中興聖教須神武。看竪天龍一指禪。

家距名山三百里。世緣羈絏未遑來。乞師爲我留吟榻。要看拶楞萬壑開。
勝朝遺老入山多。應有摩崖寫薜蘿。搜訪山中古文獻。更煩驅策賴頭陀。

贈虛雲和尚　太虛

雞足高峯雲嶺橫。投師三友弟呼兄。兩花瓶鉢經千里。田水袈裟縱百城。今日魔宮將震動。他時法苑定增榮。智人已識登三佛。愧我無能覺此情。

迎虛雲和尚請藏回山　李福興

荒刹斜陽蔓草中。是誰輪奐集鳩工。石門鐘響君來也。寺倒佛修古語同。
頒來華藏三千卷。缺補雞山二百年。更有彩雲迎貝葉。龍光一代詔旬宣。

贈虛老人　張松林

高山流水有圓音。訪道虛雲雲外尋。我問西來師指北。一敲一唱我知心。
小詩寄到月嘉平。海會傳觀恐笑盈。七載歸田荒筆硯。俗言只可對君評。

上虛老和尚　程祖彝

遺碑收拾草斑斑。銘誌猶存石不頑。責芋懶殘輕宰輔。聽經兜率返塵寰。圓明大覺通三界。物我相忘付入還。欲問辟支諸佛土。雞山遙對五臺山。

南宗法脈溯曹溪。十地莊嚴衆妙齊。午夜聰前馴白虎。巨靈掌上放金雞。山河大地歸梅福。經卷殘生媿闍黎。弘化建堂功最偉。禪機千古解人迷。

敬題

虛雲老和尚近像

私淑弟子黃圓因

五帝四朝曾坐閱。天生壽佛豈尋常。壬辰一百十三歲 惜陰寸寸人同見。觀化年年我敢忘。法乳已傳南弟子。金身猶指北都場。由來佈道如雲合。萬里幽燕空遠望。

頌虛雲老和尚

面目全真事迹奇。如來再世作人師。道周法界渾無物。身動眉毛卽犯規。終食之間嚴戒律。常功以外重修持。高深蠡管空窺測。游夏都難贊一辭。

奉讀虛雲大師近作漫題其後卽以贈之

長沙陳繼舜時年七十有五

湘蘭衡芷吐奇芬。詩思飄然總不羣。無量壽真無量佛。嬾殘而後有虛雲。（大師今年百十三歲湖南湘鄉縣人）

百歲難逢人百歲。況過百歲又多年。曾經萬劫神彌旺。行陸今真見地仙。

滄海流横水氣腥。罡風掀浪似奔霆。憑君一念波羅蜜。制取乖龍弭耳聽。（一九五二年國慶日虛雲大師與圓瑛法師同在北京廣濟寺分別領導喇嘛僧尼誦藏文經及發願文祝願和平。）（註釋。韓愈詩。割取乖龍兩耳來。王維詩。安禪制毒龍。劉禹錫詩。獨向昭潭制毒龍。注謂禪家降伏其心也。）

拈花獻佛衆僧虔。三寶供來古寺前。一葦慈航連萬國。和平聲徹海雲邊。（壬辰歲國慶日亞大和平會議錫蘭代表團團長達馬拉答納法師及團員四人代表錫蘭佛教徒。赴廣濟寺向中國佛教徒贈獻佛舍利貝葉經菩提樹等三寶。並於佛前獻花。虛雲大師代表中國佛教徒接受贈禮。參加典禮的除西藏致敬團全體代表及北京市各寺院八百多喇嘛僧尼和居士外。還有和平會議澳大利亞緬甸。加拿大印尼日本土耳其及中美洲各國的代表等三十五人。）

小詩二章敬呈虛雲大師印可

太倉護法弟子汪曾武
沐手和南年八十有七

壬辰七月。（陽曆八月）政府遣員往廣東省城奉迓住持滇緬間之雞山護國祝聖寺湘鄉一百十三齡高僧虛雲大法師。率徒數十來京開道場於廣濟寺七永日。祈禱世界和平。功德圓滿。復建水陸道場。普渡衆生。永消劫難。誠盛舉也。猶憶遜清光宣之

際。大師請藏來京。民政部尚書和碩肅忠親王善耆。致敬優禮。爲改鉢盂寺爲護國祝聖寺。贈予良厚。時余爲承政廳員外郎。親睹其事。曾侍從參謁。忽忽垂五十年。喜師重來。余則蹉跌。臥不能興。無緣良覿。率賦七律二章。以贈藉結善緣。

文殊菩薩證前身。此是禪門一鳳麟。梅樹生蓮呈異瑞。蒲團說法渡蒸民。開壇七日期消劫。入定兼旬獨悟真。蹋偏塵寰名益顯。煨芋茹苦歷艱辛。

清時請藏蒞神京。曾記賢王倒屣迎。法物贈貽加厚惠。鉢盂祝聖易新名。翛然願力超三界。籍甚聲華震九城。四十餘年勞景仰。無緣頂禮罄微誠。

〔編者案〕海內名流贈虛老人詩。多不勝紀。編者曩住南華。見蘇程庵中所懸詩軸。已數百首。珠玉成唾。同心足賞。當時未及鈔錄。今書問之。已蕩然矣。惜哉。

虛雲和尚法彙竟